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六四・經部・四書類

四書約說六卷題說二卷　〔明〕孫肇興撰……一
四書箋解十一卷　〔清〕王夫之撰……二〇一
讀四書大全說十卷　〔清〕王夫之撰……三二一
四書稗疏二卷考異一卷　〔清〕王夫之撰……六七九

四書約說序

四子之書昔人有取一二語而滿用之終身不盡者有取一部而半用之以定天下以致太平者何至今日童習家傳乃謂驅經術而學究也自余

就傳受讀即知有紫陽有註疏有大全又有蒙引存疑諸說然於聖諦賢註槩乎無窺也抵掌別頰取足希世郤車充棟何關於書至慧黠者則又抗意隴西之鬼襄陽之顛陽羨之幻

黎丘之妖而鄒魯一脉岌岌乎欲墜於地吾友孫興公靈挺弁山學窮宿海既從頌讀論古人之世亦以羔鴈作傳心之符海内嘗奉其敝帚爲寶藏矣其所著四書一帙余讀所爲說

短標厘綴數言長衍不踰尺幅可謂約矣而與義微言意中之藏若抉旁引曲喦言外之旨全提別前人之眼肩開後儁之心花即紫陽諸公引爲嫡系推爲功臣何有於硯北工揣摩

者昔世尊說法華三經者宿翻譯未有得其三昧數百年後智者始悟性具三千從龍樹中論拈出空假中三觀自成一家言遂爲台家圓頓無上妙宗惟與公之於四子書亦云然天

台疏經題五字便成廿卷而與公說主於約盖人爲法華轉不唱揚之則玄義不析入滯於四書語言文字之下不直指之則葛藤不掃當台宗初倡時楞嚴未入東土應化聖僧已預

證其懸合約說一書余不敢俟之後而前質之孔曾孟無不合也流傳海內盡驅學究而經術之可預證也嘗觀世出世間奇男子小汎洄瀾大排崑嶽未有不透叅於聖賢正法眼者

而聖賢正法眼原卽在單詞庸語引而伸之其出無窮與公作牧則异政媲恭考工則巧思過倕而以一令長制傳翼之虎一尚書郞射高墉之隼余中外共事而心折之莫測其際乃

今而知古人滿用一語半用一部致足不朽況究其全而能反之約乎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旦莫遇之

安成友弟王績燦書

四書約說序言

四書約說者孫輿公清室之所著也輿公生孔孟之鄉志聖賢之志而剛腸勁骨篤於天授定識堅慮本之學力考其約說可謂極深研審析理無

間之內豎脊茶肝透脉註脚之外宜其㺜以餙羔雉拾青紫而精以立性命酬國恩也邇者中常侍出典錢穀口啣天憲士大夫身斯任者不得不相關白或慼額仰息或賦芉希光與

公獨廷爭面折一罔所阿朝臣共股慄捋所而與公顏神色恬然弗少挫蓋大節莫奪塞于天地其體認有素故見義必爲萬人吾往初非意氣所激始盈終折者夫自昔司馬遷班固

約說序二

揚雄之流不恥屈辱有所論著蓋皆以文采不見於後世故忍死爲之然於經傳靡補且忿而有言語多偏至惟文王演周易於羑里深詳吉凶悔吝之原孔子脩春秋於陳蔡特嚴亂

臣賊子之防此忠孝大義長不朽於千百億世與公約說意固將闡澤聖諦用期不負所學

今上日月遐矚幽微悉洞寸雲何繇掩

大清雖暫見聲色而若急若緩默默

約說序三

天地之仁與公行且如鳳鳴朝陽如凰翔霄際無前偉竪率從經傳中挹取不盡所願讀者得其犏爲羔雉拾青紫得其精立性命酬國恩則約說匪僅同於文采而與公之意爲不孤

耳與公之學淵矣予惡乎知乃心欽
與公之能用其學也敢序一言弁其
首夫鄒魯固多賢者哉

吉水李邦華譔

看書摘訓

看書入手先宜逐字訓詁的確乃於通章諷咏語氣其法以實字觀義理虛字審精神假如學而章學字時字習字悅字乃實字也只須精研求解而字之字不亦字乎字乃虛字也雖字義處處盡同而先後措置口氣稍別精神遂迥異矣凡書實字未易遽盡而之乎者也已焉哉等要無多字故看書須每日晨起豎起脊梁注定目精將通章本文默讀潛思務論世逆志言言能逆證於自己事事可實按之目前忘言

以解而又不決裂其文辭研幾以入而又不增設乎意見乃為明了如其未明固不得一刻放下若另看後並有此處不明而他處忽相觸發者有今日不明而他日再看乃能釋然者又有今日雖覺已明而他日友以為不明更求別解者總之學以靜專而相通心以積疑而起悟乃舉一反三引伸觸類之善法也若刻定張數不去千思萬想止將講說本頭記下釋卷茫然于我何與又若好為穿鑿故立意見及以禪宗出世話說入聖賢經世之旨勉強附會於昔何與

去此二弊而後可以語看書也然胸中學識空疎雖
想亦不能入則師友開導又爲度心之鍼矣
凡聽講須將所講書先期看過實有憤悱之意然後
聽受有甚講將又須將所見盡情撤開不閑語不他
顧不雜想不昏沉攝心聽受歷歷分明講完不得羣
聚浪談以亂思緒即宜退居默想再理前言務要所
講於本書體貼相安方可信從若有未安不妨另豈
疑義反覆辯難蓋聖賢意旨皆從身心所實踐者爲
言必身至其地方能洞曉射覆者偶或億中而未必

爲發覆之人也然發覆之人又豈遠求是即吾能思
索之心耳思索之心有能通不能通得人以啓之斯
力省功倍非謂不必思索而可以人之通爲我之通
也每見今人看書信人太過雖有師迂說衙爛穿鑿
亦必聽受畧不反之自心試即本文一想則平日所
聞師說及所見講義或安或否必有耿耿於中而不
能自已者故互相參駁以求其安蓋信聖賢之本旨
而還以信自己之心也然而人各師心樊然淆亂安
所取裁則又自有真面目惟不離本文者爲是耳

五經周禮乃文字之祖凡理學政事必本于此方有
根據夫子好古敏求不外六經爲删述則以此印
証正爲同氣之求非若他書將若孔孟之後學非嫡
派之傳而不可泥入者也至如先儒語錄乃六經鼓
吹理學淵藪讀四書五經或以渾成難入習熟生玩
而語錄則離古數暢耳目忽新如陽明見地卓然尤
機鋒之最捷者學者日不親五經等書無論胸中酸
腐之氣難以掃除看書時亦且學昧尋源識孤借證
必無相資相長之益矣外更有出世奇書學者必當

經眼而心粗者恐難驟入姑且置而弗論也
學者多涵習聞不能取大有如按所論看書方法以
求經書本旨則諷誦之餘必有豁然開而挈我心於
天日之表惕然驚而纂我心於雷電之下快然自得
而濯我心於光風霽月之間入理深則得趣轉勝所
見大則向慕非凡將聖賢面目漸親而市俗機緣自
日厭矣即夙習已深未易遽破而把卷時既能開眼
返躬[illegible]不刺心剔驗之誦讀自知非謬非口舌所
能道者也

讀書惟取錬心最忌入俗如競尙於冠履言談耗志
於圍碁博塞皆俗趣也即挾策咿唔莫非道塲塗說
必無實得要須一切掃除屏居靜室按前諸法伏讀
沉思昧爽以迄日昃不逞遊宕寢處於其中焉其人
能得讀書之味者不必叩其胸中所學而來止言笑
自一見可知蓋其氣象不粘帶乎俗態也然而心不
欲雜雜則神蕩而不收心不欲勞勞則神疲而不入
在用功過勤者心力既疲未見得于使須於誦讀之
餘掩書閣筆明窗淨几萬慮俱捐悠然獨坐或支頤
而對爽氣於西山或緩步而看生機於花鳥或遺情
以若失或領趣以欲狂一日之間量留片刻於此而
默坐寧心尤爲要義使此心常如魚在水如鶴在空
悠悠洋洋活活潑潑方能心曠而聞見可以互融神
活而思慮可以深入是誠天下之至樂亦即讀書之
至訣也繇此而心境日清理路日近覺聖賢言語皆
吾心性中所自有而漸漸可體之當身所云豁然暢
然快然之景象必有時露吾前而不可遏者又寧止
作誦讀觀而已哉

四書約說弁言

余思說書之難也欲易言之說書之深也欲顯言之
夫探幽索玄馳驚紛逐而未有極而要領未現徒成
其支離焉耳余故在難與深之中乎不能爲易言爲
顯言不得已思約言之約患不該不該安得爲約約
或不明不明猶不得爲說誠有問道者于此曰此徑
可迴避又曰彼路可旁達倘亦有見前明明在易在
邇者是乎則約之說也余問道蹊徑間二十年偶一
有窺方謂指南或在是而經文早已明明現前矣始
知踏破鐵鞋正非工夫第實字詩意虛字索解有無
上下之間會神按脉各本章本句諷咏玩味覺指點
開示不啻詳晰其長篇全文自吸自應逗洩既盡即
單節單句字意位置前後語氣鋪叙側落入眼正自
了了是以或意盡于本句或旨見于開口或神注于
轉關或影現于支意餘波互發于上下別章總皆經
文所已明已備而不必他求者若意見猶存疑悟未
動試取本文句字換替更置故擬經言謬爲比勘有
不宿惑臆說避見支解自相醜詆輒轉不敢出諸口

而本來面目已恍恍逼出矣非思通鬼神正經燦日
月則有說已贅況凌襍淆淆乎哉故從紫陽以見經
從諸名說以見紫陽因流會原仰瞬得光總斷以經
說經力省功倍不至支離多端有碍于聖賢辭意明
白洞達者而已耳謂約說將以說約是亦相與于難
與深而未有已矣

崇禎六年癸酉暮春有莘孫肇興燕隆識

大學約說

有莘孫肇興著

大學之道章

通章只明明德三字盡之修齊治平皆明明德事格
致誠正政所以明明德者內知止脩身正關鍵樞紐
處總以明明德于天下新民止至善不待言矣
大學者該上下內外以爲學明是自天子以至庶人
自格致以至治平道猶言途徑正吸三在字意明明
德等各要見如何學如何大便是在字明德乃本體

仍曰明者本體外不加毫末正是止字故下第加一
于字耳親字更好看止字意非真能萬物一體必不
能親民必不能止爭下厚薄蓋親字註腳也學寧有
止足處止照至善取象正見大學正非馳騖所爲盡
定靜安慮于一知握本末終始于先後綜格致誠正
脩齊治平于一欲納治亂厚薄于一身已全括了
知止直是知到止處定靜安慮得一齊俱有有字能
字皆知中學力定靜等皆止字真象正好看定靜等
皆格物中事而誠正以及治平各有定靜等在

說多謂知止未便是得如格物未便到治平且經文
各目而后又曰知所先後何得無次第但知止第知
到靜處何謂知止格物第格到知處何謂格物且到
靜處將去都定到知處將去都格是兩截不是先後
了故知止直至能得到能得而知未嘗一念離格物
直至天下平至天下平而格物未嘗一息間方爲止
于分是學故本末終始止一貫之說以先言者推所
重以后言者推所由未嘗非一貫也非言次第也
本末等即本以該末要終以見始兩有字見物事所

固有正不得不學以自盡者知便是道曰近蓋就知
時說能知則無非道矣故知先則無見小知後則無
欲速知所則本末終始種種俱在了
曰古者非衆以証學正揭以明道明德遍下各有先
物格遍去各有后獨格物換一在字正首三在點睛
處天下換一平字正見止之眞的明之眞象然第可
謂明明德于天下終不可謂天下無不明其明德猶
病之神奇道未見之心俱見之矣是以曰止于至善
而非謂至善遂有止也

古人視家國天下直是身心意知故各曰其親字明
字愈現了齊治等各照明明德各有學字止字在身
乃運吾心意知以交于家國天下者除訓修至定是
所謂十件寧可一件未知不可一件有絲毫未到正
好看知止處
致知在格物所謂一以貫之若以格物爲致知則多
學而識之者矣
壹是者猶言自齊以至治平也爲本者本在而末自
舉耳

本亂而末治者否正所謂皆以修身爲本其所厚者
薄等正所謂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自天子以至于庶
人何得一人不學一日不學耶

克明德章

文湯堯正所謂明明德于天下者周公以訓康叔伊
尹以訓太甲史臣以贊堯總是明明德故曰皆括明
德天下于一身故曰自卽自成自道之自玩也字正
不于各上句外求皆自明了
各克字顧字皆着力處正好看學字在字意

盤銘章

各句俱有用字在日新作新維新俱是無所不用玩是故二字自見

要拈出其極故是傳釋體裁非証之也若以無所不用責成君子明是三王有所不用了

苟字何等奮發日日何等綿密又日何等提醒用極已逼真為出作及新命無所不用盆了了矣

邦畿章

五引詩正將止于至善本領作用說得明白詳盡故是釋非証併在字亦活現了

敬字大關鍵即經中定靜安慮精神處敬止恂慄本章最重與知止緝熙道學等字固好看止字得力處

邦畿儼然至善樣子千里正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無不在至善中者惟民所止直是無人不能止而為知為敬為學修等固不容已矣

止于丘隅便是於止知其所止故夫子即鳥特為拈出不但是責成直是指點可以不如正令其猛省處

穆穆止之象緝熙敬止正常明常敬而無不安厥止所謂止于至善者仁敬等皆至善為固所以止之緝熙敬俱在故各日止于不日仁止等人者見至善不越當體正所謂惟民民字及可以人人字也

文所處君臣等正難故特拈出所以剔發止至善者精矣

武公為學老至不倦正好看止而弗止之象故且引且釋切磋等正弗皆自止意恂慄正所謂敬威儀正敬之形外者盛德至善直是盛德到至善處止正在此民不忘止見明中有新方為明德止至善也終者已直是沒世不忘了

無一念少踈曰瑟無一念少間曰僴故恂慄即文之緝熙其敬也

前王不忘非沒世不忘前王也親賢等各着其字正是說前王賢足賢親足親等君子小人正固于親賢等中固非說君子小人沒世不忘是民不忘此以沒世仍是前王不忘矣

周末親賢樂利安在然布在方策其賢等正自宛然即今夫子為東周能別有作為否四其字正不訴也

聽訟節

無訟民使新了使無訟正是新民不得盡正無訟大畏正使處要發明明德意非明明德不能新民故爲知本

上文敬止下文慎獨便是畏字註脚天子庶人共此一止共成一獨故曰大畏非徒畏之深也是以爲本字

知本章

本末之物與格物之物只是一物知本則誠正修齊等俱在故曰此謂知本乃可謂知本了

誠其意章

通章只一毋自欺各句句要認意字致知後之意正自有動必覺了了本念故欺直是欺自毋者精神學力俱在如惡等足毋字非剔發毋字也慊對下厭然自慊正是意誠獨乃獨知爲誠意關頭慎正所以毋處曰慎者見此關一差無處着力故字必字皆是毋自欺內已早有慎獨在

閒居等非爲小人收幻寫一段當慎形象與下十手十目一樣無所不至正獨中積欺厭然正好看不慊在不善慊便在善了揜著仍是自欺如見者并揜著而見之須要指並字所謂小人枉自爲小人奈之何不毋自欺也誠于中與有諸中不同蓋厭然視已正意中俱不容欺處而形可知君子安得不慎獨知當慎上已說盡嚴則慎之至矣蓋此意一動如形如至如潤身正自瞞人不得何啻十目十手反照說話無干

心廣等正見誠意關切身心處故慎獨以誠意必不容已了

潤身要說到修齊治平俱在此反照前無所不至故曰王道本于誠意又曰慎獨可以行王道

脩身章

有所便不正不正便不在故忿懥等皆足累心視聽等皆能累身愈見不可不正不可不脩意蓋誠意已盡正心工夫故正心脩身只將身心相關處對看一番而脩正已在此矣

既有所便有在如何却說不在蓋在忿懥等便不在

脛子不見等有所將因如此所謂卯而貪看鳥回頭錯應人也

齊家章

各句句是身不脩句句是不能齊家故曰此謂孰我便落有所因物方能致知是以好不知惡惡不知美碍字中已有了蓋之則未有不碍者故曰天下鮮甚之字意并吸未不可字了

正心前患其有所正心後患其有之非致知不能盡杜故本章知字四見兩拈人字正欲自致知耳

治國章

通章只不出家而成教于國精神處正在誠求所謂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故孝弟慈而又曰仁讓曰帥曰好曰恕皆于心拈身于身拈教宜家人等無非會到身上而誠求意俱在弟知君子二字則修齊治一以貫之矣

家如何不可教明乎身不脩無可以教家即下求不誠藏不恕意君子固脩身而齊家治國者不出正好晋在字盃家外無國齊外無教以成教非教成教成則在國成教則在家不出家而成教則在修身以齊家也孝弟等本之心而修之身者正是不出家所以直實說成教處非虚言一理也

誠即誠意之誠誠求即致知中即係之賸裏刺入處未有正見必中總是即保赤子以証慈即慈以証孝弟註謂推廣是也

仁讓即孝弟慈之藹然秩然處貪戾正仁讓之反與字作字皆有不容強不容已意正機字故曰如此機固在身心不在家國故曰其定國者定固治之象也

帥天下要入睦九族及底豫意既言仁又言恕恕即所以仁既言從又言喻喻即所以從既言帥又言求言非求非皆帥中事也

不曰先曰在在正機之說藏之義也其家人各其字正與其機其令其好相應直是說身而心在其中了各宜字足法字各有仁讓及孝弟慈在

平天下章

老老等是平天下實事要其道只一絜矩絜矩只一好惡好惡不過理財用人故三言得失一以民心見

好惡一以主德見理財一以君心徵肆見用人一步緊一步逓結逓轉變幻詳盡而終以理財用人反覆闡紐内慎德二字仁人忠信正在此尤爲絜矩本根處故曰德者本也

通章論政事而不及感化論君身利害而不及天下平及中有國者並得國此謂國等正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

前誠意即領出好惡至齊家之知惡知美治國之所令反好此乃曰所好所惡不啻推廣反覆要皆致知

内所格之物而上下人財等俱在物格直格至治平是以爲明明德于天下也

各老老等内直有好惡與同意理財用人俱在民如何便與孝正見同心處矩正指心之同者即平之象絜便有許多運量在故又曰道

人心本不間于已故曰是以有巳心能不間于人故曰此之謂

衆上下等以標矩絜一惡以示絜立象盡意遍真化工矣

娟疾之放流聚斂之不有到底在惡邊着力

好惡各曰所明是矩字好之惡之正是絜直有真實作用在曰民之父母則得衆可知至爲天下僇則失衆不足言矣

慎即慎德慎字直在好惡上着力不慎便不能絜矩未有不至于辟者僇愈見不可不慎意

德即明德是好惡之源而矩所從出者先慎即知先之先人土財用俱在故皆曰此有見非德不能有本末意已在此更見人土等不能無得失惟德能有之

耳下民散悖出及後非其財意並括出了

外内字煞甚痛切直是不知所先而公然弗慎者即此是爭即此是悖即此是不善

惟命即明命其命等善即至善之善兩則字見得失總未可據不啻危懼意正好看慎德真種子

楚晉二書見賢賢親親意忽揷入仁親亦見老老聯照處

引泰誓直是畫出一個可好可惡樣子若有與尚亦有俱迫寫善惡斷斷休休總是技能形迹俱化無他技

足斷斷如有容足休休正見一个臣爲平天下所必須者

放流正所惡惡之先說能愛正惡以全愛絜矩愈了矣

何以見何以不能正不仁處拂人則不仁甚矣菑身則不弟子孫等不能保了

不曰絜矩曰大道正是理財用人種種好惡各有條理故曰道在天下爲大道在心爲忠信故大道非忠信不得

恕識可想忠誠求可想信卽前老老等各有忠信在生財便非聚財大道卽上大道術足直是上下充盈則字矣字直有不必外本內末意

仁者卽忠信以得大道者發身正生府財足具贍在此天命在此未有等正足發身意仁義該財在內府庫何見無悖入悖出而財固未嘗不有已明說利非利義爲利了

寧有並足不忍處正好有仁字意至善無如何正見小人必不可有了

不說到利不爲利不足幣小人之口不說到善無如何不足奪善小人者之心原始要終層層剔發總要去小人以絕卻務財根株而發身大道直不出此正个絜矩平天下究關係處

義利二字大學以此終篇孟子以此開始學術治道所以至今無壞

大學約說終

中庸約說

興公孫肇興著

天命章

通章不出天命二字人得天命爲性而天地萬物皆在其中故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參天地是以不睹聞即天之無聲臭隱微即天之化育喜怒哀樂即天之川流不已等天有中和我亦有中和天自位育我固能位之育之也總無加於天命而已矣

三謂字無有關係所謂剖而言之蓋誤認性道等工

夫作用一切俱無用處了

天命與天之命不同註訓猶令最是直是維皇賦予原有責成在所爲中和位育非伊人任而戒懼愼獨自不容已矣然天命命以何物天有降衷人有受衷正未發之中其所不覩不聞是也

人生而靜以上只可名爲理不可名爲性所謂維天之命是也天命謂性直是就人指出是以不言心言性便不落形器不墮空寂內外有無之見一切俱化了

率性二字須連讀蓋稱性而出意若在事體上周旋便是率事若在意識上作用便是率意直須率性乃是道

修道直有盡人盡物作用不第區區修明蓋聖人以人物爲性道人物未盡亦是性命有虧故知道如何修便可知教

道固原于天率于性修于教只讀得道也者三字重不可離意已自恍然若脫却道字不可離愈說愈不透矣不可正與不能離不當離大異直是了不得使

不得說話蓋離之則不覩不聞失大本達道壞天地萬物並不位不育也或問曰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矣是以無人無戒懼但非其所不覩所不聞耳所不覩所不聞者天命是也仁者只戒懼得仁知者只戒懼得智百姓只戒懼得日用飲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在天命上戒懼方是各其所方是須臾不離道若非戒懼則不睹聞爲墮空若非不睹聞則戒懼爲有所

見顯二字往直說似灼知其見了見顯者實實昭著

如一念方萌就此爲端開爲喜怒哀樂爲流通於天
地萬物故曰見顯然到見顯時反覺索然惟此蘊蘊
隆隆較見顯更有生意有長望故又曰莫此念一差
將性命盡壞而喜怒哀樂皆不中節崩潰夭札無不
馴至何等怕人蓋隱微獨也莫見莫顯則不可不愼
是以有故之說也
不使須臾有間故須戒懼不使毫釐有差故須愼獨
喜怒哀樂正好會天下字如無天下喜甚怒甚且喜
怒四字特出在上直是將天命都指在人身上了其

無人無喜怒等既見須臾不離而喜則天下和怒則
暴亂畏位育實用畢出于此矣
未發時也不必皆中之未發乃直指天命之元中者
正是渾然在中生意滿腔意不然如何包括得許多
中節又何以曰天下之大本節卽中字中者正是恰
好意皆字較闊滿皆中尚不得爲和乎
二也者照上道也者體會但問中和從何得名大本
達道已了了矣
節若喜怒節極難安頓又似支節耶知正通章樞紐

精彩處非聖賢文字不能
致訓推極蓋滿其分量處實有裁成輔相眞作用郅
已是位天地育萬物了是以下但曰天地位焉萬物
育焉
喜怒哀樂無日不流通于天地萬物自天子以至庶
人隨其分量所及家國天下無不具有位育故謂必
聖人在天子之位此未能致中和者也

君子中庸章

中庸反中庸難辨只以君子小人辨之正統防微意

煞有關係
君子中庸又曰君子之中庸惟君子中庸則中庸遂
爲君子有矣小人反中庸乃亦曰小人之中庸也蓋
小人直能竊中庸微反之說小人且將勝君子微無
忌憚之說君子幾無以自別于小人矣
纔說君子便是能戒愼的便已時時是中故曰而時
中蓋君子本分事也時中無忌憚止爭毫釐君子脫
盡情識天命用事小人正才識勝耳

中庸其至節

至直在共由無弊上說透下能字若仍說無過不及豈不是中庸其中庸矣乎

吳則鮮能之小人則反之也

不行章

正示以行明真訣蓋知病就是藥知不行由不明而道已行矣知不明由不行而道已明矣

不行是賢不肖誰知是知愚不明是知愚誰知是賢不肖兩曰我知直是人鮮能知了

指飲食非喻言亦非硬作道字特就莫不二字翻醒鮮能使人不至覿面自失則所以示之知者至矣

道其不行節

不行正不在道曰其更好看無限責成低徊意

大智章

舜包智智不能包舜故舜字三見大智字一見大智固舜中事也

問察人或能之好問好察正聖心虛入不容已處非舜不能邇言與恒言不同直是言近指遠正照中字說隱則所全者甚大揚則不啻譽了所謂或彰明其事或顯用其人也兩端的是兩字非不一說話蓋隱揚後儘自可用但凡涉過不及者為一端而中自為一端故曰兩端人都執一不能執兩舜却提衡在握而中道出焉正是他惟精惟一處

用賢人君子之中猶易用愚人愚婦之中甚難舜惟真丹在手點鐵成金故在民為邇言在舜為玄德矣

舜下不須補大智意不自用所以為舜也若謂合天下以成舜舜寧有待於天下乎舜所以憂隻千古也

予知章

予智且求為了

病正在予知二字曰予便不是用其中于民了是以上智人不肯為下愚人不能為獨一等小智自椎人便墮此坑塹罟擭等正不能擇的樣子見離却中庸都是罟擭等了直恁悚凜

延而進之曰納爭先而赴曰驅罪好看予智光景擇不能守正為予知驅入于隱怪知所以不能守則擇斯其矣

回之為人章

擇是擇中得是得善善正中之元體中有可擇善無

可擇故也一照下句乃快辭不作至一之一蓋至一意在善字內已有了

拳拳服也非敬不能無失服膺直有依字意

舜執兩所以惟精而惟一回得一所以能擇而能守

天下國家章

三者不必說到恰好處若到恰好便是中庸依皆不可能了不可能是妙非難謂絕人之聰明才智至此都用不着則賢智亦可少返矣蓋曰難能人便硬求能曰不可能人須要在戒慎恐懼上去正好看聖賢苦心妙用處直引人非阻人也

問强章

問强與問勇不同强字正有學問本領在南方三句不是詰問亦不是聽其自擇蓋曰抑而則已爲子路擇之矣

居之但是托足於此未嘗認以爲强至强者居之則君子併不居也蓋南北之强是南北便非强故下以故字領之仍以君子別之

强須從心體入徵處用力四不字俱有定識定守正非易易曰矯者狀其强也正印合抑而意若謂矯其易偏似與南北有合然在不字內已有了

不流乃可爲和正非大學力不能中立便是不倚何必又說不倚但是不倚中立固所謂夫焉有所倚也

塞即本章闇字變塞只是有炫耀意雖非富貴移人亦是聰明不同凡人降伏所有最難况及時行道有退藏不容已者至死不變即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

索隱章

通章只發明依中庸二字絕與自叙無干

弗爲正是斷隱怪非道不是說吾爲有在弗能已直是認得道字道乃至中至庸天命人性俱在第患弗能遵耳遵自浸浸不容已依與不悔意並已畫出

依則直與中庸爲一依中庸正是闇然自修故曰遯世不知非止無述悔與慍有辨慍者非人悔者忘已正從名根來益知索隱及半塗等都緣名上誤了

不見知只不悔而已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便多一層意思

聖者直是贊君子爲聖人能之正人人可能意曰唯

正尙標其名目爲隱怪作榜樣耳若難其事將毋驅遵道者爲隱怪乎

費隱章

費如費用之費直是一往不返如此夫婦不必借爲彼夫婦勿作大字看大正包在費字中費無可見故不窮是以日而隱直是皆顯著皆精蘊意隱正不必索也

曰夫婦曰聖人曰天地總是形容費字見道不盡於聖人天地非謂天地聖人不能盡道且夫婦等俱指其明白易見者察字意已有了之愚之不肖乃就中指其愚不肖者非謂夫婦皆愚不肖也聖人獨非夫婦乎可以字與字正見道主張乎人非于人事也至字照費字不是精言若精言則聖人無不知能矣憾直是有遺恨如有待於聖人之參贊是也怨望意無于夫婦等已盡莫載莫破意是以用故字不必另尋大小也語大小而曰君子語非君子不能自語也止是形容語不能盡意蓋凡有包乎道者可載入乎道者可破而道尙有包之入之者乎

上下察不執定鳶魚亦不摧出鳶魚所謂花隨泥沙並存眞性以言乎天地之間也末即曰察乎天地故道章夫婦等是影子鳶魚飛躍是影子並語大小及詩言亦形中影子眞个妙極形容

末節直作結語不必另尋體道蓋依中庸意在君子二字內已有了所謂若是乎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如此哉不另添一語逼眞費外無隱却夫婦外無費直令索隱者爽然返了

對至始有造對察始有端察乎天地原非天地之察所以造端之外別無察天地也故曰及其更好會大小合一莫載莫破意

道不遠人章

道章以人字爲骨以忠恕爲脉以不遠爲主入眼自覺了了

道是子臣弟友之理人即子臣弟友之身故道不遠人所謂道在當身直是高遠之遠不是遠近說話蓋欲人在己身上體認下忠恕等俱有了若是遠近直說道不離人不更密乎爲道遠人及以人治人各人

字俱指當體說止直是不遠所謂不求加于人也正

不遠人爲道意

人身上有道子事父等是也人心上有道忠恕是也忠恕便是道因遠字乃加違字耳人道無過一忠恕忠恕只在一反己道何嘗遠人不願勿施正形容不遠意卽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也與橫逆意無干子臣等正實指道之在人併見不願勿施實可用力處

以人治人是治人之則在己所求未能是治己之則

在人言顧行行顧言是言行還自爲則總是形容不遠人意

庸德之行等猶言唯庸德之是行庸言之是謹耳斷不馳鶩于遠人者勉與不敢盡皆是行謹中之精神正好看願字若行矣而猶待勉謹矣而猶待不敢盡行與謹焉半上落下者乎況兩不敢直是凜惕意正不遠眞景象君子胡不直是責成語正所謂遠人不可以爲道也

素其位章

通章只君子素其位而行一句

君子正所謂能正己者反求卽所以正己處素者直是不添意位爲遞乘唯君子爲能素之故曰素其位必能素方能行故曰而行是以視位爲傳舍是解脫之私卽履位有執着亦氣質之強又須勘外字破然後認位字淸故當三聘而堅樂道卽堯舜亦外也若作一正一反則不願句竟可刪矣

既曰素其位又直曰素富貴去其字何也是君子若固有之若將終身境地正好看入字居字意各行字

俱有學問作用在自得直是得自蓋一切偶値俱取爲本體修證於上卽素位而行于下卽正己反求也上下總是位不陵不援及正己無求總是行素又曰無怨又曰天曰人層層剝換層層鋪陳總是指點無入不自得意

居正從入字下得曰居直是心身俱定意曰行則不安其所矣君子何必無險能居則雖險亦易小人何必無易惟行則雖易亦險故居易行險各二字連用是以俟命則人事同天亦命也徼倖則命所嘗得亦

俟矣要易字與夷字不同直是有君子天下無足爲
我難者夷更不待言了
須如君子居易方喚做俟命不然直是誘命棄命了
年來易險都忘却始信羊腸路亦平升高不知險竟
作粘壁枯畫出君子小人榜樣
曰似射元不足擬君子曰有似射又不能件件似君
子蓋射有失君子自得也此正極口形容君子處
貧賤等皆失之境不陵等皆恐失之心借失之途澤
得之真故曰無入而不自得非射惡能似之乎

行遠章

直是渾淪說個道字中和以致位育夫婦以察天地
總是日用外別無神化遠邇高卑固是借來影子故
各曰譬如若認真行登意便礙了玩君子句自見不
然明曰君子之道如何竟作君子之進道乎且進道
意在君子內已有了詩及聖言似單照卑邇不及高
遠正謂位育參贊直在合妻子翕兄弟順父母中本
領作用完全俱有遠邇高卑之名不立可也故行登
必自之說亦譬如焉而已矣

鬼神章

通章顯言誠而于鬼神發其蘊所以句句贊鬼神正
句句贊誠
曰鬼神便是功用之爲德直於用處指體即末於不
可掩而曰誠誠即德也總于不見不聞處得力幾見
德之盛非言功用之盛也
鬼神若無何以視之聽之鬼神若有何以弗見弗聞
故弗見聞非無可見無可聞也正是真精絪縕處明
書出一德字並下誠字俱在體非先有物而後體亦

非有體之者而後有物直是皆物皆鬼神故曰體若
遺則併無物矣故不可
矣說箇使天下之人誰使之也上面有一箇弗見弗
聞下面又說一箇洋洋如在使字已活現出
齊明盛服可見鬼神不遺處曰在上曰在左右直是
形容盛處不是或在上或在左右說所在者是有可
視聽如則仍弗見聞了所以爲德盛正好看體物不
可遺直在視弗見聽弗聞中矣
不可度即弗見聞及各如字正是說德故格字不專

指祭正見神無處不至也
玩夫字及如此夫直是咏嘆語非雅原語蓋微之顯
誠之不掩上已說盡了誠不專在人心然承祭以下
尤是人人俱有人人覺得把鬼神至微至渺竟指得
活活逼現故是中庸不然將不爲索隱行怪者借口
乎
就鬼神指出誠字便無幻非真若以鬼神論誠則真
亦成幻是以至誠如神質諸鬼神而無疑固皆實理
實事也至謂天命謂性戒懼等皆鬼神體物蓋不誣

矣

大孝章

通章只大孝二字盡之享保及祿位等皆天子中事
天子正受命事受命正大德事德爲聖人大德也舍
大孝又安所得聖人哉篇中四故字六必字遞與遞
應緊緊不爽舜孝所以弗可及也
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令孝
不足格親何有于親之先後致舜非以德福成孝而
直以孝兼德福也孝所以大也

聖人等各句句要關大孝意方不類武王處
既以大孝領聖德又復以大德總之何也孝庸德大
德正大孝也故大德直指舜說與末大德一樣
各必得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直是我爲王天爲用
玩各其字正祿位等不可必其祿其位等直在舜身
上說固可必也則栽之說也
四必得明乎篤厚申重稠叠無已意
篤非天篤直是物能承受所以爲發明必得不是論
天道說話

材便有遞迹意照上大德栽便有承載意照下受字
受字要看直是德足承天非天能授之也所以爲大
德無不必得也聖人非教人徼福而大孝亦人子自
致四處各以德領之不然是鬧人以倖端耳
知前須說在過言問察上方是君子中庸孝乎須說
到格天受命處方是中庸君子
以孝蓋前人何難格天故其孝曰大以孝述前人只
是盡人故其孝曰達

無憂章

通章只以德字爲主無憂正在德上看出王季也德作求武王以德受命及以孝祀先以孝治天下皆德也其須周公成處正是能述正是武王之德文王所以無憂也

前奉其所作無一毫紛更後善其所述無一毫誇大方是各以字及爲字方是中庸不然第無所事事又何以父王季而子武王乎周世德相傳故不曰業曰緒纘正述字不但述文王並述王季太王及下上祀等正所以述文王也戎衣等各句句要入述字意身者正見不待久乃論定意曰不失曰顯名武王心事亦苦矣更好看述字

戎衣等正是受命處見天意所在曰末更見無利天下意是以周公成德非成其志也成正竟其未竟意直是說武非說周向非末受何待周公成之即追王上祀達諸侯等且不足爲德不足爲述安在纘緒而文王固憂甚矣

達孝章

通章主張俱在孝字蓋孝乃達字本領非孝其何以達故曰其曰矣乎直是以孝治天下即下繼述兩善字及各其字皆孝中意若茅因善字遂認爲達權說話豈非顧子失母故通章夫孝者及孝之至孝字後兩見而達字槩未有也

不曰先人而曰人曰先人則其人已死矣已亡矣即此便是不孝曰人所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識得人字全章精神便已打通是以有志有事方着得繼述二字當日之志事安在故非至孝不能

脩祖廟等何嘗故事只領得春秋二字所謂履雨露怵惕霜露悽愴直覺祖廟等件件生動欲已而不容已矣孝字達字直已過現

宗廟之禮昭穆已序故曰所以序若另求序字何嘗說夢各所以俱若此廟中者境內之象序昭穆則宇內父子定辨貴賤則宇內尊卑齊辨賢等則宇內賢否上下長幼已無不截然各得正好看治字正是達處要非孝不能

春秋皆用敬處宗廟皆用愛處而位禮樂固在其中矣各其字正好看繼述字自其無加日至自其無變

曰達惟至故能達
上皆是祀先突出事上帝者何所謂仁人之事親也
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故曰孝之至而達亦從可知矣
事帝祀先而治天下作用已全備于此是明禮經濟
滚作一團所謂其達孝孝與治固相將以行明郎昭
明之明非知禘之知弟玩示字明字自見而達孝益
了了矣

問政章

通章不得草草讀過須得段段趕𧰼精神纔見夫子

東周手段

夫子所以發其

總人存政舉一語盡之故章內脩身獨許所以脩身
曰仁所以盡人曰義曰禮體之爲五達道爲二達德
措之爲九經爲言行事道其要不過明善誠身其功
不過學問等然又處處有誠字是以曰以仁又兩曰
行之者一而後復揭曰誠身盡天德王道一以貫之
者也
政至周大備拈文武者直是此方策如見其人意
最妙在兩其字人是文武之人政便是文武之政夫
文武安在哉逼真精神形世不足隔故直曰存亾非
曰有無耳
人道人之道也果能此道則必明必強故曰人道敏
政明強正所以敏之也敏則行行則衆樹者如移而
栽之不得作種字看正謂文武之政移而行之今日
無不敏也前兩其字意亦併現出
爲政已有君身在服與用不同直是真精感召意以
身正能脩之身道與仁俱有了
曰脩道以仁又曰仁者人也人字直是存字身字人

人也二字指其

道皆在此謂仁爲生意或不易見謂仁者人也且謂
人爲存者乎爲亾者乎全章精神俱已逼現親正人
所自出大者于上該脩道于下包知人知天等若義
禮總以成吾仁而脩吾身故尊賢以輔仁而等殺皆
天然秩叙所發見者又明指出下文天字了
各要認不可以不四字若脩身等俱已道過其知天
者義之盡禮之至而直契于乾元之仁者也明是知
人事親修身一以貫之矣
言君臣等不言親義有物必有則也正好會人外無

道而脩身必以道也
兩達字且是道達于九經君民親友等德達于道明
是行字意若人人具足說話在道德字內已有了
所以行之者一不是合三五於一乃是三與五俱有
一在蓋非一併不得為道與德也故曰所以
各或字及字俱就知之成功時說須渾成快活乃是
蓋各知行同各知之行之同各或字又同明是知之
成功一了是以各日及其
各近字俱就用功時說若到究竟直是知之成功之

一了
好字等俱有一字意及上知行俱要顧政字不得似
講學說話
五所以字俱有功夫然都在知斯三者中有了
脩身等各有一箇一在故末又曰所以行之者一
脩身等各有一段恰好不可那動處故曰經各句句
要攔天下等要點照文武意
各則字俱有不期而至意正好會斂字政中無非道
道直直是人存政舉了不感得了啓沃不肱更有不

以小謀大下淪上意曰報禮可知體中有禮財用者
財以致用惟百工可以盡其利正非歛民以足國也
齊明即首章戒懼不動即首章愼獨故為所以脩身
而以德行道與擇善固執皆脩身之事也
復揭曰所以行之者一正是九經已各有一在此特
拈出言之耳
前定即豫也人心非一不定非素養吾一不可謂前
定豫即下擇執兼盡而誠在是矣曰言曰行又曰事
道直歷歷指點出凡事意不跲等皆立之象也

在下亦凡事一端舉以証為政者各不獲不信等與
上不獲友不信不同直責成在身上了
善直是繼之者善正誠之元體明直有行在故明善
即誠身又曰擇善而固執
誠者天道直在人身上指出誠之者人道直是指天
道于人身所以說天道處句句要是人說人道處句
句要合天君判然兩分何以皆门誠皆曰道乎
誠者一段要一氣緊讀猶言誠者固不思而得不勉
而中從容中道之聖人也豈非天道乎方是者也字

神脉擇善固執要說得快活玩而字便見所謂識得真種子更無餘事方及得兩者字方見人道即天道意

博審等固是明善要各有誠字意所謂求誠以誠正所謂所以行之者一也篤字更好看誠字意各要照政字各要直截了當于上似天道于下似明強方是擇善明學問等而固執只一篤行便了所以誠身在明善也

有弗學等如云有弗戰戰必勝意直是斉迅無阻難

模樣止好看果字明強字

一十千百不是執定是亟狀弗措景象明是果字了果即是誠明強已在此故曰必雖者直是人無愚柔若訓哀公爲愚柔是何等說話況學困利勉原都是好名目又何得斥言之也

自誠明章

直與或生而知之節局勢語脉一類

誠明明誠俱就現成說且中間原不隔一字則所謂性教固從其自名之也註訓由字最是若作自其之自則性教到底分了何以又曰誠則明明則誠乎非從真心起照非于照内尋真語無側落而性教合一已了了矣

能盡章

至誠而係以天下則人物天地皆誠中事也爲能字絶有本領有作用蓋至誠直是天命流行物與無妄能盡正盡人盡物參天地皆在此若一件缺陷仍尤性有未滿如何言盡且經文明曰盡其性非曰盡己性若已性便分人物天地而二之其性則人物天地皆在也

各則字俱入誠字

要看盡人物之性不是盡人物說話性正在元氣流行上說故天地亦曰化育蓋亦天地之性也天地之性本盡非同人物故不曰能盡而曰可以贊贊者助也所謂至誠做得天地做不得參者並立爲三正是少他不得兩可字卽是無一毫欠缺處

致曲章

曲卽誠之端倪致者知皆擴而充之也曲無不致則

至誠矣誠形以下句句要說他至誠末只一語申言之耳

致知養其未形而形養其未著而著明動變化皆在此故曰致若有一未到可云致乎

不曰致曲能誠曰曲能有誠蓋曲即是誠完具一眞全體眞力量所以曰進德達道曰及其知之成功之一若曲無可致即致亦不到至誠地位蓋其次固自有至誠也

各則字俱入誠字遞形者自無而入有化者自有而還無不但動變化並形著明亦化矣末句直謂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若謂至誠能化其次亦能化豈形著後尚得指為其次乎

至誠前知章

通節直須于誠上尋源不必向知上理會

至誠前知者也乃是道可以知非知以事也如禎祥等何以有蓍龜何以見四體何以動皆鬼神所爲以兆其禍福者鬼神司之爲禍福至誠知之爲善不善必先正非知之于將至也是以據禎祥等以知則數或奪于理據善惡以知則理或窮于數至誠正道可以知道者何也曰誠也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兩先字正有斡旋作用在如射在弩機上覰得自在弩機上着力乃得施其造化補救之手故曰如神直是鬼神不能自主也

至誠明是人不言人而言道最妙言人則至誠造位非聖人不能言道即愚夫愚婦當一私不着便是至誠便可前知故曰旁觀者清當局者迷蓋旁觀則成敗禍福澄然無我若當局之心一如旁觀則亦無有不知者矣是以前知最幻說道則最確前知最奇說可以則最平術不必事而禎祥等不啻燭照人定勝天而禍福等惟我自爲矣是以爲中庸

九年之水不能禍堯七年之旱不能禍湯正可爲如神樣子

禍福字直換作善不善見爲禍福便是後應在前知時若可以善不善言不可以禍福言正唯人轉移焉耳若以善惡言反淺了

自成章

成已成物總以自成自道所以不可已矣
三誠者俱是由誠之而誠者自道意已有了是以下
俱說自成再不惹自道一語
曰誠者直是唯天下至誠地位而盡性參贊形著動
變皆在此則成已成物性之德合外內之道俱已全
現
自與已字不同猶言參兩天地是自成其爲參兩之
人把自成說得重自道意便自了然
物之終始直就人身上說見已外無物也不是造化

所以終始萬物說話玩不字可見無物者如我無參
兩之眞心則天地亦非我有意爲貴者直是自道以
終始乎物而我亦得以自成矣
第看所以成物便見物之終始第看物之終始便見
所以成物互觀已了了矣是以不曰始終曰終始明
是盡出一个成字不曰成物曰所以成物明是道破
一个宜字故成物直是使物各得其宜則時措之宜
原在成已中已有了故曰非自成已
誠之復爲仁誠之通爲知誠之可據曰德誠之可由

曰道性字正指出天道意溫迎章本領精神處尤須着
眼
成已明是知何以曰仁成物明是仁何以曰知更好
看合外內意不曰無曰合不曰內外曰外內直是收
成物于成已中所以爲自成自道也
仁知等連用數也字是伙詞亦是贊詞明乎人道亦
天道非但別出時措之故也

無息章

通章只至誠無息一句盡之中間語意各各相對蓋

至誠天地總此一誠是以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
而成蓋天地至誠共之矣
成已成物誠中功用何嘗有息故領以故字而通章
本體作用已全打通誠何謂至正不二不雜依然維
天之命者也下不二字純字於穆不已字俱已逼現
無息者直是覆載成物時一眞天機循行不斷非空
空說個誠無息也久徵等都在此各句第指出言之
各則字俱入誠字悠遠等直是實實及物覆載成但
有了所以猶言此所以覆載成而非此不足與也總

是極形容至誠意
上從久說到博厚高明此又就博厚高明說出悠久
可見博厚高明總一至誠流貫其中配者合而有助
直是天地待我以位無疆正無息而配併不足言矣
配天等章變成已在而總從至誠中流出故自不見
不動無為也
章者誠之不可掩也變者誠能動物也成者誠則無
事也
曰天地便二了如何可一言盡惟曰之道直已盡之

天如陰陽動靜說話是天地不是之道了
道字貼指不貳直是至誠誠字
貳不作二字看二是數目貳者直是不純一之意如
人心不誠謂之貳心貳即妄也為物之為即末節為
天之為一真為主纖妄不參有妄對則貳矣惟不貳
則其生乎物也一真絪縕孰從而測識之非是廣大
不可測正所謂一故神也生物仍在不貳上發根故
曰則其不測即至誠之不見不動無為也
高也等句句要得不貳意在天地施成功化處說不
在形體上故仍曰天地之道
一昭昭而極高明者都在這裏故曰之多又曰及其
正好會不貳不測意
覆焉載焉又各焉字明是一誠默運而天地絕無煩
作為正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也
首云至誠無息及為物不二是天命不已文王純德
已明說過引詩無更深一層意
至誠之高明等皆頌也而不息則又正誠之所以為
純

純是純個甚的正天命不已是上二比已合言之故
純亦不已單在聖人身上說
不已要拈盡通章本領作用方是結體
凡說至誠句句要天地說天地句句要至誠方見贊
至誠神脉

聖人章

通章直是聖道不越德性第能盡尊性上夫而大道
凝且行矣正要說得直截了當方好
道曰聖人明乎待人而行何以專屬聖人便令人疑

道工夫自不容已了

發如發皆中節之發若認爲發榮不惟與育字重疊且所爲洋洋充滿者何物只如三千三百若非依性所作則優優充足者又何物也故是聖人凝且行處行即位育經制也待其人所以爲聖道

德不至道仍散之天地萬物等故不凝可見聖道從德性來而尊正所以至之

德又曰性者直指出天地萬物之主宰禮儀威儀之統宗廣大等皆德性也致盡等皆問學也以致盡等

爲問學正非口耳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則工夫亦本體若道問學以尊德則本體亦工夫矣

居上等正是君子凝且行處不驕直是經綸意不倍直是篤章意兩足字正至道凝于至德吾性中有具足者曰言與而實事更可知也曰默容以身藏天下非以天下藏吾身更可知也

保身要說到關係處其身從修凝來直是聖人之人了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爲三千三百立極上下治亂有一未當竟何賴于世故明哲是誠明境界保身是時措妙用正不得易言之也

自用章

通章一氣趕下精神警策只在天子二字自用自專皆不安于今者也惟聖人在天子之位方可制作所以今天下所用猶然文武之制是以有位無德與有德無位均不敢作孔子亦惟從周爲兢兢耳直是爲下不倍榜樣

天子者舉位而德時皆在議等正作字同者正用字從字俱有了亦不敢作明是重德意是以開口從愚

說起夏去今更遠可說而不可學殷即可學宋已非殷存已非用舍周何適哉

一部中庸只君子時中一句爲下不倍殆不爲小人之無忌憚矣

王天下章

通章只拈身字爲主

有直是爲我有三重故在非知天知人何以能有故本諸身而後三者重不然人直以空文視之併不得以重名也

寡過正是寡民寡過精神俱在上句故曰其曰矣乎若
謂自寡在有三重內已有了
曰有三重明是重德何以括出上下一段見位時且
不可無而況德乎正是則發有字精警處
既曰三重又復換一道字正見三重挾君子以行併
三重亦是精意了本諸身明是個有字徵諸庶民故
非不信不從者天地三王鬼神後聖悉備一身故曰
考曰建曰質與俟上下幽明無非的實切近可據猶
之徵諸民尚何繆悖等非知天知人之君子誰能有

此玩兩也字是指出非推原是以世道世法世則而
遠近且有或不望或厭之者乎幽明今古渾是一本
融徹渾是一重流注了所以法則等字字要括着重
字意
不曰庶民徵而曰徵庶民不曰天下法則而曰為天
下法則句句不走漏有字故是其寡過非過寡也即
不曰天下譽君子而曰君子早有譽亦此意
若曰世道等便碍上為者世為道正是有字不磨處
所以聖賢文字直是一絲不走

不如此而有譽則早矣此句直是鄭重之詞猶言君
子那有不如此正是還顧上有字

祖述章

通章直是天地似仲尼非仲尼似天地
特出仲尼二字明是書出一個大德敦化是以堯舜
文武天時水土總供其用所以為集大成所以為天
地之大不然一心為祖述復一心為憲章為上律下
襲即仲尼亦不勝破碎支離之象又何以為大乎
祖述等直是堯舜文武天時水土自仲尼出是流字

各各自仲尼出是川流字故取象於覆幬持載取象
于錯行代明直于並育並行中指出大德敦化所以
為小德川流蓋不化則不流不敦則化有盡天地之
大于茲可見而仲尼不待言了直是句句說天地句
句要關仲尼若補出便二之矣
非述不成仲尼之祖非章不成仲尼之憲律則我自
為上襲則我自為下載曰持擬其力之大覆曰幬擬
其量之虛不錯則行有碍不代則明有窮並育並行
正是不害不悖了

妙在流更妙在川所謂瞬不厭動不亂也非大德敦
化何以有此

至聖章

天下至聖正是具有天德者至聖而係以天下直是
爲華夷王而敬信悅及莫不尊親意俱有了
容執敬別總是臨字要說得像至聖不似沾沾察察
等寬裕等直是有聖心而四德自全備耳
各足字有字要認正所謂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者也
爲能正所謂時出而時出之者直是出之裕如仍是

足字有字意如只在臨與容執敬別上說則索然矣
是以溥博等正就上拈出而如天如淵只是証足形
容語氣故敬信悅要在見言行上發中國蠻貊要在
洋溢施及上發方是出字方不走有字足字神脉配
者合而有助舟車等直是莫罄形容意若逐句逝求
則凝矣

經綸章

至誠何以有全能天能也至誠何以爲天能誠者天
之道也大經大本化育皆從誠出至誠又何事焉故

曰夫焉有所倚
各句俱有無倚意是謂爲能若有倚則非能矣
曰至誠足矣何又曰仁形之也形之以仁不盡故曰
肫形之以肫不盡曰肫肫淵淵等莫不皆然直是名
狀莫罄意非推原語氣若推原豈爲能尚有未盡乎
聰明聖知天德也固聰明聖知直是一個至誠要知
此節只是說至誠不可知正是無倚意若說人不能
知至誠何啻千里

尚絅章

通章只闇然二字盡之日章正所以爲闇然處
開口急出一惡字正學問大精神大得力處炫燿意
念直須惡字抹殺張皇作用直須惡字降伏所以不
見不言等直至篤恭無非此意故又曰無惡於志小
人的然正不知用惡者也
惡文便索然勸威平治豈伊人任惡文之著便闇然
一腔胸竅具足聖神功化了
惡文之著正是闇然日章是以用故字指出闇不足
盡惡字紆摯沓盈處故又曰然

不厭文理所謂章也而皆自淡簡溫得之猶言君子之道何嘗非不厭等而要皆淡而不厭也正是說闇然非說日章意

人知遠不能知近人即知近不能知遠之近君子直是本體功化渾成一片故人見遠君子直見爲近非謂遠由于近也風自亦然又曰微之顯者近自皆微也微處即是顯處而遠風益不得歧言之矣知至此故闇德已無不入了故曰可與若謂至此方入豈遠近風自外別有本領作用而所謂不厭文理者又何物也

各引詩曰潛曰室曰無言曰不顯俱是反復咏嘆闇然意而淺深次第固自不亂若謂一步深一步則入德中尚有缺陷乎

志而是惡者之志不疚便不可及惟字正有日章俱于此命意不言等非無言無動無賞無怒也直是摸寫他無限韜藏鬱勃真光景總所謂闇然也篤恭更好會闇然意平天下則的然天下平則闇然矣非無聲無臭惡足摸惡者之真精蘊乎

末也直要說篤恭妙處而聲色當化意自見

中庸以天命起頭以天載歸宿至矣因以天擬聖而惟聖合天益不待言了

中庸約說終

論語約說

學而時習章

典公孫肇興著

通章正是夫子小謗語固三平意實遞下徹底是時
習二字人自生身來算至一年一月一日一刻總是
時無非時便無非習即湯之日新周公之待旦猶踐
了朋來人不知皆是時爲不厭誨不倦朋來亦時習
矣不慍不尤下學而上達人不知亦時習矣三不亦
俱在上何内見說樂等原自不難只學而時習便有
了更令人有鼓舞欣洽意

學是學甚麽但看人是甚麽人便知學是甚麽學以
夫子言學志道而游藝盡人以合天不待言矣

習字亦是勿正勿忘意故是聖學

學生而習熟在時字下學亦變成習字故不曰學而
時學亦不曰習而時學文字位置煞有妙會不然學
習兩字豈不重疊了

註其進自不能已方是說字所謂樂此不爲疲也且
朋來而樂人不知不慍意俱已吸盡

學外無說故曰不亦乎字并鼓動不容自已之象亦
傳矣

朋何以來的有臭味在故曰朋若朋不來則所學非
矣

朋來故可樂成物正以成已

人何以不知曰人則已外之矣莫我知也夫若人知
則循世之學不然亦炫世耳

不慍故君子莫知所以天知

學正學爲君子也

其爲人章

爲人只在孝弟通章何等了當渾成只緣看上節淺
便了無功用看下節深便走入闇室試看爲人之爲
即下爲仁爲字人從何來孝弟明是本字犯上作亂
說來誠独而好字固在精神隱微油然沁入處說即
如天好生真種又何加焉非所謂爲仁之本乎故務
本節直須指得現成猶言若是乎君子之務本也若
是乎本立而道生也孝弟豈非爲仁之本與若另解
一字已漏全神鑿深一語更入坑塹矣

人何以曰爲正是務字何以曰其爲人也孝弟語氣
直恁渾成則務本本立之象也
不好犯上作亂直是親吾親不敢慢于人不敢惡于
人不斷一樹不殺一獸都在此故是仁字與境地
曰鮮矣又曰未之有故是惕北讚服意
以本字替孝弟字蓋務孝弟恐涉事親從兄之迹曰
務本直返之不學不慮之初了
務訓專力寔是蓋本內原有仁字在但一心爲孝弟
一心爲仁便非然孝弟在而仁自全故又曰本立而

道生
仁說到爲處堯舜猶病爲仁則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
其字與字有令人恍然醒悟意蓋本章總是教人返
求將來不是教人推廣出去

巧令節

巧令何足稱仁夫子猶曰鮮矣仁者正好看滑世皆
仁人意故是至聖婆心
巧令流弊不可勝言誤處祗在致飾于外討話究有

斟酌
若說仁鮮矣直是一筆抹殺鮮矣仁便有多少躊躕
點撥意恍然彼自離仁仁未嘗離彼也仁遠乎哉我
欲仁斯仁至矣固皆此意

三省節

正好看不自欺真學問日以三者省吾身原不定是
某件不定是某時益無時無念不在實地上做真个
能精究密工夫若離身言省固是無根離三者言省
身仍是玩空了豈是曾子忠恕

省者慎獨也三不字三乎字繁有直窮到底意往說
謂自欺自疑自惧意猶非

道千乘節

道訓猶治可見治字不盡即對術字說亦未的切道
者有條有理之稱使國家各就條就理也事不可不
敬信不可不存用不可不節人不可不愛使不可不
時故恰是道字
敬事非觸事求敬敬在而事無不敬也信直渾淪是
个誠了

敬不干事不見信涉于人便淺故敬下着一事字而
信下了不着一字也
兩而字皆遮下語不必拈合至謂一敬信等皆在尤
不必說了
歲不過三日所謂以時使民關係最大故又就愛人
中抽出言之

弟子節

曰弟子小處正要說大孝弟等淺處正要說深蒙以
養正聖功也故須在眞性實地上做玩出入字及各

則字而字恰是不使有餘放心便無自萌此尤時習
妙訣也
力不可使無餘無餘則不盡其材所謂勿正勿助是
也心不可使有餘有餘則不成材矣若行則終身由
之不盡故不得以有餘言也
學文而曰則以謂以數者而學之于文即名物象數
無非孝弟謹信矣此方是有本學問

賢賢節

易字從字有字各有大力量大作用大探討在學正
在此雖曰吾必直是乖亦不讚服意蓋此外無學謂無
待于學則誤矣
賢賢直是思齊企及意竟換了色心爲賢心而精神
命脈都變作賢了故曰賢賢非徒是好賢也
身是父母之身故不言致身但言竭力若事君只多
身字身可致則氣節功用都眞了
信在言淺矣有信則深矣且言又交中一事也

君子不重章

通章拈學字爲主腦按固字爲精神

君子正學問中人也不重直是精神飛越在詞氣容
貌之外者正好看輸藏不固意而眞精一浮賸淺爲
高謾過爲名都有了
說到威處正見威儀亦道學也
則字在學下乃知重便是學固直如固天德之固有
多少蘊蓄㸦勿意
主忠信非忠信一心主又一心總要神功化而赤子
有恒之心一毫那動不得故曰主
不如無友是矣然己不與我友將奈何益童蒙求我

應亦無妨若多一腳就念頭便是好爲人師便非闕
學故須無友
憚如小兒護痂惟君子能見過惟君子能改過但一
念回護猶非固字精神故須勿益于游移根株處早
斷之矣

慎終節

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玩矣字與不消在家國天
下上分半點精神也
終如何能慎遠如何能追正好看厚字

歸字下得警策可見浮薄小人直是流落他鄉的

子禽章

通章夫子字三見正好尋味子禽在人上看故明知
非求而不知邪君何以與耳子貢在夫子上看有夫
子之溫良恭儉讓而有不得乎夫子之求而尚非邪之
乎是謂智足知聖
溫良等隨在全現是夫子之神行于天下以得是天
下之神奉于夫子與之權固非邪君所能操了與个
性道盜竊文章天無言而時物行生也

非人求在外賢人諱言求求何足爲夫子諱也故曰
夫子之求子貢慧眼夫子婆心俱見之矣又曰其乎
人求夫子固未嘗失其正也

父在節

觀志觀行直是觀其能孝與否道直指日用常行者
言正人子之不及簡點不必塗飾處若非終身孺慕
與有慘痛不容自昧者何能三年無改豈非至孝
三年直要說他久處三年無改終身從可知矣
註善惡字原非解道字且既曰道如何有惡故尹註

游註俱置圈外
孝正在無改處志事已了了可觀故曰可謂

禮之用章

兩節互看自明正不必別添註脚
用字照下以字不日用禮而曰禮之用益用禮猶覺
硬些禮之用便優游順適全和字已全現出而節字
固在
貴字照下可行直是天地藉以維持人心世道藉以
防範曰爲貴者語甚喫重猶言用禮之和乃爲可貴

無下不可行意已過露了

曰先王直足壓服今人曰道亦正見禮非拴套曰斯見禮和滚成一團單言和不得故以斯字替之美正所爲貴也

由字即行字小大由則無所不行矣

知和知字不足病正好于此尋貴字而和便非斯字了

不可字直恁猛省所謂使不得了不得說話蓋天地易位人心世道都已潰決了曰亦者不但不能行更

約說　八上論　九

不可行乃見禮之用和爲貴也

信近節

信約求可復恭約求遠耻辱因約求可宗何等近裡着已而近字不失字更有斤斤不敢譔遑遑不可必之意斯爲謹始慮終眞精神所謂以約失之者鮮矣

人但知信在復故以爲字訂之可復乃當下參酌語耳若待復時便言復非可復也

因便有親就意如何又曰其蓋小人耳以壞君子淡以成此等臭味流易錯過故須不失

君子食節

君子正學問中人安飽何以無求事言何以敏愼有道何以就正句句各有好學在故末句只以可謂拈出

無字直是自然正好者好字眞境

事不止行凡關于學皆是也正是繁重可厭畝豈非好

就更有身未前而神已往意好字更逼眞寫出

貧富章

約說　八上論　十

通章貧富是影子諂驕樂好是証候切磋琢磨是工夫知則其抽引不住者也

可也未若明是切磋琢磨樣子故子貢急引詩咏之

夫子正恐未若無窮執亦成滞故當下換以往來字

蓋告即成往知乃生來往來推轉無已可與末若無窮切磋琢磨亦無窮矣

者也是論地位未若是論工夫斯字乃地位工夫合併交注不得分言故曰斯而往來活潑潑地非斯固不能領受也

不忠節

不忠要在自己上照管處不知要有許多致知工夫
若專在知人上着力則方人之學矣
經濟學問全在知人上故足忠絕與務實不務名意
無干

爲政節

爲政直以握天下之精神以德則握天下之精神于
有寄矣所謂篤恭而天下平也君所正是以德星共
在君所內有了故曰而衆星共之

約論　上論　十二

以德爲政政與德猶二之也爲政以德並政亦都是
精神了
所字宜好看正天下精神安頓處居字直有允執厥
中意
共與歸不同歸則形就共則呼吸相應之說也

詩三百節

蔽字註解猶蓋宜是思無邪一句蓋于三百篇之上
所以三百篇句句皆是思無邪鄭衛雅頌俱足垂世
立教若誤作盡字則三百俱可删只讀思無邪一句
足矣豈非從來憒憒耳蔽字去盡字何啻天淵所以
讀書要先識字
邪在思上袪便是拔本塞源工夫是以夫子特拈
此語

道之以政章

治術汙隆全在民恥與否故通章恥字兩見
政刑何嘗廢得但靠在政刑便全是猜疑督責之意
故免正巧以應之耻何可得免固無耻之象也
德禮直在君身上說若涉在民仍是政刑了格正德

約論　上論　十三

禮之象耻既有而格則不容已矣故着且字
耻力宜大而發宜微故政刑不能取而道德若固有
之

吾十有章

通章是夫子誌工夫非誌造詣正好看時習的樣子
立與不惑等不得呆講只要說所以能立能不惑等
好古敏求尚得一息稍懈乎
志字妙力所已及非爲志功所能到非爲志志于學
正是直窮到底終身無了期故矩亦在志中而志尚

未已也
玩各而字便知各何講三十等不講立等
不惑知天命有別乎不惑謂于萬殊處見一本知天
命謂于一本處見萬殊要惟夫子覺得
耳順想如聞孺子而悟自取意
曰知便不落玄妙曰不踰猶是兢兢不放意若從心
所欲尤好看志字

孟懿子章

三家僭竊夫子正欲借爭親之孝以規事君之忠無

違直是塞違說話正須說出禮字方能防範着實故
不得不于樊遲發之

孟武伯節

直是以父母至情悚動其愛父母之心不然直是爲
父母明愛了

子游問孝節

敬何得無養正在視無形聽無聲處說
只是謂能養便是大不敬
別直是別其爲養親

子夏問孝節

色難者以色爲第一義非謂其難能也曾是有不外
此不徒在此之意色難愈了了矣

吾與回言節

只以不違作主如愚不愚正以形容不違耳
予欲無言何以與回終日言正好在回上想
不違直在所以言處妙有投契所謂于吾言無所不
說也如愚則兀然嗒然之狀也
退字省字直是要寫出沉潛意其私者人人不違則

不違爲公人人違則不違爲回之私矣
發與露不同發直在神明生動處說足者又是所以
生動處蘊隆無盡亦字猶言不但能發直亦足以發
正極力洗剔回蘊藏處不愚正所謂固聰明也
回也二字俱有不盡咏嘆意

視其章

三其字正下人字見不以己意揣摩只就人身上細
細參驗三所字頭緒來路俱有由安俱在以字內視
視察一齊俱到者所以視觀察故非致知不能

人爲度直是人自不能藏非我能鉤索之也所謂不逆不億抑亦先覺者

温故節

温正時習意無温非知無故非新故曰而知新

大子生平止完得个師字吾道薪傳一知遊之師正導天下以知者也故曰爲信非温故知新不可

不器節

君子者道全德備者也器則有形可模有技可露不器乃直在德性上用功絕不分心于一形一技正可

大受而不可小知也若經權等語何啻千里

先行節

子貢能言者也故即從言上撥轉玩其言與從之兩着言字意自見

觀定其言則行何能不先言曰從之則言已後而行已先矣正好看言顧行行顧言真精神所以爲君子慥慥也

周比節

是君子便是周不是比是小人便是比不是周正于人品處別之

學而節

學正以破罔何返得罔則罔困不思之故非學之故也不思而可爲學乎思正以祛殆何返得殆則殆困不學之故非思之故也不學而可爲思乎兩則字正以學思示人非爲學思泥宪也

攻異節

異從端起攻則直極異中之用故所害于人心世道不小

玩斯字已字有無限挽回嘆息意直悚人于未攻時矣

誨女節

子路意見所到直認爲知絕無回光返照工夫即此便不是知了所謂知是而所以知錯也故須誨兩爲字直是百方紬繹心口商度知須曉得如何是知不知曉得如何是不知正貼知之二字說即此便是光明普照故曰是知也此知字下並着不得一之字矣真知良知說話無干

寡字正不材偏也

知之二語平說究妙夫子原從知處誨子路非從不
知處抹殺子路也
世多以知惑非大惑爲不知是知註脚若然鶻突人
那个不是是知有此理乎可想知惑處會須有爲字
在

干祿章

學干祿者猶言子張之學干祿之學也是論學非論
干祿益一念馳騖未盡便與世緣有涉然曰子張學
干祿正好看世多曰騙了

聞見何可不多正須要闕要慎兩則字何等喫力仍
只說寡尤寡悔不得謂尤寡悔寡正是一生學力沉
摯無盡處祿在其中得不得皆在也論其中非論祿
不然仍是教子張干祿了
兩餘字究妙益理從闕見入即已信已安不過別人
殘膏剩馥了子張馳騁夙根一字冰冷矣方是聖人
手段
言若期寡悔將有不得勿求之病行若期寡尤將有
闇然媚世之習夫子所爲安頓尤悔二字眞是那動
不得

民服節

舉錯正是爲處不曰君子小人而曰直枉直易忤人
枉善迎合所以舉錯究難恰當而民則耳目究眞且
身受利害者玩則民語氣見服未嘗不自上操也
兩諸字各有意益一枉在足爲直害一直在民心猶
有係屬也

敬忠節

玩三則字何等快便恰合覺使字如之何字徒費手
脚耳

爲政章

單重孝字故曰書云孝又曰惟孝其曰友于兄弟正
孝之所施也有者不但施于政而政固無窮隱然孝
以治天下意是字奚其字俱有了

無信節

信乃天道之不二聖人之至誠人心之有恒是也未
有人而無信者竟不可以爲人了猶曰不知者直
動以自問自商意何以行就不可中抽出言之亦重

在以不重在行蓋此章是論心不是論行故大車三
句、是嘆詞不是喻詞也

十世章

禮所以維世殷周所因者此禮所損益者亦此禮損
益正所以善因夫子直以禮定往古來今之不容異
非以損益爲知來亦非以殷周爲知來之證佐也
損益而曰所者蓋即于夏殷處知之非以殷周知之
也故是實實可據的

非其章

諂與無勇不作推原說其字直指祭者蓋精氣不屬
只落得一个諂字了勇何可無尚得不爲義乎

八佾節

敢從忍出孰不可忍直已道破夫子不但誅心所救
者大矣
是字要讀得重可不可已自了了

雍徹節

天子辟公足破三家之僭媿三家之心矣然三家何
可破何可媿奚取直令其自轉頭耳

堂字絕倒既曰三家便是家非堂矣三家非但忘却
非天子且忘却是大夫了

不仁節

忍正不仁奚取正如禮樂何的樣了

林放章

春秋何等樣禮儼然問本直是于奢中求儉了
大者不須言及言殷直是一問而先進可復所造于
世豈小乎
儉戚皆本正禮所從出者奢則指今日流弊耳與寧者

乃矯世之意非酌取之意正是大字真景
喪何非抽出乃証佐耳人即不辨奢儉有不辨易戚
者乎

夷狄節

伸中國非貶中國亡字下不着君字蓋不忍言之也

泰山節

女字一呼何等責成能字一提何等力量嗚呼一嘆
何等喚醒蓋八佾雍徹不畏君旅泰山並不畏神林
放云者所謂惟禮可以已之

無爭節

君子無爭者也曰無所爭直是根株處斷絕升下飲正所字必也何乎所字其爭何頗所字猶言必于射乃可得爭之所而一以揖讓行之斯爭之所也而伕然君子如此哉

君子直包得無所爭故弟以君子二字結之

巧笑章

子夏即詩言禮夫子即禮言詩詩禮所以至今存也巧美有約意倩盼仍是素了所謂至素至絢謂何加

約說　一八上論　主

以爲字是子夏意中事也

爲則其繪之者也繪則事可以後于素詩原重素非重絢也

禮就大中至正處說後者猶言以素而出禮猶是後紛華愈不可遂了

起者吾從先進正在非微非信特得此崛然丕振了

可與言詩直是救三百于禮後也

夏禮節

直是以吾言皆文獻夫子所以言之徵之者至矣故皆曰能正夫子從周處非思夏殷也

日杞宋等非責杞宋直是救世以徵吾不必徵杞宋徵吾言不必徵文獻也

不足何以能言正好想吾能意足則直是追望當時意吾能徵有無限低回玩之矣

又隱然難在言不難在徵也

既灌節

不曰不可觀不足觀何以觀弟曰不欲觀語痛情深然特出一禘字在周是春秋手段非楚澤湘江吟也

約說　一八上論　主

未灌以前無所觀既灌以後不欲觀直是一筆抹殺了

禘說節

禘何以說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益謂澤深流長是以追報獨遠魯則何說之有故禘義可言禘說不可言或人一問煞已道破不得不以不知應之煞有關係不得不以知其說還之

知說何以遂如示掌正謂其流澤無窮處作用都在也

示字宂妙不但以不知知之更以不言言之矣

如在章

何以如在如神在正好會吾字曰如不祭則如在之義了了矣

玩如不祭精神直恁凝聚

媚奧章

曰天直歷碎奧竈了媚便獲罪于天急以禱字換之媚不但獲罪並汚口舌矣

周監節

約說　八上論　卅三

周文直從二代出故是其意蘊隆故曰郁郁吾從則所以教人者至矣

太廟節

或人論知不知夫子論是不是曰是禮連知字無處較量了

魯何得有太廟魯人習而不察夫子所以問不厭詳曰是禮所以表章者大矣卽講求爲表章尤非夫子不能

主皮節

禮以不同強天下直以同者齒天下全是一德瀰淪故爲道何以覺成古之道則企望慨嘆俱切了

告朔章

羊去則羊耳羊存則禮也故曰其羊其禮羊禮異而其一也所謂告朔之餼羊也欲去非干憤激直是割愛

愛字正從欲字拈出羊何足愛其羊甚足愛禮可愛其禮尤可愛也

盡禮節

約說　八上論　卅四

盡正是纖微畢達人以爲諂直是驕亢慣了夫獨非事君人與夫子蓋于驕亢念頭上撥轉也

君使臣節

曰禮曰忠便非節文事功格套了兩以字直是舍此不可意方搞定如之何神脈

關雎節

全在德上論關雎所以成王化若出于情卽一笑一顰已淫且傷矣

問社章

社以祀后土而大祈報固爲民造福等我正當發明
所以立社之意乃云松栢等已自無味後云使民戰
栗民也而後使之戰栗哉社本將援矣故夫子深救
之
松栢云云弟出口耳出口便爲事又曰已成已遂已
往等我彼時當令務得無地

器小章

器小正管仲定案只因他作用發根不在性地上便
爲功名所用不儉不知禮正器小之証佐耳

約說　八上論　三十

或人兩問正見功利沒人故器小一評非爲管仲也

大師節

可知正是韓味不盡意其可知見妙處具在樂中翕
純皦繹正是樂各如字所謂可知者以成見非此不
足以成可見是精神不是聲器了
不可言而可知故是如字生面
翕純等都是人心元氣太和而樂傳之若兼在樂如
字便不出了

請見節

帝王以權用道夫子以道用權
得見直是閱人多矣之意無道久見斯民鉤救正非
法令能開故以夫子爲木鐸正是以人心言天非以
天意卜之也
將者將無之說蓋謂其用流來已久爲木鐸矣

盡美節

盡善未盡善已于韶武字定之蓋評樂非評舜武也
而舜武一揆意自在

居上節

約說　八上論　美

不寬便非所以居上故各曰何以觀正教之寬等也

里仁節

爲美正在相成以仁不處直是身未徙而神已迁不
仁益不知了故曰焉得

約樂節

兩不可見暫處不能久處不可直須說到淫濫處若
仁者知者不見有約樂直見爲仁故隨身所處無非
安仁利仁而已矣始知不仁者病根只是知有約樂
在

惟仁節
兩能字正好看克復作用兩人字正好看因物本情
是仁者好惡之極故曰惟仁者
志仁節
志仁惡自無放着處故曰無若不在志上理會直是
無頭學問了
富與貴章
通章只是一个無違仁造次顛沛即富貴貧賤中遺
際不處不去則不去仁則無違而必于是矣

兩人字照君子看欲惡則人已耳不處不去則君子
也
不處不去兩不字煞有工夫蓋所欲有甚于富貴所
惡有甚于貧賤直在仁上體驗故開口拈出欲惡字
明指破仁字真種了
兩得之正見不到得時仍未可言不處不去也
去仁字下得渾成若非不處不去直是存仁此去仁
一語豈不突了
成名直是喚做君子不比欲惡之人了

終食字删字直是無時非仁造次顛沛俱在其中矣
無字甚自然工夫不外不處不去是字更現前蓋頭
頭是仁故直以是字脊仁字是則無不可必矣
好仁章
通章只是望人力仁語意迴環正是聖人熱心
我未見蓋不謂無此人只是我未見煞有退穿意
好仁惡不仁總是用其力于仁故惡不仁比亦曰其
為仁矣
無以尚不使加正是用力力足要說得直捷爽快若

喫力便碍下兩未見了
有能一日直是一往無碍之象足字已恍傳出
其力者力正仁之力也用于仁安有不足
蓋有未見直是躊躕喚醒意有代為解而不可得者
觀過節
直是觀人于過非為過者解嘲蓋必欲諱過則無非
刺者進矣
曰過便已着在仁邊若不仁則是惡了
党字正過之隱蓋以仁為党遂不避其形迹之嫌疑

也
過之其究顔子之共私皆聖人文字酷肖處
朝聞節
非說聞道可死直是說不聞罔生耳
志道節
議與學道不同直是與商危微精一之真址正在念慮不及覺處拈出恥字便拔斷病根未足激之也非斥之也
無適節

君子正精義入神者故能無適莫故能義與比若非君子直是模棱了義去我遠矣
特出義字蓋適莫無而義自現矣義與比非比于義若比于義則仍是適莫了
懷德節
懷者直是中藏無已所謂口不言而心之輾轉愈甚也
刑何必爲君子懷愈可想兢惕精神
放利節

行則有害于人多矣故多怨曰怨則又大不利了正令放利者自爲計也
禮讓節
讓在禮中故禮讓二字拆說不得能以直見允恭克讓爲國無餘事了故曰何有不能則禮并不爲我用矣
不患無位節
不第曰立曰所以立直索之建樹之元了不曰可知曰爲可知直按之修証之實了患字各有其切工夫

在曲求則更非泛泛者
吾道章
道章以以一字作主而貫自在妙正在參乎一呼直是當下指點平日証修一語打通了
一是合一之謂非以數言若是一件說新忠恕豈非二字乎
一以貫故貫在一中若以一貫則必不貫矣
唯正是合一處故下曰而已矣非第言貫愈寫唯字

固非唯在一而以忠恕証之也
何謂謂字究的非此問傳一唯一直是啞謎了
夫子之道正所謂吾道也忠恕者一言以行終身大
道以平天下夫子所以教曾子所以學正在此固非
取辦言下

喻義節

喻各在精神獨注處說君子無念非義小人無念非
利蓋有獨注而不容言者正是夫子知人處

思齊節

得力只在思內二字正是齊與省的真訣思所以賢
在何處即從何處做賢便在是不賢正在內處發根
即從內省不賢便早斷了如見賢即齊安所得齊省
不于內何處是省乎

幾諫節

只認得父母二字諫安得不幾故見志不違不怨都
有了
諫安可用之父母故須幾蓋燮燮齋慄之微忱也
志字正好看幾字又敬則幾諫固早是敬了

不違不怨依舊是幾諫勞如所謂良工獨苦也

遠遊節

遠遊則無方有方正是不遠遊必則直抉不遠遊之
心矣
要想所以不遠遊者何念父母在三字便煞有痛不
能割處

無改節

道蓋父所常行者無改正是事死如事生了

父母之年節

人有不知父母之年者乎正在不可不三字拈出精
神蓋知則喜懼集而愛日愈不能已不知者反是尚
得為人子乎

不出節

恥字竟有力恥則言便不出直是未出時早斷了古
者二字有無限激發意非追想也
躬不作行字如所謂匪伊人任欲不恥而不可得矣

以約節

約者收斂退藏以則有把柄在手意不言得言失不

言無言鮮正好看約字精神處

欲訥節

訥敏何等喫力欲字何等快活君子恭有不訥敏而不能已者所以能訥敏所以爲君子

不孤節

德字要認不孤正與聲氣標榜不同鄰直是親附夾持意鄰不可必有鄰則可必仍在德上論不孤非以有鄰証不孤也

事君節

數斯辱數斯疏正是臣與友不得借口辱與疏處故斯辱斯疏是教之言數正教之所以言

公冶長節

辱固在非不在縲絏也

南容節

不廢直足用世免則幾幾乎不可必也中庸所以重言保身也

子賤節

玩若人便恍然卽人成已之意斯焉取斯非謂無可取正示以不可不取蓋不欲覿面失之也兩斯字更好看取無方而入無間意

女器節

女器便見器亦自造非不器意瑚璉宜于朝廷不宜于退處亦猶之乎器也故曰女器

不佞章

佞不但不可直是無用屢憎正無用也不知二句猶言不知其仁佞固無用若仁則益無用佞矣竟是以不佞許雍仁了

時方悅佞夫子特出一憎字可見禦人以口心已不服了

子使節

未信何以使不仕何以說蓋使正使之仕未信則論仕卽論學開所以可使夫子所以說開說仍是使仕意也

斯便現前卽是吾斯自任已確未能信蓋維日不足者也工夫見地俱有了

道不行節

道不行三字正好材原謂吾道不行非謂天下竟可
無道身隱而世若棄了
其守與守正教子路以材曰取者材固自材何不取
道不行一語材之是教之所以材也

孟武伯章

道章正夫子仁天下處必擇仁人而後使爲士且以
藏拙惟隨長器使便廣積威脉而仁覆天下矣
使更好看無求備意各不知直是難窺意若曰
日月至則已知之矣

約說　卷八上論　卅五

與言要在禮樂素嫺上不在言上

孰愈章

子貢平日多識正是愈心爲之故以愈字還他以如
愈之回換他
何敢望明是弗如愈心一點已化了然二十聞知尚
猶有舊窠在
曰弗如而二十聞知之見都化曰與弗如而二十聞
知之境已轉矣
其能聞一安有二與十說話弗如乃可謂聞一矣

晝寢章

朽木糞土正寫其頹焉廢焉之象
如今絶與古今無干盖一念而自分勤惰遂一人而
竟判如今于予正如今所於之人也

見剛節

未見非不可見正是企望意剛者在本體堅定處說
慾則一念纏得我住便念念不能伸了
曰棖也慾已明示以剛者了焉得正所謂未見也

我不欲節

約說　卷八上論　卅六

欲字說得快活無字更覺渾成曰非爾所及非謂不
可能尚未到耳正不欲以強恕終也

文章節

夫子之文章正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不可聞謂聞
已支離不可得聞并聞亦無容直將聞字掃蕩盡了
性自該得天道如何又曰與是成性之後一如天命
之初也方爲夫子之言

有聞節

子路聞斯行之者也未行恐聞正是模擬勇行之象

所以為道

若實訓一語則癡矣
孔文子節
好字不耻字俱有作用是以謂文學問所關于人豈
小哉
子產節
恭在推賢讓能敬在掛難宜力惠義在寬嚴各盡各
句要括君子字入有字有則直根之心矣
晏平仲節
交直是精神往來敬則其所以往來者

居蔡節
居蔡已非知務民義者而刻山象靜畫藻象潔直是
人聽于神了何如正令他自問意
子文章
仁者必忠清忠清者未必皆仁未知正未知其何以
忠清也由來未審何得遽以仁目之
子張叙事叠叠直是一層高一層夫子兩曰未知則
拔之使深矣
三思節

所以正其心乎

須到得處乃是思三則疑再則決三思直是輕言思
了。
甯武子節
知愚何以互異愚正妙用其知故曰其知其愚愚不
在不避艱險正在委曲斡旋克濟厥事故不可及
歸與節
狂無有不簡者成章正成其為狂知裁則中行矣所
以裁故須夫子歸所以不可已也
伯夷節

不念故是聖心惡何以舊故非不念不知
微生節
正在與上看眼打破他周旋念頭直已畢于此矣
巧言節
耻字正在羞惡本心上挑動兩亦字見人有同心彼
何獨不自耻也
言志章
言志直是仁天下萬世于無窮故無恨無伐施未始
不為安信懷而安信等事必不車馬善勞俱在件件

行非亦不可

是實在的故為聖賢件件是愈做愈不盡的故為聖
賢之志也
見過節
有未見二字愈已矣亦非決絕語其過有是搜根內
則根株亦不留了
十室節
好學正以完忠信所謂大人不失赤子也如不如是
指點非是貶駁
南面章

南面正是臨民三可字俱是可使南面
可也簡猶言可處正在簡上明乎是行簡了故仲弓
亟于居處辨之
敬與簡不是兩件不敢慢一事自不敢生一事居正
是淵然至靜之象臨民便與託言恭默不同下比便
去此四字亦字正顧可也可字無乃有斟酌至當意
然者謂惇大固有根源居敬一言直已抉出了雍所
以可使南面也
好學節

与之不守　此字正已打依

怒外何以別有怒過後何以復有過不遷不二直在
念慮几微處掃除正是克己正是好學所謂發而中
節不遠之復是也
就怒過言好學可想聖賢真學問
子華章
曰使齊便見不當與曰為宰便見不當辭與釜與庾
已隱示之矣周急正是就求論求毋則明示之矣與
鄰里等正是就憲廣憲
與釜與庾義因請出不然仍是狥人了

仲弓節
正見世類不足限人不必拈仲弓身上用舍字局面
原大欲便私了山川正在人情愛憎之外者
三月節
心外無仁回之心正與其餘不同故曰其心三月不
違直是不違了惟曰至則去住不定之象也故不得
不以日月計之
違自內出至從外入回與其餘正從其心處分了夫
子所以拈其餘以警求仁也

仲由節

于由等各定以果達藝因人量才確乎不可挪動正是夫子器使的樣子

果曰由也正見果等皆從學問中來非猶夫人之果也不然果以僨事達以生事藝以多事從政正未可易言也

季氏使節

費正季氏所恃以抗公者善乃所以褫其召兩我字何等屹立直是不任使的真象了

伯牛節

須是伯牛方可言命

賢哉節

兩賢哉有無限贊服意玩不改不字直是獨顏子精進非謂安貧也故曰賢

曰一、可想心之無他日在可想念之有定不改精神已全吸聚了

人人有樂但不能不改故樂若回私是以曰其樂無言不悅欲罷不能是也

非不說節

也字是以不足說之天者字是以不足按之人中道而廢是人非是天也若天何得以廢名之女字正對者字畫則未試于中道者也不弟誣力直誣道矣

女爲節

從來聖賢皆自出手眼非有依傍故曰女爲君子儒者直是帝王聖賢合併爲一小人儒則必信必果者矣

得人節

玩人字正是屹然于天地間者得則我能識取之意有則久入夾袋正是得字非武城固有之也不由二事士風治道皆由此出正好看人字非子游何以得之

不伐節

敗以殿後全師爲功入門正衆目所在非策馬直是明以功自居了曰乃中心不自安處不得不言亦不知其所以言而言者正是不伐處若有心掩功仍是伐了

祝鮀節

不有正焉用佞意正是穆然有淳古之想全好看今之世了

而有益見重佞

玩今之世正所謂流俗說話厭惱了人自在

由戶節

含戶便須鑽穴含道便是坑塹何莫正是與醒意

出字宜玩人在室中出必由戶人不能跳于道外並不得以出言了

質勝節

勝文便不得爲質直是野勝質便不得爲文直是史彬彬者疎密相稱之意有相濟無相勝正是損益得中了然後照則字君子直足挽文質之衡而野史全藉以挽回矣

生直節

生對死字看故爲人之生若生理未直是生人非人之生也故知註乃先一層說話直在心無私曲上說有私曲則有折挫便碍生意了罔只是不直竟曰罔

若不直卽知覺血肉都不靠帳了蓋儼然視息其然已絕根幹必枯非止行尸坐肉之說也

知之者節

不如好是教以從知求好不如樂是教以從好求樂

若判然隔絕便不得以不如名之矣

中人節

本文只是語上始知聖人無語不是上人自有可以不可以也中人字兩見正見去上一間耳以上則無不可上矣

務民節

民義何以務鬼神何以敬且遠正是明照處難何以先獲何以後正是純一處故是知與仁故皆曰可謂曰民見愚夫愚婦可與知能鬼神對民字所謂理近而事遠者

○既言鬼神便是障計及功效亦是欲正是精言知仁處

樂水節

總是模寫知仁人弟于自心中認取知仁與本體而

山水動靜樂壽無餘蘊矣故皆以知者仁者領之
樂山水直是自樂其知仁動靜知仁之真樂壽知仁
之結衆也

一變節

齊沒功利須脫胎換骨洗髓剝膚須重新整頓故皆
曰變一變者煞甚精神至道有難易正欲齊再變魯
何憚而不變也

不觚節

觚原以觚名觚而不觚實去而名亦非矣兩哉字無

限定個天下之刓方為圓者弗思耳

井有仁節

雖宇已明知不能從了要知君子不從井處正是必
能救人處

博學節

重約禮上玩約之語氣自見猶言博文而不約禮猶
畔道也亦畔正在約處見
畔則猶二之也約禮則無文非道了

南子節

見南子正恃在我有可以見耳故曰予可信于予即
可信于天可便非否然曰予並見非夫子不可見南
子矣

中庸節

中庸直是恰好了冂為德便是人人具足至者建極
立則之謂民固日用不知終是秉彝之性非絕無者
故下个鮮字

博施章

博施濟衆直是人立人達就事求仁者夫子正恐仁

無根源施必不遍故曰堯舜猶病而猶曰必也聖乎
何等喫力惟是拈出己字經身痛癢施那有不周恙
恐學者忧有譬字意在欲則由心發事而立人達人
達念俱足了民衆遠己則甚近何如可謂遠尋于人
近則取譬于己能即能濟之能立達施濟俱在取譬
中有了故曰可謂方正所以成仁玩也已直是仁無
餘事了總是教子貢以所以施濟不然夫子何嘗一
刻忘斯民乃虛言立達抹殺施濟乎
施濟者何立達正其實心實事且若師旅達俱可無

碍尤見夫仁者妙用

述而節

下二句足上句非証上句也猶言吾固述而不作者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足矣不可作盆不必作了作者闡天地未洩之秘河圖既呈以後已總是述夫子删定修贊正是範圍古今總聖統于一貫處述盆于作更大也

白沙云聖人與天本無作六經之言天註脚得之矣

默識節

何有正默識真境地爲不厭誨不倦都在此了

默識非必玄默即耳目聞見而精微自在所謂神而明之也

爲不厭誨不倦夫子自謂云爾何以又曰何有蓋爲誨打入默處便覺好古敏求有教無類猶粗了

不修節

修講徙改俱是終身用不盡的工夫憂字何等沉摯正所以能修能講能徙改者吾則人不能代是則件件不容逊矣

本體纖毫滲漏只是邊幅工夫與不得修德了

燕居節

申申夭夭多方以狀之也傳神尤在兩如字申申夭夭並不足以擬之矣是爲子之燕居

甚矣節

夫子直以天下之否泰爲一身之盛衰夢何以曰見過真爲東周光景

志於道

道德仁藝同體異名志據依游一時俱有各於字正

是安頓恰好處所謂道須志始一德須據始固仁須依始化藝須游始神不得不應節安頓故是聖學

束修節

束修便可成贄自行明是向往意以上直是上達了未嘗無誨正是迫望來學不然直是自發無倦之心了

不憤節

不啓正教以憤不發正教以悱不復正教以反蓋以我作解障彼悟門故啟發等各有機候在故是教

一三皆隅只消還訴便了故曰反復自是更端蓋隅
間不必復也

子食章

只玩兩子字便見夫子何等心腸未嘗飽則不歌直
是不容自强意

用行章

通章只有是二字行軍固行藏中一事惧正有是所
從出者
世人但有出處那有行藏試問何謂行藏豈非有是
約說　上論　兒
二字兩則字正裕如意圓變說話無干
從行說到藏顏子又藏而未嘗行者明是模寫有字
故經文曰有是非曰能是也
惟我與爾直是示子路以榜樣了
不桀論行藏弟欲以三軍月許正如看其中未必有
了
從搏徒涉必不能成正好謀之反無悔正懼之反
懼直是千聖兢業精神學問作用俱在此夫子顏淵
行藏正于此念有之也謀成俱于此出不待言了

曰事猶言凡事直括盡行藏了行軍第其中一件耳
兩者字正照上我字爾字誰字必也直是一毫那動
不得正惟字之說也

可求節

求富不論得不得直論可不可正是夫子扶世作用
曰亦見爲之者衆矣曰不可直是萬有餘喪了曰如
意決斷而詞若商之正是與醒求富處
從何等快便求不常喫力况從在吾求在人乎好正
可想執鞭中有多少報愧不自適處所字照富字益
約說　上論　辛
見妨圖不在富也

所慎節

齋等各在關係處說故曰所愼愼則精神作用俱備
了

在齊節

子聞韶直是兩聖精神融結了不知正是神化處樂
至于斯已寫之矣不圖直是莫擬形容意曰爲樂太
和所以洋溢處並抉之矣

爲衛節

輒拒父自立衞人君之冉有疑之子貢伯夷叔齊一
問足爲衞事定案怨直發其隱䀹仁正所以維國統
于不墜者門大子不爲直爲衞君二字削去君父所
以至今存也

飯疏節

通章只樂在其中四字

飯疏飲水直是隨遇而安曲肱而枕更有隨取隨足
意樂已逐句俱有了其中非指疏食等亦字顧下富
貴字猶言其中之樂固未嘗不在也富貴曰不義正

見是本念非是矯情更好看樂字若義竟與疏食一
班了于我直是外加我固其中之說也浮雲聚散而
太虛自定益遍與樂在其中了

加我節

加作假正是維日不足意五十作卒正是一夕不容
少懈意學易直是夫子與時消息處若第觀象玩占
是讀易非學易了易中吉居一凶悔吝居三可見人
日在過中無大過正是學易可以直是个望道未見
之心愈切看加我五十真光景了

雅言節

夫子未嘗日日掛口角只是開口處都是故曰皆雅
言不然旣曰子所雅言又曰皆雅言豈非蛇足了

問孔子章

問正是欲得其爲人其爲人者直是無以異人意情
曰發樂曰以直是並憤樂之所由發所爲以都不知
了不知老至正是憤樂做去結果一生若知老便偷
安了云爾正是爲人無異亦無處見異矣
樂即在憤時故曰樂以所謂時習而悅也

好古節

玩兩者字直是說已非生知不是說好古敏求
兩之字何指正謂不得聰明使不得杜撰一點一滴
直與千聖打个對同了
敏求正是好處然曰求爲古俱打入精微矣
何以好何以敏何以求眞是明眼人修行固非生知
不能

不語節

夫子非謂無只是不語耳註語常等故見不語深心

三人行節

我師正所謂能自得師故有可必若人則何可必乎人不必或善或不善亦不必皆善皆不善但能擇能從能改直是決戒自心把柄在手了故曰必有

卽三人以槩交接卽行以槩日用卽善不善而善惡變態之極致俱該矣

生德節

拈天見魋且如天何哉微服正德中妙用處

二三子節

約說　〈上論〉　三十三

二三子一呼直恁喚醒隱對與看吾無隱爾或不知吾無隱乎爾爾何弗自認無行不與正所謂吾無隱乎爾也吾可隱何可隱吾行可隱二三子竝可隱乎是丘正見此外無丘雖欲不當下認取而不可得矣

四教節

夫子立教本末俱舉而學者隨分認取得其華見爲教文得其事見爲教行得其盡已盡物見爲教忠教信故曰子以四教若執四者逐件分拔尚得爲一貫乎

聖人章

恒者天命不已之真無息則爲聖人充實則爲君子任質則爲善人能不琢喪則爲有恒者

聖不得見正是失所以作聖處故從人心指出聖真元本兩斯可俱是見聖意

三爲字直是粧成善人君子聖人模樣念頭有多少二三工力有多少起倒此等心腸何處覓有恒來故曰難但打破爲字卽就亡處虛處約處耐心埋頭做

約說　〈上論〉　三十四

去聖人悠久可馴至了此夫子指點處非貶駁處正所謂迫于見聖也

子釣節

不綱直是不忍釣意不射宿直是不忍弋意正好看夫子樽節愛養裁成輔相處若謂釣弋正廉靜無咎意猶小了

不知節

作開是作事正好看不知者孔鄙薄聞見自任聰明尽要認善字作須盡善不明善則作無本矣聞見擇識

皆明善工夫從正有作字意知欠非退處于欠正見其不知已天淵了總是夫子示善作榜樣非求知之說也

互鄉章

難與言是習以成俗者童子正習氣未深感便是已甚了

絜曰人正是有教無類意潔對互鄉已者在己便不在習退與往俱可無問了

仁遠節

仁遠直是說人自遠仁欲從何欲至以何至豈非我外無仁但試之欲而不遠了了矣

陳司敗章

知過便是幸直是可對人知意此過固容不得改字認過便見娶同姓爲非禮爲君認過究固不足以議之矣

人歌節

歌是影子善便已全體俱備必使後和直是沁入無窮取人無盡意

文莫節

文對行正見摛藻亦是枝葉了莫者不欲自認意精神已早爲行用矣

文但可與爲人躬行直是君子了未有得是追進求得則者直企猶人精神歸併此路了

若聖節

若字直吸則可謂吾豈敢直吸云爾已矣爲誨正是學仁聖處抑字然有精神直是仁聖不可不學意不厭不倦固所謂至誠不息純亦不已了正唯者非謂

弟子不能學直是說夫子不可學明明畫出仁聖了

請禱節

禱可請禱則不可久矣正見常在平日俯仰處檢點不在臨時上下處祝願了

奢則節

奢儉俱在世風上說非指禮亦非指心不孫與固即在奢儉內故各曰則寧固非取儉所以防奢者嚴矣

君子坦節

長對坦字君子心甚平坦自寬廣小人心甚無厭

何等憂鬱指透蕩蕩戚戚根源了

子温節

止與夫子温良句一例温等一齊供有直是說温不盡說厲不盡說威說不猛說恭說安不盡各而字更好看變化無方意總是摸擬子字

泰伯節

太王傳季歷正謂子聖孫賢可紹周祚泰伯幾先承志率仲以行毁形自廢使欲傳者無令長立少之嫌受之者無以弟先兄之迹用心可謂獨微故曰至德若謂明却封候陰辭大業是自處忠孝而置父與弟于慙德至德也與哉三以天下讓正今日推原周有天下乃泰伯固讓所貽當時人但謂其採藥行耳安從知之而安得稱之

三字以字天下字只要說出推原聲口無得字了了至德亦了了矣

恭而無禮章

見恭等不可過仁厚不可不及仁厚正禮之本也恭等皆生心不容已者各有天則無禮直是無則了

勞便不得名爲恭矣各則字即在恭上見非流弊也爲者祿位與共好惡與同上仁則下仁矣不遺者有功必錄有過必原上厚則下歸厚矣

召門弟子節

啓手者直是以踐形見盡性不然比干之剖心反不如庸人之老死牖下乎戰兢等正是保身與精神而今而後所謂孝子非終親之身終己之身也

孟敬子章

道具于身身與道一則容色辭氣等便都是關係處所以君子貴乎道也曰道者三更有提挈綱領意三段正形容道之可貴不曰有無而曰遠近正在方動方正方出時逝驗工夫在貴字內有了斯字煞好看貴字精神處事字挑出道字有司字挑剔君子則有司存者正見事可代而道固不可代也

曾子學道爲實如何只在容貌等理會蓋出身加民都在此且顏何以曰色辭何以曰氣正好看道字

以能節

玩從事二字正見問不能問寡直有所以用不能爲
寡處若無若虛直有所以化有與實處不校直是三
自反處崇從事者蓋指其欲罷不能之真際昔者吾
友更有無限追慕企及意

可以託節

不曰事而曰託不曰執而曰寄直要到不可奪處方
是不可奪者非不奪志之謂直是人心國勢治亂存
亡在呼吸間仍尔神閒力定六尺百里毫無震撼方
是可託可寄此等作用直是真學問真德性了故曰
君子曰人與者自問自審正是尋味可託可寄不可
奪真精神處若直曰君子人也便不啻索然矣

弘毅章

通章要拈士字總是責士以體仁意吾心原是包涵
天地貫徹古今故統曰仁分曰弘毅不可以不四字
煞甚鄭重直有無限責成意蓋弘毅原從士出任重
道遠非弘毅直是畢竟莫勝行莫致了試看任仁及死
而後已何如重遠不可以不已了了矣
士固有勝私克己工夫在不然弘毅安從出乎故弘
毅正士之所以爲士也

興於詩章

特出興立等直是要把人心放在三件上方不是詩
可以興等了各於字有不兼此不得不於此之意正
是內外合一處

民可使節

民不到知處終于作師有數但由可使以率履尚有
執轍知不可使以著察會須漸摩若強之無益于聰
明徒鑿其混沌耳故知其不可使則所以覺民者至
矣

好勇節

正欲人思亂之所由起則亂可止了疾與惡不同疾
則不啻刻核故疾貧與疾惡已甚亂未有不激成者

如有節

才須被入德性若徒觀美便是其餘一念爲才所用
並其餘亦不足觀了
驕者矜己嗇能便怕人有能故引且吝此正足觀念
頭盤據胸中故以不足點破更好看如字使字俱點

醒諸氣非惜之也

三年學節

至字正好看念頭爲何經過便是吾學不純故不至正難言之夫

篤信章

通章道字五見道未有不善正所謂學守咸宜身世無礙處耶正所由以激發學守者

所信何物所學何物所守死不變何物終之曰善道可知都是道字了

約說　入上論　一至

篤好守正照下危邦亂邦有道無道有不能一毫遷轉者善則入居隱見貧賤富貴皆宜矣

不入不居總是隱字正好看無道則隱而富且貴眞可恥了

見者直是道偕身行隱者直是道偕身藏有道貧賤則我無可見之道矣無道富貴則我無可隱之道矣學守俱非故可恥

貧不足恥賤則足恥富不必可恥貴則無不可恥矣故各用且字正須在有道無道上勘出

其位章

謀不出位便人人各專其責各盡其官了

師摯節

曰始者在適齊後追言之來本章則初之盛可知單言關雎止見風化原本處故爲洋洋盈耳盛不徒在樂也

不直節

凡人受病處多緣其任眞處不直等借狂侗悾悾以行其詭詐尚可方物乎故曰吾不知之矣二字正無限喚醒意

約說　入上論　一至

學如節

如不及是赴向前恐失之是怕落後恐正所以如處故仍用一猶字所以摸學者進處直恁活現

舜禹節

弟看舜禹之有天下也七字便見舜禹有在者天下處便見舜禹大而天下小不與者正好想他眞境所在故曰巍巍

大哉章

這章只是一个大字從天說到民從民說到身屑
模擬正是稱揚不盡意
日為君便成功文章都有了則天無能名皆指此則
皆正是與天為一故訓訓猶準若法天尚與天為二
配天亦與天命列為二皆非則之說也故天字堯字
各以唯字領之無能名非無可名大故無能名了成
功文章不足大各其有正所以為處便要隻千古了

臣五人章

這章是論周才而逊其德非弟謂媲美唐虞正見才

約說　八　上論

非德不盛難正所以模寫其盛意
五人比肩非堯而舜能有德有之也天下治與治天
下不同與武王撥亂反治益不同正好看唐虞時光
景然卻在有五人內已有了故曰而天下治
日予有使有難為般難為周命難為十人意武王固
不能無遺憾也命可以想武之德未嘗不至了
才難非謂生才難有才實難唐虞交會便是德至乃
始盛我周則虞與周皆可謂極盛矣而周猶借才婦
人未是滿十人也婦人非武周不能有也語語說難

正語語說盛非謂賤之說也
有二只就天下人心離之文周未肯有也事殷而曰以
服直是按人貞一隱衷正是德至處不曰文德而曰
周德明以周字配唐虞之際也

禹無間

禹當帝終王始之會人未免或生擬議夫子直曰吾
無間然非為禹闡微正為千聖立統了
間曰然是截人滲漏原本處非等要想所以非致等
要想所以致直是精微隱念融徹無痕孰非堯舜憂

約說　八　上論

勤一脈絲合流注處故再曰禹吾無間然直是尋味
不盡揚詵無已意
飲食鬼神等種種條件何嘗破碎零襍等致盡等
逐件恰適應念周至禹直是个大德教化了無間然
可謂逼真寫出
禹固有天下不與而飲食等無不非禹固享帝享親
而退神無不孝且致孝禹固盡志盡物而黻冕無不
美且致美禹固地平天成而溝洫無不力且盡力固
非禹不能

罕言節

罕言直是不欲言有無限防世意正見夫子所終日言者無非正論之事俟命之學求仁之方了

達巷章

博學而無所成名明是求夫子以執了吾何執直是無執意正夫子大處執射執御明乎一執直是射御類了兩乎字仍是何執意吾執御正見執止于御學不必博執在于御名亦不足成矣直是以一貫示門弟子了

麻冕章

從麻冕非從衆直是從儉儉固所以爲禮從下非違衆直是袪泰袪泰正夫子所以存禮處

毋意節

意必等皆是道理上有所執着如夷之清惠之和是也絕四直是絕毋意等所謂毋意之根並杜了故是絕字若只絕意必等毋字與絕字豈不重疊了

畏匡章

夫子于向魋曰德于匡人曰文德乃躬行之實際文乃刪定之寔心可自必卽可必諸天不似後人張皇任道語氣

天啓斯文文不終喪是天續斯文孔不終厄匡

大宰聖者章

大宰以多能証聖子貢以聖兼多能總非君子不多意

知我正指多能之故說以少賤故多能便非以天縱兼多能鄙事益見不足爲聖了不多直是在德性上用力不試卽少賤藝卽鄙事君子不多夫子固言之久矣

吾有知節

鏡無相而相現江無月而月來惟無故有隨問隨叩叩不由我隨叩隨竭我亦不圖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原自靈有知便碍惟空空便兩端具在故曰其叩與竭總非我有也

鳳鳥節

已矣夫正是不容已處直欲以人事挽造化并勞思舜文伏羲也

子見節

必作必趨正好看聖心仁敬

彌高章

通章總是說工夫非是說道妙到心力無庸處自不覺喟然一嘆正好看欲從末由其光景仰正是仰其高彌高而仰得已乎鑽瞻皆此意曰誘約皆借途而文禮已做示以卓立之象矣曰人正是因人博我約我者才皆人字意正所謂當微逆取者欲罷不能則仰鑽等可謂用才而此乃既竭之矣如有所立如字形容立字卓爾形容如字斯已非高堅前後之光景了未嘗非一未嘗非二雖欲從之心力竟無入處回安能已乎正是大而欲化處若直說道妙何益從曰雖欲故爲末由然從之故是傾淵從心則爲夫子矣

爲臣章

使門人爲臣何遂爲由之行詐何遂爲己之欺天生死關頭恰爲凜然說到與其及縱不得處尤令子路

駭然返了

美玉節

求是了賣然亦待是夫子婆心非待玉竟不足爲美矣

玩兩沽之哉不藏求字迫切固知韞匵而藏非夫子意也

九夷章

欲居未便居了何陋故是化夷則居中國以化中國愈不能已矣

自衛節

周禮盡在魯六代之遺可考也緣名分以正典章是正樂工夫

雅頌乃樂章樂正雅頌自各得其所了

事公卿節

事等各要說入精微處何有愈是望道未見意勤容周旋中禮是爲盛德之至事等故非易易

逝者節

只一逝字舉無邊機括點盡了大地間那一件不逝

那一刻不逝夫子實會得眼前不留礙不停息遂于川上拈出

對境空幻起之緣觀化道不已之命證學歷時幾之勅都在此了

好德節

只爲人不知好德把全副精神都逐在色上去了

爲山節

兩吾字直是把柄在手一簣固不足以進止之矣先說止後說進正好看無限鼓舞意

不惰節

才氣發皇不無作輟如恩足發故非回不能正可是默識者之爲不厭矣

其進節

見進未見止直足爲吾學惜了

苗而節

不秀負此苗不實負此秀兩有矣夫煞有儆醒

後生節

後生可畏正指今日言不如今直是不足畏了不日不足畏直日不如今正教以及今勉圖維曰不足意四十五十不要說得遠要說得快正是來字斯更好看倏忽不測意

法語節

兩能無正見從與說操于法巽直與聽言者無干故須改繹爲貴者必如是乃足收法巽之益耳不改不繹則法巽者之能事窮矣故曰吾末如之何

法曰語是明白開示巽換作與字是苦心大力挾以俱行可想改繹已握于此矣曰吾正欲其自爲討曰已矣法巽之腸愈迫了

三軍節

直是畫出一个志字匹對三字看匹者有一無二正志之象三軍可奪匹安可奪乎故註謂可奪則不足謂之志是矣

縕袍章

縕袍狐貉是借來影子不恥便是見在道不見有貧富了其字也與字直令出轉自尋味恍有用則藏足使不臧意

誦正是恐忮求營萌不復知不忮不求可化此便是
若將終身之意不然那便到終身了曰是直有現前
住足意故曰何足以臧得意處一掃子路安得有住
脚處正用之說也用則無不足矣

歲寒節

歲寒後知非恨人知之晚正見松栢堅貞未彫時原
與羣卉不同直示人以所以知了

不惑節

不惑等即在知者等內人若不于本原處証修即日

在辨惑遣憂什懼上做活計終亦不得清明快暢之
日矣

共學節

各句俱拈道字為主可與未可只是淺深生熟之候
非二事也未可正是引其至若不強其未至何待說
了
共學便知所以求道適道則所向已專一矣權對立
不對經立者執極不變權則易所謂隨時變易以合
道孟子所謂聖之時也

棠棣章

口室遠便是以遠廢思了夫子謂室遠正是未思思
亦何遠不到思周可用不可廢也

鄉黨節

只玩於字共在字真个時中樣子恂恂直是不露長
見竒意如則恂恂不足盡之似不能言正如字並可
見恂恂就言說了
便便直是不亦正好看前定意唯謹正非以詞氣勝
也

下大夫章

拈朝字正見是君之朝是上下大夫所共事其君之
朝也侃侃所以止聚訟誾誾所以孚和衷踧踖心懼
而立不寧與與恭而安也各如字俱有不盡形容意

君召章

要照顧君召二字彼命之初勃如躩如到得行禮時
前後襜如趨進翼如賓退必復命節節整服夫子為
擯真可謂周旋中禮矣

入公門章

總是在朝自入門而過位而升堂而出而降階沒階而復位逐節逐件一一恰適故是夫子從心不踰

執圭章

享覿亦聘中事須反照形容執圭時何等畏敬何等凛慄冀一到享覿時又渾是一團和氣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于此想見一幅出使圖

緇緅章

就中各不以字必字俱好看從容中道處不以飾尚別也不以爲褻服辨邪正也夏葛有裹衣

冬裘有外衣而羔取羣而不黨麑取善接其類狐取能正丘首而裼色各稱之褻裘酌長短取温厚利用而安身佩以備所當備殺以省所當省弔致其哀朝致其敬種種中則至此

明衣章

何以必有明衣必有寢衣必變食必遷坐正好看聖心致齋處

食不厭章

各不厭不食不出不語必祭等直是飲食有擇不苟不節不過而撙且于其中寓仁人孝子之意報本反始之誠真可謂盛德之至矣

席不正節

正見無往非正意

鄉人飲章

直是夫子敦禮教處王道始于居鄉固在此

問人章

總是个至誠意

廄焚節

傷人一問故是老安少懷之不自知處

賜食章

正是夫子事君盡禮處

無所歸章

義所當爲不可辭義所當受不必拜

不尸章

曰寢曰居曰御曰褻曰盛饌曰風雷俱在尋常日用上體察聖德之從容自中處人以爲變夫子則常而已

升車章

總是升車中禮處

色斯舉章

斯字後字正是鳥審幾處便含時字意山梁雌雉正是集得其所故夫子直嘆爲時所謂可舉則舉可集則集也共正是色作便是舉了

拈一時字宛是一生精神一筆畫出并鄉黨種種矩矱都是神化了

論語約說終

論語約說

典公孫肇興著

先進章

夫子爲萬世禮樂立極正憲章文武處

兩日於禮樂直是指先進所爲夏商遺意後進所爲末流浮靡各具種處野人君子直是必從必不從樣子玩兩也字語甚決絶自見如字正教世人以野斷四顧意用照於字見禮樂正人心世道根本作用大關合處故曰用吾字正以一人挽時尚則字直恁力量從更有舍此何適之意禮樂所以至今存也

陳蔡章

陳蔡厄于上下而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諸賢不減四友十亂唐虞君臣成周父子陳蔡師弟真个是千古奇會是以夫子思之

非助節

以上何想像下何非以下何回護上何或作推原或作抑揚俱非

於字要認直是吾言何能使回悅回於吾言無所不

說耳說固無方言亦借徑非夫子不能拈出

孝哉節

孝哉何要實發人不間非謂人稱其孝正好看父母
兄弟稱其孝耳重在父母兄弟不在人也故曰其門
之言非重精底豫不能故爲孝

三復節

直是一段精神就防玷處所爲善身善世俱在此

好學節

如許弟子竟無不得好學顏子所以可思

請車節

知大夫不可無車則知士庶不必有槨

顏淵節

曰予顏淵故是夫子後身

從者章

夫人固所關極大非第及門一人耳

欲厚章

直不欲負顏氏子于地下耳正以教二三子也

事鬼神節

事人正以事鬼知生正以知死直是欲其實鬼神于
民義求夕死于朝聞夫子所以告子路者已盡矣

侍側章

閔門等俱是任道若由何正是樂中陶鑄語耳

長府章

以與語代法言具見聖賢爲魯深心
爲長府原欲加賦如之何直是詰問語氣何必改作
痛言必欲改作是爲何意直刺中魯人心事了故夫
子曰言必有中已發明何必之意矣

由之瑟章

别其瑟爲由之瑟峻其門爲丘之門而又曰升堂未
入室可見奚爲正欲其子精微處求也

孰賢章

師愈正孰賢不懷猶字照賢字愈字冷却子貢多少
馳騖念頭過正是不及處猶字内須痛發此意便刺
入過字脉來矣

富於周公章

如田賦一事孔子謂有周公之籍在求不能力爲諫

止使是聚斂附益處尚得為孔子之徒乎且周公何
嘗以富聞曰富於己直指其竊魯以自肥了

柴愚章

四子俱學問淺造者何仍從偏處指之蓋愚魯等正
四子本來面目人惟循得本來所以不入鄉愿故四
子雖在變化氣質後猶得指其初而言之受病即受
裁處不待言矣

屢空章

以回之庶砭賜之億不但對症恰好直是丹頭點化

了
回如愚者也聰明不事意見都消故能庶屢空正好
看一切淡移寂然不動與種夫子拈出非但掃卻子
貢貨殖習心腹中須要認則字正把這種聰明轉想
到屢空上縱過人穎悟也須冷然消歇億可捐命可
受貨何止不殖賜亦何嘗不可庶也

善人節

道直是所行之路故以不踐不入言之踐則為迹入
乃為室所以善人會須有深造在而君子聖人在是
矣

論篤節

論篤明是篤實第在言論了實是遂與為君子乎止
恐為色莊所售不少所謂無關據行意並可尋味

聞斯行節

凡行退怯與馳驟俱非夫子所為敏行過行正論行
中精神而就裁節處自在故進退兩法直是要二子
行得恰好總是教以聞斯行也
拈父兄字直是取裁仍須揣人意

畏匡節

可見死須離敢不得回所以至今在也

大臣章

可謂大臣非為由求發問直是以君自擬了
異字對下從字直是不可一世之意以道二語正好
看異字
不從曰亦見不但不起這念頭全不肯跟人做這等
事直剌季然隱腸了內拈出以道不可而季氏之為
季氏可知矣

贊字事

任即爲學原是正論子羔當日恰用不着是故二字
以佞之可惡正在此賛不可牽巳過眞道出了

侍坐章

通章只何以以字盡之夫子原是論本領不是論作
用所以何物體是也曰爲便着在作用上了求赤卩
用有誠字意點直在素位本體上尋討便是眞以字
眞種子

子路等侍坐正好看童冠與偕其光景以吾二節何

約說　下論　六

曾言讓爲國以禮之眞精神巳傳矣
曰則何以明是教四子于本領上尋味了
由不但率爾試看所言千乘等一步難一步可使等
一步好一步更過露不讓本相哂正是以淡穆意掃
坏他熱腸也
各三年乃緑局得爲字直于莫春迥別了
禮樂乃完得足民所謂既富須教俟直是熱心若有
推諉意便非俟字
宗廟會同正禮樂處願爲所以學禮樂也

各六七十五六十及俟君子不能願學小相等俱見
言讓求等直恁從容不苐以言爲之矣
從來心性功名不作兩截浴春等過眞老安少懷用
行舍藏經綸作用俱從此出眞德性事功打成一團
正是夫子以字遂不覺喟然與耳
巳矣見原無軒輊明是个與字了
禮字直是讓字以禮正何以以字所謂夫子之志也
曰言不讓見唯不在志安見非邦明是謙處六七十
等志孰能爲大則言讓巳明明指出矣

約說　下論　七

克巳章

通章只克巳二字即約我以禮一句盡之原自直捷
了當故克巳巳字對禮言由巳巳字對人言視聽等
正克巳吉事正由巳總不必別下一註脚也
巳照下視聽等正見非禮從巳生若克非禮根株猶
在克巳則非禮並無安放處了巳何以克主意在爲
仁體勘在復禮故克巳復禮爲仁六字一齊俱有何
等直捷一日二字直恁了當仁原通天下爲一體克
巳復禮天下有不盡入仁中故天下歸我終身亦難

言之天下歸仁一日可優爲了天下歸仁尚不爲爲仁乎是以緊着爲仁二字凡事由我的甚易由人的甚難由己不由人直是見爲仁歸仁正明其直捷了當處故註訓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恰是由字真解不然天下安有爲仁由人的夫子乃作此等癡話而況以之告顏子乎請目是克欲得條件以着實下手正顏子直捷處故視聽言動正己字正實實與天下交通者勿視等正克己其工夫己于前克字內說明了只在視聽等說一日說由己說天下歸乃是目字

生面然不曰勿視非禮而曰非禮勿視正見以非禮住脚便是克私以視字住脚乃是克己蓋直令非禮無安放處正一了百當工夫也請事斯語正顏子之一了百當處

出門節

見賓等是本領勿施是作用無怨是証候總是爲仁故仲弓合下承當說者謂回之請事拈花之笑雍之請事頂門之針近之矣

如見賓如承祭總是見賓承祭之心無時不有無念了真不以出門使民或遺若于出門使民處求直是不勝滲漏了不欲于己認取勿施當體決絕正是不放過自不容昧無怨則是邦家在者爲誰故須到無怨處纔是爲仁則克復而天下歸行五者于天下皆此意

司馬牛章

不說訒言足以爲仁却說仁者其言也訒用以仁者而又曰其曰也訒氣側落直是能仁而言自無不訒了明是得無訒三字明是教司馬牛於所以訒處求

仁若除却仁者二字第曰其言也訒自不足謂之仁矣爲之難直指其就業精神其難之難非難易之難也正是拈出仁者二字得無訒直是其也二字真象了訒言不足爲仁得無訒則仁已盡于此矣

問君子章

不憂不懼直從君子來正非在憂懼上得力者去君子二字使非故內省何工夫本領俱在此正照出君子字夫何憂何懼尚不足爲君子乎

兄弟章

曰命曰天正教之立命格天非欲其䘮命棄天也故
以問字証之語氣原自鄭重人但能實實盡得敬恭
道理人人俱在感化中了是立命格天實際處君子
亦求諸己而已矣

問明節

不行只是明鏡在我物來自照所謂不億不逆抑亦
先覺者明遠固在此故各曰可謂蚤上三句正好看
明外無遠正不必以遠求明了

足食章

通章只一信字流注于足食足兵中貫徹于去兵去
食後故兩必不得已正驯發信爲千古爲政之大經
萬萬無可去者正夫子經畫手段
須藏富于民寓兵于農朝野益洽方是足全是上人
一段爲民懇摯心腸鬱勃流貫民安有不信者乎故
信民已在足兵食中有了去兵正見信不可去蓋民
足而有信仁義可爲甲冑去食益見信終不可去蓋
無食而有信效死而民弗去于必不得已中各有經
綸作用在方爲政不然直是無策了自古皆有死不
盡在無食無兵民無信不立不特在有兵有食故兵
食可去信必不可去也正好看經國大道理斷非輾
轉權宜可從事者
足食足兵須說到信處所以爲王道之經綸非同于
伯術之富强去兵去食仍說到立處所以爲得道之
多助非同于失道者之委而去之也

棘子成章

子成主于矯世近夫子寧儉之旨子貢主于持世近
夫子彬彬之説蓋文勝則質亡文亡則質勝兩存之

而君子所以爲君子可知矣

有若章

哀公策救荒有若策備荒日用不足便不知用從何
與曰吾更已岐百姓于泰越了惟徹非取足于額外
亦非取救于目前玩盍字乎字正見足國大經萬萬
不出此者君之足不足民與之民之足不足徹之行
不行撫之求足國于加賦用所以愈用如之何其不
徹也

子張問崇德章

德只是一个忠信要崇德先定主義卽于此中徙了
惑只是一个欲要辨惑須袪欲惑已于此念斷了總
是的切了當工夫

君君章

君君等卽是政非謂政由此出善哉直是廻想在已
身上故吾字大有猛省

片言章

由何以片言折獄故非無宿諾不能

聽訟章

聽者以言諭天下者也使則大畏民志靡爭而天下
化矣必也有不勝企及意

子張問政節

何以居曰無倦是要退藏處天行不息何以行曰以
忠是要作用處性真流行直貫入子張膝裏處

成美節

直是一个君子便長養了許多君子變化了許多小
人

季康子問政節

不正皆生于敢孰敢不滅大畏意故非子帥不可

患盜節

不欲何遽無盜蓋實有不擾不奪安生樂業在

就有道節

殺字何等殘忍以就何等驅迫善字何等慈祥欲善
何等直摯而民善何等感化兩子字見樞紐直在一
身了風草等正足欲善句語意明乎子欲善直為君
子之德不但為有道而小人并可以德言不但為就
有道矣

子張問士章

通章要在機緘開合處見精神非徒嚴是非之辨直
已為千古士人正達統了
張弟子聞處証達便是聞非達了夫子所以早知為
聞達也
直便非周旋世情義便非修言神化曰質曰好及觀
察慮下等屑屑打向內去無非闇然欿然真精神邪
家必皆不達
仁便若驅誓殺截意能與直反色取正與質反行違

止與好義友日居曰不疑正與觀察下人反省對
向外去邦家必聞去違何曾天淵了

從遊章

先事便有無彰工夫攻惡便有不二精神非聚其正
欲于此類拼之搜剔其所以執迷不變處

愛人章

通章只是仁非知不成所以鼓舞一世全憑鑑別真
作用曰愛人知人便見仁非煦煦知非察察舉錯明
是知字能使正仁行知中了是以遲謂能使無當二言

約說　八下論　十四

知仍是未達了商請能使不止言知弟即退舉以証
舉錯不仁者遠以証能使夫子言中之意了了愛人
知人之說暢然矣

子貢問友節

善道所以行其忠不可一一踩正善道中事也

會友節

爲仁由己友畢竟是輔原非全靠廷人所以兩以字
直想自家作主了
文會便非燕僻友輔仁取精在會不在文也四非君

子不能以之

子路問政章

曰外之勞之先勞亦何窮之有原未指定何事限定
何將正好看精神紆華細頁處請益使起倦了無倦
非第成先勞正斷抑子路請益之根株處也

先有司章

通章只以持大體盡之曰先則次第已舉矣曰赦則
所全者大矣曰舉則所恨者多矣焉知一問正打入
舉字精微爾知爾舉人知人舉未嘗不精未嘗不盡

約說　八下論　十五

不但所舉者立少而觀多並舉者直取人以成大了

衛君章

夫子以正名救衛亂如孟子以不嗜殺人一天下都
窮其病之所始而藥之蓋正名只是正其稱名使稱
還祖父還父止非迂處觀末于其言句可見若說更
置衛君則是更其實非正其名矣
奚先一問煞有見識所謂舉一政而次第畢具者必
也正名正見今此無第一政正先字言事禮樂等都
在此後兩必字皆此意

名不可不正人知之慮于行後慎于言時正中作用
人所不必知闕如非但澟然退然尊諸心不敢出諸
口直有靜俟辰告攸裁公論確定意
不順等一齊俱有只節節推出見正名不可不先不
與即不序不和不中即必濫必淫至無措則國因不
可保矣
可言二句上正字內已有了只要就不順等則醒必
不可不正意故以故字領之以兩必字應之
名不正明知其不可言而不免出諸口是即苟且言

之矣所字正指名說而已矣收括不順等却回照必
也精神處衛君只緣苟且得國一念便把祖孫父子
定分有不遑恤夫子故以苟字挑發之

學稼章

總見爲學須在經世處用心曰老農老圃便非君子
所托業了上字用得奇蓋學稼圃則小人矣敦禮達
義惇信則上矣正不以在位不在位言不以獨而遺
衆故聯民有禮義等不以事而崇真故禮義等有好
求爲聖賢行爲帝王學術作用何等宏遠四方句在
敬信等已有了正是上字景象焉用直是不足學了

誦詩節

達與專一類學詩者左右逢源化裁在我何至依樣
畫葫蘆可知誦學使非學了爲正誦字點睛所謂周
南召南之爲也

其身正節

從與行不同行自行從乃從上所謂上有好下必有
甚焉者矣

魯衛節

魯可至道何難一變竟以魯衛相等乎

善居室節

世景缺陷全是自心缺陷故苟且一念正好用在世
情上苟合等公子荊有多少淡遠受用處不啻不察
知止知足無貧無寡俱于居室內見之矣始有未便
是合曰字苟字矣字有素無頗逼真善字

適衛章

庶哉一嘆有低徊留之之意正見可爲富可爲教而
富教直加之也冷眼熱心自有夫子共之矣

用我節

可如何可成如何成正在用如何用夫子迫欲用我

作爲功化各已歷歷自言朞月三年惟用我者務之

耳

善人節

殘在勝不在殺誠哉是言正夫子一字一淚處

王者節

如有字必字而後字無限想像企及正見王道皞皞

氣象欲速見小則伯圖而非王者矣

正身節

從政無非正人故須正身

何晏節

政出于家雖政亦事吾與聞正見其不可使聞也政

事二字可當一部春秋

一言章

幾與喪于一言與一言以興喪自別故各曰言不可

曰爲君難又曰爲臣不易明是兩言了直須掃却不

纔是一言故有一毫推諉責成代終分過意總算

不得知難了邪何遽以言興也

不亦善只是不至喪邪便是善了

葉公問政章

說來何可夠得兩者字更足近無不說遠無不來逼

現撫綏懷柔真精神處此外尚有政乎

莒父節

病根正在欲與見字上纔有欲便速欲正與王道之

恬淡反纔有見便小見正與王道之渾噩反不達不

成正欲與見所發之証候也故緊用則字總是清政

本不是論流弊

直躬章

直在心不在躬曰躬便與在中迥別了証父攘羊夫

獨非人子與畢竟不是本念直者率其本念而出之

者也纔落轉念便有曲折若父子相隱卒然夢寐中

亦自如此不必着擬議而後隱也故曰直在其中誌

不求爲直四字說得直恁撩痛

居處恭節

何以恭何以敬且忠直是爲仁真工夫葉字說得佷

行己恭敬等一念稍斷前是把前功盡棄了

行己章

通章只要照顧有恥二字有恥正是研几克己學問所謂不爲不欲直從行己中分析交注無一行少寬一念少懈故曰有非謂行有可恥也使命不辱正行己有恥內一事曰宗族鄉黨見四方可無表見孝弟必不可濫曰必信必果見聲稱可無彰著信果必不可失總是恥心所蓰固故皆可爲士硜硜直是不浮慕變化處與小人類象正與大人合眞故曰抑亦可

以爲次斗筲只是使倆上沾沾自效行己處全無把握即有炫世才華總不補眞心疚惡如何算的曰何足則所以動其恥者至矣

中行節

中行中道上行者本體學問俱有進取者取此中有所不爲正于中有爲必也何直是一毫不可移易意夫子以狂狷兩者收盡從來有道眞種刬盡世間假冒根株所以與之者精矣

南人有言章

巫醫不可作何等可羞或承者直是其來無端意何不干本心上一自考驗知可羞何自承則恒德必不能無矣天下事亦何不可作之有

無恒只是彼此交馳前後相牾意多說似無誠甚非

和而不同節

和固有節制剤量在同直是雷同依附了故須于君子小人上拈出根宗

鄉人皆好節

皆好則假中行出矣皆惡則假豪傑出矣畢從氣類

剖判始可得眞人品是以好之惡之之人正不可不察

易事節

事以辨天下悅以爲一身易事難悅則悅胥化而爲事難事易悅則事胥化而爲悅君子小人所關于世道人心正大

是悅便不是道故各曰不以器使求備正從悅不悅來故各曰及其正刬發君子小人處

君子泰節

恭從道德生來正好看無敢慢昇象驕從意氣使出乎好看無忌憚真種故即于君子小人辨之

剛毅節

剛正配仁之直養毅正任仁之遠道木訥正不爲鮮仁之令色巧言者若說到涵養究竟處便直謂之仁不謂之剛毅木訥矣故近只在合下處論也

切切節

正在德性涵養上說切切等直是想像出一段中和意象如也更好看養盛學到處非直以詞氣顏色言

者故曰可謂士朋友二句非謂俏物而付正是指出如字朋友固切偲不能盡兄弟固怡怡不能形容者

教民節

教民直是教以孝弟忠信原非討及即戎故曰亦可方是善人之教即便有安然貼然意愈好看善教真光景

以不教節

用不教之民于戰忠義薄而潰敗必矣棄字何等践如況以未始簡閱之民戰耶

憲問恥節

有道正須用世無道正須救時曰穀直是全無作用挽回學問本領安在故皆曰恥也正見恥非一潔修便了要在大有爲處尋求與許沮溺皆非也辭粟脫身于穀外恥穀效身于穀中聖賢作用自見

克伐章

在克伐怨欲上做直是制私在仁上做克伐怨欲自消了故不行可以爲難不可以爲仁曰不知正要憲于拔本塞源處自討个分曉

懷居節

試想不足爲士當是怎麼樣人懷居那有不來了無求安方爲好學在陋巷方能不改正好看懷居不但不可直恁不足蓋一懷居賢聖根基都斷了

危言節

從來世界全靠道脉主持故有道無道正見治統道統合併處不得泛以治亂目之

危字正好看四處無倚不依名不傍節意行無時不危所以留天地之氣言有時或孫所以濟

人心之窮所謂神龍變化非關世法周旋也
曰言孫纔是把柄在手若孫言則一味柔媚矣故言
字位置上下正妙

有德節

言勇何可必有言有勇則可必若言者勇者則徒言
徒勇而已矣德仁不可必已不待言
于各上句須痛發有字直在德仁本來處說不然是
以言勇証德仁何以又曰不必有德仁乎

羿善射節

約說　下論

羿奡二案直是惠吉逆凶既斷世人俗念並掃學人
意氣故是尚德
不說羿奡篡逆却言其善射盪舟不說禹稷功德巍
煥却言其躬稼正爲權力道德寫真
尚德正點醒烶權尚力處非爲适言也

君子不仁節

刻求君子正斷絕小人依附之路故矣夫者也語氣
原自側落不然小人不仁何待說
君子爭理中之欲小人認似中之真斯又兩得之矣

愛之節

勞與教不同直以父作君誨與諫不同直以臣代師
兩能勿見愛忠逼出便渾淪一愛忠了故特出愛之
忠焉在上明乎是愛竟不是勞是忠竟不是誨了
愛忠字讀得重能勿便了然矣

爲命節

要重四子和衷體國上各抒所長不嫌表異遞爲裁
定不嫌露短同心共濟至此獨辭命之善也哉

惠人章

約說　下論

人字彼字作用事功俱在奪伯氏邑拈出爲人字一
証耳

無怨難節

拈出難易正要人到處一化齊地位若沾沾在貧富
上較便呆了

孟公綽節

爲老可優趙魏以爲大夫無一可者玩以字語脉遞
貫直是盡出一個不欲真恐亦非有抑揚意

子路問成人章

通章只要看兩个爲字正是所以成人處若字直貫至禮樂盖銘徧爲全化粗爲精處正有眞學問在故曰爲成人亦字正對公綽等猶言若此亦可以成人本領全在文之以禮樂上了今只作現今非古今之說也夫公綽等豈非今人乎何必然見不必從人上補湊只此見利等的切行莭有本真誠才歛文飾俱從此出正尋出若字文字根宗以爲成人何不可正教子路自出手眼直捷了當故曰何必是以各結曰亦可以爲成人矣語氣絕無異同何從低昂惟是誤

認今字遂致愈解而愈不可通矣

不曰禮樂以文之而曰文之以禮樂是不但化四子于禮樂并化禮樂于吾心直是丹頭在握了

公叔文子章

人情不相遠中庸不可能矯情遊中兩不可信夫子正非爲文子慮也

以防求爲

君何可要故即以防括出箇个春秋斧鉞

晉文公節

權以濟事曰譎俱着在尊王上若非尊王則止譎俱不足論矣

桓先于文乃從文說起語無關落意有遞注見文公已不如桓況學桓文而差焉者乎

未仁章

糾與白俱出王公子白先人得國社稷有主君臣始定仲何必以死殉糾哉不然仲誠可死功何足贖略死稱功夫子何以教萬世爲人臣者九合諸侯攘夷正以尊周仲豈不知有君臣者哉

不以兵車免却多少殺戮全活多少生靈直足培養天地元和了故晉曰如其仁

又相章

一匡要在尊周以攘夷上不至爲被髮等正受賜處爲諒正好看聖人語下斟酌處蓋明說可以無死則忽死未嘗人誰忠于所事不說可以無死則大節已虧功業亦何足取所以稱其功又言其不爲匹夫之諒便是管仲定案了

同升章

曰與文子同升是不但文子忘爻己之念並使僎忘
僎上之嫌與可謂純心爲國經緯作用孰大于是故
曰可以爲文

子言衛靈章

治賓客則有以結隣國治宗廟則有以萃人心治軍
旅則有以消外侮然何以各任其治何以得竟其治
靈公雖無道尚可謂有君臣矣

不怍節

言何以可怍正怍其不能爲也不怍則耻念一僻沓

發本根已早斷了故爲難即子不怍時見之

陳成子章

請討則罪加齊臣權收魯君正爲東周一大機括處
哀公不能令三子不肯共徒使夫子兩曰以吾從大
夫之後不敢不告阿明其當討則陳恒已討矣

勿欺節

凡落意氣即是欺勿字有致知慎獨工夫在玩也字
直是以勿欺盡之所守大有徇從四個意盤不得已
而犯非教以犯也故不必爲犯以戒欺亦不恃勿欺
而遂犯則犯亦是勿欺了

上達節

上下在君子小人內有了達直是一往不住意分處
只在上下達夫不啻千里所謂以利善之間分舜跖
也故上達下達非達上達下正欲人于所以君子小
人處着手

爲己節

學同而所爲者異正在一轉念間耳古今豈遂懸絕
哉

時習不求人知參贊祇以盡性爲人者反是

蘧伯玉章

曰欲何等欣洽曰寡何等搜剔曰未能何等兢惕却
單拈在過上更是夫子假年學易無大過眞精神兩
人莫逆正在此替使正所以贊玉也

君子思節

正好看聖學宗傳思自有思之位故曰其所謂遊神
萬物上下千古而本體未嘗移動分毫也蓋一越其
位神蕩不守并不可爲思矣

恥其言節

恥正行的精神行止恥的力量故過即于恥中有了

我無能章

既說君子道者三又曰仁者等仁知正能之象了不憂等因是君子之道正好想像出無能自道光景自道猶言夫子自家說話正是如此明乎夫子純亦不已相忘于地位之所至了若謂道君子正是自道子貢弟以君子定夫子矣安在知聖

方人節

約說　大下論　手

方人與知人不同知人則于我心致知方人弟于人上比方蓋知人而誤用者也賢直是深造有餘說話正暇之象也不暇實有汲汲遑遑意我字點撥人字正善用捧喝處若以已與賜較夫子亦是方人了然鑿深我字與擬定我字則又凝矣

暇則可方人乎不暇直是無時可方人意

患不能節

知正以知其能能何窮一不能何日可能正終身奮勉不盡者患直是實用力處尚得患人不知乎

不億節

有觸發有覺覺何得先先覺正如鏡在懸物來自照照未嘗不在物先也故先覺直是至誠本體覺先便是億逆本相抑亦者模以快活語氣非轉語也見不億不逆便是先先則未有不覺者是賢非賢其覺賢其不以億逆亂吾覺也益見不億不逆性地上故有致知工夫在不然便非不字了

丘何為章

栖栖只是不固疾固正所以為栖栖者

約說　大下論　手

驥不稱節

驥便是稱了何以稱曰驥豈非不以其力以其德若于驥字外另尋稱德不稱力固自索解不得

以德報怨章

以德報怨便開匿怨門路故拈出直字

莫我知章

正好看下學與宗門莫我知與不知我大異如所謂証修處無奇異奇異處無証修正此意玩也夫直是自信自叫意正好想不怨不尤光景下學上達知我

其天消息已並傳出蓋不怨尤直是不馳騖炫燿處
下學所謂埋頭做去而上達見上達固在此原非過
求于下學外者知我其天蓋所謂可獨喻不可以喻
人耳句句要拈爲字要認莫字不然直是患不知了

公伯寮節

景伯詠讒至人安命均不可少
將行將廢處正各有段槩在

辟世章

辟與隱不同隱則堅意不出辟則不得已而遜焉者

也故曰賢者曰其次層疊言之非有輕軒正輊轉不
欲終辟意

作者節

作則遠引以去直是不復出了夫子非傷世之亂止
傷七人之果也

石門節

不可爲而爲正是夫子晨門意則非而言則是矣

擊磬章

果與固不同固而是忘世果則忘世之心一刀兩斷
處正照斯已斯字末之難見夫子正爲其難者可已
不已中心原有痛不忍割轍轉而不能已處死既而
曰三字荷蕢亦是轉念故夫子卽于隱腸刺之

高宗章

聽于冢宰卽不言便無妨了

上好禮節

好禮非爲使民而民自化于禮禮何可不好

修己節

正是從天下說歸己處非是從己推到天下只君子

求諸己一句盡之人與百姓有一未安便是缺陷便
非修己見爲己安便是馳騖便非以敬君子不慢一
人不輕一物天下何人不安頓于此心兢業中所謂
篤恭而天下平戒懼恐懼而天地位萬物育也此正
實理實事故各曰以安堯舜猶病正敬之象也
兩曰如斯卽此便是馳騖便是不敬故以安人安百
姓遁縮于修己中總不再拈以敬直是安人安百姓
可能而以敬固淵乎其未有已也猶病已過頭傳出

夷俟節

莫俟便有視父子兄弟少長生死總不關情意

闕黨章

欲速節于居位並行上指出可見孝弟實行正夫子
成就後學處

問陳章

靈公一生誤處正在禮教如逐子立孫異日宗廟俎
豆問成何異象故俎豆一對與正名同所謂折衝樽
俎也

曰聞直是有根椽見帝王聖賢所必不廢者曰未學

正是不足學了

慍見便非素位意固正所謂若固有之也濫則不啻
願外了

女以予章

從多學起見即一亦多從一貫認宗即多亦一故直
曰一以貫之所謂根宗見而源流自合也若多學而
識則以一貫之者也女以予明乎非夫子自謂正是
非字故曰然曰非機鋒捷投正賜一呼處逼現之

由知德節

曰德正自心所已得者非細心體認何能研極精微
特呼由正是誨汝知之意

無為節

無為直是行所無事夫何為哉正所謂行其無事如
欽若敬授等那一件不是因天因人恭己句正見一
段精神默運聲色不大處故曰夫何曰已矣總是足
無為非証無為也

子張問行章

從來論言行弟曰信敬足矣何以又曰忠曰篤蓋求

信于信言未必信求敬于敬行未必敬故須忠篤直
爺信敬打入淵微處正救却子張病根參前倚衡正
忠篤之象夫然後行直是欲不忠篤而不能已也書
紳正參倚意

史魚節

正是兩大夫合傳魚之道貞玉之道圓均于世有大
挽回處

如矢兼言行可卷懷者伯玉斡旋四朝未嘗卷懷故
曰可

可與言節

失人失言總是不能致知智者無不知之人則可與言而與之言不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矣故不于人論可不可直于己論失不失耳

志士節

本文仁字三見宜要着眼首句猶言士有志爲仁人者無求有殺直是覷定仁字俱有惟一惟精處所以爲志士仁人也不然無當于仁便直是俠士了

工欲善節

事須吾善器須吾利故爲仁正在事與友不在大夫士也居是邦三字宜妙正見無地無賢仁只在我能事與友耳是以曰爲仁由己

事字何等謹凛友字何等沁洽即此便是仁了

行夏章

通章只一爲字盡之

行夏時乘殷輅而當代獨取共見明是監二代以損益周制意至于樂則韶舞直是轉工而商玩則字自見正此章點睛處所放所遠凛凛于淫殆直是惟危惟微徹始終禮樂而無一念敢懈者更遏真堯舜競業了

行夏等直要得其所以敬授欽若虞周鑄百王正在此不然直是夏時行非行夏時也所以各句俱要抬爲字意

遠慮節

慮不遠正以釀憂故曰必有故曰近何恁迫切

好德節

好德如好色正指以好德真精神所以望之者至矣

竊位節

知賢而不與立全自家位直是竊了正好看薦賢必不可已處

躬自厚節

玩則字始知聖賢但有省躬法原無諸世法若就怨上諷停徒自成一鄉原耳

如之何節

只此不曰如之何如之何便已教人如之何矣夫子真个巧心

天下無難處之人只消三个必自反天下無難處之事只消兩个如之何是也

羣居節

分明畫出比匪的樣子只要他想他難處便是轉頭時

爲質節

玩首尾兩君子直是形容讚服意總在事上說與精義無干

君子正所謂深造逢源淵泉時出者義禮孫信渾然全備應節符合故義以質非以義質禮以行等皆若此時措咸宜故是君子現身結一哉字學問作用逼真傳出了

病無能節

能所以爲知能何窮病何時已故曰堯舜猶病

君子疾没世節

没世何能疾正恐當下錯過所以惟日孜孜正此意

求諸巳節

求與爲不同爲則指其隱衷求則拔其實力求固無

處不到無時肯休君子小人皆然各着諸字君子無求非巳小人無求非人矣

君子矜節

須看兩而字凡立與尚同皆微識見學力未到君子直以中和大領主張世道故矜不爭羣不党而世多借君子以標榜何爲

言舉人節

不舉不廢各要說到極關係處便欲舉之廢之而不可得矣

一言節

行正行之巳以施之人不欲勿施非解恕字正指所以終身可行處

子貢從一言說起夫子從巳說起其恕乎三字同說一言正欲子貢尋味反求所以能恕處則巳字不欲字巳了了矣

誰毀章

通章以直字爲本領精神只在斯民也三字人字即民字吾于人明有个直字在誰毀誰譽正是毀譽無

所容弁毀譽根株已斷了者字正人字如有仍是誰
字意試固自如要終即大槩細正有欲不試而不可
得者斯字何憑現前民字何憑公道正澆漓見渾朴
之道人人具是非之性也所以直道而行不是說直
道行的去直是說毀譽用不着上下千古正誰字大
結聚處三代眹吾字夫子已蹟斯世于隆古矣

闕文節

史闕文馬借人正大有關係吾猶及且嘆且幸又曰
今亡矣夫更甚低徊非謂今昔頓異直是即昔以

慨今也

巧言節

正要立德者自持其心勿爲巧言所眩立功者自大
其心勿爲小不忍所中耳

衆惡節

衆與公不同公以心言衆以迹言好惡何至合衆非
大賢則大奸所以不可不察

弘道節

只要把人字看得大讀得重能弘道便自了了非道

正足上句從來能弘愈說愈不透正緣錯過人字含
人安所覓能弘乎

不改節

既已謂之過矣又曰不改是謂過下句蓋証上句非
轉語也是以不遠之復竟不名爲過了

不食節

不食不寢明是盡个徒思様子故無益不如學非謂
思可盡廢須思而濟以學耳致知格物盡性窮理固
自分用不得

謀道節

憂是主意謀是工夫謀正是學處餒祿皆食字意各
在中正是洗發謀道猶言食未嘗不在道内而君子
不謀也註用然其學也作轉便見君子固有憂迫于
中雖欲不謀道分心謀食何可得乎總只謀道二字
不謀食以下皆註脚何等直捷了當所以爲君子之
學

每若耕也二句枝節殊脈那知正掃蕩謀食別醒謀
道文字精神處正在此

知及之章

知及仁守何等精微渾淪却說到莊涖動禮正見仁守缺一毫不得方爲知及

須要即及處見是知即守處見是仁即莊處見是莊即動處見是禮

及是及到何處已括盡莊涖動禮守是守个甚麽莊涖動禮不待言了

及守是詣到非是想到故仁字但日守耳

曰不莊曰動之全是說自巳非說到民上

約說　一本寸論　鳳一

小知節

君子正不器者也未嘗無才藝但小知不可大受則所全者大矣小人反是小人何嘗不可器使乎

知則見知受則無所不納二字已傳出大小真象了

水火節

於仁便有蹈字意曰民于仁更有責成意于水火能全生于仁直全其生生者故曰甚下二句直是仁未嘗不全生益見叮嚀責成意註況字可味若作甚字註脚便索然矣

當仁節

不讓止完个當字讓于師正不能當病根夫子所爲善醒剔處

君子貞節

貞與諒只爭個信理信心君子正窮理者所以無毫釐之差

敬事節

事非敬不盡逼真克觀精神後則在敬中有了

有教節

約說　一人一論　鳳

玩有無字直是教立而上下知愚俱入陶鑄所謂知之成功皆一處若作立教便于有教語氣不倫

道不同節

同有道中而大小偏全各異故曰道不同非不同道也不相爲謀直令他各自安頓分成其是而共濟其公不謀正所以善用之也

辭達節

辭要說到關係處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所以挽文勝而追罔書處正在此

師見章

夫子隨遇指點何處不是說階說席說某只是愛者不能如師見之見觀者不能如子張之察

因字見道自師見帶來而我第因而付之耳

伐顓臾章

通章只是伐生于欲欲成于忠故不均不安而傾且立至所以為蕭墻之憂也

曰伐顓臾不但無辭直無周了

不曰伐曰有事是為之辭矣後又曰今不取為子孫

憂故曰必為之辭

提先王作主以且字是字逊之曰昔者何得謂今夫顓臾謂東蒙主何嫌于周在邦域何嫌于近為社稷臣又何嫌其近于費乎

不能者止卻下不能來不能守了危顛正傾之說離析之象謀動干戈以醸禍蕭墻則不但不能持不能扶矣

曰聞明乎有先王之經制在曰有國有家明乎各享其有便是均安了均安因有和在而無貧無寡自不至于傾故入和字無傾字蓋者正顛出不患真精神處

文德照前欲字修照有事來照伐安照收

邦分崩所謂國不有其國而家臣何遠離析家並不有其家矣

曰季孫之憂便不暇為子孫之憂了

通章照顧蜿蜒處一字一棒一棒一喝不啻斧鉞凜然真夫子為東周手段

天下有道章

政從道出天子建道揆諸侯等皆為天子守道者道失而政失諸侯等無不失作春秋正庶人之議也

有道直是天子以道行政而禮樂不僭征伐不濫故臣下不得竊之無道反是蓋言自諸侯出正見諸侯作俑大夫效尤陪臣盖又所假手以速大夫之禍者

曰國命並不足為天子之器矣

諸侯失失之大夫大夫失失之陪臣陪臣抑何失為

兩曰天下有道天時人事聖心過與指出

不在大夫從不在諸侯來而陪臣愈可知庶人不議

血自傷春秋之作而憫乎有餘思矣

公室節

微正政夸祿削夫子非斷三桓宜敗直是與公室復

振意

三友節

直是益損不在友而在友之者其曰益者損者明是

自取益損了曰益矣損矣明是益損已在友中了故

直諒等各提友字在上蓋友直而非直友兩者字兩

矣字愈了了矣

友直等何容易正非真心取益不能

三樂節

只看三樂樂字就心上說益見上三友友字非指人

說益損惟所自取不待言了

節禮樂非禮樂之節直是我能節禮樂而一段欣洽

不容自已者故曰樂節

人善何以道賢友何以多含已恩存處已在此樂安

溺不益

三愆章

以看侍于君子四字須平日有治心檢身工夫在非

欲人臨時取辦

三戒節

三戒正好看庸衆生于血氣君子生于精神

色等粗打入戒字便精就中體勘正非大智不能照

大仁不能守大勇不能斷聖賢着已精微處固不得

易言之也

三畏節

知正所以畏處君子小人只爭知與不知

畏便是實心體驗求無愧于三者非真知不能故下

曰小人不知則所以開示小人者至矣

生而知之節

上下二字乃對照拈出次與又次正言合非言分所

謂及其知之一也

生知何以不言學謂不學便不是生知了故生知而

學可不必言矣困學何以不言知謂不知便不是困

學了故困學而知亦不必言矣斯為下困而學民亦

未嘗是下也非以民字斥困字正以民字見困字困

正與愚不同孟子所謂困于心不困安能學乎
白沙云愚夫與知與能難道非生孔子忘食忘寢難
道非困上焉者從生處學學處困下焉者從用處學
學處生得之矣

九思章

思者聖功之本然思亦何窮君子所以約思而歸于
九蓋道理莫切日用撓空囫淪扐叙妄想亦屬馳逐
九思正愼思處惟在本原上提醒所以分用而不擾
日逐而不勞迭注焉而不膠也
附說　八　不論　與本
人都是視思見君子是視思明直于不覩處求覩聽
色等皆若此故爲有九思

見善章

正是夫子進潔身于善世如不及卽思齊意如探湯
卽若將浼焉意此亦可爲獨善其身者其志正有個
道字在其道正有個志字在隱與處不同有藏修意
行與仕不同有表見意故各用以字乃所謂修身見
世兼善天下者乎

齊景公章

曰無德而稱則稱之蓋稱其德也此正是異處
景公削其國而數其馬夷齊著其餓而不及其死夷
齊所以至今存也

異聞章

敘述問答處鬚眉畢現斯二斯字非但無異聞直見
于古道脈學術其不容異擬者

邦君節

目邦君之妻便是與君敵體者下句句俱打照邦君
字妻字是以君一正夫人之稱而自稱人稱中外翕
附說　八　十論　兕
然正所謂名正而言順

陽貨章

通章總是孔子因應神機正經常道法到底是孔子
不見則字
時字則是時中樣子將字正待價本色塗中瞯間問
答陽貨自述夫子之遂亦是見未嘗見光景誅少正
卯卻亦兵大作用神力都在此若一著點疑便犯手
腳矣

相近節

性原自渾同于習中見性彼我不殊故曰相近習何
嘗陪從于性中見習利善分開故曰相遠皆就幾微
初動處說正欲人善挽之耳

唯上知節

不移原非不能移可見不移所以為知而上愚而下
上下名目正就不移處定者故困而不學民斯為下
正此書詳鄭不然夫子固曰習相遠而又謂性相遠
乎唯字直想到上下未分時正知愚可移說話

絃歌章

道章正夫子以道易天下處第知絃歌如何便是道
如何便能愛人易使莞爾淤心言是妙用俱見之矣
莞爾直是喜了焉用正是欲大用意故下曰言戲明
乎言則戲而矣則真也
學道二語夫子之言何以曰假之言蓋昔巳時異歲
殊且聞諸夫子時二三子未必不儼然俱在而見諸
行誌諸心出諸口獨假一人故非夫子之言直是假
之之言了夫子所以喜假者至矣

公山章

欲見者固所謂陪臣執國命三桓微矣之意然只是
欲見而身不必往即何必亦明知是欲見了如有正
所謂欲見者與周道于東方直是夫子生平夢寐不
忘處若認真公山用我陽貨欲見寧與公山夫子何
等說話而謂夫子真往也從來說夢正緣不識欲字

能行節

行五者于天下正于張本懷能行便打入精神鬱勃
工夫紆鬱處如所謂信之忠做之篤也何以有恭寬
等正在能行處見故不侮等正行之象而恭等各著

則字直喫力處正所謂能行也
恭寬等个个都是仁字非以恭寬等為仁也不侮者
誰功于何見直是天下衆與人字益明白道破了

佛肸召章

欲往與公山之召同然由之言畢竟是欲往身不必
往了磨涅匏瓜等意總是影子明明寫出一个欲字
若認真講解謂無道士之累無貞上之拘豈但入水
撈月直是破鏡覔花了
子之往也如之何原在欲往時作商量

六言章

正是教子路道問學以尊德性意仁知等何得與做言字直是不學則就中精神作用都不在了故但可名爲言不可名爲德言安得不蔽

言蔽各有六種總只一个學字所謂一關既破百蔽皆通非有學以治愚復有學以治蕩等也

學夫詩章

學正與誦字不同何莫學者正謂學詩取益無窮受用無方也各可以正好看學字意盖源造自得無詩

非與觀群怨故各曰可以若執定某詩配某件仍是口耳章句是誦非學了至邇之遠之更明是遠邇皆宜左右逢源意多識正有一貫在學字更明白寫出了

周南節

爲字註訓猶學究是學者詩在而我學之爲則詩自我出故周南召南皆文王道化所成女爲直是身體力行將當日道化直從我身做出矣乎二字正見一修齊而治平無餘事矣正牆面盖道無始不行化無

其不立也

禮云節

玉帛是物鍾鼓是器原等不得禮樂正以禮樂都是精意失却精意三千三百五音十二律直是物與器了故以玉帛鍾鼓視之云乎哉直令自尋自返意

色厲節

色厲正是畏人知光景便是小人了何必又譬正要剔出他曖昧情事故曰穿窬之盗逼真寫出色厲了

鄉原節

鄉原何以得名正是全體精神盡向世界陪奉所謂無瑕之石也故曰德之賊

道聽節

聽何必在道說何必在塗只是形容个入耳出口略無停蓄體會其象全聽字說字俱淺露真光景了

德之賊本無而欲窃之德之棄自有而自失之

鄙夫章

鄙夫正在患上命名有窮到底非責鄙夫正責與之共事者耳若無與彼何從有得也

患得亦是患失心腸只是入推敲則力有所難逮始廹
則心有所顧忌尚有至有所不至耳

古者章

古民有正見學問中人並疾亦變化之矣亡直是喪
失意或字乃模擬譎非不決譎所謂機械變幻中按
其從來而無可按覈其結聚而無可覈也而已矣正
亡字要指其肆等正硬其蕩等所謂用古以變今也

惡紫節

朱紫雅鄭原各分途只人爲所奪爲所亂耳利口何
約說　入下論
奇佞人正舌端有鋒能使是非賢否混淆莫辨所以
邪家覆亡端在于此惡須在窮理知言上着力也

無言章

予字照下天字所謂無隱之吾也欲無言正就有言
時提出主宰卦前之畫原在卦中刪後之詩仍留詩
內若舍行生更求何言何言亦口中屑也故予自有
言予欲無言若不言則緘口矣不言正子貢未悟處
弟看時行物生千古來那人聞得些子兩焉字明是
行生于無言中也時物總是天行生總是無言所謂

教者默述者亦默故兩曰何言何言正無言非不言
夫子所以欲無言也

欲見節

辭見不如辭疾之意長使見不如使聞之念廹直是
聖人大慈悲

期已久章

三年之喪非謂能報父母之愛也正有欲不三年而
不能安所謂仁也禮樂從此出矣
可已便是宰我安處夫子連用三个女安喚醒見人
約說　入下論
都不安而女獨安乎

飽食節

無所用心者已其心者也直是昏昧放逸了難如過
不得日子說話無限不好處使其自危自惕意拈摶
奕正用心樣子非謂其賢賢于已耳

尚勇節

尚只是尊崇意上則一切才情氣魄皆出其下若說
見義必爲仍是引向勇路去了

有惡章

稱人惡二句是假氣節勇無禮二句是假經濟徼爲知等是假道德聖賢各以惡持之所全于世道人心處甚大了

難養節

君子能馭下在修身不在用情近之遠之皆就情上作用故難養非不能養則所以持于不孫與怨之先者可知矣

年四十節

人誰肯以見惡終乎直令他不勉圖不得伯玉五十知非武公九十知儆只是不肯終一念

微子章

仁只是不忍真心三子各隨地位時勢竭誠爲之皆惻然不忍宗國之一念故曰仁殷有正見殷不能有意

夫既皆夷齊何以仁微箕孤臣可死千載有二義商鼎收關萬古有三仁

柳下惠節

上師要說到關係處直道必不可易故魯何能黜惠惠能直不能枉自討个三黜耳

待孔子節

待便非衆國以聽巳非用了况又曰不能用乎

歸女樂節

桓子受制陪臣幾幾不免故發憤而懸孔子及境內治安隣國劫順受女樂而君臣怠荒無復有爲了孔子安得不以膰肉行

楚狂章

玩何德一語直是不欲其衰息何等熱心是以急欲與言趨而避者直欲夫子尋味歌中意耳

知接輿所歌便可知孔子所言欲言則巳言之矣

長沮章

易字正夫子生平熱心大力沮溺道出可謂慧眼故問津撫然皆易字意而同字與字尤夫子從捐字善刺動處總天下有一毫不可爲豪傑不肯犯手天下有一毫可爲聖賢不肯放手自如此

同羣鳥獸直是辟世字不可者正惧無道愈不返耳吾字何等親切徒字何等關係與字何啻吉凶同患

正易字與作用有道不與易正見無道不得不易乎
九年之水故須堯五年之旱故須湯春秋戰國無道
之天下故不得不須孔孟

丈人章

隱便是不仕了義何可無所謂廢義而亂大倫也君
子之仕只不隱便是仕正以行臣君之義伸事使不
至滅沒于天地間行道孰大于此者道之不行二語
直是寫出必不得已深心非謂行義非行道也日行
道丈人可爲隱者日行義天下有無君之國乎

逸民章

逸民惟置身宇宙之上所以立品夫子惟用身宇宙
之中所以易世我則異正有不得不異者非故爲異
也

伯夷叔齊與明是世不能及兩謂字正贊賞語氣猶
言謂降志辱身而中倫中慮若斯謂隱居放言而中
清中權在此各中字要得佣㑊瀟遠意若若意則非
逸字生面無可無不可直是求志達道滚作一團必
不忍遺世獨立意非以己折衷敢子也

太師章

避人爲適避地爲入三家何不能禁可見能窃公家
之樂不能奪哲士之心而大樂直散在天地間矣
非其官之罪故書職非其人之罪故書名非其心之
忘乎魯故書地

謂魯公節

各不字無字直是惓惓忠厚正足延國脉于無疆無
求備謂事未嘗不備而不于一人苛求體臣善任俱
在此矣

八士節

從我周培養來故曰周有三人去而殷亡八士生而
周目人才所關豈小乎
達等要發周有各字意帶爲形容

士見危節

須須得士字通學力作用處都在此致字見大識力
獨不着思字若容已便轉念了至深惟充類至盡之
關本始必報之意一不黄解之故正非等閒可能其
可直是讃辭已矣者大本立別無餘事正見可字意

詩歟乎其可故是

執德節

旣已是執是信道脉之偏全學術之真僞須于此係
故急以有亡字激發之

問交節

對門人說子夏之言爲是子張之說故不可少合之
所謂汎愛衆而親仁
不可自當拒衆不能非不可自當容且矜賢不賢正
可不可字子張原說不必拒不能拒未嘗說不可拒
也

小道節

可觀者不必可致可致者不必可觀君子正在作用
宏大德性韜藏處做

日知節

日知無忘各有時習工夫在正所謂温故而知新故
非好學不能

博學節

學是學个甚麼正是仁字志等皆若此如何能博能

焉能切且近正是仁流注結聚處故曰仁在其中固
不得此外更言仁也

百工節

學字直是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正照居肆字看若以
學致道分心于致便不得爲學又何致道之有

必文節

文直是自欺以欺世正于小人必之

三變節

君子中和盎溢容貌辭氣自無不曲中在望之即之

聽之見爲神化莫測君子只不失其常而已

君子信節

信直是吾斯之未能信的信字可對民可對君而不
可對勞鞠便非信故註以誠意惻怛訓之而後者非
謂信遂可勞可諫正是模寫信字懇勃肫摯處各則
以爲者勞原非厲諫原非謗未信則以爲厲已謗已
信何可不至哉

大德節

隨出隨入原非踰字若大德踰閑小德即出入亦不

可了直是大小兼修意

酒掃章

本末始卒之論各自正當但即末正以見本有始可以該終酒掃應對先後區別夫子固一以貫之

仕優節

仕優不學便非真本領學優不仕便非真作用二則字皆必不容已意正見仕學合一處

從仕說起見仕不廢學更難

致哀節

哀不致有不容自止者

吾友節

爲難便非爲仁曰然而未仁者正轉其馳騖侈其克復耳

堂堂節

堂堂自是正大開濟模樣發越多而斂藏少故難與爲仁並者直是張自張仁自仁意

自致節

死必也及乎字正欲入即親喪提醒本心使凡事皆須有一片至誠意不然人未有自致豈非罵世

孟莊子節

孟獻子所行之政所用之人莊子一一遵守直是竟其未竟以忠君爲孝難正孝弟一義故曰難與不忍意無干

士師節

犯法由于散散由于失道此民情大可哀矜處尤士師所宜忌如字喚則字倍覺惻怛正見得情非難

失道民散已早爲士師得其情矣

不善節

非覺紂亦非借紂爲鑒正其言不善必不可爲流字直想猛省水赴下而不可止是以曰小人下達見不善如探湯正于始處防之也

君子之過節

只看君子與日月光明無翳處而之過之食自明皆見皆仰正是上二句非論之也過與更總在一時說

焉學章

焉學便只在學上說所謂多學而識之也子貢急於

道字便見所以學處賢不賢皆文武之分身夫子見文武不見賢不賢文武亦道之合脉夫子見道並不見文武故焉不學正是集大成處無常師正在此故着而亦字不然師賢師不賢師文武皆常也正好看指出文武抬定在人非遡道脉止爲常字伏案耳

叔孫武叔章

宗廟百官與室家不同然要拈美富字愈見無所不佳無所不有意若抬定宗廟等猶滯了得其門竟削去入字更妙見不但不能入即門亦不可得了

毀仲尼節

仲尼日月非喻辭亦非影語直是仲尼摶捥陰陽陶鑄萬生無仲尼而萬古長夜有仲尼而日月中天不知仲尼仰觀日月而已矣喻字直是過字意若因丘陵單作高說天已喻之矣

陳子禽章

及字照賢字正所謂一言也道章只是不可及三字得邦家一段正妙擇形容夫子之不可及却勿倒說人不及夫子乃是化不可爲非人不能爲化意夫子何處容及天何處着階也立道等並是天了各着斯字正不由階級處如之何過與斯字意益見得邦家須玩者字正指存神過化處猶言所得于邦家者若是得邦家則直是也字了故只在紊仿道化模擬若與一經制語便千里矣

咨爾舜節

堯舜傳賢湯武不薮賢能舉賢總以爲民而精神尤在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數語總是先後合符其道曰中其心不

過寬信敏公千古帝王所以承天永世一而已矣

曰歷見上下古今都在此曰數見數在而道在曰爾躬正下所謂亦以命禹及朕躬予一人等直是脩巳巳字了允執正在治四海處不由此擬不由安排無非至當非第以大本言中也

堯只允執一句舜乃益以精一危微等並允執固有精一在困窮永終正遁與危微意總非創說故曰亦以

予小子不敢先巳于君敢用玄牡不敢遽變夏禮敢

罪告不敢擅言命討也
武王克商便把大賚做第一件事正是四海困窮真
傳
大賚便是富善人非善人加厚意蓋紂時所富皆不
善人也大賚正紂所積者紂惟積故不能有武惟大
賚故商有道爲則有矣
權量如何恁先正是乎其在官使無過取于民故法
度等次之
曰所重民食喪祭正可見立法經治無非爲民意

寬信敏公正聖賢純天學問所謂寬如殺載信如四
時敏如行健公如造物而帝王所以得衆等正在此
是以堯舜等至今在也

尊五美章

通章句句要關在政上方是從政神脉
樹美務滋去惡務盡故尊屏字須說得鄭重
惠而不費等須在君子二字尋討
因生于天因養于地因制于人種種曲盡故曰所利
易曰裁成輔相以左右民正此意勞安所得可如三

農有隙時之可一勞永逸理之可擇直是不忍勞了
欲在仁得亦在仁故非貪泰直是鎮定意無衆寡小
大正泰之象無敢慢正泰之神如用敬字無論于泰
不肖豈不又添一義了正其等語氣直是以仁守爲
蒸涖本恂慄爲威儀了節中各句俱要入尊字意
吝何足爲惡但一吝而賞不足勸與不爲恩百政俱
從此壞故但謂有司不可謂從政豈非惡之冣當屏
者乎
殺寬之反不戒敏之反慢令信之反吝公之反正夫

子四海困窮之咨也

不知命章

知命者至命之學也知禮者盡性之學也知言者窮
理之學也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君子之能事畢矣故
曰聖學終始于一知正好看一部論語關鍵處

下論約說終

孟子約說

興公孫肇興著

孟子見章

通章只仁義二字孟子生平學術作用俱見于此亦

弟為梁王告也

見梁王正將為大用機括然曰孟子見可知非梁王

能致之也

曰叟尊之也正遠之也不遠千里所謂朋王非王前

也利國說話直是王曰何以利吾國了曰吾則大夫

士庶人已不啻教以遺之後之矣

何必直是不可言亦不必言有仁義者仁義為士心

固有為吾國固有及未有各有字俱已傳出亦者更

見利實沒人仁義終非滅沒并何必已矣意直恁活

現

效尤全勢直從王曰何以內剝出弑奪等交征特俱

有了三叠拈出非夢形容國危景象正所謂何必曰

利意

仁義要從王家各有也括盡大夫士庶遺只是不親

親後只是不急君正要說到親上死長處而弑奪益

不必言了

不說到利害處仁義要他何用單說在利害上仁義

乃以利言故仍只已矣何必引君苦心輔世正道俱

見之矣是真孟子手段

人心道心大舜說得緊細喻義喻利孔子說得精微

何必亦有孟子說得嚴正

沼上章

借獨二字是通篇關鍵處

所立所積心神已畢于此故不覺說出樂字後樂正

能樂意梁王弟見在樂孟子說到能樂借樂故能樂

直是引入古人了引詩俱民樂君未肯說君自樂也

故是借非獨湯誓一証尤為怵惕

盡心章

王道須要盡制梁王罪歲並不得為盡心了

移民移粟便是不知檢不知發經制未備安所得粟

正不必兩河俱凶而民死必矣加多所謂鄰國之民

至不加多直是罪歲了夫孰知天下民至斯王矣王

道未行而妄言盡心可乎

轉移于臨時何若預儲于平日取辦于民間何若經緯于王制故食用攸關王道始事俱備而教養曲盡

王天下寧外此者

孝弟在養及教內已方了故曰申撥轉戳國風氣提醒邪遁人心全在于此

不檢不發正民不加多緣故兩知字應上如知正章中點睛處無罪歲要須王道始終實實盡力班班舉行正非徒盡心焉耳矣

以戰喻復以兵喻非第曲導其明正凶所由致而民所由少處言之慘然

承教章

承教曰願安恍有嗔洗恐人之政意爲民父母將在此故即從以政殺人處挑動其心而庖廐等較量點撥摸出病根獸相食始作俑俑刺入尤慿痛心

莫強章

梁王意在報怨孟子第言救民玩一征字儼然王者仁政何負于八國耶

曰強正不乏與敵者區區喪地敗師上商量可謂無策甚矣如者正恥字激發處省薄要痛發不忍不省不忍不薄意民法外有身賦外有家得以耕且修父兄長上固結而不可解矣撻秦楚何難拯民陷溺過真仁者無敵所謂往而征之固非爭勝角雄之說也

梁襄王章

定字一問甚好孰能一孰能與然有善思殺人何事有嗜殺者乎可見戰國忍心苛政牢不可破不嗜直

是精神勝負都已換過實實以不忍心行不忍政天下人牧皆以驅爲與天下那得不一

定于一孟子此只知封建之法不得不虛爲郡縣矣今夫天下四字照七八月間正通章關紐處不曰人君曰人牧尤令當時且愧且思

齊桓晉文章

王道只在保民保民只在不忍齊王不忍在物而民不能保故力奪其大欲善導其推恩終以仁政制產保民而王盡此矣中間委委曲曲且詰且解且抑且

揚點撥喚醒指陳開示真務引其君于當道也
曰事直走在興兵搆怨上齊王不能保民正在此
無遂直是不忍道曰德齊王固知王在德不在事也
保民與愛民牧民不同直是保全保護意用恩推恩
都有了
曰若曰可以曰乎哉直是不爲景象曰王見之明說
過見牛未見羊不忍觳觫是不忍非是愛盒了了矣
是字何等現前足字何等蘊隆以字何等作用矣字
何等直截了當于上正好看保民于下正好看爲字

約說　上孟　五

而老老幼幼發政施仁俱已全現
以王爲愛直是功不至百姓一牛示不忍其誰信之
是以臣固知而百姓不知也
何以不忍觳觫見字故在是誠何心忘見字並忘卻
不忍了
有仁無術仁几淢沒術字直開仁中多少經濟凡施
政制產皆術也未見未字正寓無盡更無窮滿腔生
意洋溢欲注若未見但憑殺去則亦不仁甚矣
足以已明自道出刃字仍謙爲合于王故不爲說詁

直復之耳
用恩與推恩不同舍牛一念恩已踰涯加之百姓第
用之也若由吾及人則推之說是以推無不可能而
用愈可知矣
運掌直是及人甚易盖由吾及人守約施博政爲仁
民許一大根抵舉斯加彼正此意大過人直是保民
無他直是易爲精神處善推者推恩弟言推推所爲
直須善正照前術字所爲由物及民即流溯源耳
請度欲王自爲度抑王等則又代爲王度了快字正

約說　上孟　六

刺動前不忍意
求大欲而卑心于興兵搆怨後災必矣肥甘等各足
字喚醒前足王足字恍悅生動
兩反本俱指不忍說王天下施仁政總不忍爲之無
二本故也
發政施仁用恩推恩都在制產正仁政之大端耳皆
欲等正打轉大欲見合天下以成欲欲固不在求也
皆欲赴愬興兵搆怨固有所不必事矣
五畝等正是制恒產處區畫全在樹畜及以時等所

以衣帛等正與仰足事俯足育驅而之善各各相應斯老幼各得保民而王同如此

好樂章

樂未嘗不可好只以同不同分先王世俗耳故同樂則王正好甚庶幾之說也

文王之囿章

只在民情上論囿大小便得引君妙訣于傳有正見誌文王非誌囿也民以爲小要寫皡皡景象兩者字焉字語氣直是樵者獵者無不任其往來而文王不

禁也同民光景逼真畫出爲阱國中民何堪焉是以方七十里傳不以貶文王方四十里孟子不以寬宣王也

所以講武備祭並驅禽獸不使害稼後世則專爲遊觀之侈而已

交鄰章

仁知勇正自分言不得交鄰故是息爭求安孰與安天下爲大樂者是樂與天下相安畏者是畏與天下相凌引詩言畏天正非畏大國了怒如雷霆在天不可失時文王一怒以靖侯國而武王拘守臣節須上天君師至意此怒亡矣故不曰一怒曰亦一怒救正好勇全在一字文武一怒與知俱沉與仁俱微勇處都是仁知所以爲大

眞正爲民不妨有怒然可一而不可二不然將爲嗜殺人者借口矣

文何嘗安天下遏一密而天下大者以戢救一阮而天

天　小者無恐也

雪宮章

樂以天下句一篇要領其實事在補助其關鍵在君臣相悅

不得非上便見憂樂相通上下交非尤見君民一體樂民民樂憂民民憂直是憂樂以天下不以己了是以覩此先王行先補助將民間歌咏直同夏諺如流連荒亡人必不得而胥讒作慝不嘗非上景公遊觀本是佚欲惟猶知有先王在故晏子借以畜止其欲如此

通篇過半是晏子說話句句打動景公却句句打動

宣王昔者下凡三百言何曾一字粘着雪宮何曾一
字惹着宣王何嘗不字字着雪宮宣王痛癢處文章
在題目外精神在文章外若謂先齊舊事孟子將毋
法晏子乎

先王遊觀除是巡狩述職未有無事其餘則春省秋
省如夏諺所歌未若今之流連荒亡者也

明堂章

非勉君致王乃引君救民是以獨拈文王說起貨色
正百姓必不容已而君心之竅真竅公者施行同民

法文真種實在此正非曲以誘之也

王者之堂正在行政不在制度上

九一等文王治岐已無人不被仁心仁政而無告必
先摸寫一段懇惻處逼真生動善哉直是使齊王不
得不有戚戚了

太王公劉原非好貨好色只詩有積倉姜女等何遂
拈來作証耳

王之臣章

原情議法剛剛致誚遂漸逼向身上直令無言可飾
有心自愧已默受轉移真是絕妙諫法

四境不治正左右爲之也

故國章

精神只如不得已四字所以爲父母有世臣而稱故
國者正在此

世臣親臣正在國所倚賴國人所托重上說方切國
字民字世臣何以有正用須慎任須專若不知其亡
親臣亦不能有了

舍直是不用與去字一意蓋以不用爲去舍處不至

不知其亡也

進賢正以爲國何得輕易如不得已者直是嚴察裁
斷實實耳目心力畢竭于此正慎字意一不當踰尊
踰戚何得爲故國然即在進賢時決之故曰將使

左右諸大夫非必無可聽正左右等爲君未必如國
人自爲也

各然後逼真不得已光景見字對照識字國人猶必
察者正父母誠心之求了

如何說到殺上用有可以復舍殺者不可復生直借

以擲出如不得已意
曰然後曰可以見雖欲不如此而不可得雖之也非
許之也直須逼現就業不遑意纔關得慎字而世臣
已不出此了
以爲民父母之心進賢便摘得慎字真種

湯放桀章

一夫便不是君了一夫可伐君何可弑正孟子所以
坊君臣杜篡逆處非爲湯武解嘲也

爲巨室章

直將任賢不如任木說到愛國不如愛玉齊王不爲
賢計獨不爲國計乎
以勝任不勝任爲喜怒則公以從我不從我爲喜怒
則私
欲行直是欲大行從人必非所好了須看欲字在壯
字下若說幼學欲壯行則所學俞非求志矣

伐燕勝之章

曰齊人見非伐燕之于曰勝之見乘燕國之亂正是
春秋書法

齊王托諸天意孟子直驗諸民心取之而悅則法武
取之而不悅則法文原非說文武有悅有不悅也簞
食等民情正非悅齊只是避燕何遂借口天意運則
欲取不可得了將誅救燕孟子已早覷破

伐燕取之章

燕之亂罪在子噲子之燕民何與宜王只合誅之噲
置君而去即湯之誅君弔民爲政天下端在于此乃
肆行暴虐取非其有誅兵而後議待仍不出置君一
策然非速令全反旄倪等恐置君亦無及耳

是動者兵在天下動之者我也謀于燕衆正是在民
情上斡旋方是的着
以燕浸燕救燕便無名了孟子胸中真有甲兵在

魯鬨章

有司殘民直須推到君身乃爲探本
穆公曰吾有司孟子曰君之民着眼便自不同有司
莫以告過與疾視光景君行仁政有司正布君之仁
以達之民者斯字直是親長實爲君操誅字固用不
着了

問于齊楚章

事在人而見無策守在我却有可恃民何以效死弗去同有與仁洽結在可爲正有作用自我齊楚不必事意

築薛章

滕安有遷處可知非教他學太王所以只有彊爲善一着

遷非易事即賢如太王亦不得已爲之耳修德行仁政是爲善曰創曰垂曰可審時酌勢卓有強立深謀

可傳後人處彊爲善正奮勵意已矣者創垂在此可繼在此成功格天處舉在此矣

竭力章

事之等正太王緩狄處凡所以遷國作用無不預定而以粢闔委之故須從事狄處想出攻守機權不然直是南度樣子了

犬馬等皆所不愛獨不忍害民是爲仁人

明知滕無可遷何又曰擇正教之所以守故擇斯二者仍是則有一焉之說也

將出章

曰將出便非命駕便開倖人讒門

凡害君子必先探君子所重于君者何處故禮義一說直隱隱中

或止或尼正是人曰非人能爲直是天意能用人了

焉能使者讒夫始不至高張矣

末欲平治氣數非關于小人小人亦氣數也獨奇臧倉會道禮義由賢者出六字幾奪造化之巧

夫子當路章

通章以功德二字作眼圖伯以功致王以德行仁正從德出而時勢其所憑藉者

當路直是得君行政了可復許若期望而不可必正所謂願之意

然則二字或人已知管仲不得比子路矣

以齊王照以君一勢以字有德字意齊字有時勢意

反手與運掌不同直是撥亂爲治把暴虐翻轉來便是仁政正所謂解倒懸也不但功易而事亦易了

何可當正在德上說賢聖六七作股下疏字孩家等

吸下憔悴尺地等吸下有地有民是以難政須武周
繼之也
流行直是德之施及百年未洽非德行之不速德之
成功不能速也
當今正所謂易飲易食万乘正所謂不改辟不改聚
行仁政而民悅是以不但解懸直解倒懸了事半功
倍正所謂以齊王反手惟此時文王所以難也

得行道章

通章以不動心爲主以知言養氣爲目以願學孔子
約說　八　十五
爲宗點睛關紐處尤在自反是以聞大勇于夫子已
早爲願學伏案其羣賢引聖及堯舜百王種種直是
打轉伯王處正非泛泛
不動心本體作用俱在曰四十見非襲取曰我見有
根宗處註恐懼疑惑正吸下知言養氣意
以孟賁擬不動心則不動心何難告子與可以先驟
了故是不難猶言若是則不難明有與不須在是以
下即有有道之說也
不動心直是知言養氣孟賁一擬邪類養勇須急以

黝舍㨿之似者正不同道而相比未知孰賢直一筆
抹殺謂舍約直爲下形容曾子地耳是以畢竟指爲
守氣并不名爲約了
曰忍及曰視不勝各代他想像必勝無懼模樣不知
反求正在此故曰黝之養勇舍之所養勇所以但別
于黝耳至曾子直曰聞大勇于夫子是大勇非養勇
于夫子直是夫子了願學已明說出
惴正惴吾往亦吾往總是反求下持志無暴集義有
事起越賢聖適迹帝王等包括已盡故曰守約不動
約說　八　十六
心道已盡于此矣
可得問惡乎長乃直窮到底意
告子只在不動上見得將心言氣分作三路遂使一
切不得但無反求意孟子認得不動心根本所以言
須知氣須養正是自反工夫曰行有不慊于心自反
通貞見了
勿求氣恐心以氣動勿求心並恐心以求動只此便
是告子不動心處可不可就告子論告子其實不求
心卽有詖淫等何從知之不求氣氣未有不暴者

忽變心言志求心之心直是志了是以志為心之所
之便已帶有氣在故為氣帥體充直是志所發泄了
至乃至到次乃次舍志氣原無分別先後在帥充處
已有了故用夫字則持與無暴益不得以分別言之
矣
持志便無暴無暴正持志用介相成若壹直是偏向
一路兩者皆失故動氣便是暴動志便非持是以壹
志壹氣則可志壹氣壹則不可正孟子與告子所以
分處

以蹶趨類言者但使氣志二字分明而持與無暴在
是反求亦在是矣
知言養氣正在心上求便自能知能養各曰我者明
是自反家法非弟對長字說也
浩然原從養來故曰吾非養則氣而已矣不但養直
須善是以難言正是離養便言不得所謂至大至剛
配義與道非養何以至又何以配故直養無害剛養
之善而可言者耳
配義與道正是說浩然與至大句一類無某對直養
反對塞天地
直養無害工夫流弊一言折盡集義有事等復詳明
指出非為告子下砭正恐強制捉從天下之願學告
子者將多也
氣配道義養氣故須集義正是介一工大
義根于心氣主宰在此氣運用亦在此只集義二字
持志無暴同體並妙心氣內外一齊俱徹了
集直是集大成之集握義之樞而事事逢原襲則如
衣有襲只在外面粧成故生則自內發出取則自外

收來襲正不慊于心有者照集字不必事事不慊心
有一不慊便餒了未嘗知義正指出不得于心受病
處
知義方能集義是以養氣正從知言知字得力下仁
知及知足知聖俱映照知字精神處
有事等集義內俱已盡了玩必字也字只剔出介此
更無以養氣者勿忘即有事勿助即勿正仍出一心
字直是關鍵在心上即集義仍出不慊于心一語意
有事勿正等要畫出一段閑靜光景方見善方是持

正解有持志

方見無暴下特拈助長愈可見了
行事等正不賅不傳真脉絡
知言正在求心惟心集義則權衡在我自無不得于
言所以根源流弊一齊都窮了必從吾言更是承先
俟後處
各所字正心字詖等正流弊害政害事已在此蔽等
正根源
曰既聖又曰所安及伯夷伊尹並是班有同等正為
伯王廻照處
約論　上孟　尢
仁且智下不復着孔子謙讓語正好看聖自子貢邇
出未嘗不可孔子故不居耳明是孟子自任願學處
了了矣
聖學寃忌安字如合者分明合他不得但不安耳所
謂第一等遜與別人做便是自棄古人持志大率如
此
願便是志則字學字便是持志正不動心處
未能有行正行必慊心是則同者正聖人行必慊心
處朝諸侯等更好看王不與意伯不足言不義不為

則集義之説也
所以與前可以仕等已道盡了此只借宰我等作証
振耳
賢于堯舜者亦是當時無孔子堯舜不傳久矣
百王德政可知夫子德政不可知正天不可升説話
生民未有故是了質妙摸形容處
未有盛于孔子正出類拔萃之尤者謂出聖類拔聖
萃反不化了
假仁章
約論　上孟　丰
玩行王者伯直是王伯即在德力上定正欲于以處
扼步耳伯有待王無待益見王不可不為了七十百
里罔不待大處然湯惟不邇不殖武惟不泄不忘方
各能救民水火須發以德行仁剔出王字根柢
力不贍可知有大闕心悅服又何待大孔了正有德
無位直到無思不服打入思字故為心服
如何罪有服上詠曰以力以德王伯真神俱已抉盡
此只借服形容非謂伯能服人王有意服人也若有
意服人並非德了

禍福正
須柰字

仁則榮章

言榮辱要人主生惡心言禍福要人主惧以㥬其惡
心竅精神怵惕處在及是時三字
仁兼心與事榮以國勢言則字恍見自求意
明政則無虐政明刑則無淫刑正仁極切實處關係
處迫即及字未者在是陰雨必不免此尚未耳或敢
正凛然不敢自必意曰為此詩者又恍然不知其人
想見其人意可謂字字傳神
禍有求之者乎有自求之者乎是自求直令追悔無
地隨曰禍福無不自己求轉禍為福意益迫切矣

約說　一八　上孟　三十

尊賢章

各天下字便包盡鄰國了尊賢等皆天心天道所在
曰信能者非誠意說話談王道于富強世必迂視之
信能正真懇在提光景勿說似喫力仰若父母即在
悅中說出未有能濟見中兵士臣都無用處生民以
來說有的據可見天吏正奉天子民者有敵則有殺
戮無敵則在是休養撫摩故為天吏伐暴安其中一
事耳

人皆有章

關鍵只在一知字知便是先王不知便是今人知便
是保不知便不能保正在端上一知便充故及觀指
點皆有處正欲人知皆擴而充之耳
曰人則無兩我門皆則無異同曰有則非外來曰不
忍人則一體自痛而必不容已者
先王正人字即心是政正是擴充斯字何等迅捷直
乍見怵惕不期然而然火燃泉達欲不然而不容不
然者運掌更好看是字意

約說　一八　上孟　三二

寂妙在怵惕二字直是驚訝不自持情狀謂惻隱有
所為此怵惕亦有所為乎真个四體亦能惻隱了
非人直是說人皆有而自賊賊君意已恍傳出並舉
羞惡等者惻隱從不忍發則不忍人之所危自不忍
人之機坊貪冒等所以羞惡等便與惻隱俱有總一
不忍人之心也端者見能充與不可不充意四體非
謂必有正謂四體能運四端可見則是能字不能便
是賊了
知皆擴而充之在是推在政事上保四海已在此火

始燃泉始達燃達蓋未有已正是說運掌稱如意正

足以說訴下第加苟字一足之耳

苟字非既充此又充彼只是不忍羞惡而端自從生

政無不衆故通章專在不忍上着力

矢人章

通章只莫如為仁一句為仁固由己而智以擇之耻

以決之正自無難

術一差直將生身立命與心迷喪沒術中而不可轉

何得不于擇時慎之

約說　上孟　三十三

尊爵便見萬善皆出其下正與人役相映安宅正言

擇術者舍此無可安身處

不智遂不仁而禮義便已盡無了尊爵安宅都失豈

非人役

莫如及而後俱是慎擇意正己反己俱是莫禦意將

尊爵安宅衆不出此又安有勝己者乎人役亦不必

言了

劈頭從矢人說起役以射結住中仍點函人矢人

主客客主倍極文章奇妙

子路人告章

總是與人樂善聞過則喜亦是舍己從人聞善則拜

過與取人為善除自大了然未告時作何商量未聞

時若何作用舜一生只是取人人不告而心常虛善

不聞而心常受故只有大非謂大于由禹也

舜好問好察執兩用中安所不舍安所不從安所不

樂不取是以謂善與人同

無己可言故曰舍惟人是取故曰從

與人為善直打轉上與人而人勸于善意在內莫大

約說　上孟　三十四

直打轉有大有故與大所謂包括于告與聞之先者

伯夷章

正是論去就非論清和須如孔子仕止久速乃為去

就之的乃為可學

叙伯夷一節深一節明盡出一个隘字叙惠一節寬

一節明盡出一个不恭字二聖受病正在不屑天下

皆吾一體若時中聖人便有是不忍了

由者循其轍跡之謂夷惠未嘗不可用只隘與不恭

不可循耳正是以願學所鑄二聖處

天時章

直是指人和于得道正見王天下根本非為兵家策
勝算也
不如原非可廢只是靠他不得下不以可見人和正
能用天時地利者直是無一民乖戾無一念未融所
謂順以天下了
天時指戰上地利指守上總為有不戰伏案
各不以直吸多助意上說人和得道字已有了不然
人豈有無道能和者是以用故曰二字可知是足證
不是推原
道直是王政所謂以德行仁者正非區區為即戎計
以身相親曰助以心相向曰順助則安有不順者曰
至直是如響應聲非進一步說話有不戰直是不戰
而屈人兵了

將朝王章

通章以道德自重正是以堯舜成王熱腸小心看見
之矣
孟子是賓師不是臣學焉後臣則可召見便非尊德

樂道便是慢了
出弔東郭公然取瑟家法不得已非猶仲子直是托
疾意須使王知耳何足與言固見非大有為了不敢
正敬字非堯舜不敢陳正見齊人所陳皆非堯舜伊
尹樂堯舜之道湯不敢施于尹者不敢受于王通真
不敢陳意
豈謂是直是已無臣禮召不得加一道正在此爵尊
于朝廷齒尊于鄉黨德乃仁義世與民盡包了輔與
長勿說做用世治民便有朝廷歷他直是王扶世道
表正民心正賓師事非人臣事也惡得非抵當意正
相成深心方與上下敬意相貫不然便是使氣了
大有為曰將正見待臣而有為不召曰有所非謂此
等臣不多得正是君心實有所尊樂而不容已耳不
召即就之即尊德樂道不勞而王正所謂將大有為
即伯亦須如此可召則受教召見則好臣其所受教
且猶不可直是說桓公不召管仲惓惓以大有為望
王所以敬王者至矣
不敢陳不敢召方是君臣主敬

陳臻章
自鎰之傀直如餐以萬鍾正是驕廉意不可貨取已
明白道破
處非名目直是就中道理說話有處則我可名受無
處則我直爲彼取矣
平陸章
非齊之君臣果能知非所謂法語之言能無從乎然
臣不可不爲民請命君不可弟爲臣受過俱見之矣
爲王誦直爲民訴若非爲距心稱賢也

謂蚔鼃章
爲臣守官便以官爲進退賓師行道便以道爲進退
綽綽有餘裕正依道爲卷舒確有主持者
爲卿章
特不與之言行事非不與文談也酷是待陽貨家法
孟子自齊章
曰悅曰恔只形容盡心必不能已處若終天之恨豈
有快時益見儉親必有不勝欷然了
沈同章

燕君私與燕臣私受齊君私伐齊臣私問俱不知有
天在
甚慚章
慚正足用爲善所以陳賈一辭千古遺恨宜者猶言
這過是當有非言當理當理則非過了公過之宜千
古無人道出所謂聖人能立無過之地者正在此
皆見固不肯爲之辭皆仰又不必爲之辭于改上說
出不自諱于順下說出爲之辭直刺其欲文君過而
先不能自解不必另尋文君過意兩曰今之君子正

斥其爲小人之尤也
致爲臣章
孟子非爲臣者茲曰致爲臣明是齊王不能尊德樂
道盡不臣之禮了
留于者必諒子之所欲如萬鍾說話是謂子欲富也
如使予欲富直是不欲富了不欲富而所欲可知不
用二字已明白道出若復爲弟子受萬鍾豈不是道
貫不行而以中國爲壟斷徒自取賤耳
宿于晝章

為王留行便是為王不是為孟子了子思之側之人
繆公使之繆公之側之人非柳詳使之各曰側字可
知留行正君側人能闢說于王者也益好看君側皆
十寒章不足為留賢者耳
須要有所以安其位而行其道方是慮字若第為王
命時子豈非奉王命者乎

尹士語人章

主腦只在足用為善一句見以此望亦以此乎所欲
正要安齊以安天下意不過正不用改正改此王如

約說　八　上孟　卅九

用乎三句非自負語氣直是王由足用為善處諫不
受較不用殊淺所見在一身之去就故小孟子所見
在天下之安危也
摸寫望王反覆追想過去現景影中得象字字堪盡
堪訴

充虞章

凡怨天者必懟天尤人者必憤世孟子惟不怨尤故
惓惓用世萬一天心可回人事可返有不容已者故
號泣非怨恝然為怨談笑為疏垂涕為戚止此意彼

一時謂時尚可為此一時謂天人愈窮不豫正所以
不怨不尤者
兩必有俱在天時人事上定名世先王者有為王者
所必賴故曰其間者說名世因王者而有豈此時遂
無名世乎反失孟子本色
以其時正所謂此一時也可正指平治說如欲平治
乃可不至不豫明是認不豫了所以悲天憫人者至
矣
班爵一章已盡封建梗槩為國一章已盡井田規模

約說　八　上孟　卌

唐虞三代直在此故曰如欲平治舍我其誰

居休章

仕必受祿久于齊特未去耳非仕也
出晝愛民之仁居休料君之智自並行而不相悖

為世子章

道章只性善二字正所以為善國者病根全在疑上
故曰道一見無可疑又曰何畏曰有為又曰豈欺我
無非破其疑心堅其所以為猶須實落着在善國處
蓋為善國正克此性善以為之也所謂性命事功一

以貫之與何畏等一意引書直教他很下手也
道性善者千言萬語總歸性善堯舜正性之者引成
覸等所稱更不一總是道性善總是稱堯舜也
夫道者善是性稱堯舜便着在爲上便是道字上已
道過故着夫字一而已矣非証性善直是止此一路
說詁所謂但有爲法別無不爲法也
彼丈夫等各何何要拈性善要拈爲字彼我等明明
是个一字
若藥句要拈出不疑來所謂不瞑眩者惟藥可瘳

約說　八　上五　三十一

疾耳
謂然友章
通章語語要顧着自盡何于心終不忘文公所以能
盡禮所謂性善爲堯舜處正在此
曰盡不可一毫不慊曰自盡不可一毫外求曰固所
自盡在獨斷獨行不可一毫沮格也
三年喪重禮上聽冢宰喪重哀上哀正所以制禮處
問爲國章
通章只民事不可緩一句民事無如制產制產無如

行助爲文公反覆言之行助莫先定經界又爲畢戰
反覆申言之其九一而助什一自賦及申公外私等
皆正經界事制祿亦井田事至庠序及親睦正有恒
產以有恒心者總爲民事總見不可緩處
民事外無國事不可緩莫過出一訓警惕精神並重
民事則養教兼該小人君子俱治爲君爲臣都盡道
一緩便盡壞故曰不可引詩非謂民不自緩見周公
聖相所訓告成王只在此正不緩家法
有恒產便是分田有恒心便是人倫明小民親無恒

約說　八　上五　三十二

產即所謂慢其經界也
賢君即仁人必正不緩之象禮下即制祿取于民有
制即分田處
爲民是爲富恭儉是爲仁
五十等要看正所謂制產貢助正所謂取于民有制
也其實何嘗有精神取民有制爲仁不富一齊喚發
了徹字何等公普藉字何等潤便正見助徹相通下
用助意已有了
既說皆什一又說莫不善于貢見得什一中不爲變

適直恁害民況履畝而稅者哉爲民父母正進以仁
人處
世祿出于公田不行助法無公田祿安從出未免取
民無制了玩固字矣字直是說謂何不行助法意
助法久廢正恐難行引詩見周未嘗不行滕盍當行
了
設者久廢特起意爲謂發立而教可興也全要說在
助上夏曰等制有分屬意實相兼學則名與制總不
異了明人倫見不可不設倫明而民親即下親睦意

視放僻邪侈何如要非有恒產不能
取法正因法助生來王者師直是王者了新國正此
意力固不緩之象也
不曰井田必自經界始曰仁政直是以井田爲仁政
了公私內外界限不明貪暴兼併皆從此出成甚井
田故始字直包均平在內下九一什一五十二十五
等全是界限分曉本以制井行助而公田世祿一併
舉行方完得一个始字
將爲君子等見田祿必不可廢無君子更見制祿亦

是爲民慮
九什是分田一是制祿所謂正經界在此助者不勞
官自賦者君子就田取稅更不勞民賦以通助之窮
正非貢助分行也
圭田餘夫歸下必周而五十二十五畝制度只合處
恰是井字分田即有此田制祿即有此祿皆一時事
皆經界所當正者
死徙等見民生善民俗亦善是謂有恒產者有恒心
方里何是畫野定制井九何是分田定數總上請野

九一裏面事公事等明是教化了
成法只在但非真精選行便是枯槁潤澤正不可緩
真神力亦新字真景象也若通變意便無謂
前曰子力行子必勉今復合訂一語見君臣同心千
載一時正不得以悠泛錯過

神農章

通章以並耕爲主倍師正在從並耕上齊價仍是並
耕意故且詰且闢逐段開陳逐段分鎖可謂極精盡
變其折並耕則排堯舜責倍師則排周孔排平價則

按之治國家並不有本源有作用處
曰爲使許行撰出來的可知並耕齊價神農原不能
行兒在今日衣褐直是齊貴賤捆織直是食力意
提陳良爲許行對照爲後倍師伏案
道字要拈合神農意食字治字厲字正印合後面各
字
兩以粟易之已見難兼直過出國不可說許便一語
折倒
獨可者直是耕必害治下俱証足此語大人等人分

約說 八 上孟 三五

事安得不分有者自其人已定矣且一人四句小人
不能兼小人大人能兼小人乎勞心等語意俱側重
心邊故曰見語有根據或者明是兩有字意盖許行
只欲上下皆勞力以壞滕君子小人治養處故即滚
治與食折之下憂字皆本此天下通義益見從來無
耕且爲之事矣
許行把神農做並耕的証佐孟子把堯舜做不並耕
的証佐
堯勞衆一舜並不勞心于舜外舜弟先使益次使禹
次使稷次使契用心何等精專施爲何等次第故總
結曰聖人憂民復申曰堯憂不得舜舜憂不得禹等
兩聖人得人以仁天下所爲用其心如此
可得只是有可耕之地不入要在不暇上說
有憂有字要看所謂到得人民育時聖人仍有憂在
聖人单拈堯舜命官正是憂民
爲天下要緊勞心懇摯處難者人得而仁無餘事所
謂第一件事勿作知人不易話頭
說蕩蕩及不與見堯舜雖熙玄默不減神農而用心

約說 八 上孟 三六

終不能已所以治天下
悅字照前悅字周公仲尼之道正堯舜以來相傳之
道所謂先王之道也要切本章語意下背者節與仲
尼應吾須節與周公應
聖門諸賢總是不倍師的樣子曾子更推尊以江漢
等心中畫成一幅仲尼圖影不可倘却直是曾子無
以尚了若謂聖心何如濯何如暴何如皜皜便非
非直是詆毀意正照悅周公等
戎狄是夷故曰膺荆舒變于夷者故曰懲既變于夷

則荆舒亦總是夷了故又曰方且膺之
惟不二故無僞故無欺只是爲粗不爲精其道能返
淳還朴將君並耕得賍入交易不煩先曰從許子者
並倍師亦並辨了
情字正照僞字同正是價不二亂天下者物情亂人
心亂天下亦大亂矣
治國家治字正打照褻殄而治中義字仁字正打照
惡得賢堯舜周孔更壓倒賢字了

夷之章

只重一本二字人以本生愛因本出本一則愛自不
能不差等夷之厚葬乃良心動于一本而不自知者
從此處挑發說到沉痛迫切處未有不一撥便轉治
夜等說話正是直處且者未即見之也所賤事親只
要他省出厚葬本念施由親始原是只愛無差等便
由親始非獨厚親了故爲二本一本非不愛人直是
愛有差等曰使者天定之矣夫泚三語正見一本逼
真處掩所謂獨厚有道正貴字意憮然爲間甚出歸
僞真象

陳代章

要知陳代即善價之求孟子即待價之沽正非無意
直人者
宜若蓋尚碓語氣且予枉已說話正所以商之也一
見謂所枉只在一見卻不知枉見便是枉道便須從
彼便一敗塗地了
不待招非謂招便可往直是必不可往見若招即往
反出虞人下矣
以利言謂較量尋尺是論利不論義論利便已枉尋

直尺非待流獘處說到何可爲也
請辭直是到底不失其馳請復正求明其不失耳總
是不比處
比正枉的根株羞正不比的本念比則志士勇士之
氣便一往亡盡了御且羞比士乃枉道人不能直益
見必不可枉非在尋尺間論也

景春章

只以順爲正四字道盡戰國遊士心事若廣節語語
要反照此句意

造士非能作禍福皆循世主喜怒而乘間爲之者大
非於陵仲子等一往獨行真作用是不弟順竟以順爲
正了
若廣等要發所以君與並行處方是語語反照儀衍
光景
志者在是吾心所之正非仰吾怒于人企得不得亦
非在遇合辭退間論故不能淫等逼真屹立千古儕
視侯王處此之謂正豈不誠對照耳

周霄章

以欲字換一急字以惡字破一難字更宛然待價家
法
仕乎便有疑難仕意皇皇及則弔正欲仕光景直說
到失國家及耒耜等見欲仕迫切處乃見守道力量
欲字熱心非惡字降伏不下正揭出由道真本領處

後車章

要看爲仁義三字正事字益事所以爲功功便是道
了
數十乘數百人說來正自可說明是一个泰字模樣

誰知楊墨充塞孝弟蔡無仁義凡爲當時壞盡於此
而有入孝出弟以爲事例處只從爭先恐後數百人
猶以爲少者正不知負景象所以守先王而待後學
功孰大于此斯孟子所以爲仁義也若只閉門靜守
雖說仁談義功寧幾何故傳食正所以能有功處合
功而論志則道辭耳
彭更亦後學中人故曰有功于子

宋小國章

兵以除殘去暴則爲王以爭衡列國則爲伯宋正爭
衡者耳所以極言王政無敵全指出不行王政王伯
益了然矣
湯行王政只在弔民二字武行王政只在取殘二字
各段已全發出當日四海皆舉首追望意
湯君亳一段描寫湯行葛處逼真至仁光景宋所以
待滕薛者何如所以畏齊楚者又何如
爲匹夫句要即童子推開說若單說一件上仍是借
題目了
十湯句最有趣武取湯之天下而反曰于湯有光益

見湯武同心爲在民不在天下也天下所以畀之也
云尔正指患而伐之苟行王政只要語語照頑湯武
各段齊楚正在四海内者耳

戴不勝章

只是進賢貴廣非謂進能居州爲無益也
王所非莊嶽長幼卑尊不皆齊人與王爲不善者多
與王爲善者止一居州一傅衆咻之勢也引而置之
是所望于不勝耳
子謂便非王謂故又兩曰王誰與所以提王者亦在

此
君王所便有引置意更妙在一於字直是于王大有
關係若第曰在王所者便不過備員而已是以有曰
在于王所者
上曰數年此但在衆上論見輔成君德止易耳

不爲臣章

只不爲臣不見一何盡之段干泄柳皆力守不見之
義者孔子至孟子大夫亦必先而後見不先則必不
見也曾子子路即一笑一言並不可假况往見諸侯
哉
曰古者便見有成法此自氣遏見養字意已甚正是
好處迫斯可見直甚無不迫不可見了引孔子不要
說不爲已甚直是大丈夫一見且不肯苟如此病與赧
則直發附權趨勢者脇肩夫由是二字要看當時上
習日卑把一見看作等閒那知笑言必不可苟如是
不曰所守曰所養守或有之養則守身行道俱在是
非徒以氣節爲高不忻愧務有未同之徒金化段于
泄柳之甚正見願學孔子處

盈之章

不說到民不堪取却說到義上正爲待字下夜盡義
須勇爲待則正氣作宿弊必存不能割故復以知字
醒之攘雞一段措盡非義更何謂痛切激發極矣

好辯章

不得已三字是通章精神處見從來聖賢做事皆不
得已而起者從禹敘起一步難一步禹時只洪水一
事且聖君在上諸賢夾輔周公便以臣代君然權柄
在手孔子則匹夫而已矣然猶修史可修至孟子七

雖世界全無可憑所以但憑口說歷借春秋爲把柄
正故中段兩次拈出惟字正不得已真切處尤孔子
家法堯舜以來所爲聖人者
生字宜好看中民無所定民不得衣食及秋君弑父
直到人將相食皆是生字及照處
各段驅蛇龍及禽獸于驅虎豹等皆爲後率獸食人
伏案
暴行正從邪說來故語意倒置以定又作者作于下
有作者作于後邪說誣民充塞仁義是邪說暴行更

甚了所以距楊墨只在放淫辭則邪說息而詖行淫
辭皆息矣總爲聖人之道所以閑先待後處正在此
及紂者非爲紂說正見周公大不得已處伐奄下皆
誅紂中事要認周公作主獨指禹周孔子皆指在下
言則承三聖必不容已矣
弑君父是暴行然必委罪君父藉口行權便是邪說
兩有之見前代尚未有當時不多有意
懼字正徵其不得已處春秋本魯史而筆削褒貶
一稟文武成憲如禹治水本行唐天子事周公兼驅

本行周天子事所以還大權于天子也故事字正非
權字若權則孔子亦僭竊矣知罪正見天子之事是
以用是故二字知我罪我皆以明王法而成誅其心
戒忠其皆已所謂亂臣賊子懼正在此惟字正不得
已意
復從聖王諸侯說起非借權力見于盟更難横者直
是與吾道相角楊墨横議之尤著者天下皆歸楊墨
便是盈天下便是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堯舜以來從
無此亂了

試看墨氏頂踵不須是甚樣慈悲反覺聖道親親仁
民仁民愛物不勝區别楊氏一毛不拔是甚樣清淨
反覺聖道立必俱立達必俱達多所攪擾邪說至此
安得不懼安得不閑楊墨指其人淫辭指其言詖使
邪說不得作纔是距放著實處者字指楊墨之黨正
照盈天下意事政皆從心出所以欲正人心聖人不
易直是說辨必不容已了
曰抑洪水而天下平見不抑洪水其得已乎復拈出
禹周孔子正爲我字生面又曰周公所膺益見已不

得不辨了正人心曰亦者便是承三聖使非得已息
距放皆從辨字來曰能言正是企望能辨者所以繼
往開來俱在此矣

陳仲子章

要認得廉字只是有分辨不苟取所以維世全倫正
在此若一切逃世直是苦操了
惡能廉正指仲子不得爲廉不能充正是惡能處曰
其操止成其爲仲子之操耳指蚓者非責仲子爲蚓
直是必不能充意總是說仲子以窮仲子蓋辟兄離

母不情已甚縱能如蚓豈遂爲廉乎
伯夷盜跖說話正爲仲子計其母食兄衆之所從來
故以從來必不能計者反抑之
仲子非出心離母但爲兄不能不離母耳巳字對兄
字鶂鶂說話非謂仲子不可食謂受原不妨耳
通章俱是反辭正與闢許行同一機括本謂相兼不
可反責以交易之爲煩本謂母食兄居當安反責以
槁壤黃泉之爲潔皆文字最深最透處

上孟約說終

孟子約說

興化孫肇興著

離婁章

通章只仁政二字先王道法皆在此君不可不行臣
不可不導君以行者先王故曰各四見文字提掇轉
變處正須着眼
婁曠皆爲聖人守法者堯舜直是竭心思之聖人了
堯舜之道仁政平治都有了不以二句是正說猶言
不以仁政安能平治天下而澤皆歸法後世至此哉

仁心仁聞要說他能行仁政爲吾君不能伏案
徒謂用意過當總謂照顧不及過正不被澤不法後
意
聖人有思必竭有竭隨繼竭與繼相分不窮而仁有
不徧于古今之天下乎
無斷曰繼直是仁政即在竭中既者更好看非仁政
即竭亦徒善耳
先王固有道在行之第因之耳有道而後可揆有法
而後可守無禮無學亦即無揆無守處

不行仁政病根正在富強城郭等須為指破
杳杳井什泄泄正見時俗共惡以深刺其摸國之心
耳
責難陳善皆所謂行仁政以法先王者
論政多重仁心此獨重法以當日君臣不知有井里
學校在

規矩章

句句要認着仁字上以規矩說仁政此復以規矩說
人倫單指君臣指治民始指出仁字又甚言不仁之

當鑒聖人固無大仁民耳
至即至善之至恰好不可那動正是可法處須從仁
字出與道二相映蓋有不至便中立可中立便不盡
堯舜正君臣之至者法堯舜要從自心做本領所謂
仁也直須指盡字而已矣照至字兩所以更明白揄
定仁字了
仁不仁由心違事俱有故口道須說得出此入彼不
容髮不中立意

三代章

喚醒全在惡死亾三字正進以強仁處

愛人章

各自反實實有本領作用在即此是正身即此是天
下歸與命祈福總不出此了
不得反求上已道過只以有字皆字摸寫無念非求
意其身正而天下歸須不得作了當謂所為輾轉叅
勘蓋不敢自爲正自爲歸乃是反求真精神處
人外無命反外無求詩正非以多福咏君子也

恒言節

直是教人理會恒言非為恒言分疏人有恒言謂人
人開口便如此非恒人之言也不曰家國天下曰天
下國家豈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而家之本
不在身乎本只一本在無二在恒言正不得習而不
察耳

爲政節

不難直是操之有要不得罪政在德教上說蓋一國
天下慕或可假巨室安能假得吾德教誠足爲巨室
慕自無處不洋溢矣

有道章

順即順受其正之順所謂順天逆天要以人力挽回造化不可以不仁厭絕天心德必圖其大賢勿甘于小故爲政及無敵皆役人而不役于人處

受命便是人役非謂某公能順天正形容人役光景猶幸有涕出一恥在

文王固順天而爲大德大賢者上帝既命直是天爲文用殷士膚敏箕個賢德爲役仁不可爲衆正文王爲政于天下而天下無與敵者國君好仁所謂師文王曰夫者前師文王已早有仁心仁政在

不仁者章

言正言其所以亡以返之仁者孺子一歌何嘗自取孔子諄諄教小子直可爲聽言榜樣自侮等總是自取引書更欲即誤訓爲言耳

桀紂章

與聚勿施正是仁處所爲好仁志仁皆在此爾也直是得心得民得天下王天下不待言了

七年之病喻暴雪不喻民困三年之艾喻至仁不喻深仁

自暴章

自暴自棄較自作自取更覺迫切故用哀字安宅正路固可居可由能居能由者兩人字真自字生而直要暴棄者一思耳

道在邇節

兩在字直是邇外無道易外無事求諸遠難便不得爲道與事了親長是點評非推原人人即天下親親長長不失其孩提少長知能而天下無餘事若在乎天下上着語仍是求之遠難了

居下位章

獲上等皆本于誠而明善正誠身工夫思則能通正所以明善者天人兩道字正各道字照睛動即獲上等動乃是誠至思誠以明善正不容已要明字思字實實在獲上等體認正非空空

辟紂章

善養者直是以養民該養老如制田里等所謂文王之政也北海東海便東西南北俱在所謂天下歸之

也而歸正歸仁非就養犬老等意非借二老以收天下正衆二老以証天下文王所以爲政于天下曰七年曰必正見仁政非迂濶而難行也

爲季氏宰章

直是大創富强處服者執善戰而加上刑以償其盈城盈野彼必心服故連諸侯等尚不足擬其罪矣

存乎人者章

存照下廋字莫便有言字意觀即于聽時觀各有知言知人本領在

約說 八下 十六

恭者不侮節

惟恐不順正是以聲音笑貌爲之惡得爲豈可爲直窮所托則不侮不奪之眞恭儉出矣

男女授受章

兒將道說到標上孟子將權歸到道上不援直欲枉道枉道便是手援了

邪說須以仁義援之功利須以王道援之蓋天下溺正爲無道故以道無援道中固有權在

禮之內無對以道之內無妄婦

不教章

教以正即責善易子便是養繼怒便是責了

古云教以義方勿納于邪夫子曰愛之能勿勞教以正繼以怒都是正理須拈到勢上所謂不中不才非養不可正是善教子處

爲大章

事親全在守身志正身所獨注者以身事親須以志養親把親志並成爲子身非若曾子不可

大者衆事衆守俱包本則衆事衆守所從出故本字

約說 八下 十七

即從大中拈出耳

守身要即合事親意不失句見能事巳于守身中有了

養志正從守身來必誠必有直是視無形聽無聲㦸兢與精神處可也正謂以守身爲事親而大與本俱在此矣

不足節

適間正要定國非不可直不足蓋君心有非適間將不勝窮非即不仁不義所謂不王者大人爲能所謂

以仁格不仁以義格不義以正格不正積誠盡力直
在君心上撥轉惟者非推尊大人正則清適同意
言仁義又曰正者見非煦煦孑孑之仁義說非字極
精極盡處莫不直指人政矣守正足之象也

不虞節

毀譽原不足憑至不虞求全成何世道人心所有字
正欲人自勵非爲人作長嘆耳

易其言節

正見無責乃大不幸處

人之患節

誨人不倦便是成人好爲人品直是上人師未嘗不
可爲也

從于子敖章

樂正子失身匪人故直以亦字我字刺他幾日舍館
直是影子有罪仍不悟所從之非了

謂樂正子節

徒守可玩求其故而不可得只落得一个餔啜了我
不意更大有怵惕意正子原爲求見來從一非而生

平凡喪道固如此
傳食不爲泰餔啜不可徒只多一子放在

不孝章

猶告直在舜上說出所以爲孝正不爲無後者借口
耳

仁之實章

通章直是教人從孝弟上認性
實字與本字不同泛說良心真切猶是實子直指到
事親從兄確有可循方是實字真象

事從正在良心發動愛敬懇摯處是也直是此外無
仁義意
知斯等各斯字迺真實字則生以下更是仁義禮智
一以貫之故獨不着是也二字

大悅章

猶草芥正視在親不在天下所以爲人爲子在此所
以盡道在此直須至天下定方是大孝舜所以不可
及也

諸馮章

直是教人証聖于心意
東夷西夷只是極東極西照下中國合在志不在行
是謂行乎中國揆乃心之衡量正志所以行處一直
在聖字上見人則意見趍操岐出不一聖則直是揆
了揆同無不一矣

聽鄭章

悅人便不足乎政便有餘非謂濟人不可爲正教以
政濟不以惠耳
平政直是因利利民德怨均所不任意

乘輿一事當時據爲美談孟子斥爲小惠正是揀如
雖處作用處

視臣章

視各就心上不可知不可言處說如手足直是信任
不疑意行澤正臣心所在全在行聽上發出曲體臣
心方見視如手足謂寇讎明乎其君對君言固如此

無罪節

可以者過此便欲去不得非教大夫士以知幾正不
欲有國者成以知幾耳

君仁節

要在仁義並用上說

非禮節

弗爲者禮義從大人出大人不從禮義出若在禮義
上摸擬全無是處了

養不中節

養正薰陶涵育便有樂字在日中月才曰賢父兄明
是身教棄只是不養不中不才未便是不肖棄則直
成其不肖了故是父兄不賢

不爲節

兩有字正在本領處說不在作用上說而後可以者
才情馳驁都無用處了
有不爲從何處來學問德性俱在故可以人字與之

言人節

當如直是莫救了何恁悚惕

仲尼節

只是當爲便爲恰當至好若加一毫意思便如惠如
夷直是已甚仲尼所以爲至聖也

言不必信節
要認大人者三字正所謂神而明之大而化之者也何皆不信不果但必則非義不必則惟義所在大人所以爲大人耳
不失節
赤子真心直是神化不盡大人非有加茆不失之耳有多少涵養學問在兩者字正是論大人與論心無干
養生節
非謂養生可輕正謂送死當盡

約說　大下孟　十七

深造節
只是要人還原原所謂本來非源流說話得正得原深造以道直是勿忘勿助居安等自得中一齊俱有故君子要人深造以道不可補足方並前欲字俱有氣力了
博學節
曰反約便岐博約爲二門反說約便詳說正以說約了將者合下直是說約正好看一貫處

以善服人節
養人直無意服人了服天下則心服則王矣服人惟恐人善養人惟恐人不善
無實節
曰不祥不實等爲蔽賢正好看遠視直精神處
徐子章
原泉有本者也雨集無本者也有本則進無本則涸故聲聞過情君子非恥其涸正恥其無本耳
人之所以異章

約說　大下孟　十八

敘几希一脉首以大舜爲宗正人心道心自舜開之後來聖聖相承存此幾希世道人心所由以不壞正在此
所以異要照正能有以全其性說不曰心曰幾希者猶言這些子說話直是惕人存存意去則庶民自遠幾希存則幾希遍布于人間流注于今古矣
仁義正是幾希庶物人倫各在舜明于庶物非以庶物明察于人倫非以人倫察明察則無不行矣直是仁義由行出非行由仁義出幾希布滿于倫物明是

個存字了

旨酒章

有惡旨酒等在而幾希藉以不磨是以禹以惡旨好
爲存湯以執與立爲存文武以如傷未見不泄不忘
爲存周以兼三王施四事爲存數君子所造于世者
甚大春秋私淑皆此意
得之直得其幾希帝王以來至周公獨關相局整頓
在一朝經制在萬世所以思字兩見若非幾希作對
針諦周公千載深心便已抹盡

迹熄章

迹章只一義字盡之天下有王者義著于王迹而美
刺其于詩歌天下無王者義竊于伯圖而是非存于
聖經二經始終正幾希存去之關紐處
義皇有易唐虞有書文武周公有詩至孔子有春秋
所謂集大成
王者二字孔子作春秋竊子義與取俱在此詩亡直
是不關王迹雖有亦亡一也正爲義字伏案相文見
非王史見非經孔子假事直書公案立而是非存故
義仍曰其取者借魯史見己意也
竊則誅議不直正不必借權賞罰而幾希已昭垂于
萬世矣

五世章

王者曰迹君子小人曰澤孔子同萬世不磨者未得
非傍從直企慕意私淑正一心授受獨傳幾希真種
對以來仁義都在此人字要看直夫子莫不有焉不
學意

可以取節

要在可以中辨出可以無來正教人精義處

逢蒙章

蠡人二字是一章斷案羿之見殺非于知人不明直
是直己不正耳

西子章

本質惟人自造正不可不滌垢以就潔也

言性章

正是善言性善處
以故言性未嘗不是只要問利不利耳爲本者利便

是性不利便非性所謂本來說話獨指知者凡故俱
從知做出即知亦是性之故了鑿便非利行所無事
便非鑿治水治曆皆知中故耳
行水便與治水不同過其利字無事利也其所無事
正指性言行所無事要大發智字亦行及亦大兩亦
字更覺自然
之高之遠並是利字與象其故正利之故也天並在
星辰上見千歲日至是前推已往便可后驗將來正
以利言故坐致正見不必鑿正見以利為本也

公行子章
禮便不是循君命即朝廷更壓倒王驩了
不與言便不悅皆與言未嘗悅非王驩果有是非人
自多一趟承耳

存心章
通章只存心二字君子同為聖人不為鄉人者存心
與心存不同正自有終身意其存心所謂存之心者
以仁禮存心直是合天下後世于仁禮括盡通章語
意愛人敬人所以証吾存恒愛恒敬所以驗吾存三

自反所以細吾存明是終身之憂何難正是無思了
誰使橫逆者終為禽獸君子仍謂仁禮未存處舜無
不化之橫逆所以可法可傳我有不化之禽獸所以
為鄉人如舜而憂始已舜何月可如憂何時已以君
子固見為終身不如舜耳非仁非禮可以致患如有
正是無字不患直是憂而已矣
有瞽瞍象乃成為舜有橫逆乃成為君子所謂道高
一丈魔高十丈正此意
無憂做存不出故君子亦以憂道為謀道

當平世章
道同正在當字定之當者地位在是擔荷亦在是禹
稷所行之道即顏子所藏之道顏子所藏之道未嘗
不可為禹稷所行之道道同故可易地首拈出當字
本領由已安得不急顏子固已未嘗與焉者兩可字
正說道字

通國章
正是眾惡必察樣子世俗即通國意三不顧及下不
養戮危反下賊恩誤責善而賊恩章子正自可原以

貢善得罪以得罪自責是責章子本來何得以皆稱
不孝絕之

左小城章

要重在仲子所爲了思上先生字及君字便明白道
出師等了道同故易地無不同者

王使人節

何以異正點出上以字要實發同處同耳在做人處
說方關合瞷字形性意無干

齊人章

約說　一本下孟　八

借齊人以形容求富貴利達者直是齊人可羞泣不
重妻妾能羞泣曰所以求者于態萬狀俱在須君子
一眼覷破耳

于田章

通章只一慕字盡之怨正所以爲慕怨則憂不怨則
怒通眞慕字精神處
于旻天直是事親如事天下于父母並言又所謂事
天如事親篇中神脉俱已傳出于我何眞是無一能
脈意

自耕田以至胥天下便寫盡終身二字不我愛爲不
順及惟順更寫盡慕字帝使等是總說悅之等是積
說人少等是縱說可謂備極形容矣
畎畝者以耕夫被異寵正備慕易動處歸字更好看
歸投意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父母不愛便是窮了便
是憂便是不足解五十直是終身舜經過多少可慕
可慕事而慕固不改予見直是千古無兩意
不得于君則熱不得于親則冷急宜着想
按舜三十升聞已是克諧那有往田及下不告焚廩
約說　一本下孟　十九
等事只論舜心不辨事理有無正想當如是文奇必
深處

娶妻章

處父母之變以權處兄弟之變以誠正舜所以爲舜
處
不得娶正舜視無形聽無聲時即不違畢竟不悅舜
便必不娶了不得妻亦此意亦知亦字非堯能體舜
正舜使堯不得不體耳
訢悅正好看情不容已使可即下誠字亦憂亦喜總

是形容天性至情純液無間舜之不自知處
道字正好看誠字象非愛兄之弟弟實有愛兄之理
彼以愛兄之道來是非以象來乃以弟來天下有僞
情亦有僞理乎
魚不生于水生于使畜者之心象不恭于兄恭于誠
喜者之心君子正不爲世情所窮

立爲天子章

封象正是仁處使吏治國正所以全其仁或曰放正
見舜善成其封非或人未知說諦

共工不仁于身驩兜不仁于君三苗及鯀下仁于天
下藏宿二字因追論拈出而已矣及各也字正有封
無放意欲字逼真親愛欣欣處源源常常直是親愛
無容已了

盛德章

辨臣堯之誣只舜拜二字辨臣瞍之誣只尊親二字
門拜堯仍爲天子安得臣堯曰尊親舜所以爲大孝
安有臣父
民無二王使人分義凜然永言孝思使人良心惻然

正所以掃却當日誣舜邪說
逆字最妙直將自已意思向前迎入詩人心中打拚
不啻論其世已也
爲天子父等正借以供其孝養及以臣其父永言要
發舜終身尊養意下祇戒已有了是爲猶云除非是
怎般解更即書以証其誣了

與舜章

通章以天字作主究竟天心不外民心層層闡發說
天字愈確說不能以天下與人愈盡掃却萬世篡逆

根株
不能使天見非惟天子自欲與人不能亦且使天與
人亦不能
示字正換他命字以言授爲命以意授則爲示矣

至於禹章

通章只天與子則與子一句要以禹爲主益不有天
下與伊周孔子正同禹安得違天與之篇中句句要
認天字禹字神脉自清
莫之爲莫之致非寫天字正見禹不能違天耳

義一正非德衰引孔子益見人言矣了

割烹章

通章樂堯舜是本領自任重是主意所謂惟以道自
正故能正天下若此
堯舜之道正天下之道也樂直是生平夢寐來以制
旋意弗顧弗視不與不取正是樂字實際處直吸盡
先覺及潔身處囂囂正樂之象幡然正欲合天下以
成其樂者
天意即從先覺看出斯道堯舜之道覺民正所謂使

是民爲堯舜之民使君爲堯舜即在此
民知人所同具故不曰未知未覺而曰後知後覺
思天下等直是正天下自者從樂道得先覺從先覺
認天意非易不敢誣正有真實本領在
不曰潔心曰潔身所謂遠近去就之迹亦無不潔者
正與割烹相反
放伐何等事尹直任曰朕載自亳正禪受對局正是
樂道若在形迹成案上躲閃便是知覺未透

或謂孔子章

孔子不苟主全在禮義二字命直爲人言耳
進以禮等要說似孔子禮義曰有命者猶言得不得
亦只有命耳直是未言禮義必不先言安命既言禮
義必不妄言造命孔子所以爲孔子固若此
于衛指所主復于陳指所主而齊可知
貞子已爲陳侯周臣猶冠以司城宋官必貞子前後
皆正人且臣益非癰侍輩已
復出觀近臣一段見人言不足信並不足爲觀人了
篇中孔子字入見不苟主便逼真傳出

百里奚章

只從不諫一句看出个知字來知與知廢必知干主
之汚正恐好事者借成君爲直尋故又從知拈到賢
上極情盡變都從虛處說起直恁的然有據
不說他入秦只說虞事不說他要秦只說事虞正是
自造成案
有苛之諫奚使可不諫不然只消不諫二字已打倒
生平便拈不出許多賢知來
使仲無一匡九合終有愧于召忽使奚無可顯可傳

終有愧于宮之奇

目不視章

直指出至聖所以異爲千古聖學開宗

伊尹助著一代夷惠則惟風教可傳耳孔子太和元氣雖六經垂憲助與風總不足言是以但結曰孔子也三字明乎三聖不足擬矣

人即能淸夷并其形而淸之所以自遯于海濱人即能和惠并其形而和之所以不却乎袒裼

何事何使直是親見爲堯舜若無事使非君民則是

和非任了

速久等上孟用則字此用而字明是時字様于大成及智字俱有了聖之等各句不得倒指指定淸任和便不相兼時則直與元化同流所謂天運無心而四時行聖心無爲而一以貫全是神明瑩徹無一毫挨滯處

以樂言復以射言重重開示非重重模擬總是聖所以成而知所以集聖所以至而知所以中非有相遞推深意

而玉振便是即始以該終了始終正非先後條理正非一音兩事字正照條理字如宜淸宜任宜和種種各有不容紊不容執處兩也字正是了當語氣

則巧便是中則力便是至由正所以至非爾力是其中直是巧字了

知集在知則集可學知中在智則中可學孟子正爲願學孔子者指一心訣耳

班爵祿章

正見班爵祿爲周先王治天下大典處要認天子二

字去籍無天子也惡其害已惟恐有天子也天子一位飾班爵大略名分凜然不可奸天子之制六節班祿大略多少截然不可亂內視諸侯等則天子之重可知即附亦天子附之差亦天子差之相維相制若此

闕其略者王制雖滅淸議猶存正可以維天子于不墜矣

天子一位自位以位人天子之制自制以制人

爵有定級曰位五等封建之典六等命官之秩貴賤

利臨而名分有倫矣
天子之制節對上天子一位段祿之班于天下者從
百里歷數之節附庸亦不敢極天子之卿五節對上
君一位段祿之班于國中者從大國歷數之即代祿
亦不敢苟
大國地方百里正所謂公侯伯皆方百里者復提出
爲卿準耳卿以上祿厚則少殺恐地不足供所以節
國用大夫以下祿薄則不殺恐用不能給所以養臣
廉各足以尤見體恤意

百畝正是井田九人等非以明耕者所入正以準在
官者所食耳
先王無游民庶人在官何人亦何祿所謂在公則祿
于國郊任事則止于一年受代則復業于百畝且其
人起自閭閻畎畝所以開入仕之路其職極于文法
與記所以廣器使之途制其有深意至此
封建井田原相表裏去爵祿之籍諸侯而擬天子去
經界之籍履畝而稅什一所謂僭君剝民已不可救
恃有此略存耳

周亂始于諸侯秦亂始于庶人可得封建井田之利
病正不在制法不善處

問友章

通章只友德二字尊與敬正所以爲友尊賢義同貴
貴正是貴不可挾處
自大夫以逅至天子總無可挾正爲友德立个樣子
非爲獻子等推服也
有挾只自負能下賢便是無獻子正五人有德處師
則尊友則敬事正不敢分其尊敬意不敢不飽還真

尊字曰士之尊賢明是許其尊賢非以士字少之逸
爲賓主酷是友字而共天位等不待言矣王公天子
只是拈出上字義一例見不可有挾挾便非義矣

交際章

借交際以行道正不爲己其家法通章要以事道爲
綱以義字爲眼以孔子較獵爲証而中間血脉全在
猶禦一段
何心便疑爲恭養恭則指爲尊賢念頭了善用其恭
心以行道濟世正孔子先簿手段故交際執之則公

養按之則際可善引之則行可矣
其所取正非盜而指爲盜曰字更是刼之心已不啻
發之口矣
以道以禮正是恭字義盡非謂義不可充直說諸侯
非真盜耳較獵非徇俗受賜非廢義總以爲行道之
兆耳
正器而獵較自廢孔子所以能事道禮際而非義可
挽不去所以善用今之諸侯也未嘗有所終見爲道
正以爲養際可公養與行可並列所謂交際以行道

於季桓等猶各有可見今之諸侯何必盡以禦繩之
猶禦便是非禦然猶禦二字可爲民快心極矣

爲貧章

直是仕以行道意仕字便是尊富便是立人本朝者
非爲貧正是爲行道有時可見爲貧非正所以辭尊
辭富而必審所宜于關析直是職易稱非謂貧可爲
也會計當乃可爲委吏苗壯長乃可爲乘田孔子正
盡職樣子兩曰字直是急乎宜乎生面罪言高不便
使立朝者之職恥則貧仕不足自解免矣

託諸侯章

悅賢二字是通章精神處能舉乃成能養能養乃成
能悅蓋加諸上位便有常職而賜亦可受餽以君命
餽繼以有司餽不待言託爲不必言矣
託餽賜須辨托自我而托于彼不敢者恐嫌于失國
之君賜者自彼而賜于我不敢者恐混于有位之臣
餽則無常數引子思見餽亦有必不可苟處
氓字從亡從民所謂士比于流寓之民則可比于流
寓之君則不可

不恭直是受臣之祿又存賓師之體故是倨傲字
見發亦不暴意

不見諸侯章

通章以禮義二字作骨總是在賢當守庶人之分在
君當隆師事之禮不見直是召不肯往意市井草莽
便非有官職者召師等在欲見上說君不可召正說
士不可往引子思以證不可召引虞人以證不可往
召則直是招了招便非道閉門則士必不往矣義即
不可往之義禮即不致見之禮是以用夫字路直是

舍此無可出門直是舍此無可出入惟字見非君子
過抗弟守而不失耳是字直是認得真捉得定意有
官職便非上則召可故見亦可耳

一鄉章

直以未足二字爲關鍵自身爲根基世界運會爲作
用論世所以知人直是設身易地進吾身于古人庶
古人詩書都用得着古人不及友友能知則上友於無
盡正不以尚友爲已足也

問卿章

要認反覆二字所謂積誠盡力俱有至使重臣操易
位之議忠臣萌去國之思君尚可不聽耶
正者宗臣職分合當如此要從大過處認若去則但
曰過耳

杞柳章

病正在一爲字孟子即從爲字翻出戕賊來遂令告
子口塞
猶杞柳猶杯棬只是未爲已爲說話爲仁義已不勝
造作以又不啻強合了力非言義謂義外不待言遺
兼言仁仍謂仁到仁心仁政處畢竟並是外了
順杞柳句最妙明乎仁義是性中生出杯棬是杞柳
造成爲仁義直順人之性爲杯棬則戕賊杞柳而非
戕其性也謂猶以杞柳爲杯棬是不戕性直戕人矣
說到戕人乃是禍曰言可見杯棬說話直是自立論
非關辭也
在天爲理在人爲性是以性從生從心則生之靈而
不雜于生者也告子第認生之爲性故以杞柳論性
謂性無仁義以湍水論性謂性無善不善以食色論

性謂仁內義外總只不認得性字

湍水章

只是辨一決字就則非決搏擊則決之象也湍水直
謂性無定體善惡皆由于使然就下直是性有定體
善其本然而惡其使然也
把上下字換東西字便自折倒是下便是就非是決
故謂人性之善也無不善即足上諸著有字者直是
性善一定而不可移意
在山等非爲不善人分疏正所謂人無有不善也是

以復着其性二字直是爲不善是人無不善仍是性
也

生之謂性章

生便单指氣說却遺了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几希
便恁能統故只就人物異性折之盖生之謂氣所以
生者謂性生則人物所同性則人物所異
生之謂性謂知覺等即是性其知覺之善不善則後
來做成者生之謂性也添一也字便截却善不善意
只落得一个凡生皆性了真孟子雄辨處復借有形

之生質說無形之生氣使告子不得不然犬牛之生
猶人之生必不能謂犬牛之性猶人之性則生不謂
性也明矣

食色章

只以義論性以長論義關要有長之者一句辨倒外
義食色非性不攻自破矣
食色謂性直是當下即是不假安排下長之及皆炙
皆剔發此意仁内等猶言仁縱在内義終不在内也
白馬白人不異長馬長人不同者必謂非有長于我
且謂長者爲義則彼長之說已謂長之者爲義明是
我爲主非有長于我何以說也
長楚長吾盖明認長之者爲義不得同長人于長馬
何又從仁内拈來謂長之終從長出不覺露個悅字
逼真說出内字了故即以嗜証悅一語斷倒且不曰
食炙曰嗜炙食口所出嗜心所好也炙有同嗜既已
謂之嗜矣尚得謂之外乎

孟季子章

總要認行吾敬一句正從長之者得來

在彼在此謂敬因人改殊不在吾庸與斯須直敬自
吾主乃能因人公都子只不能說爲惡在其敬兄一
語便逼不出他在位說話而庸與斯須亦不能出了
庸與斯須便有个將字在故公都子遂能爲冬日夏
日之答矣
前長楚就同者言義外故以同嗜折之此所長就異
者言義外故以異飲折之前因其明此則其易見者
耳

性無善章

通章只則可以爲善一語即性可以爲善其無善及有性不善二說不訓自明矣中人皆有特五有字反性無善無字戾有性善有字直是明性可以爲善不可以爲不善也指才情說是即性以該情與才非以才情言性觀引証秉彝故好懿德自見言好則思與求俱在所謂情在才亦在所以証好善愈的是有善非無善愈不待言了

今日二字于上爲告子曰或曰等作應于下爲詩曰孔子曰作伏案耳皆非已明知三說有非了

乃若非從爲不善開說直從性善說來謂性善無可見情則性所動可以爲善不可以爲不善故爲件善如所謂見孺子本念若轉念時則是情非其情也是以可以爲是情能爲界才知皆擴而充之便是有思有求盡其才了

若夫二字以上爲字已說過才字了言性便不離心言心便有思求工夫此情與才之關鍵正性善之的有可據者有便非無皆有便非有善有不善故可以爲善不可以爲不善仁義禮智是畫個善字非外鑠是盡個性字我固有之是說性善二字總是通現上仁也四也字非添一層說話弗思指出爲不善緣故見思則求求則盡非但不罪才直爲不盡才者轉頭要能思能求能盡其才正是性善故才亦曰其才耳

告子與或曰何能當得詩與孔子故只添一必字也字兩故字三說便無躲閃處

引詩指一天字即天命之謂性并性善源頭指出引孔子贊詩指一道字即率性之謂道并情與才源頭指出正子思子嫡傳勿得草草看過

富歲章

正以類同斷心同以心同斷才同實是發性善却只指心說所謂性不可見心有可指說心正是說性玩天之降才及性與人殊自見曰陷溺曰先得直指出聖凡由同而異關鍵正不得罪才了

子弟者少成若性之意暴乃暴棄與賴字對天之降才明是性字陷溺其心心即性所以統才心溺則性失故不能盡其才耳

麰麥性同故生與熟皆同同類以形言相似以性言

相似就在同類中勘出纔則無不同矣疑字正不能
盡才根抵何獨與後獨無正同字生面不曰我與聖
同類曰聖與我同類正以我作主而謂聖人同之較
人皆可以爲堯舜語更親切者字止人字言人而性
不待言矣非人外補性
極正類字之象借以引起口耳等易牙師曠爲前後
聖人吸應
至于者心進于口耳等而爲之主有同然竟不待言
了正妙在何也二字直是使陷溺者自思自問諸者

猶言即人人所共謂之理義兩也字直是此外無同
然先得只是有同而得先正對陷溺謂陷溺後轉頭
則聖人便爲先得若謂聖人比人先得則直是不同
了是以先得曰我心論我心非論先得仍是同然說
話不曰我心悅禮義乃曰禮義悅我心適真不期然
而然光景悅字更盡出然字親洽不容自已處

牛山章

正教人存心以養性關鍵要在氣上使氣不至梏亾
則氣仍爲性而所動即情與才又何至無仁義之心
哉
大國正斧斤牛羊所自來山猶可以性言則人無性
不善益可知矣
存之則爲存心去之則第可謂存乎人者正好看人
自牿亾而仁義尚未嘗違心也所以放即下好惡是
日氣者心伐不得不聽命于氣旦旦而伐不得不聽
候于氣其實氣即心也故曰其好惡幾希正是有字
正以見宜存不宜舍乃仍以所爲牿亾之且反覆而
未有已雖存乎夜氣而夜氣直不足以存人見則已

不能見矣禽獸便是無才違禽獸不遠猶僅謂未嘗
有才非情正非性亦非心了
夜氣與平旦不同平旦是已覺時雖是氣非心然尚
做主一半至夜氣直是沉睡時一切性情等全靠在
天上了到夜氣不足代爲存煞甚可憐
養須要得正在所以放處用心則可以養可以長以
消長言正不可以有無言也
操乃練習正養字工夫亾非無字只是走作逐物便
是存亾正是出入係操舍故無定明是說心下第添

惟字耳

操存直是通乎晝夜正此氣翕聚作用處然操于何處下手平旦夜氣已指以雞鳴爲善之所以分矣

不智章

直是以智啓王心易生正好看智字所謂人心善端一覺便生萌正生字心志智之府吾見亦罕便是不專心致志了雖聽於吾見時王心仍不在吾也秋陽暴之是孔子至聖處一日暴之是齊王不智處

熊掌章

通章只本心二字取義是本心含生取義是辨處頭四節平起側注順翻倒轉兩有甚兩莫其兩由是曰故不爲曰故不辟曰如使曰凡可曰何不曰有所拿定一个義字貫串于欲惡生死之中掩映虛含全不點破令人反覆讀之良心天機生動欲舞將嘑蹴不屑之念戚然不自禁而萬鍾何加之心瞥然頓冷下半篇已吞吐逗漏盡矣

欲字正是本念須說到生死必不可那動處方是本心

聖人則先得賢人則勿喪衆人則危迫時激而偶醒晏安時溺而不覺

人情急則見禮義緩則見嗜欲行乞不屑是風波中祇柱萬鍾不辨是平地中坑塹

何加非謂無當于生死正謂求增于身以外也即宮室等意何字止令其辨鄉爲等兩兩比勘正示以辨己字失字更可謂痛切極矣

仁人心章

只一知字爲求心真訣非論學問說話

心直是虛靈不昧路直是明白洞達俱含有知字意其路兩其字正指人字自有自昧所以可哀哀正憐其不知若知而放放則可恨非可哀矣

雞犬正形知衆易處非至此始有不知意

求其直是知字知心在何處放便知放在何處求一了百當故曰而已矣方爲道字不然則學問亦直事耳正以求放心該學問非以學問盡于求放心也無他二字正須着眼

無名章

爲指不若人便是知惡心不若人正幸有知指在故
指來比勘則指之知可返爲心之知矣若直謂何爲

拱把節

養有所以養急須要知思正所以知故欲以知及不
知以能愛及所甚愛耳甚字更有悚惕意

兼所愛章

直是善養正在能考獨指飲食見飲食害大尤甚耳
于已取正是所以考了善不善直是所由以大人小
人意有貴賤兩有字正考于已而見者無害則善矣

約說　孟下　四十

無以小害大等便見養其大者爲大人尺寸之膚盡
爲天地所不可少小人只成个尺寸之膚耳
場師狠疾是養小樣子指知正爲考字真訣賤則直
發養小者以羞惡了無有失正夫其失安有口腹非
尺寸之膚乎
說到口腹上便把飲食人一語掃盡

鈞是人章

先立正所以能從能思正所以先立從者只大體爲
王便爲大人從小則直小人矣耳目以官言直是職

視職聽不思正不能思下心官激用則字思則得即
思即得正見心爲大體先立者立則我能爲主先則
待物之來不能奪所謂從也此及而已矣正從字真
象

天爵章

古今之爵自合古今之人自分學術淳漓事功真僞
世運升降皆在此
有直是人有故各加者字仁義忠信是善字正是性
樂正是情不倦正是才古人之脩通真不倦借脩以

約說　孟下　四十一

要並不得爲樂也棄則不啻倦矣終亦必亡非代爲
人爵計正與將今人處

欲貴章

有貴有字要指到實處照下飽德及施于身意能思
所以能有正不必欲人貴矣非只貴正謂其可賤館
仁義施于身誰得而賤之不顧正不欲之說也
仁義從德字來聞譽從仁義來身即己字施則有本
而章者兩所以通真有字

勝不仁章

仁勝不仁正在爲處說杯水直是爲不力非不可爲
不熄非不可勝也謂水不勝則爲且爲不仁用矣㕥
何待言

五穀節

必熟方謂仁乃是亦字在字乃是不如荑稗真脉熟
之本領學問俱有夫仁要說在大美處

教人射章

總是上達不離下學千聖相傳正傳其可傳者而不
可傳在其中矣

各志字以字俱有不能外不容己意

任人章

只要本末二字便是持平任人蓋食色性也之意禮
重者禮正所以善食色無禮將無世道並無食色了
饑死不得妻正是取食色之重禮食親迎正是比以
禮之輕者所謂不揣本而齊末重與羽于鈎金也奚
翅食色重者直是禮亦可廢矣惟是可饑而死而兄
臂必不可紾妻可不得而東家處子必不可摟則禮
得其本重者而食色之重者亦詘矣

曹交章

爲之二字正此章要領弗爲及所不爲正相應服堯
等與歸而求之皆所以爲之也指出孝弟正爲字下
手實落工夫處

湯文正爲堯舜者食粟便有不勝意弗爲正畏其難
所不爲則忽其易耳率性謂道聖人之不思不勉不
學不慮之知能盡之矣所謂堯舜不出孝弟孝弟不
外徐行也堯服等正在孝弟上說服堯等正爲字是
堯便無不勝了從服說起正由形引入行處若真个

以服論爲與十尺九尺等說話何異單言堯而遺舜
者舜亦是行堯之行也繼堯者舜繼舜而堯者子不
然則桀矣夫道便指孝弟大路直在良知上說歸而
求之孝弟即吾師已

小弁章

怨正所爲慕慕正所以爲仁固不得以凱風小過不
怨擬之

親親即慕字下過大及不愈疏意俱有愈疏者親既
疏我而我復恝然不可磯乃单指子邊說耳至孝正

仁字小弁之怨有得於慕親之遺意耳
按平王即位不報父仇反德犬戎仁孝等說話故是
就詩論詩耳

宋牼章

罷兵一說志在安民便是仁義了若以利爲名未有
不害其仁義者
牼以利害論利害孟子以仁義論利害王伯之辨公
私之别正在此
志即指字號不可便足害志以利說及以仁義說兩

以字所謂志不易但換其名號懷正從樂出懷利未
有不終去仁義去利則懷仁義以相接愈不容已各
要說得去字醒懷字便十分精神所謂不去不得爲
懷正王與亡所以不同者曰利正明拈號字何必者
非惟不可直亦不必若曰仁義未嘗不利仍以利爲
號耳

居鄒章

直是享須役志處守爲相四字已爲得之不得之定
案兩不報是未及報至他日則報不報分矣儀即志
字不役志曰惟者明是論役志不論物並不論君相
了不役志便不成享所以不報儲子也悅正應前喜
字

先名實章

通章只道趣二字見譏孟子一步緊一步始以爲名
實未加繼則謂不必能加終則直謂無可加矣却不
知未加正緣不用故即三子拈出不肖汚君及桀等
見遇非其主已逼露不用意下虞不用及孔子不用
更明白道出了

夷似自爲惠似爲人尹似觀望于自爲爲人之間故
曰不同道何也及曰字直是闡發三子當日躊躇懇
摯處正趣字真象仁即見所謂仁尹患易見伯夷不
以賢事不肖並非以賢望天下意不論名實著與未
著總爲萬物一體之心也
舉百里奚直拈明用字一伯佐有關興亡况不爲伯
佐者乎
爲魯司寇正照三卿意曰不用便見齊不能用猶待
燔肉後行便見已不爲小丈夫處知不知皆不識孔

子以不用去微罪正不欲顯不用之失苟去則仍不能微了見三卿非我志去齊非忘齊所爲正是仁處衆人安得知之

五霸章

正以王道維天下意天下不可一日無王五伯假諸侯僭大夫導諸侯以僭者各定以罪王道所以至今存也

王莫大于征伐伯莫大于會盟今并會盟之禁而奸之便是惡了

則有等明是權自天子出公然討而不伐了

申明五禁要得挾天子以令諸侯意

五伯之罪人今之諸侯之罪人皆不足爲三王之罪人矣

愼子章

殃民正照仁字踰制正所以殃民道字直從踰字說出

引正多方誘掖意務字與而已吸應見殺人必不可爲也

從非齊斂故有一戰徒取之說見其殃民必矣

今之事君章

爲君求富強正爲君樹民怨不但民賊却直是賊君了

直說到雖與之天下富強便灰冷矣

今之道久而不變直是俗了鄉道志仁正變俗捷法

取一章

先王定制什一可見人倫君子國用必不可多必不能少正爲萬世常法若可議減便可議增反爲橫斂

借口耳故結到欲重上煞有深心

治水章

治水有道禹行水丹逆水正水所以必不能治處

不亮節

不言信而言亮者只在見理精明處說故爲可涖不然直是責君子以硜硜了

魯欲使章

正子所以可喜者在能好善所以能好善正緣其爲善人故強智聞識不足爲正子律也

以一善爲天下便不足合天下爲天下便有餘
予旣已知見不好善強智聞識反爲病根卑則善不
來告直是我距了士不來而人至矣

就三章

三就無優劣所遇不同耳去各伏于就中正見不苟
仕處
有禮便機有可通吾恥正心有可原總亦非苟就者
而已矣要拈出去字

舜發章

約說　孟下　四十八

發舉等各有大任在畎畝等各有苦心志及曾益等
在下第剔出故字必字見聖賢所以善承天心耳
大任須要能能必本于心性心靈而能應動者所謂
寧極而活潑性寂而能止忍者所謂變化而藏密所
不能要認是人字能正不可易言了
非過安能困衡安有徵發仍是天心成就處無法家
兩無字境與心俱有乃是
說窮故言天說過故言人總是憂患復曰安樂者正
見爲憂患人提醒並足爲安樂人悚惕耳

多術章

不屑亦教術多可知所以有教無類

盡其心章

事天立命正所以盡心非知從何處做起故知性而
天無不知存養正從知來不貳更明是知字了所以
能脩身以俟也
獨于心拈盡字蓋就人指身就身指心而性天命始
不落虛浮不着軀殼并知字亦有下手處
盡心直知保四海須是認取各端所謂知皆擴而充

約說　孟下　四十九

之也曰其者心原包有性天在者字指人而事天立
命已全在此知性便是知天故着則字
以成功言故曰盡曰知以用功言故曰存曰養存恰
好用在心上養恰好用在性上其實存外無養故總
爲事天猶須從殀壽說修從不貳說俟方是存養着
實處方是命從我立而天性俱在我所爲盡其心者

莫非命章

盡道正所以順受知命正所以盡道心性妖壽總是
命命安有不正只不能順受便非正故曰其正又曰

正命非正命並去其字直是命聽于人了
不立巖墻便存養便修身

求則得章

知在我便可求在外便不可求從益不益拈說正便妄求者轉念耳曰得失見我自得失非別有損益曰有道有命已明指以道與命矣

皆備章

皆備正所謂在我者也萬物如何備得正從誠與仁

處說身字從我字來行正我所行者大字近字俱照萬物字求在我及皆備皆言我不言心言性直是必不容該意

不著節

行習正由字不著察正不知其道曰其者道原在行習中便已示之著察了習另換一矣字終身意通真傳出了

無恥節

拈人字重不可無恥便透下句直足言非証合

恥之於人章

不曰人于恥却曰恥于人正見恥爲固有惟人所用無所用恥便是不恥便是不若人了

賢王節

說士自重正見君當重士曰古則企慕者深矣致敬盡禮正所謂樂善忘勢處

好遊章

通章須在遊上論莫泛作窮達話頭兩亦字知不知

自囂囂自常正非臨時取辦者故下達等俱從窮來斯可以無有理會尊在德不在勢樂在義不在利本領學問俱足持世故直進之以士而慨然與見古人了不失等句句要是尊樂真光景句句要是囂囂真精神始爲得之

待文王節

直以興不興分凡民豪傑之品非以凡民豪傑分興不興病根只一待字能勿待便人人豪傑矣

韓魏節

附者于自無干于念易動自親便不親韓魏致然正有大于富貴處舜禹天下不與孔子浮雲不義正在此如乃盼望說話已寫出過人真象了

佚道節

不使不能佚不殺不足生正是道字兩以字有無限苦心妙運在

驩虞章

直是論王伯所以異非以驩虞皥皥盡王伯也曰伯者便是假仁假義安得不成個驩虞王者已有

過與存者在民安能不皥皥不怨等正所為皥皥殺之等正所為王者直是化與神了故用夫字所謂不動而變不行而至其實神所以為化存所以為過天地以不貳為不測王者以天德為王道直須拈出同流見皥皥真種子若謂神化無不到直是四方與天地同大了小補正說驩虞謂所滲漏者甚多也非從同流生來何得誤認竟以同流作大字

有殺等可言所以為王民無殺等可言所以為帝德

仁言章

治道只有政教兩者發則為言播則為聲善政善教正就仁聲中拈出得民乃所以入民者故仁言等再不消贅一語了

善政從仁來畏則奉法惟謹耳得民財直反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看要無說壞善政及畏等則所以形容善教者益至矣方總是得字說話

良能章

劈頭說個人字孩提正人之初天下盡人之類矣所不學要有兩所字直指天命之初言政良字本體

故曰其良兩者字也字更有合下即是意知愛兩知字有能字在無不便直是達之天下了仁義性之善政良字親親長長便是仁義非謂仁義之發故用兩也字故曰人之所不學不慮而知能者其良知能也達之天下仍只完得無不二字無他正當下指點真精神處

人但認得良字妙知為仁為義大人仍是赤子為學為慮工夫仍是本體耳

深山節

居及兩與守正靜定淵微光景江河處固在此故舜
之異直不自爲異渾化處若非所以并幾希亦不可
言及其是從淵微爲決沛非以決沛說淵微兩一字
在人爲一言一行在舜爲全體所謂舍己樂取執中
用中若此是以曰若曰莫能禦也
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斯正此章註脚

無爲節

明知不爲不欲而不免爲且欲者只是轉念葛藤耳

須認得兩所字便是不爲不欲本念常醒一刀兩斷
省卻多少牽絲轉徙如此者所謂本體工夫一齊都
了故又曰而已矣正教人于所字處下手也

德慧章

慧本于德則慧不小知道以術則知不窮正下達字
恒存固有操危慮深在下弟註以孤臣孽子耳疢疾
本皆爲不幸也

事君章

各有字者字及者也字只刷刷論臣品而君所以用

臣與臣所以成君已逼真寫个榜樣在事君人直以
事爲人了則者所謂只有容悅一念耳安社稷臣與
忠臣良臣不同正深計遠謀務使社稷必無震撼意
天民非無意大行以不輕行成其行于天下耳大人
者則人之盡矣正己物正臣道君德一以貫之者也

三樂章

始終以王天下相形直欲剔清性分真樂處存者三
樂常存無礙而王天下不得與正下章所性不存意
若弁髦天下便是巢許輩且與下章君子樂之犯兩

舌矣
俱存無故要在孝友得致上說若不關着君子則直
是徼有天幸了
不愧不怍與無愧怍不同正本領學問處教正所以
育守先待後俱在此各樂字要入王天下意

廣土章

道可行故曰欲道大行故曰樂然特性之發而非性
所存不加不損意已有了故下用雖字不加損便是
定得于天者自定君子弟不爲加損焉耳乃是故字

性人人俱有獨曰君子所性正謂有深根滋長工力
在拈出仁義禮知及而背四體等種種正爲廣土等
對照形容可欲可樂意
根于心及生色等俱要說得渾成工夫已在君子二
字內不言直是神明默成動中天則了
北海章
要專在養老上說與前二老章論王政不同
伯夷太公皆仁人蓋皆以天下爲心也盤之等見匹
婦匹夫可辨非迂濶難行無饑不使老者有家食之

處無以見無饑足耳斟酌詳悉故爲善養復着所謂
二字明是上已指文王說故伯夷太公當日所謂善
養正在此益見養老足法了
田疇章
正好看仁天下眞訣
民不能仁皆由財盡上實有以使之易田疇等正使
菽粟如水火處
易與薄便有暇日以脩孝弟意時與禮過眞是敎化
了所以仁民者已無不盡故下曰民焉有不仁者乎

以時以禮直是非時不食非禮不用無弗與儉有仁
字意治天下正所以納天下于仁也
東山章
總是善學孔子處登東山等使人眼界一空觀水等
使人尋求入細成章則直使人脚踏實地耳只拈出
孔子二字逐物形容隨方合變文法文情可謂妙極
無上
登字便是盈科後行影子登只自處觀則人所見者
是以用故字言較水亦客中主非以此盡孔子也瀾

非本觀瀾可以知本明則照之本也都是在明白易
見處說盈科成章俱從本拈出志字見求大于孔子
不如求大于自心也章卽闇然日章大賢以下皆露
精彩故以章言若聖道渾淪只可言大故須達耳
鷄鳴章
以舜爲主以介于跖危之關鍵在一知字尤是爲舜
眞種
起是起念鷄鳴非平旦說話只人醒眼時所謂一日
之始也以終身懸于一日以一日懸于寂初已過眞

傳出閒字了兩徒字不但走上路直是成其品舜與
跖相去最遠分處無他欲知弟在利與善閒求耳
既曰舜與跖舜字在上見主意又曰利與善利字在
上見工夫善方萌利已伺其閒非急提良知狠力下
手未有不轉念者故孳孳必不可已也

楊子章

直爲仁義尋至中處非爲三子辨也
拔一毛及摩頂等是說楊墨執一處執中即爲我不
至如楊兼愛不至如墨權即惟精惟一說詬子莫少

个精字故仍是執一
廢字要認如孔子當仕而仕其止與久速道理依然俱
在到用着時便因而付之若執定處處成非并所舉
都廢故爲廢百若爲我但害仁而義仍在直是舉一
廢一了

甘食章

病根只在甘字兩有字正甘所盤據及從來處故不
曰爲害曰有害亦皆者口腹受害而心亦從之遏眞
爲心害了能無以者直是救斷病根本領學問在此
造位無上亦在此矣

三公節

要在和上想出他介來正不使同塵者借口耳

掘井節

爲不竟其成直是前功盡棄尚得謂之有爲者乎

性之章

各之字勿指出仁義便有許多妙理在性與身俱要
照非有意假便是非有歸字可見五伯一生只是流
落了性字身字愈痛快矣

不狎章

只予不狎一語便是使君堯舜便是伊尹之志兩大
悅是志已信于天下了有者直說到弗顧弗視隱微
處更拈出篡字而君臣之防愈嚴矣

素餐節

居便當不得仕字用之即用其言從則守其教兩則
字正功不可測不可沒處惟以主持世道自任故不
甘泥迹于耕耳

士何事章

直是書事於志士之事所以獨大尚志者無限經綸
皆從志起以尚志爲事非志外有事也仁義對功利
說便是尚而已矣見此外無志事眞無以尚了非仁
兩非字正則仁義極精處乃見尚字精神兩是也直
是不走一線意大人事備卽在居仁由義勘出不在
異日作用上

仲子節

弗受齊國非小只以親戚君臣等視之則小耳仲子
當亦心折

桃應章

非桃應不能問非孟子不能荅假使殺人一問第應
以瞽瞍底豫一路許多經濟便一筆抹殺聖人守法
聖子愛親天理人情至極處誰人曉得

移氣章

移氣一嘆過眞道出廣居光景引魯君以證王子何
也蓋侯王之居彼此有以相似居天下之廣居者孰
得而似之更過眞兇字精神來

弗愛章

未將非什恭敬字正見幣帛不可爲恭敬也若以幣
帛爲恭敬便非未將便是無實又安能虛拘君子拘
者見豕交獸畜皆拘之也

形色章

以盡性如聖人而後謂踐形不盡性直是負形耳
如耳順方是踐耳不言而喻方是踐身
形色爲性是引形氣入天命中來食色爲性是逐天
命出形氣外去

爲朞章

能孝弟自不至欲短喪雖加一日過眞寫孝字出

所以教章

曰五便見無棄人意所以教更有多少委曲成就在
各有字正君子無已深心與因人妙用然無積何化
無德才等又安所用成與達等受教地正不可少

道則高矣章

正教不可貶爲可幾及直欲改繩墨變彀率了不發
非不能發一發便爾索然故躍如卽在不發內中道
而立卽在躍如內曰中便非不可及曰立便非可貶

能者一力擔承意從則與之爲一更何等渾合何等省力

有道章

殉字直恁痛切殉身殉道正所謂進退在已以道殉人并不得爲道矣

滕更章

指出挾貴挾賢所以荅滕更者已盡矣

不可已章

窮人情必至之弊故漫不事事與慘刻少恩及急遽喜事者無一可者也

君子節

弗仁有用其仁者矣弗親有用其親者矣從物返來親有獨鍾從親推去愛有必遍把爲我兼愛二病一齊都盡

無不知章

總是教人君以知務語雖平剖意實側落急者舉一以該全非掛一以漏万知急當務親賢亦曰務可見仁智未嘗不合又曰急先務直是當務中有最先者明是指親賢了故堯舜正知務樣子不能三年等正不知務樣子末節單結明乎言猶而仁已在矣

不仁章

所愛子弟一語直恁刺中如保赤子正從此念推出不仁說話非爲梁太子正爲梁民也

春秋章

征者上伐下正斷案律令辨說戰便是敵國相征將天子放在何處故曰無義戰

盡信書章

借武成以開發世主仁心非爲讀書說話不如無書要在借尸文奸貽害無窮處說取守及而已矣正不盡信處流杵一語酷合戰國情事不得不急駁之非第爲仁人解嘲也

善爲陳章

直是戰無用處能好仁便是征不足戰了無敵正各欲正已意后我及辭有光景已在此湯武正國君而無敵于天下當日何嘗用善陳善戰者哉

大罪正以殃民斷之爲仁字伏案三百等見不特兵
威意宰爾更過真仁字了
梓匠節
正是即規矩指出巧字非爲教者傳法正爲受者開
悟門耳
飯糗節
要在舜心體上模寫不加不損的樣子
不曰爲匹夫曰飯糗等不第曰爲天子曰被袗衣等
又曰若終身若固有于飯糗袗衣外過真傳出一个
約說　天下五　六十四
真大舜來
吾今節
世主廉瀾其民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故以
天道好還惧之
爲關章
古人事事爲民今人事事爲利借法雪民有如此關
又况法之已變者乎
身不行道節
正是修身齊家的証佐所以行無不遠使無不行者

舉在此了
周于利節
周者直本領學問俱到邪世與亂世不同正易爲亂
者
好名節
好名之人便非真能讓千乘之人了苟只快辭猶言
人既非而名所不在安有不動者千乘簞豆等俱是
影子
不信章
約說　天下五　六十五
正是國以仁賢爲本以禮義爲幹以政事爲脉語無
側落意有先後施爲次第正自井然矣
有仁賢而不信雖衆位具在徒成空虛若用小人則
又禍不勝言了
上下禮義之最大者財用政事之綱紀者耳
得國節
正好看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意
得國者得千諸侯彼先不仁自足失國如齊之勝燕
是也得天下得于天下人之心不仁已盡失人心矣

民爲貴章

貴正貴賤之貴溥民而天子所從出正是貴不但是重了輕則分自在權自輕不愛民而危社稷則變置

且加之耳下變置亦是爲民意

貴字奇次字輕字俱奇語出創闢事實恰中真救時藥石

百世之師節

直發出夷惠有功世教處能者是及親炙俱在風足善世上極爲形容從來頌兩聖以品未有模兩聖以

約說　八下五　六十六

功者可謂識破千古處

仁者人也節

仁便是道但言生意不言生身則道不現故曰仁者人也已合而言之矣非此外更有合更有道也

去魯節

道不同而去異所以爲聖之時

陳蔡節

上下不交明非君子之咎了

貉稽章

只重一士字引詩直欲爲士者須如孔子文王乃是盡頭處多口亦何傷

不理正不分是非意慍正多口所從出悄字註謂誤者從慍字看出悄則嫉惡之意故應從增字耳

昭昭節

正是明德新民註脚冠以賢者直欲尋昭昭根本處非徒罵今人也

山徑節

山徑一句直畫出个危微真象介然爲間直恁悚惕

約說　八下五　六十七

正見不可不用意

禹之聲章

正見論樂者當會其性情本其功德論其時勢然後可以見作者精神何得妄肆優劣故文王在千百年後其追蠡亦如禹耳

發棠章

發棠與搏虎不同孟子又心切爲民者士人何以笑正笑其無濟蓋齊王久爲負嵎即攖亦必不能克耳

搏𥬇下車直描寫輕身市德情狀絕不及虎果能攖

與否可想發榮必無濟了

口之於味章

只要認天命謂性一句在人爲性在天爲命原自合一言人不言天是以有生之謂性之說却不知于味等正有个命在物與無妄即于知覺運動可認有性不謂性所以有性善之說也言天不言人是以有性善性不善之說却不知于父子等旣有个性在繼之者善正非旦晝夜氣可岐有命不謂命所以有立命之說也只兩謂字所以盡性至命者俱有了

提出安佚及聖人句倒拈明是不謂性命的樣子是以着君子二字點出

浩生章

只要指一善字作主美大聖神俱可欲處善人人直在善信裏面所謂二之中是中便未到美大等了可欲非人欲我直是我可欲善即帶有人字在看下美大等可見各句俱以善字貫有正有此善也說到已上便貫了所以下即曰充實又曰充實有光輝聖與神有辨如伯夷湯武皆聖人須堯舜孔子並所化

者亦化如可稱神耳句句要是一步進一步却句句要是合下便進步方是欣動正于神脈

逃墨章

受正收以爲用意見好辨者却不足爲距楊墨了

布縷節

只各有字便是下三字見法內正足病民君子只有用一緩二法耳斟酌調濟道無踰此

諸侯之寶節

寶便有許多經畫區處在曰三者見此外無可寶了

仍說到身上逼眞寫實字眞切處

盆成括章

須是聞大道乃足言才耳

上宮章

只消設科一段逼肖無類婁心

人皆有章

仁義只達所不忍所不爲便了充正所以爲達無欲害人及穿窬正指出不忍不爲眞切處又復指穿窬于爾汝穿窬之類于言不言等所以剔發不爲二字

始盡耳

仁也義也直是全體具足不可勝用及無所往皆就

小指言之耳

實指心說有是心而仍甘受使是不充士字正要看

破所謂自其不欲爲之心而求之則穿窬足以爲聖

人自其飾人之意推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爲盜是

也

聖賢說話正自徹上徹下雖仁覆天下亦只免得害

人二字雖義塞天地亦只免得穿窬二字

言近章

正爲好議論而不務脩身者發兩善字正在而字看

出所謂近遠約博俱在目道存曰天下平正見道與

平直在不下及修身內俱有了若有意求存求平猶

不免有務遠務博之病矣

任正與守字反守則持之于吾身任則不免有揮霍

之意矣

堯舜性者章

兩者字直是論品下二節不執定堯舜等說

性不從無聲臭上說而直指動容等正示人下手處

可見行法行此俟命俟此

性中作用恰當不易處故曰法而已矣見反在此性

亦在此直是人道亦天道了

說大人章

只背古之制一句若我無此制便直是虛憍耳正好

看浩然處

養心節

存正所以爲養蓋聖人無欲所欲從心學者不能使

欲化爲心但提心作主欲便日就消歇心安得不存

莫善者見制欲絕欲皆非所謂以約失之者鮮非多

欲寡欲兩種人正爲莫善作証耳

嗜羊棗章

人于如生如存這點念頭終身莫解觸物益切獨正

不忍必不散處

在陳章

通章以中道二字爲主正堯舜之道君子所爲經者

狂獧以真合中鄉原以似亂中一與一惡所以爲中

道者若此

如琴張等答所問如字何以謂則又窮共實了已明說過狂者進取故仍以居今慕古解之不掩非言高行卑言大行亦大滲漏處不自掩護耳正照下無舉刺意

旣曰如琴張等如何又曰不可得只是難得不多得意不屑不潔仍有所不爲說話什乎正照應狂獧意

閹然句是孟子斷案何以等鄉原正不必有甚多說

約說　六下孟　二十三

話只懸模出一段媚世光景爲無非刺等伏案爲自以爲是與醒處

無舉刺正從皆稱來同流合汚直用意周旋流汚者正媚世處似忠信等所謂似是而非皆悅正所謂善自以爲是便無轉頭時了

復引孔子挾出似是罪案亂德正所以賊德也經卽德堯舜孔子所傳中道俱在此反者第使眞似較然復見至是無非道理而已矣見轉移世道已無別法

楊墨尚爲邪說鄉原閹然媚世邪直匿于心中故下一匿字

賊民與鄉原出庶民與狂獧出矣

由堯舜章

直是表章孔子以定道統燭傳使萬世學者得以適從意

道在天地全賴知之者使斯世不至不著不察是以見者爲接脉聞者爲主題孔子而上歷歷不爽豈至今日知遂中斷乎

約說　六下孟　二十三

要知五百餘歲一間接一見則五百歲中皆聞見流布可知

湯非必親聞于禹皐文非必親聞于伊尹集大成如孔子孟不必親聞于太公等所謂堯舜至今在也

歷敘五百歲中爲聞爲見遞接遞傳孟子去孔子時任見知則已旣任聞知則已卓然而二語直是合見知聞知一身兼之孟子所以終七篇也

下孟約說終

題說小引

題何得復有說耶惟約說所已載而未及詳或畧而未及載者偶爲拈出意謂全題使如一句一句括盡通章而單節隻語更須倣人做地設身逆志而爲言不問題之爲庸熟爲新僻爲板重生動各與之以堂堂正正虛虛實實化化變變而未有已似凡書俱應作如是觀正非爲凡題作偶象也生物以息相吹吾心靈竅何盡惟是新故遞引思運而解不滯解不滯而日新時異始爲語花香皆收爲用而腐朽胥爲神奇耳故余一二嚶語能爲說不能爲解恃在遞引靈妙要于薪盡時傳之非敢爲不熄之燔火也

崇禎癸酉孟夏一日孫肇興是父書

四書題說

興公孫肇興著

大學之道節

發上句要即含下三句發下三句要綰帶上句各在字上指點出關係窾要見學固必不可已方是神脉若實拈明明德等一語便非

知止節

知止直是知到得處若半上落下何謂知止故有字能字皆知止中本領學問正不在定靜等字實發而后者層層點出是快活語非喫力語若依樣還題讀未竟而已臥矣

慮而后能得

慮要發出紆迴懇摯處試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等非千思萬想何能洞悉窾會何爲至善故慮正得處真精神若慮返不慮何干

物有本末節

須發得本原該末終包了始真實際處先後自了近道総了了矣若本末終始說不到渾合處明新止至

善神脉已失直是兩截非先後正自去道遠耳
致知在格物
物要拈着至善格非指定一物亦非馳騖徧物只是直窮到底所謂惟精惟一止擒定知止竅要方是在字又須致知在格物非以格物為致知斯為古人學脉
太甲曰節
天命如何可顧日提更不曾現前正好看明明德真光景然尹訓太甲修齊治平事正不乏畢指明德恍

似前有授後有傳聖經明明德益非無據故太甲二字正不得一點便了
湯之盤銘全
三王皆無所不用者逐節須明點出三王各為極君子自有極故着其字若至末節始露不但語似添入反覺三王有未竟處是以虛發前三節呆發末節文字無不令人悶耳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非以君子附鑄三王正以君子點証三王須說得渾

成透脫方有是故二字神脉若鬆深一語便非
詩云瞻彼節
說武公却句句要合文王蓋學在文為緝熙修則緝熙也恂慄在文為敬威儀則穆穆也直到民不能忘正緝熙精神貫徹處須寫出徹底是學修方是止至善非至善遂可止也
君子賢其賢句
說前王非說君子要認兩其字若拈君子作主便是不忘前王非前王不忘此題固藏主于客作者誤着

一語便累千言都無是處耳
大畏民志
須要寬說如認真訟上所畏便小又須正說似民志大畏題神亦漏所謂明德惟威但顧得本字斯得之矣
德潤身二句
本章有意字無德字心字曰德者直是不自欺意便是德身何不潤又何不心廣體胖乎潤正與著反廣等正與無所不至反形外反所以此題實拈便非須

傳其點撥斷証之神是妙法亦透法也
孝者所以事三句
各所以要說向者實處方是成教于國若虛處論理
教如何成故須說得滕裹精犖眞光芒所以字現不
出字及下在字並現矣
詩云桃之夭夭三節
三詩都是治國第於身家上說起拈詩詞透各而後
不別自透矣
要知是咏嘆不是借証若正說則文韻不寔貫講則

文境添入須帶合上文虛都本位是爲得之
民之所好好之
民好何止一端曰所好更就中委曲何啻紛錯而尺
尺寸寸何以分毫不爽况見爲民好已有必不能好
者乎故須化那民字所好乃出而好亦無不絜矣是
以有父母之說也
是故君子先慎節
德節明德好惡所從出而矩所由絜者慎即慎獨及
不可不慎所慎字先直是挈要意有者人土財用原

平天下所有至此能不失之耳方是從得失拈來下
面說失處尤多須勿似一有衆有說話走却慎字精
神並失是故語脈
生財有大道
大道要得節宣天地手段有大道要得絜矩慎德精
神更須說得是生財不是理財更不是聚財斯人事
具有造化大字眞神逼現矣
天命三句
須要剔發各之謂字本領作用印合通章語語得辨

與歸眞精神乃是語脈若第拈天命等挨字實發郎
按盡性道等與言家意只覓悶索耳
修道句
註禮樂刑政定有見蓋戒懼慎獨正有致中致和作
用故修道有修明修飭意若單在隱微上豈不走却
位育全神正非中庸之所謂教耳記曰風雨露雷無
非至教正好想此題個中
道也者句
須發出關係處通章戒懼愼獨中和位育盡已傳出

便是不可不是不能然跌過道也者二字不可離便不能透爲文要在得意正不可不着眼耳

中也者句

本末有不大只拈得天下字大本已道與傳出拈得中也者三字大本盆了了矣印合通章處正自拈盡

君子中庸

正中庸依君子非君子依中庸故君子中庸中間隔不得一字只在正統掌宗處立論便印着小人便語語合派

君子而時中

時中直是庸字所謂時時合中也君子已說盡戒懼意故而字正須着眼則時中是勘証非跌落若涉變化一語直爲無忌憚開便門矣

用其中於民

其中民之中也何以又曰於民正所謂善與人同舍已從人然民中難用點鐵成金非舜不能又須映帶智字又須是從舜出不從智出斯印合照顧一絲不漏矣

中庸不可能也

着得能字便天命率性直是掏迹故曰不可正教人在戒懼愼獨上求所以作文要得引人意非沮人說話乃爲傳神

故君子和四句

不流乃是和不倚乃是中兩不字具大神力本領學問俱在此要說得堅定不要說得快活正所謂力挽南北者矯字直須傳抑而神情而君子乃爲子路點睛矣

唯聖者能之

聖者正君子高拈君子直爲隱怪作樣子耳須通寫寫出中庸可依隱怪不可索若止說是賛服君子語猶走入痴路

言其上下察也

要煥寫徹上徹下較著洋溢意脫鳶魚非執鳶魚非拈定言字亦非須得其可言不可盡可會不待言方是

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察乎天地要與天地之察不同至照造字察照端字
不說似兩截方是及其神脈若只在察處說離却夫
婦便非若不括盡一章仍非結句

道不遠人

須領盡通章意脈道即子臣等之理人即子臣等之
身遠直是高遠說話所謂道在當體正欲人即人體
認尤要得指點責成語脈乃爲當家

故君子以人治人

以人治人不遠人以爲道者治字因下改字照上遠

字人若作人已將上不遠人亦可作人已人字乎正
不得顛施已施人支意失本章大主腦處也

忠恕違道節

忠恕非說眞心不違道正說人心即是道直是道不
遠人生而試看不願勿施人心外無忠恕正忠恕外
無道不願蓋遠人爲道者不得涉橫逆一語

所求乎臣二句

要認定臣字即此是人即此是則即此是不遠人故
未能只以臣道衡量所謂忠恕也正非泛泛

庸德之行

直要盡出不遠人爲道意庸字正不遠本相若行字
重着一語直走行庸德非庸德之行也豈不宕却庸
字而通章神脈全失矣

有餘不敢盡

有餘便非則字盡便馳鶩遠人不敢直倍加警惕意
正不遠人眞精神而忠恕所從出者

言顧行二句

言行還相爲則正是不遠顧更是一眼覷定絕無洩

越意只照管得庸字便了若慥行謹一語直是訥言
敏行格套何啻千里

君子素其位節

說下句于上句外語脈便不拈合盡下句于上句中
語意又似可削故不願正划清素位始見擺脫執着
俱非須寫其恰適點詠神脈斯得之矣

詩曰妻子好合二節

要語語是卑邇語語是高遠更要語語是無卑邇無
高遠方不失府如眞標所以此等題正在口角逗漏

神情模擬處求之。

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體物正自難說直是無物無鬼神便一語通透。非鬼神則天下無物矣故不可然須在弗見弗聞上方是德字又須說向彰明較著處吸下顯與不可揜意方是論誠不是論鬼神

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須體會如此夫諸氣莫作嘆鬼神混過誠爲天道人道總名一部中庸正不出此故以誠見鬼神則可以

鬼神見誠則不可是以曰鬼神之爲德

故天之生物二句

天能生物何能篤物究竟物自可篤天特因之故可必也要發出材能遂天天不能私材于上見必得于下見受字斯得之矣

夫孝者節

須要體得人字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若曰先人便已死其親亡其親即此便是不孝是以曰志曰事正活是人字了

分流善繼善述畢千百言不盡闡發孝字祇覺一語迎窾以題中兩者字故自爾爾

序事所以辨賢也

賢即于序事辨之故曰所以須要得廟中境內之象尊賢使能衆不出此治國作用已並傳出始見題脈

郊社之禮節

忽添說郊社正好看達字光景兩所以須發出天地祖宗一孝流通世宇無間故治國如示諸掌明直作昭明正示字生而乃爲達孝

文武之政二句

日布便纖巨具悉日在便精神如現日方策便待人而行下存字敏字及九經明强等俱已吸盡直發出責成企望意乃爲傳神

脩道以仁

仁外無道以仁須說得渾成透脫方是然道中尋仁仁亦岐道仁中會道道即是仁苟勿拈作以仁脩道則無語不通透矣

仁者人也四句

人即人存人道兩人字義以補仁仁完而人存人道在是矣兩為大正猶親而道可修尊賢而親可事以犯要為大非以擴充為大也從仁側出義從義側歸仁又須還他題面不至倒實作主斯善矣

天下之達道節

須各句認有一字在達字正好看行字直是德流通于道道流通于家國天下若人人具足在道德字內已有了是以誤認達字便非皺眉精神便是訓詁道德愈模擬愈索然矣

知仁勇句

須拈出天下字達字乃透要非先有知等以行道就行之不殺處見知不襍處見仁不息處見勇直在行天下處說故曰達若謂人人俱是前後兩行字神脉全失矣

力行近乎仁

力行便是仁如何曰近正在力行時說直要發出成功一也之意總是說合不是說分更須似帝王語意發行字仁字方不失問政章脉

知斯三者節

知斯三者直是智仁勇修身治人治天下國家俱在此故各知字同各所以字詞層層指出非層層遞進若逐句拈出便非作文須要挈領此類是也

知所以修身二句

于上要得不是起頭語于下要得不是結絕語而起頭結絕處神脉俱在方是傳神若单似修身治人語氣將上下盡可倒矣此等題所以難也

修身也九句

後有所以行之者一此九句各有个一在正須理會至理不可易序不可紊及拈合天下國家處亦須着着照管

日省月試二句

題面小却要說在大處題字粗却要說在精處故省試稱事等直須覰定行一字關會章脉方是九經方是文武若過真百工上描畫便非

凡事豫則立

豫是豫个甚麼一便是豫非一更要豫也立即界九

經所以行方策所以在者則字更要說似斂字意故于立關人存政舉于豫關明善誠身斯得之矣

誠者天之道節

說天道要句句是人說人道要句句是天所謂知之成功一處在此所謂必明必强亦在此若天人兩判何以皆曰誠皆曰道題神題脉骨失矣

誠之者擇善句

兩者字緊相應是論合天非論盡人故擇善固執要說得了當直捷不可說似喫力而吸應自無不如意

以題神固尓尓也

博學之節

要說以舉政勿說似講學話頭各博審等俱要發誠字意所謂求誠以誠也若只模博審等發揮去誠遠去擇善固執亦遠矣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

其字與已字不同人物天地俱在正關合天下意盡則無缺陷能盡直須發出本領作用處攷非至誠不能須說得要人于誠處求非推尊至誠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猶言非天下之至誠孰能與于斯直是替致曲為至誠非別取一至誠形容致曲者然須步步跌出致曲隱躍不離更妙

化不但化動變並形著等亦化故人道亦天道矣

善必先知之

須要說得的切可據又要說得明白洞達方是之道可以方是至誠前知

善原自先知安得後善本于誠誠安得不先知故可

必也是以在人曰禍在至誠曰善正好看道字所以主張造化正在此若善惡說話及求之善刃先意俱非

故至誠如神

神惟誠便能為禍福誠故神便旋轉造化是以有主誠而神無餘事直在統同處說便一語道透故者先知外無如神也更須說得渾成實際為是

誠者自成二句

直要發不容諉不能已意兩自字更已傳神又須在

誠者處發不仔自成自道處發所誠者便無可覓自
成自道矣
誠者物之終始
正所以成物若説似造物模樣使是誠爲物之終始
非誠者説話然語氣煞恁自然所謂人道亦天道並
下仁智性德等已並傳出故此題要發出誠者實用
又要拈得誠者自然斯盡善矣
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誠之正道字正所以誠者貴非貴誠直貴其終始乎
題說　八一卷　六
物第拈得是故二字醒誠之爲貴自無不了了矣
成已仁也二句
仁知總從誠來成已成物總誠者亦須要有兩也字
語氣是形容非推原乃爲模神
性之德二句
性之德直是天道合外内直是物我渾成正所謂天
道人道成已成物之名不立可也要字字形容不得
尔發一語
故時措之宜也

指不時便不得爲宜所以成物已有時措之宜在此
只拈故字作别醒語便是神脉
悠遠則博厚
博厚從悠遠來不從悠遠出須尋至誠真能脉故各
則字同又要久徵高明前後俱照管映帶乃是
博厚所以句
博厚正以載物得名故曰所以非推深説話直要發
得是至誠博厚載物自了了矣
如此者節
題說　一卷　十
章變成節至誠無息不見等皆誠字誠故無事所謂
夫爲有所倚也只要在如此者實實指發直省其贊
嘆語非推深語不見等便一語通透矣
天地之道可一言節
非謂天地盡于一誠正一誠能盡天地故以道言要
何何是説天地却何何是説誠若呆發一語便走却
章脉矣
其爲物不貳
物字從前數物字來其字直指道字爲正在鼓鑄形

性處說下生字及前覆載咸俱在此不貳正誠字須
要得形容至誠意若認真發天地便非

純亦不已

須不訓破純字不已字乃是結語須括盡通章本領
作用乃是結体若只空空咏嘆縱剝亦字倍極人巧
于題面逝于題脉愈遠矣

洋洋乎發育二節

發育是聖道發育與禮儀等一類正好看聖道行處
若天地聖人单發道字便令通章神脉盡失

故君子尊句

一說尊便屬問學是以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總問學
事芮要發得尊德性而道問學不似道問學以尊德
性所以疑且行俱在是矣

敦厚以崇禮

本章禮字而見正須發出聖道大關鍵處
人第千千百處求便是禮非是道君子在于厚處敦
便是道亦是禮敦即敦厚即性崇即尊故用以字方
是尊德性

建諸天地二句

二重中陰陽健順只備是天地鬼神在在君子身上
建與質正所謂本諸身不悖無疑在是徵諸庶民耳
若在天地鬼神上指發便愈說愈不透矣

質諸鬼神節

知字要說到實處天人要說到大處可質可俟就中
拈出便一語通透在須映合本字徵字方爲有三重

行而世爲天下法

君說世之法君子便得上爲者世爲天下法便仍是

本身徵民意更須說出行的根抵則爲法不說自透
矣

君子未有句

不如此而有譽則蚤矣在是說三重君子那有不如
此而早有譽者是正言非反言更須說譽是徵之衆
而本之可見者方是

上律天時

在是仲尼能律非天時足爲仲尼律也所謂先天而
天弗違如以天時作主倒括仲尼一語便天時大而

仲尼小矣
總章提文武便屬第二良聖人提聖言正是第一則
仲尼不啻文武而君子罔于聖人先輩細心處正宜
參之
辟如天地二句
要發仲尼不要發天地方是辟如二字載何以又言
持覆何以又言幬恍見大德敦化仲尼集大成處一
齊傳出
大德敦化

教正敦其所流故大德須在小德拈出乃是從祖述
等說仲尼也若不敦則化窮若非敦化更何處覓大
德須得指點形容意斯見題神
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天地所以為大只此大德仲尼所以為大須于此中
拿捕點逗始得天地似仲尼乃為篤照若在天地外
補出直是仲尼似天地何啻千里
唯天下至聖節
字字要說得像至聖勿似等閒寬裕等總是聖心流

出容執等總只完个臨字直痛發有字足以字方見
惟與為能溥博淵泉敬信聲名恍須傳出始為天下
至聖若只發臨與容執等是容執已足盡至聖豈非
憒憒
溥博如天
要在溥博發出天來不要以天字發出溥博則賓主
法脈自無不合泒矣
唯天下至誠句
大經原從誠出故經綸非至誠不能能從誠出能亦

無事是焉有所倚乃是唯字然須胄畫立本知化又
須剔清立本知化斯本節本題真神俱傳矣
知天地之化育
化知敦化之化無化做育不出正是誠字至誠直至
此處故能從化育處知不從天地處知也若不拈合
誠字便無透法
夫焉有所倚
曰夫是已道過門焉何等鬼成爲天下皆倚至誠而
至誠們無所倚所謂誠至則無事若離卻為能更尋

無倚直是未認夫焉二字

肫肫其仁節

是形容非推原亦非點証須勿倒看一語勿遺却一一

字只是得其字起便是至誠爲能使語語个中矣

故君子之道二句

須從愚字領來门然闇固不足擬之曰日章固不足

盡之括盡道章本領作用方見愚字力沉功大處

知遠之近三句

于遠等知近自又于微處知顯方是終始徹徹闇然

日章廻環無漏故肯

詩曰奏假節

賞怒何能盡靡只是有而不恃上下胥化于無言正

是闇然日章處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平天下便的然天下平則闇然須說在篤恭内篤故

有真實作用在更須于上關得淡簡等于下關得無

聲臭方是盡頭語脉

學而時習全

各不亦俱在上句內各要發得快活生動時習正終

身做不盡者朋來人不知要皆發時習更可見盡性

至命總不出人情世態中所以爲理學

君子務本

君子直是仁人本要認孝弟字務不但不分心于他

事併不馳念于爲仁盖爲仁正在孝弟內廢通章全

神不至走漏一絲

孝弟也者二句

仁爲便是論用爲仁直是說本須將發栽生成一切

收入孝弟本字不說自透所謂爭上流法若一語不

渾成便非上節說過便全失也者其與真神矣

吾日三省吾身

要得毋自欺真神原不定何件何時只是無時非省

無省非三維日不足與友求諸已一併傳出乃肯

敬事而信

須要認道字敬非以心持事心常存事自不苟信直

是渾淪一个至誠看今使民看事亦淺而字迎吐頓

拍須得敬信二字亦合亦分乃是个中

事父母二句
要條列本領作用處方是題神故能字正婉轉有濟
回視回若處若只一竭一致便了便非有學力人
夫子溫良句
須要得形容不盡意然却以夫子照溫良等非以溫
良等照夫子此際欣洽那在正自不知故曰以得若
用一呆實語便非若失却夫子二字直無處着形容
矣
禮之用章

是重禮非重和只拈用字定發貴字出通章樞紐已
自非淡以字美字由字不可字總用字貴字意一語
自到家矣
因不失其親
不失內須發出知人愼擇意論因而何以曰其親須
覷破其何所指親以何念直是君子淡以成正非草
草
貧而無諂全
貧富等都是影子只一知字遞引無盡層層剝換層

層靈通若弗立身題外題中便無是處第覺應接不
暇耳
爲政以德節
以德則無政非德矣居所正說聯絡天下之神非說
天下吸應之象若一語涉天下便真精神盡失矣
道之以德二句
德禮俱着在君身若一語涉民上仍是政刑故兩以
字逼真道齊真精神上有好而下有不甚者乎
吾十有五全

終身所能盡不爲志到得不踰時志正未有已也只
在三十等說學力不在立等說証候斯時君真神華
華傳出矣
君子不器
器正不宜說壞凡有用皆器君子只在德性上做不
在伎倆上做所以經濟無窮正在此可大受而不可
小知正此題証脚變化等意無干
知之爲知之二句
所爲字真是誨以知之真工夫處若當念直認正非

子路所難何重不知尤不足爲子路道者是以本題
爲字直憑鄭重而語氣原無側落
多聞闕疑六句
何句要逐向裏去句句要說入平常寡尤寡悔直須
發出終身不盡光景乃爲子張對症
言寡尤二句
寡尤寡悔與尤寡悔寡不同直要發出無瑕驪驚意
言行二字更須得爲學實地真神正與干祿相反乃
爲得之

君子無所爭
君子正德性學問俱到者一切身世各還以應盡應
得非弟錯爭爭亦無所爭凌世界人自搆之耳須剔
得所字乃透
巧笑全
主張原在題外只是聖賢一片素心相印可耳不然
論繪論詩何益將禮亦終爲逐末者借徑耳
知其說者二句
不知說何以知知其說者之于天下示字斯字更明

自道破須要得和盤托出意不第以不知知之不言
言之矣
臣事君以忠
忠直是勿欺勿說做事功節義以者要說到夢寐不
咎自己處要拈得臣事君三字便忠字易透便見含
忠無可以事君知之何語脈全傳矣
子謂韶盡美二句
韶以紹堯得名只在韶字上發出大舜精神作用一
性融徹通真唐虞際會世界美善便一筆傳出若執

美善說韶便非
子謂二字須說出發論關係在作樂者不在樂上又
與武王有印合意方是
仁者安仁二句
是題入手只覺索然皆緣不實拈約樂仁于何處見
安利于何處着手只發出不仁者見爲約樂仁者知
者直見爲仁安利便有境可分便是若固有若將終
身不可以久處光景未有不語語快心矣
惟仁者句

仁直以人爲性命以好惡爲本體能正大有作用成
就處能守透推字便出又須說得是引人好惡非泛
人好惡乃是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要說出君子只于心境融聯合非于世境爭真妄故
不處不去直是無欲無惡又何終食違仁是以此題
正仁能化境非以境純仁故爲通章大關鍵語

君子之於天下節

適莫如何能無義何以與比皆緣君子精義入神非

其人則直是積稜了須痛發君子乃入解入法若跌
過上句苐覺緊拈便促則說便脫究竟無一是處正
緣不知題耳

君子懷德

懷字處要拈到實處須發出君子無懷非德便印合
下小人等意若單在本題指語則機神盡稱矣

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

讓在禮中正自分說不得只是我能那禮而讓在是
矣何有已早在能字上吸出若實指何有反令能字

索然耳

參乎吾道全

須是爲下學傳心訣非爲道學立宗門一貫忠恕俱
實地指點曾子已得忠恕故以一貫點化門人未能
一貫故以忠恕點証各參字吾字夫子曾子門人等
皆道字現象若推深一語游移一語俱非

夫子之道二句

欲知曾子何以獨指忠恕當觀夫子何以獨呼曾子
聖賢印可正在實處若謂信口拈來與借忠恕見一

說話直是說夢

見賢思齊節

最要在思字內字思賢以何者賢直于賢處齊之不
賢不在顯直于內地杜之如見賢即欲齊見不賢而
泛泛省也無頭學問豈不悞盡天下人

君子欲訥何

直要發出欲字欣洽鼓舞處訥敏正以行其欲而不
容已者如知言難行精及矯言勉行都是無个欲字
在

子使漆雕開節

直于仕字求分曉不必于斯字求着落使開仕直是見有信在吾斯直是人信不如自信意悅依舊是悅他能信悅意即使意也

開只言未能信未嘗言不仕直並夫子使與悅俱包在未信一語中矣

吾斯之未能信

未信何日吾斯未能何日是能帝王事業聖賢工夫一語道盡開所以可使正不得轉在不仕上乃是

題說　一卷

子謂子貢全

如正非如回假令如回回當何如而如回又當何如乎弗如正未有盡處弗如正教以不容盡矣二十聞知得此始無滯境若拈知字猶是向子貢索解耳

夫子之文章節

可不可要在學者心中指點正不必爲低昂牽合語只拈若夫子二字便文章非象性道非玄虛我有學脚得非有長物只有自心領受一法耳若說何可執不可尋何益

十室之邑節

學正以葆忠信只以如不如剔醒喚動若實拈丘字一語便是形已形人遂覺無語不碍手矣

子游爲武城節

二事不必叢滅則而風勵人心挽回世道無大于此正不得說似迂腐樣子可見得人固非人情世態所可按者

人之生也直

要發出人之生非生人說話正是視聽食息各須有

題說　一卷

直字在方不是行尸走肉方爲神脉若謂本直及不誠等及失卻罔字幸免字意象矣

知之者節

樂遂爲盡頭處使非聖學只要從人得力處點出个中消息令其自探自討取合遞換而工力無已若認真不如務掉便失之遠矣

務民之義

何謂民義民義何以務正是知字洞悉處須一眼覷定鬼神務字民字方語語入彀

知者動二句

非以知仁爲動靜動正所以爲知者靜正所以爲仁者須恰似中段而山水樂壽無不吸應關合乃是

夫仁者節

立達字正君師教養無礙欲立欲達實有本領作用在把要全在己字綱身痛癢與從民衆起見不可乎是教以施濟第夫仁者三字處處點撥便題神逼現矣

信而好古

題說　八一條

直根述字說下信與好正述字神情篤摯處仍須映帶不作意發直是聰明意見都無可用而古固黏以不朽方是聖人之述

默而識之節

默識是悟不厭不倦是修語語要寫得有味何有正悟修真箴更要得非聖人不能道意若認真拈何有則癡矣

志於道全

非今日志道明日據德等非一心志道又一心據德等直是指點學脉志據依游恰有安頓而道德仁藝隨在收爲我有矣方是聖學

從吾所好

吾有吾而好在吾有好而從在所守正從求富拈出不必指定若指定反令從字沾滯矣執鞭第爲求富一念驅用清夜捫心有多少苦難在從吾所好直是煩惱塲中一劑清涼散矣

我非生節

直是夫子不欲以生知誤人非欲以好古自居正須

題說　八一卷

上句照管得定者字吸應自靈若輕脫上句便神脉全失矣

說好古句句要似生知句句要不認生知始爲無上

三人行節

直要發出擇與從改把柄在我處善不善都是借証所謂能自得師三人行正自可必第拈得有字我字便全體通透矣

蓋有不知節

首尾兩知字直要挽到作上知次正非不知從聞見

擇識為作用使非不知而作有字我字正不必過為
照管反碍題神耳
若聖與仁節
直是聖賢終身于為誨而不能盡則仁聖在是夫子
不可學亦在是矣須吸應虛字處曰所範肖乃為傳
神
任重而道遠
直是以重遠說弘毅若謂以弘毅任重遠及重遠非
弘毅不可俱非个中是以此題關會上下宜難然又

不必關會而自合者
興於詩全
須發得不棄詩等不遺詩等意乃是勢看與立成特
提在上更須不倒拈一語自無不入法入解矣
更要發出分領其脈正遞收其益不至有破碎支離
處乃是聖學
篤信好學
所信者正學耳所學何物有書道在篤與好直照下
有道無道危邦亂邦等所謂境不能換而心不可易

者不照顧全脈縱刻畫篤好祗胥嬾耳
天下有道則見
見直是取諸懷抱以兼善天下固有不能不著為功
意蓋有道正會道道字見正是學守扶以行耳所謂
聖人通天地徹窮達之學固如此
巍巍乎其有成功節
正要發兩有字乃是堯之為君處若成功文章則堯
所為者耳巍煥正在為處說若所為則累千百言不
能盡矣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五人正比肩事堯者舜能有正是德至處天下治已
與治天下不同而天下治正不得多拈治意以適章
神脈正不在治字上注射也
固天縱之將聖
固字對又字縱者不但使之生知安行且縱之以知
至行盡也全要拈將字直是已然之局可定將來之
局不可定所謂聖不可知方適與妙極形容處
吾有知節

有知便是子智無知乃爲聖人所謂鑑無相而相照也鄙夫有知便不能問便不可竭須發出其者無我相遇者無留識未問時無知以待彼方問時無知以益彼既問時無知以滯彼聖人與鄙夫始各還真知矣

博我以文二句

要從善誘說博約不可從博約說善誘又要說博約都是借境文禮正非二事只在我字上發當體是夫子意方是悟後嘆語若實指博約等一語便非

譬如爲山節

語語闡發語語點証方是譬如更須一貫說得猛省吾字說得力量先止後進更指得有進無止意出斯爲傳神

知者不惑節

非以不惑等盡知者等正以知者等盡不惑等仍須題前題後無不極情盡致若按句鋪敘便不能立身題外正自無得意處也

四書題說一卷終

四書題說

典公孫肇興著

其庶全

回如何能庶只是聰明淡穆一切都捐故非以屢空爲庶亦非以屢空証庶不受命而貨殖病正在億得力亦在億故後拈出屢中則字直是合下點化以賜印回不以回形賜若一涉較量語便得陶鑄丹頭矣

以道事君

須說在引君當道方合當日情事正已物正方是以字本領印合下何意已有了又須宛轉點撥大字謂字有上句却不帶上句乃語語个中矣

如其禮樂二句

要說得非禮樂不成足民又要說得俟君子非說已未能所謂言讓而神已往矣方是言志真神冊子正不以富字能乎者

禮樂不可致而可俟俟所以養其候若誘之君子便直是去禮樂了豈非揠苗矣

克己復禮節

只掄定克己二字復禮為仁俱在一日由己正見仁
無餘蘊無難事意須得掐點形容語氣乃有神脉若
涉繫深艱澁一語便入此題滲室矣

克己復禮為仁

克己非克私正克私所從出者照下視聽等自見所
謂拔本塞源工夫故復禮為仁一齊俱到須說得直
截了當便章脉全現筆筆題神矣

非禮勿視四句

須是勿視等住脚方是克己若非禮住脚則直是克
私又須括一日括歸仁拈出己擊虛導窾處照應為
是若實發克字便是對卞了漢非為請目者語矣

使民如承大祭

承大祭正就業與象非以承祭盡為仁亦非以使民
盡承祭庶上下與精遐現又須以為仁見使民不以
使民見為仁並本題全神胥出矣

足食節

先食繼兵施為次第已白片然信則有何証據故須
民信方為信民所係位置恰落全齊精神已現緊政
全局並現矣
足食足兵正所以信民故民信直恁渾成非信則食
兵亦小補偏伯正不得為足耳

百姓足二句

百姓何以足要實拈徹字君所以無不足要實拈與
字方見盤盤可行若只在一體上說正不足為哀公
語耳

主忠信徙義

須要說着崇字意德之不變不化為忠信德之萬變
萬化為義能主能徙直是忠信不使為迂就義不使
為馳騖本地上工夫正自所向無上若謂忠信以徙
義與徙義以完忠信俱非

行之以忠

行乃政之由內及外出身加民正恐作用勝處德性
便少故須本天德為王道若說似沾沾盡己語則政
字生面全失矣

君子成人之美

美須要成時勢識力人多不能無待惟君子為能成

之要發出萬物一體心腸更要發出參贊造化作用乃爲得之

君子之德風

須要拈着德字便全體通透善從欲出是爲德善從子之欲出是爲君子之德是德便不但是有道所謂精神心術潛行沁灌于民心而不使覺故曰風非以風喻德正以德見風也

子張問士全

說達要字字打入裏來說聞要字字出向外去須于前段伏吸應神脉于後段須辨駁精神斯得之矣

夫達也者節

曰質曰好曰觀察慮督督返入闇然精微處方是達者故邦家之達直以在者必之須處處點撥夫達也者四字始爲拈點辨駁神脉若呆發一語便非

質直而好義

直即生直直字義即民義義字質與好俱在精神隱微處說方刷清世法及好高兩路又須語語研深不研深不足肖本節又須語語吸應不吸應不足傳真

厤此題所以難也

君子以文二句

直是重于友約工夫要發所以字主張全在我非騖博以溺心循人而忘已者若作取友便非

上好禮六句

要說禮等大處字字與稼圃相映若說好等神處便非又須拈上字見好禮等則上莫不敢等則民實在經綸正以隱居爲求志非以分位分上下也方打得小人二字着

庶矣哉全

庶哉一嘆當教俱在兩之字直是有加無已真象要並既字又字摸寫持世愛民精神若填實教養及拈定衞事俱非

近者悅節

無不悅便是悅近無不來便是來遠須語語說政非語語說悅來乃是實地指點不然安有問政萬告以悅來見政乎

居處恭三句

各句要點映仁字又須以仁爲恭敬忠非以恭敬忠
爲仁是以處必有居事必有執人必有與總皆一仁
流注而恭等固應念安頓耳

行已有恥

有恥不必可恥只是愧怍一念生平總無了期故他
人只是已行惟士乃爲行已所謂不失本來一毫只
在行上鋪張恥上刻畫俱非

君子和而不同

直是說性宗非關世法所爲本領作用俱在是以元

氣流行意氣自不得與須拈發君子字始爲本題抉
微不但爲下語對針耳

切切句

語語要說到最上方是如字方是士又須以一如總
切切等非以切切等拈如字所謂養到神流若實發
一語及逐件分貼去如字千里矣

君子上達

上達直是終身無止足時所謂上無盡達亦無盡若
達上已在君子內須拈着君子二字便語語透宗矣

夫子欲寡句

欲何時已寡何時盡未能何時可能又復拈在過上
所謂無大過是吾憂真精神逼真傳出矣

君子道者全

實說所以無能便非多着贊聖語亦非直須冷冷開
開夫子恍不覺自道子貢並不指出夫子所以自道
弟子無能上反解取法正足寫照耳

不逆詐節

所謂物來自鑑非以我鑑物須發出不以逆億開天

下之詐不信又以先覺化天下之詐不信賢字便了
了矣

莫我知全

只要拈得爲字聖學無非平常所謂求無可知非人
不知我乃是莫字是以知我其天直是可獨喻不可
喻人若拈作玄穆語便非

修己以安百姓

須照上如斯作盡頭語又照下猶病作不盡頭語乃
是以敬直神若直作修己以安百姓何難

修己弟拈着敬字以安便自了了。故安處正不得着老實語也

賜也女以全

一貫貫个甚的正是多學但從一貫爲多學便無非一貫蓋以一貫示賜非抹殺多學只須女以二字逗出然非棲語一貫已立地打通矣

言忠敬二句

直須將信敬打入忠篤方是子張對症是以參前倚衡直是忠篤真象若泛泛說信敬終未入通章勝裏耳

立則見其節

要知是心中境非境中心。又須是參倚真精。不以立與在或漏非以立與在見參倚也。如是乃爲忠篤乃爲可行正不欲易言信敬耳

事其大夫二句

賢與仁皆是爲仁而所以事友正爲仁先資又須發精神研入處乃是所以利器非即以大夫士爲器也

行夏之時四句

直是陶鑄三代躋世于皇虞意行夏時而所以爲夏俱在乘殷輅服周冕而所以爲殷周俱在功德至此超越千古故非韶舞不足象之須則字活現逐句精神全現矣

君子義以節

要以君子該義禮等非以義禮等該君子是以君子哉二字學問本領俱現須說到有關係處方爲題神題面若精義及純備意則索然矣

君子不以言二句

兩兩開說關生精神自在若欲重用言反令題面側小是以題還題原有必不可那動者此類是也

君子不可小知句

君子正在德性上做工夫不在伎倆上做作用故小知反礙于君子大受有造于天下是以爲可不可對拈君子逸則無謫不逸矣

友直三句

直諒多聞故在也何以友何以能友直是實實取益故下弟曰益矣

是以我友直等非以直等爲我友字語位置正不得
誤認

樂節禮樂三句

樂直是心精沁入處樂節等而節等遂爲我有須逼
直寫益字光景乃爲得之若倒拈及虛發俱非

樂節禮樂

節禮樂勿說似禮樂之節樂節更勿說似節禮樂爲
樂方是同節同和而必易必簡俱在此益字已全吸
出

多貪說禮樂忘却樂字便非蓋本題是論樂非論禮
樂也

君子有三畏

須從君子二字想出方與小人對針又須是畏不是
敬畏直照下知字正提醒良知處知醒便隨時隨物
無往不足警心矣

視思二句

聰明皆從心發斂此心常醒常覺到視所處自提天
則若一心以爲視聽又一心以爲聰明君子不如此

況所思者更多乎

行義以達其道

要發得行義原不是出字以達其道便透然實拈得
引語虛說得題面須虛虛實實照上顧下是惟能者
從之

性相近節

非以善惡渾同爲近乃以彼此不殊爲相近非以善
惡既判爲遠乃以幾希初分爲相遠故性正于習中
指出習仍以性爲衡是兩兩吸應非兩兩開說若分

拈便非

君子學道句

實發本題不難虛剔本題亦不難第要說絃歌如何
是學道學道何以能愛人適眞是偃之言更適眞是
偃之言是斯乃無上妙諦矣

敏則二句

須要像爲仁語意須說到有功使人方是行天下須
頓出所則字方是能行若實發題面便非

詩可以興六句

全要發出學字妙用及可以及遯之等直是無方受
益隨觸皆眞若以某詩配某等直是訓詩正不足爲
學詩矣

吾非斯人句

與直是古今同患無限斡旋須實實發易字方是所
謂非但人不能避吾誠有必不可避者若虛說一體
及共是世界意俱非

無求備句

國家事何可不備爲國家事何可不求備但求備一
題說

大之卷 十二

人匪惟僕人直僕事周公所以善成事也

傳學節

學問志思何物傳爲切近何心仁在其中佞不說自
透若跌過上段更何處覓仁所以爲文多令人叫只
緣多發末句耳

君子學句

只要拈學字重志不分而道在我若以學致道道亦
分心故打着居肆出學以便出所謂道可致不可求
正非個中意耳

舜亦以命禹

要拈出亦字精神見惟精惟一人心道心說話仍是
歷數執中數語尤須覷着四海困窮意方關盡道章
神脉

寬則得衆節

要說得是治道不是治法只在寬信等則發得衆等
便自了了又須說似從上拈出非從上推原渾成現
前是爲得之

欲仁而得仁

應說

大之卷 十三

欲在仁得亦在仁原着不得貪字須語語是爲政不
似學問語方是又須關合尊字美字意乃盡

君子無衆三句

須要拈得是無字方是泰字若似兢業語氣碩不驕
意及失泰字生面矣是以此道印合掩映處正難也

未有仁二句

未有正自然不容遐處要說出言利且不得爲親何
止遺親不得爲君何止後君語語打照交征國危景
象乃合語脉若正拈去利懷仁利以相接便非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

推恩與推心不同正恩及禽獸恩字須痛發足以乃應盡運掌及不爲仁術等意又須領故字見恩從斯心來仍是是心足以王則一絲不漏矣

保四海直是保民若泛指保字便非

獨樂樂節

各與字要發所謂人不能與惟王能與正甚字精神處非以人衆爲甚也各曰不若王心丕有個甚字在正不患不好樂甚耳

與民同之

要在冏上說要不在冏上說須寫出王仁無外王民皡皡氣象若指定舜堯等一語便滯

樂天者保天下

上天生民無非使之相生相養樂天直是萬物一體真念容保天下又何待言須要印合交鄰乃是者字神脉

文王一怒句

文王何嘗安天下要發出一怒而天下之爲寧者俱爲阮者安又須像个一怒怒可一不可再再則皆殺人矣未嘗抹殺好勇亦未嘗勸以好殺乃爲得之

恭省耕二句

要說出先王遊觀除卻巡述止有春秋各省又須說臨時補助非臨時湊辦所爲三年九年早有王政在特于觀時一快施之耳庶題情題理俱盡矣

如此然後句

如此六字要字字照如不得已直是必能慎所尊而後可爲民所尊慎所親而後可爲民所親以父母字

換國君字愈痛切愈悚惕矣正不得草草

孔子曰德節

流行須印合飢渴意發孔子曰三字正不得撇過直是時勢齊人能言孔子則言德孔子豈不知有里難與百年難洽而說鄭說話若爲今時道耳

故事半古二句

事半功倍直須在時勢上發方領得故字方是古人何可當齊王及于止非無因謂恐碍下句者正未知下句說惟字不說時字意耳

孟施舍之守節
只一自反大子大勇在此孟子知言養氣俱在此所
謂約而該乃是守約舍所守者直氣耳又不如過真
願學意方擒得有道字者
我善養句
無暴已是善養充體亦即浩然須從我與吾字拈出
拈點神脉若實看一語便得上下語意矣
其為氣也至大節
明說浩然難言其為氣正以養言之也以直養直是
作說其為氣意觀下節是字自見塞天地正剛大本
體須要像塞字充滿天地原未嘗一毫走散乃是不
動心真象
配義與道
配者要說得義與道皆從浩然做出所謂利害震撼
處訖然自立方合不動神脉方是長處又須見從養
出更不失難言語意
是集義所生者
生字要發的是自然充塞正與源制不同集者自反

爲心力是

題說　大　上卷　十六

而義畢灑于上關善養于下關不慊于心又須拈着
是字者字意乃是我字長字生面也
必有事四句
勿忘即有事勿助長即勿正只為拈出心字有事勿
正即集義只為拈出必字須說得集外無養又說得
一了百當斯必字也字神脉逼真傳出
乃所願句
學孔子正是有道所願正是不動心乃字則字須得
躊躇滿志意伯夷伊尹為孔子借照卿相伯王愈為
願學中影現耳
見其禮四句
語語是說百王可知要語語是說孔子不可知既極
形容又合神脉若實拈百王直是評騭禮樂了何意
如七十子節
總見引証須得先孔子後武王乃是王不待大真脉
又須說出服至于思只情極真德人于思士道極粹
並以德行仁之真神俱傳矣
及是時明其政刑

題說　大　上卷　十七

揭出政刑正要印合仁字明直是無虐政無淫刑及
字更要得急不能待意乃善出仁字迫切精神處

以不忍人三句

要提得心字力方以字行字本領作用俱在于上直
是先王于下直是擴充可運掌上便一語通透矣

夫仁天之二句

須上顧不傷人下顧為人役仁正天所以令人相生
相養莫之或傷者所謂善之長故為尊爵命之立故
為安宅益天尊而人不能賤人安而共遊于無傷也

若泛括爵與宅意便非

善與人同

取人成已是為由禹善與人同乃為大舜直要拈着
有字意故從人取人正與由禹無異只含已則所謂
善與人同耳

故君子莫大句

正合天下于一已非推一已于天下方是莫大字方
照有字直在性體渾同處說是以曰與人為善正不
得說人與為善也

天時不如節

人和正所以引天時地利者故曰不如非謂天時地
利可盡廢也須括盡通節意乃合

得道者多助

和人須以道前人和已有得道故此曰得道者正領
故曰神脈多助要反委去印類與戰勝意益不助不
足為人和也

我非堯舜二句

若說陳堯舜便是自說須說非堯舜乃是就齊人不

敢正敬字更須印不赴召意乃是陳字真象

天下之民舉安

要說即齊以安天下又要說即王以用安為天下不
得不愈望王若脫齊使無把柄並章脉亦失矣

夫道合下節

道可見性不可見故下即拈丈夫及為字師字引成
瞯等正是捐字更以見稱堯舜不自已始也

夫道一而已矣

須于喚醒處討神稱堯舜便已就道論性故着夫字

一者所謂眞正路頭更無第二路正須狠力下手若

仍說性無不善便非

民事不可節

民事外便無爲國須發出關係鄭重意引詩是誦言

非証說見有關感時咨嗟告戒者惟此民事若認作

用家作若使失爲國遠矣

聖人之憂民如此

須揭出聖人二字陳相知聖人之政不知聖人之憂

勞心迫切憂字內已有了如此正是喚醒所謂聖人

卽此乃

因如此憂民非如彼並耕者也通章神脉乃爲靈應

爲天下句

仁字須從勞心中剔出要發得爲天下處紆廻懇摯

仁字便透又須拈若字患忠便可打照若得人作用

前已道過正不得復爲鋪張耳

悅周公句

學從悅生悅則必不忍棄矣周公仲尼而外尚有何

道故陳良之悅天下萬世之悅宗也更須打着悅詩

行意方合

若天下之廣居

不要說居如何廣只要說廣如何居非眞有特操不

能便語語打着行儀卽語語爲題開生面矣

行天下之大道

須語語覷住行儀所以能行大道處便一言抉出若

第鋪陳大道行處便失神脉

由是觀之二句

不見諸侯原是養不是已甚所謂無限經綸胥于此

出徇世則所養盡壞矣故仰兩賢所言特爲拈出君

子字正不指定爲是

繼之以不忍句

須在仁政上發出繼字正是所竭之心思須布人間

流傳後世不啻有緒可繼所謂先王之道與法俱在

此方盡題神

聖人人倫句

只發得聖人二字出人倫之至便一語通透又須捉

得仁字法字所謂有聖人而人倫務以各盡若單在

聖人身上脉固未盡耳

二者皆法句
堯舜何以能法正須有仁字盡字在而已矣直是至
字更說到猛省警策處並仁與不仁之神亦傳矣
其身正全下
須說得是反求中精神勿說似反求外証驗方是其
字神脉方是永言若作泊截了當語詩何以咏多福
于配命耶
人有恒言節
若曰家國天下便逆推上去曰天下國家直順推將

來明乎天下本國國本家家本身又何待言在只一
在本無二本大結聚處開口便已道出人何得習而
不察也
仁人之安二句
要發人能居不可不居人能由不可不由方闢暴棄
意盡又須拈人字逼喚人字醒斯全題畢現矣
人人親三句
人人外無天下孰親長長外無平只揆襯的週字易
字靈應如意便是寫照若實實拈發神脉胥失矣

仁之實全
要說得是實字不是本字只指出事親從兄切近精
摯處仁義智禮樂總無不一以貫之矣若從仁義等
發脉便非
智之實三句
弗去方是知須發得像實字又像是字然以二者盡
智非以知盡二者若順題便多誤拈認主于實始有
挈領處耳
先聖二句

聖同則揆同故曰其揆非聖則直是意見趨向耳是
以先後皆曰聖明是个一字故跌過首句無透法亦
無是處矣
人有不為節
須認所有字斯為本領淵微處若堅定擇當說話則
直是為不為耳為文類多泛泛正緣有字未覷破也
大人者不失節
須是論大人非論心纔　神脉又須知不失
正非有加學力作用只在人所以不能為大人者求

加于赤子故也

自得之六句

自得正是得原故居安資深逢原一齊俱有須語語說出本領都語語說出學力乃為深造以道神脉若單照末地兩頭俱無著落便非

博學節

須是反說約非反約方為詳說直是說約方為博約一貫詳說處正不得籠侗說詳則說約便在下即是矣

題說　二卷　十四

以善養人

要反照以善服人說養字便語語透宗語語痛快若實指養字以字便入旋路直是從以善養人說起耳豈非憒憒

君子存之

君子照舜等存字要縣到大關係處直是幾希一脉作世宙不磨絕不斷修証語脉所謂惟君子能存非以存為君子也倒拈二語便非

舜明于庶物節

直從庶物人倫說起正好看存字須要像舜明舜察由仁義行便不說自透總是凡有知行無非幾希意生安說詰無干

立賢無方

虞夏用人止于世族立直是特起意所謂敷求旁招非無方不成為立非立賢不成為存所以帝王無非用賢而獨于湯拈出

文王視民二節

幾希不着在民上道上通達上益覺怵惕難懸故如傷未見不泄不忘又復愈實愈精心法治法俱在所

題說　二卷　十五

以為君子存之

周公思兼二句

帝終而王統開王終而相局開若非陶鑄三王設行四事幾希將至滅沒于人開周公所以竊為施者直不啻以祈深為存存耳

如智者二句

無事正利字其所正指性行其所無事直是見性真作用處亦大者性完而智亦大非以智盡性也企亦

行亦字正非照禹直是率性真光景須字字擬與始
爲傳神
君子以仁存心
須要硬盡全神直是合天下後世以見君子仁合天下
後世以成吾存一切人情物態總不爲動方是君子
異人處虛實吸應正惟得心者傳之
非仁無爲二句
非仁非禮正患所從出無爲無行須發出自反無已
存存不懈踈斷滿志真精神處若直說爲仁行禮便

非
禹思天下四句
只拈得當字出由巳字便出所謂君不任則由君相
不任則由相禹稷非其世庶思字由字出而顏子巳
脫然于饑溺外矣
堯舜與人同耳
正是言必稱堯舜當面喝出打破千古疑團須從爲
人處說同字方入瞓字發眼又須語語說堯舜却語
語是自說若以堯舜形巳便非

一介二句
一介要從堯舜授受看來不以與人要人人皆合于
道不以取人要無念不合于道所爲先覺覺民正巳
正物巳畢于樂道中矣方傳通章神脈
吾豈若使是君二句
要從兩哉字摸寫囂囂真神爲堯舜正是合君民以
成樂然不曰期以堯舜直曰使爲堯舜此中本領作
用正不得一毫遷就直是正巳以正天下意乃合
其自任句

如此直是别發語氣須要認自字所謂以樂道當先
覺以先覺當天意非人不能分正巳不敢輕遏真重
天下以重吾身精神處斯爲得之若單說任天下何
意
孔子進以禮三句
須要發兩以字直是必不可無意人言得失孔子言
進退至得不得亦曰有命耳始知道命說話反爲進
退關便門又須語語打照不苟主意方見
孔子聖之時者也

直是聖心圓徹無一毫凝滯意于上印伯夷等于下印智字若從時及與時偕行說話猶未足語孔子耳

孔子之謂集大成

要說是以大為集若借集成大孔子生夷惠前將不成其為孔子乎是以出無不宜正成無不備直就時上看出集大成孔子孤自成為孔子而已矣

友也者何

須印合通章意發不得單作僭葦說話友也者三字要拈得重研得深友德便自了了所謂君臣上下正

題說　八二卷　天

不得拘而麗澤之益始收耳

人無有不善

要說是善有一定不是說善無不同有字正性字直是天之所成非人之所為將上下意俱已吸盡方是

詩曰天生節

拈天字便指出性枝拈道字便指出率性拈詩曰及孔子便告子金或曰立破矣秉彝是性好是情能好是才着故字必字分乃若乃所謂口角俱傳矣只模擬點証便當

心之所同然三句

謂字正人人所同者正然字真象全要在何也處喚醒撥動得呼啄使覺真光景使語語傳神若呆發禮義故若手已索然矣

聖人先得句

直是說同不是說異所謂得有先後然無分別真不喚醒陷溺使轉頭仍為聖人若在生知等拈先得便凝矣

學問之道節

題說　八二卷　表

以求放心盡學問非謂學問盡于求放心以本章論心非論學問故也

其字正好看知字知心從何處放便知放從何處求上曰不知求已早道破其字矣

養其大者為大人

無害便是養養大者便是善養正須從已字考字得來故曰為大人須勿着一渾成寬緩語乃是

先立乎其大者二句

止不外能思先者直在物欲未交時做工夫故立大

而小不能奪適真從字更須剔出則字抉微挈要斯語語到家矣

令聞廣譽施於身

貴身施不從人加便是有于己直以聞譽作貴字正見勢在而名彰不弟失已並不得為貴耳

夫仁亦在句

要說仁的好處非是說為仁工夫故夫仁二字本領作用俱在正照種美剔荑稗熟而仁無餘蘊若呆說熟之便失却來脉語氣矣

行堯之行

求行于子不求行于堯故首拈子字又曰歸而求之此為字真訣若只在堯上尋行便是堯舜可為非人皆可以為堯舜也

者何也三句

仁字直是未嘗忘上下意要在趣上說不在名實上何也及曰字正躊躇調劑苦心亦照下微罪苟去隱衷迴環無已亦字精神兼備矣若一口叫過便無筆不索然耶

盡其心節

總只天命謂性能完吾心分量者未有不知性知天要見知性天于心非是遡心于性天只語語說到實際的確處乃為合派

存其心養其性

性不外心存正是養意有遞屬語無側落要還題面又要不得題理斯上下神脉俱合矣

存須拈在心上養須拈在性上安頓位置正是盡心真種

萬物皆備全

惟備物有萬故樂莫大惟物備于我故求莫近反身強恕正求在我者若非萬物皆備又何從誠何從行乎只拈得皆備透便無語不透矣

須得指點形容意若緊深一語便墮此題坑塹耳

尊德樂義

試看當日好遊章所尊所樂何物則德義正不可少且德何以能尊義何以能樂本領作用俱在故可為士並可為古人通章神脉逼現矣

一第 201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達則兼善天下

仍要說得是達不離道方是引宋羥不是說古人更
要說得兼善而我不與方須得豐盛氣象若呆說
本題便失章脉遠矣

上下與天地同流

流字正自然氣象正指出皞皞眞種天地以不貳爲
不測君子以天德爲王道皆若此若說神化無所不
到邦是四方與天地同大只緣頗小補二字誤耳

仁言不如仁聲全

要在辨王伯上說須知仁言不如仁聲所以仁聲正
有辨故善政善教皆仁處民愛皆可以致聲處而得
財得心不同則王伯辨于此矣故首節穿插綿合此
題遂無復棘手處也

無欲其所不欲

所不欲卽在衆欲紛馳時仍自醒解第須無欲便自
直捷了當本領工夫俱在此若喫力一節便非

有安社稷臣者節

安社稷臣止與忠臣良臣不同要緊在訏謨遠猷不

動聲色處悅字逼眞不安不能已意須要兩者字出
方是論臣品不是論心全章語脉乃合

君子所性仁義節

盡性功夫在君子內已有故曰所性根心等只要模
寫所性可欲可樂處仁義及面與背等點作廣土等
對照非泛爲揶揄形容也

易其田疇二節

要說成生財大道不說似理財樣子方印合聖人治
天下處更說出可使富不可勝用是何景象所以使

等是何意念庶民仁與仁民畢現矣

聖人治天下

須發得裕天下意方照得上段須發得仁天下意方
印得下段須更像聖人二字方是治天下而天下已
無不治矣

孔子登東山全

非是說孔子大處正揭明孔子根本爲志道下手處
故語語說上達須語語說下學斯東山泰山有術有
明皆相級而登有本必達之象所以成章並不出此

乃爲𥘉學眞訣也

其君用之四句

用從二字要說得是居是國不是仕是國所謂用其言不必行其道從其教不必需其治而安富等各若此正功不可測處當月情事乃合

居仁由義

居由便是以事爲志非以志見事須別得非處淨乃是仁義須無一念一事非仁義乃是居由上下神脉庶吸應盡矣

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非說聖人踐形正說人不可負形惟字然後可以字須實實說在盡性上方是引人不是沮人所謂盡性只在踐形上做更已明白道破矣

君子引而不發節

躍如要說在不發中中道要說在躍如中立則不可改從則不必改夢引之而高美已無不可及須節語印合上兩段則指點接引神脉俱傳矣

當務之爲急

急當務以一事盡衆事非以一事遺衆事也乃是務字須要得洞晰惟精更要得作用惟一方是當務爲急不是知當務爲急蓋非務固不得爲知耳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要知是論仁不是論道要知是即人以言仁不是即仁以合人蓋人便是道仁者人也便是合而言之仁所以爲道在此仁非人不附非人不現有人而仁已盡責成意亦在此矣

口之于味全

須說得性只一性命只一命食色等性也而天命謂性則不得以生之謂性矣安得不盡性仁義等命也而繼之者善則不謂性外有命矣安得不立命須躲得食色性也及有性善有性不善乃入此題眞稀

聖人之於天道也

說天道于聖人便有命無性說聖人于天道便謂性不謂命節意位置原自與仁等不倫正不得誤拈一語耳

可欲六節

美大等俱從有諸已來方是真不可徒須說善信處
印合下段說美大等根照上叚處題神綿合若第逐
字鋪陳何意

人皆有所不忍節

要認兩所字直是仁義真種流之所忍所爲正施有
本推有則吾性具足而取譬不遠仁義尚有餘蘊乎
須說得周遍又說得直截乃是

君子之守節

守者非以平天下之事置于身外正以平天下之精

握于身中則修身直本領作用已盡而天下有不平
乎若空說修身及多拈天下平皆未認守字耳

經德不回

就經德說性者榜樣便見性爲人人同具正不必拈
定堯舜語意乃肖
從性說經德便語語膝要若從經德說性便語語嚼
蠟此透法亦正法也

經正句

經正要說在反經中庶民興仍要說在反經中須要
似而非者不得竄入中行則進取不爲真性自然人
不有鼓舞生動意厥語意括本章盡尋能脈真耳

若孔子句

之字直從堯舜來知爲一貫聞豈耳傳須發出以道
兼治以師兼君更須發出接無始傳無盡始得若字
語脈如直與湯文一例正不足語生民未有之孔子
耳

四書題說二卷終

王船山公四書箋解

光緒二十七年歲之冬栞於[illegible]

四書箋解敘

道之在古今至四子之書備矣漢宋遞降箋疏代作不無踳駁然背而馳者亦鮮焉自明以制義取士士無不嘗誦其書童而習之至於皓首不可謂非篤矣厥中精詣固繇而剿竊埃說用資羔雁者亦所恆有啟禎以降益矜縱騁於性命之精平治之要或未深求其義類既非所以代聖賢立言之指於設科取士之意亦且悖之

聖清大定通儒傑興經學昌明而以時文為小數每弗屑道吾宗　船山公講求質學兼綜漢宋於四書嘗有稗疏攷異讀大全說

諸編既皆所發明然或覈同異或辨性理於初學爲文模範者未之及焉居嘗詬病俗塾時藝講章莫軌正誼課督之暇輒取全書隨意箋釋務使閱者恍然有悟快然自得於心蓋意在示家塾法程非云著述也之春以爲時文既代聖賢立言則所爲講明者即皆聖賢之道安所見是僅爲羔雁之技耶吾知獲睹是編者因文見道必當有異由是涵泳焉以求乎道之精其庶幾乎故爲亟付手民以廣其傳願以質當世之通識者焉

光緒十有九年歲次癸巳嘉平月八世從孫之春謹敘

四書箋解卷一

衡陽王夫之譔　八世從孫之春校刊

大學

大學一書本以言學凡所言者皆立教之方註所云大人者亦對小子之小學而言即以大人爲易及孟子所言之大人亦是學爲大人之事猶孟子言大人之事備矣時文以作君作師建極錫福等大話則是稱贊大人之德不通莫甚焉古之欲明明德言欲則是爲學之志如此先治其國是先求治國之理如孝弟慈是也時文動云古之大人全是不通當云古之學者下明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則序所謂天子之元子至凡民之俊秀是也

首章　此章明分爲二段只依註爲確不可易前一段括大學之旨分爲三見其並至而不可偏廢而學有其序以順成以物有本末一節結之後一段列序其爲學之方有八互相因以相成而八者有其樞要以自天子二節結之切忌將知所先後起下而有知所後不通之胡談後廣釋之

大學節　大學之道四字已函有八條目在內三在字言

其大旨在於此也謂之三綱領者以綱喻綱以挈綱之眾目綱上方服日目以衣喻領以攝衣之眾條條幅也綱者目之綱也領者條之領也明德身心意知之德也虛靈知之德不昧意之德具眾理心之德應萬事身之德明之者格致誠正修以著其全體大用也時文以昭宣瑩徹等字貼明字俱是說𦕅民天下國家之人也新者齊之治之平之使孝弟慈好仁好義日進於善也舊染之汚是古今相沿之習氣流爲風俗雖至治之世亦有之切不可以桀紂汚之湯武新之解習卽是染反其習以向善卽是新止於至善者明德則必使身心意知之無不明新民則必使家國天下之無不新明德非但以修己卽以齊治平而理皆得新民非但務治人必根本明德以化民成俗必至於是是盡心力以求至不還是持守其大全而不使欠缺此節言大學之所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畢致其功者以明德必欲明民必使新所止者必至善也切不可於明新止字上下工夫語

知止節　知止是省文實謂知止於至善也知乃大學之教使學者知以此爲學非止至善之上别有求知之方法

定靜安慮是爲學時功候志有定向是志學時便向至善上下工夫心不妄動是專一安靜不浮慕而坐馳所處而安是安於所學雖有不合者更無畏難而生危疑之心此句最忌將富貴貧賤患難等語胡混處事精詳事卽明德新民之事處者學其所以處之之理得乃全乎至善之學而以待用皆是學時節次與孟子居之安三句略同此節之意以方學而卽以至善爲止疑於太高故申言必先知所必至然後明新之理無不得故不可以近小拘蔽之也

物有本末節　上言三者並重而此以學之序言物有本末結首節新民必明德以新之故必止於至善事有終始結知止節必止至善而後德無不明民無不新物有本末二句時解有云推開泛論者不通須依註直指新民知得明德所以謂之物者以身心意知亦是待治之物如言有物有則事有終始之先後與本末之先後不同此言終者終其所始不以其善成於終者立規模於前則後所得者善不至不可迫求小有得而苟成其終也

欲明明德二節　此二節俗解分一節知先一節知後乃至不通之說且道如何是知後豈如事君後其食作不要

緊丢放後面乎如不曾修身且莫修身而急於正心餘倣此身既不修便陷大惡又何有於心之不正乎大學後后二字異用後者且勿急而姑待異日之意對前字則先字作在前解而後者始得之意言物格知始得至餘倣此纔完了致知之功不對前字不以時言則先字亦是從彼處下工夫爲此工夫地之意況云物格而后知至云云乃以致之必然者言之非云物格而後知致有次序不可不知所後且勿致知待物已格而後求致知也本文欲字則已有上一截工夫矣但不得純全故須下一截工夫以成之以是

思之所後之不通明矣　致知格物變文言在者以若云先格其物則其字不妥若云先格物又不成句耳時文云不言先而言在云云不通　齊家以教而教可通於國治國以政而政可通於天下玩傳則不錯身以言行動言心以所持之志言意以偶發之念言知以知是知非言俗解於心知兩字全不分曉但云心者身之主此是寬簷大帽語直當不曾說有以統性情之心言者則是心之全體知與意皆在其中有云心是虛靈之覺體既是知不是心且此虛靈之心有何不正而須正之則此心字以志言明矣

正其心常持其志使一於善也知字是說是昭昭靈靈的識又何以致之且此昭昭靈靈者心意之所共有不盡屬知聖賢之學其於知也止以知是非爲大用原不要他明光徧照如釋氏之般若致知者析理之是非無毫髮之差也故必格物以因事辨理而後是非昭著是非昭著則意之方動其爲善爲惡無不審而知所慎也此解最明當詳辨之、正心誠意是自心密用非學所及故以物格知至爲知止是可盡力以學事意誠以下自得之功故以爲得止大抵大學之教以詩書禮樂爲功而格物致知自誠意以

至平天下節節俱要故註以此爲止至善

傳首章　曰釋明明德者省文也實云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又以釋明德爲新民之本故曰自明自字對天下國家言此原不釋德之何以明止見大學必極致其功以自明其德而明德自明於天下其所以明之者如堯之欽明是正心誠意文思是格物致知允恭克讓是修身要皆以之明其明德而睦九族則家以齊平章百姓則國以治於變時雍則天下平要皆自明之德克盡耳餘二節倣此推之　舉三帝王者以其皆明明德於天下而根本自明見

學者必以格致誠正修身明其明德而後推以及於天下

此章自字引新民下章用其極引至善是朱子所云血脈貫通處

傳二章湯之節　人之身心一念放下不用功於學則有生以來所見所聞流俗之習氣相引而入於利欲此即是舊染之惡汚一事有一事之理一物有一物之理格致誠正以盡其理則終身爲之日有所進而其德新矣舊新之義如此有將桀紂汚染湯文洗濯者乃治道語全不相干涉且湯豈受桀之汚而爲惡者乎

康誥節　作新民本諸身之德以教之愼於德以立政而治之使興於仁讓之謂

詩曰節　新命無工夫但自新以新民則國家皆昭明而興治有新之象焉乃爲天所佑而國以興亦不啻泛及受命革商等語

是故君子節　君子之道如此故學者必如此

傳三章邦畿節　侯國之人朝貢而來者是必至於是土著之人不從侯國是不遷

緡蠻節　黃鳥必周翔顧視以求邱隅之安學者必審至善之所在而求之較前節多一知字意

穆穆節　緝熙是明德至密無間之功此二字要緊有此緝熙之聖功乃以見之事爲無不愼而皆底於至善仁敬孝慈信內有以盡乎天下國家之理此明新合一之至善也　仁敬孝慈信皆極其至之謂止　有提敬止敬字作主者乃小註因程子教學者以主敬而遇著敬字便扯著湊巧不知敬字在此章引詩之意原不要緊

瞻彼節　道學也等句切不可但作釋詩解道學者道其學之至精已切而又磋也自修等句皆然正在詩所言上

見其必止於至善之功　恂慄是戰兢恐懼意恂字音俊者見莊子懼也不可作學修自致之美說威儀亦自有工夫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固有學修而不治其威儀者矣學是格物致知自修及威儀是修身自修以言行言威儀以動言恂慄是正心誠意雖不必板分而自脗合如此　時解有以恂慄威儀應敬字者尤謬

傳四章　有以聽訟爲末無訟爲本者無訟止是新民不可云本固已其以無訟爲末使無訟爲本者亦不是聽訟亦以彰善癉惡不可謂非新民之事使無訟亦只是新民

之極致不可云本須知在此章以下俱是講三綱八目相因之理不可滯分寶帖大畏民志而民之志大畏則亦是末若云君以明德大畏之則民德以畏民故而明豈不是顧末失本此章俱是止講有本則末自應本在言外乃民所大畏者方是本使字亦自然而致不可分何句何字是本而何者爲末也此謂知本既非贊孔子之言又非謂大畏民志者以知本乃由此思之則知新民之必有本矣

傳六章　可笑數十年來一班喫沒事飯人爭慎獨在致知前在致知後如兩盲人爭路一個說東一個說西不知

東西皆可走但汝沒眼靠一邊倒耳若說在致知前則已能誠意何待致知若說在致知後則豈致知時任其意之惡而不慎直待知致後方去慎獨經云知致而后意誠非云致知而後誠意其謬在誤將先字作前字解恰似今年且致知明年方誠意一般其蠢至此可笑可恨不知此慎獨工夫知未至之前亦然致知以後亦然知未至以前豈可任其意之横行惟既有事於慎獨而知未致則有不能盡慎者非有慎其所必當慎者故有致知以審之故經云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者欲誠其意則已在慎獨上用功矣既致知矣而慎獨自別有加謹之功則不可以知已致而忽於慎且知無盡者也愈致而愈精則慎獨之功愈加密故致知誠意俱是通梢一樣工夫格物正心修身無不皆然有何前後之有而盲人獨相爭不已豈不哀哉

所謂誠其意節　所謂誠其意者六字是通挈一章之詞與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同毋自欺也聯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十二字是一句言其毋自欺必如此其至然後可以自慊也字與舜禹之有天下也君子之事君也同乃起下之詞不知那一位盲人將毋自欺也連上出題遂至狂

惑將也字應者字以毋自欺作誠意註脚若遇盲主司如此出題沒奈何依他若全節則必依正解不可割裂悖理

自欺自慊二自字兼心與知而言蓋此章上通正心下統致知心之所欲正既是素志所秉爲立身行已之主知之所致亦分明在心自信爲已得之理而意之妄動則有心之所不欲知之所不昧者皆欺也惡惡臭好好色自心素定而至前便知皆所謂自也乃此章上通正心處多下連致知處少俗解專在知上說失之矣　欺者淩壓之謂如强臣欺君悍僕欺主一般全不照顧任其恣行自欺者

任意而行使其素志不能自伸所知者不能行也作詐字解者非　但是觸物而動即爲意自初起念直至爲善爲惡之成皆人所共知亦是意爲之獨者意之初幾慎獨乃是誠意及早下手工夫不待著見而始慎誠意之功在慎獨不可以慎字當誠字獨字當意字惡惡臭好好色一見一聞便欲去欲得亦是最速之幾

小人閒居節　此一節祗是借喻以見意之所係甚大時解橫生葛藤說小人自欺又說小人欺人都是摸籬摸壁語小人有何自之可欺若云其欺君子則向使小人於君

子之前全無忌憚如今人對人自誇會告狀會包攬又豈不是目無君子而欺之見君子而厭然是他本心不自昧處掩不善著善是他知有善不善之明只是他任意橫行便心之不昧知之倘明者皆成無益可見欲正其心者必誠其意而致知者乃以求意之必誠也　誠於中誠字止是實然之意對虛字不對僞字原不講到僞不僞上正心只是所志者立個大綱不使邪到意上方實實落落爲善去惡在事物上決擇令所欲正之心有其實而充滿篤實純一於善也

曾子曰節　十目所視是人知得分明十手所扎指出他爲善爲惡之情而目言之　其嚴乎文義與其恕乎同嚴字是好字面言當如此而嚴持之亦慎意也此節亦只發明意之最重不可將小人入講上節原不要緊此爲欲正其心而致知之學者非以斥戒小人使之改也

末節　心廣體胖只是帶出意與身心相貫通處廣未即是正胖未即是修凡此類皆不可死煞分貼

傳七章　此章止發明身心相應之理第八章止明身家相關之義第九章止明家國一理第十章止言治平所同

之道未嘗實在正修齊治平上著工夫講此章所言不見不聞不知味未是身不修見聞知味不可謂之身修但言身必以心爲主耳下章知子之惡知苗之碩亦不可謂之家齊意亦同　此章一氣直下前一節分一段不得原不分上節言正心下節言修身蓋謂有忿懥等則不得正者不在於視聽食必且不見不聞不知味知此則知修身在正其心矣

忿懥等四情人所必不能無有之何嘗不正此但就以此而不得其正者一邊說時解有云有所所字不好乃和尚

家胡話若無忿懥之所則又何忿懥之有此乃言意累其心使心不正故下一則字不得其正非不正乃欲正而不得耳此章跟意來第八章言好惡跟心來第九章言一人言藏身第十章言老老長長恤孤俱是血脈貫通處

心不在說元說妙即與上文不接不在者不在視聽食耳心不論在不在只論正不正此心字乃好善惡惡之本志非知覺之靈明知覺之靈明致知之知也舊說俱暗昧

大要此二章只可活看與孝者所以事君也三句只講家國一理同不可說那幾句是心不正那幾句是身不修此

章未嘗實說身不修下章未嘗實說家不齊只言心不正身不修而不修不齊之理自見矣

傳八章　辟是拂戾而悖道言不以理行不顧義動不中禮身不行道使人不以道俱是辟只此便是身不修家不齊總領處齊家自有教家之道至下章孝弟慈始見此但言身之所行必家人之所受意發明家與身相關之理耳

二故字乃所以辟之故以不知美惡故辟非由辟故不知美惡蓋言由人之多辟而知天下之鮮能好知惡惡知美也其失在好惡不正上跟正心來

故諺節　此節即上故好而知其惡三句意不可分上爲身不修下爲家不齊　貪得無厭意亦不輕此又帶出不修不齊一大病源處身爲惡而家人化之不仁不讓大抵皆貪利使然故下意以貪戾並言之

傳九章　家之通於國者教也國之通於天下者政也故此章言教下章言政　孝者所以事君也三句固是家國一理然孝弟慈所以教家事君事長使衆所以教國亦須分貼　國有臣有民事君事長兼臣民之教使衆則以教臣者但民亦有主伯亞旅相使之事長是長吏

康誥曰節　此節言慈子之道不待學而能則使衆之道亦不待於使衆學之但以仁愛爲風尚則慈生於心自能保民而不傷一推廣之即得耳　心誠求之慈故能求誠字是文理須然俗解有扯誠意誠字是撲籬摸壁話

一家仁二節　此二節總言教家教國皆以修身爲本身修於上則以此教家而家齊以此教國而國治其理一也仁讓言一家貪戾言一人互文見意一家仁讓由於一人仁讓一人貪戾則一家皆貪戾矣緊要在一機字機弩牙也其撥機動處喻身機一發而箭去必由近以及遠而抑

必無中止之勢喻自身而家而國一齊穿過不分遠近無所不至堯舜桀紂皆機一動而仁暴速效於民也　求人非人者教也喻民之從教者也人兼家國而言　藏字對發字言教其所發也身即其所藏也　恕是推己所有以及已無有則無可推徒責之人曰不恕不可以急求人非人為不恕

其儀不忒節　為父子兄弟者淑人君子也言足法則有教衆意在內宜亦是我宜之皆所以齊家之本

傳十章　此章所言治國之道時文開口便說天下者非

也曰得國失國曰此謂國初未言及天下蓋以言國與天下所同然之理治平一致之道則言國而天下在其中若平天下自有命德討罪省方問俗柔遠能邇之政皆可不言亦猶第八章不言教家第九章不言散財用人也　講章有理財用人之說時文因之正與傳意相反而三申說止要人主不以理財為務理治也若要意治財則是外本內末為失國而致菑害之大惡生財有大道一節以明即以財言之亦自有不務財用而自足之道原不要緊甚矣講章之悖謬也

所謂平天下節　不倍是不背死者而虐其孤幼　是以二字項上文處時解添許多轉折愈不分曉有云養之而後能教之者大謬註意分明愚者不知耳家之理可通之國則國之理可通之天下一也本身以立教則國人之心自感則本身以立政而國與天下之人心皆得一也內取諸心而天下之理皆存焉苟得其理而天下之心皆獲焉此是執一矩以該遠邇之道其要則好惡而已教亦此好惡政亦此好惡絜度國與天下止此一矩故曰人心之所同

所惡於上節　此節推開總論絜矩之道言上下左右前後無不可以已心之好惡為矩而絜之則君之於民必以此為道審矣　前後如舊令尹新令尹之類左右則與為列而同事者　此道凡人凡事皆然而君子之於國與天下則上下是也不宜將下事上及前後左右說到平天下

樂只君子節　此節言得衆民以為父母則衆無不得矣有將此之謂三字作必如此而後可謂解乃下節不可以不慎意與此意不相干涉

節彼南山節　此節言失衆　瞻不是好字面尹氏不道

人所共見之謂　愼者防衆之失也辟偏任已情不同之於民也僇辱也與戮字不同

殷之未喪師節　此節言得失且就得衆失衆上講康誥曰節言得失乃言善不善善不善得衆失衆之由也君子有大道節乃言忠信驕泰則又善不善之樞也一層深一層須得本文次第說之意不可急於前二段說煞

先愼乎德節　此下四節皆言拂民之好惡者莫甚於務財用如俗講所云理者若要理只是聚斂故治平之道唯以不言財爲本德字註云明德亦太疏遠明明德是君子

自盡其性事雖天下歸仁而不可云此有人明明德在格致誠正與人土財用何相干涉且明德止可云明不可云愼愼乃謹持而不使驕泰之謂此德乃淸心寡欲賤貨貴德之德故其效亦止於人土地財用之皆有而已

外本內末三節　一節緊一節外本內末止以財用爲務爭民施奪亦止民自相奪財聚則算計周密民不得有逋欠而聚於上民不止自相奪而逃散矣悖入謂橫征加賦悖出則篡弑奪攘劫其府庫　財散者民各有其財之謂小註有鹿臺鉅橋之說非也財散非散財非武王承紂之亂那得有財散與人

秦誓節　其心休休焉二句一氣其如有容乃以狀其休休之心此以有技彥聖未至前言之心氣和平無矜己自用與物相競之情是休休雖未有所容而常如有容虛己以待賢也實是也此則賢才至前果能容也與上有容相應亦有慕賢而賢至則又好之不篤者故以能容信其始終一致　不啻若自其口出謂不但如其所言也其稱道薦揚之者已極其至而心好之尙有言不能盡者也

唯仁人節　此謂雙項愛人一邊以前段若有一个臣尙

亦有利哉則是舉而大用之後段秦誓未言放逐故特爲補之耳時解專項放逐云以惡全其好巧說於理於文俱不當

君子有大道節　得其道則善失其道則不善乃天命人情得失之本故曰幾決忠信乃絜矩之體絜矩乃忠信之用存之於心曰忠信以忠信施之於物曰絜矩有云大道爲絜矩之道者非

生財有大道節　則財恆足矣說得容易見不必更求生聚之法　生之者衆民自生也爲之者疾民自疾也但使

民有暇日則百衆自疾食寡用舒止是節儉原不有求而得　呂氏註亦只是大綱如此而不盡於如此固當大概

虛講

孟獻子二節　此二節講章云理財由於用人者非乃唯不好利則不用小人也以欲聚歛故用聚歛之臣必自小人矣言必由用小人也彼爲善之句要緊以好利故以小人爲善如獻子云甯有盜臣豈善之而使爲國家哉大抵此章以不好利奪民爲要民之所好止是財耳　上節不以利二句以理言爲國不當以利爲利而必以義爲利得國得命之本也下節二句以利害言言國之得失唯義斯利而利則害也

四書箋解卷二

衡陽王夫之譔　　八世從孫之春校刊

中庸

一部分爲五段第一章總論大要以靜存動察爲體中庸之實學上推其所以必然之理於天而著其大用於天地萬物以極其功效之費自君子中庸至唯聖者能之辨能體中庸之人自君子之道費而隱至哀公問政章廣陳中庸之道自自明誠至其孰能知之言能體中庸之人備中庸之道者惟其德末章又總論之示學者由動察靜存而深造之則盡性至命而上合於天載第二段步步趕到聖者上第三段鬼神及問政章歸本誠上第四段大哉聖人之道章言至德仲尼祖述章言大德皆歸本德上此一篇之脈絡也

天命之謂性章　本文自天命說到教上順理以言之其立言之意則自教推原到天上去以明修道之教本以率性而所率之性乃天之所以爲天而命乎人者故修道者不可但於事爲上求合於道必靜存以體天理不息之誠動察以謹天理流行之機也此章分二段皆言以人合天

之理前三節自天命說到道教上以明性命於天必修道以率之理之本然即爲功之必然後二節自性情中和之本體說到位天地育萬物上以明能率性以修道則固有之本體必極乎皆備之大用註自蓋人知有性以下乃朱門後儒據祝氏本編入若朱子原本則不然若依祝氏本與下文全不相貫通且一部中庸并無與異端辨性之說此三句是一篇大綱如何與後面全不照應況云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尤說不去人惟不知有性知有性則無不知命於天者即如說食色是性亦是言甘食悅

色之出於天斷無人說性是人爲之理而時文專以此意翻駁直顧奴失主也今錄朱子原註於後　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學者所當深體而默識也依此註則理明而文義貫矣　天命之謂性兼人物言乃程子備中庸以論道須如此說若子思本旨則止說人性何曾說到物性上物之性卻無父子君臣等五倫可謂之天生不可謂之天命至於率性之謂道亦兼物說尤爲不可牛率牛性馬率馬性豈是道若說牛耕馬乘則是人拿著他做與猴子演戲一般牛馬之性何嘗要耕要乘此人爲也非天命也此二句斷不可兼物說　教字與學字人要同所以爲學之法即教也聖人立教亦非本文之意看下文及一部中庸便見時文又添個先王愈謬禮樂刑政固亦是教而此章所言之教即下存養省察之學所謂由教而入也是修道不是道之散見者時文有云作君作師治國平天下等語全不顧下文不可從

道也者節　道不可須臾離故修之者不可須臾忘若應

事接物時則有不覩不聞時則忘則當其忘時既以違道而應事接物之道亦似道而非道也是故二字緊頂乃其所以必然者則以道以率性性不因形聲之有無而不存於心也

莫見乎隱節　莫見乎隱二句乃言自心中顯見不可誤作十目十手指視說此必有存養之功方得莫見莫顯玩或問則知之　顯見非是是非分明暗處乃心幾動處尚未有善惡全局了了意中細事是覺得無大得失不妨游移　此上言君子知道之率於性而爲天命所時與人陟

降者故其修之之功必加此其密也乃由理之當然知工
夫之必然
喜怒哀樂二節　言性情本有中和之德以具衆理應萬事
故能存養省察以致之則其功效有周徧乎天地萬物之
大用也乃由功夫而及功效待溯其所以然之由於性情
耳　有謂慎獨後乃能中和者謬存養省察乃致中和之
功非以此故而中和然說中和爲人人皆然之德則又可
疑凡人皆有情未發時而豈皆可謂之中乎此二句須添
數字衍之方明蓋言此性之存乎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者

則所謂中也此性之發而爲情能皆中節者則所謂和也
以性情之本體同然言之旣不專屬君子亦不槪指不修
道之凡人此亦率性之謂道之意而前以道言此以德言
爲異故又須從性說起　程子謂此中字是不偏不倚無
過不及意蓋四情未發無過則無無過無不及則無無不
及其全備萬物則不偏不因事物而有則不倚故謂之中
　和者應事接物皆適得其宜不與理相乖不與物相戾
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與不睹不聞不同不睹不聞以事
物未接言未發以已之所以應物者未出而加物言彼所
言者道之常存於心此所言者德之可被於物也　天下
二字隨所用而異有以天下之事言者有以天下之人言
者天下之大本天下事之大本也天下之達道已所以成
天下之事待天下之人之達道也
致中和節　位焉育焉焉字不當以矣字代之言矣則以
瑞應言之中庸講到配天處亦不言及景星慶雲麟遊鳳
舞等邪妄之說且言位者豈無致中和之君子天地便翻
覆育養也人育之也非自能暢茂之也位焉育焉言君子
皆有以位之育之也位者裁成輔相以成其覆載生成之

本職育者各得其所無暴殄之傷而全其才以成其用也
此以中和之大用言謂之功效則可謂之效應則不可
凡言天地皆以神化言不以穹然在上之天積土在下之
地言　自第二章以下至十一章皆以人之不能中庸者
步步說去自小人以至遵道之君子皆不能而以唯聖者
能之結之唯字總頂此一段之脈絡也小人是自暴之惡
人民則不知有中庸之庸衆知愚賢不肖乃欲學中庸而
限於氣質之偏不能盡力以擇執者索隱行怪乃用力擇
執而偏者遵道之君子則所遵者正而不能靜存動察以

致中和者歷數之而皆不能故曰唯聖者能之
仲尼章　此章乃大分別處小人乃堯時四凶與後世申商秦始皇之類反中庸是立意要反亦自有濟惡之才故能無忌憚肆欲妄行乃小人之心無忌憚則做下許多惡事以爲政教故於君子有靜存動察之德而致中和之大用天德懸隔　君子中庸君子而時中乃立一君子爲標榜以反形小人見君子依中庸如此其至小人反中庸如此其惡且未實贊君子能中庸只是提綱大概說時文有歸中庸於君子立君子以明中庸之統等語皆混話

中庸其至矣乎章　此以凡民言之雖不能中庸亦不敢反故歸咎於世教之衰民鮮能非謂盡人皆無能之者乃謂盡天下之人無有一人能自拔於流俗而能之者也　至字是極至意與聖人人倫之至至字略同民之德必以此爲不易之準則時解有至平常亦至神奇於至字下添許多話以至字爲歇後語謬
道之不行章　此智愚賢不肖乃有志於道之學者高出於民之上者智是聰慧愚是樸愿賢是敏決不肖是拘謹偏則俱偏而皆有可望道之質過不及以發而不中節言

擇善不精固執不定以至不能中庸須知過非過於中庸中庸無可過處止有不及但其所發而爲事者有過耳如仁則過於柔義則過於剛是也
人莫不飲食節　此人字以知愚賢不肖之欲明欲行者言故莫不飲食若小人則飲非所飲食非所食凡民則並不飲食飲食是在道上走的故責之知味喻擇善精而執之不固
舜其大知章　此及回之爲人章立一擇善固執之矩則以明過不及者之所以失能如舜則不特知者知所裁而

愚者亦獲其益能如顏子則不特不肖者可勉而企及賢者亦不以志廣而反失其恆唯其不能故不明不行　在此段只講到智仁勇止上面更有一層工夫在存養省察以盡性立誠則此所未及乃中庸之次第　用其中於民其字指所問所察則於民乃用之以施政教於民不當云用民之中
回之爲人章　舉顏子者以顏子爲孔子所望明道之人唯其能行所以可明拳拳服膺是取所得之善體驗之於心弗失是默識之而不忘

天下國家章　此章亦與道其不行矣夫人皆曰予智二章意同言明行亦必須勇知則勇於好善而擇之不倦仁則勇於行善而守之不失然非果能中和之大勇則亦不能故以下章正之猶前舉舜顏之意但此章不專言白刃可蹈而並及均天下之知辭爵祿之仁則以天下之難均爵祿之難辭知仁中須帶一分勇方能故知仁勇分之則三合之則以勇於擇執爲二統之則知仁至而勇亦大爲一須活看知之　三可字與不可字相應前三也字起第四句言可均天下可辭爵祿可蹈白刃之人不可能中庸

非四平語小註添許多枝葉言三者做得恰好即是中庸是混話可均可辭可蹈安見其非恰好乎能中庸者自有靜存動察之聖功位天地育萬物之大用非但於三者求中也均是制法度使各得其分如井田封建等事

子路問強章　衽金革死而不厭亦是仗節死義者非北宮黝一流人

和而不流節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雖不妨在持己處人說然自從大原大本上來必致和而後能處人皆和必致中而後能持守皆中有云和原流者非中立豈易倚哉流是喜怒哀樂情一動而不能止以失其節和則適得其節而不流倚是倚於事物而所立以爲本者不能常存中立則心恆有主而非有所倚言中和則自不流倚復言不流不倚者以此見其強耳　此上六章言知不大仁不至勇不誠者雖有志於明行中庸之道而皆不能

素隱行怪章　索隱行怪是異端以此列於前三者之上以索隱則亦勇於知行怪則亦勇於行其欲明行道也亦極用其功靜亦若有所存動亦若有所察後世有述亦明其所明行其所行可使有能中庸之才異於性命之眞理

故不能蓋老莊一流實高於過不及不知味之學者特不正耳　素隱病在素字立意深求不知率性之本然行怪病在怪字隱字無病

君子遵道節　半塗而廢與不能期月守不同不是後面改易而不遵乃只做得前一半將後一半靜存動察之功致中致和之大用廢下不求其至

依乎中庸節　遯世不見知非以名位言乃闇然淡然節文不著於外者人不能知猶夫子言下學而上達莫我知之謂遯世之世與好尚異而不求合也　聖者之所以聖

待第四段方明此但虛虛引起知盡仁至亦是贊其成德中含一誠字未說　前言君子中庸此言君子皆是言君子之道能之方是君子而時中之極至

第十二章　自此以下至哀公問政章皆言中庸之道以申明難能之意謂之君子之道者君子以此道體中庸之全體大用也要皆以發明道之本然見率性中有此皆明皆備之理不可及修道工夫侵第四段　一章皆是言費而隱亦在其中即夫婦所知能亦有隱在非以天地聖人所不足者爲隱也　自夫婦之愚至人猶有所憾皆言君

子所修之道故君子以下及詩云節乃言道體之本然未節乃又收回君子之道上唯道體本然如此故君子所修者如此　君子之道而聖人不知不能者道日新而漸已明備時未至事未起論未定理未出也若問禮問官聖人求知而知之非不知博施本非道之所有非不能也　憾者惜也歉也人惜其缺陷也與怨恨之憾音義皆異天地之大以化育之神化言非謂形體之無涯也人猶有所憾者非天地之有不足乃其必待君子裁成輔相以利人之用非可任天地之本然而即合人情者若天不能載地不能覆則人要地倒在上以覆天翻在下以載物何爲寒暑雖正亦非君子之道以免民於凍暍則亦是憾處非但不正也總之言有憾者以言君子之道能使無憾　天下亦是以人言莫能載謂極天下之才能欲全承載道之所有而無所遺不得莫能破謂盡天下之聰明欲求一小事小物之閒隙謂無當然之理不得此言事事物物無大無小皆有至當至中之理也

鳶飛節　鳶飛戾天一節多胡談說成一個恍恍惚惚活最伶俐物事其始之者剽竊禪機時文講章又剽竊其剽竊

說一片油腔鬼話須知鳶飛之上更有無涯之天魚躍之下更有無窮之地此但就人思慮所及事爲所至兩間化育之區宇而言有物則有事有事則有理氣機之流行即有元亨利貞之天德爲仁義禮智之性體有形有象之可見聞即爲知之所當致行之所當力明白昭著在人之能察而已活潑潑乃程子贊子思下語之妙非謂鳶飛魚躍之活潑潑也

君子之道節　造音皂作也造端猶言作始若讀作糙解作行而至也則與端字不接文理已不通矣道之本體既徹大

小徧上下而皆在所以君子之道必與之相稱始作於夫婦之知能而直至於天地化育流行之大皆詳審而著明之夫婦以與知與能言近有一種胡說言陰陽牝牡可恨

道不遠人章　此章言盡天下之人皆道之法則所著素其位章言盡天下之境皆道之酬應所宜辟如行遠章即日用之事爲道之所極　道不遠人道即於人而見也天下之人人也已亦人也即此而道在焉下三節申明之人有人之情人有人之理遠人以爲道者不求之於情理而高者託於虛空卑者滯於名法皆無當於事理而不行也

伐柯節　此節言即人之道以爲人之道　猶以爲遠譬如以此人之道治彼人則猶遠乎人之情理以人治人者民則可由不可知士則可使知之中人以上然後可以語上各因其人之才質也　此節治人以教言故曰改而止

忠恕節　此節言即已之道以爲人之道以政言故曰施違道不遠者忠恕所以行道者非即道小註因一貫章生許多枝葉不知彼忠恕而已矣曰吾道曰夫子之道道字乃爲學之方非言道之本體故盡之於忠恕與此所指不同　講章有以忠恕通貫一章者不通前節乃言治人之道既不是施以人治人亦以見不以已治人若推已所欲爲而使人爲之則不使人人皆堯舜不止豈但改而止乎所治者在己下之人也施則兼在已下與已等之人故朋友亦可言施但在已者分數多耳若下節君父兄長其敢言施乎事君事父致身竭力無所不至豈但不願勿施即如飯疏食飲水在已樂之非不願也而可施之於父乎推已即是忠孝不至故知其說不通

君子之道節　於其行庸德也不敢不勉而必顧其言其謹庸言也有餘不敢盡而必顧其行一句分作三段說二

句虛引起下中二句是下工夫語後二句是勉與不敢盡之心謹言不敢盡而必顧行非是已未能便不責人乃於言時操一反求躬行之心自不致高談無實要之只重行邊　有餘是所知所見爲可極論而不窮者　君子胡不慥慥爾言君子之盡其道如此則何一而不篤實而我之未能其能已乎非但贊美君子　慥慥爾猶言慥慥然與僕僕爾爾字同

素其位章　素其位而行凡所處之位皆有當行之道道之費也不願乎其外即以不願爲道　君子亦是言君子

之道
素富貴節　自得得其所宜行者於已
在上位節　陵者山之漸迤於平地者在上而不侵在下
之職也援是攀引在上之事而爲之正已是不願外之道
射有似乎節　此節以行而不得言又進一意言雖或失
事理之宜所行不成亦唯即已而求之不尤人也
辟如行遠章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非用功於此收效於
彼之說尤非教人行遠當自邇登高當自卑不可躐等若
作此反挑不特無其事且不成話此譬君子之道積漸而

成步步卑邇即步步高遠理勢之必然者也宜室家樂妻
帑順父母日月如此事事如此人人如此便一家和氣翔
洽成大順之體不覺全乎孝友雍睦於中不可一事乖戾
如行遠登高之半途而蹶須如此說方是　二必字不是
君子必要如此乃事理之必然君子不能違也
鬼神之爲德章　此言君子之道費而贊鬼神之德者以
鬼神之德本如此而君子之窮神知化以與鬼神同吉凶
及修祀典盡仁孝以與鬼神相陟降則皆其道之所察也
氣中所有之理是性其化育萬物以與人相感通者是

情其推行往來以成物者是功其昭著於上下而吉凶類
應者是效
視之節　以下三節皆以德言非以鬼神之體撰言體物
不遺是其性情功效非見非聞即指此體物不遺之德
使天下之人節　此節以鬼神之感人於祭祀者言須知
無二鬼神總是二氣之往來以與物相接者洋洋如在其
體物不遺之一端也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無處不流
動充滿其盛也
神之格思節　此節以鬼神之鑒觀於人行其吉凶者言

之不可度無時不臨其盛也亦體物不遺之一端　二節
皆於君子有事鬼神之道上說鬼神之德
夫微之顯節　如此夫與逝者如斯夫語意同是推開說
道而鬼神即道體非以借喻在鬼神上指出示人耳鬼神
之德如此道之不可以形聲求而無時無處不昭著如此
人之有事鬼神不待見聞而必齊明盛服以承之時與昭
格而不可射如此君子之存養省察於不睹不聞隱微獨
知以立大本行達道成中和之大用如此皆一理也微之
顯言道體之所存即所發誠之不可掩言實有其德則必

見之功用而極其盛　此誠字初見於篇即哀公問政章誠字鬼神實有此極盛之德是天道之誠人之實齋敬實不射以事鬼神是人道之誠道之實有不可須臾離必見必顯者天道如此君子之實存養於不睹不聞省察隱微者人道如此總之中庸誠字對虛字不對僞字天道固無僞不僞君子之誠身亦不但不僞而已此處要分明

舜其大孝章　此下三節言君子之道至於格天受命制禮作樂合幽明於一理成帝王之大業皆備焉所以爲費之大而其所以然者則隱也　此章止以大孝爲本大孝

自以怨慕齋栗順親允若言德爲聖人以下皆孝道之所致時文以德爲聖人以下五句爲大孝云爲聖人之父天子之父與下文相反者不通然以德爲聖人句應必得其名作效於理既非且下言憲憲令德非言效而又牽扯武王纘孝亦是葛藤須知此有三層大孝是一層德是一層尊富饗保是一層大孝則孝德大而和順積中聖德以之大成聖德著於天下乃以格天而受命前故大德須云以大孝而爲聖人故必得位祿名壽雙頂順說後故大德但自德爲聖人人民皆宜上說不須牽扯孝上　名者天下之士悅之至德升聞之謂

無憂章　此章歷叙周家世德之盛以見道之費　憂者思慮不安之謂如武王之不貳爾心周公之坐以待旦皆所謂憂也言文王無憂者見世德之積累可以無憂非文王之未備乎大業也而上承父作下啟子述則道亦在焉非文王之德則亦無以紹先業而起後功也　按竹書王季已受西伯之命天下已漸歸周故曰父作之

次節　武王之格天受命名位兩得道之盛也

三節　周公之成德制禮仁及天下道之盛也

達孝章　繼志是前人所有志而未爲述事是前人所已行之事而推行之修其祖廟二節文王以前已行之禮但未詳備耳善述則禮無不洽矣化侯而士是邪說不可入講

春秋二節　近日忽有一節時享一節祫祭之說說約以爲秘寶直是不通祖廟宗廟錯舉成文原無分別後以禘嘗俱爲宗廟之禮未嘗以宗廟專屬禘祫言春秋亦兼冬夏在內祫祭亦在春秋當其時亦薦時食非但時享爲然序昭穆則雖時享宗人亦與祭以儀禮饋食推之可見即

以本廟之子孫言亦七世中自有昭穆豈但祫祭序之二
節一言尊敬一言愛親自有明文特祭祫祭皆然牛夜爭
被之陋不可從
宗廟之禮節　旅酬下爲上禮所謂媵爵也將行酬則使
二子弟取爵自取而後別賓爵致尊者之前使行酬也酬
者自飲以勸人　燕毛非不序昭穆而但序齒燕必有賓
特此一人不拘世次使年老者爲賓耑此燕耳
踐其位節　上二節是制爲有定之禮此節乃奉而行之
踐其位自主君以至助祭者皆有定位踐字有不敢跛倚

意其位其禮其樂三其字謂所當踐當行當奏者敬其愛
其二其字乃指先王有云踐天子之位推功前人前人雖
無此位而志在此位胡說不可從且天子諸侯之祭皆位
在阼階有何異之有
郊社節　孝之至也已結上夫孝者意此節又推言之雖
亦仁孝之爲而不承上此又推而及於郊社及禘無非見
禮之明備以明道之費故又推其義於治國以見禮之用
如此其大　治國如示諸掌註云與論語同其義甚深乃
幽明一理仁至義盡無不合符之意當與論語細求之時

解亦扯易侯而王邪說也
哀公問政章　此章之迷誤在錯將文武之政四字作法
祖說不論何句俱以文武插入至誠者天之道也下方扯
不動方丢了別講學去首尾不接不通莫甚焉其病在開
門見山之胡說令人狂惑不知文武之政二句是撇開不
論之意蓋謂若文武之政則布在方策有現成條目公可
勿問我亦可以不言但須知何以文武存而舉文武亡而
息雖有方策人不能行則唯不知敏之者在人之道而不
在政若政則一舉卽行猶蒲盧之易生何難之有此下使

極言人道不言政矣此人道二字自仁義禮推之智仁勇
又推之好學力行知恥而總之以一一者誠也此人道卽
後誠之者人之道也首尾原是一意先虛言人道而步步
詳求其實只在擇善固執已千已百皆人之爲人所以爲
道而敏政者在此只如此看方明不知此則段段乖錯不
成義理講章時文黑暗數百年天下秀才無一通文理者
如此可笑可嘆　人道敏政言人道功用之大而爲所當
修夫政也者二句言政之易敏自相承以下句找上句有
云而況文武之政尤其易敏者不過　修身以道之道人

道也修身以仁帶義禮在內專言仁者是中庸文法如此可云義理以仁爲本以曲全成文　開端以仁義禮爲人道乃人五達道中所固有之禮親親該父子昆弟夫婦尊賢該君臣朋友禮則通於五倫者仁義禮是人性中所有之理知仁勇是性中所具之良能知仁勇所以行仁義禮者也　仁者人也言天地生人而人所以酬酢乎人以與俱生之理由有此仁故仁民愛物而以親親爲大義者宜也言事物之則而爲心之所安者由有此義故處事接物之皆宜而以尊賢爲大禮所生也言人自有此不紊之等殺而等殺自此而生也　仁義禮之仁乃愛之理知仁勇之仁乃心之德以無欲而敦篤於守言不通時文於仁知勇及力行近乎仁云臣前云修道以仁胡說至此　故君子一節言人道本自如上文所云故君子必修此以盡人道而敏政其相承之序是中庸文字如此實則言皆不可以不修也只依註爲正若句句相承立論乃作時文怕不得文鬧熱莫奈何求巴鼻揣者任爲之可耳此只論理之當然修身事親知人知天之工夫則在知仁勇好學力行知恥故下文云知斯三者云云切不可於此下工夫語

事親即是親親不專指父母

達道五節　天下以人言天下之達德言人人固有之良能仁義禮是天所立人之道知仁勇是人所受才於天而可以修道之人道　虛喝一也要歸誠上此一章之脈絡所以行之者一知仁勇也誠知誠仁誠勇知仁勇乃行或生而知之節　此節只是發明三字爲天下之達德見生安學利困勉皆可知可行由人人有此達德但爭敏鈍耳　此二一也與上一也文偶同不可混作一樣解　此以明知仁勇之爲達德知屬知行屬仁不言勇者勇非他即勇於知行也後面學問思辨是知上工夫篤行是力行工夫五者弗能弗措己百己千是勇工夫亦以勇雙承知仁　只是發明三者之爲達德而註以生安屬知學利屬仁困勉屬勇又以此節前段屬知後段屬仁下節屬勇未免葛藤不切本義可勿從且與夫子言仁者安人知者利仁顯相違背

好學節　三近乃由此而至之謂與違道不遠同知仁勇是性中之德此乃復性之功不宜說作勇之次

知斯三者節　知所修身治人即以好學力行知恥修治

之此是人道下手工夫博學之以下皆言所以之實
凡爲天下節　此下三節是博言政之所舉倒在所以行之者一上文雖詳而皆非着實語見得那一件不要誠知誠仁誠勇做得要之皆遞下語不可著煞講言當行此九經之事以收九經之效有所以行之一則事自實行效自速至時文扯文武扯方策無關脈理只是亂道　九經雖說盡政體乃至齊明盛服節列下條欵亦只是約畧言之若方策所載齊明等事每句每字俱有許多實在作用不僅此也故此言經而方策言布

齊明節　尊其位重其祿二其字指諸父昆弟同其好惡乃我之好惡推以同之非諸父昆弟之好惡亦好惡之諸父昆弟不必皆賢其好惡豈可同哉　遠人是侯國之賓不及商旅嘉善矜不能古者聘問之使若不知禮則薄其燕勞甚而拘執之矜不能者寬之也
凡爲天下節　再言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總括上三節做一句以見九經之易行而不可徒行全倒在所以行之者一上足知時文於上節句句責成哀公如去讒君其去之云云真是不通須知此一字不是一件非九經博而所以行之者約也何物何事喚作誠誠者無一不誠也一字是一樣之意猶言無所不用其極無一不誠則一於誠也
凡事豫節　一是誠豫却不是誠後云不明善不誠乎身則此豫是明可知明則事未至而豫明之誠則徹始徹終無不盡之實非豫也　前定只是前明其理以待用如言前定豈豫擬如何說以應對之謂若人不若此問可以此答之　所以行之者一而能以一行之者又在豫是兩層語大抵歸重明善所謂明則誠也
在下位節　此相承處亦是中庸文字如此實則不誠乎

身君民親友無一而可意此不可彼亦不可必須活講不可死煞在句句上著落如云不獲上則民不治不可我說欲治民者必須獲上云云
誠者節　天之道言天之所以立人之道而人性中固有之天道若論本原固是二儀五行流行於品物各正性命一真無妄之理然在此處則止就人之天道而言蓋天之所以命人卽人之所以爲天而天之命卽人之性故曰天道誠之者則自人極用其心思耳目以求復於所性之理則在人之實用其功故曰人道而所恃以行達德肅達道

與九經者皆在於此則所以敏政者也在天之德無有不誠則不可謂天爲誠誠原與不誠相對在人始可名之曰誠亦須落在知仁勇上誠仁誠知誠勇謂之誠身仁義禮固然之實性則在人之天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云云言性中之仁義禮充實足乎大用一於善而不待擇自然執中而不待固乃率性自合乎天不倚於修故亦謂之誠者要之天道一層是從根本上引起倒從人道上以結人道敏政之意

博學之節　愼思是謹而不怠下云弗得弗措愼之至也

不可作勿妄思解　云博云審云愼云篤卽有弗能弗措意不宜分學利困勉

果能此道節　上二節是言擇善固執須如此用功果能此道方落在人身上說此道道字卽人道也人自有此好學力行知恥不自怠而中止之道也明强則誠至而政可敏矣

自誠章　自此章至其孰能知之皆言能中庸之人所以能體中庸費隱之道以終唯聖者能之之意聖者有二一則所性而安爲誠者一則由教而人之君子爲誠之者所性而安者全體天道而合於天由教而人者克盡聖功而合於聖則亦聖者矣故天道人道相間而言之言其合也大指則歸重人道故於此章始分言之繼合言之　謂之云者言所謂性者自誠明者也所謂教者自明誠者也性者皆其性之所固有而不待思勉克盡其實也此教字亦學字之意學所以求明所明者卽其性之實理是教乃以由明而誠也　切須識得誠字乃由中達外篤實充周不睹不聞以至喜怒哀樂之已發皆確然不易之定理無有一理之不備若有不足處便有虛枵則誠不至矣切不可

立一僞字相對到此聖功上不是與詐僞小人相較

唯天下至誠章　自此章至純一不已皆以道言盡性能化如神成物無息皆道也至大哉聖人之道下六章乃以德言有其德方能盡其道故謂非至德至道不凝小德大德所以爲大此中庸步步說入向內之次序一唯字有不易得至之意言惟合天之聖誠無不至者能之則下此者不可恃性而必由教以人　凡言至誠章皆歸到天地上去以見誠至則合天故曰誠者天之道言人道章皆言與聖合德以見盡人之道則聖矣　至誠固是聖人然不可

以聖人代至誠說至誠者聖人之德也凡至誠所能者皆以理言誠至則道自盛須步步照誠字上說每見時文一味贊歎功德不知中庸贊歎聖人何爲浮詞獻諛乃似道士王皇誥一般可厭可笑　盡性以性之功用言觀下盡人物贊化育可知性之體存於心者誠也其功用則有仁義禮智之大用見於事業者要皆一誠之理爲性之所必顯至誠則體無不充而用無不備矣　盡人之性謂凡知愚賢不肖皆能使之各盡其才以不失其恆性　物之性物之理也其理人所用之之理物之才可使之效用者也

不可用鳥獸草木咸若等套話蓋過　贊化育亦就盡人物之性上說化其不善育其善以助天地之功用於人物已生之後　與天地參是與天地之神化參時講有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等套話可笑　盡性則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則可能贊化育中著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一轉亦是中庸文字如此莫奈何將人物相因作議論然不可太說煞若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必須雙頂人物

其次致曲節　曲乃一曲之善非可云一曲之誠誠則是全體皆真而無所歉若其行能篤而知不誠所行亦礙不誠乎知則亦不誠乎仁也其知雖微而行不誠則所知亦浮不誠乎仁則亦不誠乎知也故曰曲能有誠推致其曲以體備乎大全德無不實乃可謂之有誠註云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是也　形是成了一箇模範在言行上見著是見之於禮樂文章明是使人皆得見之而道大明於天下動是感動人心變是因感動而革其舊染以向於善化是人習於善自樂爲之而不待教此亦盡人之性到至極處與至誠合

至誠之道章　此章舊講多茫昧止緣不識至誠之道可以六字及故至誠故字蓋謂惟其道可以前知故至誠之聖人前知如神也誠者天之道實有其理故修吉悖凶皆不爽其幾神之吉凶與已之喜怒刑賞合一則吉凶自我出而何不可知其道本自如此國家將興九句皆言神之前知也神唯誠有其理則著之於象而於禎祥妖孽蓍龜動容前出其象以示人而無不可先知者今至誠之聖人不在禎祥等而前知之則豈不與鬼神合其吉凶乎誠則明而其明則合於天之神也有於蓍龜四體上說誠乃知

之是以誠爲虗誠所問之誠說既陋甚或將善必先知之二句割屬下文者則上五句無歸宿皆非　善不善止是吉凶

誠者自誠章　此章文義簡明而解者自生葛藤遂令茫昧紛紜不已其失處第一於誠者自成也句添箇物字其二不知自成自道自字卽下成己已字第三將物之終始物字作成物物字解不知誠之爲道卽知仁勇極至之謂禽獸草木何能以之自成自成乃所謂誠身成己之德也一部中庸何曾講到鳥獸草木同此一理上而此言自成

乃所以反挑成物言若講誠之德止以自成其誠之之道指擇執乃已自修之道本非卽能成物使物皆成以反激下非自成已而已也意物之終始物字乃事也成物之物謂人也與盡物之性物字不同誠者物之終始言凡事皆徹底是一實之迺成始成終不誠無物是一有不誠則所爲不成故君子在已有必當爲之事則必擇善固執以盡其實理而後已乃可成大意只是如此明明易知愼勿隨人棘叢　將不誠無物作無此理則無此物說豈龜無毛兔無角天無兩箇日頭人無四隻耳朶之謂乎又豈虛空

中不能忽然生出一箇人之謂乎其不成話如此

非自成已節　此節乃從上段轉下言君子誠之之道固以自成然苟能由明而誠則亦誠者矣理無不實推行皆得而所以誠物者皆得也已既成而亦成則體用皆合乎天德此與自誠明者之盡性能盡人物之性者同其德也合內外時措皆宜與至誠之功用齊矣蓋亦言人道之合天道

故至誠章　此章言至誠所存與天同其純一故所發與天同其廣運無息與純共是一理猶天之不二不已也無

息不已是常存而無不相續純一不貳是一致而無所雜乃有已私雜處則實理卽不相續絕一念懈欹則已私卽乘之而入故曰純一不已亦可曰無息亦不貳其所以能合天之不貳不已者唯誠之至實理充滿天理常存於心目而無一念之不誠閒之也　久是通計其始終實理之積已久也

三節　徵則悠遠言其徵也則悠遠不息而久之徵必悠遠必博厚必高明皆其徵之必然三句相連亦是文字如此下二句必不可脫離久則徵句　悠遠剏業立教無近

效而久道化成博厚以德澤言高明以治教言
四節　覆物是並包萬物而無所遺光明下燭而皆徧在至誠則物皆以人言至誠所徵之功固是帝王事然如孔子亦何嘗不有覆載成物之功則亦不宜說煞帝王　與天地同體同用皆以理言不可一味贊歎觀所以二字可見若曰其博厚乃地所以載物之德也
七節　一言而盡卽下其爲物不貳句天不可以誠言其不貳則與至誠之無息者同也貳非二也乃閒雜之謂自古至今自大至小自全至偏皆是陰陽之氣保和以成太

和故隨所生之物皆是此一理貫通、其爲物物字猶言其體乃以運行化育之本體既有體則可名之曰物
八節　此節是言天地之功化不貳博厚則純乎博厚高明則純乎高明悠久則純乎悠久終古如斯無有閒隙
九節　此四段前三句是言天地之形體不貳自昭昭而無窮句撮土而廣厚皆是一色下一截乃言生物不測
末節　前於天言不貳於至誠言無息此節於天言不已於文王言純交互見意總以言至誠無息之道與天同故其徵之盛亦與天之生物不測同

大哉聖人章　此章前五節一氣趕到故君子一故字總承之言聖人之道如此其大故君子之修德以凝而行之者其功必如此也講章時文有大狂惑者將發育峻極作道體之本然說而以待其人作聖人註於首節言包下文兩節則發育峻極爲聖人之道明矣若以爲道體之本然則發育萬物者天也而可云天峻極於天乎其不通至此待其人之人若是聖人則聖人之道待聖人而行又豈成話蓋發育萬物卽下所謂廣大絕去已私而以廓然大公之理待人物則人物皆發起於善而得遂其長育峻極於

天卽下高明人欲淨盡不下與流俗相雜而物莫能蔽則超出物表而與天同其虛明此聖人之道之體待君子致之極之而後凝以行也禮儀則中庸之定則威儀則精微之密用此聖人之道之用待君子盡之道之而後凝以行也尊性道學之功必與聖人之道相應而後其至德與至道相符此亦誠之者與天道之聖合德之意前人道章結在後此章提在前其指則一也　行是推行於功用凝是如水之凝冰結集堅固而不妄動道必凝而後行居上不驕節及下二章皆言凝也

故君子節　溫故亦學問中事而已爲尊德性者蓋以知
而存之於心則爲心德亦習與性成之意已能云厚者積
之深厚之　謂敦益加勉也
居上不驕節　此一節所謂凝道也凝者停凝審處而不
遽行之謂惟其凝之也固而後行之也裕故必君子尊性
道學以有至德而後能凝以待行若德之未至一知有聖
人之道遂急欲試之於行不度德不循分不因時則其行
也必悖惟有至德者求盡於己而大明於時位之宜然後
道凝而或行或不行皆合於中也　不驕以德言不倍以

位言有道而與無道而容以時言　興起在位而有言可
與時君議道之行
愚而好自用章　次節文字有辨字形正音韻二義　三
節車之高卑大小定於輪所碾成坑曰軌車必由軌中行
大小高卑等則軌同
吾說夏禮節　此以見夫子之聖道已至而以爲下故不
敢以二代損益周制　有宋存焉言行殷禮者自宋事非
已所從也
王天下章　王天子乃受命創業之天子德位時皆備者

故君子節　本身以下皆愼重以不輕制作本徵考建質
俟俱是工夫字必如此詳謹而不恃時位之隆遂輕於行
所謂不驕也本諸身必身之所可爲者乃爲之徵諸民度
民之所可從考三王以稽其同異而損益之建天地立天
時地理爲準則質鬼神以享祀百神而昭告之必得其理
無疑信其來格也俟後聖有作者必不能廢我之憲典不
惑不憂其可暫而不可久
是故君子節　動言行俱以制作言行者制之而即自行
之言者著於方策以詔天下後世使遵行有望遠人視之

以爲法不厭臣民遵行之不厭其煩難
詩曰節　蚤有譽蚤字要緊一鬨有道急欲行之以邀制
作之令名則驕而不足以凝道
仲尼祖述章　此章三節時解首尾不貫其迷謬在第一
節板實作贊頌語不知中庸要贊歎仲尼何爲至二節只
是虛演全無下落與上下二節全不相涉註中此言聖人
之德竟不理會不知第一節言聖人之道之全備萬善與
末句天地之大相應第二節乃言有聖人之德乃備聖人
之道則第一節止虛叙作案引起下文若曰仲尼之道祖

述堯舜云　云者以有如天地之無不持載云　云之德也第三節乃以大德小德指出辟如之實在一章血脈之實有如此　第一節言聖道之大二節言聖德之全道之大因於德之全末節就天地以證上意　第二節無不持載無不覆幬無不二字要緊與博厚配地高明配天不同無不者言萬物無不在其覆載之中以辟仲尼於帝王之道法無不咸備天地不有人而無獸有此草而無彼木仲尼亦道不廢法法不礙道也四時日月二句亦頂天地來言天地之日月代明四時錯行晝夜寒暑分而合以辟仲尼隨時

之義一定之理經權互用異以成其大常也第三節言天地之所以大第二節言仲尼之所以有首節大成之道第二節雖不可說盡而在仲尼身上講必須含下節之意以見聖人之道唯有聖人之德而能之　三節道字兼四時日月而言四時之道冬至日極南而北夏至日極北而南及地有四游是也日月之道日之黃道月之九道也

唯天下至聖章　此章至聖雖言臨天下云　云然承上章則仲尼亦然蓋有君天下之德則雖不在帝王之位而固無所歉後言聲名洋溢莫不尊親仲尼爲萬世師亦然固不必黏煞仲尼然如時文開口卽說帝王亦非只還他至聖爲是

首節　容者容天下之人執者執天下之事敬身敬事敬臣民敬鬼神別者別事理之得失知非分別人品者以文理密察不與知人相應

次節　溥博淵泉是欲時出氣象

末節　舟車所至二句以聲教所至言天之所覆二句以地界廣遠言猶云普天之下日月所照二句以有人處言除幽谷暗昧日月不照沙磧火山霜霧不墜無人處外皆

血氣者所居

唯天下至誠章　天下之大經天下人之大經天下之大本天下事之大本

次節　上節言化此節言敦詣其能經綸大經者以其仁肫肫也能立大本者以其淵淵淵也能知化育者以其天浩浩也其淵淵字是密藏二字其天天字是心體二字肫肫淵淵浩浩是誠之至滿腔盡是慈愛人物的太和是肫肫之仁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密藏之天理靜深以備萬理是淵淵之淵其心體之昭徹容光必照萬化萬理無不包

一弟　玄一　册　讀參四庫全書　弟6　反文句

涵洞燭是浩浩之天要皆誠之至也
末節　聰明聖智達天德是小德固然實有皆至誠無妄則是大德小德亦是化大德乃所以敦之凡小德皆大德之所灌注　唯聖人能知聖人唯有聖人之誠乃知聖人之德非孔子知堯舜之謂子思豈自謂聖人乎
衣錦章　章首至溫而理皆言道本如是知遠之近以下乃言修德以凝道之功必與道相應潛雖伏矣二節以至篤恭皆闇然之謂民勸民威天下平則其日章者也
首節　君子以道乃君子爲學之道　小人乃僞爲君子以求欺世之小人　淡謂靜存動察時漠然靜處若無意味而作此不令人可好如令俗人笑正人扯淡之謂不厭言此存省之功可以日常日經不隨事勤勞而至厭倦簡者工夫唯在心意而不求之事物之煩難文者天下之事理分別周悉皆在心意中也溫者不求於物而退求於心意則於物無忤理者所以正物者卽在此也　遠近風自止如註解時文家添出家國大謬
潛雖伏矣節　此章卽首章動而省察之意　無惡於志亦自志正者言之反諸其志非平日存養之心所惡者此句乃是工夫語　人所不見須知卽是己所獨知
相在爾室節　此節卽首章靜而存養之意但次序不同此以存養工夫徹始徹終故序在後
奏假節　此一節時解以爲效驗者非乃其發而加諸民者爾
不顯節　篤恭是存養省察之極致無少閒斷亦是君子始終不息之功非贊其成德也恭者謹持而不失也心意皆純乎至善則以臨百辟無不正大故天下自儀型其德而平切不可在容貌上說
予懷明德節　篤恭亦只是無惡於志不動不言而敬信純一無閒之極至則此節乃以形容操存之密其專一於心意之微者如此不大之聲色猶非至德之所藏故進而擬其用心之細密如毛然猶有一可執之形體此則虛靜之中自爲操存無一理之可執而涵萬理故不足以擬之唯上天之所以化育者於無聲無臭之中有保合太和以生變化之事然後可以擬存養省察者之篤恭也時解漫作贊歎功德語說元妙皆無實之談　輶輕也而此所引之意則言微也　載事也乃生成運行之事無聲臭中自

四書箋解　中庸　耒
四書箋解　中庸　毛

有密用亦人不能見聞之極致耳　存養省察乃盡性之功盡性則至於命而達於天徽回首章天命率性之本旨

四書箋解卷三

衡陽王夫之譔　八世從孫之春校刊

上論

學而章　學是一章總領然學而時習之學而二字只貫本句下二節俱暗藏學而二字在若曰學而朋來學而不慍故不須頂首句學字　凡言學有兼講習討論存養審察而言者有分而言之者此學則專指講習討論以存養是純常無間之功審察因幾而動俱不可言習也但此講習討論所以明善而爲篤行之資不可如俗下時文作記

誦詞章說耳　講習討論愈習而愈得故說若存養審察之效不可以說言之　不亦二字有與天下之可說可樂德成名著而爲君子者相反映故曰不亦言此亦可說可樂可爲君子不待彼也　發散在外不是將心中之說發出來乃外間所見所聞皆可樂也　知不知畢竟在知遇上說不與上朋來相悖時文說朋不來是不知者非如孔子則朋來極盛而人固不知也不慍是學能自得之深不求於外君子有拔出流俗卓然自任之意

有子章　犯上作亂須知不是井市罵官長做盜賊春秋

時所稱賢士大夫亦不能免如孔文子臧武仲皆然二好字乃以此爲逞才智立功名而見可好非一時忿氣所使也孝弟則養其心於和平自然知此之不足好矣　君子務本二句虛喝起下以孝弟爲仁實之不可添凡事二字旣是君子所務則爲仁之外更無事豈求田問舍之謂乎本字卽含孝弟道字卽含爲仁　上節孝弟在人身上說言爲孝子悌弟此孝弟以理言時文云吾所言孝弟也者旣非金仁山氏分質學亦不是爲仁可以言學孝弟不可言學上節泛指凡人此乃專言君子　爲仁言仁民愛物

祇在用上講其實爲仁乃克己强恕之學仁民愛物皆克己强恕後功用也

巧言章　鮮矣仁言如此一類之人鮮有能仁者也非謂此人心中鮮有仁仁只論仁不仁不論多少有無

曾子章　身字要看得活三省者皆就身與世相感應上說師也友也就我謀之人也皆日用與相酬對者不可將修身字混過　爲人謀之忠以是非言不以利害言盡己之謂忠盡己所見之理也　信者以實之謂信卽在方言時所言必心無所疑不爲虛假之語非待日後之能踐言也

與謹而信言而有信同

道千乘章　敬字兼緊事字說與修己以敬敬字不同祇是慎重以治其事事乃祭祀兵戎邦交之類理財用人養民使民不在內以下有節用愛人以時等道也　信在號令期會上說與上事字不相涉而字不要緊乃湊成句法耳此信字卻有始終不渝意

子夏章　註苟非生質之美句與或以爲未嘗學問句相應必其務學之至與我必謂之已學句相應或以爲未嘗學者謂此四者皆是天性之美不待學而能故未學者亦

能之然能盡誠以盡倫若此除是生知安行之聖方可能之苟大賢以下必藉於學未學則必不能也或人之意重德性而輕問學子夏則以惟學乃克盡性折之

君子不重章　四段平說前二節修身正心是內外交養後二節是德已成而防弊加警致功之切內外交養後恐有不期驕而驕不期怠而怠處故須善於交友速於改過以底盡善　此信字不專在言上說盡己之謂忠循物無違之謂信忠是盡心信是盡理盡理者實實見得理如此而無疑而循物以行也　無友不如己非拒之也不恃之

以輔吾仁也不如已則祇能贊我之善不能摘已微細之失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乃是勿憚止是要速改不可因循

慎終章　下民化之固是感上之躬行亦必制爲典禮使貴賤賢愚皆得以盡其誠孝　孝友姻睦任恤皆厚也

于禽章　聞政非但耳聞之所謂與聞國政也就夫子而求教　溫良恭儉讓是對邦君時儀容若燕居及對門人賓客與仕而事本國之君則又别　夫子不求聞政至人國何如但不強求獻策耳

禮之用章　此章本文甚明御萩大全小註及講章時文胡亂遂使文理不通添一體字對用字亦是多設此用字即下行字言行禮者以求遂其心之所安而無拘牽苦難之意貴禮者貴此禮也若矯強以違其情之所順則先王之道亦不美而大小可不由矣故行禮者不可不知其本和也然知和之爲貴便廢禮之節則和非其和而不可行必矣章意倒重下節以異端棄禮而自謂和不知禮文具在特在用禮者根心而行則和自有節不須舍禮求和也喫緊在行禮者身上講非謂先王制作有體有用之别

君子食無求飽章　不求飽不求安非喫飽不完走往日曬風吹處讀書使然則一迷失本心之書癡耳求須有所以求之者無求但不做家積金聚所謂謀道不謀食也敏於事非講習討論之事乃日用當行之事敏者聞斯行之　五句不相連接各爲一事就正非以前四者就正前四者即或過中亦無不正不待就正有道此乃學識恐未純修行恐未善故待有道決之

貧而無諂章　引詩之意以爲已精密而必更求精密必瑩治身心純熟天理造乎廣大高明之境然後隨所遇而

皆自得優中蹈和與禮樂相浹洽詩之所言進德須有工夫其此謂與　由無驕諂而進乎樂與好禮乃是往而前進切磋琢磨歸於學修之精密是返求向內故曰往來因詩而知體之身心乃可與言詩

不患人章　此章止兩句患不患相應則不患人之不知已與不患莫己知詞同意異此謂已盡道以與人相酬酢而君民親友或忠而見謗信而見疑若以之爲患則必枉道以徇人若人之待我而我不達其情不諒其心則或忠或佞或誠或僞之間莫辨而所以應之者失矣

爲政以德章　註中所以政人之不正是通釋政字以論語初見政字故以此釋之非言爲政以德正人之不正也若以德責人使正則是道之以政非辰居星拱之道也此爲政二字是言爲政者猶言人君能修德耳德乃正心誠意以修身如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文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初未及於民盡正已而物自正非有禁令以正人之不正故註言無爲　譬如二句槩頂上句言爲政須以德其理如此勿誤作效說衆星共之是譬百姓觀瞻效法視以爲趨向非民之欣戴之也祇在教化風俗上說不及

向背與孟子水就下獸走壙不同

詩三百章　如桑中溱洧之淫唐之無衣秦之駟鐵之悖弁無彼刺語故謂三百篇皆無邪有礙須知此言學詩者之法非謂詩本如此且如文王諸什又豈但不邪而已詩雖貞淫具在學詩者當以思無邪一語爲學而取益之要重在一思字詩之所咏皆思致也其貞正者由一念之正纏綿悱惻以盡天理民彝則身修家齊以底於化行俗美其邪者由一念之妄流連汎濫以極乎淫蕩狂逞而至於辱身賤行敗國亡家知思無邪則愼思以閑邪三百篇皆興觀之實學也

道之以政章　分別正在道之齊之上若但言德禮則道以政者亦必以德爲名目如今六條之類特以上未躬行徒設條教督民便是以政以刑者亦必以民爲非禮而加之刑若道以德則上自清心寡慾惇親尚賢爲臣民倡初不責之民齊以禮則上必動以禮而制爲吉凶之禮使貴賤賢愚各得以自盡民自相率循行有不率者自恥自格不加非責此政刑託於德禮而德禮必不事政刑所以道之齊之大異也時文有云猶是道之齊之也胡說不可從

吾十有五章　俗解有分知行者乃摸離摸壁見解卽在大賢以下亦無知了十年方行行了十年纔又求知之理况聖人乎　志於學所志者卽求合於從心不踰之矩也矩者天理當然之極致　夫子之立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爲　不惑孟子所謂知言也道之全體天用具於心則事變不齊衆論不一皆明照其幾微之得失而無疑於行　知天命知之深極天之所以命人之生命人之理分明默喻而事天立命皆無不徹　註言聲入聲字亦只說人言只該括得廣自往聖之微言大義以至

三行人一語一笑之善不善纔一聞得皆隨觸而應吾之用此是外無不順從心不踰則內無不誠也　時文有云天假之年更十年後又必有進焉乃油花弄筆語從心不踰惟天爲然更無可加也

孟懿子問孝章　無違須含一禮字在內不背於理乃不背於事親之理惟禮然後不背理字虛禮字實不以犯下爲嫌

子游問孝章　敬字中有數義有以持己之莊言者有以待人之恭言者有以執事之慎言者此敬字黏上養字來

恭字意少慎字意多蓋非草野市井之子自不致敖惰戲侮其父毋惟須於奉養之下先意承志乃至一枚一水一衽一席一几一杖皆精審詳察極致其慎不敢絲毫苟且方能順親而安老此正是以愛之至爲敬之至外註愛踰於敬未是蓋以嚴威儼恪於容貌爲敬也

子夏問孝章　極緊要在一難字註中必有二字則易矣此正教人子於色上警省與色思温句畧近蓋人終日之間境之順逆情之喜怒氣之張弛雖心未忘親不覺色爲之變纔一變父毋即爲之不歡須是時時提起精神照顧父毋在上不使一念到別事上去止求和婉以悅親ゝ故曰難

吾與回章　如愚是形容他默識之深篤不愚是贊其明睿俗文以愚不愚挑弄不通豈未省之前便疑顏子一瞶聽雷之頑及其足發而謚謂之不蠢乎

視其所以章　備取其前後而周覽之曰觀由迹而進求其心曰察

温故章　此章本言爲師之道凡荒廢所傳而不習拘乎舊聞而不知通徒恃博涉以爲師則自迷而迷人不可爲

師也凡看書有兩層皆以下句爲立言之指俗解只講上句不通

君子不器章　君子之德成則全體立而大用自行則求爲君子者不可以一才一技見長必務脩德以立本

子貢問君子章　其言乃垂世立教之言見道已明可著爲定論者若日用應酬之事則其必待言者必先言而後行既以行之則更不須以言從之子貢居言語之科原不是此言善爲說辭如左傳所記對吳之言臨幾善應非先行也

君子周而不比章　此用情乃所當用者如睦親交友惠民之類但理所宜與則與之不以愛憎而異小人則市恩儌譽專於所愛而略其餘

由誨女章　强不知以爲知則卽其所知者亦不堅於自信但覺可言則言可行則行一槪說是曉得便休故須知之爲知之　知不知有二有此事知彼事不知者有共一事一理知其大綱不知其節目知其條緒不知其本原者

子張學干祿章　言行皆在世務上說言如議論治教政刑之得失行則人物酬酢及修職業之類

何爲則民服章　直枉與賢不肖異賢不肖兼學識才量而言直枉專以立身制行言之順道而伸其志之謂直違道以阿世而求合之謂枉此最是民心所服不服處

子張問十世章　所損益包括甚大兵農禮樂慶賞刑威以至車服器皿之小者皆有損益忠質文是大綱而文之於質質之於忠皆有益而無損若三統則止一事是算法不同非損益也損益乃就三綱五常之內調劑以因時而合道但可大槪虛講不宜以馬氏說作死板塡實

非其鬼章　諂與無勇是推他瀆神棄義之由言人能正直剛斷則自無此二者之失

孔子謂季氏章　全在忍字上人於必不可爲之事其心必有大不安者唯其不遏抑此心而一憑驕悍之氣則力可爲而卽爲如所謂笑罵由他笑罵乃忍也八佾舞於大夫之庭人人共知其狂妄且忍辱而爲之則其簒殺奪攘悍然爲之何不可哉

人而不仁章　此章外註以爲僭禮樂者發非也僭者非其所可用之禮樂失在禮樂此失在仁不仁則雖其可用之禮樂而私欲錮蔽之人傲慢乖戾氣習已成則與禮樂全

不相應有文無情終不成禮樂也

林放問禮章　大哉問不是贊其問之得與善哉問不同禮之本乃天理流行於人心非窮理盡性者不易知故贊嘆其問之大而不易答與孟子難言也畧同故下不能直以一語明之　奢非禮儉亦非禮戚是禮易亦是禮其云易者謂易而不戚云戚者謂戚而不易也然奢則必不儉儉則必不奢若易則自不礙戚戚則且求其易此處須分別蓋儉與戚俱依著天理之在人心者而發特不能推而行之以中禮若奢與徒易者則務末而失本也戚字不加

不易二字則註中不及二字不妥

君子無所爭章　此章首句是正意須打住透講下四句乃抽出一件事辨駁以回互首句極言其異於小人之爭耳　君子是言君子之道與他處言君子之人能成德者不同鄉射燕射大射皆先王制禮以納人於君子之途者故雖射者不必成德之人而所行者必君子之道君子以禮讓爲道有所爭則小人之道矣　揖讓而升下而飲該括下始終而言非但指升與飲也自始升堂至射畢下飲皆有求中之心皆可謂爭其中從容發矢比禮比樂以至

弛弓周旋而下非君子之禮讓

巧笑章　此章自金正希以禪家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作解做一篇活動文字艾千子呂用晦俱墮其中殊爲鄙陋若只就絢說繪便扯開說禮爲可與言詩則但是有口辯人皆能之夫子豈真不能而待子夏之起予哉明明是以其言禮後與夫子言仁言儉言戚之理合而引詩相證益見天之所生人之所爲凡物之理無不以樸質爲先足以驗此理之大故曰起予言詩而可得性情之正爲人心風俗治道學術之要方是誦詩有益故曰可與言詩勿爲邪說所惑也

夏禮章　章末一句是倒子語立言之旨在焉若只輕輕點過則末語爲贅語而上段亦無意味足則能徵固是想望探求文獻意抑以見吾所言者已盡得二王之精意而於法紀皆詳悉之特以無徵而不能使人曉然共喻非吾講究之缺失也言此以使學者信已之說以傳二代之典

凡二代治國平天下之大典皆謂之大典皆謂之禮如周官六典謂之周禮非但五禮也

禘自既灌章　用鬱鬯以奠有獻而無酬酢曰灌凡祭祀

而事神於堂君初灌后亞灌大宗三灌皆無酬酢後乃事尸於堂獻酬交錯於是苟非先王誠敬格於幽遠則未免狎玩不足以上追往古所自出之帝故不欲觀

問禘章　魯僭禘意不用則不僭亦豈能示天下於掌於天下一於宇有意味禘以格遠祖是仁孝誠敬無不可通徹於幽遠合於一心之極致故王天下者與天下之民物事理無微不達亦止此心此理而無疏遠不相及之憂也

周監二代章　殷尚質既忠而又盡其質周尚文既忠質而又盡其文商非廢夏之忠周非廢二代之忠質監二代

之忠質監者以二代之忠質監觀已之得失也文是周所尚非贊詞郁郁乃贊其文之有本而咸所以體忠質之精意而盡其節文故其文郁郁乎非浮華之易盡也

事君盡禮章　此禮字自儀節而言如拜下及入公門一章是也故時人得以諂毀之

定公問君使臣章　此二句甚大不必填實使小故作此題文字甚難

關雎章　詩之文辭與歌之音節皆衍哀樂之和

管仲之器章　正身修德致王於王道則器不小管氏止

事求可功求成令君易於行天下易於從便成個小規模而無立大本以行大道協萬邦定百世之大業唯其所學者非明明德於天下也　謂不儉與不知禮故器小非也又謂即儉即知禮亦不能不器小況又不能亦非也非儉而知禮則器不小器不小則自不驕奢僭越耳器小易盈故不期奢而奢不期僭而僭

語魯太師章　純如也至以成是一句純中有皦皦中有繹繹中有純皦合而成一章一成猶今之一齣一折六成九成自各成章俱是如此始作與成止兩層時文有作三層者非

居上章　臨喪是他人之喪

里仁章　註中失其是非之本心是由不智故不知擇乃前一層語玩焉得二字有終迷不悟意則兼後一層說不處仁則為不仁者所熏染益其狂惑焉得復有醒悟之日方是教人慎於擇處

不仁章　不仁者與他處所言不仁者不同此未到私欲橫行滅絕天理處止不能從事於仁之學以養其心故未至於長久尚自矜持而此無主終至於亂耳若至不仁者

暫約便忮求暫樂便驕奢更不足道矣安仁利仁乃安於存仁利於為仁安者即心即理利者以理宅心自與約樂相忘而無所處不依於仁終身於克復之功外物何足以動之

惟仁者章　二能字須著意好善惡惡人有同心特私欲私意未淨則雖好之而憚其方正雖惡之而貪其便利便自荏苒而不能遂其初心仁者已私既淨而與人同患在上則舉而能先退而能遠在下則樂親有道拒絕損友其好惡方能自伸能好能惡非但知好知惡也

苟志於仁章　志於仁志字重是專意以存仁爲學云苟
者但未能熟耳心純氣靜故無惡
富與貴章　去字止如字讀與下違字意同俗塾師圈破
作上聲者不通若是有意滅絕乎仁則除是桀紂豈但不
能成君子之名言成名者以處富貴者意得志有爲立功
見德方可成君子之名不知君子止以存心之仁異於人
若與人相差不相合則無其實而何以稱其名哉去如相
去幾里之去未到之謂也　言爲君子者必其於存仁之
功終食無違而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也終食無違者涵理

於心而仁之體以立以心達用而仁之用無不行也造次
乃忽然一人一事初非所謀而未關乎得失之大宜可以
苟且應之必於是內之存養不亂而外之居處必恭執事
必敬與人必忠也　取舍之分明四句要緊時文以富貴
貧賤一滚到底者不通
好仁章　用力二字乃一章扼要無以尚之不使加身是
用力求仁好仁惡不仁而不用力求仁違不仁則亦浮慕
而好惡之心弛矣無以尚之不但見得仁無可尚者乃求
仁之篤不分一念以營他務智名勇功且不涉爲非徒外
境也　俗解分安利勉三節將下二未見與章首一未見
一樣解乃至不通之論無從後二節止見人人皆可遂其
好仁惡不仁之眞而自諉不能以致屬望之意耳
人之過也章　喫緊在一觀字觀者考其人之生平事之
始終以知其所以得過之由與居過之心稱過之方倘考
而曲體之　知仁是知雖過而無傷於仁非必待過而後
知也過兼有心無心說無心之過仁者亦有偶然檢點不
到處
朝聞道章　此教學者立志當如此

君子之於天下章　於天下三字要緊君子之持身立已
自有所專主守死不易有所不肯一介不苟惟於處天下
之人應天下之事則天有時地有利人有情物有材此之
所可者在彼不可此之所不可者在彼則可因吾身之安
順事物之宜而不執一成之法以強天下則無往而不合
義矣比如水附於地委曲縈回而不相離
懷德章　懷者常在心而不忘也土是習熟便利處如人
思故鄉然刑者一事之失爲刑法所不貸也
放於利章　利不但貨財但討便宜求所行之遂人不能

與之爭但含怨而待時以發
能以禮讓章　讓者不伐善不逞才不尸權不競利以盡人之才達人之情上下交和而禮因以行則國無不治矣禮本以讓爲節而儀文具焉若徒習其儀文而不讓則無當於禮而國不可爲必矣
不患無位章　此節之旨深然只順文解去自不悖謬俗解多添枝葉徒爲惑亂
參乎章　吾道二字畧讀吾道天子之道乃言夫子作聖之功與教人學聖之術與仁之方方字相似以天地自然

之道叅者云道在天地道在古今而集於夫子尤胡說也一以貫之四字例不得不可云以一貫之此所謂一乃天德王道天理物情包括在內自初學至聖德之成都只如此用功若以一貫之則是立一個主意勉强貫去則是異端之執一不可云無二無三　俗解云此章言子貢章言知鄙陋之說也告子固以知言然聖人之知知而行之非和尚家知得便休話此章統云一以貫則知亦此道行亦此道若無知字在內則已貫不得知矣蓋盡已以窮理之精推已以達物之志欲則天下之理無不可得知無不貫行無不貫矣　已不盡則心有不到之理已不推則物有不通之志學聖人者卽以此爲用功之法已造聖域亦只如此始以此終以此故曰一貫小註有聖人之忠恕學者之忠恕語徒爲雜亂不可從天道人道程子自別有說亦不可效他動口若論天則不但不可云恕亦不可云忠天無心成化更無盡不盡也總緣看道字不分明故生枝節　學者之忠恕卽聖人之忠恕但聖人較熟耳
喻於義章　喻知之深切以言之不能及而心無不悉也切者君子於義見其爲身心之所必安而不可離小人於

利亦見其爲身心之所必須而不忍舍如痛養之在身言不能及也深者委曲微細無所不察似不然而實然之妙亦言不能及而心自分明也
事父母章　幾者有其志而未見諸事於此早諫則可微詞婉言不至直率以爭得失下云見志明其未有事也不從則漸成乎事言必直矣故有撻之流血之事近見有時文如此作於理爲合
父母在章　切不可以父母不在反挑非但父母在堂者不可卽永感之下亦不忍以此作文字與有父兄在在字

相近身爲父母之身父母在是子亦應在是如此說乃可合人讀

父母之年　四句一氣讀知則知喜知懼知喜則外物之得失不以亂其歎心知懼則依慕之切矣

古者章　言以著書立說講知之則必行之不於未行之先亟爲明道之說勿作愼言解

以約章　約收檢向自己身上不務外以逐物

君子欲訥章　欲只是要如此意言爲君子者須要如此已成君子則必訥必敏非但欲矣挑弄欲字者巧不當理

子謂子賤章　章意倒重下段既贊其爲君子復歸功於魯多君子者以示人欲爲君子必資輔仁之友以自遠於流俗也　君子是與流俗分界限處樂道德紲事功乃是君子所立之崖岸無君子亦易隨流俗只皇皇求功利便相引以趨於小人

雍也章　前焉用佞是泛說夫子所惡者佞聞言而拂然說佞乃大惡何用此爲後焉用佞在不知其仁下言仲弓之仁與不仁即不可知而焉用責之以佞也

漆雕章　註所云此理不是定有一理乃日用當前一事即有一事之理信者有諸己之謂凡行己應物所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者左右逢源皆其自得而無所疑也悅其篤志謂不以才智之可爲而遂爲自足必求實得於己

道不行章　此章是聖人欲教子路以不可果於忘世而先設爲浮海之言以動之探得其情而可施之教非憑空嘆道之不得蓋子路從夫子周流日久目擊當世之昏亂已深知天下無邦未免有憤激而爲避世之想觀其遇晨門沮溺丈人聞言而皆無以對或亦有動於心特見聖人轍環天下不已於行雖欲避世尚疑而未決夫子微窺其

意故發是歎以察子路意之欣戚若何及其聞言而喜然後使之裁度於理義以知不忍忘天下之心即下篇憮然而云鳥獸不可與同羣固有感而自明其心亦以示子路使無惑於桀溺之說至不仕無義節而子路乃深明聖人之用心矣凡聖言意必有屬况當先即提出由爲言觀之其爲屬意教由可知

孟武伯章　此章只發明仁之難成處不可將告武伯畧其仁而亟用其才參入仁與才原不相涉止求自成其才則其求仁必不用力仁則是存養此心以求合乎不貪功

不求效到得仁熟時左右逢源更不可以一才名之有謂才之當理卽仁者非也才雖當理只是三可原不是仁武伯輕以仁望人故夫子辨之言不知者不絕三子於仁外之詞其實各成其才卽其不能仁處才亦須學而成三子所志所學在於兵農禮樂所以不自勉於仁

女與回章　十盈數也知十則無所不知矣子貢不如顏子正在此夫子許之子貢自知之明亦正在此蓋顏子資旣明睿而竭力鑽仰默識心通之功又窮至於大本大原以貫通之故其所得如此子貢知有此境界故註謂其

終聞性與天道性與天道乃知十之本俗解謂但與其弗如而顏子之不可及不僅在知十邪說也

吾未見剛者章　無慾未必能剛而有慾則必不能剛夫子之歎本爲柔弱不任道義者發非謂人皆以有慾故不剛或人不知悻悻自好而多慾者之非剛故又辨之前後有兩層意不可一滾說　焉得剛謂旣欲有慾則雖堅强不屈而終必屈也

夫子之文章章　此止依註爲是有云性天卽在文章之內人自不能於文章見性天及云性天不可以言言不可以聞者皆邪說也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則實有其言矣特不輕以告學者耳蓋必下學之篤行已至而從事於知性知天之學乃可因而示之若本不知性與天道則聞言而非其心之所及非茫然無所持循則拘於言語而成妄僻故必待其憤悱將通而後語之此教道之當然也　觀聞字及下言字則文章專指刪定贊修之雅言說不宜添入威儀能於威儀而見聖人則其人亦可與聖聞性天矣

子謂子產章　其行己也恭四句一氣渾成近有分行已事上養民使民爲說子產下四字乃君子之道者巧而無

理子產之恭有君子行己之道君子如是子產亦如是何分別之有

令尹章　以子孫聽之君而不敢逆以國事盡之已而不敢吝故謂之忠　有謂忠清皆出於心之所安而非以媚上非以免害則忠清卽仁者非仁須有存養之功克以依於本心之天則從學問來其事君自然忘私而不可謂之忠其立身自然惡不仁而不可謂之清有本無本之異也

有馬則有車乘有徒衆有采邑而位爲上大夫棄者棄其祿位非但馬也

甯武子章　不計利害不謀生死以衛君曰愚有云愚以行智者非

子在陳章　狂以志言簡以學言如不屑兵農禮樂皆簡也成乃自成一氣類不與俗流相溷而彬雅可觀

顏淵季路章　此志乃日用所欲即行者　老者三句亦只日用之常各予以應得不須說太大了外註仁字是確註皆因心自盡與物同情之志　有謂盡天下之人只此三者非也不老不少無限之人豈盡夫子之友乎聖人說得極謹約乃極真至說得張皇只是不切

十室之邑章　必有忠信是就其生質而言非所行之能然也此忠信止作樸實不欺解

雍也章　一章以簡字為主夫子許仲弓只在簡故於伯子亦謂之可仲弓知夫子所以許己者在簡故疑簡之未可而以伯子為問蓋政教不煩則志所必得而民悅從之若不簡則刑賞苛而民不能從科條密而事不得就則雖自謂能慎而固不可行敬在自處上乃謹以自持一言一動不苟是為上者敬己之道行簡乃以使民者不可以律己者責人亦不可以恕人者自恕則君人之德君人之量並行不悖矣故夫子亟許之

哀公問章　須知不遷怒不貳過如何是好學學者學道也以道為準而效之念念回顧道上故怒一發即反顧道之所宜而不任其氣之發偶一過即回念道之不可違而不聽情之流一意於學道故能使其心如此

子華章　使者無與眾之理但或家養不足則可周耳周如孟子故周之周若為宰則自有常祿不論其富與急也勿以原思貧對子華富言以與鄰里鄉黨亦必有餘而後與夫子但一準於理耳

回也章　不違與至字亦差不多自其能常存則曰不違自其暫合則曰至至亦非仁至乃心至於仁也仁只在心裏反念及之則曰至

賢哉章　不改是本等如此不妨以道字作骨雖非以道為樂抑有是道故樂唯不可作安貧說樂則忘其貧耳

君子儒章　君子小人相對勘蓋天下自有一種小人儒以儒為利曲學阿世自無真識真修君子於道自見其不可不學求之必至自處必嚴無為者不可夾帶一分俗學也

出不出戶章　道字幾重在斯字言斯字則見此外非無邪徑而不可由耳由者從此做去以爲入德之門乃夫子所立教之方大要只博文約禮由此而行則知由以致行由以成天下之理由之以德而上達於性天不由之則雖有虛願而無成故以出不由戶決之

質勝文章　此就言動之節上說由質生文文以昭質則相雜而適均文質原不相妨也　史乃府史之史如今衙門人氣習只敷衍得好看而多虛假君子是大雅中正之風氣

人之生也章　生字只當活字與下幸免相對不當說到有生之初上去直者順其心之本然而不矯拂是非以妄作也罔則悖乎生理逆天違人災必及之遏抑生氣勞神怵心以疲役自斃宜其死而生爲幸免也

知之者章　須在不如處發知不如則求進蓋知而不好知亦不親好不能樂好亦不篤因其知以致其好篤其好以致其樂則不如者漸及之矣

樊遲問知章　敬字亦不可畧鹵莽以爲無鬼神則不知敬以鬼神不異於人而瀆之則不知遠後獲亦不是不要獲仁者亦要邦家無怨天下歸仁但俟其候之自致耳民字止作人字解非以上臨下之說

知者章　此皆言知仁已成之心體樂水樂山以情言動靜以氣象言樂壽以所自得言　水者水濱山者山中也水濱有開拓之景山中無喧囂之雜　動乃心常警而矚視動作皆敏靜乃心常定而言動視聽皆肅

齊一變章　程子所言甚明不可以太公報政親賢尙功參入

仁者章　註云宰我信道不篤是說他以仁者爲損已之

害其從之也也字與乎字異他說要成箇仁者必至於死生不知聽人撮弄隱隱有人不必仁之意

博學章　此約字不對博字非博多而約少也禮亦不是少的約者收斂身心以循禮也之字不承上文乃自約以禮博文約禮從此竭才以上達則全體乎道雖未能然而所力致者不差則亦不致與道相違矣　君子言爲君子者非以成德言

中庸章　此章是全舉一部中庸說作法與中庸章異此重上句中庸重下句多爲德二字要緊中庸有中庸之道

子臣弟友以至參贊位育皆道也德所以凝道乃存養省察以尊德性而道問學實體性命之理於心而立大本以行達道者至是到極處意不可於至字下添一二字如俗解至平常亦至神奇等混話

博施章　夫仁者之者與仁者樂山者字不同彼者字以人言此者是助語辭猶言夫仁之爲德也仁道如此則求道之方必與相應下能字方就人身上說　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但一念動時便要天下可立可達之會通令其咸得纔是此心天理流行處與萬物一體之生理所以求仁

之方在因有施於人處皆以己度之而卽此推行之使與仁之本體相應也　立達作教養說未是不可說已欲養故也人各自成其位置如士成乎士則知農亦必成乎農不致材不盡職不當是立達則可以行之邦家矣　蒙正發曰立達可以身心分貼立謂身之有以自立達謂心之有以自達立其身則無小無大隨分皆可以自成達於心卽見淺見深於事皆得以自遂

默識章　默識重一識字謂在默而能識有云惟默故識者邪說也識者常常記憶其心之所得也人卽心有所得而言則有不言則忘默時便忘則不能爲主於心而意之所發有非其志之所持者矣當靜默時常常在心目閒無有斷續則心統乎理而隨其所發左右逢原終身終食皆得所依據語亦識也默亦識也其得乃眞得也　默之之字雖有所指然不可於此捉定說何所識但是心所得之理皆常存而不忘如學誨亦不說煞如何學如何誨此三字包括甚大說煞則非

志於道章　每句三字一氣讀不可偏重上四字亦不可偏重下四字若偏重上四字可云脩德必須據仁必須依

卻不可云道必須志尤不可云藝必須游若重下四字可云志於道志乃正據於德所據乃有本卻不可云依必於仁未仁者此心直無所依尤不可云游必於藝惟藝乃可謂之游也只一氣渾說大意不可挑剔　四者工夫雖未嘗不有淺深但志道是德仁之基餘三者更無先後游藝是格物是博文豈待依仁之後且卽志道亦不是據德後便可放下道旣無窮志亦須持雖已依仁仍不懈此志四段只平平說箇大成之學勿立次序一立次序便不是聖人教學者全備工夫

用之則行章　用行舍藏先時無一往必然之氣決於要仕要隱靜正以乘時此正與子路一往之勇相對處爲前後二段拍合死而無悔是他志氣如此若已死則有甚悔不悔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亦是素所尚志如此若臨陣時豈可到此方擇將而任之懼謂敬其事乃惟恐自家有疎失而致敗成其謀乃始終算定有成局臨事乃受命行師時非對敵時

富而可求章　註有命焉三字可以不從可求不是能求不可是理不可若是理所可求則無事過自高亢而不屑

卑賤今既知爲辱身賤行之事而不可爲則不爲卑屈者人之本情從吾所好而爲之不當屈志以徇人

爲衛君章　喫緊在怨乎一問若只如俗解云以讓國爲賢則爭國之不賢可知則答云古之賢人已足更不消問怨不怨矣且爭與讓之賢不肖子貢豈待問而知哉特以衛輒若不立則國人爭拒蒯聵輒不能安處國中而須出奔以避之如夷齊之逃亡在外到後來不能復歸父母之邦漂零在外棄其世適不得奉宗廟此時方追怨昔之輕出不如委曲奉祖命以求安而無所悔夫子之意則以一出奔而不損天性之恩則於仁爲得直可忻然委去以宗社上付之天子下聽之國人衹於已心無不安理無不得故子貢決其不爲不爲者不許其立而欲其逃去也

飯疏食章　疏水曲肱亦是設詞未必定然也其中二字活只當於此亦樂非在疏水曲肱內也　不義二字要緊若合義之富貴樂亦未嘗不在其中於我如浮雲須看於我二字不是浮雲在天於我無與只是全不相干任其自去意俗解云浮雲散聚無常大謬常聚而不散豈可終身據不義之富貴哉

加我數年章　夫子說得學易無大過如此愼重須知易之所以寡過處註吉凶消長之理重一理字修吉悖凶陽長陰消乃天人一致之理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不但趨吉避凶退而不進安命無求也

雅言章　皆雅言也謂古今教者學者之所常習聖人亦卽此而使學者切求之耳

生知章　二者字只當的字言我所知者非生而知得的乃好古敏求知得的蓋所言知者乃窮理知言之極學者雖與聖人同學而不能知聖人曲暢旁通而無不知故或

疑爲生知實則窮理精義之知雖有生知之人亦不能不求而知俗云不是那一等人乃是這一等人非是至云使我生而能知豈不甚快尤胡說可笑此乃懶惰人妄想曾聖人而然乎

三人行章　此章與見賢思齊章不同彼乃學者工夫語此是聖人耳順境界不然三人偶爾同行豈能知其一介之善不善而師之乎到此則天理爛熟有觸皆通若學者則須擇人而師之

二三子章　吾無行二句言我之日用常行與二三子共

見者我之爲我即在是非別有宗旨爲樞要不令人知也

聖人章　有恆是有一得之善便守得定始終不改亡而爲有三句乃所以無恆之本他有一善便張皇務大到做不去時便錯亂失其本心難乎有恆是因此而無恆非謂三者無恆也亡是全不知全不能虛是境得外面一層道理不知真實底蘊處約是會得一端不能得其大全顧麟士說約泰以財用言胡說也

不知而作章　此夫子以所著述而言云無不知而作則亦有知而作者矣多聞句是所作論理者多見句是記事者見謂時事之得失時人之賢否山川風俗之成蹟謹記而錄以其實也註未能實知其理句不用自謙不至於此不實知其理則是不知而作矣

仁遠章　是夫子見得親切說此一句時文云人皆以爲遠不知是那箇說仁遠此等俗挑弄法可厭

陳司敗章　說已有過則昭公之不知禮見矣特其辭婉妙耳若答司敗云不知禮則訐君之失人且以爲是而不知其言之過便是不幸前云知禮後云過則事君之道得而大禮之得失自明聖人曲盡乎道非聖人之所能窮也

躬行章　乃行君子之道故云未得不云未能有得得於心乃見於行也

若聖章　爲即爲學之功爲不厭則行造其極誨不倦則成物隱然分聖仁說

奢則不孫章　奢則有市恩求勝而不讓人之意儉則專於已而不達物之情雖不盡物之情而無傷於物故勝

君子章　坦字不必對長字不可以四六板對解聖人文字蕩蕩以言其坦易之廣遠長以言其戚戚之深此以居心言而亦必見之容貌言辭

温而厲章　三句是一時齊見温厲以接人之容言威不猛以衣冠瞻視言恭安以四體之儀度言凡而字有助語若敬事而信是也有相承說此三而字是也書不可以一例死煞解如此

泰伯章　時文若爲爭辨皆不足從且只說他可有天下而不有勿添葛藤

恭而無禮章　禮則無不得中煞須逐句說他中節處節恭之禮非即所以節直節慎之禮非即所以節勇節直節勇之禮非即所以節恭節慎各於其過節之以文所不及

有所過而非禮則必於禮有不及處故註曰節文　則民不偷偷是苟且意一時苟且與交過後便忘了則不期薄而自薄矣

孟敬子章　鳥之將死則畏死哀鳴而已人之將死則必擇至善之言以告人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此節只爲三斯字俗解因之悖謬將斯字作見成說言有道則三者自咸善卻不說如何是道豈臨終告戒尚作半吞半吐語而不爲人說破乎且只一道便是三者之效自速至則所貴者一而已何以云三若說有此三效則道之爲效又豈此

三者之至籩豆亦有道自然整齊俗解不通近來呂用晦亦主此說皆講章之痼自心與註相背註云所重在此三事皆修身之要明明在此三者上用工夫斯字下得急言就要如此操存此三者常常參前倚衡而臨發見時又急急提醒省察以防其不然是修身切緊工夫一念不可放下一動一言之頃遲刻即成過矣君子所重之道在此不在文物也　辭氣出言之氣也同是一句話氣來得不好則粗鄙而與其所言之理相悖此在聲音之疾徐高下上說如做文字雖說得是必須韻度和雅亦在氣上分別

不特正字有工夫動字出字亦有工夫動字有不任其固然動念有不修飾意出字有不信口快談言必由中意言由中則聲音乃不可或粗或繆

以能章　以能二句是虛心以受益乃學問上事有若亡二句是篤志以求深乃居德上事　能不能以所行言多寡以所知言

君子人與章　雖分才節而重在節託孤寄命則自有危疑須死守以不負託寄百里侯國也命令也　大節節字乃如竹之有節去不得處非節義之節

任重章　只宏毅二字是工夫仁字是所學之本務宏毅所以為仁不宏毅則不能成仁首句重發宏毅不可以之意在下節求乃緻足之　宏是擴之使大不為私意私欲所錮而以天地萬物為體在心量上說毅是堅守初心不為私意私欲所亂而必求仁之純熟在持志上說

興於詩章　三句一氣渾讀在功效上說次序亦是功效所成之次序若為學則十三舞勺早已學樂纔入小學便習禮非誦詩能興後方學禮以禮立身後方學樂也　有志於成德者必得之於三經之益故教者必以之教學者

必學此也

周公之才章　驕是以其才而傲人吝是不盡其才以濟事

三年學章　不易得不是贊美之辭乃歎學者憂道不如其憂貧意願得其人而與之而徧觀學者不多得之故歎其難

篤信章　篤信乃篤守其心之實得　死守乃篤信之極致善道乃擇於道而得其恰好者　好學乃求其所以善道此二句以為學言　危邦節亦須要看得如此以立身應世之道言不可作自然之效說觀下節可見出處是極大事故必加意審處大本立而必知幾

師摯章　凡用樂初唯堂上以瑟歌鹿鳴以下等篇謂之升歌繼以堂上歌南山有臺等篇一終堂下笙吹白華等篇一終笙瑟先後間作謂之間歌後乃堂上瑟與歌堂下笙一齊奏關雎六篇謂之和樂關雎之亂最在後易於衰颯故以盈耳為美謂音之宏亮耳無餘聽也兼歌與瑟言

學如章　玩註一句讀下雖如不及且猶恐失之若稍緩則必失矣失者不得也非已得而復失之謂俗解作兩層

分未得已得言非是

巍巍章　不與是不以崇高富貴為已得不特不貪其榮利且不求遂功名唯以代天理物為憂勞故曰巍巍時文有云敝屣天下者邪說也

大哉章　大哉贊其為君子道言治道無所不備也天之大非謂高高在上的大體大此空洞無涯者堯亦何以則之乃言天之神化資始萬物使之各正性命堯之為君明峻德親九族平章百姓於變黎民是則天處既無所不備其美則不可以一美名之後二句乃是指其為君處通章

一氣止講究一大字不可强分層次轉折

舜有臣章　雖合爲一章止可云人材盛而君德至不可添入揖讓征誅世運升降等胡亂話　作前三節不當顧末節作末節回顧前段言君德至而後人才盛略繳可也

禹無閒章　無可指之閒隙亦只是盡善意時文云吾欲閒之而不能得其疵可笑夫子何苦只要尋禹之過以譏誚之　事神治民無欲而善俗無一不當治理理極故曰無閒非但豐儉咸宜已也盡力溝洫不可云豐

罕言章　利不但利於已卽利物之利亦不講究如稼圃之類可爲民利者命以吉凶言

達巷章　此章諸說紛紜且依註說承之以讓者不自居大而成名於小也

子絕四章　不從根心之義理發出偶有所感而起一念卽欲爲之曰意爲之而必欲其成不因時之可否以行止曰必守定一理不會通以盡理之大全曰固惟已所見不取善於人功必自已而成曰我

太宰章　太宰以多能爲聖子貢說聖上又加多能夫子則真以不多爲君子之道　將聖將字猶以也如今人說將某物與某人　太宰知我節不用於時而多能者如爲乘田委吏亦必習其事以盡其職特君子素位之道君子正已而物自正宰制萬物以道而物自盡其才故不多

牢曰節記者引此以明夫子之本如此非但爲太宰不知而發

吾有知章　此以教人而言夫子立教有問皆答而無不當理故或疑夫子有覺悟獨得處能知人之所不知不知理隨事顯卽事以窮理而理無不得非先蓄一知於胸中以執一而盡物也鄙夫來問彼雖無知而所問自有當然之理卽其所問以詰其所由始與所自終則理卽顯盡舉以告之而條理燦然人皆可喻矣所以無不明者在此任物理之自然非以已之所見强物就已也兩端初終也

顏淵喟然章　第一節是歎美夫子之道後二節乃說自已承教用功而未得其實彌高堅而無窮盡在前後而無方體到欲從末由時方知如此仰之鑽之是功夫卽是竭才瞻之在前卽是如有所立俗劣講章時文作兩層說大謬若說第一節在博文約禮之前則夫子未教顏子未學何云鑽仰又何所鑽仰之仰之是求其量之所未至鑽之

是求其中之所藏瞻之是見其定體之有實　夫子節時
文有我幸矣遇夫子矣鄙俗油背痛戒之　欲罷節如
有所立謂夫子之道如有一定體立在前面卓爾有二意
上承如有所立下起欲從末由吳氏所云任日用行事之
問云　云謂卓爾在前無可疑也程子所云直是峻絕謂卓
爾高峻無可攀援也欲罷不能在如有所立之前雖欲從
之在如有所立之後
吾自衛章　二句相承說詩歌與樂章相配樂正而詩得
所則無不正矣雅以和樂待賓頌以合樂祭祀得所者或燕或

饗或祫或禘或時祭各有其詩升歌之與下管及舞合而
成章或天子或諸侯各有宜歌之詩配宜奏之樂也
川上章　逝者往而不返必待來者之續人之於善前之
所成已成往蹟不可據之而不復進其理同於此　逝者
二字泛指道之無可停止者斯字乃止水不舍晝夜以嘆
逝者之無窮　舍止也凡言逝而晝夜不暫止之理皆如
此水
爲山章　有譬如則在正意上講以爲山證之無譬如則不
露正意但含正意於內苗而不秀章之類是也　吾字不

可將他人反挑只是自家要得如此意非一簣難而平地
易也
苗而章　苗而不秀質美而不學秀而不實學而無所得
三軍章　匹夫猶言一人誠有志則物不得奪之所以教
人自立志勿言有志不從
縕袍章　是道是不忮不求之道不以貧爲恥故不忮求
則自處亦有其道然只能自立而不能達物情以盡物理
則亦不足以行而無弗藏者與世相宜之謂　玩註警之
進之則終身二字亦是他立志如此竊意在子路死於衞

難之後故追嘆其所不免於難惟恃己之不以利傷物而
不知道須度物以爲從違也
知者章　是夫子想像知者仁者勇者之心得如此非以
其知去惑以其仁忘憂以其勇勝懼乃既成乎德則其應
物自然如此勿只講理乃實寫其人之心體　學之序謂
以求知求仁求勇爲急勿先求去惑憂懼若論三者之序
勇不當在仁後
可與章　稱錘移上移下各得其平無所往而不合於經之謂
權此在學問上說精義處說勿及事功

朝與下大夫章　朝是外朝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君大夫議政處　孔子時爲下大夫下大夫其同列也　議政君或在或不在君雖在猶與大夫議之言自侃侃誾誾但加敬於容耳

君召節　賓已入則趨進立於阼階下

入公門節　不履閾一足在閾外一足過閾內閾可去可設車行則去之否則設之

執圭章　聘禮初唯執圭表信以將命聘禮成使者賓出次請事而復入行享禮乃君所餽主君者有幣有玉有庭實

皮馬也在庭中不升堂享禮成使者又出就次復請事入行私覿使者所以獻主君者有幣有庭實一日之中三出三入禮乃畢　上下以升堂下堂言升堂則手必稍下然如揖而已下堂則手必舉然如授而已註云平衡也　拱手向人曰揖非今作揖古謂之肅拜

不以紺緅節　飾如今道緣袖領衣邊皆有之

緇衣節　裼衣在裘內襲衣在裘外

齊必明衣節　布亦是絲但素織不練如今絹然

食饐章　饐溼而胡也若熱則可待其涼而食之

割不正節　古者割牲皆有定體或肩或脇以骨分貴賤不正謂割不分明

祭於公節　古者祭用冰故雖暑可三日

鄉人飲酒節　時孔子未及杖鄉之年

問人他邦節　藥乃御疾養老之藥非以疾故饋

廄焚節　馬之傷否執事者自來告不及於計私

朋友之饋節　通財故不拜敬友之祖考如其祖考故必拜二意并重皆視友如己

迅雷節　迅雷風烈乃陰陽已甚之氣非莊肅以自持則

或受其傷雷以起蟄生草木非天怒也

升車章　車有動搖執綏乃可凝立升車而云立在已升之後言之

色斯舉節　色舉翔集凡鳥類然唯雉不能然人且至則不容不去之時矣共之而後作非知時者記者記之見聖人合時之大用不同於人

四書箋解卷四

衡陽王夫之譔　　八世從孫之春校刊

下論

先進章　註明言用禮樂俗解有云世如用我者不是此三字大有意味玩如字有說則隨人說若要行則固不可也用時是切身事事必愜於心之所安於理之所當故惟先進爲可從吾字不要緊勿挑

孝哉章　此是交互說偏舉一邊兩邊皆見人不閒於父母昆弟父母昆弟亦不閒於人則父母昆弟非阿私人非

虛譽積中著外之實驗矣　蘆花被之說謬說也

南容章　深有意於謹言是從他學詩時用心自勉處說勿卽說他謹言以此信其他日能謹耳

季路章　註切問語甚明不可云子路舍人與生問鬼與死爲不知務實也事人之誠敬卽所以事鬼但人之情忘易知而鬼神之來格無形故非盡事人之道至於視無形聽無聲者不能事鬼生死一天之神化屈伸往來但生則卽形色以知天性死則性反於天之理命反於天之氣不能豫知非洞見天之理氣在吾身者不能知吾之理氣還歸之天不可污染故令子路於事人盡其誠知生盡其明以上達於幽漠

由之瑟章　子路好勇止是勇於有爲非好戰樂殺如戲齣中張飛李逵凶惡樣子安得彈瑟而有殺伐之聲若一味凶惡則不但不能升堂且斥之門外千里矣止爲他不信心學以絃歌爲不要緊事便不嫺習未免參雜流俗之音故曰由也喭自其勇於爲義不爲利欲陷於卑陋故曰升堂特不能涵養性情以精義存仁故曰未入於室

子貢問師章　過不及以行言謂應事物物也玩註自合勿在

學問上講學問則止有不及更無可過　過不及之不合於中者中是至當不易處非過不及在兩頭中在半路也過是走錯了路只求好看不求其實

季氏章　聚斂不是額外苛剝但收拾得周密無脫漏耳財利非君子事主之道一墮此則是俗吏導上以貪故深斥之

柴也愚章　明言其資稟之不足使知變化氣質也

回也章　庶乎極難知他界境大要是如有所立卓爾時所得之境欲從末由故僅可謂之庶　惟不以空爲念故至

於屢空蓋人雖好學然至艱苦切身時自然有一分料理故屢空爲尤難貧富既是天命如何不受得止是子貢心中有一由人自致之想便以有餘之才力求免於空乏屢中亦是中於道註云料事多中乎事理卽是道也自統會言之曰近道自分端言之曰料事切不可云料道也

善人章　善人之道是善人以之爲道志如此行亦如此迹是前人所行之已然者踐迹而行則其所行之善非其心得而於天下有所不宜非人之所共由者善人止如其心以行與天下之情志相得此句是善人好處故下句用

亦字以言其短不入室不是善人謙讓未遑自不欲入室入室乃精義以造中正之極

子路問聞斯行章　所聞所行乃義所當爲之事不在學問上說若學問則不讓於師不得云有父兄在有父兄在猶云有先生長者在不得攘善以求勝

子畏章　註不幸而不免以反挑子在大謬斷無孔子爲匡人害之理何用憂天墜也

所謂大臣章　以道事君與以才能事君對子路治賦冉有足民俱是才能非正己以正物之道止能具得一職之長

子路曾皙章　一章須有一氣關會處爲國以禮乃是用舍行藏大本領禮則因事制宜從容不迫全不以才能自矜迫於有爲而所成者止於功利夫子知三子胸中各有一可恃之才技蘊要見只此已全非禮意前二節乃摘發他隱情使他不能自匿第一節說爾止憚我而不對我言爾其實各有挾持自足處對我則不敢言退則又自矜誇今且除下此拘謹從實言之則女之得失自不可隱矣第二節是破他怨天尤人急欲求試之心言勿徒責人且看

女所志果能勝大任與否二節皆是摘三子妄想以圖近功小利非嘆其不遇亦非謂其無一長之可誇也子路不知禮其卑陋可見冉有子華雖知禮而自畫不能雖習禮文而不能知禮之全體大用特其尙知有禮故不深鄙之而與曾晳以使知其不逮惟曾晳能有此氣量故以不言所長深合夫子之心纔著事功則不能得禮之大用也如其禮樂此禮樂乃化民成俗之大者非但如公西華所云點爾何如節不喜近功不尙小利物來順應各得其所之大道惟此心廣大以養從容各中之條理天下事無不

可爲而無一可爲包涵靜正則三子者各盡其才以敎用而不勞此曾晳之所以可與也到知我時自有因時制宜之化裁何事先言我有可見之才而特患人不知哉　唯求則非邦也與節曾晳疑以爲邦自任則不是故夫子言爲邦亦何害但不可恃有爲邦之才而鞅鞅急於求見耳

顏淵問仁章　克己復禮雖是一串卻須分別俗解偏重克己云克己即能復禮者非也己不克固不能復禮然克己亦未能復禮如克伐怨欲不行只是不能復禮所以未仁復禮然後己無不克若嗜慾深而初志於仁則先須克

己若夫子之教顏子止以約禮爲循循之誘則立一禮以爲準則而非禮處即己故下視聽言動皆以禮之是非爲辨復禮二字要緊克己只是遠不仁復禮方是仁禮而云復正在此字見仁禮乃此心不容已於節文處於心無所不安於物無所不順一從仁上生出的仁乃禮之本體禮乃仁之大用事事念念合於禮乃恰好合得此心之生理與萬物相爲一體復者反向意中得其所固有也　歸猶與也解自正不可於下再添一解說與許也仁不仁豈天下衆好之口稱贊者與天下莫不與也與字相近邦家無怨不悔得成有功人任足以使人乃是歸仁　而由人乎哉人俱解此句不得有云不由師友之助胡說也此章何嘗有意況以友輔仁又何嘗不於人取益此二句是找足上二句意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可見爲仁由己天下歸仁只在克己復禮可見而由人乎哉言不須事功上求施濟以求人之謂己仁也　四句是立一禮以爲視聽言動之則纔不是便不妄動猶云視必以禮云云此是復禮工夫耳目口體俱聽命於心不任他見物而遷隨感而流則一身無痿痺不關心之病而應物者皆吾心不容已之機故

曰爲仁由己非禮者非己所當視聽言動之節也非但爲淫聲冶色流俗不道之言驕樂佚遊之動也邪是外物不正者不在禮與非禮者算只無故而流目看之無故而傾耳聽之不當問不當對而言坐不宜起起不宜坐非其時非其地便是不正之聲色言動纔一躁妄便令此心不能作主由人而不由己即是與仁相違此工夫極緊嚴密在自身上守著自家的禮一毫也不亂纔是爲仁

仲弓問仁章　出門二句是雖一於主敬然如俗解說無動無靜無小無大一般樣敬則不可如只是一般相似處如

如惡惡臭豈惡惡者亦掩鼻而過之耶云是一樣敬則見大賓亦可僅如出門承大祭豈可如使民之端坐戒令乎此二句是應物處事時皆以敬特之出門則必與人相接特不相酬酢易於自怠而不莊使民則必有使之之事特非己所勸而可以任意則不愼如見大賓如其言動之必莊也如承大祭如其涖事之必愼也莊與愼皆敬也莊以威儀言愼以事言二句俱有實義字字俱有分別　邦家無怨總頂敬恕莊則不失言不失色於人愼則不廢事擾民恕則達人之情故無怨　所以言歸仁無怨者仁乃此

心與天下會通處

司馬牛問仁章　其言也訒是爲仁者至要工夫非仁者之言自然能訒也只此一句說盡仁者存心之嚴密訒是一刀兩斷只當理之言不得不言斬截說便止將許多可言之語盡忍住不使此心因言而外馳以蕩其志氣然後收斂向內以存天理乃可謂之仁者　爲之難二句是指出仁者訒言時一段矜持之心得無二字形容他敬畏之心非爲之難言自然訒也見得不是强制隱忍實見得不得不然　雖爲之難亦有不能訒言唯仁者而後於言時以難爲警其心　之難之字指所言者而言如言子當孝便念爲子之難言臣當忠便念爲臣之難凡事皆如此有云爲仁難者非

問君子章　不憂不懼是君子善養其和平之衷剛大之氣不以得失累其心不以禍福移其志卓然立於萬物之定體下節是寫他坦然浩然之氣非內省不疚便自然不憂懼也自有內省可無疚而仍憂懼者利害未安氣不充量不大也夫何憂何懼唯君子見得已無所失則外物不足言有慷慨泰然意其實君子之所以自立者全在能不

憂能不懼也單重內省者非使然則但曰君子內省不疚可也司馬牛不問便含著不說出乎

司馬牛憂曰章　桓魋爲亂則其族不能安於宋非殺則逐司馬牛已出奔避之則失其世祿而有死亡之憂故子夏以天命寬之言四海皆兄弟亦以其出奔在外也敬而無失以敬身言謂言動必謹也

問明章　註信之深發之暴解行字極精不行非是斥拒必不信膚受固多僞者亦有眞者豈可一概不理只不深不暴從容以察之不遽依他行便是不行　不蔽於近是

看得廣遠放開心去盡物之情不爲耳目所拘一聽得便信更不思其餘

足食足兵章　此明是三件事註中然後二字可以不從信之之字亦不指上而言下云無信不云不信無信不立不云不信我則叛信只是誠實不僞欺詐　足食兼上下說兵非軍也古者寓兵於農自有定額不待求足乃戎車器仗之武備　此三節是三等國第一節是可足之國第二節是弱國第三節是又貧又弱之國時文見皆有死何便說有內亂外侮垂亡之勢不知到旦夕且亡之勢更有何

政可爲危邦不入豈復任其事乎不去兵則且糜粟以造兵不去食則且率其民罔利以求食去者除下此一件不求足也俗解云散民以力田非是雖不去兵原不妨耕若去食則豈有米粟而棄之乎去者去其足也何先不是先去言且除下一件先求那一件也言先則必有後豈先去此後又去彼乎兵不可足則且足食民信後方徐圖足兵食又不可足則教民敦信不作欺詐事雖至飢死亦不可冒險求盈漸漸使待年豐地治而後議足食自古皆有死二句乃上以此教民語使知廉恥非果有國亡民死之禍也去是去其足之之政先是先足此二字最分明

棘子成章　子貢之失在虎豹之鞹二句然君子小人之別豈但以文君子之質自與小人之質有厚薄誠僞之別如虎豹之皮自生虎豹之文犬羊之皮自生犬羊之毛也子貢全恃文以異於小人則又偏重文矣作虎豹之鞹二句文字只講正意以譬喻點入諸如此類可通

百姓足章　百姓足二句文字只講王政上下一體之理不當塡入孰與足孰與不足之故徹法既不可盡考不宜以後世事立論若說稅輕則樂輸稅重則逋欠如什二之

政行卽欠一半尙與十一全納等又何能足至於說到穀祿平則三家不能攘奪尤爲支離若可禁三家分竊又何待行徹故知皆妄說也

子張問崇德章　崇德講章說尊崇其德四字不通德者心之所得豈用意擡起教高者此二字重德字崇字與尙字近言不徒依倣於道而所崇尙者躬行心得之實也忠信既全是根心篤實之誠義非執一義以行必因事而求其宜以盡其心之所安皆心得也愛之二句言當其愛之則欲其生當其惡之則欲其死當其二字便見非不可愛

不可惡者止一時相暱相讐便如此欲亦非徒心想欲其
生便不可生而求之生不當死而致之死註云生死有命未
是若君親師友之願其安存亂臣賊子之快其誅殛豈可
委之於命乎
齊景公章　君臣父子各當其理是一滚說敦愛敬立綱
紀修身齊家以化風俗則能如此不可分段作四段說
片言章　獄之所以不折以吏之不可信已斷而又更改
遲回不定故頑民因之以相爭於不已子路無宿諾則言
之而即行行之而即決片言一定更無移易訟者知其不

可回惑而自息矣
子張問政章　政不專在愛民上說二字舉一國之政而
言無倦者事未至則易怠忘而恒存於心以待用忠者一
皆盡已之心不隨事泛應也
君子之德風三句　德指性情功效而言固不是上善字
然亦不須添入不善一邊去偃伏也譬民之服從也不可
作隨風波靡而無定說
夫達也者節　質是誠樸而不事文飾直是順理而無阿
曲義乃所當爲之事好義乃見義則樂爲之不以便利而

中沮皆在應事接物上說察言觀色若人言色不順則反
求諸已慮以下人不競立功不爭立名不恃已之長而驕
不專利於已而抑人
先事後得句　凡事不因功利起見則必其心之有得於
已者而專志爲之是以德爲主而崇尚之
君子以文章　依註作兩分說爲當以文會友重在以文
以友輔仁重在輔仁上句善於定交下句精於取善俗解
作一串說言文者仁之散見云云扭合不成理
衛君章　名不正二節雖爲衛事言之然不扣煞衛說徒

與衛輒爭是非須大概論爲政之理影著衛在內聖人之
言即一事而該全理便爲天下古今之大經且方居其國
亦無直斥其惡之理　言不順以下雖句句相承然總一
不順則政事禮樂刑罰皆失其理一齊壞亂每句須頂言
不順來言不順必可言言之三言字以鬼神之祝詞鄰邦
之辭命臣民之命令言在立名之後君子於其言言字乃
出口稱呼而立名須有分別言不順者人心自有不容昧
之倫常名不正則所言者皆違其心事不成者言既違心
則所行左顧右恤半是半非揜飾牽強事不成一句重禮

樂不興者國家必有行禮奏樂之事而所行錯亂雖用禮樂而非其中心之敬和不能以興教化善風俗也刑罰不中者既不勸民以善則必恃殺戮以服民至此而民無可容身矣政事禮樂刑罰皆正名以後之政也故必以正名為先名不正下三節前二節反後一節正前二節不可正說正名以犯下後一節不可反說名不可言言不可行之弊以侵上凡書有層次者做此

請學稼章　玩焉用稼用字則樊遲蓋欲用稼以致民歸也不然則樊遲但欲耕以自富則何須說到四方之民襁

負其子而至上去樊遲只錯認知稼穡之艱難便欲習知其事以體恤民隱而愛養之不知導民皇皇於利為小人之道故亟斥之上好禮三句須補一學字焉用稼者稼自小人所習有老農老圃教之不待上也

其身正章　此章以人君言令者令臣民也唯君制令苟正其身矣曰從政以臣道言正人者上正其君下正其民

衛公子荊章　居室之善能齊家之謂也家人之情俱視一人之憂喜已口見不足而有願外之想則家人競起怨枝營求欲止之不能矣隨分知足泰然而處之然後能使家人各安分以從教註云不以外物為心何太高若不以外物為心則更不須云苟合云云

子適衛章　註中制田里等語雖王道不過如此然在聖人胸中自有宰制之大用不當填實富之教之四字出口甚快夫子自有一大局量在且只講加庶以富加富以教之理為是玩一加字則是增上以求盡善時文有云人衆不富則游惰致亂富而不教則奢淫不法是富以救庶教以救富而庶矣哉非嘆其盛矣不通

苟有用我章　期月三年連用我說用期月則有期月之

效用三年則有三年之效用者大用而盡行其道也　可者夫子自見為可有成夫子之化成其道甚大止可虛寫不可填實

莒父章　達者有條有理順而至之之謂不達中間有許多窒礙處也見小利只重在小字俗解重利者非此利字非財利之利乃行得便利耳與易利有攸往利字近註云小者之為利自明事易成曰利喜小者之易成便棄大事

子為父隱　此心本要為父隱順而行則直

宗族稱孝二句　宗族鄉黨之稱要緊須是善成其孝弟

乃得當於羣心

南人章　第一節言其無成從二節言其必敗不占而已矣與善夫對

君子和而不同　凡君子小人並言書有重上一截者有重下一截者此重上一截君子小人四字惟其爲君子則和而不同若其爲小人則同而不和黨類邪正之分品定而志行必殊也　和同以任國事議國政言

鄉人皆好章　此章不可作觀人說若觀人則何不直辨其善不善而反辨其不可致詰之鄉人哉未可與不如言

凡立身居鄉之道須要爲善人所好而不苟合於不善之人善者好則相獎掖以進於善不善者惡則不爲流俗所汚染皆好有徇世之情皆惡者必其傲僻而不中理

君子易事章　此亦在君子小人居心制行人品已定上講易事而難說難事而易說在事之說之者身上講下一截在君子小人身上講　難亦只是難非竟不可君子說之以道亦未嘗不說小人若是全才者亦不受其責備

君子泰而不驕章　此章重君子小人循理狥欲則驕泰自別

切偲章　不須於切偲怡怡上加增所以能然工夫卽此是變化氣質以盡倫之實工立意在辭氣容色上檢點久而熟則自然合宜

善人教民章　註孝弟忠信二句乃教之之法然必善人教之而後可善人順民之欲而休養之故教之而從煩擾文法者將教之孝弟而反犯上作亂豈能親上死長乎重善人不重教

克伐句　註天理渾然四字包括甚大卽所謂復理也仁者靜存以涵理動察以審幾主敬而一心與百體相喻行

恕而一己與萬物相通方得充然渾全乎天理克伐怨欲不行者未能有此實學但能沈靜寡欲而與物不相應與理不相浹所以不得爲仁拔去病根亦只是不行未盡其義

有德者章　此自爲觀人者而言有言乃明道之言有勇乃爲義之勇

南宮适章　以禹稷比孔子之說不宜從夫子不答以其言已盡若再加一語則是以禍福論人也　爲羿奡則必誅死爲禹稷則必與王非以善射盪舟而死特勇力不能

免於死耳非以躬稼爲王特與服田功而自受命耳
君子而不仁章　謝氏註太深曰不仁不曰未仁又與小
人相對論則不仁者非但毫忽之閒也君子小人是大分
界限處尚名節友善類遠流俗屏私利爲君子反此則爲
小人身無過而心有疵爲不仁若小人雖竊爲性命之學
而私利相雜必無能仁之理
愛之章　此自責成爲父爲臣者說誠愛之也能勿勞乎
不勞則棄其子非愛也誠忠焉能勿誨乎不誨則賊其君
非忠也能勿是責成忠愛者使自從理勢思維語時文將

能勿作自然語責子與君當體諒信從者非
問成人章　註中材全德備四句與下然亦之爲言一段
不相應材全德備云云則是聖人境界矣此段不足慮在
文之以三字見是不至於聖但可云亦成處文之者文上
四者也止在本質之才節上加一分學問摹倣著謙讓和
樂以善其音容不恃才不矜飾而成乎君子儒若聖學聖
功則存養以致中而發見者自合乎禮省察以致和而涵
泳者自合乎樂不但以文四者也方是履中蹈和德成於
內文見於外此尚未能故曰亦可

晉文章　譎字若竟作詭詐解則幾說譎便是不正不消
又云不正而字是轉文可見譎亦未至詭詐以謀取勝便
是譎齊桓惟其正所以能匡天下惟其不譎故功業不及
於身後晉文惟其譎所以能世霸惟其不正所以不足以服
人
桓公章　須重講一力字內治其國足以建威而無所懼
外服諸侯足以相信而可無疑故能不以兵車春秋時會
盟皆以兵車衛行防變惟其無威信之足恃也
公叔文子之臣章　此因論諡而發人臣之當忘私薦賢

須體可以爲三字之義不私人才爲己用而升之公不忌
其臣之貴齊乎己而與同升此中懷坦白無所隱猜與文
之義協矣文是至美之諡此可以爲則人臣之不宜竊位
蔽賢明矣
其言之不怍章　此以論事立功言言之無忌則若可以
盡天下之變而變固不可以言盡以矜誇之氣浮蕩其心
不能委曲以圖成必矣
子路問事君章　勿欺也三字是自己打量語必內省諸
心果自信曰勿欺也而犯顏以諫　理所不然心所不達

第39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8　叛反內

止以說得成理壓人曰欺
君子上達章　全在君子小人立品立心上分別註二曰字乃達字之義一步一步漸到極處之謂
蘧伯玉章　欲寡其過而未能若只在立心上講使者如何得知此於言行間動靜語默出身加民處講有著落古人無奴卽有給賜罪人者亦不使之將命此使者乃子華使齊之類時文有吾儕小人何足以知君子等語將此使作蘧升蘧福胡說也
思不出其位章　此思字乃思所欲爲之事所欲盡之理便要見之於行如視之時便思明聽之時便思聰祭便思敬喪便思哀不分念又思別事則是不出其位不可作學思之思解若方學而思則盡古今窮天人周民物無不可思非此之謂也
君子道者三章　君子道者謂君子以此道而御物也果是仁者則必不憂果是知者則必不惑果是勇者則必不懼憂惑懼之未除心爲之累則仁知勇必有所不成矣卽其應物以驗其所存故難言　道者三非道之三也知仁勇是德不是道此道字解作由也由之以成其德也自道

也只是如此意
不患人章　此已知卽宜貼能字講
不逆詐章　不字至者十二字一氣讀言不待逆億而先覺也蓋有以逆億而先覺者抑有不逆億而覺皆不得爲賢
莫我知章　謂莫能知夫子之所以爲夫子也蓋以作聖之功言俗解有云我之歎莫知我者乃非尤人其說最陋於上皆安則不怨天於物皆順則不尤人　此段心境極是高深難以人情測知者　人知夫子之上達又見夫子之下學卻不能知下學而上達中間聖心自得處要皆天理之自然故惟天知之此章最不易解且如此說猶不悖謬
道之將行節　在道上言命通大道之隱微世道之治亂說非謂夫子子路之出處有命也
子擊磬章　擊磬乃習禮樂事當時無有能修此以與文治者而夫子在人國率其子弟肄習以待用故曰有心非磬聲之有異也磬與琴瑟不同止以爲笙之節何足以見人之有心與否哉
子路問君子章　將敬作修已工夫則且以安人安百姓

亦爲修己工夫便没理安人安百姓豈所修己乎只緣一敬字看不明將作持敬解不知此敬字與緝熙敬止敬字一樣乃德成而無有斁志無有脩褻之謂修己以敬工夫只在修己修己以至於能純乎敬也修是盡去非幾無使有一念私利之累勿使一言一行一動之或失其節修之已密則言無不愼動無不莊行無不謹則所謂敬也以安人者己無所失則自無傷而各得其所安百姓則盡天下血氣心知之不同而修己之至則一無所拂三以字一樣蓋修己之功用已成也

原壤章　老而不死是一句是爲賊總頂上三句老而不死者之意以養生爲延年之學也不孫弟者廢禮以任情無述者忘言而吝於教不死者安逸以求生皆賊道賊德異端之教

衞靈公章　明日遂行一遂字與下文相接惟其行之速故不謀道路之資與所往者無上下之交是以有絕糧之事此君子固然之窮也註所云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謂此

賜也章　註云說見第四篇其旨甚深然大約言之惟盡己之心以致吾性之知推己之心以達萬物之情則所學所識之古今名物事理無不可貫也　然非與二句夾在中間作字極整飭要之此二句不甚要緊點過卽是不可入俗陋時文弄機鋒

由知德章　重在一德字若只依倣著道理而行則更不知心得之不容已處先子曾以此請教於劉望圭先生先生答曰是體認意

無爲而治章　夫何爲哉語極活　以舜當日之事備考而想之求其所爲而不得抑惟求其無爲之必有所爲起下恭己正南面言其所爲者此而已矣　無爲之爲謂創

制立法上古人用未備人紀未明自堯而上皆有所創爲如易繫辭所云至堯成功文章已備故舜但紹之而無所增益若恭己以修身南面以治民此百王所同非有爲也註敬德之容句不用

子張問行章　忠信者本諸心之所信爲實然者而後言非言出而求踐也篤敬者心存乎所行之事以致謹非但外之求詳於度數也敬亦謹愼之謂非儀容之莊也行也非動也卽所謂執事敬　見其二字是見忠信篤敬然最難體認蓋未言則何有信不信未行則何有敬不敬將何所

可見若云敬信之理只敬信便是理更有何理可見須知未言未行而所可言可行之理所不可言行之理精義研幾默識之而不忘而持心靜專常覺有待言待行之人與事森立於前以察吾之得失不以未言未行而忘之則及其言之行之一如其素所存者以應世接物而無往非忠信篤敬矣

直哉章　直自是立身事主之道君子亦非以曲全其心爲美但能因時合義耳不當如外註駁倒史魚以伸伯玉可卷而懷之乃是收拾得之意所以可者以其方仕之

時行皆寡過爲世所敬信雖退而物不能傷也　言二子以爲春秋諸大夫警也

志士仁人章　志士雖未能仁而生死之際不違其心則與仁合仁人則所守惟仁自然不亂　求生害仁是委曲營求所以得生此在可死可不死之時說殺身成仁則道在必死也無求生只聽其自然不必定歸於死但視死如歸耳

顏淵問爲邦章　夏時所以異於商周者非但正月建寅而已周用天統商用地統其𡈁元最遠久而易差故日之合朔月之閏餘皆多不合於天夏用人統𡈁元近而所差少朔閏皆合於天故曰夏數得天而此云行夏時不云用夏正但此說非知𡈁者不知耳　周有五輅商惟有三象輅木輅革輅　周於五冕之上加大袞而鷩冕天子以祀上帝袞冕以下公侯等以次服之同於天子冕異則所服之衣服亦異故曰服　放鄭聲遠佞人在制禮作樂之後者此是治定功成後加警之功勿以道大無傷而姑容之上以警君心下以正風教須講得精深

人無遠慮章　依註遠近以所慮之境言非以時言若作

防後患說則是鄉老保家見地

不曰如之何章　一爲苟且自棄之人一爲直情徑行之人直情徑人者教之而不聽苟且自棄者雖聽而不能從皆無可爲謀者也

羣居章　註云行險僥倖恐未必然行險僥倖者一人私爲之不羣居而終日議也此自惠施公孫龍之類聚徒而立異者

君子義以爲質章　此以制事言之三之字指義言禮乃先王所制之禮小大皆備凡事義當如此卽以禮之合此

義者行之勿講太深侵孫出去雖是禮定如此卻不可據禮而迫於行亦須從容退讓但在必行而不廢義耳

君子病無能焉章　此章例在不病不知上講苟有能則衆人不知賢者自知一時不知後世自知何病之有所以異於求爲可知患其不能者凡書俱重在煞句俗惡講章偏重起句

君子求諸己章　此重下截求諸己斯爲君子求諸人則小人也求諸己必己之盡道求諸人望人之厚己合觀之

其品愈見

其恕章　且在以己之欲不欲度人之情上說下二句方推而行之於事

斯民也節　所以二字謂民不可枉三代王者所以因之而不枉

人能弘道章　弘道者道字有恆體而不能盡顯其大用人能以知能之力推而行之前古所未有當世所未知皆大備之以極道之量必言非道弘人則以或託於道便自驕矜謂我所知所行者道之大備也則可惟我之爲而無不可豈知道本人所當然之職分詎可以之自張大乎此句解者多不曉了必如此說乃通

君子謀道章　言爲君子者當如是也謀道故必學不謀食故不耕此下有兩轉意言爲君子雖不謀食而學可得祿愈於耕之或餒則不謀而固非餒道也然既爲君子則唯以道之不聞爲憂豈以憂貧故學以求祿哉　耕而餒在其中自是常理試觀今之耕其能足一年之食幾家也此自有必然之理

知及章　知及仁守亦以應事接物之理言不可攙入心

學說二之字指事理莊以涖之之字兼事與人說涖事卽以臨民也既有民字故動之之字專指民　知及者已曉得此事當如此做方合於理而宜於人也在愚者思維不到知乃周徹仁守者明明事理如此而私欲未淨則爲外物所誘而改其知之所已及者故必存心天理而不爲物欲所亂乃可守所知而行之不失至此又須加一分敬謹不徒其能知能守而出之簡易以使人知敬而易信從凡此皆其在上者所行而未及於民行故必崇禮以興教化勸民而趨於善方得盡善大要此章以治人而言

不可小知章　此爲任用人者而言當以大事任君子不可以小人之小有才愈於君子而付之以所不受也可受不可受若云承載得起承載不起

民之於仁章　此仁字淺不言君子而言民乃相親愛以共保生理之謂人不以私利蔽其天民則自相愛而無殘忍此乃民之所以相與並生者故甚於水火水火可暫缺而一不仁則終不可復也下二句又一意言其無害

當仁章　此亦以仁之大用言如求仁得仁殺身成仁及立人達人等若存仁之學則無讓不讓之可言也故曰當

言當其時當其位也當字只是值字意俗解作擔當說不知仁如何硬死抵當可笑之甚是當軍當徙之當矣

道不同章　道字只作路字解言各走一路

辭達章　富麗空靈都是不達不達卽所謂不通也

季氏章　此章凡三段第一段何以伐爲一段以王章國憲責季氏之不當伐二段是誰之過與一段以匡救不可諉責冉有之不諫止第三段至末直誅季氏貪謀人國以圖富强而示以禍將內起兼冉有一憂字而切示之前二段以此段爲歸宿蓋季氏上不知有先王下不知有社稷唯以貪欲之心所使而冉有之從季氏爲虐唯不憂其所當憂而患其所不當患也

夫子節　一欲字已自供出患貧患寡　顚危卽伏有蕭墻之憂意出押喻季氏之橫惡毀於櫝喻不能內治而修文德

聞有國節　此段又分二意而互言之不患寡不患貧從舍曰欲之句來言季氏欲奪人土地人民以自富强而不能修文德以安遠來之人患其非所患以蔑先王忘社稷下文夫如是至不能來也應此一意患不均患不安從必

爲之辭句來因其言子孫憂而告之以分奪公室上猜下叛必有大憂自邦分崩離析至末應一意邦分崩句與下而謀動干戈本是一句連下而字相承兩意須分得楚而內安則可無求於外自有相因之理故均無貧三句總言之而以夫如是轉下　夫如是者均和安則無所復患故不妄有所貪而於遠人但招來而安撫之此是兩意相通去文是文告之詞命德是恤其弱而施惠

天下有道章　陪臣擅國則並不能有禮樂征伐之事但執一國之政爭訌於內而已禮樂征伐則在天子一國之

政則在諸侯不在諸侯而在大夫故陪臣得以竊之諸侯任國政而議之者大夫也政在陪臣則且與橫議之庶人謀之矣

益者三章　此三章與三畏章文義不同此二章重下截直諒多聞樂節禮樂等損者非無所友非無所樂而擇人不審擇術不正三畏章重上截畏字小人直無所畏也益者損者言求益者言招損者益矣損矣乃言其效與害註中聞其過進於誠進於明是講益矣友直等句且不可侵講　益者益其才與學損者損其才與學見講又小

侍於君子章　侍於君子其愆乃見若與俗流羣居喧鬨互競愆而不知其愆矣見人不可不侍於君子以知過而思改

三戒章　氣爲血所使則謂之血氣氣聽心令則註所云志氣也

三畏章　重上截能畏者方是君子不畏者定爲小人不知天命者他直不曉得有個甚麽天命不畏乃逆天狂爲若大人聖言小人也知是大人聖言特自肆而不畏耳時文以知字貫下乃至於上節大人聖言添個知字不通

生知章　知之之字必有所指若但云此理則凡大小精粗無非理者豈無所不知乎窮理精義之極致下逮名物度數之纖悉必無生知之理則所云知之者亦中庸五達道之日用彝倫耳餘則雖聖人亦必待學也時文有塡入野史生而能言幼而徇齊等話者朝談也此生字非初生在襁褓之謂又豈劃定十歲以前爲生十歲以後爲死乎但不待學而自知卽謂之生困者所行背理行不去自困於心也

九思章　註中無時不省察語甚切思只是動念要如此當視時便想著要明云云恐耳目等一時忽畧用一分心

全注在上勿使苟且非謂思想如何明也明只是看得精切則是非邪正乃可辨此且未說到是非邪正上去明聰溫恭忠敬等字甚淺而一念不懈一動不息用功甚嚴密與疑問見得俱是一時對境立刻省察功夫註中無所敵二句不切

唯上知章　重在一唯字世之爲上知下愚者幾耶則其餘皆以習而移其性豈性之過哉

子之武城章　偃之言是也句重發君子小人皆不可不學道諠前言戲之耳句須講邑無大小人無衆寡其治之

一也意勿但虛點使腹大尾小

能行五者章　五者皆因所感而應之接人時則恭治人時則寬言行與人交時則信遇事時則敏施與時則惠此心常存當幾而應以其理之能行所以必補不侮等五句者以仁原是與事物相貫通處物有窒礙卽是已與天下痿痺不相浹洽必事事物物無不順成此心乃與天下流通而合爲一仁

六言六蔽章　蔽者卽此理以錮其心將吾心之圓行而不滯曲成萬物而不遺大全之理遮蔽了更不知有他既已

蔽矣則愚蕩等六失自成只爲守著一個字便崇尙之以爲至德更不尋求此六字中有不足處故曰言曰好惟學則仁自有術知自有止信自有循物而不違之理直自有順理而自遂之道勇自以爲義而御其氣剛自以守己而不自恤以淩物古今之善行嘉言皆可通吾之窮天地名物之象數皆有自然之變化知其大全而不限於一曲則六言之美皆善成之矣　此仁字以愛之理言信以行踐其言言勇者敢於有爲剛者不爲物撓也

詩可以興章　謂學之則可以興餘倣此且如多識鳥獸草木亦須講究方識若只讀詩不講究則又豈知雎鳩是何鳥使一雎鳩在前仍不識其何名既不能知其何名便無以知之明處之當讀詩又何益之有況興觀羣怨非涵咏玩索豈有可焉者乎　得其揚抗鼓舞之致意則可以興得其推見至隱之深則可以觀得其溫柔正直之致則可以羣得其悱惻纏綿之情則可以怨得其和柔肫篤之極致則可以事父得其愷切誠摯之至意則可以事君可以者可以此而又可以彼也不當分貼詩篇

禮云章　此乃就人之恆語而反詰之謂今之以玉帛鐘

鼓爲禮樂者亦必曰行禮也奏樂也而豈曰吾將玉帛吾鳴鐘鼓乎哉則顧名思義亦必念所以爲禮樂者矣

民有三疾章　曰亡則無狂無矜無愚矣非三者因質之偏而流爲惡乃本是蕩詐忿戾而冒狂矜愚之名耳而已矣言其非狂非矜非愚也　矜是孤高而不合於眾　詐乃裝癡呆以避遨利

予欲無言章　言謂著書以詔後世述者傳之於後學天以神化言　上句天何言哉是統論天非應物而施教令之本體下句天何言哉在時行物生自然各正性命上說

四時之行百物之生皆天之神化也聖人作而人道大明於天下後世自有不能踰越者非待讀其書而後喻神化之行道本如是也

微子章　微子本紂同母兄也帝乙元妃未死微子之母爲妾而生微子後元妃死微子之母攝內主而生紂因以微子爲庶紂爲嫡微子既長而賢紂忌之將害之故出奔以避之全天性之恩以免紂剝喪元良之大惡故曰仁註云存祀未是微子歸周而主商祀在武庚既誅之後去之之日殷祀之存亡不在微子也

長沮章　鳥獸不可二句辨其且而與其二句天下有道二句辨其滔滔者二句既爲斯人之徒與則此不望之彼世不可避也耕夫不與當世之士人友山棲野處與鳥獸同羣易是以已之道變今之俗不與易非不仕乃無所必行之道變易風俗

子路從而後章　夫子是大夫之通稱孔子時已爲大夫雖去位而已受命其車服皆大夫之制故可見而知之猶今人問汝見一位官長過去否丈人本不相識豈以見孔子與否問之孰爲夫子猶言甚麽官長也不仕無義是通論道理長幼之節至而亂大倫是責丈人語君子之仕也四句是說孔子萬曆丁未君子之仕也二句墨卷都做了不仕無義句文字此等看書無節次只是塗將聖賢之言作重重疊疊解便是不通　仕非必已仕但出而求用即是仕

逸民章　降志者平情以接物如與鄉人處不自失之類辱身如不羞汙君不卑小官之類中倫者政治得失之條理中慮者處事精詳之矩則如必以其道直道事人之類隱居中清不與人事而孤子自遠放言中權言物外之言

不切人事因時而不與正言

博學章　篤志專於所志也學博而皆取其善以成其志非徒恃泛記非隨所見聞而移其心也近思凡所以學問皆反求諸身以自審其離合非見理於外而推遠也如此則其學問之功皆實實體驗於吾心而吾心之仁可得而共見矣仁在其中非即謂仁也於此求之則仁不遠之謂

百工章　註列二說必以前說爲正居肆所以成事學所以致道不居肆則爲之不專不學則於道之離合無適從而不能必得其事百工之事其道君子之道

小人之過章　小人之過本有不可告人者故必文之而抑欲自矜其長壓人以遂其惡則於其文過而可決其爲小人

勞民章　誠意惻怛是自信能自信而必君與民信之乃可勞可諫

子游章　依註直解自明圈外程子四說又別一理非子夏之意且不須看未能了徹徒增惑亂　孰先二句是反挑

仕而優章　書有詞同意異者古人文字往往如此拘辭

失意則於理不合但以理求之則詞意皆順此章上二句優字不同二則字亦異註云有餘力者仕優之優也若學則安得有餘力學優之優足也謂足以仕之則學則字急謂即當學也學是終身不舍事唯仕或妨學有暇則汲汲務學則仕則字緩言學優則可仕未優則不可也二句皆重學以理求之活看二句文義自通勿拘文板對如此類者可例推之

孟氏章　得情只是得其犯法之實情得者以詳審而知之重在哀矜勿喜上有云得情得其失道而散之情得其情則自哀矜勿喜者非若是得失道而散之情則何可喜之有而必云勿喜民之犯法者匿其情而不易察能辭聽其知之不能欺我亦覺得快暢故戒其勿喜

君子之過章　君子之過也二句一段日月止順道而行惟至不能相避處便食君子亦順道而行惟至時勢窮時不得不過惟其如日月之食不得不過故無所掩飾而使人皆見時過事已依舊不傷其本明而人皆仰以爲法下二句從上二句生出非上二句虛下二句實也

衛公孫朝章　公孫朝所問亦但以禮樂政事無所不知

言故子貢僅以文武之道答之不當講到聖學上去未墜於地以周雖衰而天下猶宗奉其遺法未若杞宋之淪亡二代言在人以方策所不及詳而奉行既久人能傳之賢者二句指出在人之實莫不有文武之道言雖未免駁雜而此所不知者彼知之皆可合集以遍一代之憲典語煩而止一意須分爲層次

叔孫章　宮牆是屋外四圍牆院及肩卑也卑者必小子貢一時見功於魯衛見左傳　止是當世流俗所見之功名由他識量止此故一試即有小效數仞者高則必廣夫子之

德量絕遠流俗之近功小利天德備王道全故所可戚之大業非從聖學而入者不能見

毀仲尼章　無以爲是戒武叔之不宜妄言仲尼不可毀乃言夫子本無可議處他人之賢者五句應不可毀人雖欲自絕三句應無以爲

夫子之不可及節　此節言夫子見成之德非聰明才力所可勉效且未講到神化上此天止是穹隆在上之天

夫子之得邦家節　此節乃設言夫子之道得行後神化之效有其德則必有其效德不可及則效亦不可及所以

必補此節者以子禽見子貢有功於時而夫子無之故言夫子得用則豈僅若我哉

堯曰章　此章俗講及時文拈一中字作血脈甚是無謂近日呂用晦辨之是也湯武之道雖皆中道然黏合處全不親切只將一中字插入可厭且堯云允執其中重在允執中乃萬世不易之常道聖王修身立政在允執上用功非可一言中而即無不善也此章重在末節即堯舜亦以寬信敏公而執中若湯武則無非以此四德而君天下凡書即多在煞尾處見意俗講只要開門見山所以不通

從政章　五美皆若不美而善成其美惠近於市恩勞近於傷民欲近於貪功泰近於自肆威近於凌物惟不費云云所以能成乎美四惡皆若不惡而實惡不教而殺似足以懲姦不戒視成似足以督功慢令似寬緩不迫出納之吝似儉而能慎而不知適成其惡　欲仁而得仁陳大士謂賦稅取民所欲者薄而不困民仁也所得於民者民所樂輸非苛斂之仁也其說亦通但恐俗目不解耳然此言從政斷不可以心學言且欲仁是身心切己事有何貪不貪之有此仁字必要在愛民上講得仁民歸其仁也不貪者

不貪功名也此說可行

不知章　知言若就其人之言而知之則得失亦易辨且言之得者人未必正故不以言舉人此言字乃凡事理之可名言者知言盡考羣言以辨道之全體則理無不明而人不能欺矣與孟子詖辭知其所蔽云云參看

四書箋解卷五

衡陽王夫之譔　　八世從孫之春校刊

梁惠王　此卷孟子對時君之言大要以行仁義而王天下爲主然每章因問而答因事而言不可概以施仁而王朦朧套語混過須逐章詳辨之

孟子見梁惠王章　此章但言保國之道正人心止篡奪則國無不利不可濫及與王言利之害止在本國臣民不可泛及天下大勢　六曰字要緊心繫於利則言亦惟知有利倡言利則建之爲號而無慚以謀而不慮其害君臣上下交起而談成乎風向所以其害如此若上能倡言仁

義則臣民皆知其爲美而言之且行之故言不可不愼

王何必曰利節　不曰王不可曰利而曰何必不曰惟有仁義而曰亦有仁義此因其言利國而言謂卻欲利國亦何必孜孜於利而倡言之亦唯與賢士講求仁義之道而已蓋仁義本君臣上下不可不修之而推行之足以成王業利本小人之道非爲上者之所屑言今且勿論但以利害言亦惟此可以止篡奪而保其尊親所謂仁義未嘗不利也若言利則不特不足以利且禍從此發身危國亡何利之有哉

王立於沼上章　次節後二段固是分應此二句然只是引古作證不是解樂不樂之理此二句不妨實發勿以侵下爲拘賢者不賢者五字要緊行仁以利民爲賢虐民縱欲爲不賢

詩云節　與民偕樂謂君以民之安逸飽煖爲樂民以君之臺觀池沼爲樂互相樂也若云民有田廬之樂君有苑囿之樂則是各樂其樂非偕樂矣此是效驗語與下民欲與之偕亡相對所以偕樂之故上賢不賢見不在此處著實

不違農時節　此下三節是三次舉行事不違農時節乃因見在之田疇務農業興山澤之利以足民蓋方在飢荒之餘未可即行制産事故以足始待民既足然後制産而修養老興學之政然當餓莩亂離之際不但制産政不可即行即不違農時一節事亦必待民免於死之後來歲方可施行故狗彘食人食一節責其去妄費發倉廩行救荒之政以解目前之急而待春作以議足民此三節施行之次第救荒爲先足民次之制産等政又次之而本文以救荒在後者以二節責其從前之不能行而立言次第以在

後者爲扼要也
五畝節　五畝之宅二段是導民以養老勿論概作制產說上但修明政令使民自爲之孟子言王政最重養老非但足黎民也　百畝之田句重勿奪其時句輕此乃制產一定之大法無有餘無不足而民皆均平得食　孝弟之義義者乃事父兄之禮如問安視膳隅坐隨行之類不得不然之理
寡人願安承教章　此章專責其減膳罷燕飲田獵以救荒

以刃與政章　此政字淺乃出令殺人也與下行政政字不同　梃刃政皆是譬喻
晉國天下莫强章　此章以惠王新敗之餘神志沮喪求一逞而不得曰如之何則可其氣餒而無可奈之情甚迫故孟子所以告之者說得甚是容易曰百里可王曰制梃可撻曰夫誰與敵曰王請勿疑皆是不難之辭所以鼓舞之辭所以鼓舞其頹怯之氣在此數句上著意
地方百里節　一句甚是陡頓見得雪恥何足道要王便王不論强弱

王如節　暇日只是耕耨之暇時文謂省刑薄斂則有暇日不通修孝弟忠信亦須上有以教之如前章養老興學之政但此要說得容易故略言之耳
彼奪其民時二節　此二節言秦楚之不足畏申上制梃可撻之意
仁者無敵節　此節總頂疑者疑已之弱不可振秦楚之强不可勝也
孟子見梁襄王章　襄王直是不足與言孟子亦不以施仁而平天下望之卒然一問有詰孟子而誚其不能定天

下意而孟子以定於一答之亦言有王者起則不肖之君分據土貢者自消滅意孰能一之與之是自恃其擁民據地人不可奈何之意孟子以民叛而不肖之君斷不能禦之大意如此
四節　不嗜殺人謂不好戰樂殺須玩一嗜字驅已之民以致死以多斬獲而論功皆是嗜殺
末節　苗槁喻民之無所歸浡然生喻民之爭歸於仁人一雨而萬頃之苗一夕皆興一仁人出而九州之民一旦而歸其勢如此　水之就下爭趨不息誰能禁之非暴君

可以封疆域刑戮禁者

齊宣王問曰章　齊桓晉文之事事字乃其富國強兵之略如齊之作內政寄軍令晉之作原田作州兵之類正與保民之仁術相反對宣王欲倣行之以求其所大欲者勿以二霸之會盟者征伐攙入　此章一術字要緊有不忍人物之心須有其術方可行王道成王業到末節制產方是仁術實際術是心之所生故統名之曰心曰是心曰此心曰斯心皆心之術也心無術則欲成王業而必窮孟子所以知王之可以保民者在易牛一事蓋欲舍牛則必廢

釁鐘欲釁鐘則必不能舍牛猶之乎欲保民不興兵則恐廢大欲欲求大欲則必不能保民以故雖有老老幼幼不忍人之心而不能推以及四海乃王於不忍牛之心卽有易羊之術以兩全合乎君子見死之道則以此心此術推之保民卽以興王而成其大欲無不足矣此章舊有察識擴充二義今略分四段第一段自首章至是心足以王矣直指其易牛之心爲可以保民之心且未及察識第二段自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至何如王者何也是教王知有是心卽有是術察識者是察其心之不窮於術也既以是心足王令其自信忽從百姓之不知而妄議使自反而求當時兩全之心自有君子善全不忍之道第三段就合於王者何也一問告以有是仁術之心則於自家老老幼幼之仁上推以加於百姓甚易而以善推其所爲結之是教以擴充第四段自後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詰其可以能而不爲之故乃在以求大欲又與首段釁鐘舍牛兩全相應使卽所察識者而擴充則民可保大欲可遂斷不在講求桓文之事唯制產養老興學則卽此保民卽此而王故以然而不王者二句決言之如此首尾一氣無不

通矣　然則廢釁鐘與一問是章內要緊關節只爲必須釁鐘便不能舍牛若舍牛則鐘必不能釁矣一疑遂且令不忍之心不能推行正似欲保民則必廢大欲大欲不可廢則必須興兵構怨不知自牛之外有可釁鐘之物富國強兵興兵構怨之外自有遂所欲之道王知不可廢而卽有易羊之術足王之心在此　是心足以王句對何由知吾可也已決定結煞下二句又起一端以便察識語雖甚急而不相蒙是心心字原有術字在內有易羊之心乃能遂其舍牛之心是心裏靈通之妙用故曰足以足以者用

之不窮道之善全者也後學推善字從此生出俗解但云愛牛不忍其死全失本旨　百姓以王爲愛亦有隱照意王若行保民之術亦必有議其迂闊而忘大略者不知此愚者惡知之俗議不必以爲異

無傷也節　仁者之心原是委曲旁通善成萬物先王本此以行仁政而王天下如易牛一術恰與君子遠庖廚之道合王能反本以行保民之政則於先王有是心行是政善推之道合　不忍見不忍食仁以遠庖廚而全正不須斷肉不食是以句重言君子之術卽所以爲君子之仁

有復於王者節　自下告上謂之復周禮之所謂復逆也猶今稟話謂之回足以及三字指仁術而言以羊易則牛乃可以舍全其不忍之心而不至以廢釁鐘故使不忍之心不足於用　獨何與一詰與後詞同而意異此就上一一譬喻詰不保無問其何故之意　然則一羽之不舉言理之所無而事之所有不用明不用力不用恩果然一羽不舉輿薪不見百姓用字是著力字擴充只是用恩本有之恩善推之而見於施行下用爲字亦是此意

不爲者節　前王之不王言王之不成王業以功效言非不可成之功如挾山超海是也後王之不王言王之不擴充以用恩而行王道以成業乃事甚易而不爲如折枝而謂不能也

老吾老節　此節實講擴充承上折枝來說其甚易曰運於掌曰舉斯加彼而已曰無他焉皆言甚易擴充者就其固有之心而充之不待別求也推卽推其老老幼幼於一家之心切不可混易牛在內老吾老幼吾幼之心人皆有之老老而有安老之術幼幼而有恤幼之術人皆能之但不能推以及人耳推恩須有推恩之術如後制產是也善

推善字正是保民之術不推不足以保妻子者徒有是心而無術以推之也此節只是如此說切不可以能愛牛而不能愛人爲不善推若愛牛而不能愛人爲失親親愛民愛物之序則易牛一事是大顚倒與王道相悖何以云足以王乎註骨肉之親一段是朱子通論道理與孟子所言之指全不相干涉勿從俗說而悖本文　今恩足以及禽獸三句連下直到然後快於心與皆是詰問其所以不保民之故獨何與正是使王自度

權節　此輕重長短在下文見興兵構怨之重且長保民

之心輕且短請王自度其故而下以然後快於心與詰之亦知王之不快而特以此激之也　此註不可從若云愛物之心重且長仁民之心輕且短則失序不仁乃亡國之道而何以足王乎且王偶然以羊易牛原不見得重且長而牛雖生而羊死亦甚輕且短矣非殺麋鹿如殺人之罪爲重獸而輕人也觀抑字卽從上文轉下可知

若是其甚與句　一句是齊王病根王只以興兵構怨爲威服天下必不可廢之術而當時强大之鄰非戰不足以服之卽不勝猶可以保國故决意以求桓文富强之術不

知適以致災也在此句露出　此節反本與下亦異乃反而求之於已國保其固有之民爲王業之本

今王節　發政施仁之事在下文制產上蓋仁政行於國則士樂行其道而家給人足商旅亦安居而獲利不可逐句言施仁添入貴德尊士譏而不征等語觀一使字便見仁政方行人皆踴躍之意欲仕欲耕等且只是心中想望身在異國而心已歸嚮孰能禦之方是去本國而來歸其本國暴君不能禁之

無恆產節　開口從恆心說起又曰驅而之善又曰治禮義可見孟子所言保民之王道歸重在教民上制產則養老興學因之而行非養足而後教乃卽養而寓教也上旣有以保民而民得以養其老幼其幼興禮義以自相保則民無不保矣此王道之所異於霸政也

王欲節　此節本字乃養爲教之本制產以足民而民易於從善也

末節　此節是仁術之大全所謂有不忍人之心斯必有不忍人之政

莊暴章　好樂甚是謂可樂之甚

可得聞與節　扼要在此一節以啟發其樂與人同而後可好

今王節　鐘鼓管籥亦是世俗之樂

文王之囿章　大意止是欲其能殺麋鹿之禁未說到行仁政成王業上去次節與民同言其囿與民同玩二三節煞語以互相比相形爲立言之妙

交鄰國章　此章前言交鄰後言征伐若不相蒙而實是一意齊王之問交鄰亦只是未能相並權且納交戰國時皆是此術孟子所以言有道亦非竟言以講信修睦之爲

道蓋當時若秦楚三晉無恤無信虐民好戰有是不可與定交孟子所言湯之於葛文王之於昆夷終是滅之驅之太王句踐又不待言仁者唯無富天下之心曲意包容以順侯天命樂待其改過而柔懷之故曰樂天註言氣象亦言立心如此坦然無競之初心有此氣象也彼得罪於天之時則又不容不怒若知者則初有不甘於卑屈之心特以天命未至不敢遑忿以强爭而屈意自全以立定保國之規模待時而動及乎天怒人怨則以理興師而安天下湯之於葛句踐之於吳文王太王之於二夷文王之於密

武王之於紂一也總之可包容則包容之以全吾仁勢不敵則退而自保以用吾知仁知所以養勇而勢已便已不可復容則以大勇興師可對天下可助上帝要不損吾仁知也

雪宮章　俗解謂王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孟子賢者指孟子言大謬凡往見與及人來見而見皆曰見此王在雪宮孟子往而王出見之也註明言人君能與民同樂云云賢者明是賢君下文皆言人君之道俗解不通

三節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明其一時上下和同之美

昔者節　大意止在上三節下六節引事以證之耳唯宜末言與發補不足則是欲王發倉廩以拯民前言補助亦此意所謂憂民之憂也

晏子節　巡所守述所職者諸侯以安其國之民爲職守無非事者謂民事

今也節　民乃作慝當世從行及運糧之民作奸私以害所至之處不在君命索人供億飲食以虐民

王之臣章　舉王之臣以比王之不能養民

二節　舉士師以比王之不能察吏

三節　不治兼上二節言

所謂故國章　此章亦只言保國之道勿添入興王意舊解全不清楚凡一章問答泆出必共一條貫必無前後不相應雜泛支離之理章首言無世臣親臣王不曰何以識其賢而任之乃曰識其不才而舍之何以與孟子相應孟子方論進賢而又言其去之殺之又找一句國人殺之既與進賢意不相連貫又與無親臣意不合若只隨語看解豈非不通蓋孟子立言之旨原因齊王好信遊談之士於其世臣巨室信新進之排陷而奪其權則殺之止因王

務好士之名如湣于晃田駢愼到騶忌之類一朝而進七十士及稷下之館養士盈千任其自去自來而此輩專於攻擊舊臣逐之乃至殺之如田忌田嬰等皆爲遊士所排陷故宣王亦知其不可恃而一時立談自炫其才不能早舍之故追悔之而弗及孟子告以此卑疏之賤士萬不可輕信須聽國人之公論而猶加察乃可非次特用若世臣親臣有過當去有大罪當殺者亦必參之公論詳加察訪而後可行其罰則雖有誅戮國人任之而公族故舊不怨則可以保故國而不失其尊故曰可以爲民父母須知用

之以新進之士言去之殺之以世臣言分得淸然後連得合也

爲巨室首節　此節與下節不同夫人幼而學之一段玩則何如三字言士於此時何如謂士必怒而不樂爲之用也爲巨室比士欲建名世之大業必求大木言幼所學者必王道之大得大木比人君能用也王喜比士心悅而效其忱勁而小之比舍所學而從富强之小道王怒比士憤怒而去之俗講章云任人不如任木者非且此言寓言王亦何嘗任木耶

今有節　此乃言王不能任賢以治國

齊人伐燕章取之節　以文王言民不悅者以民猶戴殷言也此節與下節各自一意此言民尙思燕則不可取若文王拯民於水火豈至民不悅哉

以萬乘節　此節乃言卽今燕民不復思燕而願王取抑必拯其水火而施仁政若暴虐之則悅必改而怨矣　運謂又迎他人

王速節　立燕後而去本非孟子之始願以勢迫而爲之故曰猶

齊人將築薛章　苟爲善一段因太王而概論其理爲善以教養得民心言

魯平公章　天謂天之欲平治天下與否有一治一亂自然之理數

四書箋解卷六

衡陽王夫之譔　八世從孫之春校刊

公孫丑

公孫丑問曰章　此章分二大段前段爲主重在行王道賤霸功後段以齊之時勢言是就公孫丑所疑帶出須點化入前段以齊王猶反手之意又在後段行仁政始見仁政正與霸功相對

文王節　而後失之也以時言尺地至是以難也以勢言

齊人有言曰節　此節總提時勢引起下　二節今時二字兼時勢言

夏后節　以勢言

且王者節　以時言

孔子曰節　此節歸本德上德即仁政德之流行本自如此故王道易行不當求近功而行霸政是應前段語不當添入時勢至下乃轉入時勢補反手意

當今節　民悅乃功倍之本故字頂上來

夫子加齊卿相章　此章大旨是辨聖賢異端之異而明孔子之學爲古今無偶之道其從不動心說起者以戰國之士皆奔利達而喪其守一當大任患得患失便自心把捉不住而告子一流人能制其心而不動因自矜其能以爲妙道不知學孔子之學者其於不動心者尤易蓋告子在不動心上做工夫聖學則以不動心爲自致之效其能不動心者以知言故自無疑惑養氣故自無恐懼而養氣之功在集義知言之功在學誨理明義正自然仕止久速隨時應順而心固不動初不於不動心上用功也　章首二節是提綱恰緊在是不難句即引出告子爲發辨之端　不動心有道乎至曾子之守約也六節以戰鬬之勇作

譬喻因上孟賁句引出公孫丑錯認不動心作勇孟子乃言勇者固自有不動心之道而非君子之不動心即以勇言亦唯曾子之得所守就中分三等亦以見同一勇而道自不同也　敢問夫子至反動其心二節是破告子之非　夫子惡乎長至是何言也是孟子自顯其學之正昔者竊聞之至末明其知言養氣之學使其心自然不動者自孔子來且非伯夷伊尹之可擬而告子愈不足言矣　行霸王之道而易以動心者以任大事而衆論繁興易於疑惑得失不可知易於恐懼也　是不難句要緊告子以不動

心爲難故以此自矜其妙孟子則謂如告子之忘物自遂固不難而聖賢之理明義正自然不動亦不難也

北宮黝節　北宮黝以譬後所言助長無本而但求勝人孟施舍譬告子不論勝不勝止是不懼一如告子不論言與心之得不得止是不求不膚撓二句是他生質如此思以一毫六句是他心中見得如此故曰思曰視思以一毫四句是人不能挫他視刺萬乘之君二句是他要刺人無嚴諸侯三句是實事無嚴者見諸侯時一粗豪無所敬畏也惡聲至是偶然一言相觸必反之必字不論尊卑

似曾子節　似曾子子夏之義未詳註所云者不妥不當依之作解篤信聖人是不自用與北宮黝相反且曾子亦何嘗不篤信聖人意子夏設教西河時未免傲物求勝其徒如田子方以貧賤驕人正彷彿有北宮黝意曾子則如下文所云

昔者節　此節是借譬子襄好勇亦好戰鬬之勇曾子所言大勇亦是戰鬬不曲耳縮字雖近下道義然必自反則非純乎道義至大至剛境界吾往只是向前厮殺此見卽只勇言亦必須自求而不可任情無懼如告子守約亦只是守氣故前云孟施舍守約此又言守氣守約者守氣則其守之者約也註得其要三字是謂孟子而僅賢於孟施舍則亦但以戰鬬之勇言非孟子不動心之道且告子亦不以此爲道註孟子之不動心三句未是孟子之不動心其原出於孔子之聖學非但自反之直也

敢問夫子節　公孫丑所問乃問孟子與告子之不同處孟子直摘告子之非以辨之則已之異於告子者見矣

不得於言是於天下之言其是其非不能眞知而辨析之勿求於心是不須思維詳審以定其是非此與莊子齊物

論之詭同所以吹萬不同聽其自已也不得於已乃是已有志欲行而天下不應也使所志不遂勿求氣者勿任其適往之氣必欲其心之遂也此亦不使與接爲搆日以心鬬之意勿求於氣故見義爲外而不以累其心勿求於心故不須精義以明理而其心常逸則榮辱得喪皆可以相忘而心不動矣勿求於心斷言不可者以其頑冥不靈者喪其是非之本心也勿求於氣而云可者以氣生亦自心生且當求心以生氣而養之然所養者氣則氣亦有工夫非終不求也

夫志節　夫志氣之帥者以下分三層第一層以志爲主而氣從志令曰帥曰至曰持其志所重在志告子一定拿著個主意不爲物動與此相近故上曰勿求於氣可也然此自無志及志不正者言之耳則以持志爲重第二層言志與氣有互相爲功之道故曰體之充言非有此剛大之氣則一身之言動不足以應志之用曰氣次焉言志必須氣以爲之輔曰志壹則固爲之動氣使體充而有爲氣壹則亦足以動志而使所志得行則志日以增也志氣交相爲功志以作氣氣亦興志兩者俱不可不求既以明求於

氣之非果可矣第三層就氣之有功於心全重氣上則就能持其志者上說此時全恃氣以配之蓋操之於平日者尤必決之於臨事之一旦於蹶者但氣之迫而心亦奮厲趨者氣之敏則心亦驚惕可以動其心是全恃氣以使心之得則大有爲而無所屈撓臨幾之大用在氣而安得勿求哉　暴字註未講出俗解及下劣時文謂養氣使圖使勿暴橫者大謬原說暴其氣非云氣暴暴虐也謂摧折其氣使不伸如暴君虐民使畏懦也小註多不識養氣將作元門養氣使柔和解邪說也

既曰節　三動字與不動心動字天淵之別不可橫牽動心動字乃恐懼疑惑此三動字乃驚動使有爲之意　註云顛躓非也若是跌倒則是體動氣非氣動心左傳禮記及說文皆以蹶爲跳躍如救焚拯溺臨陣向前踴躍走進則動其疾迫不退之心一足纔到地一足便起如今人走路曰趨

敢問夫子節　惡乎長是問孟子所以長於告子之本領何在　知言則自無所疑養氣則自無所懼不動心乃自然必至之效非以欲不動心而知之養之也告子以不動

心爲道孟子有道而心自不動所以長在此知言不徒在言上知註自分明知言亦是功效養氣有兩層須集義方得有此氣此氣既生又須善養既云善養則功夫亦在所以養之者善字亦是功效

至大節　至大能充其萬物皆備之大用至剛能歷富貴貧賤威武而不易其守直養順其所自生之理以養之以義生即以義養一直養去始終不易俗解以曾子所言自反而縮應此直字者非天地之間須看之間二字天地之間即人間也特說得廣遠耳塞乎天地之間言凡天下之

事事物物無不可擔當無不可發付無有不足處時文作上塞天下塞地絪緼磅礴等語皆鬼話爾

配義節　義者行己之正道者接物處事之理合而有助言氣與道義相合凡氣所流行皆與道義相應而道義之行必須此氣以助之使決斷而不中沮苟非此氣則雖志於道義而優柔不決如飢人之不能勝所負荷也

集義節　此節須玩是者非也四字蓋以告子不集義以求氣之浩然但務致虛守寂以忘物而心可不動乃譏孟子謂是將外起之義襲取氣以求勝乎物不知孟子乃常常求此心之所安積集於內使此義順理直行自然發生此剛大之用蓋心與氣原不可分爲二行慊於心則氣卽卽從中而餒義乃吾心固有之制非因外物而有此名乃有此義而以內徇外也無是餒字是氣餒與上餒字言道義餒不同須辨之　告子未嘗知義是斷然他不曉得何者爲義唯其不知心自有義與氣同涵於吾心之中故以事物之名迹爲義便謂我從外面引個義來假之以勝物而不知集義者但求事事之慊於心也

必有是節　以上三節言浩然之氣所自生此節乃言養

氣氣由義生卽以義養故曰直養順而養之也必有事謂應事接物時此身之言動行止取舍去就隨其所有之事皆須慊心而不使氣餒心勿忘謂事未至心未交之時此心常依於義而不使雜念參之以亂吾氣不苟且放心使閒以怠吾氣勿正謂其有事時吾有此配道義之氣便可藐侯王成大業而無所餒且只盡吾之事及事之至氣自足以勝之勿助長謂心雖常存於養氣然必待時而動勿起於一念急於求見用以妄動而失道養之氣四者皆直養之是謂善養善字止作會字解切不可如小註添入不急不迫養之使純等語　勿助長句只管實發下舉宋人事只以言其無益有害之弊俗解有謂告子助長者大謬告子方識孟子助長他何嘗要此氣之長而況肯助之乎告子以是爲無益而舍之者如魯仲連王斗之徒乃助長

何謂知言節　我能知道之大全而一偏之不足以盡道乃以知詖辭之所倣我能知道之所止而不可逞小慧以肆辨乃以知淫辭之所陷我能知道之大中至正之矩而不可踰越乃以知邪辭之所離我能知道之一以貫萬曲暢旁通乃能知遁辭之所窮全在知字上見功效而所以

知之者求之於心而不求知於彼之言也若取人言而一一逆億之則已疑惑而心爲之動矣生於心謂此言於心也異端邪說皆由忽然起一可言之理於心便將横據心中及其言之已濫則心生言言又生心遂成一若不可易之理而立許多科條名目以成一家之旨所謂政也旣以設一若可爲法之條目遂有相率而依之以行者乃至悖天理民彝而成大害唯早知其言之蔽陷離窮則距之放之無所疑惑非盡心知性深驗道之大體大用者不能故惟孔子能之

宰我節　善言德行謂之曰言則亦言也非謂其有德行也凡立言有二論事謂之說辭論道謂之言德行如蘇張范蔡等乃說辭之不善者楊墨莊荀等乃言德行之不善者善則無邪遁詖淫之失故此節直專頂上節知言註分頂養氣非是知言本知他人之言此以已所言言之者知人之不善而後已無不善已之言無不善乃以知人言之蔽陷離窮也

曰惡節　前但言知其所蔽云云未言所以能知之本領知言必在窮理窮理必由學問兼言教者學以識而益明也不厭不倦以體仁知則窮理盡性而天下之言無有惑之者養氣是聖修知言是聖學唯孔子能兩造其極而孟子所以能知言養氣者一在集義一在學教也

伯夷伊尹節　此下孟子自明其學聖有側重知言邊意皆集義養氣而不以行藏動其心伯夷伊尹皆造其極故皆曰聖若不厭不倦之學以窮理盡性則二子不能及孔子遠矣所以在仕止久速上說者以養氣但能得出處之正而以霸王動心者唯其不合於義而餒若知言則理無不明則天道人道隨時皆審故萬章篇中皆言聖之時而

集大成歸重知之事亦是此意唯窮理盡性而於世無疑乃以隨時皆中故孟子願學孔子亦學其不厭不倦之聖學所以與夷尹不同道而告子之不動心不足爲難者唯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斷乎不可不待辨而知其大略於聖人也

然則有同節　得百里之地二句是至大之氣足以任之行一不義三句是至剛之氣無所屈撓皆集義養氣之極功也

敢問節　以下明孔子之道古今莫及以見異端若告子

之類學非所學不足道也
宰我節　此節時文講章言堯舜功在一時孔子功在萬世謬甚孔子功在萬世自今日言之則然孟子去孔子未遠何云萬世且堯舜育人民教人倫又豈不在萬世乎曰賢則以德言非以功言公孫丑問所以異孟子未明言所以而微言自見蓋堯舜生知安行而聖學盡心窮理堯舜心未逮也
子貢節　言禮樂則亦以其所發見之理言蓋亦百王學之淺深也

有若節　出於類二句統凡聖人言之下句盛字乃屬孔子出者聖人之自超出也拔者向論者簡擇而推高之也
以力章　德謂懷柔友邦無利天下之心息兵養民非干百姓之譽修身正己尊賢貴德仁謂恤患分災救民伐罪
以力節　人兼列國諸侯及民言觀力不贍句可見七十子句言服之誠詩云四句言服之廣遠
仁則榮章　此仁字以清心寡欲而通一國之志一國之務皆涵於心無痿痺不仁之患不仁則縱欲滅理與國政民情隔絕不相知

尊賢章　前五節皆以理數必然言之信能行此以下方落在人身上講　天下之士現在他國未屬己者
信能節　則鄰國之民二句是遥相欣慕卽上悅而願意率其子弟四句言民欲歸我而其君倚强大而不服舉兵相距民必倒戈而歸順其君必敗亡如此則無敵句緊頂未有能濟句攻我既敗民必去彼而安於我則天下皆無敢與我爲敵者無敵於天下二句言興師以誅殘賊皆應天順人而功無不成天吏奉天伐暴之名然而不王者二句乃言革命爲天子五節層次相頂不可失序

不忍章　通章重一政字擴充者擴此心以及廣遠而充實之以事卽政也通章皆言人君行政時文至後段言心學者非
人皆節　人字極該得廣大匹夫有此心侯王亦有此心仁主有此心暴君亦有此心能全此心者其心著見不能全此心者其心未嘗不發露故曰皆有
先王節　斯字涵緊卽所謂火始然泉始達也纔有此心卽使推行於政以曲全此心不以私欲妨之不以功利撓之不姑且隱忍而措之所以先王能有此心仁及天下

以不忍人之心三句推開論理言人能如先王則天下無
不徧及玩一可字知時解復說先王者非
所以節　此節就常人說以驗人之皆有實以見豈時君
之獨無不可在救孺子者然說　不忍人之心是全體仁
也怵惕惻隱之心是偶然發見之幾仁之端也今人二字
須提明言雖凡人之不能仁者皆然　內交要譽惡聲亦
不可說是私意私欲此三句但見其忽然自發之天良並
無轉念則爲固有之心隨觸卽現明矣
由是節　此四心字皆以觸物而動之一念言故曰端不

可說得太好其能推行此四者尚未可知而但一時必動
之幾自然感動矣　非人也非天所命之爲人人所受於
天以爲人者異於禽獸特不必說出既爲人則必有耳註
若無此云云者有疵
惻隱節　四端總自一不忍人之心上發起而隨所觸而
異分之爲四也不忍自利傷物則羞惡之心生不忍以氣
淩人則辭讓之心生不忍悖理違衆則是非之心生故曰
仁統四端而施之於政則義以制事禮以待下智以知人
皆以全其不忍之政　端是發見之萌芽亦就凡人不能

保全其不忍人之心者上說若先王則全體充實於心而
發見於外者大用周行不可以端言矣人皆有四德爲性
所固有特以蔽錮不得顯見而其終不可遏抑者隨所感
而發有此四心可因此以求其全心而推之
人之節　以四體比四端固是言所必有亦言有之則必
有其能有四端卽可行不忍人之政猶有手卽能持有足
卽能行能不能以政言明言謂其君云云時文只是講心
學全不顧上下文凡此類不通者衆矣
凡有節　火之始然旁通而不遏泉之始達流行而無所

息皆以不忍人之政言蒙曰火屬光明之象可比見之明
泉有流通之勢可比行之遂
矢人章　里仁節上節不仁以心言此節仁以術言不矯
拂其本然之心而擇惟恐傷人之術以全其不忍之謂仁
天之尊爵謂上天錫命元后父母長養萬物之大道人之
安宅謂天之所佑人之所順保國以保天下而强大不能
違之與下人役之賤且危相對　不仁不智二句亦四端
統於不仁意人役謂爲强大所迫辱弓人恥爲弓二句只
有其實不能辭其名意　仁者如射切不可將射連上弓

矢講各自一意　發而不中言雖或勢有未便不能旦夕
興起亦不急與强大爭但自行之未至益修內治耳
伯夷章　不立其朝非但不事不與言非但不友　立於
惡人四句是其不立不言之情立謂暫與相酬酢也　推
惡惡之心五句推其極致不必惡人卽鄉人無知之小過
亦所不能容
柳下惠節　不羞汙君四句言其三仕逸遺二句言其三
黜時賢在已之才德道所居官職之所當爲者逸遺初被
黜時窮阨終不見用爾爲爾以下是處鄉人事援而止之

言終不去國
天時章　此章言功效止是戰必勝不須添出成王業等
語章意原是論用兵之道以闢策士談兵者之說君子固
不戰而服天下卽以戰論亦惟得道以致人和爲必勝之
術而談兵者天時地利之說皆不足道也　旬中空爲孤
對孤爲虛甲子旬中空戌亥戌亥爲孤辰巳爲虛餘倣此
春木旺火相夏火旺土相秋金旺火相冬水旺木相
將朝王章　將朝王者欲與王有謀王來召者亦欲孟子
謀之

六節　豈謂是與言禮所云者乃仕而受祿有官職者之
謂豈可賓師之謂　曾子曰以下分二意一言己不往以
應召一言王不可以臣禮責我自曾子曰至是或一道也
言我無慊而不以富貴受屈於時君至章末湯之伊尹重
繳此意言我有不可召之道非王之所能召自天下有達
尊三至不好臣其所受教言王誠尊德樂道以謀大有爲
之君時則當以師道事我不可以臣禮召我
陳臻問章　此章俗講有添入齊王不能用孟子而徒致
餽故不受意此窮措大怨主司惡見不知君子於辭受之

際精義之大節甚重而用不用不足道也
孟子致爲臣章　止惡知其不可句要緊如使字欲富三
句是爲愚人點破原是沒要緊話不承上句來不可二字
甚決斷其意季孫曰以下言之所謂龍斷指齊王時稷下
諸辨客授館食祿養徒數百人王但畜之以自誇好士而
時聽其辨論以資談笑彼則招摇以使人從己則雖不用
而坐享富貴齊王謂天下士皆如此外尊之而實賤之孟
子豈屑爲此故極辨以斥之而謂時子惑於流俗不能知
也　古之爲市者節句句與正意作影子非但解龍斷二

字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比士以有道易君之祿位有司者治之耳比君但責效於士而心固重任之而不疑右左望而罔市利比稷下辨士居官守言責之外擇一安身獲利之術以受祿而無憂人皆以爲賤二句比辨士爲君子所賤而王亦因其可賤而賤之於是一有不合則放逐誅殺所謂今日不知其亡是也征商二句比以此而使人君一概賤士以至今欲以萬鍾羈我皆士之賤者使之然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章　此章孟子之意有不能明言者而大意自見於言外細玩本文自知之此人之愚昧在不急往諫王使來留行而遽走至孟子前以己意妄言其意探得孟子有欲留行之意然後告王以可留而使王留如此癡愚直是無言可答孟子宿晝已是不欲遽去何消他來聒噪孟子不得已以子思及泄柳申詳並說若像子思則王當不待人言即速遣人來婉轉道意何須此人爲王而留即不然而似泄柳申詳亦必此人急往王側諫王使留今先至孟子之前使孟子示以可留之意而後告王則直是不成事體孟子曰不及子思其實並不及泄柳申詳上文雙舉三賢下但云不及子思不云不及二子則以若云不及二子便是教他往齊王處關說愈不成體乃既已說出無人乎繆公之側一句則恐此人又往王前說去而使人來留是孟子自做多許關目故斥絕此人之後不得不出晝長往是孟子之行人速之也故後人於子心猶以爲速而深惡此人倨待而痛責之

四書箋解卷七

衡陽王夫之譔　八世從孫之春校刊

滕文公

滕文公爲世子章　惡俗講章及庸爛時文只是看書全不顧首尾如此章只一百二十九字講前便不顧後以其不通誣聖人文字不通於此類眞成可恨俗講道性善則與告子辨異端之說同講堯舜便扯精一危微作詞科講道一則道無歧出之途講舜文王亂扯二聖人心學及盡倫講文王周公說父子相承不知此等套話如何合得今

滕絕長補短一旦如何說得瞑眩此章前四節只是論理喫緊告滕文公下手工夫在今滕一節如何全不理會但將一章本文一口氣讀下便知講章時文之摸如瞽人摸壁矣道性善是皆可以爲堯舜意與無惻隱之心三節意同言人皆有至善之性則可以盡至善之道在身而身善在國而國善也稱堯舜者乃稱堯舜平治之道其實則後井田卽堯舜平土教稼之道學校卽堯舜教以人倫之道盡性卽以盡人之性也世子疑吾言乎非如告子之輩疑性之不善乃疑國小力弱不可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治之也夫道一而已矣時無古今勢無强弱止有個道理不能擴充其性之善卽妻子亦不可保不能以堯舜治民之道盡人倫之至卽是桀紂而一切近功小利之術皆不足用也吾何畏彼云云者言更不消疑畏道之難行止要盡心力以憂勞爲己任瞑眩之藥則文王之興周命舜之君天下皆吾之師也如此看書乃一直趕下至末節一氣關通洞知俗解時文之謬已註中性卽理也一段乃因孟子言性善始見於此而通論之非此章之正釋勿疑

滕文公問爲國章　首節註中事爲農事一句說未分明

故多惑亂此章並未說到重農上引詩亦止言民之亟於自治其恆產不言君之亟之民事不可緩也一句是通章提綱語所謂民事者取民之制也世祿以養君子使治野人也興學以使民親於下也皆民事也而以正經界均井地定取民之制爲其本不可緩者以古法久廢當急爲改正若引詩四句則言民之急於恆產其情如此以起下文之意

陽虎節　引此以明取民必當有制不可富國以虐民因此可見下二節言取民之制非急取民而均之

夏后節　此二節專言取民之制觀其實皆什一也句可見貢助徹皆取民之名止重此三字五十七十百畝其或多或寡之故既無可考且無關於取民之制時文添入許多夏后水土初平等語盡不通之談到周千餘年無大殺戮人口日增又豈可以夏之民數授田乎大抵如是講取民非說授田故止重其實皆什一句　徹者徹也二句合下節是以三代取民之制並講其得失徹也則上下之情通籍也則君不有而屬之民如借然以見二代立意之善而不釋貢以下龍子之言辨其法之不善　此節連下節

取民之制

夫世祿節　此節既以申禮下之意又與下節言世祿則滕有已行之法助則與周制不異皆可考而行之

設為庠序節　此節承上來言有恆產乃可使之有恆心以終民之為道也節意

使畢戰節　此節首節言正經界以因地賦民　慢其經界者或新開而增或崩坍荒廢而減皆不清理朦朧按舊籍以責民稅租　此下七節雜記井田之制不相承接各節自可按文立義

夫滕節　分田則必制祿而必分田乃可制祿上士以上皆給公田使自取給於八家　請野二句以貢法通助之窮

卿以下節　二節是加厚於君子野人　圭田大夫以下自有之不納公家之賦餘夫則亦四餘夫而當一夫或助或貢

死徙節　此節言井田有睦民之道鄉田同井句跟上句來言死徙無出鄉則於鄉內可推移其相友相助相扶持同乎一井也

方里節　此乃實言井田之形方里者四方皆一里八家皆私百畝以上是井田形埒同養公田以下乃言別野人埒音劣壝坦也又封道曰埒

有為神農之言章　許行節枲布之粗者曰褐言毛布者非與織毛之毲字不同毲非南楚所有暑月必不可衣枲今之蘗麻蘗音頃俗讀於關豈不熱殺許行　害於耕之言已足以折並耕之害於治特以衣冠自別為一事而非陶人為釜甑則雖耕而不可食非治人為鐵則并不可耕以見無君子則農夫不足以保其生全　古者釜甑燒土為瓦器

以粟節　以粟易械器句至豈爲厲農夫哉三句破其厲民自養之言自爲一段後不復贅　且許子以下有二意一言不暇耕且一人之身至率天下而路也起不暇耕意當堯之時二節廣引以證此義見帝王治民有許多大事在豈暇爭升斗之粟於田間一言不可耕有大人之事二句或勞心七句起不可耕意大人而爲小人之事則規量卑陋而失其大職勞心者而勞力則氣質粗鄙而不足以治人故義因其分而不可屈大人以親小人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至亦不用於耕耳廣引以證此義君天下之所用

小即惠即忠尙分任之臣而已不與唯在擇人而任之事甚簡而仁天下者蕩蕩巍巍必不可憂農夫之憂以求自養而不能仁天下二意即從害於耕上折之以不暇耕不可耕且爲折之以不可耕脈絡須分明乃不雜亂凡有長篇文字類如此

當堯節　草木暢茂三句言地長草木而禽獸聚處害稼是以五穀不登民以無食禽獸逼人二句言禽獸偪人而人流亡以避害故國中成鳥獸之場民不能安逸以居

后稷節　逸居言水土平禽獸匿而人得安逸以居而無教而字乃轉俗解云放逸以居則放逸者游蕩無恆處不得云居　父子有親言人倫之道然至勞之來之方是教夫婦有別舊云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相見如賓云云此乃君子之行豈可以教民且小民環堵之室有甚內外夫耕婦炊何暇衣冠成禮此有別者蓋上古男女瀆亂而別之使定婚姻成配偶各自夫其夫妻其妻也　勞來是初學時誘掖之匡直是正教法輔翼是有志於學者成其美又從而振德之在自得之後乃其賢者德可成而益使進於善

堯以節　以治天下故舉皋陶　百畝句緊乃斥言其爲小人

孔子節　爲君君哉二君字乃見其克任大人之事無能名不與言不屑近功小效

昔者節　江漢以濯之二句是以湅布帛比聖人純白昭明之體濯之則白而白猶未顯至暴之乾而白乃著上句比聖功之始下句比聖德之成物之情也情實也

墨者章　二本者墨氏以人生而受性於天一本也受形於父母一本也性通萬物之公形成一己之私是性貴而

形毁死者形死而性未嘗亡故當因性之公與天下同此
大本而私利易毁之形不當勞生以送死故薄葬是其兼
愛與薄葬之旨同出於二本天之生物也三句以繳上不
當兼愛卽不也下掩親有道蓋非形則性無所依故父母之
生我卽天地之生物而不忍其親則必不忍薄其已死之
形中心自不容已原同一理
陳代章　昔者景公節以不見者以諸侯以幣聘招則可
往不然則士節不可屈今不見者以不招故也
且夫枉尺節　此下辨其枉尺之說　枉尋直尺而利六

字爲一句蓋師多誤亦可爲與句有兩轉蓋曰枉尋直尺
而利亦可爲矣而君子見諸侯亦爲與
御者節　末句重言不招而往必不能王
景春章　雖是仁義禮而云廣居者自仁之覆冒天下言
之正位者以禮之進退有恆言之大道者以義之坦直無
邪者言之要際在居者立行三字居者安仁而心常泰立者守
禮而志不遷行者從義而動皆得　猶農夫之耕言職所
當修分所必爲義所不可廢下二句乃答載質
彭更章　傳騶傳也　子以爲泰乎言傳食

戴不勝章　使楚人傳諸一問如以其所知者問之以起
下意
公孫丑問曰章　段干木二節言亦有不爲臣而可見者
則以諸侯先來求見其情迫切若魏魯之君則二子不當
過執或禮在必見必自處以禮若孔子之於陽貨則往見
亦可非此則必守不見之義
曾子節　此以當時策士俱無端至前獻笑以求容故引
曾子子路之言以明之
公都子章　已止也辨之詳似乎可止而不止故人謂其

好已字從好辨生出但孟子如此不可云三聖皆不得已
有將不得已作沒奈何者尤陋
天下節　治至數百年而必亂天道也亂則必撥亂而反
治人事也
當堯之節　段段皆有禽蟲等治亂之分人禽之別而已
堯舜既沒節　此邪說乃小人諛上行惡之言
周公節　前修明文武之道後則助後王而開示之以正
皆謂周公
聖王節　諸侯放恣故處士思矯之而橫議楊氏惡世之

辱身於諸侯故為我之言墨氏惡諸侯之好戰樂殺故為兼愛之說　庖有肥肉五句言禽獸盛則人受其害　率無君父之獸以害人之生理人皆從之而自相害

昔者節　此節起下以承三聖者句與下亦字相應

我亦節　淫辭乃其書之汎濫動人者

匡章章　過半通一樹而言時文云半李者非半個李子如何得反死回生乎　將持也

於齊國之士節　仲子惡能廉一句斷然不與下文相連廉者立生人之大防而不苟如伯夷尊父命以敦友愛方

能之仲子瀆亂天倫焉能之至後以母則不食四句是正指其不能處充仲子之操以下則以笑其必窮且使能充操亦止是蚓蚓豈可云廉乎況其必不可充耶註可以為廉句未是

四書箋解卷八

衡陽王夫之譔　　八世從孫之春校刊

離婁

離婁章　此章分四段每段以故曰結之第一段言平治天下者必以先王之道二段言先王之政盡善而在所當因三段言時君不能行先王之政而播惡四段言當時之臣薄其君而非先王之道為不可行　六律正五音者以六律六呂之大小長短輕重所容黍之多少為樂器之準凡制樂器之度尺也量升斗器也衡天平戥子皆以律稱量較準之凡

作樂一章須備五音聲最鴻大者為宮次徵次商次羽次角使清濁相應而成章其法三分益一謂之上生三分損一謂之下生如宮聲八十一三分之每分得二十七而損其一則五十四為徵又三分五十四每分十八益其一則七十二為商又三分七十二每分二十四又損其一則四十八為羽又三分四十八每分十六又益其一則六十四為角所謂幾十幾者以樂器之大小長短輕重疏密粗細而言如其上生下生之法以損益之則聲之高下清濁自正故曰正五音　堯舜之道道字以仁天下之心言

詩云節　引詩重在率由舊章言其能無差失事理不忽略事幾者以其率由舊章也率由是遵先王之法愆忘過也註解自明時文重不愆忘謂不愆於先王之度數不忘失先王之精意故能率由舊章者非此段重在先王之法是告人以遵之之道

城郭節　以當時不行先王之法者唯以國未富兵未强爲憂故廢法以行富强之術是以引此說以證之

事君節　進退無禮苟且以求容

規矩章　至者至當而不可易非規矩則方必不方員必不員非聖人之道則君不君臣不臣必要以之爲法一毫也苟且不得玩下自見　人倫雖是概說然不可如時文講到舜事瞽瞍文王事紂等支離不合本旨之語

二節　舜之所以事堯止是輔堯以行仁民之政

道二節　此二句是上下關紐上說仁下說不仁

恆言章　人有恆言不與南人有言曰同非謂恆言之善也人只信口說天下國家卻不思其貫通歸宿處孟子使卽其言而思之以得其理言天下可以該國家而必連舉之言天下國家可以思此天下國家屬何人之應之則可以知其本矣

爲政章　此以戰國之君聽游士之辯言刻薄世家而亂國政不知世臣雖未必賢然與同休戚爲百姓之所依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公子成必不肯從及信陵平原係國之存亡則可因之以收拾人心而行吾之德政不似游士爲天下所輕賤怨惡不服從之也

天下有道章　此章爲小國而發自天下而言則宋魯衛中山爲小自七國而言則韓魏之於秦燕之於齊亦小國也旣不能行仁政以大有爲於天下又不欲受其役而與之興兵構怨勢必至於亡國故力言其不可逆天以首禍若欲不爲之役則惟師文王行仁政以轉無道之天下爲有道則彼强大者不可爲衆且如商之子孫多士役於我周而受命矣前後宛轉只是一意唯無德而構怨則必不可也

今也節　弟子才不如師小國力不如大國安能以受命爲恥若當仁不讓則又奚不可哉

如恥之節　大國亦小國中之大國如韓是也

執熱節　是猶執熱言不能以勝天下引詩乃以言其欲

之不遂
桀紂章　此章以行仁得民心民必歸之之理言水就下言不可遏抑獸走壙言遂其所欲
三節　此下以當時時勢行仁尤易
今之欲王節　此下歎當時人君皆不足以有爲同於滅亡今之欲王者言今日而欲王因循已久爲時已晚然及今爲之猶可挽前日之失
自暴章　此章通時君及流俗而言
道在爾章　此章爲異端而發求諸遠者泛求之天地民

物廣遠之神化求諸難者如楊氏之爲我致虛守靜忍制其心墨氏之兼愛勞心怵形以役天下親親長長道在爾也人人親親長長事在易也但爲治者行先王之政制產養老興學校以導民於孝弟則人之不親不長者鮮
居上位章　思字不當只作欲字解若但云欲誠未見其必能誠也此思字是工夫字與不思而得思字相近亦勉意學思辨俱以心思勉爲之蓋明善之本也思誠則擇善而固執矣
至誠而不動節　此章重在此二句誠者天與生人以性情之實理人人皆受之於天惟能思誠而合於至誠則有此實理者自然感而卽動若但襲仁義禮智勇之迹而心未極乎無妄之實則人各有心君民親友皆漠然而不相應矣
伯夷章　善養老非謂善養已也註自分明文王之政正謂此不可添入上庠下庠執醬執爵等語
求也章　大意重在聚斂末句辟草萊任土地正應章首一段强戰是帶出相形語次者卽次於彼也必財粟富而後可戰亦相連事賦粟倍他日非加賦也乃精覈督追不

容逋欠耳
故善戰節　辟草萊者周制有田有萊田有征而萊無征萊荒田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萊雖耕而不起科辟墾也責民開墾而納賦也任土地者古者任夫家而不任土地一夫輸百畝之賦勤者耕地多而不增惰者耕地少而不減今一概以地起科有田有賦而游惰者無征則賦易取足而農民之困極矣
存乎人章　觀眸卽在聽言之際觀聽二字相連說此爲

飾說以欺君子者言其人未言之時睟子未必卽旺唯至言與心違之際畏君子之察見其隱心先怯惴則但恣口妄談而神氣沮喪心不能注於目恆思匿避故不能正視而有見如不見矣云胸中不正者言未始不託於正也

君子之不教子章　君子乃言君子立教之法待子之道爲不易之經

次節　此以不肖之子言子未必不肖然立法以全恩須極其變賢者自可求師不肖亦得師以制之

末節　推開說不但不與門弟子同執經問道凡所言所

行皆是不責善責字重君子未嘗不迪子以善但不責耳責則有危言相驚甚則加以夏楚子之於父亦極言而無婉詞

事孰爲大章　大者謂止此一事要緊其或得或失關係天理民彝爲人禽之界善惡之樞盡心力以效之猶恐不勝時文有云親大如天如君者亂道也若以分位之尊言則守身句又何以云況父母豈以尊故而事之乎明言事孰爲大非言人孰大俗說可笑此章有守身養志二義皆事親之事也必守身而後能事親必養志而後可則其大可知矣前段守身與事親並說卽急急歸到事親上方補孰不爲事一節以見守身以事親則本立而道生須妙於消納以成章法當知守身養志原是一理人之不能守身者止在義利上不分明如曾元便有愛惜物力以圖便利意有此一念則屈身辱己以求兗全而見事君事長守官守業之重反以富貴利達爲事親之本以要之見口體之重而已以此立義前後融洽

人不足與適章　仁義以陳善閉邪心無貪侈殘忍之情仁義乃行故倒在君正上正是格心事定是謂無可適無

可閒

人之患章　孟子之時處士橫議者如爲我兼愛虛無浩漫堅白異同之說汎濫害道止因當時爲人師便可奔走天下故勉爲矯異之行肆其猖狂之論不如是不足以新人之耳目而使從己一人首之其徒相承以自立一家之統系皆歆於名鬬利達養自尊以役物之利一念爲之也故摘其大患之本原在好爲人師

樂正子章　此弟子事師之禮所繫甚大不必以下章意攙入首言從於子敖見習氣移人之易

仁之實章　實字與本字異與體字亦異舊說俱不親切其義至顯只說此乃實實的仁義禮智樂耳與眞字略同不必添入其他非實之事一反於事親時此心之眞愛方見於從兄時此心之眞敬方見能敬能愛方是眞仁眞義二者不可廢之節文眞是自然之秩序二者知其必盡而常常記憶不昧眞是自然之是非因二者之樂生其歡豫之情而不自已乃以舞蹈之節傳其至樂之眞情是樂之所自作立言之旨欲學者於此二者體驗自己眞實之至情而躬踐之乃爲五德之實不徒務其名也名字緊對實

字

次節　生是樂後之幾註云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則生後方樂矣生與惡可已是二者之樂與作樂相因中次序樂乃心中歡洽生則發見於官止神行之間惡可已是遏抑不住必有所見於動作而舞蹈傳之矣蹈是舞之行綴（如今作戲脚步法）舞是手持干羽以舞不知者自然合節也獨言舞蹈不言歌咏者歌吹原相應而舞蹈爲五官百骸同用以應心之大全也

天下大悅章　化是一時事且恐有大逆不可化之人定則爲萬世法雖亂賊不敢越

舜生於諸馮章　此章爲當時言治法以古今不同時九州不同地不可拘守先王之道得志則唯其所行於是破壞帝王之成憲以徇其妄故舉舜文以辨之時地是兩柱子文字參差互見乃古人文字不板滯處前二節但言地末節先聖後聖但言時各異應地之相去也二句

地之相去節　得志是得大行之志行乎中國是行政如井田學校之類時解言聖德聖學者非

先聖節　先聖後聖可推開說其揆其字頂先聖後聖來

言先聖後聖之揆度事理以行者一也

子產章　歲節此節就濟人之政言下平政因此而推言之

君子節　平其政者上下各得其安如民有梁官有車彼此均濟即辟人亦不平也此下分二義君子平其政二句言上下自有典章行道可辟人豈得以大夫之車載小民失爲政之體焉得人人而濟之至末言一車不足以濟多人則所惠者有限求每人而悅則惠之術窮失爲政之要焉得句雖承上而帶出人人二字則又別爲一義此文字活法註沉字下一轉與上不應

非禮章　一則流俗之禮義未始不依託禮義而禮非其實義非其正一則小儒之禮義亦禮義之大略而用禮不和擇義不精皆非禮而可云禮非義而自執爲義也

人有不爲章　不爲有二義淡泊而不爲其所不當爲則志貞而無所惝於物沈靜而不小有所爲則量大而可以致遠

仲尼章　註講不爲已甚甚精深當細心體之勿作寬和處世老俗漢解

不失其赤子章　註不爲物誘句甚切純一無僞乃以眞

愛眞敬言之方不墮老氏嬰兒之說　只是非失非全恃此心而爲大人凡文字有倒得者有倒不得者如上章倒云不必信果惟義所在者大人也則可此若云不失赤子之心者大人也則不可當細體之

君子深造章　此章爲躐等涉躐即欲以所見所聞見之施行者而發自得者心自得之知其所以然也居之安者是自信而不爲他說所惑資之深凡事事物物之理俱從自心所得之理大本大原上發生以待用故隨給皆合君子一途原凡應事接物立言明道皆然

博學章　此爲專執己見自謂得之於心勿待外求者發與上章各救扶一偏之學意不相蒙而互以相成註云非欲徒博與本文語氣不合蓋曰博學詳說豈欲徒博哉將欲發明至約之理不得不博且詳喫緊在博詳上用工夫詳者於所博之中凡一事一語皆委悉講究　約非少也乃收歛之意向自家身心之謂

以善服人章　人以諸侯言近文多如此說是也

言無實章　註中後說是也若云無有實不詳者則違理違心之言甚多豈但蔽賢而已正爲不詳之實實字故有

前說不知此字偶同原不足拘

仲尼章　原泉混混比德行從心得而出不舍晝夜比善日長而不已此二句在有本者身上說盈科而後進比自近及遠善人以次爲物所悅服放乎四海比邦家皆達聲名洋溢此二句以所感之效言

苟爲無本節　七八月之間雨集比從未有善忽然而行一善爲人之所驚喜溝澮皆盈比因驚喜而有溢美之譽喧傳遠近其涸也二句比後善不繼人心漸離

異於禽獸章　幾希言幾於無也乃一綫之象非一點之

象凡事俱異凡事之異無多稍一差錯則墮入彼中如禽獸亦未嘗不知庶物只是不明亦未嘗不有倫類只是不察未嘗不有所愛而不能行仁未嘗不求所宜而不能行義舉凡日用飲食俱有異處而俱差不遠此其所以必戰兢惕厲無念無事不思求其所以異也存之謂存其所以異者以要言之謂之人道俗解時文云存此幾希一脈胡說也觀下諸聖人所存者如是其大夫豈僅存一點靈光乎又有以存心換存幾希者較通但存者以心存之豈以心存心庶民去又豈去心乎

舜明於庶物節　人倫乃以人爲倫而通其志達其欲以各盡其所宜曰察切不可將瞽瞍象等事塡入蓋書所謂愼徽五典也

湯執中節　執中以應物而言與中庸執其兩端用其中意同勿太說深以危微精一插入

周公節　不合言不合於三王之匹事註云時異勢殊未是不看其有二字直頂上句故失之如惡旨酒等事豈有時異勢殊不合乃是欲施之而知有所未徹力有所未至故欲行而未能如望道而未之見忽一念覺道止於此無可更進便是不合於文王極心思以求之乃得之於己而行之恰與三王同也至時文有三王君而周公相及流言風雨等皆是胡說

王者之迹章　此註用胡氏春秋傳自是史家一說無關大義周之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乃穆王一代之衰耳自穆王以後卽然豈待東遷至有謂迹爲巡守之車轍馬迹者尤劣巡守亦周制之一端耳孟子以此繼上章言春秋所以存人道而異禽獸豈爲周之治亂而言王者統三王言之迹其已然之德業卽四事也文武周公之德澤旣斬

故列國之詩傲僻淫蕩而雅頌之以達庶物之情敦人倫之誼涵泳仁義之澤以興庶民使異於禽獸者亡矣春秋之作明王道正人心定大倫而正萬物之義存焉乃孔子所以存人道也義本如此俗解不知

次節　晉之乘至其文則史是一氣一也二字是倒裝句法言其事其文不過紀桓文之績爲記事之書春秋與乘與檮杌一也其存人道之大義則孔子自謂與二國之史異

逢蒙章　古之善射者名羿不一堯之時亦有后羿蓋以

射名如古共工堯時亦有共工此羿非堯時之羿尤非有
窮后羿之羿若是有窮后羿則是篡夏之賊豈但取友不
端之失而孟子僅曰是亦有罪公明儀且曰薄按莊子所
言羿亦別有一人今不可考但不可以篡國語插入其以
逢蒙為寒浞者尤非
次節　註中全私恩廢公義不必入講
天下之言性章　如註所釋則前後三節全不相應小註
云智亦性中之智尤非牽強近人看此章頗清楚當從之
章意本為言性者而發其言智者以言性之人皆有慧辨

而自謂智也天下之言性也謂凡人言性者古人聖賢言
之孟子亦言之告子等異端皆言之而性非一物可據以
為成行則皆因人之或善或惡已著之迹而推求之耳乃
君子有故以言性異端亦有故以言性如文武幽厲象舜
微比等皆故也□□□□□□□則何以別其言之是非
然故有利有不利而必以利為本其不利者無本之言也
利順利也因孩提稍長之愛敬順而推之如禹之行水順
之以下則利據習氣染污之惡逆而揣之則善皆不得所
歸而別尋一空洞之隙以為性如鑿地以停水使湍則不

利其鑿之也不可謂辨之詳乃以自矜其智而不知以小
智逆行則言愈巧而愈可惡唯其不以利為本也
天之高也節　此節就上意而廣譬以申言之天高星遠
日至不易知苟以故求之則可定唯其有常之故順而利
也人之善惡不齊而民之恆性必非可東可西故孩提無
不知愛稍長無不知敬其常也則亦何難知哉鑿智者據
不常之習以言性宜其不利也　日至者一歲之首日在
南而回北之始也星二十八宿之度分辰日所躔之十二
次日徧歷乎十二次而復躔於前歲冬至之度無杪忽之

差乃為後歲之冬至天左旋星辰隨之日右旋每日皆有
一定之度分則其故也　千歲以未來言
君子所以異於人章　以其存心言以其心之所存也存
字不對去字乃常持仁禮於心故與庸人之日以物情之
順逆係其心而戚戚患之者異仁者愛人四句是轉下語
仁者愛人而人必愛之有禮者敬人而人必敬之然而有
橫逆相待者雖非恆禮而天下自必有之此四句以此轉
下乃在君子則見愛人而人恆愛敬人而人恆敬今人之
不愛敬我者必我之愛敬未至此意亦在此四句帶出

是故節　中懷不釋恐其不逮曰憂變自外來相迫而無可如何曰患非仁無爲也二句是現成語言我自反既盡仁盡禮矣何患之有

禹稷章　禹稷顏回同道言禹稷不恤其勞苦顏子不憂其貧皆求盡於道而忘其身其爲安土敦仁之道也

禹思節　此節是地皆然意非以申同道之旨　由不當作猶禹任治水而有溺者皆治水不敏使然稷任教稼而有飢者皆教稼不勤使然實由乎己無可推挽故不容不急春秋之天下不治不由顏子故不當引爲己任地使之

然易地則禹稷且隱顏子且不容不急

今有同室節　二節推開說以見君子隨地自盡之道

匡章章　以公都子言通國故卽以世俗詰之其實孝不孝之大界限卽在於此不顧養云云皆從上五句出入非犬豕未有忘父母者止以怠惰私利縱欲逞忿遂至迷失本心此是天理人欲爭存亡處匡章出妻屏子終身不養與好貨財私妻子正是的對　責善朋友之道一道字要緊有其心必求當其理章子止是不知道夫章子子父責善二節言章子所以不得爲孝末節言其不至爲不孝故兩用夫字推求之　父殺其母事不見正史不可入講使然是怨父非責善　是則章子已矣言有其心而不知道不可謂孝不可謂不孝如此而已

曾子章　同道言愛其身而不輕死致其身而不苟生皆以守道爲重其道一也曾子師也以下言所處之地起末句

蒙甘來曰鴻按禹稷顏子所同之道是以仁言進而救民仁退而修己亦仁也故註曰其心一而已矣曾子子思所同之道是以義言君臣師弟皆以義合或遠害或避難自有

所爲制事之宜故註曰惟其是而已

四書箋解卷九

衡陽王夫之譔　八世從孫之春校刊

萬章

舜往于田章　我竭力耕田以下依註解則若是恝若是字無所指而我於何哉解亦不順若是是字是倒裝法若下文所云也蓋謂舜若云我但竭力供職至於父母之不我愛非我有以致也則亦無可如何且安心以受之而已如是則可恝然無愁和順事親而不必怨矣此長息萬章所疑不當號泣者而公明高以爲不易知孟子以爲慕則必怨也

天下之士節　上節據所傳聞以立案此節因上節而推詳以斷之惟順於父母二句是底豫後實事非虛擬之詞據下云五十而慕舜三十而登庸二十八年乃即天子位以天下養瞽瞍則五十以後瞽瞍尚存而底豫之下無復怨慕而憂解矣

娶妻章　聖人於父母則揣度其情而曲全之以不使成其惡於兄弟則誠信不疑而坦忘之不復察知其慝此天理自然之差等厚薄不容不異故不妨以堯之知瞽瞍者

而非有欺以子產之信校人者信象而非愚也

盛德章　次節如以辭而已矣此上但辨詩言莫非者父母不在其內

孝子節　此乃正辨瞽瞍非臣之理而以舜實事證之孝子之至四句通論理爲天子父四句乃舜不敢臣父而有以待之之禮爲天子父者古無以尊號加父之禮故但正告之曰天子父以天下養養親於宮以天下之養天子者養之而問安視膳皆以天子事親之禮行之當時必有典章今不傳矣　引詩重一則字則者定其尊養之禮爲後世法有其思必有其則有其則乃可慰其思詩言追王之典故引以證此

堯以天下章　諄諄然命之乃漢書皇天鄭重降符命之意謂祥瑞也或有文字或有形聲皆謂之言故曰天不言者謂天無口說話則大不成語　以行與事行是舜之所爲無不利者事乃一時事會湊合　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答萬章堯以天下與舜意已竟舜相堯以下別是一意言舜不敢受堯之與而遂有天下蓋戰國時有此邪說爲篡位者誘其主以位授己如燕子之類故必申明私

受人之與者不待天人之與逼其子居其位乃是篡賊前
段言不能私與此段言不能私受大意側重此節
人有言章　至於禹是從禹說起兼商周在內故孟子備
言伊周之事以答　施澤於民未久以上是述其事以案
舜禹益以下乃斷語舜禹益三句須補或傳賢或傳子乃
到入天也　莫之爲四句只就舜禹啟受命者說不可兼
朱均及益莫之爲言非堯舜禹之所能爲莫之致言非舜
禹啓之邀致　致招致也
匹夫節　此以孔子證益之不有天下苟非天之所與則

不但益也卽孔子亦不能得
繼世節　此節證啓之有天下言苟非天之所廢則不但
啓卽商周後代之主不如啓之賢者亦可繼世雖言益伊
尹周公不有實言啓太甲成王及商周後世之中主
伊尹節　二年四年趙氏之說爲長竹書紀年甲子相次
外丙仲壬皆卽位而夭商法立弟毋弟畢立然後立嫡長
之孫
唐虞節　其義一也義者宜也於時爲宜天使然也
伊尹以割烹章　否者必無其理不然者實無其事　自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至以伐夏救民皆述伊尹實事以證
其無割烹之事耕於有莘一句卽以辨其非庖人而先未
來商　己所當受曰義人所宜施於己曰道　一介不取
與是實事天下弗顧千駟弗視是志願如此　不以與人
句亦要緊一介不妄與況有妄與人以身者乎
天之生此民節　知者知事物當然之理覺者覺吾心可
否之幾一見而卽別白曰知如黑白之不紊自喻而不容
昧曰覺如痛癢之自知
思天下之民節　前云覺斯民後云正天下此云被澤云

救蓋必伐暴以安之然後可滌舊染而自新
吾未聞節　此一節是伐夏救民以正天下推其必無割
烹之理遠近以未仕之前言去不去以既仕之後言聖人
推開說
吾聞節　闇不聞要緊前五節皆所聞也未聞直言無此
事要者取必於君從己以行也
伊訓曰節　引伊訓以證其能正天下必非辱己者之所
爲
或謂孔子章　於衛主顏讎由句要緊是質證其非主癰

疽以禮者君以進賢之禮進己以義者道道不合不可枉
也
百里奚章　虞人也一句要緊言其故爲虞臣非始爲求
仕於秦也春秋時大夫出奔他國皆羈祿欲仕則仕　智
賢是兩柱子先言食牛之不智後言奚之智先言奚之賢
後言自鬻之不賢錯綜成文得其意兩分可也　智以知
是知非言
伯夷章　目不視惡色二句持己之嚴非其君四句出處
之嚴橫政之出三句不特不仕不使思與鄉人處三句不

特橫民　言治則進亂則退者伯夷讓國出奔後蓋嘗仕
於他國孟子時尚傳之秦火後乃不可考耳古者公子出
奔他國則仕　剛而無恥曰頑柔而徇物曰懦躁褊而不
容物曰鄙刻覈苛求於物曰薄
聖之清節　註以不思不勉言聖人未嘗此乃以大而化
之言聖也大者充實而有光煇如三子清任和皆誠有其
德篤實而無毫髮之妄而發見於應事接物者皆昭著光
明物無不睹其化則夷惠之聞風興起頑懦鄙薄皆仰以
自新伊尹則以道覺民是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節　此下二節歸重孔子非徒贊美之
也乃孟子學孔子之聖功知所從入處德自聖修而成智
必自聖學而大雖孔子之聖得自天縱而好古敏求不厭
不倦乃至發憤忘食其求智如此其至故自言忠信如人
而人不如其好學聖學極乎其至然後知無不明洞見萬
物之理與天道變化之幾則隨時以應皆其所深知者而
行之而成乎時中之妙孟子推及於此以示學聖者格物
致知爲入聖之門三子聖修已至而聖有未逮故但各盡
一成之善而不能貫通學者學之則未免有隘與不恭之

傷矣此一節以樂譬漸漸引出智字下節乃專歸重智爲
一章之大旨　大成是樂中名目註有二說前云樂之一
終書所謂簫韶九成則以一闋爲一成又云獨奏一音自
爲始終爲小成與前說矛盾實則前說是也若後說則豈
有獨奏一音之樂乎小成猶分俗樂雜劇之一齣大成則
全本也　始條理是大成中八音之唱和相應於此始之
終條理則於此終之也知之所至無窮故行之無極無不
備
智譬節　此節專以孔子之聖智言不帶三子說爾力爾

字就射者說耳孔子之聖修可勉而至其聖學涵泳漸積以底乎高深不可勉而至也

北宮錡章　班序也謂爵之尊卑祿之厚薄以次相序也班爵自天子而下推之至於下士班祿則自耕者之獲在官者之祿而上推之至於千里爵主以上治下天子出治之本也祿主以下養上耕者食人之始也

敢問友章　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十字一句不斷五人者三字相連與下此五人者同不可在者分段應也字若以者字應也字則此句全無意味蓋言獻子之以此五

人爲友也以其無獻子之家也文意本如此友也也字是起下語與下者也相應獻子以其無家而與友則其不挾貴可知也　無字妙不是蔑視他是全忘了有也如此無也如此平平坦坦不與貧賤之交

敢問交際章　章分二段自章首至充類至義之盡也宛轉發明可以不卻之理自孔子之仕於魯也至末乃言所以不卻之心蓋當時諸侯雖不能用君子而士至其國卽有交之禮以致敬則君子所可與相酬酢而使知我以行我道者在此若更責其所取不義而卻之則天下更無可用之心而拒人已甚勢必如沮溺丈人陳仲子之流果於忘世矣故於其交際示之以君子之道不難行之幾所謂兆也兆字是一章樞要此孔子所以應世時中之道而孟子所學者故後主孔子三仕以申明之前段輕後段重比今之諸侯四句已有必用此時之君則必不絕之而致之之意王者之法君子之道一也

首節　萬章問何心也一心字謂君子之交君子者何心君子之不絕之者何心孟子說爲之兆乃正告以君子之心彼以敬君子之心而來此以尊敬者之心應之此心正

可互相用以有爲處萬章却以不屑其不義爲心則眞是不耐他而無心與之往還若知之然後心安者然

仕非爲貧節　劈頭一句是大旨章末句正應而有時乎爲貧以下乃是回互說個十全道理耳仕非爲貧本以行道乃世之立朝者不以道不行爲恥則是貪位慕祿以公卿爲救貧之資全不顧仕之何所爲則可恥甚矣若但爲貧則有卑官可以稱職而受祿何爲立人之朝哉

位卑節　大夫以上乃有朝位在寢門內入則立之以待事　位卑言高則且得罪故可不以行道爲己任

士之不託諸侯節　士不可不仕而受祿所以自謹於禮君以養賢之禮養君子則如堯之養舜而可受食祿有常而可久養則不終於養而必加諸上位非苟以得祿而已

不見諸侯章　此一章分禮義二字禮以自循其分義以自伸其道第一節言不敢禮也後云以士之招招庶人二句應此節而提要言之曰禮門也自庶人召之役至而況可召與言不可義也後云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應此段而提要言之曰義路也二句詳畧不同實是二柱齊景公田一段雙引二意孟子答不見諸侯凡三章彼二

章皆專以義言惟此兼禮說蓋當時游士踵門求見既卑污而不義而以一介之士唐突侯王矜之以求榮則又放恣而無禮君子自處以禮處世以義高不亢而卑不屈乃是坦直之大道出處自得而不見諸侯之義於此爲全

取非其招不往也下以大夫之招招虞人文氣相連偷空問答而語脈自接　庶人以旂三句亦是招之以田事若召之入朝則不用此此節亦以見君之召臣亦必有常禮

欲見賢人節　義是君子自持之義禮乃上下共由之禮故專以閉門比之路者人必由之禮則初見時或出或不出必從此而行

一鄉之善士章　註盡字當玩乃取友必廣意故下云未足

以友節　論世然後可以知人道以隨時而異乃歸於一知人則可取古人之善以益我我亦可以輔古人之不及而補其偏有友道矣

四書箋解卷十

衡陽王夫之譔　　八世從孫之春校刊

告子

性猶杞柳章　告子之說未嘗屢變只是見處不明欲直言而不能故左譬右喻無不被孟子說倒亦只隨所說而破之不與正言以其不可與言也此章原不是性惡杞柳亦不是惡物既可為杯棬豈可言惡栝棬固可屈杞柳為之然使不屈亦可為他器告子止以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體能動心能知活在世間的是天所以與我者為性

原無善不善故云猶杞柳也杞柳只是一株樹並無栝棬之成形亦不必為栝棬義為人立下的名做箇成器只為人要杞柳用故有栝棬非天下固有栝棬也此二句是他見性為無定之質義為後起之用下二句惟其無定故可使為栝棬是將這知覺運動之靈做出仁義來為栝棬則非杞柳為仁義則亦復非性矣他立意不要仁義只任其自然故其說如此

子能節　告子雖不要仁義亦不肯教人以不仁不義然說以杞柳為栝棬則必戕賊乃成將使人謂不仁不義乃可全性之本質則不仁不義之禍必成故以禍仁義之說破之而說窮

性猶湍水章　告子以杞柳有戕賊之嫌故以湍水比之湍水一決即流無所戕賊也其實只是無定之義與杞柳之說同

水節　告子將東西比善不善是大謬處東西皆可決之方與而下同也性之無分於東西者如不同道而趨一殊塗而百致之善也故曰性無分於東西誠有其無分者也告子錯處在一人字他不識得人之所以為人故不知性

人無有不善喫緊在人字上若犬牛之性則有不善者矣

今夫水節　可使為不善習使之然也

生之謂性章　生之謂性四字亦無甚錯生氣生也生理亦生也生則有死則無食色然仁義亦然故此語破他不得但其意是說有生之氣有知覺能運動的故凡生皆生凡性皆性孟子灼見其所言之旨而反詰之告子果以為然故可以人與犬牛破之以人之知覺運動即灼然非犬牛之知覺運動即人之甘食悅色亦非犬牛之甘悅也故其說又窮

食色章　告子以食色爲性者以其出於自然不待學慮不知食色乃天之所以長育萬物之生氣故可謂之命而不可謂之性以其非天所以立人之生理也然孟子不辨此者以食色之中仁義未嘗不寓焉　食色而得其正者固仁義也　告子所言內亦不指之爲性但自性中發出的以呴呴之愛爲仁亦止食色上發出非君子所言之仁從心而發者謂之內因事而顯者謂之外

三節　長之者三字卽從告子而我長之句接著彼說以辨之蓋云我長之則義在我而不在彼告子已自相背戾矣

耆秦人節　止就其食色性也而破之物謂甘食悅色所甘所悅之物

孟季子章　孟季子之意卽告子長楚人之長意以有定在爲主於心者爲內無定在而可移易者爲外不知唯有主於心故可移易而皆得其當若在外則一物一理不可移易

公都子節　固有之生理存於中者謂之性喜怒哀樂發端以生好惡之用者謂之情情亦自然必有以達吾性之用者耳目口體之能效其視聽言動以有爲者謂之才才亦自生而有但藉形氣以成用耳

乃若節　乃若其情三句應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一說言彼所言可以爲善者情也非性也情則不必善而但可以爲善然使之爲善者豈非性乎故以此益知性之善也

若夫節　應有性不善一說有不善者才也才則有強有明有柔有弱然卽不能純乎善而非必於爲不善爲者止因不盡其才則亦非才之罪才且不任爲不善之罪而況性乎

惻隱之心節　惻隱之心至我固有之也正破無善無不善之說皆有有字正破無字人皆有之則所謂人無有不善也上篇說四端此竟說是仁義禮智蓋上篇因今人乍見孺子說來言今人者乃當世牿亡其性之人牿亡之後僅此見端此則統聖凡而言直指其本體之四德旣固有此四德安得謂之無善乎　鑠是鎔鑄改換前模之意外謂事物及教習非以事物以其理來相迫亦非待教而改易以趨善乃中所固有自然不容昧也　弗思耳矣以下總破無善可以爲不善之說才者所以效性功者也思者

心之才耳目口體皆有爲善之才而以心之思爲先立之大者若能竭其心思以求於至善則性之大用無不得者舍而不求任其心之曠逸則見無善逐物以流則可以爲不善任其血氣之欲而全不思以恣耳目口體苟求便利則純乎不善如象而堯亦不能化此不善之所由生惟不使才見功而非才之罪才且無罪而况性乎蓋三說之敝皆因人有不善疑於性使之然故直指其故在思求不思求以破之

詩曰節　物者才之質也有物必有則有其才則必效性

之用性善故才可以爲善也好德情也秉彝性也惟性有恆德故樂與其同德者爲類而情可以爲善也情才皆無固然之不善則性善可知已

富歲章　此下三章皆以人疑不善之人惡必有所從生爲生初即有惡在故聖凡相遠孟子詳爲剖析以見不善自有所至而非生質之有惡也　自章首至天下之足同也言降才不殊以明人皆有作聖之才自口之於味至末言情之同然以明人皆與聖人同情分明兩段不可混而爲一

首節　陷溺其心則才隨之而異趨陷溺之實至後數章乃見此但約略言之

次節　麰麥之熟而成實才也才依形質而起用　雨露之養直趕到不齊也

故龍子章　足但有才而無情故以證前段末節故曰以下不復重敘

口之於味節　與人殊言與人異　犬馬不同類亦以味言如犬嗜穢臭馬嗜草等　舉易牙師曠子都者以至美之味聲色等言人之嗜好雖不同然到至美處則必不異

以比人之好尚或異而至於理義爲至美之德則無不以爲然也

故曰節　然是也以爲至是而不能非也此言好善之情芻豢悅口人人共悅也

牛山之木章　此章扼要在人見其禽獸也三句以破性無善及有性不善之說中間說不善之所由生次第分明以證非性之本然後發一養字是復性之功然非於此有教人養性意止言善之所由存非分外增加但因其固然而滋培之耳

次節　言雖存乎人則此人字乃就不善之人說言非但聖賢固有仁義之心雖放其良心之人性之所存亦終始不相離也

三節　苟得其養則必長者唯其固有仁義之心故可因而養之以盡其善苟失其養則且消非其本無特因失養故將所有之善消之而亡

操則存節　此節時解大謬惟不識得惟心心字將作靈明活動的說不知此言心乃仁義之心也操操此仁義也舍徇嗜慾而不仁不義也出入無時者欲仁則仁至思義

則義在一念存即存而入主於中一念舍則放而與仁義相離也莫知其鄉者存亡在心而不在事一念則茫茫昧昧不復知有仁義而本心隱也

王之不智章　此章亦辨人有不善之故借齊王以證之孟子言性無不善特因勢使之然則人將謂如孟子之啟迪王者已至若非王本無可爲善之才何以終於是非不辨豈非其智不能若聖賢之明爲降才之殊乎以此爲疑則人性皆善之說不立故言無以此爲惑王之不智自有由非其性之本然也　智亦性之一德　但言智者爲善自

知善始也　雖有天下二節分二意人之爲不善大要在此二者前節聞善少而聞不善多爲習俗之所惑如因因歲而陷溺所謂世教衰民不興行皆由於此後節向善之心不專嗜慾雜亂故雖學而實未學故不能復性乃不能盡其才之故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者也二者乃不能爲善而爲不善之故前言陷溺言牿亡至此乃直指陷溺牿亡之事最爲明切易生之物比人本有此是非之心一引即發　末節鴻鵠將至一則比好貨好色一則比富彊功利

魚章　前六節婉轉辨論只是發明本心二字到生死之際尙然不昧行人乞人皆能有之則其爲本心明矣至萬鍾下二節乃察其所以失本心之故而深嘆其愚亦以見流俗之陷溺非性之不善也失者本有而失之

首節　舍生而取義自然如此非教人知取舍　生亦我所欲節　此節提出所欲所惡有甚於生死註秉彝義理之良心自然耐不得屈辱　如使節此言生死於人甚大若非義在心而不可昧則斷無不求免之理

由是節　此言其所由故生死爲輕由是二字指欲甚於

生惡甚於死
是故節　言人皆有之見不辨禮義受萬鍾之人必有是心
一簞節　此節極言人之皆有豈受萬鍾者獨出行人乞人下哉
萬鍾節　此下直指牿亡陷溺者一段下劣習氣極没要緊極卑陋極癡愚乃放其良心者最下一等人而自戰國以後求富貴利達者大都如此當其窮居之時憤志有爲果然肯屈志求人雖死不恤及其得位則驕妻妾誇閭里以鳴得意並不保身家傳子孫唯圖一時浮華以傲物如史記載蘇秦正此謂也止因將羞惡之心誤用之故本心全失豈其本心之不良乎妻妾之奉乃盛服飾以媚妻妾
仁人心章　前數章言求言養而未言所以求所以養也此章乃示人以求之方在學問上說蓋枯守此心則仁義之理不著唯學問則日存心於理義而不逐物以流而於古今事物之理研求其心安而理得者以審其不容已之大用則因事見心而仁即在其中矣
首節　仁人心也句極直截言仁者人之所以爲心者也內而爲視聽言動外而爲親親仁民愛物之誠理之所涵

知覺之所自啟皆仁在內而使然非但昭昭靈靈之可謂心也義仁路也須知路亦在人心中必要從此而行必不肯走錯一步分明記念自然順之以趨故上分言仁義下總言放心
學問節　放失也放心不仁也求放心求仁也求仁者求視聽言動之各復乎禮親親仁民之各盡其施也故必於學問求之時文有將放字作放蕩出外講者不知如何放蕩緣誤將放心之心作昭昭靈靈的知覺解故以此收轉此靈明如和尚家止觀爲求放心因而學問不在博學切問只在收歛此心便是真學此等邪說全不照上文慎勿誤聽
　且如雞犬放只是失了雞犬方求若開籠放出雞開門放出犬他自然回來何待於求可見邪說一字也不通
無他言非以他用
無名之指章　此章扼要在一惡字以動羞惡之心使求仁以伸其固有之心　指不若人人之指皆伸不若人盡人皆不能如心不若人不能如人人皆有之心也
桐梓章　此章言養身養身者不爲嗜慾之所克伐不爲利達之所馳騖居廣居以養其氣立德威以養其體使成

乎大丈夫也
人之於身萱　此下二章乃言所以養　體有貴賤知周
乎萬物爲大能止乎一爲小不求物養而物所受治者爲
貴求養物而爲物所累者爲賤　肩背節以大小言　場
師節以貴賤言
飲食之人節　註專以口腹爲小體未是玩人皆賤之句
則不待大人而後知不當爲飲食之人也此二節亦是借
一最賤者以喻之言口腹亦在所當養而養之則人賤之
可知小體不足養矣以色養目以聲養耳以安佚養四體

皆是養小失大
鈞是人節　大體節既是心又將何物去從豈以心爲從大
體乎蓋以小體從大體效其聰明以輔作聖之睿是從大
體以大體從小體役其好惡以徇聲色之欲是從小體
或從節　此節舊解未明在不識公都子問頭公都子或
大或小前已問而孟子已答之矣至此則問鈞是人皆有
大體有小體小人何故舍大從小其病根何在何以唯大
人能從大體而小體不能干之孟子乃告以小體易從大
體不易從之故而言大人能不爲小體所域之本曰耳目
之官不思者言不思而亦得也色到目便見聲到耳便聞
不勞研求自然逸獲此句對不思則不得也而蔽於物蔽
如一言以蔽之之蔽目止於色耳止於聲雖極其審察亦
止在見前聲色之中此句對思則得之思則極乎高深而
無不得也物交物二句言耳於聲目於色各以類應故易
於相引聲色來就耳目故易於相感此句亦對不思不得
小似心之已往察物而後喻物不能於所未思者不豫耳
目而直與心交以相引也惟其不思而得之利故小人利
其易從而後從之惟其各止於一官故小人喜其效之易

竟而從之惟其聲色來引坐而受之故小人歆其自至而
從之心必思而後得愈思則愈得不思則不必得故小人
畏其難得厭其難窮而不從能反是者爲大人惟不憚勞
而知其有難窮之緒故盡其才以思之也此天之所與我
者句自應雙頂若專言大體則下當云先立之不當又云
大者矣且耳目之能視聽又豈生初受之於天者天兼與
之故小人亦分用之而唯大人能先立其大者以善於用
天也　先立乎其大者三句含有利用其小者則大者爲
其所奪也此爲小人而已矣意須補發以答所問

有天爵章　天予人以君子之德以理萬物曰天爵君子人以君子之位以治小人曰人爵　仁義忠信性也樂善不倦情也

仁之勝不仁章　仁勝不勝謂存理則欲自遏　謂之水不勝火必別求所以勝之於是强制其心以求免於不仁而與欲爭不知廢天理之節文則不仁更甚持之必不能久終且逐欲而鶩矣

五穀章　存養密擴充大則熟　荑稗謂異端之能成其說功利之能成其說不如者人謂其不如也雖熟亦只是

荑稗人見其不如則將棄此而棄彼

羿之教人章　二節有二意志於彀比用功必至勿至半塗而廢

次節　規矩比取法必正

任人節　不揣其本節折任人之妄金重於羽節明禮重之說非彼所可破

往應節　不紾不摟亦未是禮但無禮之極必至於大亂

曹交章　力不能勝一匹雛非不能勝一匹雛自不欲舉而諉之不能也今日舉百鈞使其自任而舉之也　勝音升足以任之之謂不勝匹雛謂挈不起

徐行節　此二節雖說得甚易然有一跬步一言一動一服之間善惡卽於此分見得一不爲則成乎大惡

小弁章　過大過小時解謂事關宗社故大非也如舜之怨慕豈亦關於宗社乎絕父子天性之恩以賊大倫是過大不能謹禮以守貞不傷大倫則小

末節　五十而慕慕字中含怨字須自號泣說來

宋牼章　此章重正人心以起教化善風俗說　五節懷利以事未嘗不事任他盡心竭力只重利害上起見如子見

父病只恐有喪祭之費家務之勞乃用心以調養之便是懷利以事止此一念天理喪盡勢必利在死則惟恐其不死攘奪自此而興故亡國敗家皆其必然

居鄒章　前節全伏下案居者久居可以徐圖來見鄒任異國必須越境處守不得委宗社而他處行者暫處平陸齊之封內相坐論之官無官守

四節觀聘後以幣及庭實獻曰享儀者將享之際威儀之敬如有容色是也有其志則必著見於儀矣

先名實章　時孟子將去齊髡恐其復留故誚孟子以使

不能復安於齊魯繆公二節全是此意故孟子言欲去而不即去之意非彼所能知以折之

末節　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言不輕去之故不用則功不見欲去之心已久非小人所知也

五霸者章三節　曲防有壅閉水道以專利者由水本由其國而行故築隄防過之使注鄰以避氾濫而貽害于人

徒取諸彼節　當道志仁是二柱子路重志仁一邊玩然且仁者不爲二句可見道是先王之成憲義不可踰者仁是不殃民

今之事君章　辟土地辟草萊也　此節道以不貪言仁以不奪民言

我能節　此節道以尚德不尚力言仁以不嗜殺言

白圭曰章　爲賓以覲聘於鄰國則有幣帛國之賓至則有饔飱饔飱猶今下程拔聘禮致饔飱有生死大牢鼎肉醢醬米禾芻等牛羊豕多至每牲皆九醢醬至百甕米禾至數車

丹之治水章　洚水者洪水也謂堯時之洪水同

魯欲章　而不寐全重一善字好善不但是好士好士則是當時孟嘗春申輩亂天下之惡習樂正子善人也故所好亦善告之以善者告以君子之道仁義之言也故優於天下時解有云好善則不必強知多聞而強知多聞皆樂爲之善不知強知多聞之人即讒諂面諛之人如蘇秦張儀等皆以小有才者逢君之惡所以致亂孟子喜而不寐喜道有可行之機非但以樂正子之能稱其任也

陳子章　何如則仕不是行道之仕乃不容已而姑仕

舜發章　側重此段困於心段皆以申過而能改之義疑屬下節悉傳寫之訛

人恆過節　此節生於憂患之意

入則無法家拂士節　此節死於安樂之意

四書箋解卷十一

衡陽王夫之譔　　八世從孫之春校刊

盡心

盡其心章　註謂知性而後能盡心有說盡心然後能知性以實之此說爲長若謂知性而後能盡心不特於本文一串說下由盡心而知性由知性而知天之理不順且所謂性卽理者指其實而言之非可以理字代性字蓋理在事物在心皆謂之理性卽理但指在心之理而言耳若窮理則窮事物之理故註又言格物性豈可謂之物又豈可

在事物上能知性哉徑從知性上做工夫如何能知知性者實於已身未發之中已發之和上體會如此惻隱羞惡等心在本體上具足仁義禮智之天德若不盡吾心以求知則不著不察竟不知何者是吾性矣此心字是心之神明所謂心之官則思及書所云睿作聖者盡心則盡而體之動而察之以學問證之極其思之力而後知吾性之所誠有故曰此說爲長若必要依註亦只可云能察識吾吾性實有之理則自能盡其心以窮天下之理必不可以知性爲格物也　則知天矣則字甚快觀此則知性之難可知非盡心不能知也故曰心能檢性性不能檢心　性是天所化育萬物之理寓於人形色之中者故卽此可以知天

次節　存其心養其性二句相連存此心之神明不使逐物遷流以使仁義禮智之性不爲物欲所害則性之實理常在心中乃所以凝承上天之命而謹守之擴充之以效於天曰事天

末節　天是神化之總名四時百物不相悖害之理吾性亦在其中命則專指在常人身上說一人有一人之命立是把穩站定全吾生以善吾死而不喪失天所生我之理

氣

莫非命章　莫非命也統生死窮通得喪而言下專言生死者以其最大者而言　正者本所當受之謂如生死只是氣血衰竭則必死未至則必生之類　此章以妄求者固是不知命然一切歸之於命全不盡人事如莊子所言不得已而安之於命臧穀亡羊等故言此非知命知命者知正命也到當死時則死未是可死時天原不命之以死而自趨死地亦是逆天而不能受命

次節　巖牆是逞智力而履危桎梏是爲惡以罹禍

求則得之章　求在我固是仁義禮智求在外固是富貴利達註下二凡字甚活立言之妙正以虛擬而使人自思之

萬物皆備章　物兼事言備者備其理也萬彙之性情萬事之條理皆心喻之而所以應之之道無不實有其道曰皆備切不可用渾淪一氣包含萬象等遼廓不親之語及民胞物與專在仁愛上說矣字甚決斷是現成語此乃孟子反身而誠後自言其所得不可論理　反身而誠連上句一直下誠者實能有之不待推測不待勉求實見其皆備實實備之而無所欠缺則物不足以累其心而所行皆

因吾心之自然故樂莫大焉

末節　仁者吾心之生理備萬物而無不貫通者也

行之章　行者已之所行日用之理自然必如此行如父坐子立不容不爾是只率意做去不差的不著渾渾沌沌非確然見得必要如此習是遣教在人天下俱是如此便隨著也做得不差不察不能審知此理爲吾之所必盡此是天性不昧之良而教衰學廢以致不知故乍合乍離道之所以不明也

古之賢王章　玩章意自當歸重人君當樂道以勸士節

宋句踐章　不失義持其秉正不枉之節不離道以王道匡天下而不徇世主之爲　得已不失望可以爲囂囂之具

古之人節　此節引古人無欲自得之道以證之上二句應尊德樂義下句應可以囂囂

殺之而不怨章　前二句皆自民上說其所以不怨不庸不知爲之者在過化存神上此三句且不必如註落實講所過者化是其尊賢敬老問疾苦興禮教之德興起民志以自趨於善所存者神是常存天下於心自有天時人事與之相應而不失其機緘則因以應之而自治天地以造物之神化言無所不屆而順施不匱曰同流

不學而能章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非但其能運動固有其良能在也所不慮而知者非但其有知覺固有其良知在也此以明性非無善無不善而實有善

次節　既知之即能愛能敬須兼能說

親親節　無他言不學不慮之中達之天下而皆知皆能者無他惟仁義而已若其他情欲嗜好則人各其心不能達也

有天民章　達量而知之也天民以正物爲道故必可行而後行大人以正己爲道不待施正於物故潛見隨時無所不可

廣土章　所性所字與所欲所樂同不可作君子之性講

若論性則君子以仁義禮智爲性人亦無不以此爲性特失之耳非君子之性有異於人也此性字與堯舜性之也性字同仁者安仁安字亦相似是君子自然安之而不離如耳目口體之在身並不見其可樂而非此不適樂者見彼可樂而可樂之此則安其在我者也根於心而生色者皆自然不忘於中而必見於外見面盎背言仁義禮智見於顏色容貌背一身敬怠之所自見盎於背有道之威儀厚重端莊也不言而喻自然動必依於四德之天則

伯夷辟紂章　所謂與此之謂也相應五十非帛四句是中間騰頓語耳釋明善養老之謂明伯夷太公非以能修養老之禮以養已而云然

易其田疇章　如水火止喻至足不必言求而卽與仁亦止是相親睦不相忮害之意不似必世而後仁之深

登東山章　成章以成乎一章也如可適道而後可立可立而後可權

鷄鳴章　當乎理之謂善遂其欲之謂利

楊子章　舉一者所舉者道之一端爲我亦內重外輕之道兼愛亦仁民愛物之道但執之則天下無窮之理皆其所指爲非道故賊道

飢者章　飢渴之害在一甘字乃患得患失皇皇若將不及而無所擇以取快於一時不及人者柔巽卑屈出於人下也心者羞惡之本心

有爲者章　辟若掘井四字一段不憚勞而爲之以漸必欲得水乃止此是有爲者之志力掘井九軔以下一轉反講棄井則不足稱有爲者矣棄謂不掘

王子墊章　殺一無罪四句亦言其志如此　大人兼德位而言

仲子章　奚可哉言不可信也仲子之義止能忍於簞食豆羹若與之齊國則必不能不受以讓國者以全父子兄弟之恩君臣之義今仲子既滅此大倫則志所欲爲更無顧恤得國以遂其志所必安受之矣人皆信之不知大義而矜其小廉爲其所愚之矣

自范章　氣者聽視動履剛柔緩急之節體者憂危憔悴安康愉悅之容養者無不可遂之欲以激其喜怒無不可勝之役以疲其心力

食而弗愛章　無實而言恭敬以貌言

形色章　人有人之形發爲人之色則卽成乎人之理耳目口體雖爲小體而皆足以聽命於心以載道而效其靈以成仁義禮智之大用細而察之無毫髮之同於禽獸則人之所以貴於萬物者卽在乎此特不能盡其才而逐物以喪其聰明從恭之質則虛有是形而實不足踐矣聖人以其當然之理充其能然之形而無一視一聽一言一動之欲所不欲爲所不爲故誠中形外而形之大用彰性之全體盡矣

所以教者章　五句須從君子之所以教上分別五種教

法不可但存受教者才質上講時雨化者其德已成不須更就下學上瑣屑止以其未達一間急從大本大原上擴充之使一聞而卽悟餘人時未至不能喻也　成德者其人已有自得之善而不能得其全體則爲因其所知所能而示以盡善之道此以實學示之者也　達材者材各有所長而不能通於所短則抑其所過而矯其所未逮而達之於其所未達立說不妨因人而異　答問者乃初學之士疑而來問則因事以告不必引伸之他端反使之疑也私淑艾乃隨法以示後世深切著明足以感動人使興起而道無不備人皆可取法以長其善而除其惡也此以著書立說言

道則高矣章　君子之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其教學者則在日用常行之下學故公孫丑疑其中間相去遼遠無由得徑路以上達欲孟子移其至高者使有易知易行循而卽至之法不知下學上達中閒貫徹處在功力深熟而自得之原不可代爲開示則亦以繩墨彀率引之使極用其力而上達之理本在其中自然躍出别無易簡捷法令其速悟之理人之能不能因其用力不用力耳若能則

自從此而入也中道者下學下達相貫之處君子兩端備舉則中道自在其中矣

於不可已而已章　此言知人之法怠之至者不可與有爲薄之至者不可恃以自託任氣躁動而無恆者不可信其爲善之有成

愛之章　上四句重在弗仁弗親言不可無差等下二句言雖有差等而以次相及仁愛自溥

知者章　當務乃大經大法所當急修明者親是親親賢是好善　不能三年之喪二句是愛失其厚薄放飯二句

是知失其大小齧斷乾肉者禮記濡肉齧斷乾肉不齧斷須以手擘之難斷而齧之失口容俗解加復置原豆者非

殺人親章　人不可殺豈論其爲人之父兄與否然則無子弟者遂可殺乎此章爲戰國時制参夷之法者言殺人而並其父兄人亦殺其父兄者作法自斃後亦自罹参夷之刑人亦殺其父兄人字泛指非父兄見殺之子弟也参夷族誅也

周於利章　周字極重德無所不備之謂周擴充以極其大精義以極其密則邪說横行之世一偏之論知其所

假托之善知其非實不以創見創聞驚爲奇而信之彼之爲說不能出其規畫之中其邪則不勞力而破之有餘也

聖人章　以夷惠爲聖人自孟子始此章言其允足以爲聖人之實能爲百世之師則大而能化豈非聖乎夷惠之興起百世如此故可決其爲聖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與首章一句相應末句言當時親炙之者其爲所化可知也

仁也者章　人以人之身言耳目口體之所以視聽言動心之所以能思皆此生理之所存所著特人逐於物交之引則身心舍此理而浮用其知覺運動與仁相離而道亦悖矣若合人身之用於所生之理則人倫庶物皆得其理而道盡於此矣

山徑之谿間章　用者用之於學思

禹之聲章　此章亦論世乃可以知人之意

齊饑章　此章言當時情事不可解若謂齊王若虎不可又勸發棠以觸其怒則齊王之待孟子必不至以此而咆哮且言馮婦事亦但言爲士所笑不言終爲虎傷唯鍾伯敬此章文字命意可通以王道之行制產則民足凶年自可免於死亡不待發粟以賑之粟有限而賑之所及必不

能濟人之死徒以沽恩而爲衆所悅猶搏虎者之暫救一時之用小攻小利爲輔世長民之君子所笑故既不見用自不屑爲此小惠所謂政不足閒也此說較通

口之於味也章　耳目口鼻四肢自然與聲色等相取不待學而知故曰性也然此乃天所以養人之生而物自足以給其所需則天之所以命人者故曰有命焉君子以聽之天而不求盡於已故曰不謂性有命焉不必添入富貴貧賤得不得只是天使我然非我立人之道密藏於心而爲所當盡之時不謂性知吾自有性不在此也命者人物

所共性則人之生理也

次節　仁則父子自能盡其愛義則君臣自盡其敬禮則賓主自盡其文智則於賢者自知之能爲聖人則自合於天道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之所增益得氣禀之純於天者自能不思不勉而中故曰命也然必吾心之靈實存其理而後行著習察故曰有恃焉君子不恃天而必盡其心以盡其道見爲吾生所必盡之理故曰不謂命命也句亦不當添入舜之父子湯武之君臣夷惠伊尹之天道等語只是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人當盡人道意

浩生不害章　可欲是應事接物合乎人心之公好而温恭之度抑令人可親・有諸己則不但應事接物之宜而躬行實踐皆據心之所得於理者以踐之於行　充者擴充而極乎大實者集義而極乎善之純光輝則發見於言行動者正已而具正物之理足以昭明天下而使之知覺

化註語太高而無實蓋亦物爲所化耳風動一時興起百世不待教導而物自趨於善　不可知者不據一德以極其至乃時中之妙卽至於聖人尚不知其從心不踰之矩而大人以下愈不能測

言近而指遠章　立言之大指在人病舍其田一節時解於前二節全不照顧若此類膚昏謬者甚衆此章原爲立言者不務求心得而泛論物理以求勝爲政者不務躬行而多立名法以苛求天下故以舍已田而芸人田者爲喻言近心所確見之理也不下帶者帶以上心之部位指遠萬物之理吾心皆備自足以無遠不及也此句時文謬甚將言近作平平無奇說則與不下帶及求人者重何相干涉守約約不是少乃總會在一身上卽及諸巳之謂脩身則自有以化行天下不待刑賞以求之人要之只是自任意

堯舜性者章　不回謂盡誠極致而無曲折以求全干祿如後世祈天永命之說亦是干祿且舜發於畎畝亦疑於干祿而若將終身則全無干祿之念　言之自可行之不待求踐其言而自信

末節　行法者以前聖人之所行爲法而行之　而巳矣三字但須俟命言其得天下則俟之而巳矣非有於求得

養心章　此心字指心之靈明言若是仁義之本心則自與欲爭存亡不但言莫善於寡也養心者養之使不爲物

所牿而長其明睿以爲復性之用也欲不寡則心逐物遷
而不能居靜以待省察故學問思辨皆可以養心而寡欲
爲其最善者

曾晳章　此章重在食膾炙及不諱姓上言君子緣情以
制禮惟情之所獨切者可以一意孤行以求全其不忍而
不推類於情所不切者爲已甚之行徒以滅性害事而爲
人所不能行故可以推行天下後世而賢者不可過不肖
者可企而及也劣俗講時文見章首不忍二字便拏定不
忍贊曾子之孝全不顧下一段凡此類皆不通之甚者不

知不食羊棗止曾子致孝之小節而已

孔子在陳章　玩不忘二字是好字面不能改其舊是怙
過遂非之惡此段只說狂士好處不當說壞不忘其初乃
是自見其性不隨習遷意

非之無舉節　非者非其大端刺者察其小過

惡佞節　佞人所見邪僻顛倒是非利口心無其實而言
之確然似乎可信

君子反經節　因註萬世不易之常道一語時解誤看將
作與楊墨對此常字不對異字楊墨便好立異要矯流俗
汙世而爲已甚之行此乃以破鄉愿鄉愿方且以狂獧爲
異而自謂常志趨卑陋必不索隱行怪故衆皆悅之註言
萬世不異言非流俗汙世一時好尚之爲乃狂者所志古
人之大節萬世不可貶損者反經反字大反流俗之所爲
經乃人道之所自立止有此一條理路爲君必如堯爲臣
必如舜不使不仁加身以全仁舍生以取義學則必精義
以自得治則必撥亂以反正壁立萬仞一毫也不假借乃
以化民成俗而庶民皆一道同風則俗不汙而鄉愿且爲
人所賤矣楊墨之邪著明在外而心無慝慝鄉愿外不見

其邪而慝在心他得則名利皆可徼致不得亦以全軀

讀四書大全說十卷

後學吳讓之署

同治四年湘鄉曾氏栞于金陵節署

讀四書大全說卷一　　船山遺書二十

衡陽王夫之譔

大學序

凡仁義禮智兼說處言性之四德知字大端在是非上說人有人之是非事有事之是非而人與事之是非心裏直下分明只此是智胡雲峰据朱子解致知知字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宰萬物釋此智字大妄知字帶用說到才上方有此智字則是性體妙衆理宰萬物在性體卻是義禮上發底朱子釋義曰心之制事之宜豈非以宰萬物者乎釋禮曰天理之節文豈非以妙衆理者乎沈氏之說特為精當云涵云具分明是個性體其云天理動靜之機方靜則有是而無非方動則是非現則動靜之機卽是非之鑑也惟其有是無非故非者可現若原有非則是非無所折衷矣非不對是非者非是也如人本無病故知其或病或愈若人本當有病則方病時亦其恆也不名為病矣

先王以樂教人固如朱子說以調易人性情抑樂之為道其精微者旣徹乎形而下之器其度數聲名亦皆以載夫形而上之道如律度量衡皆自黃鐘生之類是也解會及此則天下之理亦思過半矣若專以急不得緩不得借為調心之法將與釋氏參沒意味話頭相似非聖教也

書有識字寫字兩件工夫識字便須知六書之旨寫字卻須端妍合法合法者如今人不寫省字之類註疏家專以六書言卻遺下了一半

聖經

緣德上著一明字所以朱子直指爲心但此所謂心包含極大託體最先與正心心字固別性是二氣五行妙合凝結以生底物事此則合得停勻結得清爽終留不失使人別於物之蒙昧者也德者有得之謂人得之以爲人也繇有此明德故知有其可致而致之意有其不可欺而必誠焉心有所取正以爲正而其所著發於四肢見於事業者

則身修以應家國天下矣明德唯人有之則已專屬之人則不可復名爲性性者天人授受之總名也故朱子直以爲心而以其所自得者則亦性也故又舉張子統性情之言以明之乃既以應萬事則兼乎情上統性而不純乎性矣性自不可拘蔽儘人拘蔽他終柰他不何有時還迸露出來如乍見孺子入井等即不迸露其理不失既不可拘蔽則亦不可加以明之之功心便扣定在一人身上受拘之故又會敷施翕受受蔽之故所以氣稟得以拘之物欲得以蔽之而格致誠正亦可施功以復其明矣朱子心屬火之說單舉一臟與肝脾肺腎分治者其亦泥

矣此處說心則五臟五官四肢百骸一切虛靈不昧底都在裏面如手能持等虛者本未有私欲之謂也不可云如虛空靈者曲折洞達而咸善也尚書靈字只作善解孟子所言仁術此也不可作機警訓不昧有初終表裏二義初之所得終不昧之於表有得裏亦不昧不可云常惺惺只此三義明字之旨已盡切不可以光訓明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明自明光自光如鏡明而無光火光而不明內景外景之別也明德只是體上明到致知知字上則漸繇體達用有光義矣

舊染之汚有二義而暴君之風化末世之習俗不與焉大學之道初不爲承亂之君師言也一則民自少至長不承

德教只索性流入汚下去一則人之爲善須是日遷若偶行一善自恃爲善人則不但其餘皆惡即此一善已挾之而成驕陵故傳云日新云作新皆有更進重新之意新安引書舊染汚俗咸與惟新以釋此則是過泥出處而成滯累如湯之自銘日新也豈亦染桀之汚俗乎況書云咸與惟新只是除前不究意與此何干

必至於是是未得求得不遷是已得勿失止於至善須一氣讀下歸重至善一至字言必到至善地位方是歸宿而既到至善地位不可退轉也朱子以不能守反不遷最爲明切此中原無太過只有不及語錄中作無太過不及說

自不如章句之當益既云至善則終無有能過之者也或疑明德固無太過之慮若新民安得不以過爲防假令要民爲善教格過嚴立法過峻豈非太過然使但向事跡上論則明德亦將有之如去私欲而至於絕婚宦行仁而從井救人立義而爲宰辭粟亦似太過不知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明明德安得有太過補傳云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何等繁重誠意傳云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何等峻切而有能過是以爲功者乎新民者以孝弟慈齊家而成教於國須令國人皆從而皆喻又如仁人於妨賢病國之人乃至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舉賢唯恐不先退不善唯恐不遠則亦鰓鰓然惟不及之爲憂安得遽防太過而早覓休止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學問中精密之極致親賢樂利須漸被於沒世後之君子小人而不窮奈何訓止爲歇息而棄至善至字於不問耶或問云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爲蕭之矣

在云者言大學教人之目雖有八其所學之事雖繁重廣大而約其道則在三者也大學一篇乃是指示古之大學教人之法初終條理一貫之大旨非夫子始爲是書建立科條以責學者章句三當字是推開論理張氏曰在猶當也鹵莽甚矣藉令以此教學者當明明德亦令彼茫然不知從何處明起

黃氏說氣稟所拘有分數物欲所蔽則全遮而昏不知物欲之蔽亦有分數如淫聲淺而美色深者則去耳之欲亦易去全昏也曾見魏黨中有一二士大夫果然不貪他只被愛官做一段私欲遮卻羞出倖門一段名義卻於利輕微所以財利蔽他不得而其臨財毋苟得一點良心也究竟不曾受蔽此亦分數偏全之不齊也

朱子說定靜安慮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謂之工夫固必不可乃所謂功效者只是做工夫時自喻其所得之效非如中庸形著明動逐位各有事實故又云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總之此五者之效原不逐段歇息見功非今日定而明日靜也自知止到能得徹首徹尾五者次見而不舍合而言之與學相終始分而言之格一物亦須有五者之效方格得乃至平天下亦然又格一易格之物今日格之而明日已格亦然戒一念之欺自其念之起至於念之成亦無不然若論其極則自始教格物直至明明德於天下自欲明明德於天下立志之始乃至天下可平亦只於用功處見此五者耳爲學者當自知之

知止是知道者明德新民底全體大用必要到此方休節云知止具云知止於至善定則於至善中曲折相因之致委悉了當內

不拘小身心意知而喪其用外不侈大天下國家而喪其體十分大全一眼覷定則定理現故曰有定定體立矣偏曲之學功利之術不足以搖之從此下手做去更無移易矣此卽從知止中得故曰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後四者其相因之速亦然就此下手做去時心中更無恐懼疑惑卽此而心不妄動是謂之靜妄動者只是無根而動大要識不穩故氣不充非必有外物感之如格一物正當作如是解卻無故若驚若悟而又以爲不然此唯定理不見定志不堅也若一定不易去做自然不爾而氣隨志靜專於所事以致其密用矣唯然則身之所處物之來交無不順而無

不安靜以待之故也如好善如好好色則善雖有不利善雖不易好而無往不安心於好此隨舉一條曰皆可類推得之要唯靜者能之心不內動故物亦不能動之也慮而云處事精詳者所謂事卽求止至善之事也所以謂之事者以學者所處之事無有出於明德新民之外也纔一知當止於至善卽必求至焉而求止至善必條理施爲精詳曲至唯內不妄動而於外皆順則條理粲然無復疎脫矣不亂於外故能盡於其中也於內有主於外不疑條理既得唯在決行之而已矣行斯得矣一日具知則慮而得可見於一日之閒終身不舍則定靜安相養於終身之久要則定靜安慮相因之際不無相長之功而不假更端之力惟至於得則篤行之事要終而亦擲始故或問云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而止之三字在能得後亦明非得之爲盡境也

朱子於正心之心但云心者身之所主也小註亦未有委悉及之者將使身與意中閒一重本領不得分明非曰心者身之所主也其說不當但止在過關上著語而本等分位不顯將使卑者以意爲心而高者以統性情者言之則正心之功亦因以無實夫曰正其心則正其所不正也有不正者而正始爲功統性情之心虛靈不昧何有不正而初不受正抑或以以視以聽以言以動者爲心則業發此

心而與物相爲感通矣是意也誠之所有事而非正之能爲功者也蓋以其生之於心者傳之於外旋生旋見不留俄頃卽欲正之而施功亦不徹也蓋曰心統性情者自其所含之原而言之也乃性之凝也其形見則身也其密藏則心也是心雖統性而其自爲體也則性之所生與五官百骸並生而爲之君主常在人胸臆之中而有爲者則據之以爲志故欲知此所正之心則孟子所謂志者近之矣惟夫志則有所感而意發其志固在無所感而意不發其志亦未嘗不在而隱然有一欲爲可爲之體於不睹不聞之中欲修其身者則心亦欲修之心不欲修其身者非供

情欲之用則直無之矣傳所謂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者是已夫唯有其心則所爲視所爲聽所欲言所自動者胥此以爲之主惟然則可使正可使不正可使浮寄於正不正之閒而聽命於意焉不於此早授之以正則雖善其意而亦如雷龍之火無恆而易爲起滅（故必欲正其心者乃能於意求誠）乃於以修身而及於家國天下固無本矣夫此心之原固統乎性而爲性之所凝乃此心所取正之則而此心既立則一觸卽知效用無窮百爲千意而不迷其所持故大學之道必於此授之以正旣防閑之使不向於邪又輔相之使必於正而無或倚靡無託於無正無不正之交當其發

爲意而恆爲之主則以其正者爲誠之則（中庸所謂無惡於志）當其意之未發則不必有不誠之好惡用吾愼焉亦不必有可好可惡之現前驗吾從爲而恆存恆持使好善惡惡之理隱然立不可犯之壁壘帥吾氣以待物之方來則不睹不聞之中而脩齊治平之理皆具足矣此則身意之交心之本體也此則脩誠之際正之實功也故曰心者身之所主主乎視聽言動者也則唯志而已矣

朱子說格物致知只是一事非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此是就者兩條目發出大端道理非竟混致知格物爲一也正心誠意亦非今日誠意明日又正心乃至平天下無不皆然非但格致爲爾若統論之則自格物至平天下皆止一事（如用人理財分明是格物事等）若分言之則格物之成功爲物格物格而后知至中閒有三轉折藉令槩而爲一則脈絡不清覺云格物則知自至竟刪抹下致字一段工夫矣若云格物以外言致知以內言內外異名而功用則一夫物誠外也吾之格之者而豈外乎功用旣一又云致知在格物則豈可云格物在格物致知在致知也今人說誠意先致知咸云知善知惡而後可誠其意則是知者以知善知惡言矣及說格物致知則又云知天下之物便是致知均一致知而隨上下文轉打作兩橛其迷謬有如此者至如或問

小註所引語錄有謂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個爲物理於此格去則知子之所以孝父之所以慈如此迂誕鄙陋之說必非朱子之言而爲門人所假託附會者無疑天下豈有欲爲孝子者而癡癡呆呆將我與父所以相親之故去格去致必待曉得當初本一人之身而後知所以當孝乎卽此一事求之便知吾心之知有不從格物而得者而非卽格物卽致知審矣且如知善知惡是知而善惡有在物者如大惡人不可與交觀察他舉動詳細則雖巧於藏奸而無不洞見如砒毒殺人看本草聽人言便知其不可食此固於物格之而知可至也至如吾心一

念之非幾但有媿於屋漏則卽與蹠爲徒又如酒肉黍稻本以養生只自家食量有大小過則傷人此若於物格之終不能知而唯求諸己之自喻則固分明不昧者也是故孝者不學而知不慮而能慈者不學養子而後嫁意不因知而知不因物固矣唯夫事親之道有在經爲宜在變爲權者其或私意自用則且如申生匡章之陷於不孝乃藉格物以推致其理使無纖毫之疑似而後可用其誠此則格致相因而致知在格物者但謂此也天下之物無涯吾之格之也有涯吾之所知者有量而及其致之也不復拘於量顏子聞一知十格一而致十也子貢聞一知二格一

而致二也必待格盡天下之物而後盡知萬事之理旣必不可得之數是以補傳云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初不云積其所格而吾之知已無不至也知至者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則致知者亦以求盡夫吾心之全體大用而豈但於物求之哉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規矩者物也可格者也巧者非物也知也不可格者也巧固在規矩之中故曰致知在格物規矩之中無巧則格物致知亦自爲二而不可偏廢矣大抵格物之功心官與耳目均用學問爲主而思辨輔之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學問之事致知之功則唯在心官思辨爲主而學問輔之所學問者乃以決其思辨之疑致知在格物以耳目資心之用而使有所循也非耳目全操心之權而心可廢也朱門諸子唯不知此反貽鵝湖之笑乃有數字句彙同異以爲學如朱氏公遷者嗚呼以此爲致知恐古人小學之所不暇而況大學乎勿軒熊氏亦然

大學於治國平天下言教不言養蓋養民之道王者自制爲成憲子孫守之臣民奉之入官守法仕者之所遵而非學者之事故大學不以之立教所云厚薄如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旨卽所謂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也其云以推恩之次第言者非是

傳第一章

章句云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須活看一卽字如性卽理也倘刪去卽字而云性理也則固不可卽者言卽者個物事非有異也當有生之初天以是命之爲性有生以後時時處處天命赫然以臨於人亦只是此蓋天無心成化只是恁地去施其命令總不知道人之初生而壯而老而死只妙合處遇可受者便成其化在天旣無或命或不命之時則在人固非初生受命而後無所受也孟子言順受其正原在生後彼雖爲禍福之命而旣已云正則是理矣理則亦明命矣若以爲初生所受之命

則必凝滯久而爲一物朱子曰不成有一物可見其形象又曰無時而不發現於日用之閒其非但爲初生所受明矣臾李子專屬之有生之初乃不達朱子之微言使然則湯常以心目注想初生時所得其與參本來面目者相去幾何耶愚於周易尚書傳義中說生初有天命向後日日皆有天命天命之謂性則亦日日成之爲性其說似與先儒不合今讀朱子無時而不發現於日用之閒一語幸先得我心之所然

傳第二章

君德可言新於民不可言明明明德於天下固如朱子所

云規模須如此亦自我之推致而言非實以其明明德者施教於民也新則日作新則實以日新之道鼓舞之矣明是復性須在心意知上做工夫若民則勿論誠正卽格物亦斷非其所能新只是脩身上止除卻身上一段染汚卽日新矣故章句釋盤銘亦曰舊染之汚但在湯所謂染汚者細民之所染汚者嚴且此亦湯爲銘自警之詞固無妨非有染汚而以染汚爲戒

傳第三章

敬字有二義有所施敬而敬之敬是工夫若但言敬而無所施乃是直指心德之體故先儒言主敬言持敬工夫在主持二字上敬爲德體而非言畏言愼之比章句云無不敬猶言無不仁無不義現成下一敬字又現成統下一止字故又曰安所止皆贊其已成之德工夫只在緝熙上緝熙者卽章句所謂常目在之傳所謂日日新又日新也緝其天理恆明昏汚淨盡則實理存於心而莊敬日彊緝其莊敬日彊而欲無不淨理無不明則德造其極而無所遷退此緝熙敬止相因之序也敬但在心體上說止則在事上見仁敬孝慈信皆安所止之事也緝熙者明新之功敬止者明新之效熙而緝則不已於明新而必止於至善也無不敬而止之安則明新不已而既止於至善矣實釋在

止於至善意喫緊在緝熙二字諸家拈敬止作主者非是朱子謂恂慄威儀爲成就後氣象拈出極精其又云嚴敬存乎中光輝著乎外存字但從中外上與著字爲對非若存心存誠之存爲用力存之也既云存乎中又云氣象此亦大不易見唯日近大人君子而用意觀之則存乎中者自有其氣象可望而知耳所以知恂慄之爲氣象而非云存恂慄於中者以學脩之中原有嚴密學脩皆有武毅脩之功不待更求瑟僩且詩云瑟兮僩兮兮之爲義固爲語助而皆就旁觀者可見可聞寓目警心上說如挑兮達兮侈兮哆兮發兮揭兮之類皆是其藏於密而致存養之功者不

得以兮詠歎之此恂慄字與上敬字略同皆以言乎已成之德但彼言敬看文王處較深遠闊大在仁敬孝慈信之無貳無懈上說此以瑟兮僩兮詠恂慄專於氣象上相喻耳恂慄二字與威儀一例雖俱爲氣象之善者而所包亦廣恂慄而不能瑟兮僩兮者有之矣唯此君子之恂慄爲瑟兮僩兮所以爲存中氣象之至善（詠學脩放此亦道此君子學脩之精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極其至也）止此一氣象其嚴密武毅者則屬恂慄其宣著盛大者則屬威儀章句兩貌字是合併寫出一人不容有二貌也但其宣著盛大者多在衣冠舉動上見（衣冠如緌如也之類）嚴密武毅則就神情氣魄上見徒有其威儀而神情（嚴密）氣魄（武毅）或疏或弛則以知其非根心所生之色故以存乎中言之然亦有神情氣魄不失有道者之色而舉動周旋或脫略而不一中於禮則其感人者不著不盛故又須威儀之宣著盛大有以傳之方是至善

補傳（凡大全所輯無關疑義者則不復著說故第四章傳闕中庸論語孟子如此類者尤多）

小註謂已知之理承小學說來此乃看得朱子胸中原委節次不妄處乃既以小學所習爲已知之理則亦洒掃應對進退之當然禮樂射御書數之所以然者是也以此求之傳文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八字未免有疵只此洒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數約略旁通已括盡脩齊治平之事自此以外天下之物固莫不有理而要非學者之所必察若遇一物而必窮之則或如張華段成式之以成其記誦詞章之俗儒或且就翠竹黃花燈籠露柱索覓神通爲寂滅無實之異端矣

傳第六章

先儒分致知格物屬知誠意以下屬行是通將大學分作兩節大分段處且如此說若逐項下手工夫則致知格物亦有行誠意以下至平天下亦無不有知格致有行者如人學弈碁相似但終日打譜亦不能盡達殺活之機必亦與人對弈而後譜中譜外之理皆有以悉喻其故且方其迸著心力去打譜已早屬力行矣蓋天下之事固因豫立而亦無先知完了方纔去行之理使爾無論事到身上纔伱從容去致知不得便儘有暇日揣摩得十餘年及至用時不相應者多矣如爲子而必誠於孝觸目警心自有許多痛癢相關處隨在宜加細察亦硬靠著平日知道的定省溫凊樣子做不得是故致知之功非抹下行之之功於不試而姑儲其知以爲誠正之用是知中亦有行也知此則誠意以下亦有知之之功亦可知矣如意纔起處其爲善爲惡之分界有顯然易別者夙昔所致之知可見其效而無待於更審矣其疑善疑惡因事幾以決亦有非夙習

之可豫知者則方萌之際其加警省而爲分別也亦必用
知卽以好好色惡惡臭言之起念好惡時惺然不昧豈不
屬知好而求得惡而求去方始屬行世豈有在心意上做
工夫而死守舊聞一直做去更不忖度之理使然非果敢
而篤者則亦硜硜之小人而已大要致知上總煞分明亦
只是大端顯現研幾審理終其身而無可輟也倘云如白
日麗天更無勞其再用照燭此聖神功化極致之所未逮
而況於學者而方格致之始固事在求知亦終不似俗儒
之記誦講解以爲格物異端之面壁觀心以爲致知乃判
然置行於他日而姑少待之也知此則第六章傳章句所

云己所獨知第八章傳文所云知惡知美之類皆行中之
知無待紛紜爭誠意之功在致知前致知後矣經言先後不言前後前後者昨今之謂也先後者緩急之謂也
或問云無不好者拒之於內無不惡者挽之於中夫好惡
而必聽命於中之所爲主者則亦必有固好者挽之於內
固惡者拒之於中矣傳文原非以毋自欺爲誠其意便地
作註腳乃就意不誠者轉念之弊而反形之自欺是不誠
若無不誠亦須有誠要此誠意之功則是將所知之理遇
著意發時撞將去教他喫個滿懷及將吾固正之心喫緊
通透到吾所將應底事物上符合穿徹教吾意便從者上

面發將出來似竹筍般始終是者個則樣如此撲滿條達
一直誠將去更不教他中閒招致自欺便謂之毋自欺也
傳者只爲誠其意上更無可下之語只說誠意已足故通衍說個
毋自欺章句云毋者禁止之辭如今郡縣禁止詞訟只是
不受非爭著來訟者以刑罰治之也不然虛內事外只管
把者意揀擇分派此爲非自欺而聽其發此爲自欺而遏
絕之勿論意發於倉卒勢不及禁而中心交戰意爲之亂
抑不能滋長善萌況乎內無取正之則篤實之理爲克敵
制勝之具豈非張空弮而入白刃乎經傳皆云誠其意不
云擇其意嚴其意後人蓋未之思耳但當未有意時其將

來之善幾惡幾不可預爲擬制而務於從容涵養不可急
迫迫地逼教好意出來及其意已發而可知之後不可強
爲補飾以涉於小人之揜著故待己所及知抑僅己所獨
知之時而加之愼實則以誠灌注乎意徹表徹裏徹始徹
終強固精明非但於獨知而防之也愼字不可作防字解
乃縝密詳謹之意惡惡臭好好色豈有所防哉無不好無
不惡卽是愼蓋此誠字雖是用功字原不與僞字對僞者
欺人者也乃與不誠爲對加中庸言不誠無物之不誠不誠則或僞或僞不僅於不誠不
誠者自欺者也不誠則自欺自欺則自體不成故無物若僞則反有僞物矣總爲理不
滿足所以大槩說得去行得去便依詩云何有何亡黽勉

求之只爲是個貧家所以扯拽敎過若誠其意者須是金粟充滿而用之如流水一無吝嗇則更不使有支撐之意耳此則愼獨爲誠意扣緊之功而非誠意之全恃乎此及人所共知之後遂無所用其力也雖至人所共知何有有其意而未有其事之時意中千條百緒統名爲意只爲意不得誠沒柰何只索自欺乎常不肯開者自欺一條活路則發意時所以力致其誠者當何如敦篤也故誠意者必不自欺而預禁自欺者亦誠意之法互相爲成也

惡惡臭好好色是誠之本體誠其意而毋自欺以至其用意如惡惡臭好好色乃是工夫至到本體透露將此以驗

吾之意果誠與否則可若立意要如此而徑以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直是無下手處好好色惡惡臭者已然則不可拔遏未然則無假安排是以得謂之誠其不爾者如閹宦之不好色鼽窒人之不惡臭豈有所得用其力哉

章句之說與或問異看來或問於傳文理勢較順傳云此之謂自謙明是指點出誠好誠惡時心體非用功語章句中務字求字於語勢既不符合不如或問中旣如此矣則庶乎七字之當或問雖有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無少閒斷一段自以補傳意之所必有非於此始著力如章句務決去求必得之喫緊下工夫也其云內外昭融

表裏澄徹正是自謙時意象而心正身脩直自謙者之所得耳如此則故君子一故字亦傳遞有因不爾亦鶻突不分明矣此文勢順不順之分也若以理言章句云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所謂使者制之於此而彼自聽令乎抑處置有權而俾從吾令乎若制之於此而彼自聽令是亦明夫非決去求得之爲功矣如處置有權而務決去之求必得之竊恐意之方發更不容人逗留而施其挾持也且求善去惡之功自在既好既惡之餘脩身之事而非誠意之事但云好好色惡惡臭則人固未有務惡惡臭求好好色之理意本不然而強其然亦安得謂之

誠耶子夏入見聖道之時非不求必得也而唯其起念之際非有根心不已之誠意根心便是誠則出見紛華而意移縱此言之求必得者固不能如好好色矣章句爲初學者陷溺已深尋不著誠意線路開此一法門且教他有入處若大學徹首徹尾一段大學問則以此爲助長無益之功特以毋自欺三字示以警省反觀之法非扣緊著好惡之末流以力用其誠也唯誠其意而毋自欺則其意之好善惡惡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無乎不誠而乃可謂之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以致其誠之之功焉本文自如此說內文順而理安也自謙云者意誠也非誠其意也故或問以內外

昭融一段接遞到心正身脩上與經文意誠而后心正二句合轍而非以釋經文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之旨此之不察故難免於惑亂矣小註中有要自謙之語須活看若要自謙須慎獨須毋自欺須誠其意不然雖欲自謙其將能乎

自欺自謙一自字章句或問未與分明拈出或問云苟焉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將在意上一層說亦微有分別此自字元不與人相對其立一欺人以相對者全不惺忪之俗儒也其謬固不待破且自欺既爾其於自謙也亦可立一謙人之名以相形乎不爾則必以意為自雖未見

有顯指意為自者然夫人胸中若有所解而悍出諸口則亦曰意而已矣苟以意為自則欺不欺慊不慊既一意矣毋自欺而自謙又別立一意以治之是其為兩意也明甚若云以後意治前意終是亡羊補牢之下策過後知悔特良心之發見而可云誠意而意誠哉況其所發之意而善也則已早無所欺矣如其所發而不善也此豈可使之謙焉快足者乎今以一言斷之曰意無恆體無恆體者不可執之為自不受欺而亦無可謙也乃既破自非意則必有所謂自者此之不審苟務深求於是乎本來面目主人翁無位眞人一切邪說得以乘閒惑人聖賢之學既不容姻

此無已易亦求之經傳乎則愚請破從來之所未破而直就經以釋之曰所謂自者心也欲脩其身者所正之心也蓋心之正者志之持也是以知其恆存乎中善而非惡也心之所存善而非惡意之已動或有惡焉以陵奪其素正之心則自欺矣（意欺心）唯誠其意者充此心之善以灌注乎所動之意而皆實則吾所存之心周流滿愜而無有餒也此之謂自謙也（意謙心）且以本傳求之則好好色惡惡臭者亦心而已意或無感而生（如不因有色現前而思色等）心則未有所感而不現（如存惻隱之心無孺子入井事則不現等）好色惡臭之不當前人則無所好而無所惡（雖妄思色終不作好）意則起念於此而取境於彼心

則固有焉而不待起受境而非取境今此惡惡臭好好色者未嘗起念以求好之惡之而亦不往取焉特境至斯受因以加其好惡之素且好則固好惡則固惡雖境有閒斷因伏不發而其體自恆是其屬心而不屬意明矣傳之釋經皆以明其條理之相貫（前三章雖分引古以徵之第四章則言其相貫）故下云誠中形外心廣體胖皆以明夫意為心身之關鑰（意居心身之介）（此不可泥經文為次）而非以戒欺求謙為誠意之實功藉云戒欺求謙則亦資以正其心而非以誠其意故章末云故君子必誠其意（猶言故欲正其心者必誠其意）以心之不可欺而期於謙則不得不誠其意以使此心終始一致正變一揆而無不慊於其

正也即中庸所謂無惡於志夫唯能知傳文所謂自者則大義貫通
而可免於妄矣故亟爲顯之如此以補先儒之未及
小人之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固不可謂心之能正而
亦心之暫欲正者也特其意之一於惡則雖欲使其暫欲
正之心得附於正而終不能以此推之則君子之欲正其
心者意有不誠雖欲特其素正而無不正其終不能亦審
矣故君子欲正其心必愼其獨閒居獨也無所不至不愼
之下流也如見其肺肝者終無有諒其忸怩知愧之心而
心爲意累同入於惡而不可解也今以揜著爲自欺欺人
迹則似矣假令無所不至之小人並此揜著之心而無之

是所謂笑罵繇他笑罵好官任我爲之者表裏皆惡公無
忌憚而又豈可哉蓋語君子自盡之學則文過爲過之大
而論小人爲惡之害則猶知有君子而揜著其惡較輕也
總以此一段傳文特明心之權操於意而終不與上自欺
自謙相對況乎欺之爲義謂因其弱而陵奪之非揜蓋和
哄之謂如石勒言欺人孤兒寡婦豈和哄人孤兒寡婦耶厭然揜著正小人之不
敢欺君子處藉不揜不著則其欺陵君子不更甚乎小人
既非欺人而其志於爲惡者求快求足則尤非自欺則朱
子自欺欺人之說其亦疎矣
三山陳氏謂心爲內體爲外繇心廣故體胖審爾則但當

正心無間意矣新安以心廣體胖爲誠意者之形外其說
自正若不細心靜察則心之爲內也固然乃心內身外將
位置意於何地夫心內身外則意固居內外之交是充繇
內達外之說當繇心正而意誠意誠而身脩與經文之序
異矣今既不爾則心廣亦形外之驗也心廣既爲形外之
驗則於此言心爲內者其粗疎不審甚矣蓋中外原無定
名固不可執一而論自一事之發而言則心未發意將發
心靜爲內意動爲外又以意之肖其心者而言則因心發
意心先意後先者爲體於中後者發用於外固也然意不
盡緣心而起則意固自爲體而以感通爲用故心自有心

之用意自有意之體人所不及知而己所獨知者意也心
則己所不睹不聞而恆存矣乃己之睹聞雖所不及而心
亦在乃既有其心如好惡等皆素志也則天下皆得而見之是與夫
意之爲人所不及知者較顯也故以此言之則意隱而心
著故可云外體胖之效固未必不因心廣而尤因乎意之
已誠若心廣之形焉而見效者則不但體胖也禹惡旨酒
而好善言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其居心之遠大而無拘累
天下後世皆具知之豈必驗之於體之胖哉小人之爲不
善而人見其肺肝亦心之形見者也不可作意說故形於外者
兼身心而言也

十目所視一段唯雲峯胡氏引中庸莫見乎隱一節以證此極爲脗合章句謂此承上文而言乃上文所引小人之爲不善特假以徵誠中形外之旨而業已以故君子愼其獨也一句結正之則不復更有餘意愼獨之學爲誠意者而發亦何暇取小人而諄諄戒之耶且小人之揜著特其見君子則然耳若其無所不至初不畏天下之手目也況爲不善而無所不至矣使其能逃天下之手目亦復何補何益云者言揜著之心雖近於知恥而終不足以蓋其惡豈以幸人之不知爲有益哉既非幸人之不知爲有益則手目之指視不足爲小人戒也且云無所不至則非但有

其意而繁有其事矣正萬手萬目之共指共視而何但於十藉云閒居者獨也固人所不及知也則夫君子之愼獨也以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故其幾尙託於靜而自喩最明若業已爲十目十手之所指視則人皆知之矣而何名爲獨凡此皆足以徵章句之疎矣中庸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謂君子之自知也此言十目十手亦言誠意者之自知其意如一物於此十目視之而無所遁十手指之而無所匿其爲理爲欲顯見在中纖毫不昧正可以施愼之之功故曰其嚴乎謂其尙於此而謹嚴之乎能致其嚴則心可正而身可脩矣其義備中庸說中可參觀之

傳第七章

程子謂忿懥恐懼好樂憂患非是要無此數者只是不以此動其心乃探本立論以顯實學非若後人之逐句求義而不知通不動其心元不在不動上做工夫孟子曰不動心有道若無道如何得不動其道固因乎意誠而頓下處自有本等當盡之功故程子又云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不動者心正也執持其志者正其心也大全所輯此章諸說唯執持其志四字分曉朱子所稱敬以直內尙未與此工夫相應逐句求義者見傳云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必疑謂無所忿懥而後得其正如此戲論朱子亦既破

之矣以其顯爲悖謬也而又曰湛然虛明心如太虛如鏡先未有象方始照見事物則其所破者用上無而其所主者體上無也體用元不可分作兩截安見體上無者之賢於用上無耶況乎其所謂如一箇鏡先未有象虛明之心固如此矣卽忿懥等之不得其正者豈無事無物時常懷著忿懼樂患之心天下乃無此人假令有無可忿當前而心恆懊惱則亦病而已矣是則不得其正者亦先未有所忿懥而因所感以忿懥耳若其正者則樂多良友未得其人而展轉嚬見憂宗國之淪亡覆敗無形而耿耿不寐亦何妨於正哉又其大不可者如云未來不期已過不留正

應事時不爲繫縛此或門人增益朱子之言而非定論不然則何朱子顯用佛氏之邪說而不恤耶佛氏有坐斷兩頭中閒不立之說正是此理彼蓋謂大圓智鏡本無一物而心空及第乃以隨緣赴感無不周爾迨其末流不至於無父無君而不止大學之正其心以脩齊治平者豈其然哉既欲其虛矣又欲其不期不留而不繫矣則其於心也但還其如如不動者而止而又何事於正故釋氏之談心但云明心了心安心死心而不言正何也以苟欲正之則已有期有留有繫實而不虛也今有物於此其位有定向其體可執持或置之不正而後從而正之若窅窅空空之

太虛手挪不動氣吹不移則從何而施其正且東西南北無非太虛之位而又何所正耶用如太虛之說以釋明明德則其所爭尙隱而難見以此言明則猶近老氏虛生白之旨以此言正心則天地懸隔一思而卽知之矣故程子直以孟子持志而不動心爲正心顯其實功用昭千古不傳之絕學其功偉矣孟子之論養氣曰配義與道養氣以不動心而曰配義與道則心爲道義之心可知以道義爲心者孟子之志也持其志者持此也夫然而後卽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而無不得其正何也心在故也而耳目口體可得言脩矣（此數句正從傳文反勘出）傳者於此章只用半截活文

寫出一心不正身不脩之象（第一節心不正之象）以見身心之一貫故章首云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章末云此謂脩身在正心但爲兩在字顯現條理以見欲脩其身者不可竟於身上安排而大學正心之條目非故爲迂元之敎若正心工夫則初未之及（誠意脩身等傳俱未嘗實說本等工夫）固不以無所忿懥云云者爲正之之功而亦不以致察於四者之生使不以累虛明之本體爲正也夫不察則不正固然矣乃慮其不正而察之者何物也哉必其如鑑如衡而後能察（究竟察是誠意事）則所以能如鑑如衡者亦必有其道矣故曰不動心有道也蓋朱子所說乃心得正後更加保護之功（此自是誠意以正心事）

而非欲脩其身者爲吾身之言行動立主宰之學故一則曰聖人之心瑩然虛明一則曰至虛至靜鑑空衡平終於不正之繇與得正之故全無指證則似朱子於此心字尙未的尋落處不如程子全無忌諱直下志字之爲了當（此心字在明德中與身意知各只分得一分不可作全體說若云至虛至明鑑空衡平則只消說個正心便是明明德不須更有身意知之妙）其引伸傳文亦似誤認此章實論正心工夫而於文義有所不詳蓋刻求工夫而不問條理則將並工夫而或差矣今看此書須高著眼籠著一章作一句讀（本文所謂此謂元是一句首尾）然後知正心工夫之在言外而不牽文害義以虛明無物爲正則程子之說雖不釋本文而大義已自無

遺傳蓋曰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以凡不能正其心者一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矣意不動尚無敗露意一動則心之不正者遂見唯其心不在也持之不定則不在意發處作主心不在焉而不見不聞不知味則雖欲脩其身而身不聽此經所謂脩身在正其心也釋本文不得其正心不正也非不正其心不見不聞不知味身不受脩也非身不脩也心不在者孟子所謂放其心也放其心者豈放其虛明之心乎放其仁義之心也蓋既是虛虛明明地則全不可收更於何放止防窒塞無患開張故其不可有者留也期也繫也留則過去亦在期則未來亦在繫則現前亦在紞無所在而後心得其虛

明佛亦不作何以又云心不在焉而其弊如彼乎朱子亦已明知其不然故又以操則存求放心從大體爲徵夫操者操其存乎人者仁義之心也求者求夫仁人心義人路也從者先立夫天之所與我者也正其心於仁義而持之恆在豈但如一鏡之明哉惜乎其不能暢言之於章句而啟後學之紛紜也

切須知以何者爲心不可將他處言心者混看抑且須知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屬心與否以無忿懥等爲心之本體是心如太虛之說也不可施正而亦無待正矣又將以忿懥等爲心之用則體無而用有既不相應如鏡既空則但有影而終無光且人之釋心意之分必曰心靜而意動今使有忿懥等以爲用則心亦乘於動矣只此處從來不得分明不知大學工夫次第固云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終認此作先後則又不得且如身不脩固能令家不齊乃不能齊其家而過用其好惡則亦身之不脩也況心之與意動之與靜相爲體用而無分於主輔故曰動靜無端故欲正其心者必誠其意而心苟不正則其害亦必達於意而無所施其誠凡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意也不能正其心意一發而卽向於邪以成乎身之不脩此意既隨心不正則不復問其欺不欺慊不慊矣若使快足入邪愈深故愚謂意居身心之交八條目自天下至心是步步向內說自心而意而知而物是步步向外說而

中庸末章先動察而後靜存與大學之序並行不悖則以心之與意互相爲因互相爲用互相爲功互相爲效可云繇誠而正而脩不可云自意而心而身也心之爲功過於身者必以意爲之傳送

朱子說鑑空衡平之體鬼神不得窺其際此語大有病在南陽忠國師勘胡僧公案與列子所紀壺子事正是此意凡人心中無事不思善不思惡則鬼神眞無窺處世有猜碁子戲術握碁子者自不知數則彼亦不知亦是此理此只是諺所云陰陽怕懵懂將作何用豈可謂之心正心正者直是質諸鬼神而無疑若其光明洞達匹夫匹婦亦可

盡見其心豈但窺其際也而已哉

仲而食看鳥回頭錯應人恁般時心恰虛虛地鬼神亦不能窺其際唯無以正之故也不然豈杜子美於鳥未到眼時預期一鳥而看之鳥已飛去後尚留一鳥〻胸中鳥正當前時並將心繫著一鳥乎唯其無留無期無繫適然一鳥過目而心即趨之故不覺應人之錯也正心者過去不忘未來必豫當前無絲毫放過則雖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而有主者固不亂也

傳第八章

或問之論敖惰足破羣疑但朱子大槩說待物之理而此

傳之旨乃以發脩身齊家相因之理則在家言家而所謂泛泛然之塗人與夫求見之孺悲留行之齊客固非其類又親愛以下五者亦比類而相反敖惰者畏敬之反賤惡者親愛哀矜之反各有所反則親愛哀矜者其或在所敖惰也有矣敖者亢敖自尊而卑之也惰者適意自便而簡之也敖必相與爲禮時始見如扶杖而受卑幼之拜是已惰則閒居治事未與爲禮時乃然雖過吾前不爲改容也此則一家之中繁有其人亦繁有其時外之家臣僕隸（大夫而後可云家）內則子孫羣從日侍吾前者皆是也然使其辟則自處過亢而情不下接有所使令亦憚其尊嚴而不敢自

自則好不知惡惡不知美自此積矣是身之不脩家緣不齊之一端也凡釋字義須補先儒之所未備逐一清出不可將次帶過一部十三經初無一字因彼字帶出混下者如此章親愛等十字其類則五而要爲十義親者相洽相近之謂愛則有護惜而願得之意（已得則護惜未得則願得孟子云彼以愛兄之道來不可云親兄以戀慕思君之言有護念而願見之意）畏者畏其威敬者敬其儀畏存乎人敬盡乎己（父兼畏敬母兄唯敬）哀則因其有所喪而悼之矜則因其末足以成而憐之（喪則哀病不成人則矜）賤以待庸陋惡以待頑惡近取之家自不乏此十種（敖惰前已釋）或以人別或以事別其類則有五其實凡十也

好知惡惡知美知子之惡知苗之碩要未可謂身脩未可謂家齊亦不可以務知之明爲脩其身齊其家之功脩身在於去辟無所辟而後身脩若齊家之功則教孝教弟教慈非但知之而必教之也唯身之有辟故隨其辟以爲好惡（須玩本文一故字）而教之失宜如其無辟則於身取則而自有以洞知人之美惡知其如此者之爲不孝不弟不慈則嚴戒之得矣知其如此者之爲能孝能弟能慈則獎掖之得矣故章句著所以二字所以云者於以爲立教之本而利用之也到知美知惡大要著力不得假令好而欲知其惡惡而欲知其美其起念已爲揉不誠强制其情而挾術以

爲識察乃欲如吳季子所云鏡明衡平者亦萬不可得之數故傳意但於辟不辟上致克治之功此以外制內之道（親愛等見於事故屬外知與好惡屬內）自與正心殊科蓋所謂脩身者則脩之於言行動而已緣言行動而內之則心意知爲功乃所以脩身之本而非於身致脩之實（知美知惡自致知事好惡自正心事）而人終日所言所行所動必因人因事而發抑必及於物而受之者則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者是已君子而入大學則因非憂患困窮避世土室者之所可例又豈至如浮屠之棄家離俗杜足荒山習四威儀於人所不接之地也與故列數所施之地以驗其言行動辟與不辟之實然則

脩其身而使不辟者必施之得宜而非但平情以治其好惡（此自正心誠意事）如吳季子鏡衡之說內求之心知而略於身外求之物理而內失己也纔有所辟言必過言行必過行動必過動抑言有過言行有過行動有過動而後爲用情之辟辟者偏也非邪也邪生心而偏在事非施之言行動而何以云辟哉故脩身者脩其言行動之辟也欲得不辟須有一天成之矩爲之範圍爲之防閑則禮是已故曰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齊明是助脩非禮不動乃是正脩）禮以簡束其身矯偏而使一於正則以此準己之得失者卽以此而定人之美惡不待於好求惡於惡求美而美惡粲然無或蔽之矣

此脩身所以爲齊家之本舍是則雖欲平情以齊其家不可得也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而云其所乃以謂身之所施而非言情之所發或問今有人焉一段亦甚深切著明矣惜乎門人之不察求之於情而不求之於事徒區區於愛最易偏辨平情之次第入荊棘而求蹊徑勢而無益久矣

有所當言因親愛而黷因畏敬而隱因賤惡而厲因哀矜而柔因敖惰而簡有所當行因親愛而狂因畏敬而葸因賤惡而矯因哀矜而沮因敖惰而吝於其動也因親愛而媟因畏敬而餒因賤惡而暴因哀矜而靡因敖惰而驕皆

身之不脩也君子所貴乎道者鄙倍暴慢淫暱之不作雖因親疏貴賤賢不肖而異施亦何辟之有哉如是方是脩身若但云平情如衡則苟所當致其親愛者雖極用其親之愛之之心如舜之於象亦未爲辟（敬畏等倣此）豈酌彼損此漫無差等抑所有餘以就不足之得爲齊哉唯然故身不脩而欲齊其家必不可也

傳第九章

章句立教之本云云亦但從性會通處發明家國之一理以見教家之卽以教國耳識推廣乃朱子從言外衍說非傳意所有緣恐人將孝弟說得太容易以爲不待

學而自能竟同處子之不學養子一例故補此一説見教家教國理則一而分自殊事之已殊有不待推而不可者其云立教之本卽指上孝弟慈金仁山之説爲近所云本者以家國對勘教家者教國之本孝弟慈者事君事長使衆之本也唯其不假強爲則同命於天同率於性天理流行性命各正非僅可通於家而不可行於國也唯養子不待學則使衆亦不待別有所學而自無不可推矣故立教之本有端可識而推廣無難也章句恰緊在一耳字而朱子又言此且未説到推上直爾分明玉溪無端添出明德仁山以心誠求之爲推皆是胡亂忖度心誠求之元是公

共説的保赤子亦如此保民亦如此且此但言教而不言學一家之教止教以孝於親弟於長慈於幼何嘗教之以推所謂推者乃推教家以教國也非君子推其慈於家者以使國之衆也所引書詞斷章立義但据一如字明二者之相如而教有通理但在推廣而不待出家以別立一教認章句之旨不明乃謂君子推其慈家之恩以慈國其於經傳齊治二字何與而傳文前後六教字亦付之不問小儒見杌驚鬼其脊亂有如此者亦可歎也已

徑以孝弟慈爲明明德者黄氏之邪説也朱門支裔背其先師之訓淫於鵝湖者莫此爲甚其始亦但牽枝分段如

今俗所謂章旨者而其悖遂至於是王陽明疑有子支離只欲將仁與孝弟並作一個若論孝弟慈之出於天性亦何莫非明德盡孝盡弟盡慈亦何不可云明明德而實則不然如廿一史所載孝友獨行傳中人物乃至王祥李密一流不可云他孝弟有虧欠在而其背君趨利詎便可許之爲克明其德至如所云天明地察則又不可以此章所言孝者例之此但据教家教國而言則有七八分帶得過而君子之教已成故曰敬敷五教在寬且不敢遽責其爲王祥李密而況其進焉者乎明明德之事經文所云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缺一不成章句已分明言之倘必待

格致誠正之已盡而後可云孝子弟弟慈長則卽令堯舜爲之長取一家之人戒休董威之且没世而不能如但以保赤子之慈而卽可許之明明德則凡今之婦嫗十九而明其明德矣於德言明於民言新經文固自有差等陸王亂禪只在此處而屈孟子不學不慮之説以附會己見其實則佛氏呴呴嘔嘔之大慈大悲而已聖賢之道理一分殊斷不以乳媪推乾就溼哺乳嚼粒之恩爲天地之大德故朱子預防其弊而言識言推顯出家國殊等來家國且有分別而況於君德之與民俗直是萬仞壁立分疆畫界比而同之亂天下之道也

程子所云慈愛之心出於至誠乃以引伸養子不待學之意初不因傳文誠求誠字而設凡母之於子性自天者皆本無不誠非以誠字爲工夫語吳季子無端蔓及誠意此如拈字酒令搭著卽與安上更不顧理學者最忌以此種戲心戲論窺聖賢之旨如母之於赤子豈嘗戒欺求謙愼其獨知而後知保哉誠之爲說中庸詳矣程子所云出於至誠者誠者天之道也（天以是生人）誠其意者誠之者人之道也（須擇善而固執）天道不遺於夫婦人道則唯君子爲能盡之若傳文心誠求之之誠則不過與苟字義通言心言求則不待言誠而其眞實不妄自顯矣經傳之旨有大義有微言

亦有相助成文之語字字求義而不顧其安鮮有不悖者況此但据立教而言以明家國之一理家之人固不能與於誠意之學矧國之人萬有不齊不因其固有之良導之以易從之功而率之與講靜存動察之學不亦愼乎若云君子之自誠其意者當以母之保子爲法則既非傳者之本意而率入大學之君子相與呴呴嘔嘔以求誠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此之謂夫故戲論之害理劇於邪說以其似是而非也

機者發動之繇只是動於此而至於彼意要非論其速不速也國之作亂（作亂自是分爭篡竊非但不仁不讓而已也）非一人之甫爲貪戾而卽然且如無道如隋煬帝亦延得許久方亂漢桓帝之後無靈帝黃巾之禍亦不如是之酷且傳文此喩極有意在如弩機一發近者亦至之有準遠者亦至之有準一條薿直去終無迂曲走移一人貪戾則近而受之者家遠而受之者國其必至而不差一也矢之中物必有從來仁讓作亂之成於民亦必有從來如云禮達分定則民易使實是上之人爲達之而爲定之豈但氣機相感之浮說乎一家之仁讓非自仁自讓也能齊其家者敎之也敎成於家而推以敎國者卽此仁讓而國無不興焉益實恃吾敎仁敎讓者以爲之機也若但以氣機感通言之則氣無畛

域無頓舍直可云身脩而天下平矣大學一部恰緊在次序上不許人作無翼而飛見解吳季子瞬息不留之淫詞爲害不小既瞬息不留則一念初起徧十方界所有衆生成佛已竟何事言脩言齊言治言平之不已哉

韋齊云有諸己不必求諸人無諸己不必非諸人斷章取義以明君子自治之功則然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要爲脩慝者言之爾蓋明德之功而未及於新民也經云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既欲治其國矣而可不必求不必非乎但有諸己者與求諸人者無諸己者與非諸人者亦自有淺深之不同如舜之事父母必至於烝烝乂不格姦而

後自謂可以為人子其求於天下之孝者亦不過服勞奉養之不匱而已細為分之則非但身之與國不可以一律相求卽身之於家家之於國亦有厚薄之差曾子固不以己之孝責曾元而天子使吏治象之國亦不槩施夫異姓不體之諸侯也故曰理一而分殊然原其分殊而理未嘗不一要以帥人而後望人之從其道同也故在家無怨者在邦亦無怨也

傳第十章

第十章傳且俱說治國故云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云得眾則得國云此謂國不以利為利絜矩之道忠信之德外末

內本以財發身見賢先舉遠退不善凡此皆治國之大經而可通之於天下者也若平天下之事則自有命德討罪制禮作樂之大政要亦可以此通之而其必待推廣傳所未及且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而非入學者所預習也先儒未能推傳意之所未及而以體經文言天下平不言平天下之旨竟於此傳言天下則似治國之外別無平天下之道既不順夫理一分殊之義而抑不察夫古之天下為封建故國必先治今之天下為郡縣故不須殊直隸於司道固難以今之天下統為一國者為古之天下釋孟子論世之說眞讀書者第一入門法惜乎朱子之略此也自秦以後有治而無平則雖有王者起亦竟省下一重事業唯其然是以天下終不易平卽以聖神之功化洽之亦自難使長鞭之及馬腹今以說古者大學之道那得不遺他層次以知三代有道之長其規模如彼哉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須於教孝教弟教慈之外別有一教之之道在章句云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云云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明分兩折而所謂絜矩者自與藏身之恕不同所云毋以使下毋以事上云者與勿施於人文似而義實殊也唯東陽許氏深達此理故云天下之大（此句有病）兆民之眾須有規矩制度使各守其分是以己

之心度人之心品量位置以為之限則明乎君子以絜矩之道治民而非自絜矩以施之民也朱子交代官東西鄰之說及周陽繇王肅之事皆且就絜矩上體認學問姑取一人之身以顯絜矩之義而非以論絜矩之道齊家之教要於老老長長恤孤而可推此以教國矣乃國之於家人地既殊理勢自別則情不相侔道須別建雖其心理之同固可類通而終不能如家之人可以盡知其美惡以因勢而利導之乃君子因其理之一而求之於大公之矩既有以得其致遠而無差者則不患夫分之懸殊而困於美惡之不知使教有所不行也一國之人為臣為民其分之相

臨情之相比事之相與則上下左右前後盡之矣爲立之
道焉取此六者情之所必至理之所應得者以矩絜之使
之均齊方正厚薄必出於一輕重各如其等則人得以消
其怨尤以成孝弟慈之化而國乃治矣其投之以可以盡
孝弟慈之具則朱子所謂仰足事俯足育者固其一端而
爲之品節位置使人皆可共率繇夫君子之教者則必東
陽所謂規矩制度者而後爲治道之全也雖然則一國之
人雖眾卽不孤恃其教家者以教國而實則因理因情變
通以成典禮則固與齊家之教相爲通理而推廣固以其
端矣矩之既絜則君子使一國之人並行於恕之中而上

下前後左右無不以恕相接者非但君子之以恕待物而
國卽治也若傳所謂內德外財則是爭鬬其民而施之以
刼奪之教愛賢惡不肖爲嚴放流之法而不使媢疾者得
以病有技彥聖之人要皆品節斯民限以一程之法使相
胥而其繇於矩之中者也齊家恃教而不恃法故立教之
本不假外求治國推教而必有恆政故既以孝弟慈爲教
本而尤必通其意於法制以旁行於理財用人之中而納
民於淸明公正之道故教與養有兼成而政與教無殊理
則大學之道所以新其民者實有以範圍之於寡過之地
不徒恃氣機之感也此則以治其國而推之天下亦無不

可矣

周陽繇王肅所以能爾者自是亂世事此固不足道如叔
孫通所草漢儀蕭何所制漢法何嘗從大公之矩絜得弊
齊固原陋一滲漏教都寺敎尉可以互相陵傲而繇則以
武帝爲之君又施刼奪之教而好人所惡如何不致成他
胡亂若伯繇只一方命圮族以惡於下者事上方命惡於上
者使下圮族便進諸四夷則虞廷上下交好於仁讓之中如
繇肅者豈得以肆其志哉故治國之道須畫一以立絜矩
之道既不可全恃感發興起以致扞格於不受感之人而
或問謂絜矩必自窮理正心來一皆本自新者以新民則

傲很苟不如伯繇者亦可教而不待刑也周陽繇使教不入若王肅自可教

民之所好民之所惡矩之所自出也有絜矩之道則已好
民之好惡民之惡矣乃所惡於上毋以使下則爲上者必
有不利其私者矣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則爲下者必有不
遂其欲者矣君子只於天理人情上絜著個均平方正之
矩使一國率而繇之則好民之所好民卽有不好者要非
其所不可好也惡民之所惡民卽有不惡者要非其所不
當惡也如妨賢病國之人又豈無朋黨私暱幸其得位而
恐其見逐者乃至爭民施奪之政亦豈盡人而皆惡之若

王介甫散靑苗錢當其始散或踴躍而願得之迨其[illegible][illegible]或亦因之而獲利未嘗一出於抑配故民之好惡猶係參差利於甲者病於乙如何能用其好惡而如父母惟恃此絜矩之道以整齊其好惡而平施之則天下之理得而君子之心亦無不安矣所謂父母者鳲鳩七子之義均平專壹而不偏不吝也不然則七子待哺豈不願己之多得而哺在此且怨在彼矣曰民者公辭也合上下前後左右而皆無惡者也故或問曰物格知至有以通天下之志意誠心正有以勝一己之私又曰人之爲心必當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愛己治人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卽是而推之

人民不能然故須上爲絜之蓋物格知至則所好所惡者曲盡其變不致恃其私意而失之於偏意誠心正則所好所惡者一準於道不致推私欲以利物而導民於淫故傳於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者斥其拂人之性而不言拂人之情蓋自然天理應得之處性命各正者無不可使遂仰事俯育之情君子之道斯以與天地同流知明處當而人情皆協者也此之爲道在齊家已然而以推之天下亦無不宜特以在家則情近易迷而治好惡也以知在國則情殊難一而齊好惡也以矩故家政在教而別無政國教在政而政皆教斯理一分殊之準也

先愼乎德德卽所謂明德章句或問凡兩言之而愚竊疑其爲非朱子之釋明德曰人之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若夫愼之云者臨其所事揀夫不善而執夫善之謂也故書曰愼厥身身則小體大體之異從而善惡分也論語曰子之所愼齊戰疾臨夫存亡得失之交保其存與得而遠夫失與亡也禮記凡三言愼獨獨則意之先幾善惡之未審者也乃若虛靈不昧之本體存乎在我有善而無惡有得而無失抑何待揀其不善者以孤保其善哉此以知明德之可言明而不可言愼也或朱子之意以明其明德者謂之明德則當其未明不可言明

及其已明亦無待愼而豈其云君子先愼明其德哉且明德之功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是已傳獨於誠意言愼者以意緣事有以意臨事則亦以心臨意也若夫心固不可言愼矣是以意在省察而心唯存養省察故不可不愼而存養則無待於愼以心之未緣物而之於惡也至於致知格物則博學審問明辨而愼思特居其一是愼不可以盡格致之功明矣安得以愼之一言蔽明德之全學乎是故以德爲明德者無之而可也德者行焉而有得於心之謂也則凡行而有得者皆可謂之德矣故書曰德二三動罔不凶易曰不恆其德詩曰二三其德甯夫德者未必其均

為善而無惡乃至遷徙無恆佹得以自據者亦謂之德故
不可以不愼也是以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者必繫之以
明而後其純乎善焉但大人之遷徙無恆佹得以自據者
雖非無得於心而反諸心之同然者則所得者其浮動翕
取之情而所喪者多故凡言德者十九而皆善十九而善
故既愼之餘竟言有德而不必言有懿德然以不善者之
非無所得也故君子之於德必愼之也愼者愼之於正而
不使有辟也愼於正而不使有辟者好惡也好惡者君子
之以內嚴於意而外脩其身者也唯意爲好惡之見端而
身爲好惡之所效動（身以言行動言）則君子出身加民而措其有

得於心者以見之行事故曰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是故云
者以絜民之好惡而好惡之則爲民之父母任其好惡之
辟而德二三則爲天下僇故君子之撫有人土財用者必
先愼之乎此也又曰有德此有人則以愼其好惡之幾得
之於心者慊乎人心之所同然而措夫好惡之用行之於
道者盡夫衆心之攸好故臣民一率其舉錯用緩之公知
其大公至正而歸之也且大學之敎理一分殊本理之一
則衆善同原於明德故曰明德爲本因分之殊則身自有
其身事家自有其家範國自有其國政天下自有其天下
之經本統乎末而繇本向末莖條枝葉之不容夷也今云

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則一國之効乎治
者其次序相因必如是以爲漸及之詞而後足以見國之
不易扺於治乃云君子有其明德而遂有人則躐等而爲
迫促之詞是何其無序耶夫明德爲新民之本而非可早
計其效於民新故身脩之後必三累而至乎天下平則新
民者固原本於已明之君德而必加之以齊治平之功豈
德之既明而天下即無不明乎故格致誠正其報成在身
脩而脩齊治之底績在天下平是以明德新民理雖一貫
而顯立兩綱如日月之並行而不相悖今此以言治平之
理則有德有人以是功取是效捷如影響必其爲新民之

德審矣新民之德非不原本於明德而固自有所及於民
之德故好惡之爲功內嚴於誠意而必外著之絜矩之道
然後人土財用之應成焉使其不然則大學之道一明德
盡之而何以又云在新民乎又況爲格爲致爲誠爲正者
未嘗有以及乎民而遽期夫人土財用之歸是以其心身
之學坐弋崇高富貴之獲抑異夫先事後得成章後達之
教者矣大學一書自始至終其次第節目統以理一分殊
爲之經緯故程子以此書與西銘並爲入德之門朱子或
有不察則躐等而不待盈科之進如此類者亦所不免董
氏彝云明德言自脩愼德言治天下不循章句乃以爲有

功於朱子
吳季子以發鉅橋之粟爲財散不知彼固武王一時之權而爲不可繼之善政也倘不經紂積來何所得粟而發之故孟子以發棠擬之馮婦而謂見笑於士以其不務制民之產而呴呴以行小惠也財聚者必因有聚財者而後聚財散者財固自散不聚之而自無不散也東陽許氏云取其當得者而不過其論自當乃財聚者非僅聚於君而已如詩所云亶侯多藏盤庚所云總於貨寶者彊豪兼并之家皆能漁獵小民而使之流離失所絜矩之道行則不得爲爾矣民散云者詩所謂逝將去女適彼樂土者也卽此

亦以知此爲治國而言若以天下統言之其此四海之內散亦無所往故郡縣之天下財殫於上民有死有叛而已矣不能散也
忠信之所得驕泰之所失章句以天理存亡言之極不易曉雙峯早已自惑亂在其云忠信則得善之道驕泰則失善之道竟將二之字指道說俗儒見得此說易於了帳便一意從之唯吳季子云忠信則能絜矩而所行皆善豈不得衆乎驕泰則不能絜矩而所行皆不善豈不失衆乎一串穿下卻是不差章句云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是道與位相配而凝道卽以守位一如生

財有大道非生衆食寡爲疾用舒則失其道而財不能生也雙峯認天理不盡如何省得朱子意倘只靠定絜矩不絜矩作天理乃不知天生人而立之君君承天理民而保其大寶那一般不是天理來古人於此見得透亮不將福之與德打作兩片故天命之謂性與武王末受命統與作命化迹則殊而大本則一此自非靠文字求解者之所能知若論到倒子處則必得衆得國失衆失國方可云以得之以失之特爲忠信驕泰原本君心而言不可直恁疎疎闊闊儱統說去故須找出能絜矩不能絜矩與他做條理但如吳季子之說意雖明盡而於本文直截處不無賸頓

則終不如朱子以天理二字大槩融會之爲廣大深切而無滲也若抹下得衆得國一層只在得道失道上捎煞則忠信之外有道而忠信爲求道之敲門磚子不亦悖與君子之大道雖是儘有事在然那一件不是忠信充滿發現底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只於此看得真便知雙峯之非雙峯則以道作傀儡忠信作線索拽動他一似生活知道者必不作此言也或疑雙峯之說與程子所云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而後周官之法度可行義同則忠信豈非所以得道者不知程子所云元是無病後人沒理會將周官法度作散錢關雎麟趾之精意作索子所以大差錢與

索子原是兩項物事判然本不相維繫而人為穿之當其發穿終是拘繫強合而漠不相知若一部周官法度那一條不是關雎麟趾之精意來周公作此法度原是精意在中遇物發現故程子直指出周公底本領教人看所謂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者即周公是也豈後人先丟下者法度去學個精意然後可把者法度來行之謂乎如王介甫去學周禮他不曾隨處體認者精意便法度也何曾相似看他青苗錢與國服之制差得許遠故大學之道以明德者推廣之新民而云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末者本之所生也可云生不可云得豈以明德作骨子撐架著新民使掙扎著以明德作機關作弄著新民使動蕩以明德作媒繳弋射著新民使速獲之謂乎知此則羣疑可以冰釋矣

古人說個忠信直爾明易近情恰似人人省得伊川乃云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明道則云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有如增以高深隱晦之語而反使人不知畔岸者然嗚呼此之不察則所謂微言絕而大義因之以隱也二程先生之語乃以顯忠信之德實實指出個下手處非以之而釋忠信也蓋謂夫必如是而後為忠如是而後為信也二先生固有而自知之則並將工夫體段一齊說出未嘗得到者地位人自然反疑他故為隱晦之語而二先生於此發己所見無不自盡循忠信之義毫釐不差以教天下之學為忠信者深切著明除是他胸中口下方說得者幾字出而後學亦有津涘之可問不患夫求忠而非忠求信而不信矣所謂發己自盡者即盡己之謂也所謂以實者則循物無違之謂也說忠字伊川較直截而非明道之語則不知其條理說信字明道乃有指徵而伊川所謂以實者文易求而旨特深也蓋所謂己者言乎己之所存也發己者發其所存也發之為義不無有功而朱子以凡出於己者言發己見性理則以其門人所問發為奮發之義嫌於矯強故為平詞以答之乃此發字要如發生之發有

蘊體生用之意亦如發粟之發有散所藏以行於眾之意固不可但以凡出諸己者言之也唯發非汎然之詞然後所發之己非私欲私意而自盡者非違道以干譽矣若所謂自盡者則以其發而言義亦易曉凡己學之所得知之所及思之所通心之所信遇其所當發沛然出之而無所吝以事微之則孟子所謂如其非義斯速已而無所待者乃其發之之功而當其方發直徹底煥然萬紫千紅總是春者是也若伊川所云盡己盡字大有力在兼發字意在內亦如天地生物除卻已死已槁但可施生莫不將兩間元氣一齊迸將去所以一言忠則在己之無虛無偽者已

盡而以實謂信之實則固非對虛偽而言乃因物之實然者而用之也於此不了則忠外更無信不然亦且於忠之外更待無虛無偽而始爲信則所謂忠者亦非忠矣信者不爽也名實不爽先後不爽之謂也唯名實爽而後先後爽如五行志所載李樹生瓜名實既爽故前此初不生瓜後此仍不生瓜而生李則先後亦因之而爽矣循者依緣而率繇之謂也依物之實緣物之理率繇其固然而不平白地畫一個葫蘆與他安上則物之可以成質而有功者皆足以驗吾所行於彼之不可爽抑順其道而無陵躐倒逆之心則方春而生方秋而落遇老而安遇少而懷在桃

成桃在李成李心乎上則忠心乎下則禮徹始徹終一如其素而無參差二三之德矣君子於此看得物之備於我己之行於物者無一不從天理流行血脈貫通來故在天則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之發己自盡者不復吝留而以自私於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天之循物無違者不恣己意以生殺而變動無恒則君子之首出庶物萬國咸甯者道以此而大矩以此而立絜以此而均衆以此而得命以此而永故天理之存也無有不存而幾之決也決於此退藏之密而已矣不然則內不盡發其己而使私欲據之外不順循乎物而以私意遂之私欲據乎己則與物約而取

物泰私意遂乎物則芻狗視物而自處驕其極乃至好佞人之訣己而遂人之性以寵用之利聚財之用而不顧悖入之多奇以厚亡失物之矩安所施絜而失國失命皆天理之必然矣故曰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君子之大道所必擇所從而遂其害者也上推之天理知天之爲理乎物者則然下推之人事知天理之流行於善惡吉凶者無不然此非傳者得聖學之宗不能一言決之如此而非兩程子則亦不能極之大道反之己心而見其爲功之如是者不然則不欺之謂忠無爽之謂信此解亦是人其知之而何以能不欺何以能無爽究其懷來如盲人熟記路程亦安

知發足之何自哉則謂南爲北疑江爲淮固不免矣

明道曰忠信表裏之謂伊川曰忠信內外也表裏內外字自別南軒以體用言則誤矣表裏只共一件表內外共是一件物忠信只是一個德若以居爲內以行爲外則忠信皆出己及物之事不可作此分別緣程子看得天理渾淪其存於吾心者謂之裏其散見於物理者謂之表於此理之在己在物者分非以事之藏於己施於物者分也如生財之道自家先已理會得詳明胸中有此生衆食寡爲疾用舒的經綸條理此謂之裏便徹底將來爲一國料理不緣於己未利知而有所不爲此是發己自盡乃以外循物理生

須如此而衆食須如此而寡爲須如此而疾用須如此而舒可以順人情愜物理而經久不忒此之謂表不恃己意橫做去教有頭無尾此是循物無違及至兩者交盡其成一生衆食寡爲疾用舒之道則盡己者卽循物無違者也循物無違者卽盡己者也故曰只是一箇德此之爲德凡百俱用得去緣天理之流行敵化其此一原故精粗內外無所不在旣以此爲道而道抑以此而行君子脩己治人至此而合且如生財之道在人君止有生衆食寡爲疾用舒爲所當自盡之道而卽己盡之而財之爲理雖生衆食寡爲疾用舒則恆足而卽循用其理而無違此是忠信合一的

大臉殼大道必待忠信而有者也乃隨舉一節如生之者衆必須盡己之心以求夫所以衆之道而力行之乃民之爲道其力足以任生財者本衆也卽因其可生而敎之生以順其性此是忠信細密處忠信流行於大道之中者也而君子則統以己無不盡物無或違之心一於无妄之誠遇物便發得去理財以此用人以此立教於國施政於天下無不以此是忠信底大敷施而天之所以爲命以福善禍淫人之所以爲情而后撫仇虐亦皆此所發之不謬於所存而物理之信然不可違者也故操之一念而天理之存亡以決也

發字循字若作等閒看不作有工夫字則自盡無違只在事上見而忠信之本不立矣發者以心生發之也循者以心緣求之也非此則亦無以自盡而能無違也盡己功在盡字上以實功在以字上以用也與此一理以實者不用己之私意而用事物固然之實理

讀四書大全說卷一終

讀四書大全說卷二　　船山遺書二十

衡陽王夫之譔

中庸序

隨見別白曰知觸心警悟曰覺隨見別白則當然者可以名言矣觸心警悟則所以然者微喻於己卽不能名言而已自了矣知者本末具鑒也覺者如痛癢之自省也知或疎而覺則必親覺者隱而知則能顯趙格菴但據知覺之成效爲言耳於義未盡

名篇大旨

中庸之名其所自立則以聖人繼天理物修之於上治之於下皇建有極而錫民之極者言也（二極字是中建字錫字是庸）故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中庸不可能也是明夫中庸者古有此教而唯待其人而行而非虛就舉凡君子之道而贊之謂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能中平常不易之庸矣天下之理統於一中合仁義禮知而一中也析仁義禮知而一中也合者不雜猶兩儀五行乾男坤女統於一太極而不亂也離者不孤猶五行男女之各爲一○而實與太極之○無有異也審此則中和之中與時中之中均一而無二矣朱子既爲分而兩存之又爲合而貫通之是已然其專以中和之中爲體則可而專以時中之中爲

用則所未安但言體其爲必有用者可知（言未發則必有發）而但言用則不足以見體（時中之中何者爲體耶）時中之中非但用也中體也時而措之然後其爲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體也發而皆中節亦不得謂之非體也所以然者喜自有喜之體怒自有怒之體哀樂自有哀樂之體喜而賞怒而刑哀而喪樂而樂（音岳）則用也雖然賞亦自有賞之體刑亦自有刑之體喪亦自有喪之體樂（音岳）亦自有樂之體是亦終不離乎體也書曰允執厥中中體也執中而後用也子曰君子而時中又曰用其中於民中皆體也時措之喜怒哀樂之閒而用之於民者則用也以此知夫凡言中者皆體而非用矣周子曰中也者和也言發皆中節之和卽此中之所爲體撰者以爲節也未發者未有用而已發者固然其有體則中和之和統乎一中以有體不但中爲體而和非體也時中之中兼和爲言和固爲體時中之中不但爲用也明矣中無往而不爲體未發而不偏不倚全體之體猶人四體而其名爲一體也發而無過不及猶人四體而各名一體也固不得以分而效之爲用者之爲非體也若朱子以已發之中爲用而別之以無過不及焉則將自其已措咸宜之後見其無過焉而贊之以無過見其無不及焉而贊之以無不及是虛加之詞而非有一至道焉實爲中庸

胥古今天下之人乃至中材以下得一行焉無過無不及而即可以此名歸之矣夫子何以言民鮮能久乃至白刃可蹈而此不可能哉以實求之中者體也庸者用也未發之中不偏不倚以爲體而君子之存養乃至聖人之敦化胥用也已發之中無過不及以爲體而君子之省察乃至聖人之川流胥用也未發未有用而君子則自有其不顯篤恭之用已發既成乎用而天理則固有其察上察下之體中爲體故曰建中曰執中曰時中曰用中渾然在中者大而萬理萬化在焉小而一事一物亦莫不在焉庸爲用則中之流行於喜怒哀樂之中爲之節文爲之等殺皆庸

也故性道中也教庸也修道之謂教是庸皆用中而用乎體用中爲庸而即以體爲用故中庸一篇無不緣本乎德而以成乎道則以中之爲德本天德性道而庸之爲道成王道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是以天命之性不離乎一動一靜之間而喜怒哀樂之本乎性見乎情者可以通天地萬物之理如其不然則君子之存養爲無用而省察爲無體判然二致將何以合一而成位育之功哉夫手足體也持行用也淺而言之可云但言手足而未有持行之用其可云方在持行手足遂名爲用而不名爲體乎夫唯中之爲義專就體而言而中之爲用則不得不以庸字顯之故新安

陳氏所云中庸之中爲中之用者其謬自見若夫庸之爲義在說文則云庸用也字从庚从用言用之更新而不窮尚書之言庸者無不與用義同自朱子以前無有將此字作平常解者莊子言寓諸庸庸亦用也易繫所云庸行庸言者亦但謂有用之行有用之言也蓋以庸爲日用則可日用亦更新意而於日用之下加尋常二字則贅矣道之見於事物者日用而不窮在常而常在變而變總此吾性所得之中以爲之體而見乎用非但以平常無奇而言審矣朱子既立庸常之義乃謂湯武放伐亦止平常夫放君伐主而謂之非過不及則可矣倘必謂之平常而無奇則天下何者而可謂之奇也若必以異

端之教而後謂之奇則楊墨之無父無君亦充義至盡而授之以罪名猶未至如放君伐主之爲可駭故彼但可責其不以中爲庸而不可責之以奇怪而非平常況中庸一篇元不與楊墨爲敵當子思之時楊墨之說未昌且子言民鮮能久則中庸之教著自古者道同俗一之世其時並未有異端起焉則何有奇怪之可闢而須標一平常之目耶子所云過不及者猶言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謂夫用其喜怒哀樂者或過於情或不及夫情如閔子子夏之釋服鼓琴者爾至其所辨異於小人之道無忌憚而的然日亡者蓋亦不能察識夫天命之理以盡其靜存動察

之功而強立政教如管商之類爲法苛細的然分明而遂理拂情不能久行於天下而已豈其無忌憚也果有吞刀吐火御風入甕之幻術爲尤異於湯武之放伐也乎朱子生佛老方熾之後充類而以佛老爲無忌憚之小人固無不可乃佛老之妄亦唯不識吾性之中而充之以爲用故其教亦淺鄙動俗而終不能奇則亦無事立不常之名以樹吾道之闡也況世所謂無奇而爲庸者其字本作傭言如爲人役用之人識陋而行卑中庸所謂鮮能知味之下游也君子之修道立教而爲傭焉其以望配天達天之大德不亦遠哉故知曰中庸者言中之用也

第一章

章句言命猶令也小註朱子曰命如朝廷差除又曰命猶誥勑謂如朝廷固有此差除之典遇其人則授之而受職者領此誥勑去便自居其位而領其事以此喻之則大無心而人有成能審矣董仲舒對策有云天令之謂命朱子語本於此以實求之董語尤精令者天自行其政令如月令軍令之謂初不因命此人此物而設然而人受之以爲命矣令只作去聲讀若如北溪所云分付命令他則讀令如吝便大差謬人之所性皆天使令之人其如傀儡而天其如提彄者乎天只陰陽五行流盪出內於兩間何嘗屑然使令其如此哉必逐人而使令之則一人而有一使令是釋氏所謂分段生死也天即此爲體即此爲化若其命人但使令之則命亦其機權之緒餘而已如此立說何以知天人之際

章句於性道俱兼人物說或問則具爲分疏於命則兼言賦與萬物於性則曰吾之得乎是命以生於命則曰庶物萬化繇是以出於性則曰萬物萬事之理與事類言而曰理則固以人所知而所處者言之也其於道也則雖旁及鳥獸草木虎狼蜂蟻之類而終之曰可以見天命之本然而道亦未嘗不在是則顯以類通而證吾所應之事物其

理本一而非槩統人物而一之也章句之旨本自程子雖緣此篇云育物云盡物之性不容閒棄其實則程朱於此一節文字斷章取義以發明性道之統宗固不必盡合中庸之旨者有之矣兩先生是統說道理須教他十全又胸中具得者一段經綸隨地迸出而借古人之言以證己之是若子思首發此三言之旨直爲下戒懼慎獨作緣起蓋所謂中庸者天下事物之理而以措諸日用者也若然則君子亦將於事物求中而日用自可施行然而有不能者則以教洽修道而設而道則一因之性命固不容不於一動一靜之閒審其誠幾靜存誠動研幾而反乎天則是行乎事物

而皆以洗心於密者本吾藏密之地天授吾以大中之用也審乎此則所謂性道者專言人而不及乎物亦明矣天命之人者爲人之性天命之物者爲物之性今卽不可言物無性而非天所命然盡物之性者亦但盡吾性中皆備之物性使私欲不以害之私意不以悖之故存養省察之功起焉如必欲觀物性而以盡之則功與學爲不相準故或問於此增入學問思辨以爲之斡旋則强取大學格物之義施之於存養省察之上乃中庸首末二章深明入德之門未嘗及夫格致第二十章說學問思辨乃以言道之費耳則番陽李氏所云中庸明道之書教者之事其說爲通亦自物既格知既

致而言下學上達之理固不待反而求之於格致也況夫所云盡人物之性者要亦於吾所接之人所用之物以備道而成教者爲之知明處當而贊天地之化育若東海巨魚南山元豹鄰穴之蟻遠浦之蘋雖天下至聖亦無所庸施其功卽在父子君臣之閒而不王不禘親盡則祧禮衰則去位卑則言不及高要於志可動氣氣可動志者盡其誠而非於不相及之地爲之燮理故理一分殊自行於仁至義盡之中何事撤去藩籬混人物於一性哉程子此語大費斡旋自不如呂氏之爲得旨故朱子亦許呂爲精密而特謂其率性之解有所窒礙非如潛室所云但言人性不得周普也至程子所云馬率馬性牛率牛性者其言性爲已賤彼物不可云非性而已殊言之爲馬之性牛之性矣可謂命於天者有同原而可謂性於己者無異理乎程子於是顯用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知覺運動爲性以馬牛皆爲有道夫人使馬乘而使牛耕固人道之當然爾人命之非天命之若馬之性則豈以不乘而遂失牛之性豈以不耕而遂拂乎巴豆之爲下劑者爲人言也若鼠則食之而肥矣倘舍人而言則又安得謂巴豆之性果以尅伐而不以滋補乎反之於命而一本凝之爲性而萬殊在人言人在君子言君子則存養省察而卽以盡吾性之中和亦不

待周普和同求性道於貓兒狗子黃花翠竹也固當以或問爲正而無輕議藍田之專言人也

章句人知己之有性一段是朱子借中庸說道理以辨異端故或問備言釋老俗儒雜伯之流以實之而曰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亦明非子思之本旨也小註所載元本乃正釋本文大義以爲下文張本其曰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則是故君子二段理事相應之義較如白日矣程朱二先生從戴記中抽出者一篇文字以作宗盟抑佛老故隨拈一句卽與他下一痛砭學者亦須分別觀之始得子思之時莊列未出老氏之學不顯佛則初未

入中國人之鮮能夫中庸者自飲食而不知味即苟遵夫教亦杳不知有所謂性道而非誤認性道之弊子思於此但以明中庸之道藏密而用顯示君子內外一貫之學亦無暇與異端爭是非也他本皆用元註自不可易唯祝氏本獨刪此或朱子因他有所論辨引中庸以譏之非正釋此章語輒章句者喜其足以建立門庭遂用祝本語非善承先教成全書者也自當一從元本

所謂性者中之本體也道者中和之大用也教者中庸之成能也然自此以後凡言道皆是說教聖人修道以立教賢人繇教以入道也生聖人之後前聖已修之為教矣乃不謂之教而謂之道則以教立則道即在教而聖人之修明之者一肖夫道而非有加也故程子曰世教衰民不興行亦明夫行道者之一循夫教爾不然各率其性之所有而即為道是道之流行於天下者不息而何以云不明不行哉不行不明者教也教即是中庸即是君子之道聖人之道章句或問言禮樂刑政而不提出中庸字則似以中庸贅教而異於聖言矣然其云日用事物（是說庸）云過不及者有以取中（是中之所以為庸）則亦顯然中庸之為教矣二句一直趕下至修道之為教句方顯出中庸來此所謂到頭一穴也李氏云道為三言之綱領陳氏云道字上包性字下

包教字皆為下道也者單舉道字所該而不知兩道字文同義異呂氏於率字說工夫亦於此差率性之謂道一句是脈絡不可於此急覓工夫若認定第二句作綱則修道句不幾成蛇足耶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以者用也即用此陰陽五行之體也猶言人以目視以耳聽以手持以足行以心思也若夫以規矩成方員以六律正五音體不費（費之數）而用別成也天運而不息只此是體只此是用北溪言天固是上天之天要即是理乃似不知有天在又云藉陰陽五行之氣藉者借也則天外有陰陽五行而借用之矣人卻於仁義禮智之外別有人心天則於元亨利貞之外別無天體通考乃云非形體之天尤為可笑天豈是有形底不見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乃此所云天者則又自象之所成為言而兼乎形之所發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即資此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以始以生也而又曰乃統天則天之為天即此資始萬物者統之矣有形未有形有象未有象統謂之天則健順無體而非無體五行有形而不窮於形也只此求解人不易

拆著便叫作陰陽五行有二殊又有五位合著便叫作天猶合耳目手足心思即是人不成耳目手足心思之外更

有用耳目手足心思者則豈陰陽五行之外別有用陰陽五行者乎

章句人物各有當行之路語自有弊不如或問言事物之當蓋言事物則人所應之事所接之物也以物與人並言則人行人道而物亦行物道矣卽可云物有物之性終不可云物有物之道故經傳無有言物道者此是不可紊之人紀今以一言蔽之曰物直是無道如虎狼之父子他那有一條逕路要如此來只是依稀見得如此萬不得已或可强名之曰德如言虎狼之仁蜂蟻之義是也而必不可謂之道若牛之耕馬之乘乃人所以用物之道不成者牛馬當得如此拖犂帶鞍倘人不使牛耕而乘之不使馬乘而耕之亦但是人失當然於牛馬何與乃至蠶之爲絲豕之充食彼何恩於人而捐軀以效用爲其所當然而必繇者哉則物之有道固人應事接物之道而已是故道者專以人而言也

教之爲義章句言禮樂刑政之屬儘說得開闊然以愚意窺之則似朱子緣中庸出於戴記而欲尊之於三禮之上故諱專言禮而增樂刑政以配之二十七章說禮儀三百孔子說殷因於夏禮韓宣子言周禮在魯皆統治教政刑繇天理以生節文者而謂之禮若樂之合於禮也經有明文其不得以樂與刑政析言之審矣或問親疎之殺四段頗盡出一個禮來何等精切呂氏感應輕重一段文字俱與一部中庸相爲櫽括章句中言品節亦與禮者天理之節文一意但有所規避不直說出耳自其德之體用言之曰中庸自聖人立此以齊天下者曰教自備之於至德之人者曰聖人之道自凝之於修德之人者曰君子之道要其出於天而顯於日用者曰禮而已矣故禮生仁義之用而君子不可以不知天亦明夫此爲中庸之極至也

章句皆性之德而具於心是從天命之謂性說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則亦就教而言之矣道也者三句與莫見乎隱兩句皆從章首三句遞下到脈絡處以言天人之際一靜一動莫不足以見天命而體道以爲教本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泰道也所謂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所以配天德也愼其獨復道也所謂不遠復无祇悔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以見天心也道教因於性命君子之功不如是而不得也

朱子所云非謂不戒懼乎所睹所聞而只戒懼乎不睹不聞自是活語以破專於靜處用功動則任其自然之說然於所睹所聞而戒懼者則卽下文所謂愼獨者是而自隱微可知以後大段只是循此順行亦不消十分怯葸矣後人見朱子此語便添一句說不睹不聞且然則所睹所聞

第191冊　續修四庫全書　24　版反内

者其戒懼益可知則竟將下愼獨工夫包在裏面較或問
所破一直串下之說而更悖矣
聖賢之所謂道原麗乎事物而有而事物之所接於耳目
與耳目之得被於事物者則有限矣故或問以目不及見
耳不及聞爲言而朱子又引尙書不見是圖以證之夫事
物之交於吾者或有睹而不聞者矣或有聞而不睹者矣
目非必有一刻焉爲睹聞兩不至之地而又豈耳目之槩無
所睹耳之槩無所聞之謂哉則知雲峰所云特須臾之頃
者其言甚謬蓋有多歷年所而不睹不聞者矣唯其如是
是以不可須臾離也父在而君不在則君其所不睹也聞

父命而未聞君命則君命其所不聞也乃何以使其事君
而忠之道隨感而遂通此豈於不睹君之時預有以測夫
所以事之之宜而事君之道又豈可於此離之待方事而
始圖哉君子之學唯知吾性之所有雖無其事而理不閒
唯先有以破之則人欲遂入而道以隱故於此力防夫人
欲之蔽如朱子所云塞其來路者則蔽之者無因而生矣
然理既未彰欲亦無跡不得預擬一欲焉而爲之隄防斯
所謂塞其來路者亦非曲尋罅隙而窒之也故此存養之
功幾疑無下手之處而蛟峰所云保守天理初非天理之
各有名目朱子答門人持敬之問而曰亦是亦未嘗如雙

峰諸人之竟以敬當之乃君子之於此則固非無其事矣
夫其所有得於天理者不因事之未即現前而遽忘也只
恁精精采采不昏不惰打迸着精神無使幾之相悖而覿
其會通以立乎其道之可生不有所專注流倚以得偏而
失其大中自然天理之皆備者撲實在腔子裏耿然不昧
而條理咸彰則所以塞夫人欲之來路者亦無事驅遣而
自然不崛起相侵矣使其能然則所睹聞在此而在彼之
未嘗睹未嘗聞者雖萬事萬物皆無所荒遺而不動之敬
不言之信如江河之待決要非無實而爲之名也要以不
睹不聞之地事物本自森然盡天下之大而皆須臾不離

於己故不可倚於所睹所聞者以致相悖害戒愼恐懼之
功謹此者也非定有一事之待睹待聞而欲之須臾亦非
一有所睹遂無不睹一有所聞遂無不聞必處暗室絕音
響而後爲不睹不聞之時況如雲峰所言特須臾之頃者
尤如佛氏石火電光之謂乎微言既絕聖學無徵舍康莊
而求蹊閒良可歎也
大學言愼獨爲正心之君子言也中庸言愼獨爲存養之
君子言也唯欲正其心而後人所不及知之地己固有以
知善而知惡唯戒愼恐懼於不睹不聞而後隱者知其見
微者知其顯故章句云君子既常戒懼或問亦云大既已

如此矣則以明夫未嘗有存養之功者人所不及知之地已固皆爲而莫辨其善惡之所終則雖欲愼而有所不能也蓋凡人起念之時則向於善亦乘俄頃偶至之聰明如隔霧看花而不能知其善之所著若其向於惡也則方貿貿然求以遂其欲者且據爲應得之理而或亦幸陰謀之密成而不至於汎濫又其下焉者則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亡乃至昭然於人之耳目而已猶不知其所自起則牀笫階庭之外已漠然如夢而安所得獨知之地知隱之莫見微之莫顯也哉唯嘗從事於存養者則心已習於善而一念之發爲善則善中之條理以動天下而有餘者人不知而已知之矣心習於善而惡非其所素有則惡之叛善而去其相差之遠吉凶得失之相爲懸絕者其所自生與其所必至人不知而已知之矣乃君子則以方動之際耳目乘權而物欲交引則毫釐未克而人欲滋長以卒勝夫天理乃或雖明知之猶復爲之故於此尤致其愼焉然後不欺其素而存養者乃以向於動而弗失也有不善未嘗不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謂也知之未嘗復爲愼獨之謂也使非存養之已豫安能早覺於隱微哉此朱子徹底窮原以採得莫見莫顯之境而不但如呂氏以人心至靈一言爲儱侗覆蓋之語也若程子舉伯喈彈琴之事以

證之而謂爲人所早知爲顯見或問雖有兩存之語章句已不之從矣所傳伯喈彈琴事出於小說既不足盡信小說又有夫子鼓琴見貍捕鼠顏淵疑而退避事與螳蜋捕蟬事同要皆好事之言且自非夔曠之知固不能察其心手相通之妙是彈者之與聞者相遇於微茫之地而不得云莫見莫顯且方彈之時伯喈且不能知捕蟬之心必傳於絃指則固己所不知而人知之又與獨之爲義相背而不相通況夫畏人之知而始憚於爲惡此淮南之於汲黯曹操之於孔融可以暫伏一時之邪而終不禁其橫流之發曾君子之省察而若此哉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自知自覺於淸明在躬志氣如神者之胸中即此見天理流行方動不昧而性中不昧之眞體率之而道在焉特不能爲失性者言爾則喜怒哀樂之節粲然具於君子之動幾亦猶夫未發之中貫徹純全於至靜之地而特以靜則善惡無幾而普徧不差不以人之邪正爲道之有無天命之所以不息也動則人事乘權而昏迷易起故必待存養之有功而後知顯見之具足率性之道所以繇不行而不明也一章首尾大義微言相爲互發者如此章句之立義精矣

若謂顯見在人直截不上二莫字即無論悠悠之心眼雖有知人之鑒者亦但因其人之素志而決之若淵魚之察

所謂不祥而能察者又幾人也須是到下梢頭皂白分明方見十分顯見螳螂捕蟬之殺機間而不覺者衆矣小人閒居爲不善須無所不至君子方解見其肺肝不然亦不可逆而億之唯夫在己之自知者則當念之已成事之已起只一頭趁着做去直爾不覺雖善惡之分明者未嘗即昧（爲是君子說）而中間千條萬緒儘有可以自恕之方而不及初幾之明察者多矣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然必存養之君子而始知者則以庸人後念明於前念而君子則初幾捷於後幾其分量之不同實有然者知此則程子之言蓋斷章立義以警小人之邪心而非聖學之大義益明矣

章首三個之謂第四節兩個謂之是明分支節處章句首言道之本原一段分此章作三截固於文義不協而喜怒哀樂四句亦犯重複或問既以道也者兩節各一故字爲語勢自相唱和明分道也者二句作靜中天理之流行章句於第四節復統已發未發而云以明道不可離之意亦是滲漏繹朱子之意本以存養之功無閒於動靜而省察則尤於動加功本緣道之流行無靜無動而或離而隱微已覺則尤爲顯見故道不可離之云或分或合可以並行而不悖則微言雖礙而大義自通然不可離者相與存之義也若一乘乎動則必且有擴充發見之功而不但不離矣倘該動靜而一於不離則將與佛氏所云行住坐卧不離者個者同究以廢吾心之大用而道之全體亦妄矣此既於大義不能無損故或問於後二節不復更及不可離之說而章句言以明言之意亦彼此互證之詞與性情之德直云此言者自別朱子於此言下自有活徑特終不如或問之爲直截耳者一章書顯分兩段條理自著以參之中庸全篇無不合者故不須以道不可離爲關鎖則下二掉

然天命之謂性三句是從大原頭處說到當人身上來喜怒哀樂之未發二句是從人心一靜一動上說到本原去

唯繇天命率性修道以有教則君子之體夫中庸也不得但循教之迹而必於一動一靜之交體道之藏而盡性以全於命唯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即中發而中節者即和而天下之大本達道即此而在則君子之存養省察以致夫中和也不外此而成天地位萬物育之功是兩段文字自相唱和各有原委固然其不可紊矣後章所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天道誠故人道誠之而擇善固執之功起焉功必與理而相符即前段之旨也其云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外自成自道而誠道在（天在人中）不外物之終始而誠理著而仁知之措以此咸宜

焉蓋人之能成己成物而固與性合撰功必與效而不爽一後段之旨也以此推夫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本天以言至誠推人道以合天道要不外此二段一順一逆之理而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於此已見若前三言而曰之謂則以天命大而性小統人物故大在一己故小率性虛而道實修道深而教淺故先指之而後證之以天命不止爲己性而有率性而後道現修道兼修其體用而教唯用故不容不緩其詞而無俾偏執謂命即性則偏謂道即性則執實則君子之以當然之功應自然之理者切相當而非緩也故下二故字爲急詞後兩言曰謂之者則以四情之未發與其已發近取之已而即合乎道之大原

則繹此所謂而隨以證之於彼渾然未發而中在粲然中節而和在故不容不急其詞而無所疑待實則於中而立大本於和而行達道致之之功亦有漸焉而非能急也致者漸致故章句云自戒懼云云緩詞也功不可緩而效無速致夫不可恃而已有成能俱於此見矣乃前段推原天命後段言性道而不及命前段言教而後段不及修道之功則以溯言繇人合天之理但當論在人之天性而不必索之人生以上與前之論本天治人者不同若夫教則致中和者固必繇乎修道之功而靜存動察前已詳言不必贅也章句爲補出之甚當若後段言效而前不及者則以人脩道教而受性於天亦懼祇承之不逮而不當急言效以失君子戒懼愼獨兢惕之心故必別開端緒於中和之謂以明位育之功乃其理之所應有而非君子之緣此而存養省察也嗚呼衛矣要以援天治人爲高辯之以責功之不可略推人合天爲切言之以彰理之勿或爽則中庸之德其所自來爲人必盡之道而中庸之道其所徵著爲天所不違之德一篇之旨盡於此矣故知或問之略分兩支密於章句一頭雙腳之解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儒者第一難透底關此不可以私智索而亦不可執前人之一言遂謂其然而偷以爲安今詳諸大儒之言爲同爲異蓋不一矣其說之必不可

從者則謂但未喜未怒未哀未樂而即謂之中也夫喜怒哀樂之發必因乎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乃夫人終日之閒其値夫無可喜樂無可哀怒之境而因以不喜不怒不哀不樂者多矣此其皆謂之中乎於是或爲之說曰只當此時雖未有善而亦無惡則固不偏不倚而亦何不可謂之中則大用咸儲而天下之何思何慮者即道體也夫中者以不偏不倚而言也今曰但不爲惡而已固無偏倚則雖不可名之爲偏倚而亦何所據以爲不偏不倚哉如一室之中空虛無物以無物故則亦無有偏倚者乃既無物矣抑將何者不偏何者不倚耶必寘一物於中庭而後可謂

之不偏於東西不倚於楹壁者此則但無惡而固無善但莫之偏而固無不偏但莫之倚而固無不倚必不可謂之爲中審矣此程子在中之說與林擇之所云裏面底道理其有實而不爲戲語者皆真知實踐之言也乃所云在中之義及裏面道理之說自是活語要以指夫所謂中者而非正釋此中字之義曰在中者對在外而言也曰裏面者對表而言也緣此文上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而非云一念不起則明有一喜怒哀樂而特未發耳後之所發者皆全具於內而無缺是故曰在中乃其曰在中者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云而未及釋夫謂之中也若子思之本旨則謂此

在中者謂之中也朱子以此所言中與時中之中各一其解就人之見不見而爲言也時中而體現則人得見其無過不及矣未發之中體在中而未現則於己而喻其不偏不倚耳天下固莫之見也未發之中誠也實有之而不妄也時中之中形也誠則形而實有者隨所著以爲體也實則所謂中者一爾誠則形而形以形其誠也故所謂不偏不倚者不偏倚夫喜而失怒哀樂抑不偏倚夫喜而反失喜乃抑不偏倚夫未有喜而失喜（餘三情亦然）是則已發之節即此未發之中特以未發故不可名之爲節耳蓋吾性中固有此必喜必怒必哀必樂之理以效健順五常之能而

爲情之所緣生則渾然在中者充塞兩間而不僅供一節之用也斯以謂之中也以在天而言則中之爲理流行而無不在以在人而言則庸人之放其心於物交未引之先異端措其心於一念不起之域其失此中也亦久矣故延平之自爲學與其爲教皆於未發之前體驗所謂中者乃其所心得而名言之則亦不過曰性善而已善者中之實體而性者則未發之藏也若延平終日危坐以體驗之亦其用力之際專心致志以求吾所性之善其專靜有如此爾非以危坐終日不起一念爲可以存吾中也蓋云未發者喜怒哀樂之未及乎發而有言行聲容之可徵耳且方

其喜則爲怒哀樂之未發方其或怒或哀或樂則爲喜之未發然則至動之際固饒有靜存者焉聖賢學問於此卻至明白顯易而無有槁木死灰之一時爲必靜之候也在中則謂之中見於外則謂之和在中則謂之善（延平所云）見於外則謂之節乃此中者於其未發而早已具徹乎中節之候而喜怒哀樂無不得之以爲庸非此則已發者亦無從得節而中之故中該天下之道以爲之本而要即夫人喜怒哀樂四境未接四情未見於言動聲容者而即在焉所以或問言不外於吾心者以此也抑是中也雖云庸人放其心而不知有則失之乃自夫中節者之有以體夫此中

則下逮乎至愚不肖之人以及夫賢知之過者莫不有以大得乎其心而知其立之有本唯異端以空爲本則竟失之然使逃而歸儒居然仍在則人心之同然者也然可彼初未嘗不有此自然之天則藏於私意私欲之中而無有喪乃君子之爲喜爲怒爲哀爲樂其發而中節者必有所自中非但用力於發以增益其所本無而品節皆自外來則亦明夫夫人未發之地皆有此中而非但君子爲然也此延平性善之說所以深切著明而爲有德之言也子思之旨本以言道之易修而要非謂夫人之現前而已具足程朱延平之旨本以言中之不易見而要非謂君子獨有而衆人則無互考參觀並行不悖存乎其人而已

序引人心惟危四語爲中庸道統之所自傳而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然則此所謂中者卽道心矣乃喜怒哀樂情也延平曰情可以爲善可以爲善則抑可以爲不善是所謂惟危之人心也而本文不言仁義禮知之未發而云喜怒哀樂此固不能無疑朱子爲貼出各有攸當四字是喫緊語喜怒哀樂只是人心不是人欲各有攸當者仁義禮知以爲之體也仁義禮知亦必於喜怒哀樂顯之性中有此仁義禮知以爲之本故遇其攸當而四情以生乃其所生者必各如其量而終始一致若夫情之下游於非其所攸當者而亦發焉則固危殆不安大段不得自在亦緣他未發時無喜怒哀樂之理所以隨物意移或過或不及而不能如其量迨其後有如耽樂酒色者向後生出許多怒哀之情來故有樂極悲生之類者唯無根故則終始異致而情亦非其情也惟性生情情以顯性故人心原以資道心之用道心之中有人心非人心之中有道心也則喜怒哀樂固人心而其未發者則雖有四情之根而實爲道心也

看先儒文字須看他安頓處一毫不差或問喜怒哀樂各有攸當二句安在方其未發上補本文言外之意是別嫌

明微千鈞一髮語渾然在中者卽此各有攸當者也到下段卻云皆得其當得字極精切言得則有不得者旣卽延平其不中節也則有不和之意而得者卽以得其攸當者也顯下一節字在未發之中已固有之矣又於中而曰狀性之德則亦顯此與下言謂之和者文同而義異不是喜怒哀樂之未發便喚作中乃此性之未發爲情者其德中也下云著情之正著者分別而顯其實也有不中節者則不和唯中節者斯謂之和故分別言之其中節者卽和而非中節之中有和存則卽以和著其實也此等處不可苟且讀過朱子於此見之眞而下語斟酌非躁心所易測也

自相乖悖之謂乖互相違戾之謂戾凡無端之喜怒到頭來御沒收煞以致樂極悲生前倨後恭乖也其有喜則不能復怒怒則不能復喜(哀樂亦爾)陷溺一偏而極重難返至有臨喪而歌方享而歎者戾也中節則無所乖皆中節則無所戾矣

云天地位萬物育以理言者誠為未盡蓋天地所以位之理則中是也萬物所以育之理則和是也今但言得位育之理於己是亦不過致中而至於中致和而至乎和而未有加焉則其詞不已贅乎但以事言之而又有功與效之別本文用兩焉字是言乎其功也章句改用兩矣字則是言乎其效也今亦不謂聖神功化之極不足以感天地而動萬物而考之本文初無此意汎求之中庸全書其云配天者則莫不尊親之謂爾其云譬如天地者則祖述憲章之謂爾其云如神者則前知之謂爾其云參天地者則盡人物之性之謂爾未嘗有所謂三辰得軌鳳見河清也或問所云吾身之天地萬物專以窮而在下者言之則達而在上者必於吾身以外之天地萬物著其位育之效矣夫其不切於吾身者非徒萬物即天地亦非聖人之所有事而不切於吾身之天地萬物非徒孔孟即堯舜亦無容越位而相求帝堯之時洪水未治所謂天下之一亂也其時

讀四書大全說二　中庸

草木暢茂禽獸繁殖則為草木禽獸者非不各遂其育也而聖人則以其台為憂是知不切於身之萬物育之未必為利不育未必為害達而在上用於天下者廣則其所取於萬物者多窮而在下用於天下者約則取於萬物者少要非吾身之所見功則亦無事於彼焉其道一也至於雨暘寒燠之在天墳埴山林之在地其欲貿位於各得者亦以濟人物之用者為位而穹谷之山或崩幽淵之水或涌與夫非煙非霧之雲如蜜如餳之露不與於身之所資與身之所被及者亦不勞為之燮理也若其為吾身所有事之天地萬物則其位也非但修吾德而聽其自位聖人固必有以位之其位之者則吾致中之典禮也非但修吾德而期其自育聖人固有以育之其育之者則吾致和之事業也祀帝於郊而百神享在璿璣玉衡而四時正一存中於敬以位天也而天以此位焉貿名山大川而秩祀通正溝洫田疇而經界定一用中於無過不及以位地也而地以此位焉若夫於己無貪於物無害以無所乖戾之情推及萬物而俾農不奪草不竊胎不伐夭不斬以遂百穀之昌禽魚之長者尤必非取效於影響也(萬物須問之育之故言百穀魚)(若殀萩燕麥蠂螟蚯蚓君子育之何為又汎董草薉蚘之為害者耶)或問云於此乎位於此乎育亦言中和之德所加被於天地萬物者如是又云聖

讀四書大全說二　中庸

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則不但如章句之言效驗且章句推致其效要歸於脩道之教則亦以禮樂刑政之裁成天地品節萬物者言之固不以三辰河岳之瑞麟鳳芝草之祥爲徵是其爲功而非效亦明矣抑所云吾身之天地萬物亦推身之所過所存者而言旣不得以一鄕一家爲無位之聖人分界段而百世以下流風遺教所及遂無與於致中和之功而孝格父母慈化子孫又但發皆中節之始事据此爲言義固不廣若不求其實而於影中之影象外之象虛立一吾身之天地萬物以髣髴其意象而曰卽此而已位育矣則尤釋氏自性衆生之邪說而云一曼荅辣

之內四大部洲以之建立一滴化爲乳海一粒化爲須彌一切衆生咸得飽滿其幻妄不經適足資達人之一笑而已今請爲引經以質言之曰會通以行其典禮以裁成天地之宜輔相天地之道位焉育焉之謂也庶不誣爾自十二章至二十章皆其事也

以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爲天地位則亦可以鳥飛於上魚游於下爲天地位矣父夫爲天子婦爲地是名言配出來的鳥屬陽亦天也魚屬陰亦地也如此則天地之外更有何萬物來且言一家有一家之天地一國有一國之天地則亦可云一身有一身之天地頭圓象天足方象地非無說也然則倒懸之人足上而首下而後爲一身之天地不位乎總緣在效驗上作夢想故生出許多虛脾果子話來

致中和者原不可以不中不和者相勘不中不和者天地未嘗不位萬物未嘗不育特非其位焉育焉之能有功爾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聖賢之言原自平實幾曾捏目生花說戶牖閒有天地萬物在裏面也

使云一家有一家之萬物一國有一國之萬物猶之可也以語天地眞是說夢或窮或達只共此一天地不成堯舜之天地到孔子便縮小了孔子刪詩書定禮樂立百王之大法儘有許多位天地之事只此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以

爲之範圍曾何異於堯舜故曰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備以一家一國之效言則其不持載覆幬者多矣且孔子相魯時將魯之天地位而齊之天地有薄蝕崩湧之災否耶

第二章

或問於第二章第三章皆有未遽及之語此朱子一部中庸渾然在胸中自然流出來底節目非漢人隨句詮解者所逮而況後人之爲字詁句迷妄立邪解者乎中庸第一章旣徹底鋪排到第二章以後卻又放開從容廣說乃有德之言涵泳寬和處亦成一書者條理之必然也不則爲皮日休天隱子劉蛻山書隨意有無全無節次矣自第二

章以下十章皆淺淺說漸向深處第二章只言君子小人之別劈開小人在一邊是入門一大分別如教人往燕迎頭且教他向北去若向南行則是往粵而旣知北轅以後其不可東北而之於齊西北而之於晉皆所未論中庸只此一章辨小人逕路旣分到後面不復與小人爲辨行險徼幸是說情事上說非論小人之道直至末章從下學說起乃更一及之或問於第三章云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要緊在泛論二字不可誤認朱子之意以民之鮮能爲反中庸小人自小人民自民反則有以反之鮮能只是鮮能末章云小人之道小人固自有道與不興行之民漫無有道者不

同民無小人陷溺之深則雖不興行而尙不敢恣爲反中庸之事民亦無小人爲不善之力則旣鮮能中庸而亦不得成其反中庸之道向後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則又從鮮能之民揀出中間不安於不知味者言之所謂愚不肖者亦特對賢知而言天資之滯鈍者也與夫因世教衰而不興行可繇而不知之民自進一格到十一章所言索隱行怪則又就賢知之專志體道而爲之有力者身上撇開不論而後就遵道之君子進而求作聖之功此中庸前十章書次第之井井者也小人反中庸只如叔孫通之綿蕞歐陽永叔之濮議王介甫之新法直恁大不可而行害於世故先儒以鄉原當之極是若鮮能之民則凡今之人而皆然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則孔孟之門多有之要亦自其見地操履處顯其過不及而未嘗顯標一過不及者以爲道且過不及亦皆以行乎中庸之教而初未反戾乎中庸抑過則業亦有所能而不及者亦非全乎其不能與不興行之民自別至於索隱行怪則又從天理上用力推測安排有私意而無私欲其厭惡小人而不用其道者更不待說蓋莊列陸王之類是也小人只是陷於流俗功利而有權力者如歐陽濮議但以逢君王介甫狼狽尤猥下隱怪方是異端過不及乃儒之疵者三種人各有天淵之別此十章書步步

與他分別漸撇到精密處方以十二章以後八章顯出君子之道妄旣闢而眞乃現也一書之條理原爾分明不亂舜知回仁夫子論强三章乃隨破妄處隨示眞理皆只借證且未及用功實際終不似道不遠人諸章之直示歸宿蓋閱盡天下之人閱盡天下之學術終無有得當於中庸而其效亦可睹所以云中庸其至矣乎北溪所云天下之理無以加者此之謂也或以隱怪爲小人或以賢知爲隱怪自章句之失而後人徇之益入於夢迷而不可別白取中庸全書作一眼炤破則曲暢旁通矣

第三章

天下之理無以加是贊至字語若以此爲至字本釋則於文句爲歇後其下更須着一字如大學言至善方盡後人於此添入至平至奇至微至大一切活套話皆於此未諳所以章句用未至爲至二語反形乃得親切至字有二義極也到也章句卻用至到一釋不作至極說所行者至於所道則事理合轍而卽天理卽人心相應相關猶適燕而至於燕則燕之風物切於耳目肌膚而已所言行皆得施於燕也此中庸之爲德上達天地鬼神下徹夫婦飲食俱恰與他誠然无妄之理相爲通合若射者之中鵠鏃已入侯而非浮游依倚相近而實相遠故曰至也論語知及之

及字及十二章察字正可作此註脚

中庸之爲德德字淺猶言功德亦與鬼神之爲德德字一例則亦可以性情功效言之但中庸是渾然一道理說不得性情其原本可與鬼神之性通其發生可與鬼神之情通而大要在功效上說可令人得之而見德於人則亦可云德之爲言得也特與行道而有得於心不同以未嘗言及行之者而心亦無主名故

唯道不行不明故民鮮能民者凡民也待文王而後興有文王則此道大明而流行於家邦天下民皆率繇之矣江漢之游女兎罝之野人咸有以效其能於中庸唯行德位者或過或不及以壞世教而後民胥夢夢也中庸之道聖以之合天賢以之作聖凡民亦以之而寡過國無異政家無殊俗民之能也豈盡人而具川流敦化之德成容執敬別之業乃云能哉三山陳氏說不成理

第四章

或問揣摩事變四字說近乎淺卻甚諦當所謂知者過之只是如此本文一之字原指道而言賢知者亦在此道上用其知行固與異端之別立宗風者迥別如老子說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佛氏說本覺妙明性覺明妙他發端便不走者條路到用處便要守雌守黑空諸所有乃至取

禮樂刑政一槩掃除則相去天淵不可但云過之矣如人往燕過之者誤踰延慶保安到口外去異端則是發軔時便已南轅故知知者之過亦測度揣摩就事而失其則耳

此章及下章三道字明是修道之謂教一教字在事上說章句所云天理之當然乃以推本教之所自出而贊其已成之妙雲峰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分釋依稀亦似見得以朱子元在發而皆中之節上言無過不及則亦言道之用而已道之用卽是敎就子臣弟友以及於制禮作樂中間自有許多變在先王所修之道固已盡其變而特待人擇而執之若但乘一時之聰明志意以推測求合則隨物

意移非不盡一事之致極乎明察而要非經遠可行之道此知者之過也若賢者之過則亦如徐積之孝不忍履石屈原之忠自沈於淵乃至禮過繁而樂過淸刑過嚴而政過密亦豈如異端之絕聖智而叛君親也哉此等區處切須揀別勿以異端混入

第六章

行道者行此道以成化也明道者明此道以立教也舜惟知之故道行於民顏子惟服膺而弗失故可與明道若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則已失立教之本而況能與天下明之而行於天下哉與天下明之而行於天下則教不衰而民雖愚賤亦不至鮮能之久矣就中顯出明行相因只舉一舜顏便見而舜之行道顏子之明道則不待更結言之也

或問前云舜之知而不過回之賢而不過舉反過一邊後卻雙影過不及分說此等處極不易看當知說書者須是如此開合盡理說箇賢知自然是美名舜之知亦止與過者同其知回之賢亦止與過者同其賢及至德之已成則雖舜顏亦但無不及而已抑論天資之難易自然儘着賢知一流而付以行道明道之任若愚不肖者則其用功固必倍也乃言賢知則愚不肖之當企及亦見於此活看足知或問之密而中庸之爲有歸宿矣

第七章

擇乎中庸而不能守兼過不及兩種說須知愚不肖者亦未嘗不曰予知也或問刻意尚行驚世駭俗亦偏舉一端總繇他擇乎中庸後便靠硬做則或過高而不可繼益於制行時無加一倍謹始愼微之力則中閒甘苦條理不得親切故不能守之期月而不失是賢者之過大端因孟浪疎牖而得其不能守其所知也固然若不肖者雖知之而守之無力又不待言矣

第八章

章句於舜用中說箇行之至（至字微有病似只在身上說未及於天下）則是舜行道而道因以行矣至顏子卻作三節說又於擇乎中庸上加眞知一層愚意中庸引夫子說既只重行而夫子所言顏子之擇乎中庸亦與予知之人同詞而無異則更不須添一眞知於上且章句以言能守繫之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閒之下則弗失之矣四字別是一意此一句不是帶下語勿僅於拳拳服膺句僅作一讀弗失者默而識之識也顏子既能得之於己則至道皆成家珍了了識念使以之立教可無恍惚億中不顯不實之病矣顏子早世惘不得見其明道之功與舜之行道於天下者等然觀夫子喪

子之歎則所以期顏子者非但取其自明也

第九章

第九章之義章句或問本無疵瑕小註所載朱子語錄則大段可疑程朱雖摘出中庸於戴記之中不使等於諸禮而實不可拚者則於修道之謂教註中已明中庸之非無定體矣今乃云中庸便是三者之閒非是別有一箇道理則竟抹殺聖賢帝王一段大學術大治道而使爲浮游不定之名寄於一切則堯舜禹之所以授受上因天理自然不偏不倚之節文下以盡人物之性者果何所擇而何所執乎此一章書明放着子路問成人一章是顯證據天下

國家可均冉求之藝也爵祿可辭公綽之不欲也白刃可蹈卞莊子之勇也文之以禮樂則中庸是已到中庸上須另有一鑪錘在則於以善成其藝廉勇之用而非僅從均之辭之蹈之之中斟酌較好便謂中庸使然則本文只平說可均可辭可蹈固徹上徹下而爲言何所見其有太過不及而非中也哉中庸一書下自合妻子翕兄弟上至格鬼神受天命可謂盡矣而終未及夫辭祿蹈刃則以就事言之其局量狹小僅以盡之在己而不足於位天地育萬物之大以人言之則彼其爲人稱其性之所近硬直做去初未知天下有所謂中庸者而學之也唯均天下國家則亦中庸之所有事而但言均而已不過爲差等其土宇眂章位置其般輔人民則子路所謂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者固可治千乘之賦求之後世則漢文幾至刑措可謂均之至矣而至於禮樂固謙讓而未遑唯其內無存養省察之功見天命流行之實體而外不能備三重之權以寡過也存養省察者三重之本天理悉著於動靜而知天知人之道見（靜見天心則知天動察物理則知人）三重者存養省察中所爲慎獨樂發以備中和之理而行於天下者也中庸一篇始終開合無非此理今乃區區於均天下辭祿蹈刃之中求中庸又奚可哉均天下國家者須撇下他那名法權術（如賈生晁錯議定諸侯等）別與一番經綸使上安民治風移俗易方展得中庸之用出若以辭爵祿言之則道不可行而退以明道爲己任如孔子歸老於魯著刪定之功方在中庸上顯其能而非一辭爵祿之得其宜便可謂之中庸至蹈白刃則雖極其當如比干者要亦逢時命之不猶道既不可行而又不可明弗獲已而自靖於死不得愛身以存道矣本文前三也字一氣趨下末一也字結正之謂可乎彼者之不可乎此非謂盡人而不可能亦能均天下能辭祿能蹈刃者之不可許以能乎中庸爾可均可辭可蹈者而不可能則能中庸者必資乎存養省察修德凝道以致中和之用者而後

可故下云唯聖者能之語意相爲唱和義自顯也中庸之爲德存之爲天下之大本發之爲天下之達道須與盡天下底人日用之而以成篤恭而天下平之化豈僅於一才一節之閒爭得失哉或問云益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一屬字安頓極活較小註三者亦就知仁勇說來蓋賢者過之之事等語便自不同三者之於中庸堂室迥別逵徑早殊僅能三者而無事於中庸則且未嘗不及而況於過前章所云過不及者皆就從事於中庸者言也若就三者以言乎過不及則均天下者黃老過也申商不及也辭爵祿者季札過也蚳鼃不及也蹈白刃者屈原過也里克不

及也乃其過亦過夫三者其不及亦不及夫三者何嘗與中庸爲過不及哉若其爲知仁勇之屬則就夫人性中之達德而言亦可謂有此三者之資足以入中庸之德猶冉求公綽卞莊之可與進文禮樂而已至於用中之知服膺之仁中和而不流不倚之勇彼固未嘗問津焉而何足以與於斯故或問以取必於行指其不能中庸之病根則謂其就事求可而置大道於未講也抑云事勢之迫則又以原夫辭爵祿蹈白刃者不能中庸之故而比干之剖心一往之士可引決爲箕子之陳範則非箕子者終不能託迹也後儒不察乃於三者之中求中庸亦相率而入於無本之學矣

章句云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固已分明作兩項說若云三者做得恰好便是中庸則三者既難矣做得恰好抑又加難當云中庸難而且難何以云易哉三者之中隨一可爲中庸不可能也三者而皆可爲中庸亦不可能也張子房奮擊秦始皇而不畏死佐漢高定天下已乃謝人閒事從赤松遊顧於存養省察之心學堯舜文武三重徵民之大道一未之講是三者均可而中庸不可能之一證安得謂中庸即在三者之中哉

第十章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俱就功用說章句云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是推原語君子之所以能爲强者在勝欲而强之可見者則於和不流中立不倚徵之故與下二段一例用强哉矯以贊其德之已成四段只是一副本領其能爲爾者則勝欲而守乎理也就其與物無競則見其和就其行己不失則見其中立就其不隨物意移則見其不流就其不挾私意以爲畔岸則見其不倚所以知此中和爲德成之用而非成德之功者若存養而立本則不待言不倚省察而中節則不待言不流故擇守之外別無工夫而唯加之勝欲以貞二者之用而已知仁是性

之全體勇是氣之大用以知仁行道者功在存理以勇行道者功在遏欲至於和不流中立不倚則克勝人欲而使天理得其正也須知此一節只寫出大勇氣象其所以能爲勇者未嘗言也

第十一章

小註謂深求隱僻如鄒衍推五德後漢讖緯之說大關未審章句於隱下添一僻字亦贅入隱對顯而言只人所不易見者是僻則邪僻而不正矣五德之推讖緯之說僻而不正不得謂隱凡言隱者必實有之而特未發見耳鄒衍一流直是無故作此妄想白平撰出又何所隱此隱字不

可貶剝與下費而隱隱字亦大略相同其病自在索上索者强相搜求之義如秦皇大索天下直繇他不知椎擊者之主名橫空去搜索若有跡可按有主名可指求則雖在伏匿自可擒捕不勞索矣道之隱者非無在也如何遥空索去形而上者隱也形而下者顯也纔說箇形而上早已有一形字爲可按之跡可指求之主名就者上面窮將去雖深求而亦無不可唯一槩丢抹下者形籠統向那沒邊際處去搜索如釋氏之七處徵心全不依物理推測將去方是索隱又如老氏刪下者可道可名的別去尋箇綿綿若存他便說有我亦無從以證其無及我謂不然彼亦無

執以證其必有則如秦皇之索張良彼張良者亦未嘗不在所索之地界上住說他索差了不得究竟索之不獲則其所索者之差已久矣下章說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可謂妙矣徹也須在天淵鳶魚飛躍上理會鬼神之德不見不聞而不可度也須在仁人孝子齊明盛服上遇將去終不只恁空空窅窅便覷十方世界如掌中果無數億佛自他國來也道家說有有者有未始有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者到第三層徹脫了氣白平去安立尋覓君子之道則自於己性上存養者仁義禮知之德己情中省察者喜怒哀樂之則天之顯道人之恆性以達鬼神後聖之知能皆

求之於顯以知其隱則隱者自顯亦非舍隱不知而特不索耳索隱則行必怪原其索而弋獲者非隱之眞則據之爲行固已趨入於僻異矣若夫鄒衍之流則所索已怪迫其所行全無執據更依附正道以自解免將有爲怪而不得者故愚定以此爲異端佛老之類而非鄒衍之流也

勇帶一分氣質上的資助雖原本於性亦知仁之所生故而已屬人情中庸全在天理上生節文故第二十章言人道敏政人道立人之道即性也只說修道以仁說知天知人而不言勇到後兼困勉方說到勇去性有不足而氣乃爲功也知仁以存天理勇以遏人欲欲重者則先勝人欲而後能存理如以

干戈致太平而後文教可修若聖者所性之德已足於人欲未嘗深染雖有少須克勝處亦不以之爲先務止存養得知仁底天德完全充滿而欲自屏除此如舜之舞干羽而苗自格不賴勇而裕如矣朱子於前數章平敘知仁勇之功到此卻刪抹下勇而曰不賴纔得作聖者功用之淺深性學之主輔許東陽皆出於自然之說惡足以知此

第十二章

愚不肖之與知與能聖人之不知不能天地之有憾皆就君子之道而言語大語小則天下固然之道而非君子之所已修者也本文用故君子三字作廉隅章句以君子之

道冠於節首俱是喫緊節目不可略過唯君子修明之以俟後聖故聖人必於此致其知能而因有不知不能之事君子修之以位天地故天地亦有不能如君子所位之時若夫鳶飛魚躍則道之固然而無所待者日充盈流蕩於兩閒而無一成之體知能定有不至之域不待言聖人之有所詘矣且如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聖人如何能得而亦何用能之抑又何有不能飛天躍淵爲鳶爲魚者道之不遐遺於已然之物也而旣已然矣故君子但於存心上體認得此段眞理以效之於所當知所當能之事則已足配其莫載之大莫破之小而經綸滿盈實未須於鳶之飛魚之躍有所致其修也道有道之上下天地有天地之上下君子有君子之上下上下者無盡之詞天地者有所依之上下也察乎天地已修之道照著之見功也故不言察乎上下而云察乎天地亦以人之所親者爲依耳察乎天而不必察乎鳶飛之上察乎地而不必察乎魚躍之下認取時不得不極其廣大故不以鳶魚爲外而以存充周流行固然之體於心至其所以經之紀之者則或問固云在人則日用之際人倫之間已分明揀出在天在人之不同矣此中有一本萬殊之辨而昔儒之與異端逕庭者正不以蟲臂鼠肝翠竹黃花爲道也

君子之道而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自修道而言則以人盡天便爲君子之事章句以夫子問禮問官當之極爲精當少昊之官三代之禮亦非必盡出於聖人之所定故僅曰君子知能相因不知則亦不能矣或有知而不能如堯非不知治水之理而下手處自不及禹是也只此亦見君子之道非天地自然之道而有其實事矣然到第二十七章又以此爲聖人之道則以言乎聖人之行而明者以君子所修爲則君子之修而凝者以聖人之所行所明爲則也因事立詞兩義互出無不通爾

語小天下莫能破言天下之事物莫有能破之者章句一

內字極難看內字作中閒空隙處解謂到極細地位中閒亦皆灌注撲滿無有空洞處也以此言天理流行一貫無閒之理非不深切然愚意本文言莫破既就天下而言則似不當作此解破者分析教成兩片一彼一此之謂也則疑天下之事物其或得道之此而不得道之彼者有矣乃君子推而小之以至於一物之細一事之微論其所自來與其所自成莫非一陰一陽和劑均平之搆撰論其所體備莫不有健順五常咸在其中而無所偏遺故欲破此一物爲有陰而無陽彼一物爲有陽而無陰此一事道在仁而不在義彼一事道在義而不在仁而俱不可得大而大之道之全者如大海之吞吸無有隄畔小而小之道之全者亦如春霖灌乎百昌一滴之中也是者陽蒸陰潤所交致之雨則禮儀三百三百之中隨一焉而仁至義盡威儀三千三千之中隨一焉而仁無不至義無不盡也此亦借在人者以徵天地固然之道故鳶飛戾天疑於陽升而非無陰降魚躍于淵疑於陰降而非無陽升健順五常和成一大料藥隨拋一丸味味具足斯則以爲天下莫能破也如此方得與天下親切

唯是箇活底所以充滿天地之閒若是煞著底則自然成堆垛有堆垛則有閒斷矣閒斷處又是甚來故知空虛無

物之地者道理密密綿綿地所以不瞀之中衆象臚陳不閒之中羣聲節奏潑潑者如水潑物着處皆溼也在空亦溼空空不受溼溼理自在與鱍鱍字音義俱別潑普活切鱍北末切鱍鱍即是活意潑潑則言其發散充周無所不活也但非有事於存心者則不見他生而不竭之盛即如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二語直恁分明覺得必非與物交而爲物所引徹及私意用事索隱於不然之域者能以此而起與程子所謂必有事而勿正意止如此不可誤作從容自然變動不居解於此一錯則老氏所謂汎兮其可左右佛氏所謂渠今是我我不是渠一例狂解而已

造端乎夫婦自是省文猶云造端乎夫婦之所知能也不知道之謂愚不能行道之謂不肖非謂其不曉了天下之事而拙鈍無能也只此與聖人對看儘他俗情上千伶百俐勤敏了當也只是愚不肖以此知夫婦云者非以居室而言也今亦不可謂居室之非道乃若匹夫匹婦之居室卻說是能知能行此道不得況上文原以君子之道而言則固非一陰一陽之道矣人喚作夫婦大率是卑下之稱猶俗所謂小男女非必夫婦具而後云然論語云匹夫匹婦自經溝瀆亦豈伉儷之謂哉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大槩須如此說實則可云三陰三陽之謂道亦可云六陰

六陽之謂道亦可云百九十二陰百九十二陽乃至五千七百六十陰五千七百六十陽之謂道而乾之純陽亦一陽也坤之純陰亦一陰也夬姤之五陽亦一陰也剝復之五陰亦一陽也（師比同人大有等皆然）所以下云繼之者善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知則亦一仁一知之謂道矣或問此處夾雜參同契中語彼唯以配合爲道故其下流緣託姤遯之義附會其彼家之邪說朱子於此辨之不早履霜堅冰其兆懼哉

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與上章所引旱麓詩詞原無二義雲峰謂上章言性體之廣大此言率性者之篤實大是妄分支節率循也言循其性之所有而皆道也豈率性者之別有階梯而不必遠如性之廣大乎以人治人觀乎人而得治人之道也不願勿施觀乎人之施己而得愛人之道也庸德庸言之慥慥觀乎人之得失而得治己之道也盈天地之效於我者人而已矣一吾目之見鳶見魚而心知其飛躍鳶魚之在天淵以其飛躍接吾之心目者也而道不遠於此則亦何篤實之非廣大哉內顧而己之願不願者盡乎人之情矣外顧而人之宜（盡第二節）與其不克盡者盡乎物之理矣不能獨處得理以擇而執之則必以私意爲道拂乎人

而擇亂之矣此皆曰予知而好自用之愚者是也陳氏以老莊當之亦未爲得

己所不願則推人之必不願而勿施之是恕推己所不願而必然其勿施則忠矣忠恕在用心上是兩件工夫到事上卻共此一事章句云忠恕之事一事字顯出在事上合一後來諸儒俱欠了當在乃以忠爲體恕爲用似代他人逃夢自家卻全未見影響

史伯璿添上己所欲而以施之於人一層大是蛇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仁者性命得正後功用廣大事若說恕處只在己所不欲上推盡己所不欲凡百皆不可施於人卽飲食男女亦須準己情以待人若己所欲則其不能推與夫不可推不當推者多矣仁者無不正之欲且其所推者但立達而已文王固不以昌歜飽客而況未至於仁者哉

此章之義章句盡之矣其他則唯藍田之說爲允或問攻藍田一段不及元本其治衆人也其愛人也其治己也分三段爲切當若雙峰以下諸說則一無足取緣其所失皆硬擒住忠恕二字作主要以論語一貫之旨橫據胸中無識無膽不能於聖賢言語求一本萬殊之妙朱子一片苦心爲分差等正以防此混亂何諸子之習而不察也本文

云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只此是忠恕事顯然見此但爲人之爲道者能近取譬一入德之門而已若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乃云夫子之道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而已矣則豈可哉此亦可言忠恕者如孟子言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親親敬長可言仁義其得以孩提之親親敬兄謂仁義之全體大用盡於此乎知此忠恕專在施上說則其上之不足以統治人下之不足以統自治亦明矣且本文所云忠恕違道不遠者就人心道體而言所包猶廣而其云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則指事而言尤一節之專詞耳史伯璿心無忠恕漫爲指射乃以末節爲

推己所欲者施之於人舉君父與兄而爲衆體之詞曰人事君事父事兄而爲下逮之詞曰施言不順則事不成其顛悖莫此爲甚故本文但於朋友言施而尤必以先施爲情禮之當則朋友且不可僅言施而況於君父故可言施者必誼疏而卑於己者也其可言人者必並不在朋友之科而爲泛然無交特其事勢相干言行相接之人也故自有文字來無有言施忠於君施孝於父者至於上云治人其所治之人則已固有君師之任事在教而不在養治之之術戒休董威不問其可願不可願也且末節言所求乎子臣弟友其所求之子臣弟友朱子謂爲己之子臣若弟

亦以在己者痛癢自知而其求之也較悉爾實則天下固有年未有子位未有臣而爲人之季弟者其又將何所取則以事其上哉是所求云者不論求己之子臣弟友與從旁公論天下之爲子臣爲弟友者而皆可取彼旁觀之明以破當局之暗也則抑知我之所求者亦得其理於人故曰道不遠人而非爲在己之所欲加史氏之所云者人事人父以孝於己何欲哉要此三段文字每段分兩截伐柯伐柯五句言治人之道不遠於人也以人治人改而止則不遠人以爲治人之道也忠恕違道不遠言愛人之道不遠於人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則不遠人以爲愛人之道

也君子之道四十句言治己之道不遠於人也庸德之行以下則不遠人以爲自治之道也道不遠人一人字唯黃勉齋兼人己而言之之說爲近緣忠恕一段謂以愛己之心愛人故可兼己而言乃施諸己者他人也於人之施者得勿施於人之道則雖云以愛己之心爲準而實取順逆之度於人矣大抵此章之旨本言費之小者故極乎淺易然於以見斯道之流行散見於生人情理之內其得失順逆無非顯教與鳶飛魚躍同一昭著於兩間故盡人之類其與知與能與其所未知未能皆可以覩察而盡乎修己治人之理蓋以明斯道之充滿形著無所遺略無所閒斷

而仰費可以得隱則其意原非欲反求之己而謂取之一心而已足也中庸以觀物而論天理之行論語以存心而備萬物之理中庸致廣大而論語觀會通固宜忠恕之義大小偏全之不一而不願勿施但為忠恕之一端也守朱子之詁而勿為後儒所惑是以讀大全者之貴於刪也

第十四章

目前之人不可遠之以為道唯斯道之體發見於人無所間則人皆載道之器其與鳶魚之足以見道者一幾矣現在之境皆可順應而行道唯斯道之散見於境無所息則境皆麗道之墟其與天淵之足以著道者一理矣目前之

人道皆不遠是於鳶得飛於魚得躍之幾也現在之境皆可行道是在天則飛在淵則躍之理也無人不可取則無境不可反求即此便是活潑潑地邵子觀物兩篇全從此處得意雙峰乃以十三章為就身而言十四章為就位而言則前云子臣弟友者未嘗不居乎子臣弟友之位後云反求諸其身者亦既歸之於身矣彼殊未見此兩章大意在只此是費之小者就人境兩端顯道之費能破故新安謂第十五章承上言道無不在此四字妍而進道有序極為諦當但新安所云承上者似專承素位一章如愚意則必兩承而後見道之無不在也

章句分素位而行與不願其外為兩支道雖相因而義自有別素位而行事之盡乎道也不願其外心之遠乎非道也觀上言行而不言願可知矣乃不願乎其外一支又有兩層不陵不援者據他人所居之位以為外也不怨不尤者據己所未得之位以為外也乃人之有所覬於未得者必因他人之已然而生歆羨故不陵不援為無怨之本而所謂正己者亦別於上文隨位盡道之實但以心之無邪而即謂之正矣正己如言立身行則言乎行己與立固有分也抑不陵不援而統謂之不求且於在上位者而亦云無怨尤此疑乎說之不可通者以在上位而願乎其外

必將以諸侯干天子大夫干諸侯若但陵其下則非有求於下勢可恣為不至於不得而懷怨若在上位而願下則又疑人情之所必無按春秋傳凡言強陵弱者字皆作夌左傍从冰謂如寒威之逼人也其云侵陵云陵替者字則作陵左傍从阜陵者山之向卑者也離乎上而侵乎下若山之漸降於陵而就平地也則不陵不援義正相類陵下者言侵下之事以為己事也大人之樂上而不樂下固情也乃當其居上而覆願為下之所為者亦卞躁自喜者之情也如人當在臺諫之職未嘗不思登八座及登八座而不能與臺諫爭搏擊之權則固有願為臺諫者矣乃以此

心而居八座則必身爲大臣不恤國體而侵陵臺諫之職欲與小臣爭一言之得失不得而求求不得而怨矣又人之方爲子豈不願已之有子及身老而子孫漸長則動成拘忌乃瀆老而有童心思與子孫爭一旦之憂樂不得而求求不得而怨矣夫唯天子則不宜願爲臣民而庸宜且自稱進士武皇且自稱大將軍況所云在上位者初非至尊無偶之謂乎審乎此則陵下援上皆據一時妄動之心而言而除取現在所居之位爲昔之所居而今懷之他日之所必至而今期之其爲外也一而已矣此聖賢之言所以範圍天下之人情物理而無遺藍田云陵下不從則罪

其下既於陵字之義未當又云反仁反知所以不陵則是素位而行之事而非不願乎外之心胥失之巳

徼只是求意小註云取所不當得於義卻疎求考其心願得之取則以智力往取而獲之矣若幸可取而得焉則不復有命矣富貴福澤儻有不可知者君子俟之則曰命小人徼之則雖其得也未嘗不有命在而據其心之欣幸者偶遂其願不可云命而謂之幸矣章句云謂所不當得而得者亦是粲落小人語其實不然如以孟郊之文登一進士亦豈其不當得乃未得之時則云膀前下淚衆裏嫌身既視爲幾幸不可得之事迨其旣得而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徧長安花其欣幸無已如自天隕者然則不特人以小人爲幸而小人亦自以爲幸乃至人不以小人爲幸而小人亦自以爲幸則唯其位外之願無聊故也

第十六章

章句一然字及是其二字一串寫得生活弗見弗聞微也體物不可遺顯也義旣兩分故不得不用然字一轉乃如朱氏伸竟爲分別則又成窒礙矣弗見弗聞者卽以言夫體物者也體物不遺者乃此弗見弗聞者體之也侯氏形而上下之言朱子旣明斥之矣雙峰猶拾其餘瀋而以爲家珍則何其迷也形而下者只是物體物則是形而上形

而下者可見可聞者也形而上者弗見弗聞者也如一株柳其爲枝爲葉可見矣其生而非死亦可見矣所以體之而使枝爲枝葉爲葉如此而生如彼而死者夫豈可得而見聞者哉物之體則是形所以體夫物者則分明是形以上那一層事故曰形而上然形而上者亦有形之詞而非無形之謂則形形皆有卽此弗見弗聞之不可遺矣不可見不可聞者之體物不遺鬼神之性情固然此弗見弗聞之體物不遺以使物得之爲物者則其功效也三句全爲性情而功效則在言外不可以體物不遺爲功效

於鬼神內摘出祭祀一段說是從弗見弗聞中略示一可

見可聞之跡延平云令學者有人頭處一語甚精此不可見聞者物物而有直是把一株柳去理會則盡量只在可見可聞上去討愈切開如何能曉得者裏面有那弗見弗聞底是怎麽生及至到祭祀上卻得通箇消息天下之人四字是大槩說除下那嫚侮鬼神底不道其餘則淺者有淺者之見深者有深者之見是他一時精氣凝聚散亂之心不生便儼乎如將見之如將聞之而信不遺者之眞不可遺也若到聖賢地位齊明盛服以脩其身出門使民皆以承祭之心臨之則不但於祭祀時見其洋洋而隨舉一物皆於其不可見者雖不以目見而亦見之不可聞者雖不以耳聞而亦聞之矣乃此理氣之洋洋者下逮於天下之人固亦時與之相遇特習而不察緣而不知窮視聽於耳目之間而要亦何嘗遠人而託於希微之際也故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東陽許氏以祭祀爲識其大者殊屬孟浪

第十七章

舜其大孝也與只此一句是實贊其德下面俱是說道用之廣舜之所以爲舜者一孝盡之矣所以造端乎夫婦而察乎天地也東陽許氏說下五句爲孝之目極是乖謬舜之孝固有五十而慕及烝烝乂不格姦之實爲極其大豈可將此等排煞但以聖人而爲天子爲其孝乎孟子說天下之士悅之士者賢人君子之稱悅者悅其德也天下皆悅其德乃聖人莫不尊親之實而孟子同門人悅之皆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則舜之不以此爲孝明矣就中唯德爲聖人一語可附會立義謂修德立身乃孝之大者其說大抵出於孝經而論孟中說孝總不如此汗漫人子之於父母使不得轉一計較在故先儒疑孝經非孔子之舊文以其苟務規恢而無實也孔子說父母惟其疾之憂曾子說全而生之全而歸之此是痛癢關心處不容不於此身而見父母之在是孟子謂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但云不失則已載夔夔慄慄之意而不敢張大其詞以及於德業若孝經所稱立身成名揚于後世卻總是寬皮話搭不上以此爲教則將舍其恩義不容解之實而求之於畔援歆羨之地於是一切功名苟倫之士得託之以爲藏身之區藪矣人所疑者德爲聖人實有聖學聖功聖德聖業在不與尊富之俟命於天者同不見尚書說天錫勇知詩稱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子貢亦曰固天縱之將聖德至聖人徒可以人力強爲之乎若云不全恃天而廢人則位祿與壽（得其名爲聖人）亦非無臨御保守尊生永命之道豈但聖德之爲有功耶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

之本與則爲仁之事皆自孝弟而生倘云修德以爲孝則是爲仁爲孝弟之本矣豈不顛倒本末而逆施先後哉況子思引夫子此言以見中庸之道卽匹夫匹婦所知能者馴至其極而德無不備命無不可受此以爲察乎天地之實則一本萬殊之旨斯以顯君子之道費無不徹而隱不易知若云脩德受命而後爲能盡孝則是造端乎大而以成夫婦之知能矣是天地位萬物育而後能致中和不已逆乎故唯章句道用之廣四字爲不可易其餘皆不足觀也

第十八章

所云無憂者其唯文王亦但以統論周家一代之事前自太王王季而開王業後至武王周公而成王道以見積數世聖賢之功德以建治統而文王適際夫俟命之時也初非上下古今帝王而但謂文王爲無憂則海陵雲峰之說皆不足存憂字有兩義有事不遂志而可憂者在文王固有之繫傳言作易者其有憂患之謂也有事在可爲而不必勞其憂思者則此言無憂是也天命未至人事未起不當預計天下之何以治何以教而但守先德以俟故武王之纘緒克商周公之制禮作樂憂勤以圖成者皆文王之所不爲而非其不足以體道之廣乃唯文王宜然耳使武王周公而亦猶是則是忘天下而道之不行不明也無所託矣自非文王則道用本廣不得以憚於憂而置之也若如二胡氏所云舜禹無聖父堯舜無肖子則父之不令既非人子所可用其憂者故舜亦但以不順父母爲憂而不以瞽瞍之頑爲憂孟子謂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終身訢然深見人子之心唯知有親而其賢不肖直不以改其一日之歡至子之不肖則天也樂天知命夫何憂杜子美非知道者且云有子賢與愚何必罣懷抱況以此而得窺聖人之憂樂哉若其以父作子述爲言者則以明文王雖無憂而先世後昆相爲開繼則周之體道以承天者未嘗息

也在夫子立言之旨則以見時未至而事未起則文王遵養以爲道時已至而事已集則武周憂勞以見功若子思引此以釋道用之廣則見三聖開剏因仍次序以集武功而成文德故制作隆而中和之極建乃以體君子之道而無所曠率性之道自唐虞以前而未有異修道之教至成周而始隆所爲道有顯微不可揜而抑不可盡非一聖人之知能所得竟也彼屑屑然較父子之賢愚於往古者其何當焉

第十九章

章句云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蓋謂推其

孝思以立則於天下禮雖有同異而以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者同也春秋修其祖廟以下三節皆通上下而言故章句於祖廟備紀諸侯大夫適士官師之制則亦以明夫非但武周所自行之禮也然就中有兼言者有分言者有上下一例者有差等各殊者直不可執一立解雜舉自天子以至於士之禮或全或偏正以見其周徧即其獨爲天子之禮亦必有其可通於大夫士之道（如大夫以下助祭者無爵可序而自有貴賤之可辨）非若郊社禘嘗專言王侯而不及大夫也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諸侯大夫亦固有之章句云若周之赤刀大訓云云舉一國以例其餘故曰若亦可云若魯之寶玉大

弓衞孔悝氏之鼎也許東陽徒以顧命所陳之寶當之自屬泥窒而裳衣時食凡有廟者之必設必薦又不待言矣其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者謂以禘祫序列祖宗昭穆之禮行之於凡祭以序助祭之同姓乃通合祖之義以合族也死者既各有廟唯禘祫則合於太廟以父南子北序之此唯王侯之大享爲然而以此禮通諸合族之義則自大享以達於時祭自天子以達於士自太廟以達於禰廟苟其有同姓在助祭之列者皆不復問其爵之有無族之親疎而一以昭穆序之舉夫朝廷之貴賤有級宗室之大宗小宗有別（宗室謂宗子之家）至此而尊尊之義皆紬焉而一以

行並爲等夷所以加恩於庶賤而聯之也特牲饋食禮有衆兄弟兄弟子之文則雖士祭其禰同姓咸在豈必天子之大享而後序昭穆哉其爲王侯之制而下不槩於大夫者唯序爵耳以士不受命不得稱爵大夫之祭唯士與焉則固無爵之可序也若序事辨賢自通乎上下而言在特牲饋食禮固有公有司及私臣爲宗祝佐食者而少牢饋食則司士司馬宰夫雍人咸備焉其在諸侯之備官又無論矣乃若旅酬之典下逮於士祭畢之燕於士無禁禮有明文固可考也是知章句所云通於上下者括俯廟以至燕毛而統言之矣然則所云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旣承

上文而無特起之詞則亦通上下之承祭者而言也踐主祭之位得致敬以昭對於祖考曰踐其位（位謂阼階）行其所得爲之禮以秩神而敘人曰行其禮奏其所得奏之樂以合漠而娛神曰奏其樂此三其字乃泛指之詞泛言其而隆殺差等之不一者見矣又云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亦謂武周既以此禮自敬其先王之所尊愛其先王之所親而使諸侯以達於士皆得以敬愛其先人之所尊親者而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文無不稱情無不盡斯以廣愛敬之德於天下而先王之志以繼事以述也故曰孝之至也章句前云禮通上下而此乃云其指先王則有自相矛盾之病特

其所云其指先王者則以釋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之其而
不以上累乎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之其觀朱子引虞禮
反哭升堂主婦入室之文以明之則亦顯夫其者指主祭
者而非先王之謂上章言祭用生者之祿正與此其字合而章句中文義未
爲界斷斯後人積疑之所自生乃其專以先王而言則何
自成疏固當統言先人而後與通於上下之旨不相背也
黃氏云上下通踐其位大破羣疑而於以爲功於朱子者
不小矣總以此章之旨謂武王周公盡其孝之道而創制
立法推行上下無不各俾盡其性之仁孝於以見道用之
廣而夫婦所知能之理孝極其至而察乎上下故末復以

郊禘之義明而治國無餘蘊者終之若但以天子之自承
其祭者言之則極乎煩重而但以畢其孝思則本大末小
體廣用微豈不與中庸之道相爲刺謬而異端萬法歸一
之逆說自此生矣知此則廣平之言表固賢於藍田之言
裹是以朱子或問中雖兼採游呂之說而語錄獨稱廣平
之周密若譚氏致敬之論則其泥而不通也久矣
序事辨賢唯龜山之說爲當藍田殊未分曉人之當爲宗
當爲祝當爲有司固先已各居其職矣至有事於廟中則
太宰贊鬯宗伯涖祼祼王侯以例其餘祝自爲祝有司自各司其
事非臨時差遣隨命一人而授以事也明甚其云所以辨
賢者辨者昭著之義以平日之量德授位因能授職至此
而有事爲榮則以顯賢者之別於不賢者而堂室異地貴
賤異器又以彰大賢者之殊於小賢也上言辨貴賤亦是
此意不然爵之貴賤豈素無班序而直待廟中始從而分
別之哉辨賢只是辨官位事惟能建官惟賢賢也者郎位
之謂也其別於上所云序爵者則公侯伯子男卿大夫之
謂爵六官之屬之謂位爵如今王公侯伯及光祿太夫至
修職佐郎是位則內閣六部至倉巡驛遞等衙門是辨賢者即辨此之尊卑
古今原分作兩等此序爵序事之所以別而貴賤
與賢亦可以互文見意也周禮固有澤宮選士之文然所

選者士爾太宰宗伯之類旣以尊而不待選在大夫家老亦然則祝
則世其職而不容旁選唯如宰夫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
下士三十有二人具員已繁不能盡與於祭則以射擇之
耳而供戒具薦羞眡滌濯者亦必就此五十六人中擇之
終不他取於別官之賢者而一聽之於射故曰庖人雖不
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亦如諸侯之得與祭亦以射
擇而宋公之有淫威魯侯之爲懿親則不待選於射而必
與焉蓋爵之貴賢之尊雖素有等威之別而合之於廟中
俾其貴其賢得昭著以爲榮焉此愛其所親之道也

讀四書大全說二終

衡陽王夫之譔

中庸第二十章

脩道以仁只陳新安引志道據德依仁爲據及倪氏自身上說歸心上之說爲了當脩身以道只說得脩身邊事脩道以仁則脩身之必先正心誠意者也道者學術事功之正者也學術事功之正大要在五倫上做去章句以天下之達道當之乃爲指出道所顯麗之大者非竟以達道之道釋此道字若仁者則心學之凝夫天理者也其與三達德之仁自不相蒙彼以當人性中之德而言故曰天下之達德此以聖賢心學之存主言故章句云能仁其身必不獲已則可云與下誠字相近然就中須有分別此仁字之可與誠字通者擇善固執之誠也三達德之仁言天德此仁言聖學亦彼以性言而此以理言也

不意朱門之荑稗乃有如雙峰以鬼對人之說史伯璿譏之當矣然雙峰豈解能奇只是傍門求活見地仁者人也豈可云不仁者鬼乎夫子謂鬼神之爲德爲誠之不可揜鬼豈是不仁底雙峰引論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作話柄早已失據在論語本謂幽明無二理既無二理則非人仁而鬼不仁審矣彼似在氣上說生氣仁死氣不仁則以氣主理其悖既甚而彼意中之所謂死氣者又非消息自然之氣乃天枉厲害之邪氣使然則人之有不正而害物者多矣統云仁者人也不已礙乎子曰人之生也直於直不直而分死生且不於之而分人鬼（人鬼自與死生異）而況於仁乎聖人斬截說箇仁者人也者人字內便有徹始徹終屈伸往來之理如何把鬼隔開作對壘得必不獲已則或可以物字對然孟子以萬物皆備爲仁中庸亦云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者人字也撇物字不下特可就不仁者之心行而斥之曰不仁者禽也爲稍近理要此仁字不與不仁相對直不消爲樹此一層藩籬仁者屬人道而言人也屬天道而言蓋曰君子之用以脩道之仁即天道之所以立人者也（天道立人即是人道）則知親親爲大是推入一層語非放出一層語親親是天性之仁見端極大處故章句云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此處不是初有事於仁者之能親切故曰深體味之可見是朱子感動學者令自知人道處雙峰之孟浪其不足以語此又何責焉

仁字說得來深闊引來歸之於人又引而歸之於親親乃要歸到人道上親親尊賢自然不可泯滅與自然不顚倒之節文者人道也而尊親在此等殺在此脩道脩身者以此故知人道之敏政也中庸此處費盡心力寫出關生明

切諸儒全然未省
仁者人也二句精推夫仁而見端於天理自然之愛義者宜也因仁義之並行推義之所自立則天理當然之則於應事接物而吾心固有其不昧者因以推夫人心秉彝之好自然有其所必尊而無容苟則尊賢是也仁義之相得以立人道猶陰陽之並行以立天道故朱子曰仁便有義陽便有陰非謂陽之中有陰仁之中有義（如此則亦可云義之中有仁矣）乃天地間既有陰則陽自生人道中既有仁則義自顯也而仁義之施有其必不容不爲之等殺者則禮所以貫仁義而生起此仁義之大用也仁與義如首之應尾呼之應吸故下云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禮貫於仁義之中而生仁義之大用故下云不可以不知天若統論之則知天者仁知之品節者也知人者知仁之同流者也故曰脩道以仁而不勞曰以義以禮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曰人道敏政者仁義之謂也仁義之用因於禮之體則禮爲仁義之所會通而天所以其自然之品節以立人道者也禮生仁義而仁義以脩道取人爲政咸此具焉故曰人道敏政也此言仁義禮者總以貫指人道之目言天所立人之道而人所率繇之道者若是皆爲人道之自然則皆爲天理之實然與夫知之爲德人以其形其質受天顯明之用得以爲用應乎衆理萬事而不適有體者自別故仁義禮可云道而知不可云道雙峰胎於知天知人兩知字而以仁知分支則文義既爲牽扯割裂而於理亦悖凡此三節用兩故字一順一逆俱以發明人道之足以敏政者但務言人道可以敏政之理而未及夫所以敏之功是以下文三達德三近之文必相繼立言而後意盡或可以此一段作致知下四節作力行分則以明人道之如是（仁義禮）而後有以施吾敏之之功（知仁勇皆所以敏之）亦與知先行後之理相符合然而有不盡然者則以此論人道之當然爲知中之知而下知斯三者論人道之能然（能然之道卽德也）則固猶爲行中之知必待推其原於一顯其功於豫立其程於擇善固執而後全乎其爲力行之實矣（用其知仁勇者必用之於學問思辨篤行）或疑如此說則仁義禮皆天所立人之道而人得以爲道是自然之辭也而又何以云知仁勇爲天性之德而仁義禮非以心德言耶然而有不礙者則以仁也義也仁之親親義之尊賢也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也皆就君子之脩而言也仁義之有撰禮之有體則就君子之所脩者而言也故新安以依於仁證此依者脩之也所依之仁所脩者也顯然天理之實有此仁義禮而爲人所自立之道故章句云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所謂元者善之長也亦可云義

者天地利物之理而人得以宜禮者天地秩物之文而人得以立是皆固然之道而非若知仁勇（二仁字不同）人得受於有生之後乘乎志氣（仁依志勇依氣知兼依志氣）以爲德於人而人用之以行道者比矣故愚前云心學之存主亦謂心學之所存所主非謂君子之以吾心之仁存之主之也若夫知仁勇則人之所用以行道者而非道之條理（人道有仁而抑有義禮是謂條理）與其本原（仁故親親義故尊賢禮故等殺生焉）是其爲道之體與性之用其相去不素亦明矣

人道有兩義必備舉而後其可敏政之理著焉道也（脩身以道）仁也義也禮也此立人之道人之所當脩者猶地道之於

樹必爲莖爲葉爲華爲實者也仁也知也勇也此成乎其人之道而人得斯道以爲德者猶地道之於樹有所以生莖生葉生華生實者也道者天與人所同也天所與立而人必繇之者也德者己所有也天授之人而人用以行也然人所得者亦成其爲條理（知以知仁以守勇以作）而各有其徑術（知人道仁凝道勇向道）故達德而亦人道也以德行道而所以行之者必一焉則敏之之事也故此一章唯誠爲樞紐誠爲仁義禮之樞誠之爲知仁勇之樞而後分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須知天道者在人之天道要皆敏政之人道爾

事親亦須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作之知人亦然知天亦然（如鄧公善善而不能用仁勇不給則亦無以知人）又事親亦須好學以明其理力行以盡其道知恥以遠於非足知雙峰三達德便是事親之仁知人之知牽合失理又況如陳氏所云有師友之賢則親親之道益明其爲膚陋更不待言者乎況所云與不肖處則必辱身以及親乃閭巷小人朋凶忤逆之所爲曾何足爲知天知人之君子道而於人君有志行文武之政者其相去豈止萬里也釋書之大忌在那移聖賢言語教脯俗人易討巴鼻直將天德王道之微言作村塾小兒所習明心寶鑑理會其辱沒五經四子書不亦酷哉

所以行之者三行者推盪流動之謂言以身行於五達道之中而此三者所資以行者也若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則曰脩脩者品節之謂以道爲準而使身得所裁成以仁爲依而使道得所存主也亦有不以道脩身者如文景之恭儉而不足與於先王之典禮亦有不以仁脩道者如蘇威之五教非果有惻怛愛民之心而徒以強民也若行於五者之閒而不以知仁勇行之則世之庸流皆然正牆面而立一物不能見一步不能行矣二者之辨井然取之本文而已足

以生安爲知學利爲仁困勉爲勇直不消如此說此極係

文字上承所以行之者一而言則俱帶一誠字在內後面明放着從容中道者生安也擇善固執者學利也愚之明柔之彊者困勉也生知者誠明也安行者至誠也學知者明誠也利行者誠之爲貴也困知勉行者致曲也以其皆能極人道之誠之以爲德爲學故知之成功莫不一也各致其誠而知用其知知用其仁知用其勇行其知以知之行其仁以守之行其勇以作之（上言所以行之之字指知仁勇）是三達德者皆有知行之二用且不得以知屬知行屬仁而況於以生安分知學利分仁困勉分勇乎所以謂知（去聲）有行者如博學屬知而學之弗博弗措則行矣至於仁之有知（如字）尤爲顯別顔子之服膺弗失者其擇乎中庸者也若勇之亦有知者則固曰知恥近乎勇矣今必從而區分之則誠明無合一之理於行無知則釋氏之蠢直做去不許商量於知無仁則釋氏之心花頓開不落蹊徑至於以仁爲學利而非生安既無以明辨夫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之與此迥異以勇爲困勉則書所謂天錫勇知孟子所謂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又豈非舜湯之勇乎朱子與諸家之說彼此各成一家言而要無當於大義則唯此二段之言以誠行達德而非以知仁勇行達道也

章句末及乎達德句有病不如小註所載朱子恐學者繇所從入一段文字爲安達德者人之所得於天也以本體言以功用言而不以成德言（非行道而有得於心）如何可云及與未及知仁勇之德或至或曲固盡人而皆有之特驟語人以皆有此德則初學者且不知吾心之中何者爲知何者爲仁何者爲勇自有其德而自忘之久矣唯是好學力行知恥之三心者人則或至或曲而莫不見端以給用莫不有之而亦各自知此爲好學之心此爲力行之心此爲吾知恥之心也則即此三者以求之天德不遠而所以脩身者不患無其具矣此猶孟子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故遇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心之驗於情也唯有得於知故遇學知好唯有得於仁故於行能力唯有得於勇故可恥必知性之驗於心也唯達德之充滿具足於中故雖在蔽蝕而斯三者之見端也不泯盡其心則知其性雖在聖人未嘗不於斯致功而脩身治物之道畢致焉豈得謂其未及乎達德而僅爲勇之次哉舜之好問好察亦其知之發端於好學回之拳拳服膺亦其仁之發端於力行君子之至死不變亦其勇之發端於知恥性爲天德不識不知而合於帝則心爲思官有發有徵而見於人事天德遠而人用邇洪於用（非盡本體）而資乎氣（不但爲性）故謂之三近從所近以通其眞故曰從入曰繇是以求之曰入德朱子此說其善達

聖言而有功於初學者極大章句顧不取之何也
既云脩身以道抑云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此又云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說若龎雜此中庸之所以不易讀也唯熟繹本文以求其條理則自得之云以道云不可不事親者言脩身之事也云知斯三者言脩之之功也事則互相待而統於成故可云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抑可云順親有道反身不誠不順乎親功則有所循以爲資故知三近而後脩身之所以者不迷也舍其從入之資則亦茫然無所用以爲脩矣人道之固然其誠者身之理著於道人道之能誠之者德之幾見於心也固然與能然者而一合乎誠則亦同乎所性而不悖故統之曰人道敏政脩身以道者太極之有其陰陽也知斯三者知所以脩身陰陽之有其變合也陰陽質也變合幾也皆人之所以爲人道也君子脩之吉脩此者也嗚呼微矣君子之道斯以爲託體於隱而豈雲峰逆推順推廣蔓之說所得而知

脩身則道立雲峰以爲道卽天下之達道字義相背輒以類從此說書之最陋者也朱子引書皇建其有極以釋此極爲典核洪範說皇極則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無偏無黨無反無側其與達道豈有交涉下云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止在君身之正直上做工夫而以天下之無奇邪者爲效驗然則章句所云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正謂君之身脩而可爲斯民不脩之身示之則也脩身自有脩身之事盡倫自有盡倫之事親親以下乃五達道事理雖相因而事自殊致無有私好而天下無偏黨反側之好無有私惡而天下無偏黨反側之惡則所謂上見意而表異上見欲而姑息與夫宮中好高髻城中高一尺之弊可無慮矣是道德一而風俗同也若五達道之事則親親爲盡父子兄弟之倫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爲盡君臣之倫尊賢懷諸侯爲盡朋友之倫事各有施效各有當君於盡倫之外自有建極之德民於明倫之外亦自有會極之猷且如陳之奢而無節魏之儉而已褊者夫亦何損於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恩義而其君爲失道之君國爲無道之國則唯君之好惡不裁於禮而無可遵之道也雲峰既不知此乃云以下八者皆道立之效其因蔽而陷因陷而離蓋不待辨而自明矣

所謂賓旅者賓以諸侯大夫之來覲問者言之旅則他國之使脩好於鄰而假道者又如失位之寓公與出亡之羈臣皆旅也唯其然故須嘉善而矜不能當時禮際極重一言一動之失得而所以待之者卽異矣然善自宜嘉而不能者亦當以其漂泊而矜之以重耳之賢而曹人裸而觀之不能嘉善也周人掠欒盈之財而不念其先人之功非

以矜不能也若孟子所言行旅則兼游說之士將適他國者說傳易者以孔子爲旅人亦此類也

豫之爲義自與一不同一者誠也誠者約天下之理而無不盡貫萬事之中而無不通也豫則凡事有凡事之豫而不啻一矣素定一而以臨事將無爲異端之執一耶一者徹乎始終而莫不一豫者脩乎始而後遂利用之也一與豫既不可比而同之則橫渠之說爲不可易矣橫渠之所云精義入神者則明善是已夫朱子其能不以明善爲豫乎章句云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則是該治民以上至於明善而統以引伸素定之功也是朱子固不容不以

明善爲豫而或問又駁之以爲張子之私言則愚所不解夫明善則擇之乎未執之先也所謂素定者也誠則成物之始而必以成物之終也不息則久悠久而乃以成物純亦不已而非但取其素定者而即可以立事是誠不以豫爲功猶夫明善之不得以一爲功而陷於異端之執一也故以前定言誠則事既有所不能而理尤見其不合浸云先立其誠則先者立於未有事物之前也是物外有誠事外有誠斯亦游於虛以待物之用而豈一實無閒之理哉言誠者曰外有事親之禮而內有愛敬之實則愛敬與事親之禮而同將豈其於未嘗事親之先而豫立其愛敬乎

且亦將以何一日者爲未嘗事親之日耶抑知愼終追遠誠也雖當承歡之日而終所以愼遠所以追不可不學問思辨以求其理是則可豫也若愼之誠乎愼追之誠乎追斯豈可前定而以待用者哉又曰表裏皆仁義而無一毫之不仁不義則亦初終皆仁義而無一刻之不仁不義矣無一刻之可不仁不義則隨時求盡而無前後之分也明一善而可以給終身之用立一誠而不足以及他物之感如不順乎親不信乎友然使順乎親矣而爲實友之事則友其信之耶故君子之誠之必致曲而無所不盡焉唯學問思辨之功則未有此事而理自可以預擇擇之既素則繇此而執之可使所明者之必踐

而善以至故曰凡事豫則立事之立者誠也豫者明也明則誠誠則立也一乎誠則盡人道以合天德而察至乎其極豫乎明則儲天德以敏人道而已大明於其始雖誠之爲理不待物有誠之之功不於靜廢而徹有者不殊其徹乎未有存養於其靜者尤省察於其動安得如明善之功事未至而可早盡其理事至則取諸素定者以順應之而不勞哉若云存誠主敬養之於靜以待動夫所謂養之於靜者初非爲待動計也此處一差則亦老子所謂執大象天下往沖而用之或不盈之邪說而賊道甚矣夫朱子之以誠爲豫者則以中庸以誠爲樞紐故不得不以誠爲先

務而樞紐之與先務正自不妨異也以天道言則唯有一
誠而明非其本原以人道言則必明善而後誠身而明以
爲基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是明善乃立誠之豫圖審矣
後此言天道則誠以統明而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知
天地之化育有如誠前而明後然在天道之固然則亦何
前何後何豫何不豫何立何廢之有言豫言立者爲人道
之當然而設也故二十五章云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之
者擇善而固執之也二十七章云道問學（道者所取塗尊德性之謂）以
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二十九章云知天知人蓋無有不
以明爲先者也道一乎誠故曰所以行之者一學始乎明

故曰凡事豫則立若以誠爲豫而誠身者必因乎明善焉
則豈豫之前而更有豫哉誠則明者一也不言豫也明則
誠者豫也而乃以一也此自然之分不容紊者也中庸詳
言誠而略言明則以其爲明道之書而略於言學然當其
言學則必前明而後誠卽至末章以動察靜存爲聖功之
歸宿而其語入德也則在知幾入德者豫之事也張子顯
以明善爲豫正開示學者入德之要而求之全篇求之本
文無往不合朱子雖不取其說而亦無以折正其非理之
至者不可得而易也

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盡愛敬之實二句不可款重內無愛
敬之實而外脩其禮固是裏不誠（不可誤作表不誠說）內有愛敬之
實而外略其禮則是表不誠事親之禮皆愛敬之實所形
而愛敬之實必於事親之禮而著愛敬之實不可見不可
聞者也事親之禮體物而不可遺也中庸說君子之道費
而隱費必依隱而隱者必費若專求誠於內心則打作兩
片外內不合矣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教者皆性而性
必有教體用不可得而分也

誠之爲道不盡於愛敬之實朱子特舉順親之誠一端以
例其餘耳到得誠之至處則無事不然無物不通故或問
以順親信友獲上治民無施不效而言上云所以行之者

一孟子謂至誠未有不動一實則皆實行則皆行之旨且
就君民親友而言之猶是誠身一半事但說得盡物之性
所以成物經綸大經一邊若誠身之全功固有盡性成己
立本知化之成能而存心致知之學以尊德性道問學者
自有其事若本文特頂事親一項說則以其成物之誠本
末親疎之施聊分次第爾況此原但就在下位者而推之
而非以統括事理之全也不知此則將以孝經立身揚名
之說爲誠身事親之脈絡纔以揚名爲孝則早有不誠矣
故曰孝經非孔氏之舊文

中庸一部書大綱在用上說卽有言體者亦用之體也乃

至言天亦言天之用卽言天體亦天用之體大率聖賢言天必不捨用與後儒所謂太虛者不同若未有用之體則不可言誠者天之道矣舍此化育流行之外別問窅窅空空之太虛雖未嘗有妄而亦無所謂誠佛老二家都向那畔去說所以儘着鑽研只是捏謊或問一元之氣天下之物二段粘住氣化上立義正是人鬼關頭分界語所以中庸劈頭言天便言命命者令也令猶政也末尾言天必言載載者事也此在天之天道亦未嘗遺乎人物而別有其體易言天行健喫緊拈出行來說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只此萬物之資始者便足以統盡乎天此外亦

無有天也況乎在人之天道其顯諸仁者尤切藏諸用者尤密乎天道之以用言只在天字上見不在道字上始顯道者天之大用所流行其必繇之路也周子言誠以爲靜無而動有朱子謂爲言人道其實天道之誠亦必動而始有無動則亦無誠而抑未可以道言矣

北溪分天道之本然與在人之天道極爲精細其以孩提之知愛稍長之知敬爲在人之天道尤切知此則知誠者天之道盡人而皆有之故曰造端乎夫婦以夫婦之亦具天道也只此不思不勉是夫婦與聖人合撰處豈非天哉北溪雖是恁樣分別疏明然學者仍不可將在人之天道與天道之本然判爲二物如兩閒固有之火與傳之於薪之火原無異火特麗之於器者氣聚而加著耳乃此所云誠者天之道未嘗不原本於天道之本然而以其聚而加著者言之則在人之天道也天道之本然是命在人之天道是性性者命也命不僅性也若夫所謂誠之者人之道則以才而言才者性之才也性不僅才也惟有才故可學擇善而固執之學也其以擇善而善可得而擇固執而善可得而執者才也（此人道敏政之極致）有是性固有是才有是才則可以有是學人之非無路以合乎天也有是才必有是學而後能盡其才人之所當率循是路以合乎天也人之可

以盡其才而至於誠者則北溪所謂忠信其開示蘊奧可謂深切著明矣擇善固執者誠之之事忠信者所以盡其擇執之功弗能弗措而己百己千則盡己以實之功也雖愚而於忠信則無有愚雖柔而於忠信則無有柔者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如夫子者焉（人道本於天故）爲君子之學必此爲主（三達德以此行故）若知仁勇則雖爲性之德亦誠之發見而須俟之愚明柔彊之餘始得以給吾之用故行知仁勇者以一而不藉知仁勇以存誠雙峰雲峰之說徒爲葛藤而喪其本矣繇明而誠者誠之者也明則誠者人之道也惟盡己以實而明乃無不用則誠乃可得而執是以統天下之

道於一而要人事於豫也豫斯誠也
仁義禮是善善者一誠之顯道也天之道也唯人爲有仁義禮之必脩在人之天道也則亦人道也知仁勇所以至於善而誠其身也誠乎身之誠是天人合一之功效所以能行此知之所知仁之所守勇之所作於五倫九經者忠信也人之道也人於知仁勇有愚明柔彊之分而忠信無弗具焉人道之率於天者也人道惟忠信爲咸具而於用尤無不通土寄王四行而爲其王錐書中宮之五一六二七三八四九所同資無非此理敬政者全在此其見德也爲知仁勇其所至之善爲仁義禮其用之也於學問思辨行而以博以審以愼以明以篤則知仁勇可行焉仁義禮可脩焉故曰人道敏政朱子所云表裏皆仁義而無一毫不仁不義及云外有事親之文内盡愛敬之實皆忠信之謂特引而未發北溪顯天德聖功王道之要於二字之中嗚呼至矣哉

聖人可以言誠者而不可以言天道非謂聖人之不能如天道亦以天道之不盡於聖人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人皆有其一端卽或問所謂惻隱羞惡之發者皆不假於思勉特在中人以下則爲忮害貪昧之所雜而違天者多矣乃其藉擇執之功己千己百而後得者必於私欲之發力相遏閼使之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如此迫切用功方與道中若聖人則人之所不學慮而知能者旣咸備而無雜於以擇執亦無勞其理欲交戰之功則從容而中道矣其然則此一誠无妄之理在聖人形器之中與其在天而爲化育者無殊表裏融徹形色皆性斯亦與天道同名爲誠者而要在聖人則終爲人道之極致故章句云則亦天之道語意自有分寸不得竟以天道言聖人審矣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在人之天道所發見而非爲聖人之所獨得擇善而固執君子之所學聖而非聖人之所不用所以然者則以聖人之德合乎天道而君子之學依乎聖功也故自此以後十三章皆言聖合天賢合聖天人一理聖賢一致之旨使不思不勉者爲聖人之所獨得則不可名爲天道天無私凡物皆天道所成使君子之擇善固執爲聖人之所不用則君子終不能循此以至於聖人之域矣而下云明則誠云曲能有誠以至於化云性之德也時措之宜也又豈因他途而底聖境哉且所謂聖人者堯舜文王孔子而已矣堯舜之惟精擇善也惟一固執也問察擇善也用中固執也文王之緝熙擇善也不回固執也孔子之學而不厭擇善也默而識之固執也特於所謂己百己千者則從容可中無事此耳而弗能弗措己百己千爲學利困勉者

之同功非學知利行之必不須稱此自體驗而知之非可徒於文字求支派也截分三品推高聖人旣非中庸之本旨且求諸本文順勢遡下又初未嘗爲之界斷章句於是不能無訓詁氣矣

脩道聖人之事而非君子之事章句已言之明矣旣須脩道則有擇有執君子者擇聖人之所擇執聖人之所執而已卽如博學審問豈聖人之不事但聖人則問禮於老聃問官於郯子賢不賢而爲不學君子則須就聖人而學問之不然則不能隱其惡揚其善執兩端而用其中而反爲之惑矣耳順不順之分也聖人不廢擇執唯聖人而後能

盡人道若天道之誠則聖人固有所不能而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者也聖人體天道之誠合天而要不可謂之天道君子凝聖人之道盡人而要不可曰聖人然盡人則德幾聖矣合天則道皆天矣此又後十三章所以明一致之旨也讀者須於此兩誠者兩誠之者合處得分分處得合認他語意聯貫之妙儱侗割裂皆爲失之

章句分知仁勇處殊少分曉前言知仁勇只平數三德何嘗尊知仁而卑勇且云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則自天道而言唯命人以誠故人性得以有其知仁勇自人事而言則以忠信爲主而後可以行其知仁勇之德於五達道之間朱子所謂無施而不利者知仁勇之資誠以爲功也及其知之及其成功則自從容中道以至於未免愚柔者知皆如舜仁皆如顏勇皆如不流不倚之君子旣不繇知仁勇以得誠況可析學利爲知仁困勉爲勇哉且朱子前業以生安爲知學利爲仁而此復統知仁於學利足見語之蔓者必有所窒也唯章句而爲二字較爲得之以誠之者之功乃以爲功於知仁也然如此說亦僅無弊而於大義固然無關至於雙峰雲峰之爲說割裂牽纏於學問之道釋經之義兩無交涉則吾不知諸儒之能有幾歲月而以消之於此豈博弈猶賢之謂乎若雙峰以從容

爲勇則谿可資一笑其曰談笑而舉百鈞則有力之人而非有勇之人也要離之順風而頹羊祜之射不穿札豈不勇哉若烏獲者則又止可云力而不可云勇勇力之判久矣有力者可以配仁守而不可以配勇力任重而勇禦侮故朱子以遏欲屬勇存理屬仁存仁之功則有從容竭蹷之別禦侮之勇則不問其從容與否項羽之喑噁叱咤豈得謂其勇之未至哉故朱子曰不賴勇而裕如如賴勇矣則千古無從容之勇士子之語大勇曰雖千萬人吾往矣是何等震動嚴毅先人奪人豈談笑舉鼎之謂哉

學問思辨行章句言目而不言序目者若網之有目千目

齊用又如人之有目兩目同明故存程子廢一不可之說以證之或問言序則爲初學者一向全未理會故不得不緩議行而以學爲始其於誠之者擇執之全功固無當也朱子語錄有云無先後而有緩急差足通或問之窮乃以學爲急行爲緩亦但爲全未理會者言爾實則學之弗能則急須辨問之弗知則急須思思之弗得則又須學辨之弗明仍須問行之弗篤則當更以學問思辨養其力而方學問思辨之時遇著當行便一力急於行去不可曰吾學問思辨之不至而俟之異日若論五者第一不容緩則莫如行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尚然而況君子之以其誠行於五達道之閒人君一日萬幾而求斂其政者哉

第二十一章

曰性曰道曰教有質而成章者也曰天命曰率性曰脩道則事致於虛而未有其名實者也溯其有質成章者於致虛之際以知其所自來故曰之謂曰自誠明有其實理矣曰自明誠有其實事矣性爲功於天者也教爲功於人者也因其實而知其所以爲功故曰謂之天命大而性小（性屬一人而言）率性虛而道實脩道方爲而教已然命外無性性外無道道外無教故曰之謂彼固然而我授之名也誠明皆性亦皆教也得之自然者性復其自然者亦性而教亦無非自然之理明之所生者性明之所麗者亦性（如仁義禮等）而教亦本乎天明之所生特其相因之際有繼有存（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之有通有復則且於彼固然無分之地而可爲之分故曰謂之我爲之名而辨以著也黃洵饒緩急之訓未當二者之義

章句云所性而有繇教而入則就性之所凝與教之所成者言（是移下一層說）因取聖賢而分實之以其人語自可通小註所載朱子語錄及或問所取藍田之說則畢竟於性教兩字不安孟子言君子所性一所字與所欲所樂一例言君子所見以爲己性者也觀孟子言耳目口鼻之欲君子不謂之性則知所性者君子所謂之性非言君子性中之境界而謂見性後之所依據也若其云堯舜性之則要就堯舜之功用而言如動容周旋中禮四事皆推本其性之撰而原其所以得自然咸宜者性之德也而非以性爲自然之詞也至於教非學學非教義之必不可通也則尤明甚繇教而入者賢人之學而必不可謂教者賢人之事故藍田於此亦有所不能誣而必云聖人之所教夫學以學夫所教而學必非教教以教人之學而教必非學學者有事之詞也教者成法之謂也此而可屈使從我之所說則亦何不可抑古人以徇其私見哉要此一節文字自分兩段上

二句以理言下二句以事言於理而見其分則性原天而教自人於事而著其合則合天者亦同乎人而盡人者亦同乎天既顯分兩段則陳氏下二句結上意之說直成鹵莽若夫理之分者未嘗不合則首章已顯明其旨性教原自一貫纔言性則固有其教凡言教則無不率於性事之合者固有其分則自誠明謂之性而因性自然者爲功於天自明誠謂之教則待教而成者爲功於人前二句固已足達其理不待後之復爲申說也愚欲於兩段相承之際爲之語曰聖人之盡性誠也賢人之奉教明也誠則明矣教斯立矣明則誠矣性斯盡矣如此則轉合明而可以破

此章之疑然本文云誠則明矣而不云性則無不明矣明則誠矣而不云教則可以至於誠矣是亦足見上二句之未及乎聖人賢人必待下二句誠則明矣一誠字方以言聖人之德足乎誠明則誠矣一明字方以言賢人之學因乎明是章句德無不實八句僅可用以釋下二句誠明二字而上二句則未之釋此章句之疎也聖人之德自誠而明而所以爾者則天命之性自誠明也賢人之學自明而誠而其能然者惟聖人之教自明誠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翕闢變化有其實然則爲等爲殺粲然昭著於萬物之中一鳶飛魚躍之可以仰觀俯察而無不顯自誠而明

者惟其有之是以著之也於天爲命而於人爲性也然其所以不言命者則命唯一誠而性乃有此虛靈不昧之明也聖人之德以其喻乎己者紀綱條理昭晰不忒得以列爲禮樂刑政確然行於天下後世使匹夫匹婦可以與知與能而盡其性自明而誠者推其所已明以爲明爲不誠者明夫天理之固誠而有章有質反之天理而皆非妄也於聖人爲道而於天下爲教也然其所以不言道者則聖人之於道唯率其本明而旣立爲教乃使理麗於實也天不容已於誠而無心於明誠者天之道也明者人之天也聖人有功於明而不能必天下之誠明者聖人立教之本

也誠者教中所有之德也賢人志於誠而豫其事於明則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學問思辨所以因聖而爲功者也此在天在人聖脩教賢繇教之差等固然其有別（上二句之旨）而在天爲誠者在人則必有其明明授於性而非性之有誠而無明故聖人有其誠而必有明聖之所以盡性而合天者固其自然之發見聖之所明者賢者得之而可以誠明開於聖教而非教之但可以明而無當於誠故賢人明聖人之所明而亦誠聖人之所誠賢之所以學聖人而幾於天者明尤其用功之資始然則性必有明而後教立學必繇明而後因教以入道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明雖在

天所未有而聖必有（自明誠明字屬聖人說）在賢必用（明則誠矣明字屬賢人說）
中庸所以要功於誠而必以明為之階牖也一章之旨大
槩如此乃以求以下十二章無不合符末章指示入德之
功必以知幾為首首章平列性道教而必以教為歸亦無
不合符者然則於此章竟刪抹節次混合為一如陳氏所
云下結上者要其立義漫無歸宿而大義不顯子思亦何
事為此區別之言絕天下以作聖之功哉

第二十二章

二十二章以下章句繫之語云言天道也言人道也須知
朱子是槩括來說備題目便人記憶其實則所云言天道

者言聖人之具體乎天道也言人道者言君子之克盡乎
人道也聖人自聖人天自天故曰可以贊可以參曰如神
曰配天俱有比擬有差等可以者未可而可之詞也曰如
曰配者雖異而相如相配也孟子言聖人之於天道固有
分別一如言仁之於父子仁者心德父子者天倫仁非即
父子則天道亦非即聖人審矣又獨以人道歸君子亦不
可人道須是聖人方盡得故言人道章亦曰唯天下至誠
為能化曰大哉聖人之道言天道章亦云能盡其性在天
為命在人為性盡性固盡人道也論語言性與天道性天
之分審矣直至贊化育參天地而後聖人之體天道者見

為要其體天道者亦以其盡人道者體之爾此等處中庸
原要說合見得知之成功之一故於聖人分上說天地之
化育天地之道維天之命天地之所以為大於君子分上
說聖人之道峻極于天說誠者自成所以成物說建諸天
地而不悖乃至動察靜存之功馴至於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無非此理聖則合天矣賢則合聖矣合聖而於天又豈
遠哉諸儒徒區區於生安學利困勉之分而不知盡性即
以至命之合大失本旨

或問於第二十章說誠之處推天人之本合而其後人遂
有不誠以異乎天者其害在人欲至此章言至誠盡性而

以無人欲之私為之脈絡此朱子與緊示人語轉折分明
首尾具足更不囫圇蓋覆其不取程子窮理便是至命之
說亦爭此耳蓋誠者性之撰也性者誠之所麗也性無不
誠（仁義禮知皆載忠信）非但言誠而即性（性有仁義禮知）誠以行乎性之德
非性之無他可名而但以誠也性實有其典禮誠虛應以
為會通性備乎善誠依乎性誠者天之用也性之通也性
者天用之體也誠之所幹也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
性（可以分誠與性為二而相因言之）天用之體不閒於聖人之與夫婦無
誠以為之幹則枝害雜仁貪昧雜義而甚者奪之因我所
固有之大用（誠）以行乎天所命我之本體（性）充實無雜則

人欲不得以乘之伎害等無所假託則不雜而誠無不幹乎性性無不
通乎誠矣抑朱子以盡心爲盡其妙用盡性爲盡其全體
以體言性與愚說同而盡其虛靈知覺之妙用者豈卽誠
乎於此則更有辨孟子以知言此以行言則知性與盡性
對而於知與盡分知行盡心與至誠對而於心與誠分知
行間者有所未察故以盡心盡性爲疑朱子則已別白之
矣盡心者盡其虛靈知覺之妙用所謂明善也至誠者極
至其誠實充滿之大用所謂誠身也存心養性者誠之之
事也盡性者事天之效也君子學繇教入自明而誠則以
盡心爲始事聖人德與天合自誠而明則略盡心而但從

誠身始聖人無欲不待盡心以揀乎理欲之界賢人遏欲
以存理者也而遏欲必始於嘶欲故務盡心存理必資乎
察理故務知性孟子爲思誠言其義與下言人道諸章義
通不可引作此章之證

章句云此自誠而明之事則盡人物之性贊化育參天地
皆以極明之用也知無不明固明也處無不當則是誠以
成物而亦爲明之效者明之所至誠用皆達也盡人物之
性明只是教而不可謂性則自明誠謂之教乃以言自誠
明者明後之功用既誠以生明而明復立誠其非竟言賢
人之學可知已若賢人則須於人物之性求知之明求處
之當於己之性察而繇之其不能卽謂之教審矣以此知
自明誠明字亦以成德言而無工夫自誠明者亦有其自
明誠也直至明則誠矣明字方爲賢人之學而有力不然
則此自誠明之事何以不自明止必處當故之而朱子所云教
化開通處得其理又豈非教之謂乎大抵此等處須要活
看如下章言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固非自誠明之事而
抑何以先誠而後明耶自明誠者亦自誠而復明
說此至誠必是有德有位陳氏之膚見也本文云盡人之
性盡物之性盡字自在性上說不在人物上說一人亦人
也千萬人亦人也用物之宏亦物也用物之寡亦物也豈

孔子之未得位而遂不能盡人物之性耶此與作禮樂不
同彼以行於天下言則須位此就其所知所處之人物言
則不須位陳氏死認朱子黎民於變時雍鳥獸魚鼈咸若
之語便煞著堯舜說不知朱子本文一如字是活語極其
至處則時雍咸若而皆非分外然抑豈必時雍咸若而後
能盡人物之性以幾於贊化參天也哉

第二十三章

曲云者如山一曲水一曲之曲非一方一隅之謂也從縱
上說不從方上說斯道之流行者不息而曲者據得現前
一段田地亦其全體流行之一截也總緣此指誠而言固

不可以仁義之一端代之致曲而曲能有誠此等天資與任見孺子入井而惻隱之今人自不一樣彼特一念之善發於不知不覺之際恍惚靈動而非有无妄之可據其於未見孺子之前孺子見已之餘猶夫人之不仁也若此之曲則大槩皆循義理而行特不能於痛癢關心之處親切警惕如固有之雖此一曲則實有之而无妄苟能所擇皆善則所信益（篤）而無有不誠遂俾形著明動變化之效無不捷得足以知非任見孺子入井之心所可幾也程朱之言特借以顯曲為全體盡露之一節而以擴充盡致字之義非謂四端之卽為曲也小註既是四端安得謂之曲一

問問者先不曉了朱子亦但就其問處答故不可據為典要若朱子須於事上論不當於人上論之說斯為近之曲者獨於一事上灑注得者誠親切其實此誠元是萬行其誠的則養繇基之於射亦是誠之全體見於一曲其事小則其所誠者亦小耳程子引喻亦未為過但所云用志不分則勵乎好學力行而非誠耳誠者周流乎萬事萬物而一有則全眞無二者也一念之誠一事之誠卽全體之誠直至盡性合天更無增加（與見孺子入井之心有端而無仁之大用者不同）非猶天四端為一星之火涓涓之水也抑四端如人之有四體手自手而足自足誠如人之有心無定在而無在非其定在也故一事一念原該全體致之卽充而不待於取譬以旁通則或問悉有眾善之說亦從此而生特未為之斷定誠字不免有所窒礙如四端之說者惻隱與羞惡殊心（餘二亦爾）故可目言之為四並列之為端誠則同歸而行乎殊塗一致而彼乎千慮雖其一曲亦無有可分派而並立也唯察乎曲之為曲則眾說紛紜不辨而自定矣

黃氏物格知至之後致曲與固執並行之說甚為有功於聖學似與龜山學問思辨篤行之說相為異同乃所謂篤行者元有二義一事之已行者專力以造其極此以執為篤也眾事之待行者推廣而皆盡其理此以致為篤也故

曰行之弗篤弗措與上言弗知弗能弗得不同行但期於篤而不可云行之弗成弗措初非以一行之成為止境也致曲二字收拾盡誠之者一大段工夫學問思辨者致前之功也（非博審愼明則曲無以致）一曲能誠則既不患其執之不固而唯是致之宜（亟）也至於能致則其執一曲而能固者不待言而其用力於學問思辨之深亦可見矣則黃氏之說以著夫擇善以後之功而析為二（二者皆篤行事）龜山之旨則以包乎固執之前而統其成也又在讀者之善通爾

在己為形被物為著己之感物曰動物之應感曰變六則字皆為急辭而形則著動則變二層尤是一串事如脊膂

允若化也非但變也瞽瞍底豫則變也舜之感瞍而生其豫者動也瞍因自豫悅而忘其頑者變也起念爲動其幾在動之者而彼未能自主成念爲變變其未動以前之心而得善於己矣

形兼言行動而言者則人聞其言而知其爲善言見其行與動而知其爲善行善動明則言爲法行爲則動爲道與天下共明斯道矣此明字與明則誠矣明字大異而與自誠明明字亦無甚分所謂光輝者教之行於天下後世者也天下後世之道大明於己之謂光君子之道及於天下後世之謂輝光如日月輪郭爽的赤光白光輝則其芒耀

之自天而下屬於地中閒的暉焰明字與光輝字自別茹者之謂明吐者之謂光此言及物之光輝而云明者言物之所資以爲明己之所施物以明者也如日之光輝令目與鏡得之以爲明故明則動分己與物處雖是一大界限而亦以則字急承之

章句所謂誠能動物者在孟子但就治民獲上順親信友而言實則孟子所言行也而未及於敎也此言明則動者包括甚大兼行之所感與教之所啟而統言之曰著曰明則有制禮作樂詳刑勑政之事矣若無位之君子則有道足興用風而起皆其動物之效瞽瞍底豫亦聊指一端以發字義爾

第二十四章

或問所云術數推驗之煩正以破至誠之不以祥妖蓍龜爲知其云意想測度之私正以破至誠之不緣四體之動而知子貢知二君之死亡而夫子以爲不幸以其爲測度也小註所載朱子語錄是門人記成文字時下語不精遂其云但人不能見者就理之形見而言已撇開妖祥蓍龜四體等項上面說彼亦皆是此理而此理則非常人之所見其所見必係象數也至其云蓍龜所告之吉凶非至誠人不能見此又就俗情中借一引證所謂至誠人者亦就

其術中之篤信者言之耳故加人字以別之人者微詞也雲峰不知此意乃認定在象數上知吉凶則甚矣其愚也禎祥妖孽之必有蓍龜四體之先見此是鬼神之誠鬼神體物而不可遺無心於知而昭察兆見者不誣故人得遡之以前知斯鬼神之明也雖誠則明鬼神之誠不可揜者也是以不待至誠而人得因以前知天地閒只是理與氣氣載理而理以秩敘乎氣理無形氣則有象象則有數此理或紊則象不正而數不均大而顯著細而微動非至誠之實有其理則據其顯者以爲徵迎其微者以爲兆象數之學所自興也至誠者理誠乎己則惠迪吉迪乎我而卽

吉也從逆凶逆乎我而卽凶也如會做文字人看人試闈文字當於其心則知其售不當於其心則知其不售鄉與精於卜筮者一例取準所以書云唯先蔽志昆命於元龜則固已先天而天不違矣鬼神之爲妖爲祥在蓍龜而見在四體而動者非有意想也至誠之道也在天至誠之人之用此以知鬼神之所知者則推測之小道也至誠如神與鬼神同以至誠之道而前知之而善爲術數精於測度者則藉鬼神之誠明以知之是神自效也非彼之能如神也如董五經知程子之至卻云聲息甚大其所藉者聲息也非聲息則彼且惘然矣俗有本命元辰來告之說亦是藉當

體之鬼神而程子所云知不如不知之愈直以吾身之誠有不足故藉乎神以爲明而非其明也藉乎神則己與神爲二令其知者一因而知者又一此二之說也與神爲二則神固誠而己不誠己旣不誠乃以篤信夫神之區區者爲誠其亦微矣乃其大端之別則至誠所知者國家之興亡也善不善之禍福也若今日晴明日雨程先生之來不來此亦何煩屑屑然而知之哉聖人所以須前知者亦只爲調變補救思患預防與夫規恢法制作從墜而不滅耳一切尖尖酸酸底人事家計則直無心情到上面去又如亡秦者胡點撿作天子旣無可如何區處亦不勞知得如

夫子說子路不得其死亦須是警戒他教涵養其行行之氣不滅只似張憬藏一流判斷生死以術其術但國家之興亡夫人之禍福徒以一端之理斷之則失者亦衆如孔子言衛靈公之不喪卽非季康子之所知康子之言非無理也乃必如孔子於善惡得失如冷暖之驗於體亦如王者之自操賞罰酌量皆平則輕重長短緩急宜稱在理上分得分數清切而氣之受成於理爲順爲逆爲舒爲促爲有可變救爲無可變救直似明醫人又曾自療過己身此病來及看人此病斷不浪憂浪喜而所以施之藥石者一無妄投苟嘗試焉而未有不能生之者也其在他人則或

以數測而反知之以理度而反失之唯其理之未實而不達乎神之所以誠也以數測者非其人之能知也因其一念之篤信而神憑之也鬼神之體乎誠而不可揜其道可以前知也以理知者無待於鬼神而與鬼神同其吉凶也至誠之能體夫誠而誠則明其道可以前知也其道同故至誠如神神可以知者無不知矣雲峰無此境界故信不能及而謂必係妖祥卜筮亦其宜矣

章句云無一毫私偽盡己則無私以實則無偽畱於心目之閒一句是透徹重圍語私者私意也偽者襲義也以己之私意論順逆順於己之私者則以爲順逆於己之私者則以爲逆如

子路言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亦不知爲學之足以賊子羔也以口耳所得襲義而取之則所謂順者必有其不順所謂逆者未必其果逆如徒聞喪欲速貧死欲速朽非實得於己而見其必然則速貧而無以仰事俯育速朽而作不孝之俑矣義理本自廣大容不得私本自精微非僞所及而禍福興亡一受成於廣大精微之天道則必其廣大無私精微不僞者然後可與鬼神合其吉凶而不爽若此者豈但如小註所云能見蓍龜吉凶之至誠人乎故章句或問而外朱門諸子所記師言過口成酸讀者當知節取

第二十五章

此章本文旨自清順而諸儒之言故爲紛糾徒俾歧路亡羊總以此等區處一字不審則入迷津如第一句章句下個物字第二句下個人字止爲道理須是如此說不容於誠則道夫物而以道委之物實則兩自字卻是一般皆指當人身上說故或問復取程子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之說以爲之歸緣章句言則該乎物而論其本然緣程子之言則歸乎當人之身而論其能然兩說豈不自相矛盾須知章句於此下一物字是儘着道體說教圓滿而所取程子之說則以距游楊無待之言誤以自爲自然之自而大謬於歸其事於人之旨也故章句又云誠以心言曰心則非在天之成萬物者可知矣乃此所云心又與或問解第二節以實理實心分者不同或問所云實心者人之以實心行道者也章句所云心者謂天予人以誠而人得之以爲心也此心字與性字大略相近然不可言性而但可言心則以性爲天所命之體心爲天所授之用仁義禮知性也有成體而莫之流行者也誠心也無定體而行其性者也心統性故誠貫四德而四德分一不足以盡誠性與生俱而心緣性發故誠必託乎仁義禮知以著其用而仁義禮知靜處以待誠而行是以胡史諸儒竟以誠爲性者不如章句之言心也乃所謂心則亦自人

固有之心備萬物於我者而言之其與或問所云實心固大別也知此則程子之以能然言者一章句之說爲本然者也抑所謂以心言以理言者爲誠者而道四字釋耳非以釋夫自成自道也若本文之旨則誠與道皆以其固然之體言之又皆兼人物而言之自成自道則皆當然而務致其功之詞而略物以歸之當人之身若曰天所命物以誠而我得之以爲心者乃我之所以成其德也天所命我以性而人率之爲道者乃我之所必自行焉而後得爲道也以誠自成而後天道之誠不虛自道夫道而後率性之道不離誠麗乎物以見功物得夫誠以爲幹萬物皆備之

誠心乃萬物大成之終始誠不至而物不備則無物矣故君子知人心固有其誠而非自成之則於物無以爲之終始而無物則吾誠之之功所以凝其誠而行乎道其所爲自成自道者一皆天道之誠率性之道之所見功是北以體天而復性者誠可貴也而又非恃天之畀我以誠顯我以道遂可因任而自得之爲貴則所貴者必在己之自成而自道也惟君子之能誠之也誠之則有其誠矣有其誠則非但成己而亦以成物矣（從此以下理事雙顯）以此誠也者原足以成己而無不足於成物則誠之而底於成其必成物審矣成己者仁之體也成物者知之用也天命

之性固有之德也而能成己焉則是仁之體立也能成物焉則是知之用行也仁知咸得則是復其性之德也統乎一誠而已物胥成焉則同此一道而外內固合焉道本無不宜也性乎誠而仁知盡焉準諸道而合外內焉斯以時措之而宜也君子誠之之功其能有誠也如此是其自成者卽誠也人而天者也自道者卽道也身而性焉惟天道不息之妙必因人道而成能故人事自盡之極合諸天道而不貳此繇教入道者所以明則誠焉而成功一也此章大旨不過如此以是考諸儒之失得庶不差矣

此章之大迷在數字互混上朱子爲分析之以啟其迷乃後來諸儒又執所析以成迷此訓詁之學所以愈繁而愈離也自成自字與己字不同己對物之詞專乎吾身之事而言也自則攝物歸己之謂也朱子恐人以自成爲專成夫己將有如雙峰之誤者故於章句兼物爲言乃迷者執此而以爲物之成也固有天成之而不因乎人者矣遂舉自成而一屬之天理之自然則又暗中游楊無待之妄而不覺乃本文之旨則謂天道之誠（此無待）我可以自成其心而始可有夫物也（此有待）故誠之之爲言兼乎物之理而自成則專乎己之功誠者己之所成物之所成而成之者己固自我成之物亦自我成之也又言誠而更言道前云誠者

天之道此雙峰之所繇迷也不知道者率乎性誠者成乎心心性固非有二而性爲體心爲用心涵性性麗心故朱子以心言誠以理言道（章句已云性卽理也）則道爲性所賅存之體誠爲心所流行之用（賅存故可云費流行故可云無息）諸儒不察乃以性言誠則雙峰既不知朱子異中之異而諸儒抑不知朱子同中之異也又章中四物字前二物字兼己與物而言兼物與事而言則或下逮於草木禽獸者有之然君子之誠之也自以處人接事爲本務如小註所云視不明聽不聰則不聞是物不見是物而同於無物不聞不見者同於己之無耳無目也不聞是物不見是物者同於己之未視是

物來聽是物也然要必爲己所當有事者而其終始之條理乃不可略若飛鳥之啼我側流螢之過我前卽不明不聰而亦何有於大害哉誠者物之終始不擇於我之能有是物與否而皆固然則可下逮於鳥獸草木而爲言若夫不誠無物罔已捨草木鳥獸而專言人事矣顧此無物字則猶兼己而言而不如下成物物字之與己爲對說之詞蓋無物之物大要作事字解或問言之極詳特不可以事字易之則如楊氏無君之非不忠墨氏無父之非不孝也言筌之易墮有倚則偏故北溪引季氏跛倚以祭雖爲切當而末云與不祭何異語終有疵不如云與無鬼神何異

或云與無祭主何異之爲當也又物之終始一終字與下無物一無字相去天淵無者無始也並無終也始者固有始也而終者亦有終也程子以徹頭徹尾言終始則如有頭有尾其成一魚有始有終其成一物其可以頭爲有尾爲無乎小註中向於有向於無之云乃偏自天之所以賦物者而言而不該乎人之所受於天之誠須知誠者天之道大段以在人之天爲言而在天之天則人所無事而特不可謂其非以誠爲道耳乃向於無一無字止當死字看與本文無字不同卽在天而言如生一趙姓者爲始趙姓者之死爲終其生之也向於有其死之也向於無若夫誠所不至而無此物則如天下原無此趙姓之人既已不生何得有死況於在人之天而兼乎理與事矣則始者事之初也終者事之成也尤非始有而終無也若以生死而言則必全而生之全而歸之而後爲誠之終若泛然之人氣盡神離而死也則其不誠固已久矣而又何得謂之終哉故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是知終者成之詞與大學事有終始之終相近而不可以澌滅殆盡爲言且死者亦既有死矣與於無之謂矣無者非所得有也非其終之謂也楊氏無君而可謂君之終墨氏無父而可謂父之死乎以此知程子徹首徹尾之義爲不何易朱子推廣之曰自始至

終皆實理之所爲言尤明切乃又曰至誠之終始卽其物之終始則又以間斷處爲終則亦或問之疵不可不揀其毫釐之謬者也又章句釋性之德也云是皆吾性之固有以理言而不以功效言乃上云仁者體之存則必有存其體者矣知者用之發則必有發其用者矣則小註所云盡己而無一毫之私僞因物成就各得其當克己復禮知周萬物而或問抑云子思之言主於行固皆就君子之功效而立說性之德也二句順頂上文更無轉折不得以仁知非成己成物者已成之德則亦不得以性之德合外內之道爲自然之理矣故愚於此以理事雙說該盡此七句之

義而性字之釋則既可與性道之性一例亦可以堯舜性之也之性爲擬猶夫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卽爲不思不勉之至誠亦卽致曲有誠之至誠也中庸每恁渾淪說極合學者誤墮一邊唯朱子爲能雙取之方足顯君子合聖聖合天事必稱理道凝於德之妙下此如譚顧諸儒則株守破裂支且不逮而於理何當哉至於史伯璿許東陽之以自成爲自然而成饒雙峰之以合外內而仁知者爲誠雲峰之以性之德爲未發之中則如卜人之射覆恍惚億測歸於妄而已

第二十六章

天之所以爲天者不可見繇其博厚高明悠久而生物不測也則可以知其誠之不貳至誠之所存者非夫人之易知（雖聖知之）繇其博厚高明悠久之見於所徵者則可以知其誠之不息此自用而察識其體中庸確然有以知之而曰故至誠無息故字須涵泳始見章句以其非大義所關而略之饒胡智不足以知此乃云承上章而言上章末已云故時措之宜也連用兩故字豈成文理朱子業已分章矣猶如此葛藤何也

所謂徵者卽二十二章盡人物之性之事亦卽二十七章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之事亦卽三十一章見而敬言而信

行而說之事悠遠博厚高明卽以狀彼之德被於人物者無大小久暫而無不然也則至誠之一言一動一行皆其悠遠之徵文王之時周道未成而德之純也已與天同其不已北溪唯堯舜爲能然之說是以年壽論悠久也其亦末矣

一二者數也壹貳者非數也壹專壹也貳閒貳也游氏得一之說不特意犯異端而字義亦失老氏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其所謂一者生二生三之一卽道失而後有德德失而後有仁義之旨元之又元沖而不盈者曰一有德則與道爲二矣有仁義則終二而不一矣得一者無二之謂必無仁無義而後其一不失也維摩經所言不二法門者亦卽此旨是豈非邪說之宗耶若中庸之言不貳也則元亨利貞時乘六龍而大明終始固無所不誠而豈但二哉二亦不貳三亦不貳卽千萬無算而亦不貳也彼言一粒粟中藏世界而此言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豈相涉哉且誠之不至而有貳焉者以不誠閒乎誠也若夫天則其化無窮而無有不誠之時無有不誠之處化育生殺日新無已而莫有止息焉爲元爲亨爲利爲貞德無不有行無不健而元亦不貳亨利貞亦無弗不貳豈孤建一元而遂無亨利貞以與爲對待之謂乎故至誠之合天也仁

亦不貳義亦不貳三百三千森然無閒而洗心於密又豈如老氏所云得一以爲天下貞哉（得一則必不可爲天下貞如得而則不正乎求一得仁則不正乎義故曰所惡於執一者爲其賊道舉一而廢百也）若其云可一言而盡者則與第二十章所云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例不斥言誠而姑爲引而不發之詞非謂一言可盡而二言即不可盡也猶夫子之言一以貫之而不容斥指其所貫之一曾子以忠恕答門人則猶章句之實一以誠也聖人於此等處非不欲顯而脩辭立誠不能予人以易知而煞爲之說以致銖絫之戻於理繇忠恕者曾子之所得於一而聖人非執忠恕以爲一天地之道可以在人之誠配而天地則無不

誠而不可以誠言也（云誠者天之道以在人之天言耳）乃天地之所以生物不測者惟其一言可盡之道爲物不貳者即在至誠之所謂誠至誠之所以必徵爲博厚高明悠久者惟其得乎天地一言可盡之道以誠至而無息一言而盡配以聖人之至誠爲物不貳配以聖人之無息非謂一言之居要而無待於二審矣無息也不貳也不已也其義一也章句云誠故不息明以不息代不貳蔡節齋爲引伸之尤極分曉陳氏不察乃混不貳與誠爲一而以一與不貳作對則甚矣其惑也天地之不貳惟其終古而無一息之閒若其无妄之流行並育並行川流而萬殊者何嘗有一之可得諸

儒不察乃以主一不雜之說強入而爲之證豈天地之化以行日則不復行月方生柳則不復生桃也哉至誠者以其表裏皆實言也無息者以其初終不閒言也表裏皆實者抑以初終無閒故曰至誠無息而不曰至誠則不息可一言而盡者天載之藏無妄也其爲物不貳者天行之健不息也藏諸用而无妄者顯諸仁而抑不息故曰道可一言而盡而爲物不貳道以幹物物以行道（道者化之實物者化之用）不曰道不雜二而生物不測也道者本也物者體也化也道統天體位天而化行天也嗚呼言聖言天其亦難爲辭矣而更益之妄乎

第二十七章

如脩祖廟陳宗器設裳衣薦時食以至旅酬燕毛等則禮儀威儀之著爲道者也如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明之而治國如示諸掌者則聖人之道所以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者亦可見矣關雎麟趾之精意發育峻極者也故下以高明廣大言之得此以爲之統宗而周官之法度以行則禮儀威儀之備其精微而合乎中庸也自聖人以其無私無欲者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則發育萬物之道建矣盡人物之性而贊化育參天地則峻極于天之道建矣中庸一力見得聖人有功於天地萬物故發端即說位育如何可云

不成要使他發育故知小註朱子之所云必其門人之誤記之也況其所云充塞者亦必有以充之塞之而豈道之固然者本充塞乎道之固然者天也其可云天充塞天地耶即使云天地之化育充塞天地此亦不待言而自然言之爲贅矣章首說個大哉聖人之道則是聖人所脩之道如何胡亂說理說氣易云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須是實有此氣象實有此功能而其所以然者則亦其無私無欲盡高明廣大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者也乃聖人脩之爲道亦必使天下之可共繇則所謂精一執中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皆道之可以詔夫

後之君子者也中庸說人道章更不從天論起義例甚明於此更著聖人二字尤爲顯切德性者天道也（亦在人之天道）德性之尊者聖人之道也尊德性者君子之功也雙峰用小註之意而益引人入棘刪之爲宜

章句以存心致知分兩截此是千了萬當語雙峰以力行生入史伯璿業知其非而其自爲說又於致知中割一半作力行此正所謂騎兩頭馬者總緣他於本文未得清切故爾膠轕知行之分有從大段分界限者則如講求義理爲知應事接物爲行是也乃講求之中力其講求之事則亦有行矣應接之際不廢審慮之功則亦有知矣是則知行終始不相離存心亦有知行致知亦有知行而更不可分一事以爲知而非行行而非知故饒史之說亦得以立也乃此章句所云致知者則與力行大段分界限者也本文云盡精微盡者析之極也非行之極也於察之則見其精微於行之則亦顯著矣道中庸者以之爲道路而不迷於所往也如人取道以有所適其取道也在欲行之日而不在力行之日也知新之爲知固已崇之爲言尚也以禮爲尚知所擇也使以爲力行之事則豈禮本卑而君子增高之乎是本文之旨固未及乎力行審矣乃其所以不及力行者則以此章言聖人之道之大而君子學之之事則

本以言學而未及功用其次致曲一章自君子德之成而言之故不遽至誠之道以發端而但從成德發論乃因以推其行之誠者明而效之動變化此章以君子脩德而言故須上引聖道之大以著其功之所自準而其後但以凝道爲要歸而更不言行道凝也者道之有於心也行也者道之措於事也有於心而後措於事故行在凝之後待第二十九章言本身徵民而後言行則方其脩德固以凝爲期而未嘗期於行也且君子之所凝者至道也聖人之大道也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之道也於以脩夫至德而凝其育物極天之道則靜而存之於不言不動不賞不怒之中

於私於欲能不行焉而非所措諸躬行者也固不可謂之行也於以脩夫禮儀威儀之道而凝之以待行焉則行之有時矣生今不能反古也行之有位矣賤不能自專也唯其道之凝而品節之具在己也居上而際乎有道則以其所凝者行之居下而際乎無道則不能行而固凝焉說夏而學殷周夫子固已凝之而不信弗從固未之行也要此以理道之大者爲言而優優之大用又必德位相資而後可行者故於精微盡之中庸道之新知之禮崇之使斯道體驗於己而皆有其條理則居上可以行而爲下則雖不行而固已凝矣此子與顏淵論治所以可損益四代之禮

樂而非以爲倍亦凝也而非行也至於孔子作春秋而行天子之事則固在從心不踰矩之餘變化達天而非君子脩德凝道之所至是以中庸言聖必推其合天言君子則但推其合聖亦自然不可齊之分數也蓋此章所謂道與第十三章十五章言君子之道者不同此聖人盡性參天創制顯庸之大用必時位相配而後足以行非猶夫子臣弟友隨地自盡之道無日無地而可不行則必以力行爲亟也知此則饒史之論不足以存而道中庸者但顏子之拳拳服膺而卽然非必如大舜之用中於民崇禮者孔子之學三代而卽然非必周公之成德也

溫故者乃尋繹其舊之所得而以爲非道問學之事乃尊德性之功此極不易理會乃言舊所得則行焉而有得於心者矣而其所以有得者豈非性之見功乎章句以時習證此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似此境界豈不是尊德性事以性之德言之人之有知有能也皆人心固有之知能得學而適遇之者也若性無此知能則應如夢不相接續故曰唯狂克念作聖念不忘也求之心而得其已知已能者也抑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此天之所與我者心官能思所以思而卽得得之則爲故矣此固天之所與我者而豈非性之成能乎以德之成性者言之則凡觸於事與於

物開通於前言往行者皆天理流行之實以日生其性者也繼之者善而成之爲性者與形始之性也成以爲性而存存以爲道義之門者形而有之性也今人皆不能知此性以爲德而德卽其性故之爲德性也明矣奉而勿失使此心之明者常明焉斯其爲存心而非致知也亦明矣

第二十八章

考文只是辨其點畫形似若漢獄史以止句爲苛馬援所論將軍印篆錯謬宋人陜失冉切从夾陝侯夾切从夾二州印文相亂之類須與考定然此又以建國之初定一代之文者爲言如博古圖所繪商器款識文字儘與周異質文之用損

然可見皆周公於商之舊文所損益者多矣或問引秦以小篆隸書為法證此極當洪武正韻有御定犛隸等字亦其遺意若文已頒而或亂之則雖非天子亦得而糾正之也朱子語錄謂如大徒蓋切字喚作大一駕切字及東陽所云名其字之聲者皆誤五方聲音之不正如閩粵人呼花為敷巴切紅為房容切北人呼師為商知切賊為何為切雖聖人而在天子之位亦無如之何也

朱子語錄分有位無德而不敢作禮樂為不自用有德無位而不敢作禮樂為不自專孔子不從夏商為不反古文義極順章句云孔子不得位則從周而已語有疵在孔子

之必從周者以時也孔子即大用於當時亦不得擅改周制必若周公居鼎革之際方得成其制作之功然無位而擅為斟酌損益亦是自專若能說夏禮便純用夏禮既學殷禮便純用殷禮方是反古非天子一節以見賤之不可自專今天下一節以見生今之不可反古下章言上焉者下焉者正從此分去

第二十九章

章句云鬼神者造化之跡也造化者天地之用故黃洵饒與天地同用之言甚為分曉乃細玩章句於造化下加一跡字則又自造化之已然者而言之而非但用與體之別云考云質云俟無殊其云本云徵云建則考之質之俟之者皆君子也質如質成之質是君子嘗以此道質正於鬼神矣天地之所以為道者直無形跡故君子之道託體高明便不悖於天之撰流行不息便不悖於天之序立體博厚便不悖於地之撰安土各正便不悖於地之理然而天地之所見於人者又止屈伸往來陰陽動靜之化則已非天地之本體故可云小德川流而不分此德曰仁曰義曰禮曰知可云大德敦化而不可曰誠則亦無所取正而質而特可曰建若鬼神則可以誠言之矣以其屈伸往來盡其實而必信也斯亦可以仁義禮智言之矣其生者仁其

止者義其充滿者禮其昭明者知也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固以法陰陽之化而亦可通鬼神於求之聲求之氣之閒矣質以其所質乎造化者為禮為度為文非抑鬼神之所伸而揚鬼神之所屈質以其對越乎靈爽者則以禮以度以文而有事乎鬼神伸者可迎其來屈者可紹其往君子之以其三重之道質之於鬼神以證其得失蓋無異於三王之有其成憲而可考其質之而無疑也乃以毅然行其三重而即或損造化之有餘益造化之不足亦無憂其心跡之差蓋不異於庶民之有好惡而可徵中庸此語原非虛設果有其可質之理果有其質之之事

非但如小註所云龜從筮從取諸不可必之影響而北溪之言曰鬼神天理之至語尤顢頇天理之至者天地是也建之而不悖者也豈鬼神哉

第三十章

章句此言聖人之德一句專就譬如天地四句說雙峰乃云此章言孔子之德大爲不審或問言上律下襲之迹夏時周易云云皆言道也非言德也又推之於古聖王迎日推策云云亦言道也非言德也下云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亦言天地之道也非言天地之德也天覆地載日月之明四時之行只是天道其所以能括此道

而統之分爲道而各紀之則章句所謂所以不害不悖所以並育並行者乃德也於堯舜曰道於文武曰法言道言法則皆非德也述其道明其法則亦仲尼之道也故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者道也其爲斟酌帝王律天襲地之統紀以咸宜而不息者德也其統之也則如無不覆載之咸備無缺四時之具以成歲日月之昱乎晝夜仲尼敦化之德也其紀之也則如天所覆地所載之品彙各成四時之各正其序日月之各行其陸仲尼川流之德也凡此一章皆以見天道聖道其大也一本於德與二十七章意略相同彼言君子之所以凝聖道者在脩德以聖人之道原繇聖德而凝此言聖人之能合天道也唯其德以天之所以爲大者原依天德而成中庸三支皆始乎道而極乎德中庸其至矣乎以下八章言道也至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以見行道明道者唯聖德也道不遠人以下皆言道也至哀公問政一章始推知仁勇爲行道之德而一本於誠於以見自子臣弟友五達道以至天人制作九經其脩之者唯德也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以下皆言道也天地聖人君子之道至二十七章而後言君子之凝此著明變化成己成物之至道本於尊性道學之德至此而後言聖人之備此盡人物參天地博厚高明悠久之道本於川流敦化

之德德至而道乃以至德大而道乃以大也故末章一歸重於德而始推德之自入以明致中和而以位以育之本終贊德之所極以著靜存動察盡性至命之功全篇大義以德爲基以誠爲紐其旨備矣明乎此則許史諸儒強以知仁勇立柱及強以費隱小大爲第三支作骨脈者徒增葛藤曾何當耶第一支知仁勇之義至第二支而始顯第二十章第二支誠之爲義至第三支而始詳乃其言德也以知仁勇爲性之德所以脩率性之道而爲教之本以誠爲心之德則以盡天命之性而以爲道之依紀乎教是以有其萬殊而知仁勇則所以應事酬物而川流不遺統夫道是

以有其一本而誠者則不貳以生不測而敦化不息此又小德大德合知仁勇於一誠而以一誠行乎三達德者也以天地言之則其大明終始者知也品物流形者仁也時乘六龍者勇也其无妄以爲大宗者則所謂一言可盡而在人爲誠者也自其化而言則見功於人物者誠爲天之道自其敦化而言之則立誠於無聲無臭者誠固爲天地之德然在道而可名言之曰誠在德則不可斥言誠而但曰大則誠爲心德而天固無心也乃天地之德雖不可名之曰誠而仲尼配天之德則可曰所以行之者一而亦可曰誠故下又以唯天下至誠爲言合離之際微矣哉

第三十一章

聰明睿知以至誠之本體言誠則明矣明非但知之謂也或問兼安行言之爲盡其義如大學之言明德該盡緝熙敬止恂慄威儀具衆理應萬事者統以一明與致知之知偏全迥別耳無所蔽其聞之謂聰目無所蔽其見之謂明思無所蔽其覺之謂睿心無所蔽其知之謂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則以之知不待困學以之行不待勉强也若下四德則因事而用仁以容其所待容之衆義以執其所必執之宜禮以敬其所用敬之事物知以別其所當別之是非其云文理密察原以斷事之知言自與睿知之知不同睿知之知乃靜中見理感則能通其辨在昭昏而不在是非也小註所載朱子之說顯與或問相悖至所云破作四片破作八片蒙頭塞耳全無端緒必其門人之傳訛非朱子之言也

第三十二章

章句云夫豈有所倚著於物一物字定何所指小註中自有兩說其云爲仁繇己而繇人乎哉則是物者與己對者也其云不靠心力去思勉則是物者事也兩說似乎難通乃孟子曰物交物則外物與己耳目之力而皆謂之物蓋形器以下之統稱也本文三句之中理事異致各有其倚則各有其不倚所云倚者統詞也凡其所倚卽謂之物則章句所云物者亦統詞也以經綸天下之大經言之則其所不倚者不倚於外物而非不倚於心力之謂所以然者人倫之事以人相與爲倫而道立焉則不特盡之於己而必有以動乎物也盡乎己者己之可恃也動乎物者疑非己之可恃也自非天下之至誠則倚父之慈而親始可順倚君之仁而上以易獲其脩之於己者旣然則以立天下之教亦但可爲處順者之所可率繇而處變則已異致唯夫天下之至誠肫肫其仁極至而無不可通則雖如舜之父文王之君而我所以事之者一無不可與天下共見而

其繇之初不倚君父之易順易獲而相得以章也乃若心力之必盡則如舜如文其為怨慕為竭力為小心為服事則固同於困勉者之篤行非不思不勉而無待於心力此以知以物為外物而云不繇人者為大經言也至於立天下之大本則初無所因於人卽欲倚之而固不得特其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之卓然有以存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斯至誠之淵淵其淵者涵天下萬事萬物之節於靜深之地不但學問之事無所藉於耳目而警覺之幾亦無所資於省察理以不妄而存而非擇理以固執欲以從心而不踰而非執理以拒欲未有所喜樂而天下之待喜待樂

讀四書大全說卷三　三十五

者受益焉未有所怒哀而天下之待怒待哀者聽裁焉要皆藏密以立道義之門而擇執之心力不與焉此不靠心力之說為大本言也若夫知天地之化育則至誠之浩浩其天者其心之正卽天地之心其氣之順卽萬物之氣於其所必化而知其化於其所必育而知其育不但非恃心力以推測而亦不如介然通天地之精介然知萬物之感者倚天地之所著見萬物之所往來者以為知之之逕此如仁恕之分恕有推有譬而卽倚於情仁之欲立欲達無所倚於感也知化之事其為用最密而所攝最大則其有倚無倚之分為際尤微此朱子所云自知得他何用靠他

物去此物字之義又卽以天地制化育之理萬物受化育之迹而言也則不但不以對己之物為物並不但以在己之耳目心力為言矣經綸有迹者也立本有主者也知化則無閒（如字）者也其見功愈微則其所倚者愈微而其所謂物者益愈細乃在立本之所謂物以性為主而以形為客知化之所謂物則凝於我之誠為主而誠之察於天地萬物與我相為動者為客則在立本而言物者專於己之中在知化而言物者通於己之外此又以翕闢而分表裏也勉齋不思不勉之說亦止可為立本言而不能通於經綸知化合朱子所言而後盡其旨均云倚均云物同中之異

讀四書大全說卷三　三十六

不明欲以一語煞盡之鮮不泥矣

既云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又云其淵其天非特如之而已則似至誠之德非至聖所能比擬潛室雙峰苦執此語強為分析如夢中爭夢析空立界徒費口舌乃朱子又謂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至誠所以為德自家裏面眞是其天其淵雖小異前說終是捕風捉影上章云溥博如天淵泉如淵繫之時出之上則固自其足出未出者言之章句固曰五者之德充積於中則亦自家裏面之獨喻者而非外人之所能見可知已東陽迷謬執泥乃謂聖人見得聖人眞是天眞是淵眾

人見其如天如淵似此戲論尤爲可惡楞嚴經言比丘入定鄰僧窺之雖見水而不見人如此方是聖人見聖人真是天淵之的實證據不然則亦如之而已爾聖德既不易知而又撮弄字影橫生億計其妄更無瘳矣如實思之言如言其果有別耶前章所云如天如淵之天淵兼德與形體而言天者靑霄之謂也淵者深澤之謂也指天淵之形體以擬其德之相肖也此云其淵其天之天淵則以德言耳化育之廣大即謂之天有本之靜深即謂之淵非指靑霄深澤而爲言也前章云溥博即此其天者也云淵泉即此其淵者也此所云淵淵即如淵之謂也浩浩即如天之

謂也是詞有一順一逆之別而文義一也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但不知其經綸立本知化之統於誠以敦化而經綸之篤厚立本之靜深知化之廣大即不謂盡人知之而亦弗待於至聖凡有血氣者之尊親亦但於其見而敬之言而信之行而說之至於足以有臨足以容執敬別之德充積在中溥博淵泉與天淵合撰者自非至聖之自知亦孰能知之朱子絲認三其字其說本於游氏游氏之言多所支離或借逕佛老以侈高明朱子固嘗屢闢之矣至此復喜其新奇而曲從之則已浸淫於釋氏而不知釋氏所謂理事一相地水火風皆從如來藏中隨影出現正自家

裏面真是天淵之旨若聖人之教理一分殊天自天也淵自淵也至誠自至誠也豈能於如淵如天之上更有其淵其天當體無別之一境哉

廣平以上章爲至聖之德此爲至誠之道語本有病必得朱子誠即所以爲德一語以挽救之而後說亦可通使其不然則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可不謂之德而謂之道乎經綸立本知化道之大者也乃唯天下至誠爲能之則非備三者之乃爲至誠而至誠之能爲三者故曰誠即所以爲德德大以敦化而道乃大也上章因聖而推其藏故五德必顯然至於言及時出則亦道矣蓋言聖則已

屬道有臨而容執敬別皆道也故推其足以者有川流之德以原本其道之咸具於德也此章之言道者唯大經大本化育則道也所以經綸之立之知之者固德也肫肫淵淵浩浩之無倚者皆以狀其德矣蓋言誠則已屬德仁也淵也天也皆其德也故推其所爲顯見於天下者而莫非道之大也以此言之則廣平道德之分亦無當於大義而可以不立矣是以朱子雖取其說而必曰非二以救正之乃朱子之自爲釋也則固曰承上章而言大德敦化又已明其言德而非言道矣然其所爲存游氏之論者則以末一節或執鄭康成之說將疑夫至誠至聖之爲兩人故必

分別大經大本化育之爲道而聰明睿知仁義禮知之爲德固有不妄達以一誠者之爲大德有其大德而聖德乃全有其聖德而至誠之所以能體夫大道之蘊奧可得而知誠則明明而後誠無不至也故朱子曰此非二物又云此不是兩人事其以言至聖之躬體而自喻之固已明矣然朱子於此則已多費轉折而敬後人之疑是其爲說不在存游氏爪分道德之說而在輕用康成唯聖知聖之膚解康成之於禮其得當者不少而語及道德之際則豈彼所能知者哉因仍文句而曰唯聖知聖則其訓詁之事畢矣朱子輕用其說而又曲爲斡旋之則胡不直以經綸立本知化爲聖人之化而以至誠之不待有倚而自肫肫淵淵浩浩者爲敦化之德之爲妄乎帷無倚之仁無倚之淵無倚之天肫肫淵淵而浩浩故根本盛大而出不窮而大德之所顯所藏極爲深厚自非躬備小德者不足以知之唯其有之乃能知之因有其敦化者而後川流不息旣極乎川流之盛自有以喻其化之所自敦矣如此則豈不應了串徹有以盡夫中庸之條貫而不爽夫章句之支節何屑乎又存康成之言以爲疑府而復假廣平之說以理亂絲耶鄭說汰則游說亦可不哂矣至有吮康成之餘瀋如新安所云知堯舜唯孔子者則適足以供一哂而已

第三十三章

末章唯言德而更不及道所以爲歸宿之地而見君子之得體夫中庸者實有德以爲之體也民勸民威而天下平道亦大矣而非遵道而行之可致也君子之道皆君子之德成之前已詳釋

君子之道言君子爲學脩教之方此一段且統說自立心之始至德成道盛之日一闇然而日章也固與費隱諸章言君子之道者判然曰闇然則有其闇然之實矣（存養省察是）曰日章則有其日章之事矣（馴至於天下平）雲峰誤看章句下學立心四字遂以君子小人立心之不同求異於第二章殊爲不審小人是不知而妄作者如叔孫通之類其亦有道則所妄作之道也旣已妄作故的然可觀而後不可繼若但其立心也則何的然之可見（的然者如射的之可見也）且本未嘗有而又何亡哉

爲己是立心之始規畫得別君子小人到底分別卽從此差異知遠之近三句乃入德之初幾方是揀着下手工夫以詩證之爲己者惡文著而不尙錦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則知錦而衣之也到此卻不更說尙絅事或闇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愼獨一轉甚淸切爲己是大架步始終皆然知近知自知微是愼獨入手工夫內

省無惡從此而起陳氏用又能二字轉下則為己慎獨乎
分兩事非知學者也慎獨固為己之一大端也
知者知其然而未必其能然乃能然者必繫於知其然故
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則可與省察存養而入無
言不顯之德矣知見於彼者繫於此則知民勸民威而天
下平之不在賞罰之施而德之顯也知著乎外者之本乎
內則知微之著於動信之著於言者不在其動與言而在
不動不言之所存也知有諸內者之形諸外則知潛雖伏
而孔昭內省無惡而不可及之德成也三語一步漸緊一
步而以意為入德之門是三知相為次而入德之門唯在

慎獨先儒謂誠意為玉鑰匙蓋本於此諸說唯何潛齋得
之惜於知遠之近句未與貼明何意蓋疑奏假無言二段
為成德之效非入德之事不知知德之所成則知所以入
之功效原相準也
存養省察之先後史伯璿之論可謂能見其大者矣其云
有則俱有誠有以察夫聖功之不息其云動靜無端則又
以見夫理事之自然而立言之序互有先後所以無不可
者則抑有說中庸之言存養者即大學之正心也其言省
察者即大學之誠意也大學云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是
學者明明德之功以正心為主而誠意為正心加慎之事

則必欲正其心而後以誠意為務若心之未正則更不足
與言誠意此存養之功所以得居省察之先蓋不正其心
則人所不知之處己亦無以自辨其孰為善而孰為惡且
昏昏狂迷並所謂獨者而無之矣此章句於首章有既常
戒懼之說而大學所謂毋自欺者必有其不可欺之心此
云無惡於志者必有其惡疚之志如其未嘗一日用力於
存養則凡今之人醉夢於利欲之中直無所欺而反得慊
無所惡而反遂其志矣故大學以正心次脩身而誠意之
學則為正心者設中庸以道不可離蚤著君子之靜存為
須臾不離之功而以慎獨為加謹之事此存養先而省察

後其序固不紊也大學云意誠而后心正要其學之所得
則當其靜存事未兆而念未起且有自見為正而非必正
者矣動而之於意焉所以誠乎善者不欺其心之正也則
靜者可以動而不爽其靜夫乃以成其心之正矣然非用
意於獨之時一責乎意而於其存養之無閒斷者為遂疎
焉亦猶家齊而后國治欲治其國之心始終以之而治國
之功大行於家齊之後則君子之化為尤遠也知動之足
以累靜而本靜之所得以治動乃動有息機而靜無閒隙
動有靜而靜無動動不能該靜而靜可以該動則論其德
之成也必以靜之無閒為純一之效蓋省察不恆而隨事

報功存養無期而與身終始故心正必在意誠之后而不言之信不動之敬較無惡之志而益密也此省察先而存養後其序亦不紊也蓋於學言之則必存養以先立乎其本而省察因之以受則首章之先言戒懼以及慎獨者因道之本然以責成於學之詞也卽大學欲正其心先於欲誠其意之旨於德言之則省察之無惡者遏欲之功微於動而動罔有間存養之恆敬恆信者存理之功效於靜而靜則無息此章之繇入德而內省不疚繇無惡於志而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因學之馴至以紀其德之詞也卽大學意誠而后心正之旨功加謹者用力之循常而益倍德加

密者有得之繇勉以趨安者乎此則先後之序各有攸當不但如伯璿所云無不可而實有其必不可逆者矣

雙峰分奏假無言二段各承上一節其條理自清史伯璿以章句所云加密及愈深愈遠之言證之誠爲有據且動之所省者意也意則必著乎事矣意之發爲喜也勸民者也發爲怒也威民者也民之於君子也不能恤其靜存之德而感通於動發之幾喜怒不爽於節以慊其所正之志則早已昭著其好惡之公而可相信以濫賞淫刑之不作其勸其威民之變焉必也若敬信之存於心也未有喜也未有怒也欲未見端而理未著於事也不顯者也民之所不能與知也唯百辟之於君子也受侯度而觀德者也固不但感於其喜怒之不忒而以爲勸威矣進而而窺其德容之盛求之於素而有以知其聖功之密則相觀以化而奉若以正其家邦者無不正矣故奏假無言者省察之極功而動誠之至也不顯惟德者存養之極功而靜正之至也然則所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一言其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德而已矣天不可謂之敬而其无妄不貳者敬之屬天不可謂之信而其无妄不爽者信之屬而天之不言不動乃至聲臭之俱泯其固然已而抑於聲臭俱泯之中自有其无妄者以爲之載是以於穆而不已則以配君

子之德密存而不顯於言動未形之中乃至思勉之俱化而抑於言動不形之地自有其篤厚之恭以存其誠是以敦化而不息乃要其存誠不息而與天同載如字事也者則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致中者是也自戒慎恐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其守不失者是也而爲顯其實則亦敬信而已矣乃此專紀靜存之德而不復及動察者則以慎獨之事功在遏欲故唯脩德之始於存理之中尤加省察及乎意無不誠而私欲不行矣則發皆中節一率其性之大中以達爲和而節無不中則所謂義精仁熟不待勇而自裕如者又何動靜之殊功哉約而言之德至於微

信德至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則誠無息矣人合天矣命以此至性以此盡道以此脩教以此明而行矣故程子統之以敬而先儒謂主敬爲存誠之本在動曰敬在言曰信一也則此章於誠之上更顯一篤恭以爲徹上徹下居德之本若游氏離人立獨之云蓋敬之賊也誠之蠹也久矣其索隱而亡實矣

誠者所以行德敬者所以居德無聲無臭居德之地也不舍斯謂敬矣化之所敦行德之主也无妄之謂誠矣盡己以實則无妄无妄者行焉而見其无妄也無聲無臭無有妄之可名也無有妄則亦無无妄故誠天行也天道也敬天載也天德也君子以誠行知仁勇而以敬居誠聖功極矣中庸至末章而始言篤恭甚矣其重言之也

讀四書大全說卷三終

讀四書大全說卷四

衡陽王夫之譔　船山遺書二十

論語學而篇

讀論語須是別一法在與學庸孟子不同論語是聖人徹上徹下語須于此看得下學上達同中之別別中之同如學而時習之一章聖人分中亦有此三種時習則自說朋來則自樂不慍則固已君子初學分中亦有此三種但時習卽說但朋來卽樂但不慍則已爲君子又時習朋來而不慍斯說樂而君子則學者內以安其心外以成其身渾然具足而無所歉抑時習而已說朋來而已樂不慍而已君子則學者可無求說樂於外物而他有待以成其德且學者之於學將以求說樂也將以爲君子也乃必於此而得之則亦當自勉於習廣益於朋而無以知不知動其心固可以開初學入德之門乃言乎說而天理之來復者盡矣言乎樂而天理之流行者著矣言乎君子而天德之攸凝者至矣則亦可以統作聖之功果其爲學則習自不容中止朋自來不知自不慍德卽成於不已然學而不習習而不時時習而不能推以及人得朋爲樂而不知則有所慍亦學者之通病故必時習而抑有以得夫朋來之樂樂在朋來而抑不以不知爲慍乃以有其說樂而德以成則

說樂君子所以著時習朋來不慍之效然非其能說能樂能爲君子要不足以言學則亦以紀學者必至之功夫子只就其所得者約畧著此數語而加之以詠歎使學者一日用力於學早已有逢原之妙終身率循於學而不能盡所得之深此聖人之言所爲與天同覆與地同載上下一致始終合轍非若異端之有權有實懸羊頭賣狗腿也集註乘采衆說不倚一端可謂備矣然亦止於此而已矣他如雙峰所云說之深而後能樂樂之深而後能不慍則時習之說與朋來之樂一似分所得之淺深而外重於中以朋來之樂遺不知之慍尤爲流俗之恆情而非聖人之心

德又小註爲此三段立始中終三時尤爲戲論朋來之後豈遂無事於時習安見人不知者非以朋之未來言耶至於專挈時習爲主如雲峰之說則直不知樂行憂違成物以成己安土而樂天爲聖賢爲己之實功而但以學問思辨槩聖學而小之則甚矣其陋也論語一部其本義之無窮者固然其不可損而聖意之所不然則又不可附益遠異端之竊似去俗情之億中庶幾得之

本文一學字是兼所學之事與爲學之功言包括原盡微乎時習而皆以云學若集註所云既學而又時習之一學字則但以其初從事於學者而言耳既字又字皆以[illegible]

本文時字故集註爲無病小註所載朱子語則似學自爲一事習自爲一事便成差錯胡氏之說自別得集註分明集註云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此豈暫一嘗試於學之謂乎時習兼溫故知新在內非但溫理其舊聞而已學有對問對思對修而言者講習討論是也此學字與大學之道學字同該括廣大故上蔡以坐如尸立如齊言之昨日之坐尸立齊者自昨日事今日之坐立又今日事事無窮道自無窮豈今日之坐立以溫理昨日之如尸如齊者乎馮厚齋專就講習討論上說只作今經生家溫書解此俗學與學大別自處不容草次知集註既學

之學非實詮本文學字則此疑冰釋矣

前後統言孝弟而朱子以前所言孝弟爲資質好底入則又分上一層說得容易下一層說得鄭重是以金仁山有前以質言後以學言之說乃集註直云上文所謂孝弟則又似乎無分是以陳新安有善事之中有無限難能之說以資求之則朱子謂上言資質者本無病而仁山所云下以學言則不成語也此處亦易分曉世豈有孝弟而可謂之學耶學也者後覺效先覺之所爲孝弟御用此依樣葫蘆不得雖所爲盡道以事親者未嘗無學而但以輔其盡性之功則輔而非主爲孝子悌弟者止勉求遠乎不孝不

弟而非咨有效孝效弟之心效則不名為孝弟矣以孝弟為學故姚江得譏有子為支離而有子豈支離者哉集註言為仁猶言行仁只在用上說故小註有水流三坎之喻言其推行有漸而非學孝學弟以為學仁民學愛物之本故註又云學者務此但如本文言務而不言學學字與務字義本不同學者收天下之理以益其心務者行己之德以施於天下知此則知為仁也不犯也不亂也皆以見於天下之作用言而一揆也大抵有子此章言德而不言學故程子曰孝弟順德也不犯不亂德之淺者也為仁德之大者也孝弟德之本也要以言德而非言學也乃孝弟而

不犯不亂極乎下以淺言之而深者亦在其中不特善事之難能而推夫不犯不亂之至則文王之服事小心周公之赤舄几几亦但以免夫犯亂特就其淺者言之則鄉黨自好者之守法安分亦得與焉此極乎下以通上也孝弟為為仁之本極乎上而大言之而小者亦在其中不特孝弟之無異文而即夫人之恩施姻亞睦婣鄉黨而仁及人不殺一啟蟄不折一方長而仁及物亦莫非仁道之生特就其大者言之則君子之以宏夫愛之理而全夫心之德亦此道焉此極乎上以通下也要則孝弟皆以盡性言而淺者則因其性之所近而得合深者則有以盡夫性而無所缺耳在夫人因因其質之美而實不無專心竭力之功在君子甚有至德宏道之功而要不可謂之學故支離之病仁山實啟之非有子之過也

鮮矣與未之有也文勢低昂以分輕重耳正不當於此細碎分裂潛室之說殊增葛藤或人若說鮮矣則未以為絕無一問極不惺忪總緣他泥著下章註專言鮮一專字且如知德者鮮矣千里一聖猶比肩也使當世而有一二知德者焉詎致勞聖人之歎潛室不與直截決去其疑乃為縱是有之之說則愈入棘叢且即使謂鮮非絕無亦以人而言猶云天下之能孝能弟者而好犯上千百人之中不

過一二人而已豈謂此一人者少作犯上之事哉犯上之事止一已足況本文不但云犯上而必云好好則不厭頻為偶一過誤為之不可謂好中心之好惡消可較量多少下章鮮矣仁語意亦如此言凡天下之巧言令色者鮮矣其能仁也方於矣字文理無礙知此則知程子非仁之說甚合本旨不然夫人心德之仁必無不仁而後可為仁故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豈可以多少論哉

集註必其務學之至六字是朱子活看末二語處極驤俗日玩小註所引朱子之言則似朱子初年亦將末學當真煞說遂其論定而筆於集註添一或字與吾字作對意謂

人或疑其未學而我則信其已學使未學也則亦安能爾
哉所以兼采游吳二說以存疑而所云苟非生質之美者
則除下聖人生知安行一例以爲言亦理有固然而非故
作兩頭馬之詞也葢本文之旨原以考學之成而非泛論
人品使其抑學揚行則當云雖其未學亦與學者均矣子
夏到底重學以破一切高遠之說謂此親賢盡倫之事人
有妄謂其無假於學者而我必謂非務學之至者不足與
此則天下豈有不學而能之聖賢哉上四段原是據現成
人品說非就用力敎行者說則亦憑空立此一規格以驗
學之所至耳吾必謂之學矣六字是聖學異端一大界限

破盡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流邪說於此見子夏篤信聖
人處知此而後知集註之精
雙峰云有子論仁論禮只說得下面一截東陽云有子是
說用禮只此二語見得此章在集註自從本源上別起一
番議論非正釋也所以然者以有子說禮之用和爲貴言
[illegible]則非以其體言而亦不卽以用言也用只當行字說
故可云貴若和竟是用則不須揀出說貴矣用者用之於
天下也故曰先王之道曰小大繇之全在以禮施之於人
而人用之上立論此用字不與體字對貴者卽所謂道之
美而大小之所其繇也和者以和順於人心之謂也用之

中有和而和非用禮者也有子葢曰禮之行於天下而使
人繇之以應夫事者雖和順於夫人之心而無所矯强之
爲貴雖其然斯先王之以禮爲小大共繇之道者以純粹
而無滯也集註以從容不迫釋和之義則是謂人之用禮
必須自然嫺適而後爲貴使然將困勉以下者終無當於
禮而天下之不能繇禮者多且先王之道亦但著爲禮而
已未嘗有所謂和也從容不迫者行禮者之自爲之也必
從容不迫而後可爲貴則先王之道非美待人之和而後
美矣且所云和者有以德言則中庸發皆中節之和是也
此則爲禮之本而非禮之用繇其有和可使喜怒哀樂之

中節則禮於是起焉和性情之德也禮天下之達道也雖
和乃中節而禮以達斯和體而禮用不得云禮之用和爲
貴矣若云繇吾性之德有禮（仁義禮智性之四德）而情之德乃有和
則中庸之所謂和者又情之根夫仁義禮智具足之性以
生而不專倚於禮且在性之所謂仁義禮智者有其本而
已纔乎天之元亨利貞而得名者也在率性之前而不在
修道之後今曰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繇之則固指敎而
言矣如之何紜紛膠轕而以此和爲性情之德耶夫性情
之德則盡人有之而君子致之者其功在省察存養而乃
以經緯乎天地是所貴在戒懼慎獨而不在和又何以云

禮之用和爲貴哉況乎中庸之言和者又非從容不迫之謂乃情之不戾於節者也故彼之言和乃以贊夫人情中固有之德而亦以贊君子省察極致動必中禮之德故曰謂之而非有所致力之詞以與敬相爲對者也未發謂中已發謂和可云敬以致中者以靜存之功主敬爲本則亦當云誠以致和以動察之功存誠爲要今此以敬和相對而言其可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敬乎禮之爲節具足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而發皆中節則情以率夫性者也敬者人事也和者天德也繇人事以達天德則敬以爲禮之本而因以得和和者德之情也樂者情之用也推德以起

用則和以爲樂之所自生而樂以起此禮樂相因一致之理有然者故程范得並言樂而不悖而有子則固曰禮原中天下之節有節則必有和節者皆以和也是以禮之用於天下者使人繇之而人皆安之非其情之所不堪亦非其力之所待勉斯以爲貴故制禮者當知此意勿過爲嚴束以強天下而言禮者不得視禮爲嚴束天下之具而賤之勿過爲嚴束以強天下先王之道所以無弊而無小大之可或踰不得視爲嚴束天下之具而賤之則以先王之道既盡其美而小大皆不能踰原非可云前識之華忠信之薄也乃非以爲嚴束而要以和順夫人心亦必不廢禮之節而後得和此文質同體之固然者如有見夫節者之不過以和順夫心因以謂節以效和而所貴非節則將有如老聃之知禮而反賤禮者要之舍禮亦終不能和而又何以行哉故東陽以前節爲正意後節爲防弊之言深得有子之旨非前節重和後節重節爲兩相同互之語也有子大旨只是重禮前三句謂能知禮意則洵爲貴美而不可廢後四句則以爲能達禮意而或廢禮者之防若夫不知禮之用而可貴者唯以和故乃貿貿然以禮爲程限而深其畏葸以自役而役人則必將見禮之不足貴而與於無禮之甚者矣知其用於天下之本旨則禮未嘗不可損

益以即乎人心而知人心必於禮得和而舍禮無和則雖有可損益而必不可過乎其節此斟酌百王節文自性者所必謹也大抵有子在制作上立言故曰用曰繇曰行是故雙峰以爲在下而一截說與前論仁而言行仁一例而君子之靜存動察以立大本而行達道者固未及也王陽明疑有子之支離以此而有子之切事理以立言終異於姚江之淪於禪者亦正在此固不必更就上面一截起論爲頭上安頭之說矣且使從本而言之則禮固以敬爲本而非以和若曰敬之碎底是和則和者敬之分體也(此不成義)知敬之分而用之其於禮必加詳何爲不以禮節而不可

行哉且抑與從容不迫之釋自相背戾矣要以中庸之所謂和乃本然德體之天則此之謂和乃妙用推行之善道固不可強合爲一況卽集註所云從容不迫者自非可有意以之爲貴而用之使功未至而機未熟則有意貴和者正墮知和而和之病如其必自然得和而後可爲貴則於和之上又加一自然而豈不贅歟矧自然從容不迫者乃動容周旋中禮盛德已至之聖符非可與天下共率繇之更不必言爲貴爲美而抑以不節爲慮有子本以言王道而不以言天德徒爲深入之言則所在皆成齟齬此不能強徇集註而廢饒許也

朱子又曰敬爲體和爲用須是撇開有子另說方可朱子自說學有子自是說道先王之道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豈可以君子之爲學律之他言王道者可與天德合轍而此必不可如朱子之意蓋謂未發而主敬必發而從容不迫乃爲可貴未發能合已發能分乃散應事物而無不宜以此言之烏可不知和烏可不知和而和哉且中庸章句語錄括已發未發而一之於敬愚謂未發功在敬不斷之篤恭是也發則功在誠大學之愼獨以誠意中庸之行之者一是也致中者敬之至致和者誠之功存養省察爲學之體敬以具節而禮明和以達節而樂備爲學之用故程范之說小異於有子而可相通而小註朱子所云則皆成矛盾唯嚴而泰和而節以下一段集註明切可觀其曰禮之全體也可見章首一禮字原以體言而本文用字非與體爲對待之詞則從容不迫之義固不得立矣毫釐有差失其中正恰在制作上說而非生疎拘迫不能從容之謂差也拘迫不從容正是掙扎得不差處唯制作不和順於心而苦人以所難方成差謬朱子此註與前註早已不同實則此爲諦當不必更說向深妙處去雲峰乃爲割裂而曲徇之過矣雲峰之篤信乃以成朱子之失饒許之分別乃以通朱子之窮故有功先儒者不在阿也

爲政篇

北辰之說唯程氏復心之言爲精當朱子輪藏心射餹盤子之喻俱不似其云極似一物橫亙於中尤爲疎矣使天之有極如車之有軸轂動而軸不動則自南極至北極中間有一貫串不動的物事在其爲物也氣耶抑形耶氣則安能積而不散凝而不流若夫形則天地之間未有此一物審矣且形固能運形而不能運氣者也天樞之於天原無異體天之運行一氣俱轉初不與樞相脫既與同體動則俱動特二十八宿三垣在廣處動北辰在微處動其動不可見耳今將一圓盤點墨記於中心旋盤使轉盤既動

則其曌記之在中心者亦東西南北易位矣特曌記圓織不可得而辨也夫子將此擬爲政以德者之治象取類不慮爲政以德而云不動云無爲言其不恃賞勸刑威而民自正也蓋以施於民者言而非以君德言也若夫德之非無爲則與北辰之非不動均也不顯篤恭之德原靜存動察之極功而況德之爲言得者卽政之爲言正之意故言爲言以如欲正人以孝則君必行孝道而有得於心欲正人以慈則君必行慈道而有得於心其以此爲政也動之於微而未嘗有及於民之事而理之相其爲經綸氣之相與爲鼓盪者以居高主倡自有以移風易俗而天下動矣

故其不急於動民者北辰居其所之象也天下共效其動者衆星共之象也居其所云者猶言自做自事無牽帶衆星之事也北辰卽不爲衆星須動之故而彼亦自不容不運乀於微人君卽不爲人有不正而須正之故亦自不容不內脩其德各脩其所當爲而星之環繞以動者自與北辰俱轉民之自新不已者自與人君同正只此乃德之用微而其化顯若以軸輸則脫然兩物故爲不動以持轂而迫之轉則是有意不動以役使羣動此老氏所謂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陽爲靜而陰挾之以動守乎此以奔走天下之雄其流爲申韓者正此道也此則以無爲爲德因正於天下而已無所正豈以己之正正人之不正之謂乎蓋故居其所者非北辰之德也北辰之勢也陳氏云譬爲政以德之君人說自確以不云譬爲政所以之德也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朱子曰則無爲而天下歸之無爲者治象也非德體也動於微而不動於顯德微政顯動於獨而不動於衆北辰之與君德合者顯動以不息而已矣極論此章亦不過大學以脩身爲本之意孟子至誠動物之旨而特推上下理氣感通之機以顯其象於天見爲理之不可易者而已若更於德之上加一無爲以爲化本則已淫入於老氏無爲自正之旨抑於北辰立一不動之義旣於天

象不合且陷入於老氏輕爲重君靜爲躁根之說毫釐千里其可謬與

以志學爲知立爲行不惑知命耳順爲知從欲不踰矩爲行此乃强將自己立下的柱子栽入聖言內如炙鐵相似亦能令其微熱而津出究於彼無涉也十五而志於學是何等志何等學乃但以厲知豈但講習討論儲以待三十而行之如蘇秦之習爲揣摩須羽毛豐滿以高飛乎三十而立又是何等爲立到者地位所知所行皆已臻至處又豈只守著前所知者埋頭行去耶只此十五年是夫子一大段聖功在志於學者博文約禮之謂也聖人於此不容

與學者有異故其教人亦以此二者而曰可以弗畔弗畔則幾於立矣博合于約而文皆其心得約合于博而禮顯於文章行既定而知益審矣東陽所謂知行並進者則亦以此二位而言爾若過此以往固不可分知與行且不可云知行並進聖人之為功者固非人所易知矣蓋云知行者致知力行之謂也雖其為致知力行故功可得而分功可得而分則可立先後之序可立先後之序而先後又互相為成則繇知而知所行繇行而行則知之亦可云並進而有功乃聖人既立之後其知也非待於致也豁然貫通之餘全體明而大用行也其行也非待於力也其所立者

條理不爽而循繇之則因乎事物之至也故既立之後誠則明矣明誠合一則其知焉者即行矣行焉者咸知矣顏子之欲從末繇者在此而豈可以知行並進言哉乃至於此其所行者大端亦不離於三十而立之所行知至而幾知終而存義其行也有精微而無改徙是以唯就明言之而不復就誠言之然不惑則純乎理而無閒知天命則理無不窮而性無不盡耳順則聞言無逆逆而於土皆安從欲不踰矩則於我皆眞而知化不貳故不惑耳順皆順乎彼之詞而知命從欲皆達乎此之意要以所行者聽乎知而其知也愈廣大愈精微則行之合轍者愈高明愈博厚

矣故以跡言之則至於不惑以上而知之事為多以贊求之則立者誠之復而不惑以上誠之通也復已極乎知行之至而通唯窮神知化以為德之盛非待有所加於行以至乎昔之所不能至者若夫從心所欲不踰矩固未嘗不於德業有可徵者要亦耳順以還明誠合而無間明者一誠更不可云誠中所生之明矣集註分耳順為不思而中從欲不踰為不勉而得亦跡似而無實不思而中斯不勉而得是皆耳順之境也豈不思而中之時尚有難得之慮哉故唯胡氏心即體欲即用之說為當（即字遜妙）而心之與欲亦無分界則體用合誠明一如天之非自明而誠矣要以

志學與立聖學固有事於心而皆著於事不惑以後雖不離事以為道而凝德唯心斯可名為聖德之進而不可名為學矣在學則知行分在德則誠明合朱子曰聖人自有聖人底事不可以初學之級求明矣

耳順自就聽言上說集註一聲字但因耳字上生出在言者謂之言聞者謂之聲也除却言語耳更何順樂固聲也而彼自有專家之學聖人亦不過與擊襄同能而無與於進德乃近見有人說凡松聲水響鶯囀蛩吟皆無所逆逆此是聖學異端一大分界處彼所云者不過釋氏木樨無隱之唾餘耳然即就聽言說又不可似陳氏取聞澮浪之

歌以作證陳氏語有兩種病以深言之隨觸卽悟則亦釋
氏聽人唱他若無情我也休而悟道之旨以淺言之感物
警心則人之苟有學思之功者亦卽能然如韓嬰說詩往
往觸類旁通至於游夏之徒則因久矣優爲之矣總此一
段聖功極難下思索作的實解還虛言之則只是釋家妙
悟徵事言之又不過小小靈警的聰明處源是非判然四
字差爲有據而判然者亦不足以爲順且當其不惑而早
已判然矣愚按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從大而
小不能奪者爲大人聖人則大而化之矣卻將適不思而
蔽於物之官踐其本順乎天則者以受天下之言而不恃

心以防其奪則不思之官齊思官之用唯其思者心亦臻
於不思不思而中故不思之用齊乎思也集註云聲入心通無
所違逆夫所謂無違逆者以爲無逆於聲是木樨無隱之
說也以爲無逆於耳是聞滄浪之歌之說也朱子之意亦
謂無逆於心耳耳之受聲不逆於心則言之至於耳也或
是或非吾心之明皆不患其陵奪耳之受夫聲者因可因
否皆不假心之明而自不昧進德至此而耳之形已踐矣
耳形色也形色一天性也固原以順而不以逆於大體也
於形得性無小不大斯以爲聖人與然耳目者固順而無
逆者也非有蔽而蔽之者欲也踐耳之形盡耳之性而聞

皆順心能用受蔽之官而未能用夫蔽耳目之欲也從心
所欲不踰矩則蔽耳目者亦從之而卽於順矣耳雖在我
而順者天下之言欲麗於物而發之自已故愚以耳順爲
於土皆安從欲不踰爲於我皆真也嗚呼難言之矣
違字原有兩義有知其然而故相違背如違道以干百姓
之譽是也有相去而未逮如忠恕違道不遠是也乃此兩
義要亦相通如此所言生事死葬而祭不以禮者謂之違
其於品物器飾鋪排得濟楚便將者個與作禮與作孝只
此一念早是苟且而事之變葬之哀祭之敬爲人子所自
致者以有所藉以自解而其不盡者多矣且僭禮之心豈

果以尊親故與無亦曰爲我之親者必如是其隆而後張
己之無不可得於僭也則是假親以鳴其豫而所當效於
親者其可致而不致者從可知矣聖人之言一眼透過知
其故相背者之非能有過而唯不逮故大端說個禮無違
者求之心禮者求之於事此亦內外交相省察之意蓋自
孝子而言則所當致於親者無違中之條理品節精義入
神晨乾夕惕以赴之盡心竭力以幾之沒身而固不逮豈
有餘力以溢出於非禮之奢僭是以無違而中禮也自求
爲孝子者而言雖盡心竭力以求無違而未知所見爲無
違者果能無違否也故援之禮以爲之則質準其文文生

一六、·· 冊　責參四庫全書　第28　扳反內

於質畫然昭著而知自庶人以達於天子皆有隨分得爲
之事可以不背於理而無所不逮於事親之心是以禮而
得無違也因無違而自中禮者聖人之孝繇內達外誠而
明者也必以禮而得無違者以外治內明而誠者則無違
其綱而禮其目也懿子無請事之心不能自求下手之著
故夫子於樊遲發之如懿子者豈能不立禮爲標準而得
無違者哉孝爲百行之源孝道盡則人事咸順故曰中於
事君終於立身亦曰資以事君而敬同使懿子於孝而無
不逮則僭不期去而自去聖人之言廣矣大矣若其所問
者孝也乃借孝以爲立言之端而責其僭是孝爲末而不

僭爲本既已拂乎天理之序且人幸有返本親始之一念
以請教乃摘其惡於他以窮之而又爲隱語以誹之是豈
聖人之言哉朱子雙立苟且與僭二義東陽發明不及之
意亦在其中確爲大全若集註云三家僭禮以是警之是
未免以私意窺聖人且此三言者曾子嘗述之而孟子稱
之矣其又何所警哉胡氏云心無窮而分有限說尤疎妄
分固有限初不可以限孝子之心故曰孝子之至莫大乎
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至如歌雍雝句私欲之
無窮耳自尊以蔑上而辱親之邪心無窮耳豈欲孝其親
之心無窮哉

中庸言學則是方有事之詞故溫故之中即有引伸精義
之意而知其故中之新亦在溫故項下說若知新則更端
以求知昔所未知也論語說教學未到大綱成就處尚有
所全未及知而須知者其不可爲師也固然不待論所以
故之外無新而知新者即知故中之新也此學以言未至
而師言已至之別也乃君子脩德凝道之事直是廣大精
微則其日新者亦無窮故無有盡天下之理皆已爲故之
一日而已精已密尚有其新若此云可以爲師則亦專言
講習討論之事雖徹上言之極乎學人之教乃徹下言之
則古人自二十博學不教之後使有爲人師之道脩一業

通一藝者皆可以教則其爲見聞固可有程限但於故中
得新焉即可以爲師矣爲師非脩德凝道之了境故說命
曰斆學半夫子進德七十未已而四十時弟子已日進矣
爲師非了境則守故得新隨分可以誨人特不容以記問
之學當之而已此朱子所以有與中庸不同之辨也若朱
公遷以中庸故字爲存乎己此爲聞於人則謬存於己者
既非空空地有不立文字不墮見聞之德性聞於人者非
用其德性不昧之則以存持之是亦記問之學而已故集
註云所學在我亦爲溫故而言也記問之學只爲他初頭
便錯了非得於己不可名爲故不可名爲故則漠然無餘

眛不欲溫之而亦何用溫之耶註云無得於心業無得矣而何可謂之故哉如人之有故舊必其與我素相親暱無閒者因人相與僅識姓名其可謂之故舊否耶

夫子尋常只說君子不言聖人爲他已到者地位不容推高立名只君子便是至極處小註夷清惠和亦只做得一件事觀伯夷待天下之清柳下惠不易三公之介豈無全副本領特所以行其大用者有未妙耳夷惠且未能不器則不器者豈非聖人哉足知朱子所云君子體不如聖人之大用不如聖人之妙乃爲他處以君子聖人並論者言而輯大全者誤繫於此其曰通上下而言則所謂上者固

聖人矣所謂下者則謂凡學爲君子者便須立志於高明廣大之域以體此無方無體之道則其爲學之始規模已自不同而不區區向一事求精一行求至也下學者下也上達者上也下學敦其體上達顯其用效異而量同也

論語一書先儒每有藥病之說愚盡謂不然聖人之語自如元氣流行人得之以爲人物得之以爲物性命各正而栽者自培傾者自覆如必區區畫其病而施之藥有所攻必有所損矣釋氏唯欲爲醫王故藥人之貪則欲令其割血肉以施藥人之淫則絕父子之倫蓋凡藥必有毒卽以人蔘甘草之和平而蔘能殺肺熱者甘草爲中滿人所忌況其他乎且病之著者如子張學干祿子貢方人夫子固急欲療之矣乃曰祿在其中曰賜也賢乎哉亦終不謂祿之汚人而人之不可方也言祿汚人則廢君臣之義言人不可方則是非之性拂矣又如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病愈深矣夫子亦但斥其佞使自知病而已矣如欲藥之則必將曰必讀書而後爲學是限古今之聖學於記誦詞章之中病者病而藥者愈病矣是知夫子卽遇涸寒烈熱之疾終不以附子大黃嘗試而著爲局方又況本未有病者億其或病而妄投之藥哉子貢問君子自是問求爲君子者親切用力之功記者檃括其問語如此因問而答

之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夫子生平作聖之功喫緊處無如此言之切亦以子貢穎悟過人從學已深所言所行於君子之道皆已具得特示以入手工夫使判然於從事之際耳至於所言者皆其已行而行無不至所行者著之爲言而言皆有徵則德盛業隆道率而教俯此唯夫子足以當之而心法之精微直以一語括聖功之始末斯言也固統天資始之文章也而僅以藥子貢之病耶范氏曰子貢非言之艱而行之艱其語猶自活在然非言之艱而行之艱不獨子貢也且云先行其言則其言云者未嘗言之特知其理而可以言耳此固說命所謂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之旨古帝王聖賢之所同病亦人道自然有餘不足之數也卽非子貢其有易於行而難於言行非艱而知惟艱者哉（易於行者其行非行）則范氏因已指夫人之通病以爲子貢病至於小註所載朱子語有子貢多言之說則其誣尤甚子貢之多言後之人亦何從而知之將毋以其居言語之科耶夫子貢之以言語著者以其善爲辭命也春秋之時會盟征伐交錯而唯辭命是賴官行人而銜使命乃其職分之所當脩國語所載定魯破齊伯越亡吳之事既不足信卽使有之亦脩辭不誠以智損德之咎而非未行而遽言之爲病如以此爲病在不先行其言豈子貢之拒百牢辭尋

盟者爲其所不能行而徒騰口說乎夫此所謂言非善說辭命之言而善言德行之言也善言德行者顏閔也非子貢也且亦非徒口說之爲言也著書立說答問講論皆言也要以言所行而非應對之文也聖門如曾子有子子游子夏皆有論著而子貢獨無其言聖道也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兢兢乎愼重於所見而不敢輕置一詞矣則寡言者莫子貢若而何以云多言耶子貢旣已無病夫子端非用藥而先行後言自是徹上徹下入德作聖之極功徹始徹終立教脩道之大業豈僅以療一人之病哉因此推之語子路以知自致知之實學而謂子路强

不知以爲知亦懸坐無據而陳新安以仕輒而死爲徵乃不知子路之死輒自始事不謹之害而非有自欺之蔽如謂不知仕輒之不義不當固執以至於捐軀抑將如趙盾之拒雍祭仲之逐突食言背主而可謂之不知爲不知耶要此爲致知言而不爲行言故可曰隨所至之量以自信而不强如以行言其可曰能行則行之不能行則不行也哉故言知則但可曰困而知之不可曰勉强而知之而行則曰勉强而行之知行之不同功久矣子路勇於行而非勇於知有何病而又何藥也至於四子問孝答教雖殊而理自一貫總以孝無可質言之事而相動者唯此心耳故

於武伯則指此心之相通者以動所性之愛若云無違云敬云色難則一而已矣生事死葬祭而以禮則亦非但能養而奉饌服勞正今之能養者也內敬則外必和心乎敬則行必以禮致其色養則不待取非禮之外物以爲孝而無違於理者唯無違其父子同氣此心相與貫通之理順乎生事之理必敬於所養而色自柔聲自怡順乎葬祭之理必敬以愼終敬以思成而喪紀祭祀之容各效其正明乎此則同條共貫殊塗同歸矣必懸坐武伯之輕身召疾而億揣子夏以北宮黝之色加於其親誣以病而强之藥哉又其甚者聖門後進諸賢自曾子外其沈潛篤實切問

近思者莫如樊遲迹其踐履當在冉閔之附夫子所樂與造就者亦莫遲若乃謂其粗鄙近利則病本弓蛇藥益胡越文致古人之惡而屈聖言以從己非愚之所敢與聞也

集註所引程子之言博學審問篤行屬學愼思明辨屬思明辨者思其當然愼思者思其所以然當然者雖求其明其非當然者辨之卽無不明也所以然者卻無憑據在故加之以愼不然則至謂天地不仁四大皆妄亦不能證其非是如黑白之列於前也思中有二段工夫缺一不成至於學之必兼篤行則以效先覺之爲乃學之本義自非曰博學曰學文必以踐履爲主不徒講習討論而可云學也

記言子張學干祿是當世實有一干祿之學而子張習之矣程子旣有定心之說及小註所引朱子之語曰意曰心乃似子張所學者亦聖人之學而特有歆羨祿位之心使然則子張亦只是恁地學將去記者乃懸揣其心而以深文中之曰其學也以干祿也夫子亦逆億而責之曰汝外脩天爵而實要人爵也雲峰說 此酷吏莫須有之機械豈君子之以處師友之閒乎春秋齊鄭如紀本欲襲紀且不書曰齊鄭襲紀不克但因其已著之迹而書曰如使讀者於言外得誅意之效而不爲苛詞以摘發人之陰私豈子張偶一動念於祿而卽加以學干祿之名耶干祿之學隨世而改於後世爲徵辟爲科舉今不知春秋之時其所以取士者何法然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唐虞已然於周亦應未改王制大司馬造士進士之法亦必有所論試矣士而學此亦不爲大害故朱子之教人亦謂不得不隨時以就科舉特所爲科舉文字當誠於立言不爲曲學阿世而已夫子之告子張大意亦如此蓋干祿之學當亦不外言行而或撫拾爲言飾給爲行以合主者之好則古今仕學之通病於是俗學與聖學始同終異其失在俗學之移人而不在學之者之心故夫子亦不斥其心之非而但告以學之正寡尤寡悔就言行而示以正學使端其術而不爲俗學

所亂非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也聖人之教如天覆地載無所偏倚故雖云不志於穀不易得也而終不以辭祿爲正學者之心不可有欲祿之意亦不可有賤天職天祿之念況如子張者高明而無實故終身不仕而一傳之後流爲莊周安得以偶然涉獵於俗學誣其心之不潔乎

集註云凡云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此語亦未圓在如云餒在其中豈可云不求餒天下無求餒者則固不得云不求餒也新安泥註而不達乃云直在其中仁在其中其訓皆同父子相隱雖非以求直而豈可云不求直如不求祿之比祿自不可求直其不可求乎況博學篤志切

問近思正求仁之先務哉藉不求仁則學問志思以何爲且仁而可以不求自至是道宏人而非人宏道矣知彼二者在中無不求之意則此之不學干祿而祿自至亦於言外見意而不藉在中以顯不求之義在中者猶言在裏許相爲包函之詞有以大包小言者則此與直在其中一例寡尤寡悔自君子大亨至正脩己治人之道於以得祿亦其中功效之一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自君子盡倫率性貞常利變之道而於以言直亦其中無所矯拂之一德此以大包小而小在大中也有以顯含藏者則仁在其中是也學志問思功之顯仁德之藏也顯以顯仁而藏固藏於

用則道問學而卽以尊德性致知而卽以存心卽其博者而約不離博卽其著者而微不離著故曰仁在其中此以顯含藏者也以顯含藏而曰在其中則見其中已深而更無內之可入以大包小而曰在其中則見其中已備而更無外之可求證父攘羊索直於人心天理之外者也干祿之學求祿於博文約禮之外者也闕慎只是以禮約之人心天理有沽直之行而此中原自有直何事蹈證父之惡博文約禮之外有干祿之學而此中原自有祿則亦何事習干祿之俗學哉要此以辨學術之邪正而非以責其心之妄求妄求之心因富貴而起干祿之學沿流俗而成子張終身不

仕非屑屑於富貴者徒以才高意廣欲兼人而盡知天下之學以俯同流俗如晚宋葉適陳亮之所爲初不可以有求祿之心責之子張既無求祿之心則夫子亦何必以不求自至歆動之耶

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統謂之禮故六官謂之周禮三綱五常是禮之本原忠質文之異尚卽此三綱五常見諸行事者品節之詳略耳所損所益卽損益此禮也故本文以所字直頂上說馬季長不識禮字將打作兩橛三綱五常之外別有忠質文然則三綱五常爲虛器而無所事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又不在者三綱五常上行其品節

而別有施爲只此便是漢儒不知道大胡亂處夫三綱五常者禮之體也忠質文者禮之用也所損益者固在用而用卽體之用要不可分況如先賞後罰則損義之有餘益仁之不足先罰後賞則損仁之有餘益義之不足是五常亦有損益也商道親親舍孫而立子則損君臣之義益父子之恩周道尊尊舍子而立孫則損父子之恩益君臣之義是三綱亦有損益也豈但品物文章之小者哉至如以正朔三統爲損益則尤其不學無識之大者夫三統者天統以上古甲子歲春前仲冬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地統以次古甲辰歲地化自丑畢于辰春前季冬乙丑月甲辰朔

鷄鳴冬至爲厤元人統以文次古甲申歲人生於寅成於申孟春丙寅月甲申朔平旦立春爲厤元厤元者日月合璧五星連珠七曜復合一元之始也繇此而步閏步餘步五星之法生焉古之治厤有此三法其閒雖有小異歸於大同特人統寅正以厤元近步法差易而密耳三代以其受命之數相符合者循環迭用而於推步之法未嘗有所損益也推之者人而厤元實因天體之自然天其可以損益之也哉東陽不知此理乃謂改正朔易服色以新視聽使徒欲新視聽而已則秦爲無道實用天正厤而特易建亥爲歲首以愚民視聽亦新而逆天背數三代之王豈亦等暴秦

之爲哉又其外者謂夏承唐虞用人統則尤杜撰不審允征已有三正之文堯固以甲辰爲厤元用地正舜紹堯未改而禹改之也故曰行夏之時不曰行唐之時要以厤不可聽人之損益而損益者人治之先後詳略也故經禮儀禮治法畢具而獨不及厤厤非禮之所攝也明矣

八佾篇

黄勉齋分爲二說以言本極爲別白所以謂奢儉皆不中禮者以天下之大本言也其以儉戚爲本者初爲本終爲末之謂也勉齋之以初爲本終爲末者爲范楊言之而非夫子之本旨也林放問禮之本他只見人之爲禮皆無根生出者儀文來而意禮之必不然固未嘗料量到那大本之中上去夫子於此亦斷下語在若說吾性所固有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原具此天則則語既迂遠而此天則者行乎豐儉戚易之中而無所不在自非德之既脩而善凝其道者反藉口以閑無忌憚之端矣故但從夫人所行之禮上較量先後則始爲禮者於儉行禮以戚居喪雖儉而已有儀文但戚而已有喪紀本末有奢而不能極乎其易然而禮已行焉是禮之初也抑此心也在古人未有奢未盡易者既然而後人既從乎奢既務爲易之後亦豈遂迷其本哉苟其用意於禮而不但以奢易誇人之耳目則夫

人之情固有其量與其取之奢與易而情不給也無適取之儉與戚而量適盈也將繇儉與戚而因文之相稱者以觀乎情之正繇此而天則之本不遠焉情之正者已發之節天則之本未發之中道其得之則充乎儉之有餘而不終於儉極乎戚之所不忍不盡而易之事又起則不必守儉而專乎戚而禮之本固不離也蓋以人事言之以初終爲本末以天理言之以體用爲本末而初因於性之所近終因乎習之所成則儉與戚有所不極而尚因於性之不容已用皆載體而天下之大本亦立此古道之不離於本也奢則有意爲奢易則有意爲易儉則無意爲儉而見禮之備於儉有意則爲吝而非儉

戚則無意爲戚而但戚以盡其哀（有意則非戚）故儉不至於廢禮而戚之非以偷安於不易者此自性生情自情生文者也故知楊氏其本儉其本戚之說滯而未達也儉者見豐而不見儉繇奢故有儉之名戚者可戚而亦可易繇有專乎易者而戚始孤行初者繇有終而謂之初本者非繇有末而固有本故儉戚原不與奢易爲對使儉戚而與奢易爲對則禮有兩端古人僅有本而今人亦得有末矣（無本則並不得有末）雖有繇體達用因性生情因情生文之德則繇乎儉戚而禮自日充不然而乘禮以爲儉戚則又不足名爲儉戚而但名爲無禮業已有禮矣繇儉流奢繇戚生易故儉

戚可以云本若徒奢與易則既離乎本而末亦非禮故奢與吝對易與苟且對而不可與儉戚對此范楊所以可謂儉戚爲本然而終以繇奢名儉繇易見戚則必以禮所行乎儉戚者爲本而不可徑云儉戚爲本則本自本儉戚自儉戚林放問本而夫子姑取初爲禮者使有所循以見本而非直指之詞也若求其實則上章所云人而不仁如禮何者乃爲徑遂儉與戚近乎仁而非仁之全體大用奢與易不可謂仁而亦非必其不仁仁也中也誠也禮之本也勉齋言天下之本得之矣通范楊之窮而達聖人之微言者也小註樂於喪而非戚之說失之遠矣

仁孝誠敬之至可以與於禘之說則可以治天下乃自治天下言之苟其爲仁孝誠敬之至者雖不得天下而治之而天德王道之經綸化裁咸備於躬而無所讓隨其所得爲者而效即著君民親友未有不動者乃自禘言之雖其爲仁孝誠敬之至苟不得天子之位即欲减殺典禮以祀其所自出之祖理不至則誠必不達而神必不格於此思之須更有說在不王不禘原不是先王自尊而卑人安下者界限所以易云聖人之大寶曰位到者上面天子與聖人敵等而德之有聖人位之有天子則亦初無二理書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理一串而事雙行也天子

有天子的脈絡聖人有聖人的脈絡仁孝誠敬聖人之脈絡也不王不禘天子之脈絡也子產取精用物之說可即以尋此處條理故不王不禘不但法所當然亦理之必明而誠之可格者也聖人合理體誠者也天子爲理之所當尊而理之所當尊者固有而無妄則亦誠也仁孝誠敬之不至而不足以禘者易知仁孝誠敬之至而允可以禘者難知不王不禘之法易知而王者之禘難知不然則仁孝誠敬以格鬼神因於理氣之本合而不王不禘則徒因於名以立分分以立法是人爲而非天理何以見先王之精義入神也哉倘但云遠難格而近易孚則伯禽之於文王

與杞宋之於上帝相去何若而杞宋乃得行天子之事守禹何以不但不可以禘抑雖禘通如文王而亦不可乎此不王不禘之說亦必天理現前充周流貫本末精粗合爲一致而實知乾之不息坤之厚德與天尊地卑上下以定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之理合同無間然後即此爲法即此爲仁孝即此爲理即此爲誠聖人所以但贊其知之妙而終不言所以知之嗚呼誠有難言者此章乃論語中天德王道絕頂文字不許小儒下口處而集註云魯所當諱則猶屑千鈞之弩爲鼷鼠發機也

范氏說誠是實禮是虛二句大有理會處虛卻非虛妄之

謂唯禮之虛所以載誠之實此一實字與易緼字書衷字一義實體虛虛函實也須著實底爲持得虛底教有而虛者所以裝裹運動此實者也慶源說攝祭之禮爲虛卻誤攝祭權也非禮也使可謂之禮則亦何至如不祭耶新安云誠是實心語自無病誠是實心禮是實理心爲實理爲虛相因互用無此心則亦無此理攝祭雖權有此理而心不充之實者缺則虛者亦廢故聖人以爲如不祭矣知此則知小註非所當祭而祭則爲無是理矣若有見誠心還亦有神否一問極爲孏率非所當祭而祭則無是理矣無理則更無誠無實者倘可容虛者之有其郛郭無虛者

實者必無所麗矣儘他疑敬疑畏疑媚也總是虛妄不可謂之誠或有時召得那鬼神來亦所謂以妄召妄而已理便無妄氣則有妄生人之妄緣氣而生鬼神既不純乎理而因乎氣之屈伸故亦有妄以妄召妄則妄或應如腐肉之召蠅蚋亡國之致妖孽一理君子從其不爽者而言之亦謂之誠有而與仁人孝子所以格帝饗親之誠心則話分兩頭全無干涉矣唯禮行而誠不相及則君子以爲深戒在聖人則又無此患故唯有故不與之爲歉然知此則禮爲虛云者非不誠之謂而待誠之詞凡禮皆然不獨指攝祭而言也

若說入太廟是助祭則當奏假無言之時而諄諄詰難更成甚禮有子所記孔子觀欹器事亦是閒時得入想古宗廟既無像主又藏於寢蓋不禁人游觀而諸侯覲問冠昏皆行於廟中或有執事之職君未至而先於此待君故得問也每事問即非不知亦必有所未信從好古敏求得者若未手捫而目擊之終只疑其爲未然聖人豈必有異於人哉尋常人一知便休則以疑爲信知得來儘是粗疎如何會因器以見道夫子則知問者信之繇不問者疑之府而禮之許人問者乃使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以大明此禮於天下也若已知已信而故作謙遜之狀此正朱子所

云石慶數馬之類又何足以爲聖人尹和靖雖知亦問之說祇要斡旋聖人之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謹而誠僞關頭早已鶻突矣不知不信原有深淺之分而聖人之知則必以信爲知未信而問問出於誠聖人之所以忠信好學不可及者正以此耳

集註謂管仲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此爲探本之論乃繇此而東陽執一死印板爲大學之序以歸本於格物致知工夫未到其在管仲既非對證之藥而其於大學本末始終之序久矣其泥而未通也大學固以格物爲始教而經文具曰以脩身爲本不曰格物爲本

章句云本始所先夫豈有二先哉格物致知一脩身之事也經云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云云必先欲之而後有所先喫緊頂著脩身工夫卻是正心誠意正心誠意之於脩身就地下工夫也致知格物之於誠正借資以廣益也只劈頭說欲明明德於天下便是知止爲始從此雖六言先而內外本末主輔自分今以管氏言之其遺書具在其行事亦班然可考既非如霍光寇準之不學無術又非如釋氏之不立文字賭著去參而其所以察乎事物以應其用者亦可謂格矣其周知乎是非得失以通志而成務者亦可謂致矣如云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豈爲知不及道但仁不能守之耳以覰小儒之專

已保殘以精訓詁不猶賢乎然而終以成其爲小器者則不以欲脩欲正欲誠之學爲本而格非所格致非所致也譬之作器者格物如庀梓漆致知如精彫鏤器之大者亦此材也亦此巧也器之小者亦此材也亦此巧也規模異而已矣物不格則材未庀知不致則巧未工欲以作大器而大器不成孔子之所謂太儉是已即以作小器而小器亦不成此則欲爲管仲而不能宋襄公格物不王介甫致知不之流是已管仲既已得成爲器則其材非不庀而巧非不精特其不知止至善以爲始而無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心故規模以隘不以欲誠欲正之心從事焉故局量益褊術

大學之格物亦與權謀術數之所格者初無異事權謀術數之所知亦未嘗與大學所致之知是非得失背道而馳楚書秦誓可見但在欲脩欲正欲誠之學者則即此而見天德王道之條理其非欲脩欲正欲誠者則徒以資其假仁義致知致富強之術而已以格物爲始教者爲異端之虛無寂滅高過於大學而無實者言也彼未嘗不有求於心意而以理不窮知不致之故則心之所存益託於邪意之所察益析於妄此則過在擇執之未精物累心而知蕩意也以知止爲始者爲權謀術數苟且以就功名者言也彼未嘗不格物以充其用致知以審夫幾乃以不知明德新民至善

之功在存養以正省察以誠之故知益流於權謀之巧變物但供其術數之億度此則差在志學之未端心役物而意詭知也今縱不得謂管仲之所格者爲盡物理之當然所致者爲盡吾心之所能致乃於格致責用力者爲學問思辨之淺深勤怠言也若其或大或小或正或駁不於其本求之而但於知與物責其功效則且拘葸猶豫天下之物皆爲疑府而吾心之知不有誠者以爲天則亦知孰爲妄之非所宜致者哉故曰誠意者天德王道之關也欲誠其意而意期無妄欲正其心而心矢不邪則以之格物而物皆有則以之致知而知一民義意益實而心益廣矣此

大學之條目相爲首尾端不自格物始而以平天下終特其效之已成則自物格以向於天下平爲以次而益大耳會西之所以下視管仲者正在誠意正心之德故朱子亦曰生平所學止此四字若以格物致知之功言之則聖門諸子雖如求路必不能爲管仲之所爲則亦其博識深通之有未逮又豈東陽所得議其長短哉大學之道天德也王道也顯則爲周官之法度微則爲關雎麟趾之精意者也徒於格物致知爭學之大小乎今使朱子以正心誠意之學正告管仲彼雖不能改而從我而不敢自誣爲已得使東陽以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勸勉之直足供其一笑而

已（如小學之弟子職亦出管子）蓋朱子之重言格致者爲陸子靜救也其於陳同父則必以誠正告之聖道大全而正經以防邪慝者自別（此又與藥病之說異）衆一廢百固矣哉

雙峯分始從成爲三節東陽奉之以駁上蔡看來饒許自是不審上蔡未甚失也以成二字緊頂上三句原不另分支節而上蔡之小疵在故曰繹如也以成七字似專以繹如屬成蔡覺軒亦然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十三字本是一句言既從之後以此而成樂之一終也止有兩節不分爲三本文一以字是現成語而繹如也連上二句一滾趨下斷不可以純皦屬從繹如屬成上蔡語病正

在強分三支割裂全錦東陽反以不分三支咎上蔡其愈誤矣以樂理言之元聲之發固非無歸而必不別立之歸故曰禮主其減減者有變易之節也樂主其盈盈者無孤立之餘也禮減而進進非加益不兩端隆而中殺在變不忘則進也樂盈而反反非拆合不中放而兩端收一止無餘爲反也若已盈而又減之以反是氣不昌而爲樂極之悲矣故以成者卽以此三者爲成終其成而不易也今之鼓琴者鄭聲也是以有泛今之塡詞淫樂也是以端有引而尾有煞若夫古之雅樂與天地四時同其氣序則貞元渾合而非孤餘以終亦非更端以終也斗合於人紀而日

合於天紀一陽之復在去冬之半而大寒之末不足以爲歲終故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始於同從於殊始於一成於百逮其殊塗百慮而不復束之以歸斯與異端萬法歸一之說相爲胥壞而易終於未濟亦用泰三陰三陽之盛而極致其文耳從者泰也成者未濟也豈有二哉故中吕之實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必倍用其全爲十三萬一千七十二而其增也則又起於末之大吕而不於中吕斯成與從無二致之理尤自然之不可閒矣始可與於從而爲二節者盈之漸也成不可離乎從而非三節者盈卽反而反於盈也唯樂之理通於文埶故古之工於文者微

有發端而終無掉尾收合之體其有此者則世之所謂八大家是已和不充而氣不持汲汲然斷續鉤鎖以爲首尾如蜩之斷僅有生氣施於頭末是鄭聲之變哀音亂節之徵也乃欲以此例先王之樂豈不誣哉

孟子七篇不言樂自其不逮處故大而未化唯其無得於樂是以爲書亦爾若上篇以好辨終下篇以道統終而一章之末咸有尾煞孔子作春秋卽不如此雖絕筆獲麟而但看上面兩三條則全不知此書之將竟王通竊倣爲元經到後面便有曉風殘月酒闌人散之象故曰不學詩無以言詩與樂相爲表裏如大明之卒章纔說到會朝清明便休綿之卒章平平序四有都似不曾完著所以爲雅關雎之卒章兩興兩序更不收束所以爲南皆卽從卽成斯以不淫不傷也若谷風之詩便須說不念昔者伊予來塈總束上黽勉同心之意崧高烝民兩道作誦之意旨以終之所以爲淫爲變雅與南之如彼者非有意爲之其心順者言自達也其心或變或淫非照顧束裹則自疑於離散上推之樂而亦爾下推之爲文詞而亦爾此理自非韓蘇所知

里仁篇

做工夫且須利仁爲此問者定是不曾做工夫底如要去

利仁則已不利矣若云見仁之利而不仁之不利此正是謀利計功之心五伯之假仁是已安仁利仁總是成德後境界利字如易利有攸往之利一路順利無有阻難原不可作獲利字說若說到岸爲獲利則上蔡所云謂之有所得則未可者已自破得分明若云利其有獲顯與先難後獲相反不得謂之仁矣仁固有得於理亦可有得於效抑不特效之得不得不可預期卽理之得不得亦不可早生歆羨顏子說雖欲從之末繇也已只此心期方能勾不改其樂若刻畫著理中所必得之功立地要做仁人到蹭蹬處卻大是一場懡㦬而不可以久處約長處樂正在此矣

足知利字上用工夫不得唯知者見得分明一徑做去自然無不利耳唯爾所以云味之無窮而所守者不易也工夫自在仁者知者上一層如所云克復敬恕先難後獲都是安仁的本領務民之義便是利仁的本領在此章則以爲仁知之心德固不曾煞緊說工夫聖賢文字亦須參觀不可隨句尋頭尾也

不仁者三字在夫子口中說得極嚴與孟子所稱不可與言不保四體等不同孟子在發用上說孔子在全體上說故又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除下安仁利仁便是不仁者集註失其本心四字下得忒重但不得其本心便不仁

非必失也聖人言久言長言約言樂字字皆有意味今人說天下只有約樂兩境又云只有富貴貧賤兩塗總孟浪語約者窘迫拘束不得自在之謂樂者在君子則須是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在常人也須有志得意滿縱橫皆適之事以此思之則非約非樂之境多矣若鮑焦黔婁則允爲貧賤如天子諸侯則洵爲富貴至於孔孟之在當時固不可云富貴而又豈可謂之貧賤乎則貧富之外自有不貧不富貴賤之外自有不貴不賤之境也想來不仁者只恁平平地不約不樂也還不見大敗缺在則他本領上無箇主宰而於所措施儘有安頓發付不得底故既處約樂便露乖張待其長久則益不自攝持幾處皆破綻矣所以上蔡說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又說不亡不亂俱謂其有恆也不可久長者則所謂不恆其德或承之羞也或承之羞者非必然之羞事久情變羞出於所不自持也乃夫人之德賊也斯恆若陳仲子者非不克意以處約而以妻則食以井李則咽而就義可襲取而仁不適主爾除卻聖賢心德克己復禮而務民之義必能乎暫而不能乎久能乎不約不樂而不能乎約樂聖人於此勘人極盡事理不然則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者與安仁利仁之心體天地懸隔豈足與同類而相形哉史氏說不仁者

不可一日處約樂聖人之言待人以厚故以久長言之爾夫聖人之厚豈吞吐含糊說一半留一半爲不肖者存餘地之謂哉其曰鄉原德之賊又曰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是何等風霜雷霆語此不仁者原無主名而何事爲之諱耶

不處不去是該括始末語本文原是大段說集註審富貴安貧賤亦寬說在下得審字安字極好審有臨幾分明之義如射者鏃鵠齊入目之謂審是也亦有詳察之義如審錄之審是也安有安頓之義如易言安其身是也亦有相安之義如書言安安是也自其詳察而安頓者則所謂取

舍之分明也自其臨幾分明而相安者則所謂取舍之分最明也君子去仁兩句只結上文無生下意雙峰所言未是只不處不去便是存仁去仁一大界限到得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則他境界自別赫然天理相爲合一視聽言動出門使民不但防人欲之見侵雖人欲不侵而亦唯恐天理之不現前突人自有人欲不侵而天理不存之時在爲學者撇除得人欲潔淨而志不定氣不充理便不恆境當前則因事見理境未當前天理便不相依住卽在未學者天理了不相依而私智俗緣未起之時亦自有淸淸楚楚底時候在此際敎他設法去取富貴舍貧賤亦非所樂

爲此其可謂之君子乎可謂之仁乎所以一意在富貴貧賤上用工夫只掙扎得者段境界便是他極致而於天理自然之則全未搭著涯際蓋當天理未存之先其誘人以去仁者莫大於富貴貧賤之兩端而於私欲旣過之後其無所誘而亦違仁者不在富貴貧賤而在終食之積與造次顚沛之頃所以集註說不但富貴貧賤之閒而已唯存養之旣密則其於不處不去卻是泰山壓卵之勢立下粉碎而所以精夫不處不去之義以入神審順夫不處不去之心以樂天者安要亦完其不處不去之道事境分明入目不亂亦可謂之審心境泰定順物無逆亦可謂之安此始學之與極致可同乎以不處不去之名而其所不同者則言去言違淺深自別也去者對存而言有意存之爲不去有意去之爲去違者對依而言未與相依之謂違依而無閒之謂無違無違則不但存而更不可以不去言矣小註須是審卻要安之說只說得上截與程子特立者能之一例聖人本旨則大綱說下不墮一邊也

過欲有兩層都未到存理分上其一事境當前卻立著個取舍之分一力壓住則雖有欲富貴惡貧賤之心也按捺不發其於取舍之分也是大綱曉得硬地執認此釋氏所謂折服現行煩惱也其一則一向欲惡上情染得輕又向

那高明透脫上走使此心得以恆虛而於富貴之樂貧賤之苦未交心目之時空空洞洞著則雖富貴有可得之機貧賤有可去之勢他也總不起念繇他打點得者心體淸閒故能爾爾則釋氏所謂自性煩惱永斷無餘也釋氏甚力消量只到此處便爲絕頂繇此無所損害於物而其所謂七菩提八聖道等亦只在者上面做些水磨工夫聖學則不然雖以奉當然之理壓住欲惡按捺不發者爲未至卻不恃欲惡之情輕走那高明透脫一路到底只奉此當然之理以爲依而但繇淺向深繇偏向全繇生向熟繇有事之擇執向無事之精一上做去則心純乎理而擇夫富

貴貧賤者精義入神應乎富貴貧賤者敦仁守土係此大
用以顯便是天秩天敘所以說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非但無損於物而以虛願往來也集註說兩箇明字中閒
有多少條理在貧無諂富無驕之上有貧樂富好禮德業
經綸都從此明字生出
集註將終食造次顚沛作一氣三平說玩本文兩云必於
是語氣旣緊而必字亦有力在足知集註之精眞西山分
三段御錯西山似將末兩句作效說又將終食說得易造
次顚沛說得難不知此之難易原以人資稟之所近而分
非有畫然一定之差等也以淺言之如陶靖節一流要他

大段不昧此心卻易到造次顚沛時未免弱在若張睢陽
段太尉儘在造次顚沛上生色以無終食之閒違仁之功
期之不特未嘗從事於此且恐其雖欲從之而力亦不給
也所以君子不但恃其資之所近而動靜交養常變一心
旣以志帥氣而持之於恆亦以氣配義而貞之於險只此
方是依仁之全功不可謂終食無違爲可勉而至造次顚
沛必存養之熟而後不失也故謂此章分兩節則可分三
段則不可所以分二節而可者終食之閒未有可欲可惡
之事接於心故必靜存天理以於仁無違非但動遏人欲
以不去夫仁若造次顚沛苟非至不仁之人若項煜馮銓

之類亦無暇有所欲有所惡矣卽此以見欲惡不至之境
除天理現前充周應用者遏欲之功全無可恃何也以此
境之無欲可遏也
在入手工夫只富貴貧賤有依據分得者取舍之限界明
白若說造次顚沛該是怎生卻說不得到造次顚沛時只
此心此理是一致事跡上全無粉本故但恃功之密而不
恃分之明假之三仁自靖人自獻於先王隨所取舍無不
可也若先設該是怎生如非道之富貴不可處非道之貧
賤不可去者然則趙孟頫之仕元一微子也劉休炳之同
家食一箕子也洩冶之死一比干也大抵在欲惡持權之

地遠去仁之害則界限自有其常如藥之治病可以配合
分兩在欲惡不至之境生死得失之地求仁以得仁則此
理之周流六虛者原不可爲典要如食之養生不可豫設
一餐必喫多少屬飽而已矣到不違仁而於仁無違地位
其以處夫富貴貧賤者中閒有多少精義入神之用在所
以夫子只迤邐說下更不回互而集註所云取舍之分益
明雖爲回互語乃其云益明者非但向之不以欲惡去仁
已也
一日用力於仁較前所云好仁惡不仁者只揀下能好惡
者一段入手工夫說原不可在資稟上分利勉朱子云用

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此諸雖重說氣又云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志立自是省發敢為則抑以氣聽於志而志固為主也氣字是代本文力字志字乃補帖出用力用字底本領其曰志氣之帥也則顯然氣為志用矣用力於仁既志用氣則人各有力何故不能用之於仁可見只是不志於仁不志於仁便有力也不用便用力也不在仁上用有目力而以察惡色有耳力而以審惡聲有可習勞茹苦之力御如懶婦魚油燈只照樗蒱不照機杼夫子從者處所看破不好仁不惡不仁者之現效所以道我未見力不足者如蘇秦刺股懸梁慧可立雪斷臂以此用之於仁何難

之不可為下至無賴子弟投瓊賭采連宵徹曙及至父母病教他坐侍一夜瞌睡便驅不去又如歸安茅元徵割股以療其妻怎生他父母疾時卻不能即此可知盡不肖者皆有做忠臣孝子底力在而其所以於彼偏用於此偏不用者則唯志也其志之偏志於彼而不志於此者則唯其所好所惡者異也顯然須是好仁惡不仁方能勾用力於仁如人不好酒則志不在酒志不在酒則氣不勝酒安能拚著一日之醉以浮白痛飲耶故夫子提出病根在好惡上剖著古今人不能用力於仁的血髓曰我未見力不足者非力不足則其過豈非好惡之不誠哉好惡還是始事

用力纔是實著唯好仁惡不仁而後能用力非好仁惡不仁雖欲用力而恆見力之不足是非好仁惡不仁之為安行而高過於用力者之勉行可知矣若說好仁惡不仁已成之境用力乃求成之功則必將謂用力以好仁用力以惡不仁此又大屬不審且試體驗看好惡如何用得力好之誠如好好色惡之誠如惡惡臭天下有好好色惡惡臭而須用力者乎抑人之或不好好色惡惡臭者其能用力以好惡乎朱子但緣本文無以尚之二段說得鄭重故以前一節為成德後一節為勉強不知夫子之須鄭重以言好惡者緣上文驀地說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恰似懸

空遙斷而好惡隱於人心人固可曰何以知我之不能好惡也故說兩個榜樣與他看好惡隱而無以尚之不使加身顯也繇其不能無以尚之知其非好繇其不能不使加身知其非惡使有能好仁惡不仁者則必有無以尚之不使加身者現其誠中形外之符而既無以尚之則必壹志以求仁不使加身則必正志以去不仁繇此亙亙綿綿篤實精靈一力到底以從事於仁何憂力之不足哉乃即一日之用力雖暫而未久生而未熟然亦必其一日之中好之誠而無以尚之惡之誠而不使加身情專志壹氣亦至焉而後耳目口體一聽令於心之所之有力而不憚用用

而不詭其施也前一節是大綱說兼生熟久暫在內後言一日則摘下功未久而習未熟者爲言實則因好惡而後用力終身一日自然勉强其致一也至云我未見力不足者則但以徵好惡誠而力必逮初不云我未見一日用力於仁者其云蓋有之而我未見雖寬一步說要爲聖人脩辭立誠不詭於理一分殊之節目不似釋氏所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之誣謂人之性情已正而氣力不堪在大造無心賦予中莫須有此而終曰我未之見則以氣力之得於天者畧同而性情之爲物欲所蔽者頓異（性情言好惡）蓋志靈而動親聽於情故受蔽氣動而不靈壹聽於志而與情疎遠故不受蔽其志不蔽而氣受蔽者於理可或有（以氣賤於志故）而於事則無也我未見力不足者以下三句文字如水行地曲折皆順乃集註阻其順下之勢强爲分折將兩箇未見作一例解不知夫子要見者用力而力不足底人何用若果有之固聖人之所深爲矜閔如瞽之廢視凶服者之廢禮然曾願見之而以未見爲歎哉

雙峰以下諸儒將禮讓對爭奪說朱子原不如此只此是微言絶而大義隱朱子之道意至宋末而蕩然良可悼已本文云如禮何言其有事於禮而終不得當也乃云上下之分不得截然不奪不饜若到怎卽當地還有甚麼禮豈

但不能如禮何而禮亦直無如此人此世界何矣讓固有對爭而言者然字義之有對待者其例不一如聖對狂是儒者兩頭對也聖亦可對賢則不能聖而但至於賢以相近而相形也今曰不能以禮讓爲國則亦就能以禮讓者形而見之如賢不能聖之比也而豈遂至於爭乎不能以禮讓爲國者自世主庸臣之恆如云以爭爲國則古今之凶頑貪鄙者亦但爭而已矣無有以之爲國者也齊桓公殺其弟以爭國初不立一殺弟奪財之令以施之民季氏四分公室而逐君卻不許南蒯子仲之叛則世之無以爭爲國者審矣不能讓不可謂之爭而但不爭亦不可謂之讓抑以臨財讓多取步趨讓先行之謂讓則此之爲讓特禮之末節耳施此不能亦無禮之甚而抑不可云如禮何也黄氏讓畔讓路之說但趁著讓字類填古語自不曾曉得讓畔讓路是何等境界讓畔讓路乃是爲國乎何有極至處底聖功神化豈爲人君者脩爲政而立爲教以之爲國而使人遵者乎使然且見道周日畔彼責此之不先讓而此責彼之不速讓亦交爭告訐而不可止矣此章乃聖人本天治人因心作極天德王道底本領如何抹下將爭不爭說又在儀文上計較推遜故集註曰讓者禮之實也朱子又云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

何感化得他又云先王之爲禮讓正要朴實頭用看來所謂朴實頭者正與巧笑章註中忠信字一脈相通曲禮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只是反求之心德必忠而已無不盡信而已無不實則在人恆見其有餘而在己恆見其不足故於物無敢慢於事無敢侈於儀文無敢過情自然見得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天理固然之則以自治而治人者儘着自家志氣精神收斂遜順做去虧欠他一點不得如此方能與禮相應而經之緯之以治國者有餘裕矣此所謂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而後周官之法度可行也關雎不得之思既得之樂都是從愛敬之心上發出來

以尊親夫淑女而無所侈肆麟趾之不踐不觸不抵一倍自然底忠厚以無犯於物此就二詩一分體讓底精意而說夫是之謂讓豈但上下截然不奪不攘之謂哉湯之聖敬日躋文之小心翼翼皆此謂也其非訓詁之儒所得與知宜矣

上下不爭以淺言之亦不是讓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相安而不爭奪豈諸侯讓天下於天子大夫以國讓諸侯士庶人以家讓大夫乎故以淺言之亦曰推己所有以與人者讓也雙峰不思乃至於此緣其意但爲春秋時執政爭權疑夫子刺之乃不知聖人見地上下與天地同流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若隨處隨說只辦一口氣與趙鞅陳恆季斯叔州仇幾箇沒行檢的厮鬨何以爲孔子此類以孔子相爲事微之自見

朱子雖云忠是一恕是貫徹必不可云忠以恕之看來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兩己字微有分別至聖人地位乃無分別若無分別則推而不盡不可謂推盡而不推何以言盡亦不須言忠復言恕矣忠亦在應事接物上見無所應接時不特忠之用不著而忠之體亦隱即如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忠也須在命上方有已不已命者天之命物也即與物以爲性命者也然則言忠是體恕是用者初不可截然分作兩段以居於己者爲體被於物者爲用矣盡與推都

是繇己及物之事則兩字更不得分曉故知合盡己言之則所謂己者性也理也合推己言之則所謂己者情也欲也如堯授天下於舜所性之理大公無私而順受得宜者既盡乎己性之德乃舜之德必爲天子而後盡其用舜之情也天下臣民必得舜爲天子而後安天下之情也舜欲兼善天下之情亦堯所有之情天下欲得聖人以爲君之情亦堯所有之情推此情以給天下之欲則所謂推己者又於情欲見之也唯其如是所以說忠恕是學者事何也未至於聖人之域則不能從心所欲而皆天理於是乎絜之於理而性盡焉抑將絜之於情而欲推焉兩者交勘得

其合一而推所無滯者亦盡所無歉斯以行乎萬事萬物而無不可貫也若聖人則欲卽理也情一性也所以不須求之忠而又求之恕以於分而得合但所自盡其己而在己之情天下之欲無不通志而成務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不須復如大賢以降其所盡之己須竪立一而撇開人欲以爲天理於其所推則以欲觀欲而後志可通矣纔盡乎己恕道亦存而但言忠則疑夫己之所盡者必理之當盡而未徹於天下之情所以於聖人物我咸宜處單說是忠不得而必曰誠曰仁曰盡性誠者誠於理亦誠於欲也仁者心之德情之性

也愛之理性之情也性者情之所自生也又推而上之以言乎天則忠恕直安不上何也天無己也天亦無性也性在形中者而天無形也卽此時行物生者斯爲天道不息而非有生死之間斷則大公而無彼此之區宇也是無己也故但有命而非有性命則無適（丁歷切）而性有疆矣但其無息而不窮於施有其理則畢出以生成者卽此爲在人所盡之己而己之無不盡其於物之性情可以養其欲給其求向於善遠於惡無不各得而無一物之或强卽此爲在人所推之己而己之無不推所以不可以忠恕言聖言天而亦可於聖人與天見忠恕也曾子見夫子所以貫之

者欲合乎理性通於情執大中而於理皆貫隨萬化而於情皆順到此說誠說盡性則又成孤另而似乎以其誠以其性人物之虛以舉其實則且諸與後世散錢索子鄙倍之說相似故於其流行上以忠恕爲言然後聖道之撲滿充周理無不得情無不通者浹洽言之而無所凝要以忠恕之貫於天下而物受之者俛滿於其性情則雖天道聖人亦可以忠恕言之而方其盡己推己兩俱不廢以求萬事之理萬物之情則唯學者爲然而聖人不爾乃聖人不可以恕言而非不可以忠言故朱子謂下不得一箇推字亦以見聖人有必盡之己而無己之可推聖人纔盡性卽

盡情卽盡乎欲要盡乎理欲有分界可以言推理本大同不可以推言也然竟舍恕言忠則又疑於一盡於理而不達於情故至誠無息者卽萬物各得之所萬物各得之所卽聖人自得之所理唯公故不待推欲到大公處亦不待推而所與給萬物之欲者仍聖人所固有之情則曾子以忠恕言夫子之道非淺於擬聖而宋儒以忠恕專屬學者正以明夫人作聖之階理亦未嘗不合符也而以此思一以貫之之旨亦約略可識矣

聖人有欲其欲卽天之理天無欲其理卽人之欲學者有理有欲理盡則合人之欲欲推卽合天之理於此可見人

欲之各得卽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無人欲之或異治民有道此道也獲上有道此道也信友有道此道也順親有道此道也誠身有道此道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也如此下語則諸說同異可合而較程子有心無心之說爲明切可以有功於程子（愚此解朴實有味解此章者但從此求之則不墮俗儒不入異端矣）於天理達人欲更無轉折於人欲見天理須有安排只此爲仁恕之別

只理便謂之天只欲便謂之人飢則食寒則衣天也食各有所甘衣亦各有所好人也但以食不厭精不以紺緅飾兩章觀之則以此而裁成萬物輔相天地忠動以天恕亦動以天矣

勉齋說忠近未發體程子大本達道之說甚精者所盡之己雖在事物應接處現前應用御於物感未交時也分明在和非未發時所有中則直到已發後依舊在中不隨所發而散故存養無閒於動靜省察必待於動時但言忠固將有恕但言恕或離於忠故曰忠近未發（須玩近字）一動則欲見聖人之所不能無也只未發之理誠實滿足包括下者動中之情在內不別於動上省其情斯言忠而恕已具矣若於喜怒哀樂之發情欲見端處御尋上去則欲外有理理外有欲必須盡己推己並行合用矣倘以盡己之理壓伏其欲則於天下多有所不通若只推其所欲不盡乎理則人己利害勢相扞格而有不能推一力推去又做成一個墨子兼愛及忘身徇物之仁矣曾子見得聖人動靜一致天人一理處故雖無所於推而求之於盡己而無不盡者卽以求之於推己而無不推確然道個忠恕而已矣更無不徹處

天無可推則可云不待推天雖無心於盡及看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絪縕化醇雷雨滿盈處已自盡著在但無已而已只此是命只此是天只此是理只此是象數只此是化育亭毒之天此理落在人上故爲誠爲仁爲忠恕而一以貫之道無不立無不行矣朱子引詩於穆不已易乾道變化爲言顯然是體用合一之旨若云天不待盡則別有一清虛自然無爲之天而必盡必推之忠恕卽貫此天道不得矣非別有一天則一以貫之如別有清虛無爲之天則必別有清虛無爲之道以虛貫實是以一貫之非一以貫之也此是聖學異端一大界限故言道者必愼言天

詩說於穆不已是贊天命無閒斷朱子斷章引來卻是說天命不閒斷（中庸意亦如此）儒者者太極絪縕陰陽變合以命萬物而無所已也知此則不待盡之說未免犯道家天地不

仁彌界言天差則言道皆差也中庸說無為而成以其不
因名法智力而就功耳經綸立本知化見而敬言而信行
而說何嘗不是全副本領儘著用去以此配天天可知矣
潛室看來不用朱子忠是一恕是貫之說辭自分明其言
生熟亦好熟非不待推只所推者無別已耳朱子拆下一
恕字分學者聖人曾子合言忠恕則下學而上達矣一事
作兩件下工夫唯其生也合下做一件做唯其熟也下學
上達天人合一熟而已矣
潛室倒述易語錯謬之甚也易云同歸殊途一致百慮是
一以貫之若云殊途同歸百慮一致則是貫之以一也釋

氏萬法歸一之說正從此出此中分別一線千里同歸殊
途一致百慮者若將一粒粟種下生出無數粟來既天理
之自然亦聖人成能之事也其云殊途同歸百慮一致則
是將太倉之粟倒併作一粒天地之間既無此理亦無此
事而釋氏所以云爾者他只要消滅得者世界到那一無
所有底田地但爾此石火電光依稀若有者謂之曰一已
而並此一而欲除之則又曰一歸何處所以有蕉心之喻
芭蕉直是無心也若夫盡己者己之盡也推己者己之推
也己者同歸一致盡以推者殊途百慮也若倒著易文說
則收攝天下固有之道而反之硬執一己以為歸宿豈非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之唾餘哉比見俗儒倒用此二語甚
多不意潛室已為之作俑
小註中有問幾諫是見微而諫否者說甚有理以字義言
幾雖訓微而微字之義有弱也細也緻也隱也四意幾之
為微則但取細微之一義而無當於弱緻與隱微可謂之
隱幾固不可謂之隱也檀弓所云有隱無犯隱原不對犯
而言觀下云事師無犯無隱倘以直詞為犯微言為隱則
無隱何以復得無犯無犯何以復得無隱然則所謂隱者
但不昌言於眾之謂耳父子之際恃談言微中以解紛此
諺所謂逢人且說三分話者中閒留一抽身法而真愛早

已滅裂矣且微詞之所動必慧了人而後能喻使其父母
而或朴鈍也（兼母言之尤婦人所得喻）必將如以棘刺切骨之疽其不
相及遠矣豈事父母之通義乎內則云下氣怡聲柔色彼
亦但言辭氣之和而非謂言句之隱氣雖下色雖柔聲雖
怡而辭抑不得不盡假令父母欲殺人而姑云此人似不
當殺請舍之以體好生之德豈非越人關弓談笑而道之
比哉以此知幾諫者非微言不盡之謂而見微先諫之說
為允當也到即當地位自非危言苦色不能止燎原之火
而在幾微初見之際無一發難收之勢可無用其垂涕之
怨則唯幾諫為體而後下氣怡聲柔色得以為用二者相

因而益以知見微先諫之妙也見志不從一志字明是過之未成不從則漸成矣故以又敬不違之道繼之若其必不從而至於勞則亦必已之直詞盡言有以畏父母之怒若微言不盡約略含吐則雖甚發之父母亦何至有撻之流血之事既云微言不盡又云得罪於父母一章之中前後自相矛盾矣凡此皆可以知見微而諫之說爲優益人子於親不忍陷之於惡關心至處時刻警省過有萌芽早知差錯恰與自家愼獨工夫一樣細密而家庭之閒父母雖善蓋覆亦自無微不著與臣之事君勢位闊殊必待顯著而後可言者自別故臣以幾諫則事涉影響其君必以

爲謗己而父母則不能且君臣主義故人臣以君之改過爲榮而親之於己直爲一體必待其有過之可改則孝子之心直若己之有惡爲人攻發雖可補救於後而已慙恧於先矣朱子之答問者曰人做事亦自有驀地做出來那裏去討幾微處此正不足以破見微之說驀地做來底自是處事接物之際輕許輕信輕受輕辭之類此是合商量底事體卽有商量不名爲諫所必諫者必其聲色貨利之溺與夫爭鬭仇訟之事也此其眦之必有素而釀之必有因天下豈有驀地撞著一個女子便攜之入室忽然一念想及非分之財驀地便有横財湊手之理則爲之於一時

而詘之已夙他人不知其幾而子固已知之矣至於一朝之忿或發於無根乃以惡本無根則發之速而成之亦速迨其已成則已爲既往之不給而無所於諫若云列其前愆以防其貳過則於前過爲著而於後過爲幾足知凡當諫者必其有幾而驀地之失不與焉驀地之失在事而不在志安得有志之不從以待又敬之再諫乎以本文推之大義炳然惜乎問者之不能引伸以相長於斆學也

子之諫親只爲不忍陷親於惡故須權以審乎輕重內則云與其云闓者正人子處變之時千回百折熟思審處來底以此益知朱子所云驀地做出來底不在諫例驀地做

出來底其惡必淺較之怙過愎諫而撻子流血以賊父子之恩則彼輕而此重矣卽至忽然一棒打死一人雖於常情見其大然亦只是過誤殺人不陷重辟鄉黨州閭亦且憐之不得云得罪於鄉黨故孟子亦唯立一竊負而逃之法以惡出無心不可責善以賊恩而業已殺人諫亦無益也假使因酗酒而誤殺則固有可諫之幾在其平日痛飲無節使酒妄怒時正好預陳酒中或有誤殺之害卻於彼時則須垂涕泣以盡其辭不怨云者不以己之被撻痛楚爲怨也不怨而後諫之再三不已怨則不復諫矣若親方將陷於惡已乃歡容笑口緩頰而談則豈復有人之心哉

西山推幾諫之義而及於天子諸侯之子此未嘗審之於義也天子諸侯之子御無諫諍之禮所以內則但云得罪於鄉黨州閭非文有所遺待西山之補疏也天子諸侯之有過自公卿以至於矇瞍工輿不患諫者之無人矣所以世子自問安視膳之外皆非其職朝廷之政既非其所與聞宮讒之閒有所失德則正爲嫌隙竄伺之府夫以救過以全恩之不暇而敢以危言激成釁數以賊父子之仁哉卽其萬不得已而有所言必其關於君身之安危亦以情而不以理若如西山所云得罪於天下者罔非靑宮之所得與聞也蓋天子諸侯之子於其父有子道抑有臣道當

世及之天下則又有先後相承時位相逼之道既不患諫諍之無人是可藉手以全恩矣何事效草野之倨侮以犯危疑耶漢明帝河南南陽不可問之對亦偶爾與聞微言以釋上怒耳初非諫也然且以成君父易儲之過疑於炫才以奪嫡不得與叔齊同其仁矣若懿文太子之懷疑以致夭折非不遇明主慈父且以召過傷恩釀再世之禍況其下此者乎故曰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宜遭變事而不知權權者輕重之所取定也夫曰諫而必曰不從曰勞則諫之至於不從而且勞者固其恒也特在士庶之家則父母有不順之志所發露而見端者止此兄

弟僕妾之儔無相乘以取厚利之事其在天子諸侯則閫垣之耳傾危伏焉志一見端將李泌所謂廢舒王而獻肴諫者於此起矣況不從之且至於勞也士庶之子撻而已矣撻而流血而已矣夫人卽以非道撻其子卽至於流血而要非其過之大者以權之於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爲善惡利害皆彼輕而此重若天子諸侯之於子而豈徒爾哉小者爲宜臼而大者爲申生要亦一怒也亦一撻也以惡言之則戕國本以危宗廟雖有他惡曾莫得與比重以害言之則小者爲晉之亂而大者爲西周之亡亦害之莫有重焉者也故士庶之子以不諫而陷親於不義天子諸侯

之子正恐以諫而陷親於大惡故曰處變事而知權言其其輕重之審也內則之云與其云開者亦審乎輕重之詞也士庶之子蒙撻流血而道在不怨則以撻子流血親之過小者也天子諸侯之子蒙怒見廢則親之過大矣親之過大而不怨是爲不孝孟子於小弁言之詳矣不審其始冒昧以諫卒遂親怒禍肖宮庭怨耶不怨耶其又何以自靖耶聖人酌權以立萬世之經故不爲天子諸侯立以子諫父之禮蓋親而賢也則端人正士自盡其讜言而無待於子若其不賢也則可使有誅逐諫臣之事而不可使搖國本以召天下之兵端嫌疑之際微子且不能效諸不肖

之弟而況子之於親乎西山不知春秋之義以士庶例天子諸侯將使仁而陷於愚義而流於訐啟不善讀書者無窮之害故君子之立言不可不愼也

雙峰云聖人言常不言變看得聖人言語忒煞小了流俗謂儒者當賓之高閣以待太平皆此等啟之也聖人一語如天覆地載那有滲漏只他就一事而言則條派原分子曰不遠遊但以言遊耳非槩不遠行之謂遊者遊學遊宦也仕與學雖是大事卻儘可從容著故有問遊之意若業已仕而君命臨之如蘇武之母雖存匈奴之行十九年也辭不得蘇武之行原非遊比也遊固常也即銜君命而遠使亦常也何變之可言而聖人不言哉至於避仇避難則與父母俱行若商賈之走四方所謂禮不下於庶人非所論也父母在不遠遊一言而定爲子者之經何有變之未盡

馮氏以講說釋言字可補集註之疎有講說則必有流傳故從千百年後而知其言之不出若日用之間有所酬答措施之際有所曉譬則古人言之煩簡夫子亦何從而知之孟子說見知聞知皆傳道之古人也太公望散宜生既無傳書伊尹萊朱所作訓誥亦皆因事而作不似老莊著書特地做出一篇文字叔孫豹曰其次有立言至春秋時

習尚已然而古人不爾恥躬之不逮者不逮其所撰述之理非不踐其所告語之事本文自明朱子云空言無實空言字從夫子我欲託之空言來明是說著述范氏出諸口一口字便有病此章與孟子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一理卻與仁者其言也訒不同辭之多寡靜躁繫於存心著述之有無則好名務實之異古人非必存心之皆醇特其務實之異於後世耳

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唯行道之所得者爲不孤若只依附著道襲取而無所得則直是浮游於倫物之際自家先不關切而聚散無恆物亦莫之應矣德在心不孤在物到此痛癢相關之處名言將窮所以陳新安著個天理自然之合六字大槩說來微妙親切伯夷便必有叔齊太伯便必有仲雍乃至蕭曹丙魏自爾相成若謝靈運儘他說忠義感君子畢竟無助之者此與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意旨正同故朱子以小人之德反證以驗其理之同則亦大學桀紂帥暴民從之義爾讀小註當分別活看大率類然

德不孤是從原頭說起朱子所謂以理言是也唯有其理斯有其事不然則古今俱爲疑府如何孔子之門便有許

多英材事既艮然而所以然者不易知也則雖德之不孤也至於德之所以不孤則除是孔子見得親切說得如此斬截不但有上觀千古下觀萬年識量而痛癢關心之際直自血脈分明鄰者如居之有鄰偶然相遭而遂合非有心招致之也其爲德先於天則志動氣其爲德後於天則氣動志特不可爲無德者道耳所以集註云故有德者必有其類於德不孤之下添箇有德者集註之補帖精密如此類者自不可粗心看過方信得有德者必有鄰之上有德本不孤的道理易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人也又云水流溼火就燥天也水無心而赴溼溼亦無心而致水火無

心而趨燥燥亦無心而延火到此處說感應已差一層故曰天理自然之合乃近海之區一勺之水亦自達於海枯暵之候一星之火而焚林與夫黃河經萬里堅燥之壤以赴海通都大邑火發既烈則溼薪生芻亦不轉盼而灰飛前者氣動志而後者志動氣其歸一也蓋德之深淺與時之難易亦天理自然之消息而伯夷能得之叔齊季札不能得之閫廬不足疑也要其爲德不孤之理聖人則已洞見之矣論語中唯言及德處爲不易知爲政以德則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此又驀地說箇德不孤皆夫子搬出家藏底珍寶大段說與人知知者知其所以然不知者可以知其必然而已嗚呼難言之矣

公冶長篇

除孔子是上下千萬年語自孟子以下則莫不因時以立言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自程子從儒學治道晦蒙否塞後作此一語後人不可皓向上而討滋味致墮疑網蓋自秦以後所謂儒學者止於記誦詞章所謂治道者不過權謀術數而身心之學反以付之釋老故程子於此說吾道中原有此不從事跡上立功名文字上討血脈端居無爲而可以立萬事萬物之本者爲大德王道大意之存而二子爲能見之也及乎朱子之時則雖有浙學而高

明者已羞爲之以奔鶩於鵞湖則須直顯漆雕開之本旨以閑程子之言使不爲淫辭之所託故實指之曰斯指此理而言恐其不然則將有以斯爲此心者抑將有以斯爲眼前境物翠竹黃花燈籠露柱者以故朱子於此有功於程子甚大而又曰夫子說其篤志則以夫子之門除求路一輩頗在事跡上做去若顏閔冉伯之徒則莫不從事於斯理固不但開爲能然而子之所以說開者說其不自信之切於求己而非與程子所謂見大意者同也朱子謂未能決其將然陳氏謂工夫不到頭止於見大意下語自實春秋之世夫子之門其爲俗儒者正少必不得已而以子

路冉有當之然其覩蕭曹房杜則固已刖矣卽至劉子也解說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威儀所以定命則當時士大夫風味習尙可知而見大意者豈獨一開哉上蔡云不安於小成成者亦事功之成也而事功必有本領朱子於此卻以仁義忠孝帖出直是親切若朱子又云推其極只是性則原程子言外之旨原有性學二字以別於俗儒俗吏之學故爲引伸以推其極至如此若漆雕開言斯之時初未嘗卽含一性字在內仁義忠孝固無非性者而現前萬殊根原一本亦自不容籠統性卽理也而有於性學者抑有於理學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固已顯分差等性藏

夫理而理顯夫性故必窮理而乃以盡性則自明誠者所以不可躐等夫自誠明之天道學必有其依性必有其致然則開之求信者亦但於事言理初未於理言性卽其言而熟繹之當自知其所指矣程子之言有爲而言也從俗儒俗吏風尙浮詭之餘而悠悠然于千載之上有開與點求諸此心此理以爲仕學程子所爲當諸心而見其可說也開之言非有爲而言也當洙泗敎隆之日才可有爲而略小以圖大欿然求諸己以必其無不信者則所爭者在矢志之厚薄敬肆而不在事理之精粗斯朱子說其篤志之言爲尤切也朱子固欲表章程子之說以正聖學而紐

事功是以存其言而顯其實曰性亦恐性學說顯之後將有以三界惟心自性普攝之邪說文致此章信斯之旨是以別之曰理曰篤志曰仁義忠孝反覆於異同之閒而知良工之心獨苦矣讀者毋驚其異而有所去取抑毋強爲之同如雙峰之所附會者則可無負先儒矣

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只此語最得慶源不省程子之意而云憤世長往則旣失之矣至胡氏又云無所容其身則愈謬甚無所容其身者則張儉之望門投止是已而夫子豈其然道雖不行容身自有餘地也若云憤世長往則苟其欲隱矣必於海自衞反魯以後夫子固

不仕矣何至悻悻然投身於無人之境而後遂其志哉程子傳春秋於魯桓公及戎盟而書至發其意曰此聖人居夷浮海之意蓋謂聖人傷中國之無君欲行道於海濱之國也豈長往不返如管甯之避兵耶海値魯東賁沂之境其南則吳越其北則九夷燕其東則朝鮮追貊聖人不輕絕人故亦聊致其想望然夷之於越終視諸夏爲難化斯反覆思之要不可輕舍中華以冀非常之事則裁度事理不得徒爲苟難者也子路勇於行道不憚化夷之難故曰好勇過我或謂好勇爲勇退則仕衞輒使子羔之子路豈勇退者哉

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繇其不善之積成著而不可揜則但據此六者而其人之陷溺於惡已極矣此六者是文仲相魯下很手顯伎倆處此外尚其惡之小者故夫子他日直斥其竊位而春秋於其告糴特目言其罪妄得存如吳氏所云善者多哉若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四者則備已治人敎倫爲行之大德也子產之於君子其不得當者蓋亦鮮矣吳氏揚積惡之臧辰抑備美之子產吾不知其何見也若區區於三四兩字上較全缺則人之不善者豈必于不仁萬不知之可指數而夫子云君子之道四君子道者三亦爲闕陷之詞耶臧孫之惡若躋僖不展隨得其一卽天理蔑盡居蔡之事猶其小者特以徵其昏迷狂妄之本耳以其躋僖公之心得當爲之弑父與君可也以其下展禽之心使宰天下李林甫史彌遠蔑以加也若子產自三代以上人物垂緜呂散之流亞自非吳氏章句之智所知

不知其仁是說當時人物有屬望之意言不決絕未知焉得仁則心既不可知迹猶不可許故直曰焉得而謂之仁是竟置之不仁之等矣故集註向後補出不仁可見一段原非分外其云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找定他君臣之閒新舊之際所爲忘榮辱忘恩怨者只要大家一心攛掇致楚做個亂首而文子仕齊既不詰賊未幾而復反則避亂之意居多亦自此可見唯然故夫子決言之曰焉得仁猶言焉得儉焉得剛也乃所以必云未知者非但聖人不輕絕人之德而於理亦自有難以一槩言者據此二子大體則是不仁特此二事或其去位之際避難之時偶然天理發見而子文前之所謀僭王猾夏之志因而脫然如失文子後日之復反於齊仍與崔慶同列者亦持守之不足轉念爲之而非其初心乃若當事一念則與乍見孺子入井之惻怛同其發現故不能直斥此二事之不仁而以未知疑之然使其當事一念卽無所私而發於天理要爲仁之見端而非卽仁況其猶在不可知之天者乎子文只是盡心所事文子只是利祿情過輕遇著平居時兩件無所見長則敗缺盡見一滋乎變恰恰好教者忠淸露穎而出故一似中當事之理而若無私然亦一事之忠淸而已若夷齊之淸比干之忠徹千回萬折打疊到天理人心極處纔與他箇恰好底忠淸故賢子之與比干言者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夫子之論夷齊曰求仁而得仁明其非信著一往之志氣一直做去便好子文心有所主故事堪持久而所失愈遠文子心未有主故驀地暢快且若無病而後不可繼託體卑小而用乘於偶然其與全體不息以當

理而無私者直相去如天淵矣緣此思之則程子有云聖人爲之亦止是忠淸者或亦從門人執事忘理之失而非允論也聖人之去位而不懟辭祿而不吝者必不可以忠淸盡之乃聖人之所爲者則亦必不同於二子使聖人而爲子文其所告於僚友者旣萬不如子文之所告矣使聖人而爲文子則不但以棄十乘爲高而前乎所以消弒逆之萌後乎所以正討賊之義者其必有爲矣則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正以不爲二子之所爲而豈可云爲之亦但忠淸也哉仁不仁之別須在本體上分別不但以用然有其體者必有其用則聖人之異於人者亦可於用徵之而非其異以體者有同用異於德者有同道也曾聖人而僅忠淸也乎凡小註所引程子之說爲集註所不收者大抵多得理遺事之論讀者分別觀之可也南軒所云類此二字較爲精密而又云不妨則亦有弊聖人正於此等去處見仁之全體大用豈但不妨而已耶

程子言思在善一邊說方得聖人之旨那胡思亂想卻呌不得思洪範言思作睿孟子言思則得之思原是人心之良能那得有惡來思者思其是非亦思其利害只緣思利害之思亦云思便疑思有惡之一路乃不知天下之工於趨利而避害必竟是浮情囂氣趁著者耳目之官揀肥擇軟若其能思則天然之則卽此爲是卽此爲利矣故洪範以思配土如水曰潤下便游移不貞隨地而潤隨下而下若土爰稼穡則用必有功也季文子三思而行夫子卻說再斯可矣顯然思未有失而失在三若向利欲上著想則一且不可而況於再三思者只是在著一條路上三思如先兩次是審擇天理落尾在利欲上作計較則呌做爲善不終而不肯於善之一途畢用其思落尾掉向一邊去如何可總計而目言之曰三後人只爲宣公篡弒一事從落得文子不値一錢看來夫子原不於文子施誅心之法以其心無可誅也金仁山摘其黜莒僕一事爲務宣公之權如此吹毛求疵人之得免於亂賊者無幾矣文子之黜莒僕乃其打草驚蛇之大用正是一段正氣之初幾爲逆亂之廷作砥柱到後來不討賊而爲之納賂則亦非但避一身一家之禍而特恐其不當之反以誤國故如齊以觀彊鄰之從違而爲之計文子始終一觀釁待時之心直算到逐歸父之日是他不從賊一大結果看來做得也好幾與狄梁公同且弒嗣君者仲遂也敬嬴也非盡宣公也屈之於宣公而伸之於東門氏亦是義理極細處宣公亦文公之子也惡視旣死而宣公又伏其辜則文公之血脈摧殘幾盡矣故文子於此熟思到底也在義理上遲回審處不

然則妾不衣帛馬不食粟遇莒邱之難死而不屈豈懷祿畏死而甘爲逆黨者哉特其圖畫深沈作法巧妙而非居易俟命之正道則反不如逐莒僕時之忠勇足任爾其對宣公之詞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又曰於舜之功二十之一皆諷宣公以誅仲遂仲遂誅則宣公固不妨如叔孫舍之得立也宣公既不之聽便想從容自下手做乃以夫子再斯可矣之義處之則當亟正討賊之詞卽事不克此心已靖而不必決逐東門之爲快耳除聖人之大中至正則文子之與温太眞狄梁公自是千古血性人勿事輕爲彈射

凡爲惡者只是不思曹操之揣摩計量可謂窮工極巧矣讀他讓還三縣令卻是發付不下絫他迎天子都許時也只拚著膽做去萬一官渡之役不勝則亦卽當無狀矣又如王莽於漢也只乘著時勢莽撞那一事是心坎中流出的作用後來所以一倍惷拙可笑三代而下唯漢光武能用其思則已節節中理挈滿帆入危地饒他姦險總是此心不靈季文子則不然後世唯魏相李泌似之益以知思之有善而無惡也

緣說孔子之志大於顏子又云氣象如天地故不知者務恢廓以言其大卽此便極差謬如以人之多少功之廣狹分聖賢則除是空虛盡世界盡我願無盡方到極處而孔子之言亦眇乎小矣緣此不審乃有老者朋友少者該盡天下人之一說迹是實非誤後學不淺且勿論夫子言老者少者初非以盡乎天下之老少必須其老其少與我相接方可施其安之懷之之事而所謂朋友者則必非年齒與我上下而卽可謂之朋友則尤明甚天下之人非老非少林林總總皆是也若咸以爲朋友則屠羊酤酒之夫亦君子之應求乎於孺悲則無疾而言疾於陽貨則瞯亡而往拜如此類者不以信朋友者信之蓋多矣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同門同志而後信以先施也朋友既然老少可知

不可與安者亦不得而強安之不可與信者亦不得而強信之不可與懷者亦不得而強懷之特聖人胸中不預畜一不安不信不懷之心以待此等則已廓然大公矣安一老者亦安也安天下之老者亦安也懷一少者亦懷也懷天下之少者亦懷也而朋友之多寡尤其不可強焉者也時之所值不同位之得爲有別勢之所可伸者亦有其差等聖人本兼小大多少而爲言而其不可施吾安信懷者正如天地之化有所不能生成而非私耳特在爲老爲少則原爲愛敬哀矜之理所託故親疏雖有等殺而卽在疏者苟與吾以事相接亦必酌致其安之懷之之心若其非

老非少則非愛敬所宜加隆哀矜所宜加厚者其爲塗之人也雖與我名相聞而事相接終亦塗之人而已矣終爲塗之人則吾忠告善道鶴鳴子和之孚自不容於妄投故夫盡天下之人苟非朋友特勿虞勿詐而已足矣信之者豈但勿虞勿詐而已哉言必以情事必加厚踐之於終必其循而無違於始也安信懷者施之以德也非但無損於彼之謂也如天地之有明必垂於日月五性之靈必授於人而禽獸艸木不與焉卽此可想聖人氣象與造化同其撰處若云盡天下之人非安卽信非信卽懷汎汎然求諸物而先喪其己爲墨而已矣爲佛而已矣善觀聖人氣象者勿徒爲荒遠而失實也

子路願其做裘馬顏子願無伐無施其氣象不如夫子之大處正在消息未到恰好地老少朋友三者已分節目而三者之外尤爲一大界限所以體不失而用不匱張子西銘一篇顯得理一分殊纔與天道聖性相爲合符終不可說會萬物爲一己者其唯聖人也出釋氏肇論

讀四書大全說卷四終

讀四書大全說卷五

衡陽王夫之譔

論語雍也篇

說居敬則行自簡亦天理自然之相應者如湯之聖敬日躋則其寬仁而不苛責於民固條理之相因無待已敬而又別求簡也故朱子曰程子之言自不相害集註雖不用其說而必存之然繇敬得簡者敬德已成之功也若方事居敬之始則不得不用力於敬用力於敬則心已密而是非得失之不自欺者必無小無大無人無己而不見其一致則且不安於簡而至於求物已煩者多矣故不得不將

居於己與行於民者分作兩事而一以敬一以簡也程子怕人將敬簡分作兩橛則將居以仲弓行以伯子而血脈不相貫通故叚其極致而言之謂敬則必簡以示敬德之大坤之直方所以不習而無不利者天德王道之全也朱子則以南面臨民君雖其本而行乃其實既不容姑待我敬德之充實光輝而後見諸臨民之事則持己以敬御人以簡兩者之功同時並舉斯德以嚴而日成教以寬而漸喻不躐求之於理之一而相因於分之殊此脩天德行王道之津渙也仲弓只是論簡而於簡之上更加一敬以著脩己治人之節目不可紊亂則居簡而行簡者病也若敬

而責人以敬者亦病也簡爲夫子之所已可故其言若歸重於敬而實以論簡之可則在簡者必求諸敬而不能簡者其規模之狹隘舉動之瑣屑曾不足以臨民又不待言矣仲弓蓋就行簡者進求純粹之功非鶻頭從敬說起以敬統簡之謂求之事理求之本文知朱子之說視程子爲密切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不以居敬爲德敬者非但南面之所有事也行簡則唯君道宜然唯君道爲然則仲弓之語於行簡上進一步說居敬實於君子之學居敬上更加一法曰行簡也且如畜馬乘不察於鷄豚雖以遠利若在命

士以下卽與料理亦未必不爲敬而爲煩蓋就非南面者而言之則只是敬敬德之成將有如程子所云中心無物者自然一切可已而不已之事不矜意肆志去攬著做若其爲南面也則不待矜意肆志以生事而本所應求於民之務亦有所不可責備只此處規模自别故曰理一而分殊窮居之不簡必其所不當爲者若所當爲本自不煩帝王則所當爲者固有不得盡爲者矣直到無不敬而安所止田地方得以其易知簡能者統馭天下如一身一家之事若其未逮於此但以窮居獨善之居行而心中無物者試之人上恐正不能得簡也仲弓且未到從心不踰矩地位故夫子於見賓承祭之外更須說不欲勿施使之身世兩盡寬嚴各致程子遽以一貫之理印合之則亦未免爲躐等矣

直到伯子不衣冠而處大不可地位以之治民自亦無不可若君人者必使其民法冠深衣動必以禮非但擾民無已而勢亦不可行矣到行於民處豈特仲弓之行簡無以異於伯子卽五帝三王亦無異也兩行簡字更無分別伯子有得於名法之外則必不以自弛者張之於民於以治人人且易從故夫子曰可也言其亦可以南面也居者所以自處也行者行之於民也程子似將居屬心行屬事看

此王通心跡之判所以爲謬假令以堯舜兢業之心行伯子不衣冠之事其可乎出令於己曰行施令於民曰臨臨者卽以所行臨之也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猶言自治敬而治人簡也謂自治敬則治人必簡亦躐等在須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時方得貫串夫子曰可使南面仲弓曰不亦可乎下語俱有斟酌且不恁地高遠

居敬既不易行簡亦自難故朱子以行簡歸之心而以呂進伯爲戒看來居敬有餘行簡不足是儒者一大病痛以其責於己者求之人則人固不勝責矣且如醉飽之過居處之失在己必不可有而在人必不能無故曰以人治人

不可執己柯以伐人柯也曹參歡酒讙呼以掩外舍吏之罪則先已自居不敬因爲不可若曹吏之喧厖於不問以徐感其自新亦奚病哉彼得歸民亦須着意行脩未可卽以一敬字統攝

朱子旣云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又云不是工夫未到而遷怒貳過只且聽之只此處極不易分曉朱子苦心苦口左右怕人執語成滯總爲資質魯鈍人須教他分明而道在目前舉似卽難後人讀書正好於此存疑有礙處披沙得金若未揀出直是所向成棘蕀不遷怒者因怒而見其不遷也不貳過者因過而見其不貳也若無怒

無過時豈便一無所學且舍本以治末則欲得不遷而反遷欲得不貳而又貳矣故曰卻不是只學此二事不遷不貳是其成效然無怒無過時旣有學在則方怒方過時豈反不學此扼要處放鬆了更不得力故又曰但克己工夫未到時也須照管總原要看出顏子心地純粹謹嚴無閒斷處故兩說相異其實一揆易云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克己上的符驗知之未嘗復行是當有過時工夫可見亦效亦功並行不廢以此推之則不遷怒亦是兩層該括作一句說若是無故妄怒於所不當怒者則不復論其遷不遷矣怒待遷而後見其不可則其以不遷言者必其當怒者也怒但不遷而卽無害於怒效也於怒而不遷爲功也則亦功效雙顯之語也然夫子於顏子旣沒之後追論其成德則所言功者亦已成之詞矣朱子不說效驗之語爲問者總把這兩件說得難似無可下手處而一聽之克己旣熟之後則直忘下臨幾加愼一段工夫故不嫌與前說相背而集註云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八字下得十成妥穩更無滲漏其言盡於如此則驗也而其曰功者則又以見夫雖不專於二者爲學而二者固有功焉則不可言效至如此而必言功也此段唯黃勉齋說得該括精允所云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方過之萌瑕纇莫逃是通計其功

之熟也其云旣怒之後冰消霧釋旣知之後根株悉拔則亦於怒與過加功而非坐收成效之謂矣嗚呼此勉齋之親證親知以踐履印師言而不墮者爲不可及也

自爲學者言則怒與過是己私將熾時大段累處喫是要緊故卽此正當用力自顏子言則不遷不貳是天理已熟恰在己私用事時見他力量則未過未怒時其爲學可知己克己之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所謂非禮者於物見其非禮也非己之已有夫非禮也若怒與過則己情之發不繇外至矣外物雖感己情未發則屬靜己情已發與物爲感則屬動靜時所存本以善其所發

則不遷不貳者四勿之驗也所發不忒於所存而後知所存者之寄而非託於虛矣動靜不可偏廢靜有功動豈得無功而此所謂動者則又難乎其爲功者也餘怒不忘即已是遷後過之生不必與前過爲類無此過更有彼過亦是貳到此地位豈是把捉可以取效顏子之學已自篤實而光輝矣篤實光輝四字方形容得他出蓋學之未至者天理之所著自在天理上見功不能在己私上得力怒情也又情之不平者也過則又不待言矣情者己也情之不平者尤己之不能大公者也故怒與喜同爲情而從出自異凡喜之發雖己喜之而必因物有可喜以外而歆動乎中者也若怒之

發則因乎己先有所然有所不然物觸於己之所不然而怒生焉故天下之可怒者未必怒而吾情之所怒者非必其可怒雖等爲可怒而見盜則怒見豺狼蛇蝎則惡之畏之而怒不生豈非己先有怒而不徒因其能爲人害也哉己先有怒則不因於物不因於物故物已去而怒仍留遷之所自來也故人有遷憂無遷喜無遷哀而有遷怒喜因物則彼物與此物殊而雖當甚喜有怒必怒怒在己則物換而己不換當其盛怒投之以喜而或怒也感乎物而動己則外拒而克之易發乎己而加物則中制而克之難故克己之功必驗之怒而後極爲因於己則怒遷因於物則

怒不遷喜怒哀樂本因於物昏者不知以己徇物而已始爲害故廓然知其因於物則即物之己可克矣而以其本因於物則蕩而忘反之己較易知而易克怒因於己不盡因物而今且克之使因於物則固執之己私亦蕩然而無餘矣夫在物者天理也在己者私欲也於其因於己而亦順於天理之公則克己之功固蔑以加矣是豈非靜存之密天理流行光輝發見之不容掩者哉故以知顏子之功爲已至也怒與過總是不容把制處所以然者則唯其皆成於己也過者亦非所遇之境必於得過也己自過也己有過而誰知之乎知之而誰使之不復行乎夫人之有過

則不自知也雖知之而未嘗自懼其復行既不以爲懼而復過者固然矣假令他人之有過則無不知也則無不疑其後之復然也有過而知知而不復行此非以大公之心視在己者如其在人而無所迷因以速知其不可而預戒於後者詎能然乎蓋以己察人之過者是非之心天理之正也即奉此大公無私之天理以自治則私己之心淨盡無餘亦可見矣夫子於此直從天理人欲輕重淺深內外標本上揀着此兩項以驗顏子克己之功至密至熟發見不差者而稱之非顏子不能以此爲學非夫子亦不深知如此之爲好學非程朱二子亦無以洗發其本原之深而

豈易言哉若於怒於過雖功未至而必有事則爲初學者言正未可盡不遷不貳之德也

情中原有攻取二塗喜取於彼也怒以我攻也故無濫取者易於屬厭無妄攻者終不及收攻一因物之可攻而已無必攻之心則克己之功豈不至乎取緣己之不足攻緣己之有餘所不足所有餘者氣也非理也氣不足則理之來復易氣有餘則將與理扞格而不受其復唯奉理以御氣理尼在中而氣不乘權斯可發而亦可收非天理流行充足者不能也理居盈以治氣乃不遷怒理居中以察動乃不貳過慶源所云遇怒則克遇過則克是志學事朱子

所云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是適道與立事遇怒則克遇過則克不怒不過時又將如何此慶源之言所以使人學爲顏子而朱子之言則顏子之學爲聖人也其亦有辨矣

遇怒則克遇過則克克不得不成便休又豈只痛自悔艾於無已乎因知朱子之言四勿正與慶源一下手處然人亦有依樣去視聽言動上循禮而行御於怒過乘權時不得力則正好因此遷貳之非幾以生警省而自求病根故慶源之說亦不可廢此項須困心衡慮到克不去時方知四勿之功是如此做而悔悟夫向之從事於視聽言動者徒描摸畫樣而不足與於復禮之學也故可因怒因過以生其篤志而功則不盡於此

小註朱子答問中有聖人無怒一語多是門人因無過之說而附會成論非朱子之言也集註引舜誅四凶一段明說聖人亦但不遷怒耳喜怒哀樂發皆和也豈怒獨無必中之節哉鯀爲禹父又位在八議之條豈舜恬然愉然而殛之如伐惡木除蕪草相似孔子歷階而升以責齊侯命樂頎申句須下伐郈人時當自不作謝安圍棊賭墅風味此方是天理大公因物付物之正朱子嘗曰談笑殺人斷乎不可則豈有聖人無怒之理哉怒者緣己之有餘氣有

餘者衆人之怒也理有餘者聖人之怒也其以攻己之所異則一而已矣今不敢謂顏子之無異於聖然不遷怒者聖學之成聖功之至也顏子非學聖而何學學而不與聖人合何云好學區區於此較量淺深固矣夫

莊子說列禦寇食豕如食人釋氏說我爲歌利王割截支體時不生我見人見所謂聖人無怒者止此而已矣春秋書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只此九字千載後如聞雷霆之迅發

許衡云顏子雖有心過無身過甚矣其敢以愚賊之心誣聖賢也橫渠云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慊者心慊之也而

心之所慊者則以心而慊其身之過也心動於非迷而誰覺之乎心之有惡則謂之慝不但為過若其一念之動不中於禮而未見之行事斯又但謂之此心之失而不成乎過過者有迹者也如適楚而誤北於越也失則可以旋得過則已成之迹不可掩而但蘄諸將來以不貳側於心既有不可復掩之愆徒於容貌動作之閒粉飾周遮使若無瑕玼之可摘是正孔子所謂鄉原而許衡之規行矩步以講道學於蒙古之廷天理民彝不顧此心之安徒矜立坊表炫人耳目苟免譏非者衡之所以為衡者此也而顏子其然乎蓋唯顏子心德已純而發見於外者不能幾於耳

順從心之妙則如曾子襲裘而弔之類言動不中於禮者時或有之乃其心體之明不待遲之俄頃而即覺其不安是以觸類引伸可以旁通典禮而後不復有如此之誤矣衡云無身過易何其謬之容易也心者性情之所統也好學者之所得而自主也身者氣稟之所拘物交之所引者形質為累而患不從心自非盛德之至安能動容周旋而一中於禮故以曾子之臨深履薄而臨終之頃且忘易大夫之簀衡乃云無身過易吾以知其心之久迷於流俗而恃其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者為藏身之僞術矣總以大賢以上於性見性易於情見性難不遷怒則於情而見性於道見道易於器見道難不貳過則於器而見道此以為天理渾然身心一致者也而豈悖天理亂民彝之許衡所得知哉

三月不違仁夫子亦且在顏子用功上說其心二字是指他宅心如此如以心體之成效言則與日月至焉者不相對照矣只集註數語精切不差程張之說亦未得歸當諸小註只向程張說處尋逕路則愈求愈遠集註言能造其域謂心至仁也非謂仁之來至也從其不閒而言則謂之不違從其有依有違而言則謂之至而當其至與其不違則亦無所別勉齋云心為賓在仁之外幾幾乎其有言說

而無實義矣註言無私欲而有其德究在有其德三字上顯出聖學而非煩惱斷盡即是菩提之謂西山云諸子寡欲顏子無欲則寡欲者斷現行煩惱之謂無欲者斷根本煩惱之謂只到此便休去歇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罏去則亦安得有聖學哉以此思之則朱子所謂仁為主私欲為客亦撑張子之語有所未精而與見聞覺知只許一度者相亂朱子知至意誠不是配來話此等處唯朱子肯盡情示人程張卻有引而不發之意孔顏之學見於六經四書者大要在存天理何曾只把這人欲做蛇蝎來治必要與他一刀兩段千死千休且如其餘之日月至者豈嘗其

未至之時念念從人欲發事事從人欲做去耶此不但孔門諸賢即如今尋常非有積惡之人亦何嘗念念不停唯欲之爲汲汲哉既飽則不欲食矣睡足則不欲寢矣司馬遷說盡天下之人奔走不休只是爲利此亦流俗已甚之說耳平心論之何至如是既然則以人欲不起爲仁者將凡今之人其爲日一至月一至者亦車載斗量而不可勝紀李林甫未入傾月堂時殺機未動而可許彼暫息之時爲至於仁乎異端所尙只掙到人欲淨處便是威音王那畔事卻原來嘗不得甚緊要聖賢學問明明有仁明明須不違明明可至顯則在視聽言動之閒而藏之有萬物皆備之實三月不違不違此也日月至焉至於此也豈可誣哉豈可誣哉

張子賓主之分只以乍去乍來爲賓安居久住爲主其內外之辨亦以所存之理應外至之感爲內於外至之感求當然之理爲外其云賓者既不必別立一主其云主者亦初非對待有賓朱子云在外不穩纔出便入亦乍來久住之別也其借屋爲喻亦須活看不可以仁爲屋心爲居屋之人尤不可以心爲屋仁爲出入之人更不可將腔子內爲屋裏腔子外爲屋外緣張子之意但以戒人逐非求理者在理在事亡理亡說得來略帶含糊而賓主二字又自

釋氏來所以微有不妥後人只向此處尋討别白則愈亂矣顏子三月不違仁也只三月之內克己復禮怒不遷過不貳博文約禮欲罷不能而已學學到者一步是喫緊處御也朴質所以道闇然而日章更不可爲他添之遠弄虛腳也

三月不違仁中有雷雨之動滿盈意思故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肫肫其仁朱子鏡明之說非愚之所敢據若只與鏡相似只是個鏡鏡也而仁乎哉

紛紛賓主之論只爲心外無仁四字所膠轕不知心外無仁猶言心中有仁與即心即佛邪說正爾天淵且此心字是活底在虛靈知覺之用上說將此竟與仁爲一正釋氏作用是性之狂解烏乎可

聖人亟於稱三子之長雙峰巧以索三子之短而下斷案處又淺薄學者如此以爲窮理最是大病且如賜也達是何等地位豈容輕施貶剝如云達於事未達於理天下有無理之達乎

朱子以有生之初氣稟一定而不可易者言命自他處語脩大全者誤編此胡光大諸公直恁粗莽伯牛不可起之疾無論癩與非癩皆不可歸之氣稟以氣言則是李虛中生剋旺廢之說以稟言則素問三陰三陽相法而已君子

亦不以此言命術之所可測者致遠則泥也如云氣稟驟雀不足以禦寒暑風日而感疾以劇則洪範六極分弱疾短折爲三初非弱者之必疾疾者之必折也夫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則無時無鄉非可執有生之初以限之矣氣稟定於有生之初則定於有生之初者亦氣稟耳而豈命哉先儒言有氣稟之性性凝於人可以氣稟言命行於天不可以氣稟言也如稻之在畝忽然被風所射便不成實豈禾之氣稟有以致之乎氣有相召之機氣實召實氣虛召虛稟有相受之量稟大受大稟小受小此如稻之或早或遲得粟或多或少與疾原不相爲類風不時而粟虛於穗

氣不淑而病中於身此天之所被人莫之致而自至故謂之命其於氣稟何與哉謂有生之初便裁定伯牛必有此疾必有此不可起之疾唯相命之說爲然要歸於妄而已矣聖人說命皆就在天之氣化無心而及物者言之天無一日而息其命人無一日而不承命於天故曰凝命曰受命若在有生之初則亦知識未開人事未起誰爲凝之而又何大德之必受哉只此陰變陽合推盪兩間自然於易簡之中有許多險阻化在天受在人其德則及爾出王游衍而爲性其福其化亭生殺而始終爲命德屬理福屬氣此有生以後之命功埒生初而有生以後之所造爲尤倍也夫命無心而不息豈知此爲人生之初而畫施以一生之具此爲人生之後遂已其事而聽之乎又豈初生之頃有可迓命之資而有生之後一同於死而不能受耶一歸之於初生而術數之小道繇此興矣

夫子說顏子不改其樂賢其不改也周程兩先生卻且不問其改不改而亟明其樂其言較高一步而尤切實樂而後有改不改倘無其樂則亦何改之有哉不改是樂之極致於貧而見之樂則不待貧而固有也學者且無安排不改而但問其樂何如未究其樂而先求不改則且向山寺日高僧未起莫笑田家老瓦盆上作生活氣質剛者爲傲

而已矣其柔者爲慵而已矣此所謂樂驕樂樂佚遊之損者也

程子謂顏子非以道爲樂後人卻在上面說是一是二這便是弄風捉影語唯朱子委實親切故爲之易其語曰要之說樂道亦無害蓋樂道而有害則伊尹孟子都是將道爲一物而玩弄之矣眞西山語但以道爲樂雖無害而大槩不能得樂如嗜酒人自然於酒而樂若云以酒爲樂則本非嗜酒特借酒以消其磊砢不平之氣到底他臨觴之下費盡消遣且人若任着此情以求樂則天下之可樂者畢竟非道如何能勾以道爲樂而不改唯不先生一樂之之心

而後於道有可樂之實此天理現前左右逢原從容自得
之妙豈可云以而豈可云爲哉以道爲樂只在樂上做工
夫而顏子之樂乃在道上做工夫此其所以別也在樂上
做工夫便是硬把住心告子之所以無恐懼疑惑也在道
上做工夫則樂爲禮復仁至之候擧凡動靜云爲如驅輕
車下飛鳥又如殺低碁相似隨手輒碎如之何無樂如之
何其改也
要知顏子如何不改其樂須看人不堪其憂是怎生地或
問朱子顏路甘旨有闕時如何此處正好着眼道之未有
諸己仁之未復於禮一事也發付不下休說簞瓢陋巷便

有天下也是憔悴天理爛熟則千條萬歧皆以不昧於當
然休說簞瓢陋巷便白刃臨頭正復優游自適樂者意得
之謂於天理上意無不得豈但如黃勉齋所云凡可憂可
戚之事擧不足以累其心哉直有以得之矣
眞西山所云簞瓢陋巷不知其爲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爲
富一莊生逍遥遊之旨爾簞瓢陋巷偃鼠鷦鷯之境也萬
鍾九鼎南溟北溟之境也不知其貧南溟北溟之觀也不
知其富偃鼠鷦鷯之觀也將外物撇下一壁看則食豕食
人呼牛呼馬而皆不知矣聖賢之道聖賢之學終不如是
綠滿窗前草不除與自家意思一般豈漫然不知而已哉

如唐人詩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與南風之薰兮可以
解吾民之愠兮落處固自懸隔自非聖賢則總到說樂處
須撇開實際玩弄風光西山不知貧富之說亦只到者一
步陶靖節云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意思儘好到下面
卻說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便與孔顏之樂相去一方
縱他到此須覓箇療愁鬭愁方法忘卻目前逆境也孔顏
程朱現身說法只在人倫物理上縱橫自得非西山所應
幾可得
聖人尋常不輕道一謙字而於贊易唯以天之益地之流
鬼神之福人之好言之則亦應物之德柄（柄有權意）非入德之

始功也故曰謙亨君子有終必君子而乃有終未君子而
難乎其始矣上蔡云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
天理日明此語未得周浹在上蔡氣質剛明一向多在矜
伐上放去故其自爲學也以去矜爲氣質變化之候然亦
上蔡一人之益一時之功而不可據爲典要若人欲未消
無誠意之功天理未明無致知之力但以孟之反一得之
長爲法則必流入於老氏之教孟之反原是老子門下人
特其不伐一節近於君子之爲己亦其聞老氏之風而悅
之已深故漸漬成就至於奔敗倉皇之時居然不昧益於
謙退一路已爲爛熟而孟之反之爲人亦如此而止矣未

開其能孫是而日進於理明欲消之域也以淺言之伐者亦私欲之一端能去伐者自是除下人欲中一分細過細對粗而言固有能去伐而他欲不必除者如馮異曹彬之流其於聲色貨利之粗過評得淡泊亦有不待去伐而欲已消理已明者則雖伯夷恐未能於此得釋然也若以深言之則不伐之成德自爲遠怨息爭之一道而聖賢以之爲居德之量是易所謂善世而不伐書所謂女唯不伐天下莫與女爭功此在功德已盛之後以自極於高明廣大之至而卽以移風易俗成廷野相讓之化者非待此而始有事於消欲明理也故顏子以之爲願卽孔子大道爲公之志

事有所待而非與克己之功亟請從事之比聖賢之道以此而善其成故曰君子有終以此而利行於天下故曰謙亨明理消欲之始焉用此哉旣亦聖賢居德善世之妙用故夫子亦稱許之反然之反之能此則亦徒具下此腔殼可以居大德載大功而所居所載之實未之逮者多矣微獨之反卽彼所宗之老子其大端已非而此盛德容貌若愚之量夫子亦不能沒其善至於所居所載虛無亡實乃至陰取陽與而與艮貫深藏同一機械則終未免於私欲潛行天理不明之病唯其欲特此以消欲而明理則消者非其所消明者非其所明克伐不行不足以爲仁者此也

或問中有先知得是合當做底事之語自是去伐之功竟便向聖賢學問中下手事朱子不然其說而云只是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乃就之反論之反知其知雄守雌無門無毒之心如此耳朱子看來識得之反破故始終說他別是一家門風而曰孟之反他事不可知只此一事可爲法則卽愚所謂除下人欲一分細過之說亦不教人全身從此下手也若上蔡之學其流入於老氏與否吾不敢知特以彼變化自家一偏氣質之事以槩天下之爲學者則有所不可無欲上人四字亦是一病夫子說君子矜而不爭特不與人對壘相角而已到壁立萬仞處豈容下人孟

子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斯學者立志之始事爲消欲明理之門也

人之生也一生字與罔之生也生字義無不同小註中有不同之說葢不審也不但本文兩句連類相形且夫子之意原以警人直道而行則上句固自有責成意非但推原所以不可罔之故而意全歸下句也二句之中原有不直則不足以生之意細玩本文此意寓於上句之中而云人之生也直而不直則不生義固緊之矣其又云罔之生也幸而免則以天下之罔者亦且得生而斷之以理用解天下之疑耳使上句但明有生之初則下文不更言旣生以

後之當直而遽云罔之幸生於文字為無條理而喫緊警
人處反含而不吐矣此章是夫子苦口戒世語不當如是
且人生之初所以生者天德也既生之後所以盡其生之
事而持其生之氣者人道也若夫直也者則道也而非德
也其亦明矣以生初而言則人之生也仁也而豈直耶蓋
道虛迹也德實得也故仁義禮智曰四德知仁勇曰三德
而若誠若直則虛行乎諸德者故中庸言誠者天道誠之
者人道而言直也必曰直道而不可曰直德直為虛德為
實虛不可以為實必執虛迹以為實得則不復問所直者
為何事而孤立一直據之以為德是其不證父攘羊者鮮

矣若人生之初所以得生者則實有之而可據者矣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一闔一闢充盈流動與目為明與耳為聰
與頂為圓與踵為方正自有雷雨滿盈絪緼蕃變之妙而
豈有卽為有無卽為無翕卽不闢闢卽不翕之足以生人
乎德也者所以行夫道也道也者所以載夫德也仁也者
所以行其直也直也者所以載夫仁也仁為德則天以為
德命以為德性以為德而情亦以為德直為道則在天而
天道直也直道以示人天之事也在人而人道直也遵直
道以自生人之事也子曰人之生也直固言人也言人以
直道載天所生我之德而順事之無違也言天德之流行

變化以使各正其性命者非直道而不能載如江海之不
能實漏卮春風之不能發枯幹也如慈父之不能育悖子
膏粱之不能飽病夫也故人必直道以受命而後天產之
陽德地產之陰德受之而不逆也而後天下之至險可以
易知天下之至阻可以簡行彊不凌弱智不賊愚仁可壽
義可貴凶莫之嬰而吉非妄獲也故南軒云直者生之道
蓋亦自有生以後所以善其生之事而保其生理者言其
曰生之道猶老子所言生之徒死之徒也聖人之言此原
以吉凶得失之常理惠迪從逆之恆數括之於直罔之分
徹上知下愚而為之戒非專為盡性知天之君子言則亦

不待推之有生之初所受於天與天地生生之德也天地
生生之德固不可以直言之而人之不能一體夫天地生
生之理者亦未卽至於宜得死而為幸免之生龜山云君
子無所往而不用直語自有病君子之無往不用者仁義
忠正也豈悻然挾一直以孤行天下乎凡言仁不但不暴
之謂言知非但不愚之謂言勇非但不怯之謂言德必有
得既去凶德而抑必得夫令德若言直則卽不罔之謂道
者離乎非道而卽道也故天地生生必有以生之而非止
不害其生直特不害而無所益人之祈天永命自求多福
者則不可期以必得而但可守以不失故仁智以進德而

直以遵道進德者以精義入神遵道者以利用安身聖賢之言統同別異其條理豈可紊哉於此不察則將任直爲性而任氣失理以自用逮其末流石之頑羊之很鴈之信蟬之躁不與相亂者幾何哉

知之者之所知好之者之所好樂之者之所樂更不須下一語小註有云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爲何物語自差謬若只漫空想去則落釋氏本來面目一種狂解若必求依據則雙峰之以格物致知爲知誠意爲好意誠心正身修爲樂仔細思之終是捉着鄉人當里長沒奈何也有些交涉實乃大謬近見一僧舉學而時習之一之字問人云之者

有所指之詞此之字何所指一時人也無以答之他者總是鬼計禽魚計與聖學何與緣他胸中先有那昭昭靈靈石火電光的活計故將此一之字捏合作證若吾儒不以天德王道理一分殊大而發育峻極小而三千三百者作黃鉞白旄奉天討罪之魁柄則直是出他圈套不得假若以雙峰之見區區於大學文字中分支配搭則於學而時習之亦必曰之者謂知行而言適足供禁髡一笑而已故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聖人之言重門洞開初無喉下之涎那用如彼猜度尹氏說個此道早已近涎賴他一此字不泛不着且其統下一此字則三之字其爲一事非有身心意知之分聖人於此三語明白顯切既非隱射一物而其廣大該括則又遇方成圭遇圓成璧初不專指一事凡論語中泛泛下一之字者類皆如此總之是說爲學者之功用境界而非以顯道聖人從不作半句話引人妄想若欲顯道則直須分明向人說出今既不質言而但曰知之好之樂之則學者亦但求如何爲知如何爲好如何爲樂而已何事向之字求巴鼻耶以大學爲依據若以括其全者爲說意亦無害而雙峰之病則在割裂大學云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豈當致知之日而意不誠哉則亦豈當意誠之日而心不正身不修哉有修身而未從

事於誠意者矣有誠其意而身不修者乎則何以云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也夫子以此三之字統古今學者之全事凡聖學之極至皆以此三級處之然合之而大學皆備者分之而隨一條目亦各有之如致知則有知致知者好致知者知已致而樂者乃至修身亦無不然從此思之則知此三之字既可全舉一切亦可偏指一事所以朱子以樂斯二者樂循理當之而云顏子之樂較深則在孝弟而指孝弟在循理而指循理既非可憑空參去將一物當此之字如所云當求之爲何物之妄語抑事親從兄之道固身心意知之所同有事所循之理亦必格致誠正修齊治平

之兼至而不可屑屑爲之分也從乎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爲何物之說而於虛空卜度一理以爲衆妙之歸則必入釋氏之邪說從乎雙峰之所分析則且因此誤認大學以今年格物明年致知遞乎心無不正而始講修身以徼倖窮年卒無明明德於天下之一日且誠意者不如身修是其內外主輔之間亦顚倒而無序矣五經四書多少綱領條目顯爲學者所學之事一切不求偏尋此一之字覓下落舍康莊而入荆棘何其愚也

如彼僧所問學而時習之之字何指自可答之曰指所習者僧必且問所習者又甚麽則將答之曰你習你底我習

我底噫世之能以此折羣兒者鮮矣或問彼僧習其所習亦還悅否曰如何不悅豈但彼僧卽學唱曲子下圍碁人到熟時也自欣豫曰其悅還同否曰不見道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天理與人欲同行故君子之悅同乎彼僧人欲與天理異情故彼僧之悅異乎君子既已同則俱爲悅既已異則有不同如一人嗜睡一人嗜夜飲兩得所欲則皆悅而得睡之悅與得飲之悅必竟不是一般歡暢以此思之則雖工匠技術亦有知有好有樂而所知所好所樂者卽其事但聖人所言則爲君子之學耳顏子便以克己復禮爲知好樂仲弓便以居敬行簡爲知好樂隨所志學工夫皆有此三者淺深之候也孟子曰詖詞知其所蔽有所偏指則必有所蔽矣詞安得不誠哉

不但以資質而必以工夫故孔子一貫之說以語曾子而不以語曾皙但人而至於中人者則十九可至不問其質若在中人以上用工夫而能至於中人以上則非其人亦自不肯用力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無好學者何故如人不善飲酒則亦不喜飲也朱子謂不裝定恁地說工夫說資質自是見徹一垣此原不可以一偏言也南軒下一質字是成質意如良田之稻飯以香美稱則質也亦是栽培芟灌得宜非但種之美而已朱子云聖人只說中人以

上中人以下且據現在而言不須分質分學徒爲無益之訟

上與非上不可在事目上分洒掃應對自小學事不在所語之中豈中人以下者便只將如何洒掃如何應對諄諄然語之乎雖不可語上亦無語下之理若事親事長則儘有上在子游說喪致乎哀而止便是躐等說上一層眞西山以道德性命爲理之精事親事長爲事之粗分得鹵莽事親事長豈在道德性命之外上下是兩端語貫其一物盡其事親事長之道須是大舜文王始得如何不是上聖人微言後人分剟而喪其眞如此者可慨也

樊遲是下力做工夫的人更不虛問道理是如何直以致知求仁之方爲問故夫子如其所問以從事居心之法告之則因其志之篤問之切而可與語也就中仁者二字猶言求仁者特以欲仁則仁至故即以仁者之名與之又智是初時用功到後來已知則現成不更用力仁則雖當已熟之餘存心不可間斷與初入德時亦不甚相遠知有盡而仁無盡事有數而心無量也其云仁者又云可謂仁矣蓋括始終以爲言也知者無不知唯民義之盡而鬼神之通仁者心德之全則日進於難而日有獲也故務民義敬遠鬼神是居要之務先難後獲是徹底之功夫子與他人言未嘗如此開示喫緊朱子云因樊遲之失而告之非愚所知

慶源於理上帶一氣字說其體認之深切眞足以補程朱之不逮孟子養氣之學直從此出較之言情言體者爲精切不浮情發於性之所不容已體爲固然之成形與成就之規模有其量而非其實樂水樂山動靜樂壽俱氣之用以理養氣則氣受命於理而調御習熟則氣之爲動爲靜以樂以壽於水而樂於山而樂者成矣先儒以知動似水仁靜似山爲言其說本於春秋繁露然大要只說山水形質想來大不分曉樂水者樂遊水濱樂山者樂居山中耳塊然之土石與流於坎汲於井之水豈其所樂哉山中自靜山氣靜也水濱自動水氣動也不然則糞壤之積亦類然不動洪波巨浪覆舟蝕岸尤爲動極而所樂豈在彼耶水濱以曠而氣舒魚鳥風雲清吹遠目自與知者之氣相應山中以奧而氣斂日長人靜響寂陰幽自與仁者之氣相應氣足以與萬物相應而無所阻曰動氣守乎中而不過乎則曰靜氣以無阻於物而得舒則樂氣以守中而不喪則壽故知此章之旨以言仁者知者備其理以養其氣之後而有生以降所可盡性以至於命者唯於氣而見功亦可見矣慶源遡微言于千載讀者勿忽也

博文約禮只集註解無破綻小註所引朱子語自多鶻突集註約要平聲也小註作去聲讀者誤勉齋亦疑要去聲我以禮爲不成文而猶未免將約字與博字對看不知此約字與博學二字相對則要原讀作平聲與束同義集註添一動字博其學於文而束其動以禮則上句言知下句言行分明是兩項說朱子尊德性道問學驗諸事體諸身及行夏之時非禮勿動等說皆不混作一串約之一之字指君子之身而言也與約我以禮我字正合其云前之博而今之約以博對約有一貫意皆狂解也文與禮原亦無別所學之文其有爲禮外之文者乎朱子固曰禮不可只作理

守看是持守有節文則禮安得少而文安得多乎在學謂之文自踐履之則謂之禮其實一而已但學則不必今日所行而後學之如雖無治厤之事亦須考究夏時其服身而見之言動者則因乎目前之素履故文言博而禮不可言博然不可謂學欲致其多守欲致其少如顏子未仕自不去改易正朔則行夏時之禮特時地之所未然而非治厤明時爲廣遠而背之視聽言動爲居要而持之也約者收斂身心不放縱之謂不使放而之非禮豈不使放而流乎博哉學文愈博則擇理益精而自守益嚴正相成非相矯也博文約禮是一齊事原不可分今昔如當讀書時正

襟危坐不散不亂卽此博文卽此便是約禮而孝弟謹信汎愛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緩急之序尤自不誣原不待前已博而今始約也若云博學欲知要則亦是學中工夫與約禮無與且古人之所謂知要者唯在隨處體認天理與今人揀扼要省工夫的惝漭不同夫子正惡人如此鹵莽放恣故特地立箇博文約禮以訂此貞虛枵假高明之失而急向所學之文求一貫未有不至於狂悖者雙峰相爲開闔之語乃似隔壁聽人猜謎勿論可也

朱子語錄以有位言聖卻於集註不用緣說有位爲聖是求已身語移近敎庸俗易知而聖人語意既不然於理亦礙故割愛删之爾使學者急不得其端而不忍微言之絕也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聖則吾不能豈以位言乎下言堯舜自是有位之聖然夫子意中似不以聖許禹湯夷尹以下則亦歷選古今得此二聖而偶其位之爲天子爾程子言聖仁合一處自是廣大精微之論看到天德普徧周流處聖之所不盡者仁亦無所不至且可云仁量大而聖功小其可得云聖大而仁小乎仁者聖之體聖之體非仁者所歉也聖者仁之用仁之用卻又非聖所可盡

子貢說博施濟衆忒煞輕易夫子看透他此四字實不稱名不知所謂博者衆者有量耶無量耶子貢大端以有量

言博衆亦非果如程子所謂不五十而帛不七十而肉九州四海之外皆兼濟之但既云博云衆則自是無有涯量浸令能濟萬人可謂衆矣而萬人之外豈便見得不如此萬人者之當濟則子貢所謂博者非博衆者非衆徒侈其名而無實矣故夫子正其名實以實子貢之所虛而極其量曰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則所謂博施濟衆者必聖人之或能與堯舜之猶病而後足以當此倘非堯舜之所猶病則亦不足以爲博施濟衆矣蓋博施濟衆須於實事上一件件考覈出來而抑必須以己所欲立欲達者施之於人而後可云施以己之欲立欲達者立人達人而後可

云能濟故唯仁者之功用已至其極而爲聖然後非沾沾之惠一切之功若其不然則施非所施濟不能濟自見爲仁而不中於天理之則者多矣夫仁者其所從入與沾沾之惠一切之功則已有天淵之隔他立達一人也是如己之欲立欲達立達千萬人也是如己之欲立欲達體貫則用不姿繇此而聖則施自不狹濟自不虛而即當功用未見之時已無有何者爲博何者爲約何者爲衆何者爲寡以爲之界限且其所施所濟者一中於天理人情自然合轍之妙而一無所徇一無所矯不然則豈待博且衆即二桃可以致三士之死而一夫無厭之欲天地亦不能給之也乃子貢所云博施濟衆者初非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實則固不可以言仁而但云博施濟衆則夫子亦無以正其爲非仁之事而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仁言如是以博施如是以濟衆乃以極體仁之大用從聖人一爲想之然而終有不能則亦以見非沾沾之惠一切之功世無有自信爲能博施而能濟衆之人即何事於仁三句中而已折倒子貢不見實體不知實用之失故下直以夫仁者三字斷仁之實則使子貢繇是以思焉而如是以施其不易言博如是以濟其不易言衆亦不待夫子之言而自媿其失辭矣程子謂子貢不識仁看來

子貢且不識施濟使其有能近取譬之心而敢輕言博衆哉程子不小仁而大聖是眼底分明語而云仁通上下則語猶未醇仁是近己着裏之德就中更無上下但微有熟不熟之分體之熟則用之便故以上下言仁則且有瓶中亦水大海亦水之說而乍見孺子之心特仁之端而亦遠指爲仁則夫子所言仁者之心體全有不肖只顏子簞瓢陋巷中即已有仁之體則即有聖之用而特必在三月不違時方得體立用具若一念閒至直自瓶水而豈得謂之海水哉蓋仁之用有大小仁之體無大小體熟則用大體未熟則用小而體終不小體小直不謂之仁矣於物立體則體有小大於己立體則體無可小而亦安得分之爲或小而或大若海水之大瓶水之小則用之小因乎體之小而豈仁之比哉將吝於施而鮮所濟者亦可謂之仁與亦失聖人之旨矣子貢所云者體不立而托體必小夫子所言者用不必大而體已極乎天地萬物更何博與衆之云乎知此則有位無位之說曾何當耶

立人達人二人字不可分大小說一人亦人千萬人亦人卻於立達之實體無異故用或小而體終不小不得已而姑爲之喻曰如大海水一巵挹之亦滿億萬巵挹之亦滿然仁之體終不可以海喻他只認得自家心體何嘗欲擴

其量於天地萬物之表哉

程子手足不仁一喻大有微言在亦待學者之自求如乎人氣脈通貫時四肢皆仁唯心所使然心終不使手撮疾而足蹈湯亦不使指肥於股足大於腹手覩色而足聽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即此是施濟中各正性命之實理堯舜不欲窮殫而以施之其驩孟子惡齊王之託疾而已以疾辭正心與手足各相知而授以宜之爲仁也

述而篇

不言而存諸心乃靜存動察工夫不因諳顯不以默藏與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一義只在識不識上爭生熟不在默

不默上爭淺深特以人於不默時有警則易識而方默亦識乃以徵存諸心者之無所閒也南軒云森然於不睹不聞之中正是此意邪得作知識之識解作知識解者則釋氏所謂現量照成也識字如字而不識音志非淺人之推測則釋氏之知有是事便休而已然聖學說識志釋氏亦說識志其所云保任者是也達磨九年面壁亦是知識後存識事故默而識之聖人亦然釋氏亦然朱子亦然象山亦然分別不盡在此特其所識者不同耳倘必以此爲別則聖人之誨人不倦抑豈必異於瞿曇之四十九年邪異端存倚廓然無聖須於默中得力聖人則存此各正性命保合太

和在默不忘釋氏說一切放下似不言存然要放下卻又恐上來常合如此放下則亦存其所放者矣故云恰恰無心用恰恰用心時用心以無心豈非識哉夫子此三句是虛籠語隨處移得去下至博弈圖畫吟詩作字亦然聖人別有填實處如入孝出弟不重不威等章是事實此等乃是工夫工夫可與異端同之事實則天地懸隔矣如舜蹠同一雞鳴而起孳孳以爲其分在利與善而其不孳孳者善不得爲舜之徒利不得爲蹠之徒也識字如識志之辨亦在淺深上分非朱陸大異處子靜之病只泥看一默字耳故朱子又云三者非聖人之極致則以初學之識易於

默時不警省須默無異於不默向上後則靜裏分明動難效用須不默亦無異於默故曰存諸中者之謂聖行於天壤者之謂神故學者急須先理會識後理會默乃於聖功不逆不識則何有於默哉待默而後不識猶賢於一切鶻突之狂夫全不惺松之愚人也識字對學誨默字對不厭不倦學是格物致知事識是正心誠意事不厭只是終始於學默識止是純熟其識耳朱子於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註說個記憶正可於此處參觀加記憶父母之年固不待有語而後生警而非謂口言之耳聞之而即有損於孝思須刪除見聞而密持之也視於無形豈有形而不視聽於

無聲豈有聲而不聽不然則又白晝求鬻以待夜讀之矣人矣足知象山之學差於一默字着力而與面壁九年同其幻悖聖人之學正於獨居靜坐大庭廣衆一色操存不可將不默時看作不好耳朱門諸儒將此一識字安在格物致知上以侵下學字分位用拒象山則亦不善承師說矣

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得爲心得則修亦修之於心故朱子以誠意正心言此又云無欲害人得之於心矣害人之心或有時而萌是不能修此全在戒懼愼獨上用功若徙義改過則修身應物之事並齊治平在裏許矣如不欲害人之心心心不斷德已無玷若不能審義樂遷則信爲不害人者或且有害於人或功用未熟則心未有失而行處疎漏因涉於害人而不自知是須以從義善其用改過防其疎乃聖人之學不徑遺人從修身應物上做去故徙義改過之功待修德之餘而尤加進若世儒無本之學則卽於聞義時不善時作入路子路亦然故未入室到熟處方理會心德則本末倒置矣故世儒見從義改過粗於修德聖人則以此二者爲全體已立大用推行之妙是從義改過正廣大精微之極至矣就中內外身心體用分別甚明小註或云遷善改過是修德中要緊事新安云修德之條目俱不

足存

集註先後之序輕重之倫自慶源以下皆不了此語朱子嘗自云註文無一字虛設讀者當知其有字之必有義無字之不可增益斯不謬耳集註云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德緣志道而得而持以據之功斯所服膺者不失也仁緣據德而性足用而進以依之功則用可常而欲不行也此所謂先後之序也又云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不遺者言備道之本費也動有養者德之助也息有養者仁之助也而云不遺則明道無可遺苟志於道而卽不可遺也云有養則養之以據德養之以依仁爲據德依仁之所資養也此游藝之功不待依仁之後而與志道據德依仁相爲終始特以內治爲主外益爲輔則所謂輕重之倫也志道據德依仁有先後而無輕重志道據德依仁之與游藝有輕重而無先後故前分四支相承立義而後以先後輕重分兩法此集註之精得諸躬行自證而審疏之非但從文字覓針線也集註於德云行道而有得於心於仁云心德之全德用行道而有仁則涵動靜故日至益志道篤則德成於心據德熟則仁顯於性德爲道之實而仁爲德之全據與依則所以保其志道之所得而恒其據德之所安若藝則與道相爲表裏而非因依仁而

始有其不先依仁而後游藝甚著明矣潛室不察於此乃云教之六藝小學之初事游於藝又成德之餘功小學之初習其文成德之游適於意此亦舍康莊而取逕於荊棘之蹊矣蓋六藝之學小學雖俾習其文而其實爲大經大法與夫日用常行之所有事者卽道之所發見故大學之始教卽在格物致知以續小學之所成而歸之於道夫子教人以博文約禮爲弗畔之則初非小學則姑習之一志於道而遂廢輟以待依仁之後而復理焉既不可云僅爲小學之初事若其所云成德之後適於意者則尤依託游字之影響而初無實義也以爲德已成矣理熟於胸則遇

物皆順而藝之與志得逢原之樂乎是藝之游也乃依仁之後耳順從心之效不當平列四者節目之中以示學者之當如是矣今與前三者同爲爲學之目而以成本末具舉內外交養之功則實於據德依仁之外有事於斯而非聽其自然遇物皆適之謂矣如以愆志自得游戲徜徉之爲適意邪則卽以夫子末年刪定爲德成以後所發之光輝而要以定百王之大法正萬世之人心且凜凜於知我罪我之間不敢以自恣自適況在方成其德者乃遽求自適其意如陶元亮之時還讀我書者以遣日夕而悅心目其可乎潛室但欲斡旋先後之序四字遂曲爲附會以辛

無弊乃不知朱子之云先後者固不於游藝云然則又無待潛室施無病之藥也且前三者之有先後特因德得於志道之餘而仁現於據德之熟以立此繇淺入深繇偏向全之序固非依仁則無事於據德據德則無事於志道當其志道且勿據德當其據德且勿依仁一事竟卽報一事之成而舍故就新以更圖其次況乎依仁之功與生終始何有一日爲仁之已依而無憂不依何有一日爲依之已盡而不用再依乃告成功於依仁而他圖游藝也哉所以集註雖有先後之說而尤云日用之間無少間歇以見四者始終不離之實學且獨於立志言先而據德依仁不言

先亦不言次肯綮精確一字不妄何居乎於下三者遂節施以先後而穿鑿以求伸其說嗣者無人良負前賢之苦心矣

說聖人樂處須於程朱註中篤信而深求之外此不足觀也程子云須知所樂者何事固非刻定一事爲聖人之所樂然亦何嘗不於事而見其樂哉朱子云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其非脫略事物洒然不着可知也於此一差則成大妄莊子開口便說逍遥遊弁髦軒冕亦是他本分事到來只是不近刑名以至於嗒然喪耦而極矣陳氏所謂萬里明澈私欲淨盡胸中洒然無纖毫窒礙

者此也萬里明澈則樂有片雲點染便覺悶頓所以他怕一點相干遂成窒礙而覷天下爲畏途則所謂終日游羿彀之中者亦相因必至之憂聖人說於我如浮雲明是以天自處於我皆眞於土皆安聖人之天體也若必萬里明澈而乃以得樂則旦獻風雲偕雷雨若將浼焉而屯之經綸需之宴樂皆適以爲累矣使然則疏水曲肱而後樂非疏水曲肱則不樂也不義而富貴則不處以義而錦衣玉食則亦不去豈漫然任運而無心哉遇富貴則不踰富貴之矩遇貧賤則不踰貧賤之矩乃是得左右來去盡是天理方於疏水曲肱之外自有其樂而其樂乃以行於疏水曲肱之中聖人所以安於疏水曲肱者以樂爲之骨子此非蕩然一無罣礙可知已使但無欲則無得無得則無喪如是以爲樂則貧賤之得此也易富貴之得此也難必將如莊子所稱王倪支父之流雖義富義貴亦辭之唯恐不夙矣此是聖學極至處亦是聖學異端皁白滿分處若不了此則袁安張翰韋應物白居易皆優入聖域矣而況於蒙莊

朱子卽當時所處一語說當精切讀者須先從此着眼則更不差謬雙峰云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賤方別出語亦近似然要似夫子設爲此貧境以驗樂則於聖人於土皆安之道不合矣夫子此章自是蚤年語到後來爲大夫而不復徒行則居食亦必相稱既非虛設一貧以驗樂亦無事追昔日之貧而憶其曾樂於彼作在富貴而思貧賤願外之想也樂不逐物不因事然必與事物相麗事物未接則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豈但以月好風清日長山靜身心泰順而爲之欣暢也乎既以左宜右有逢源而不踰矩爲樂則所用者廣而所藏者益舒是樂者固君子處義富義貴之極也故曰樂亦在其中言亦則當富貴而樂亦審矣使夫子而如夏啟周成生卽富貴直不須虛設一貧以言樂而又豈隨物意移貿貿然日用而不知遂使其樂不分曉乎卽在夫子攝相之時位且尊矣道且泰矣豈其所爲樂者遂較疏水曲肱時爲鶻突不分明而不能自喻邪聖人之於土皆安者於我皆眞富貴貧賤兩無礙其發生流行之大用（樂主發散在外故必於用上見）故曰樂亦在中貧賤無殊於富貴也此雙峰之語所以似是而非如云使在富貴則君子之行乎富貴者可以不言樂而唯貧賤亦然乃以見性情之和天理之順無往不在而聖賢之樂周徧給足當境自現亦可見矣如此斯爲得之

唯知夫子爲當時所處之現境則知爲夫子蚤年語知爲夫子蚤年語則亦不用向孔顏之樂強分異同今卽云顏

子所得同於聖人固不敢知然孔子三十而立之時想亦與顏子無大分別俗儒不知有樂便覺是神化之境實則不然在聖賢分中且恁等閒故周程二先生教學者從此尋去亦明是有階可升之地非欲從末繇之境也朱子以不踰矩言樂乃要其終而言之思所謂到後亦只是樂者也而三十而立時不踰之矩已分明更無差忒若所欲者動與矩違則亦不能立矣卽未到發念皆順於我皆眞地位而矩已現前無有不可居不可行之患則資深逢原已不勝其在己之樂矣如小兒食乳得飽亦無異於壯夫之飽陳饒許諸子強爲分判固須以朱子孔顏之樂不必分

一語折之

天地之化與君子之德原無異理天地有川流之德有敦化之德德一而大小殊內外具別則君子亦無不然天地之化天地之德本無垠鄂唯人顯之人知寒乃以謂天地有寒化人知暑乃以謂天地有暑化人貴生乃以謂天地之大德曰生人性仁義乃以曰立天之道陰與陽立地之道柔與剛易是天地之全化天地之全德豈但於物見天而不於天見天於感通見人事而不於退藏見人道乎集註專以進退存亡之道言易則是獨以化蹟言而於川流敦化之德忘其上下一致之理矣如說個天行健何嘗在進退存亡上論化蹟孔子贊易第一句說君子以自彊不息只是無過之本非但需之飲食宴樂困之致命遂志也眞西山單舉仕止久速說孔子全體皆易則但有利用安身之易而無精義入神之易矣慶源云履憂患之塗不可以不學易尤將易看作不得志於時人下梢學問如此說書只似不曾見易來恰將火珠林作經讀聖人於繫易多少底蘊精微只有兩章說憂患而又但以九卦爲處憂患之用則餘五十五卦皆非有憂患之情可知矣文言四序爻辭言信言謹行閑邪存誠進德修業學問寬仁皆修己無過之道也潛能勿用下也一段治人無過之道也只末

後一段說進退存亡爲亢龍言爾舍大中至正之道而但以變化推移言天人之際甚矣其誣也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集註語錄開示聖奧至矣就中與天合契一段尤爲不妄於憤樂見得天理流行之不息於忘食忘憂見得人欲淨盡之無餘而天之無私者唯其不息則所謂發憤便能忘食樂便能忘憂也天無究竟地位今日之化無缺無滯者爲已得明日之化方來未兆者爲其未得觀天之必有未得則聖人之必有未得不足爲疑矣大綱說來夫子十五志學一章以自顯其漸進之功若密而求之則夫子之益得其未得者日日新而不已豈一有

成聖而終身不舍乎朱子云直做到底底字亦無究竟處有所究竟則執一執一則賊道釋氏所謂末後句者是也觀之於天其有一成之日月寒暑建立已定終古而用其故物哉小註中有聖人未必有未得且如此說之言必朱子因拈人認定有一件事全不解了之爲未得故爲此權詞以應之後人不審漫然錄之遂成大妄

集註氣質清明義理昭著是兩分語氣質清明以人言義理昭著以理言非氣質清明者則雖義理之昭著而不能知然非義理之昭著者則雖氣質清明而亦未必其知之也緣朱子看得此一者字活大槩不指人而言與下句者

字一例豈好古敏以求之爲夫子之自言而亦以人言之乎義理昭著四字較和靖說更密慶源雙峰只會得和靖說不曾會得朱子說但言義理則對事物而言之既云義理之昭著則自昭著以外雖未及於事物之蕃變而亦有非生所能知者矣故朱子云聖人看得地步濶總在說知處不同精義入神聖人方自信曰知如生而知孝自與不知孝者不同乃中心愛敬即可自喻而事親之際不但禮文之繁即其恰得乎心而應乎理以爲天明地察之本者自非敏求於古而不得劃在仁義中正之縕藏乎聖人於此業以生知自命而見夫生知者生之所知固不足以企及乎己之所知若曰我非但生知而所求有進焉者特其語氣從容非淺人之所測耳徇齊敦敏之說見於稗官與釋氏墮地七步之邪詞同其誕妄乃疑古今有生而即聖之人亦陋矣夫

聖人從不作一戲語如云不善亦師爲謔而已以此求之集註未免有疵在老子曰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是狠毒語將謂紂爲武王之資楊墨爲孟子之資利人之不善而己之功資以成道資以伸若此既非君子之存心乃老子且僅曰資而夫子顧以反其道而用之者爲師邪其不善者而改是補出擇字餘意師則但云從之者

所以云三人而不云二人彼兩人者均善必有一尤善者均不善必有差善者即我師也且其人業與我而並行亦既非絕不相倫之人矣故以善爲師則得師矣不善而改則不妄師矣人苟知擇豈患無師哉

夫子將善人有恆作一類說南軒云善人有恆以質言此處極難看得合若如曾氏所云善人明乎善者有恆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則相去遠矣此二種人全欠大小之異致而一皆率任其所本明非有能明不能明之別也有恆者無處則是無有處則恆有虛約則只是虛約盈則恆盈泰則恆泰於其所無所虛所約固不襲取而

冒居之然亦不能擴充以求益也特以其不冒居之故則求益也有端矣若善人之別於有恆者大槩與理相得求所謂無虛約者已鮮而所有所盈所泰未能精其義而利其用便亦任其自然條條達達如此做去其不能造其極而會其通者亦與有恆之不能擴充以求益同之爲未學也質之美者不求擴充則必能恆若求擴充則反有杌隉窒礙思爲變通而或不能恆矣此有恆之進機也又其上者任其自然則所爲皆可欲繇是而求精其義而利其用則初幾反滯轍跡不熟而未必即能盡善矣此善人之進機也善人大而不切有恆既不能大而亦未必其能切大

抵皆氣壹動志只如此做去更無商量回護其爲全爲欠則天定之矣若不能大而已切則君子也志爲主而氣爲輔者也於此辨之乃知君子善人有恆之同異

善人亦是有恆他所爲皆善如何不恆有所不恆則有所不善矣但恆而曰有自是在一節上說若凡有皆恆即不可名之爲有恆總之有恆得善人之一體君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也如此類須分別看倘以一例求之而云有恆爲實而善人近於虛則不足以爲善人聖人全而君子偏則不足以爲君子矣

南軒說梁武商紂同咈天理可謂正大精嚴之論南軒於此等處看得源流清白其論酒誥一篇文字極爲朱子推服古今儒者能如此深切斬截者蓋亦鮮矣然劈頭說個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安在此處卻不恰好聖人於此卻是裁成輔相順天理之當然何曾兜攬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若方釣弋時以生物之心爲心則必並釣弋而廢之矣聖人只是聖人天地只是天地中庸說配天如婦配夫固不純用天道其云浩浩其天則亦就知化之所涵喻者言爾無端將聖人體用一並與天地合符此佛老放蕩僭誣之詞不知而妄作聖人立千古之人極以贊天地固不爲此虛誕而反喪其本也泰誓曰唯天地萬物父母元

后作民父母理一分殊大義昭著古人之修辭立誠鮮不如此若云不綱不射宿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以大言之天地固不爲是區區者以精言之天地亦不能如是之允當也天地不需養於物人則不能而天地之或殺則無心而無擇方秋禾槁固不復揀稗者而更長養之夭札所及不與人以得避之地成周之治可以數百年而無兵七國五胡之際不復更有完土必欲規規然一與天地相肖非愚而無成必且流於異端之虛僞矣天地之元亨利貞大而無迹聖人仁至義盡中而不偏聖人之同乎天地者一本聖人之異乎天地者分殊不然彼梁武之流固且以究竟

如虛空廣大如法界爲行願一天地也而何以罪均於商紂哉

泰伯篇

集註言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而有天下矣乃棄不取又云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於義明甚金仁山徒費筆舌止欲斡旋太王無翦商之志乃謂泰伯之讓天下讓於王季不知太王而非有翦商之事則泰伯又何處得天下讓之王季耶小儒以淺識遙斷古人樂引異說以自證乃不知所引者之適以自攻吳越春秋一書漢人所撰誕誣不足信不可與左傳參觀異同且彼書記太王之言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則太王之不忘翦商亦可見矣夫子稱泰伯爲至德而於太王未施一贊詞仁山乃苦欲曲美太王而不知其以抑泰伯也殊甚何其矛盾聖言而不之恤也使泰伯而逆計王季文王之有天下因順太王之志而讓之季歷如所云遂父志而成其遠大若云周有天下繇泰伯之逃則是泰伯以此一謙陽辭陰取而兄弟協合以成奪商之事是與曹操所云吾其爲周文王者同爲僭詐而夫子稱之曰至德不已僭與古者封建之天下易侯而王亦甚尋常事既非若後世亂賊起自寒微資君之祿位竊寵欺孤寡而攘奪之商之歷祀已六百而失道之主相仍太王以后稷之裔弈世君公則於以代商而王顯然有其志事而抑何損若夫泰伯懷必得之心擇弟與從子之賢使可固有而不失則其爲詐也甚矣此辨太王無翦商之志者不足以伸太王而唯以抑泰伯叛聖言也仁山云太王前日猶能棄國於狄人侵邠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太王之心決不若此其悖也夫太王之避狄豈讓狄哉鰓鰓賂狄冀以全邠殆不得免焉而後爲此全民避地之計孟子固曰不得已也狄不可爭則去之商有可代則思代之太王之創業垂統如此而已至於柞棫拔而昆夷駾太王豈終讓狄人者哉

朱子確然有見於此而援引魯頌及春秋傳以辟諸儒回護之說用以見太王之無不可翦之商而泰伯猶且不從父命確爾求仁之爲至德其深切著明至矣仁山之言烏足爲有無邪本文云三以天下讓是天下其所固有也若因後日之有天下而大爲之名則使文武終不有天下而泰伯遂無所讓邪唯泰伯可以有天下而不有則即使文武不有天下而泰伯之讓天下也固然特所云讓者謙遜不居之辭非必讓之人而後謂之讓也書曰舜讓於德弗嗣謂己德之不足嗣則不敢受非以讓之四嶽羣牧也子曰其言不讓謂己可有之而即自任之非謂不讓之求亦

讀四書大全說卷五

與點也知此則俗儒讓周讓商之說兩無容相攻擊而不得謂商固有天下無待於泰伯之讓以破泰伯不從之說矣益以德以時天下本泰伯之所有今以君臣之大義不從父命而不居至他日之或爲季歷子孫所有或商之子孫仍無失墜總以聽之天而已不與焉盡道於己而爲仁不繇乎人此其得於心者已極而非人之所能喻也使泰伯從太王而代商則人知其躬任天下矣今無其事是以民不知而弗得稱也藉云以讓之王季文王則昭然於天下後世而何無得而稱哉拘儒多忌不足達聖人之旨自當以集註爲正

後人釋書於字句上作奇特纖新之解薄古人爲未審不知先儒固嘗作此解已知其非而舍之曾子本文三斯字作現成說而以爲存省之驗者朱子蓋嘗作此解矣然而集註不爾者以謂作現成說則是動容周旋中禮自然發見之光輝乃生知安行化不可爲之事既非曾子言所貴乎道言遠言近之義若謂三者爲化迹而道之所貴別有存主之地則所謂存主者豈離鉤三寸別有金鱗耶此正聖學異端一大界限聖賢學問縱教聖不可知亦只是一貫合吾耳目口體動靜語默而別求根本抑踐此形形色色而別立一至貴者此唯釋氏爲然爾先儒說曾子得聖學之宗而以授之子思孟子所授者爲何事但與他一個可依可據者而已故其臨終之言亦別無付囑止此身之爲體爲用者卽爲道之所貴修此身以立體而行用卽是君子所貴乎道其後子思之言中和則曰喜怒哀樂不離乎身之用也容貌顏色辭氣者喜怒哀樂之所現也鄙之與雅倍之與順正之與邪信之與僞暴之與和慢之與莊中節不中節之分也孟子言天性曰形色容貌顏色辭氣者形色也暴慢鄙倍之遠信之近踐形者也靜而存養於心凝以其身之靜也動而省察於意慎以其身之動也所存者卽此不暴慢不鄙倍近信之實故曰儼若思所察者卽此暴慢鄙倍不信之幾故曰無不敬不然則理於何存欲於何辨非此遠暴慢鄙倍而近信者亦孰爲天理顯仁藏用之眞非其剛爲暴柔爲慢淫於鄙辟於倍飾情爲不信者何以見所欲之爲私也曾子喫緊爲人只在此身著力而以微見天心顯微王道者莫不在此若但以爲效驗而用力不繫乎此其不流於禪學者鮮矣

顏子所至與聖人相去遠近固非易知然以犯而不校想之則亦可彷彿其端上蔡云幾於無我所謂無我者聖人也朱子謂卻何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便將人我都無了此話不加審別則已與釋氏無我相無人相之說相亂

所以於此須求一實際在聖人所謂無我者豈其於人我而無之於人我而無之則是本有人我而銷之於空是所謂空諸所有也抑謂人我本無而我不實之以有是所謂愼勿實諸所無也夫聖人之無人我豈其然哉一理而已矣人我有異而理則同同則無異故曰無也無欲害人者理也在我無欲害人在人無欲害我其理同也無欲受侮汝者理也我無欲受人無欲受其理同也同乎理則一理而已矣而安有人與我之或異乃理則有等殺矣均而同之而尙非理也因其尊而尊之因其卑而卑之我之居尊與人之居尊我之處卑與人之處卑同也同此而已矣非

必我尊人卑而抑我以就卑也因其親而親之因其疏而疏之我之所親與人之親我我之所疏與人之疏我同也同此而已矣非必忘親忘疏而引疏者以爲親也因其曲而曲之因其直而直之直在我之必伸猶在人之不可屈曲在我之必屈猶在人之不可伸同也同此而已矣非必屈己伸物而慊以曲自予以直予人也故犯而不校能恕乎人而非必能大順乎理之同蓋於克己有餘而於復禮未能合符是以重於己而輕於物故人之以非禮相干者未一準之天理之大同斯以爲始事之始功而未入於化也聖人只是天理渾成逢原取給遇順逆之兩境一破兩

分皆以合符不爽更無所謂己私者而克之顏子則去一分私顯一分公除彼己之轍迹而顯其稱平先儒謂孟子爲有圭角竊意顏子亦然用力克去己私即此便是英氣有英氣便有圭角矣要以有生之後爲天理之蔽者唯此以己勝人之心爲最烈故顏子雖未入化而作聖之功莫有過焉蓋己私已淨但不曾致空去則天理之發見自不容已如磨古鏡去一分垢則顯一分光自有不能遏抑者矣迨其垢盡光生而不但作鏡中之影渾然於天理一致之中則無階可升而爲道義之門此顏子所謂欲從末繇者也觀聖賢無我之深淺當於此思之庶不婪入釋氏歟

利截體之妄

慶源因有周公之才者尙當以驕吝爲戒遂疑才爲可善可惡之具而曰德出於理才出於氣竊以知慶源說書多出億度而非能豁然見理者德有性之德有行道有得之德皆涵於心者也心固統性而不可即以心爲性以心爲性則心性之名不必互立心不出於性德不出於理矣如行道而有得則得自學後得自學後非特所性之理也今不可云周公質非生安而亦不可謂周公之德不繇學得則亦不必出於性者之爲德而何得對氣而言之理爲德之所自出也凡言理者有二一則天地萬物已然之條理

一則健順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爲性之至理二者皆全乎天之事而德出於理將凡有德者一因乎天理之自然而人不與哉抑慶源之意或淺之乎其爲言若曰出於理者爲德未出於理而僅出於氣者爲才則是拒諫飾非工書晝穿竇核之才耳而豈周公之才哉是云德出於理業已不可而況云才出於氣乎一動一靜皆氣任之氣之妙者斯卽爲理氣以成形而理卽在焉兩間無離氣之理則安得別爲一宗而各有所出氣凝爲形其所以成形而非有形者爲理夫才非有形者也氣之足以勝之亦理之足以善之也不勝則無才不善抑不足以爲才是亦理氣均

焉審矣寂然不動性著而才藏感而遂通則性成才以效用故才雖居性後而實與性爲體性者有是氣以凝是理者也其可云才出於氣而非理乎孟子曰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才盡則人皆可以爲堯舜矣雖云氣原無過氣失其理則有過才原無過才失其用則有過然而氣失其理猶然氣也才失其用則不可謂才且此既云才之美矣則盡之而無不善矣則才無過而有功矣豈遂爲召驕致吝之媒乎程子云有周公之德自無驕吝此據已然而言爾非謂有周公之才者能致驕吝也驕者氣盈吝者氣歉驕吝者則氣之過也不驕不吝者能善其氣

者也氣有盈歉則爲驕爲吝故夫天下之驕吝者不必皆有才而且以不盡其才故聖人於此言才又言驕吝正是教人以人輔天以道養性善其氣以不害其性之意使天以此理此氣授之人而爲才者得盡其用而成其能其爲功在學而不恃所性之理何居乎慶源之孤恃一理以彈壓夫才廢人工而不講也耳聰目明言從動善心睿所謂才也則皆理也而僅氣乎哉氣只是能生氣只是不詘氣只是能勝過此以往氣之有功者皆理也德固理也而德之能生不詘而能勝者亦氣也才非不資乎氣也而其美者卽理也理氣無分體而德才有合用不驕不吝所以善

吾才卽所以成吾德曾何歧出溝分之有

慶源云世固有優於德而短於才者此乃未成德者文飾迂疏之語聖賢從不於此說德到優時橫天際地左宜右有更何短之有哉假令一人有孝德以事親而無事親之才則必將欲順而反得忤申生之所以僅爲恭而許世子且不免於大惡其可謂孝德之優乎必能如大舜文王方可云優於孝德而草野倨侮呴呴咻咻者一短則莫不短也優者綽有餘裕之謂短於才正是德之不優處誠優於德矣則凡爲道義之所出事物之待治何一不有自然之條理凡周公之才固卽以行周公之德而實周公之德優

祿不窮所必發之光輝德者得其理才者善其用必理之得而後用以善亦必善其用而後理無不得也故短於才者不可謂無德而德要不優必如周公平禍亂制禮樂以成其純忠達孝之德而後爲德之優爲才之美若馬鈞何稠楊修劉晏之流亦奚足以云才而況得見美於聖人驕吝之不可有固善才之用而亦居德之方然則有曾閔之孝龍比之忠而驕且吝焉則亦爲居德之忌而不但爲才言也特以驕吝於用處發見而才者德之用故專言才以統德而鮑焦申屠狄李膺范滂之以驕吝居德者亦自不乏然則有德而短於才者無亦驕吝之使然正不得以才

短爲無損於德而自恣也如云德不憂驕吝而有才者則然則非但病才而且以賊德固偏者之大患也

聖人於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之後必須說危邦不入以下一段文字丁寧嚴切語下自見若以效言則成德以後內以成身外以成物不可勝數而何但於出處上序續不一詞而足哉此唯晁氏數語說得簡要精通雖去就出處之校學守以體用而分本末然總繫之曰然後爲君子之全德則去就義潔出處分明亦非坐致之效可知聖賢學問內外標本無一不用全力若學守功深而去就出處一聽其自善則用力於此而收功於彼如農耕之耘之而不穫

祿亦豈其祿哉所以靜而存養者必動而省察君子之法天唯是自強不息終日乾乾夕惕若何嘗靠著一二十年學守工夫便東衝西撞去如王安石之所爲者安石之所聞深思廉潔自好亦可謂有主矣向後御成一無忌憚之小人此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之說以誤學人不小所以文言說忠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學守之謂詞也而又云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則不驕不憂亦必有知幾存義之功焉故夫子悅漆雕開之未信則以開之可仕者學守有得而不能自信者現前應用之物理也物之理本非性

外之理性外之物理則隔嶺孤松前溪危石固已付之度外而經心即目切諸己者自無非吾率性之事則豈有成功之一日望危邦而必不入亂邦而必不居有道則必不後時無道則必無滯迹也哉唯佛氏有直截頓悟之一說故云知有大事便休而酒肆淫坊無非覺位但一按指海印發光緣他欲壞一切而無可壞之實則但壞自心即無不壞故孤守自性總棄外緣聖人於下梢處一倍精神欲成一切而此物之成不能速成彼物故理自相通而功無偏廢是以終之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則以見學之已明守之已至到臨幾應物上一失

其幾則雖期許無愆而俯仰天人已不能自免於恥所以見天理流行初無間斷不容有精粗內外之別而以精蒙粗以內忘外貽亢龍之悔以一眚累全德也斯聖功之極至成德之終事其慎其難曰慎一日亦不知老之將至矣朱子云此唯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語自蘊藉言必能乎彼而後能乎此以著本末相生一致之理非謂能乎彼則即能乎此特本而遺末舉一而廢百也慶源遂以效言不但昧於聖言亦以病其師說矣

鄭氏以許行陳相爲篤信而不好學大屬孟浪篤信者若不問其何所信則信佛老以至於信師巫邪說者至死迷

而不悟亦可許之篤信耶且陳相學許行之學許行學神農之言豈其不學而抑豈其不好乃鄭氏之失總緣誤將信字作虛位說朱子云篤信是信得深厚牢固亦自有病但云信得深固其所信者果爲何事朱子意中言外有一道字在而鄭氏且未之察乃夫子豈隱一道字於臆中而姑爲歇後語耶熟繹本文八字下四字俱事實上四字俱工夫若云信道則信字亦屬工夫連下兩工夫字而無落處豈不令癡人迷其所往逢着一說便爾不疑此信如何得篤且如陳相之事陳良已數十年一見許行遂盡棄其學正唯不能疑者之信不篤也而病不在於好學之不誠

事陳良而信陳良見許行而信許行如柳絮因風逢蛛網而即罣亦何足道哉但言信而不得所信則其弊必至於此以實求之則此所謂信者有實位而非用工之虛詞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正此謂矣故皆與好學相資而著其功特彼之言信以德之性諸天者言此之言信以德之據於己者言爲小異耳篤信猶中庸言敦厚也好學猶中庸言崇禮也蓋君子於古今之聖教天下之顯道固所深信而疑之與信以相反而相成信者以堅其志疑者亦欲以研其微故曰信而好古亦曰疑思問此不容步步趨趨漫然無擇惟事深厚牢固之區區也審矣唯夫吾心固

有之誠喻諸己而無妄者即此是道之眞體效於人心而資深居安者於此而加之培植壅護之功則良能不喪而長養益宏所謂敦篤其所已能者正此謂已此心分明不昧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言則可言行則可行者是曰信而量之未充體之未極益加念焉使己能者不忘可能者不詘是曰篤如此則仁爲誠仁義爲誠義而體之或僞猶恐用之或窮則好學之功所繇並進而不可缺也彼陳相一流心無眞理蒙蒙瞀瞀乘俄頃之信而陷溺不反雖好其所好而學其所學曾何益哉使陳相者能於己之性物之理於痛癢之關心固有而誠喻之則雖其學未至亦何悖

謬之若此耶聖人言爲學之本其只一信字爲四德之統宗故曰主忠信曰忠信以得之而先儒釋之曰以實曰循物無違以實者實有此仁義禮智之天德於心而可以也則循物無違者事物之則曉了洞悉於吾心如信夏之熱信冬之寒非但聽官之推測吾之所通與彼之所感自然而不忒也道自在天下而以喻諸吾心者爲靜可爲體動可爲用之實即其發之不妄以揆諸心而與千聖合符則繇一念之不忒以敦篤而固執之雖學之未至而本已不失雖有異端窮工極巧以誘吾之信而終不亂豈徒恃所學以立門庭而折之耶乃至父子君臣之際苟非忠

義之根於性者有信在心而徒聞見是資則將有信伯禽東征之爲孝而成李賢楊嗣昌之忘親信譙周勸降之爲忠而成吳堅賈餘慶之賣國信之益以牢固而爲惡益大聖人何以切切然以篤信冠於學守善道之上爲成德之始基也彼鄭氏者惡足以知之

古樂旣無可考其見之儀禮者朱子業信而徵之以定笙詩之次第蓋繇今以知古樂之略者唯恃此耳關雎爲合樂之首居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之先旣後有五篇則不可云自關關雎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陳新安云當以關雎之末章爲亂其說與儀禮合合樂六詩每篇當爲一終合樂者歌與衆樂合作而當其歌則必不雜奏衆樂使揜人聲一篇已闋始備奏羣音以寫其餘故曰洋洋乎盈耳言關雎則葛覃以下五詩放此矣

若琴張曾晳牧皮之流豈復有不直之憂蓋彼已成乎其爲狂則資禀旣然而志之所就學之所至蔑不然也此云狂而不直則專以資禀言潛室之論較朱子要做聖賢之說爲是

猶恐失之唯陳新安末一說爲有分別朱子將合上句一氣讀下意味新巧然二句之義用心共在一時而致力則各有方不可作夾帶解失者必其嘗得而復失之謂若心

有所期得而不能獲則但可謂之不得而不可謂之失且有所期而不能獲即不及之謂爾若云如不及矣而猶恐不能得則文句複而無義且輕說上句勢急趨下於理尤礙旣以如不及之心力爲學而猶以不得爲恐則勢必出於助長而先獲此二句顯分兩段如不及者以進其所未得猶恐失者以保其所已得也未得者在前而不我親如追前人而不之及也已得者執之不固則遺忘之如已所有而失之也看書須詳分眉目令字字有落若貪於求巧而捉取於形聲之似則於大義有害矣

先須識取一天字豈覓絕在上清虛曠杳去人閒遼闊之

字而別有一天哉且如此以爲大則亦無與於人而何以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堯之爲君則天之爲夫天之爲天非徒有空曠之體萬物資始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則天也集註言德德者君德也明俊德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德之蕩蕩者也天之於物有長有養有收有藏有利用有厚生有正德而既不可名之曰長物之天養物之天收藏夫物之天利物用厚物生正物德之天如天子之富倘不可以多金粟多泉貨言之則堯之不可以一德稱者亦如此矣且天之所以長養收藏乎物利物用厚物生正物德者未嘗取此物而長養收藏利厚而正之旋復取彼物長養收藏利厚而正之故物受功於不可見而不能就所施受相知之垠鄂以爲之名則堯之非此明俊德彼親九族既平百姓旋和萬邦者民亦不能於政教之已及未及先後遠近閒酌取要領而名其德也乃其所及於民者豈無事哉其事可久故不於斷續而見新其事可大故不以推與而見至則其成功文章之可大可久者即無能名之實也成功非巍巍則可名湯之制正武之淸明是也有推與也文章非煥乎則可名禹貢之敷錫周官之法度是也有斷續也乃凡此者無不在堯所有之中而終不足以盡堯之所有意黃頊以上之天下別有

一風氣而虞夏商周之所以爲君者一皆通用堯之成功文章古必有傳而今不可考耳若以心德言之則既與夫子大哉爲君之言相背而以準之天則將謂天有巍巍之體段其亦陋矣先儒說天如水晶相似透亮通明結一盎殼子在上以實思之良同兒戲語其或不然以心德比天之主宰則亦老子橐籥之說蕩蕩兩閒何所置其橐而又誰爲鼓其籥哉夫子只一直說下後人死拈無名作主惹下許多疵病而竟以道家之餘瀋所謂淸淨幽元者當之應亦誣矣

異色成釆之謂文一色昭著之謂章文以異色顯條理之別章以一色見遠而不雜乃合文以成章而所合之文各成其章則曰文章文合異而統同章統同而合異以文全章偏言之則文該章以章括始終文爲條理言之則章該文凡禮樂法度之分析等殺差別厚薄者文始末具舉先後咸宜者章文以分分於合顯章以合合分成而分不妨合合不昧分異以通於同同以照所異相得而成相涵而不亂斯文章之謂也舊註未悉

子罕篇

天之命人物也以理以氣然理不是一物與氣爲兩而天之命人一半用理以爲健順五常一半用氣以爲窮通壽

天理只在氣上見其一陰一賜多少分合主持調劑者卽理也凡氣皆有理在則亦凡命皆氣而凡命皆理矣故朱子曰命只是一個命只此爲健順五常元亨利貞之命只此爲窮通得失壽夭吉凶之命若所云惠迪吉從逆凶者旣無不合矣而伯牛之疾孔子之不得衛卿季孫之惑於公伯寮在原頭上看亦與從逆凶之理一也人事之逆天數之逆等之爲逆則皆凶矣或疑天數之不當有逆則人事又豈當有逆哉唯天之德以生物利物而非以殺以害唯人之性以仁以義而非以爲戕爲賊乃乘於其不容已之數則相失在毫釐之差而善惡吉凶已不可中徙則健

順五常之理微而吉凶禍福之理亦甚微也健順五常理也而健者氣之剛順者氣之柔五常者五行生王之氣則亦氣之理矣壽夭窮通氣也而長短豐殺各有其條理以爲或順或逆之數則亦非無理之氣矣陳新安未達朱子之微言而曰集註云命之理微則此命以理言其泥甚矣或疑天命之理愚者可明柔者可彊所以可變者唯其命之一也人之習變其氣質而命自一故變其習之不一者而可歸於一是則然矣若夫氣數之命窮者不可使通夭者不可使壽則所命不齊命不齊則是理無定矣理不一則唯氣之所成而豈得與健順五常之命爲性者同哉乃於此正有說在可以例相通而不可執一例槪也天命之理愚者可使明而明者則不可使愚柔者可使彊而彊者則不可使柔故縣不能得之於子紂不能得之於臣此猶夫仲尼之不能使伯牛壽樂正之不能使孟子遇也氣數之命夭者不可使壽而壽者可使夭窮者不可使通而通者可使窮故有耽酒嗜色以戕其天年賊仁賊義以喪其邦家此猶夫愚而好學則近知柔而知恥則近勇也故曰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嗚呼二者之胥爲命致上致下之不同而胥協於一也此其

所以爲理之微與

程子云意發而當卽是理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胡氏云意不可以孤行必根於理皆精審允當之語而微言引伸則在讀者之善通不然則胡不云無私而云毋意耶此旣顯然但此言意之卽不可有而大學云誠其意則又似一篇貫其意而不待於揀擇然則此之言意與大學之言意固有別矣而統言意則又未見其別也蓋均之意也而大學云其身其心其意其知四其字俱指古之欲明明德者而言而其意其知二其字又微有別身兼修與未修故言修修者飭其過也心兼正與不正故言正正者防其邪也

意已無邪故言誠知已無過故言致誠者卽此而實之致者卽此而充之也則其云其意者爲正心者言之欲正其心者之意已遠於私則不復憂其發之不中於理而特恐其介於動者之不篤耳則凡言意不可遽言誠而特欲正其心者之意則當誠也若漫然因事而起欲有所爲者曰意而正其心者存養有本因事而發欲有所爲者亦可云意自其欲有所爲者則同而其有本無本也則異意因心之所正無惡於志如日與火之有光燄此非人所得與而唯明明德者則然故大學必云誠其意而不可但云誠意假令非正心所發之意有好而卽如好好色有惡而卽如

惡惡臭則王安石之好呂惠卿牛僧孺之惡李德裕其迷而不復亦未嘗不如好好色惡惡臭而要亦爲意爲必爲固爲我而已矣豈足道哉意生於已正之心則因事而名之曰意而實則心也志也心之發用而志之見功也可云其意而不可云意也今此言子絕四而云毋意者新安所云以常人之私欲細分之有此四者是已因常人之有而見夫子之絕則此意爲常人而言而爲意之統詞統常人而言則其爲漫然因事欲有所爲者亦明矣既爲漫然因事欲有所爲則不問其爲是爲非俱如雷龍之火乘陰虛動而妄發不可必出於私而固不可有矣知此則但言意可無言私而但於孤行與有本察之則曉然矣

朱子因釋氏有破除知見之說恐後學不察誤引聖言以證彼教故以無知爲謙詞實則聖人之言雖溫厚不矜而亦非故自損抑謂人當有知而已無之也道明斯行則知豈可無然此自對世人疑夫子有知者而言則聖人無所不知而謂之有知可乎以聖人無所不知而謂之有知此正墮釋氏家言及陸子靜頓悟之說蓋人疑聖爲有知者謂無所不知者其枝葉而必有知爲之本也異端行無本而知有本故舉一廢百聖人行有本而知無本誠則明矣固有此理則因是見知而一切物理現前者又因天下之

誠有是事則誠有此理而無不可見所謂叩兩端而竭也若古今名物象數雖聖人亦只是畜積得日新富有耳此與帝王之富但因天下之財自無與敵一例若釋氏則如俗說聚寶盆相似只一秘密妙悟心花頓開拋下者金山粟海驀地尋去既萬萬於事理無當卽使偶爾弋獲而聖人如勤耕多粟彼猶奸富者之安坐不勞五斗十年三十擔禍患之來無日矣世人因不能如聖人之叩兩端而竭便疑聖人有一聚寶盆在故夫子洞開心胸以教之而豈但爲自謙之詞

緣顏淵無上事而發此歎遂啟後學無限孤疑如實思之

頁是鏤空畫火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是何物事莫有一個道離了自己卻在眼前閃閃爍爍刁刁蹬蹬顏子卻要捉着他不能勾在釋氏說不得觸不得背金剛圈棘栗蓬離鉤三寸十石油麻正是這話仔細思之作甚兒戲近有一儕問一學究說之者有所指之詞仰之彌高之字何指學究答云指道儕云然則可道仰道彌高否其人無語此學究與儕固不足道尋常理學先生錯作仰道彌高解爲此儕所敲駮者不少此等區處切忌胡思亂想將道作一物浩浩而無窮盡變變而無方體自伏羲黃易直至顏孟程朱誰曾懸空立一個道教人捂鏡

花捉水月去若道而高也則須有丈里道而堅也則須有質模道而在前在後也則行必有迹而遷必有徑如何說得無窮盡無方體乃顏子於此卻是指着一件說在粗心浮氣中二氏之毒者無惑其狂求不已也顏子既非懸空擬一道之形影而言之又實爲有指思及此然後知朱子之言真授藥者以目也朱子云不是別有箇物事則既足以破懸空擬道形影者之妄又云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則現前將聖人立一法則而非無所指矣要此一章是顏子自言其學聖之功而非以論道喟然之歎知其難而自感也非有所見而歎美之也聖人之無行不與

只此語默動靜擬議而成變化便是天理流行如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亦止在身心上體認得精義入神利用安身之事非有一性焉命焉如釋氏之欲見之也見性二字在聖人分上當不得十分緊要而又非驀地相逢通身透露之謂見孟子所言乍見孺子入井之心亦是爲人欲蔽錮不足以保妻子之人下一鈐點若聖賢學問則只一箇無不敬安所止就此現前之人倫物理此心之一操一縱以凝天德而何有如充如水如蚓鳴如絲縷之性而將窺見之緣夫子義精仁熟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故卽一止一作一言一動之間皆自然合符而其不可及者卽爲高不

能達者卽爲堅不可執一以求者卽爲在前而在後卽如鄙夫之問叩兩端而竭見齊衰者冕衣裳者瞽者而必作必趨感斯應應斯善善必至至善必不息不息而化此所謂彌高彌堅忽焉在後者矣顏子親承夫子無行不與之教較夫子生千聖之後而無常師者其用功之易自倍故事壹以學聖爲己事想來更不暇旁求朱子深知顏子之學而直以學聖言之可謂深切著明矣彼汎言道而億道之如此其高堅無定者眞釀蜜以爲毒也

朱子三關之說集註不用想早年所見如此而後知其不然善學者正好於此觀古人用心處不恃偶見以爲安而

必求至極如何陳新安金仁山倘取朱子之所秉以為寶也為彼說者止据夫子循循然一段在忽焉在後之下將作自己無所得依步驟學作文字一例商量聖賢性命之文何嘗如此命局布格顏子於欲從末繇之時發此喟然之嘆直以目前所見銜口說出若云歷憶初終履歷而敘之其於喟然一歎之深心早已迂緩而不親矣除卻博文約禮何以仰何以鑽何以瞻非如有所立而卓爾雖欲從之末繇又何以為彌高彌堅而忽在後既已仰之瞻之如此其盡心力以學聖矣而又在文未博禮未約之前則豈聖人之始教但教以脈脈迢迢尋本來面目也聖學中既

不弄此鬼技而況子固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已夫顯為君子之始事聖人之始教哉將聖人於顏子之明睿尚然不與一端緒待其白地瞻鑽計無所出然後示之以博文約禮則顏子以下不愈增其終身之迷耶陳子禽只緣在博文約禮上不能承受聖教故直鹵莽以子貢為賢於仲尼漫無把捉者真見聖而不知聖聞道而不信道顏子卽不其然而未博文未約禮之前亦知聖道之高堅可耳而何以知其彌高彌堅既見在前而猶未已哉顏子之歎蓋曰夫子之道其無窮盡無方體者乃至是耶此非夫子之吝於教非我之不勤於學也而教則諄誘學則竭才乃其如有所立而卓爾其末繇也則見其彌高也彌堅也瞻在前而忽在後也則甚矣聖人之難學也故集註於首節言此顏子深知夫子而歎之末節言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語錄有云合下做時便下者十分工夫去做此朱子之定論學者所宜篤信者耳

與道為體一與字有相與之義凡言體皆函一用字在體可見用不可見川流可見道不可見則川流為道之體而道以善川流之用此一義也必有體而後有用唯有道而後有川流非有川流而後有道則道為川流之體而川流以顯道之用此亦一義也緣此因川流而興嘆則就川流

言道故可且就川流為道體上說不曰道與川流為體然終不可但曰川流為道之體而必曰川流與道為體則語仍雙帶而無偏遺故朱子曰與道為體一句最妙

程子此道體也一句未免太盡朱子因有此四者乃見邪無聲無臭底兩何亦須活看竟將此不舍晝夜者盡無聲無臭之藏則不可易彖於坎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於兌曰君子以朋友講習看來只是如此集註云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初不曾打併道理盡在內夫子只說逝者如斯一者字是分下一欵項說底如說仁者便未該知說知者便未該仁逝亦是天地化理之一端有逝

則有止有動則有靜有變則有合有幾則有誠若說天地之化斯道之體無不如此水之逝而不舍則莊子藏山釋氏剎那之說矣於動幾見其不息者於靜誠亦見其不遷程子天德王道之言亦就動幾一段上推勘到極處而其云慎獨則亦以研動察之幾而不足以該靜存審矣程子推廣極大朱子似不盡宗其說故有愚按云云一段想來不消如此張皇禮云安安而能遷夫子云主忠信徙義方是十成具足底道理

程子君子法之四字卻與與道為體之說參差不合新安祖此說云欲學者於川流上察識道體之自然不息而法之愈成泥滯慶源人能即此而有發焉一句方得脗合此等處差之毫釐便成千里川流既與道為體逝者即道體之本然川流體道有其逝者之不舍道體之在人心亦自有其逝者不待以道為成型而法之此逝者浩浩於兩閒豈但水為然哉易象下六十四個以字以者即以此而用之非法之之謂也言法則彼為規矩此為方員道在天下而不在己矣天德乾地德坤君子固自有天行之健地勢之坤而以之自强以之載物無所煩其執柯睨視之勞也逝者二字是統說斯字方指水如斯者言天理之運亦如斯人心之幾亦如斯也此聖人見徹內外備道於身之語

目刻刻有可視之明耳刻刻有可聽之聰入即事父兄出即事公卿此皆逝者之不舍晝夜也朱子如水被些障塞不得恁地滔滔之語亦有疵在道體自然如何障塞得只人自間斷不能如道體何也天地無心而成化故其體道也川流自然而不息人必有心而後成能非有以用之則逝者自如斯而習矣不察抑或反以此孳孳而起者為蹠之徒未嘗礙道不行而人自躓耳此固不可以水之塞與不塞為擬明矣道日行於人人不能塞而亦無事舍己之固有外觀之物以考道而法之若云以道為法淺之則謂道遠人而推其極必將於若有若無之中立一物曰道老氏緣此而曰人法天天法道嗚呼道而可法則亦虛器而離於人矣奚可哉

程子是一語之疵新安則見處差錯程子既云與道為體則猶言目與明為體耳與聰為體固不可云君子法目之明以視色法耳之聰以聽聲其言自相窒礙故知是一時文字上失斟酌若云君子以之自彊不息則無病矣若新安云欲學者於川流上察識道體之自然不息而法之則是道有道之不息君子有君子之不息分明打作兩片而借為式樣猶言見飛蓬而制車蓬無車體亦無車用依稀形似此而已以此知新安之昧昧

君子以自彊不息是用天德不是法水水之不舍晝夜是他得天德一分剛健處逝者天德之化迹也於水亦有於人亦有到水上只做得個不舍晝夜於人更覺光輝發越一倍日新天德活潑充塞兩閒日行身內不之察識而察識夫水亦以末矣

圈外註引史記南子同車事自是不然史遷雜引附會多不足信且史所云者亦謂見靈公之好色而因歎天下好德者之不如此非以譏靈公也乃夫子卽不因靈公之狎南子而豈遂不知夫人好色之誠倍於好德則朱子存史遷之說尙爲失裁況如新安之云則似以譏靈公之不能賢賢易色是責盜蹠以不能讓國而歎商臣之不能盡孝也亦迂矣且子曰吾未見者盡詞也靈公之荒淫耄悖當時諸侯所不多見而況於士大夫之賢者乃因此一事而遂槩天下之君若臣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其何以厭伏天下之自好者哉且云好德如好色兩相擬之詞則正爲好德者言而非爲不好德者道好德卽不好色然亦已好矣靈公之無道兼懿牿亡其不好德也豈但不能如好色而已哉靈公爲南子所制召宋朝逐太子老孱被脅大略與唐高宗同其於南子亦無可如何含憤忍辱姑求苟安而已好德者如此則已不誠之甚而何足取哉史遷之誣

新安之陋當削之爲正

朱子之言權與程子亦無大差別其云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與程子權輕重使合義正同曲盡其宜一宜字卽義也不要妙不微密不足以爲義也朱子曲全漢人反經合道之說則終與權變權術相亂而於此章之旨不合反經合道就事上說此繇其學適道進於立權而言則就心德學問言之學問心德豈容有反經者哉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初不云可與經未可與權經字與權爲對古云處經事而不知宜遭變事而不知權就天下之事而言之經字自與變字對以吾之所以處事物者言之則在經曰宜在變曰權權亦宜也於天下之事言經則未該乎曲折如云天下之大經經疎而緯密也於學問心德言經則經字自該一切如云君子以經綸凡理其緒而分之者不容有曲折之或差則經固有權非經疎而權密也朱子似將一經字作疎闊理會以賓求之輕重不審而何以經乎經非疎而權非密則權不與經爲對既不與經爲對亦不可云經權有辨矣以已成之經言之則經者天下之體也權者吾心之用也如以經綸之經言之則非權不足以經而經外亦無權也經外無權而況可反乎在治絲曰經在稱物曰權其爲分析微密揅持要妙一也特經以分厚薄定長

短權以審輕重爲稍異耳物之輕重旣審而後吾之厚薄長短得施焉是又權先而經後矣至如孟子云嫂溺援之以手乃在事變上說豈未可與權者視嫂溺而不援乎若伊尹放太甲周公誅管蔡則尤不可以證此周公若有反經合權之意則必釋管蔡而後可謚人臣挾私怨朋仇讎乘國危主幼而作亂其必誅不赦者自國家之大經大法是其誅之也正經也周公卽微有未慊處亦守法太過遭變事而必守經耳安得謂之反經若太甲之事則聖人之所不道夫子似有不滿於伊尹處其不見刪於書亦以太甲之事爲後戒且亦如五子之歌存其詞之正而已且伊

尹之放太甲亦歷數千載而僅見堯舜禹文孔子俱未嘗有此舉動孔子於衛且不放逐三桓而況其君如使進乎可與立者必須有此驚天動地一大段作爲而後許之曰可與權亦豈垂世立敎之道哉浸假太甲賢而伊尹不放則千古無一人一事爲可與權者矣其將進祭仲霍光而許之乎若嫂溺手援乃滔于旄草野鄙嫂之說孟子姑就事之變者言之自非豺狼皆可信其必援只是一時索性感愴做下來的旣非朱子精微曲折曲盡其宜之義而又豈聖賢胸中有此本領以待嫂之溺爲反經而合道耶朱子云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此話使然則

獨伊周爲當有權而堯禹爲無權乎孟子譏執中無權初不論得已不得已易稱精義入神利用安身則雖處平世居尊位行所得爲亦必於旣立之餘加此一段心德而況此但言學者進德之序初未嘗有不得已之時勢若或迫之者故唯程子之言爲最深密程子云聖人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顯此爲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妙權之定輕重猶矩之定句股而權之隨在得平無所限量尤精于矩則必從欲不踰矩而後卽心卽權爲可與權也如鄉黨一篇無不見聖人之權若一往自立則冉有子貢侍於夫子而侃侃如也夫豈不正乃以準之於輕重

固已失倫自非聖人盛德積中大用時出其孰能必施之下大夫而不爽哉萬事交於身萬理交於事事與物之輕重無常待審於權者正等目前天理爛漫人事推移卽在和樂安平之中而已不勝其繁雜奚待不得已之時而後需權耶況聖賢之權正在制治未亂上用其聰明睿知神武不殺之功若到不得已臨頭卻只守正舜之夔夔齊栗周公之云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知勇不登而唯仁可以自靖故詩云公孫碩膚赤舃几几言不改其恆也若張良之辟穀郭子儀之奢侈聖賢胸中原無此學術而況祭仲霍光之所爲哉聖賢之權每用之常而不用之變桐

宮一節亦未免夾雜英雄氣在孟子有英氣故俯針芥而推之爲聖論語稱夷惠而不及伊尹聖人之情可見矣易云巽以行權巽入也謂以巽入之德極深研幾而權乃定也如風達物無微不徹和順於義理而發其光輝焉有不得已而反經以行者乎故權之義自當以程子爲正

天下無一定之輕重而有一定之權若因輕重之不同而輒易焉則不足以爲權矣大而鈞石小而銖絫止用其常而無不定此乃天理自然恰當之用若云不得已而用權則執秤稱物者皆日行於不得已之塗矣而豈其然哉

鄉黨篇

說聖人言語容色皆中禮處唯朱子及慶源之論得之龜山小語極乎高[元]亦向虛空打之遶耳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蓋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之謂德盛而至無所不用其極如日月之明容光必照固不可云日月之明察察然人一隙而施其照而亦不可謂高懸於天不施一照而容光自曜也慶源細密近實四字道得聖人全體大用正著其云實者即朱子身上迸出來之意其云密者即朱子做得甚分曉之意學者切忌將聖人作一了百了理會中庸說聰明睿知必兼寬裕溫柔等十六種天德方見天下之理皆誠而至聖之心無不誠密斯實實斯誠也一了百了唯釋氏作此言只一時大徹大悟向後便作一條白練去磕著撞著無非妙道所以他到爛漫時便道事事無礙即其所甚戒之淫殺酒肉而亦有公然爲之者其端既亂委自不清細究其說亦惠子尺棰之旨爾只此便終日用之而不窮故其言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聖賢天德王道一誠而爲物之終始者何嘗如是使盛德在中而動容周旋自然不勞而咸宜於外則鄉黨一篇直是仙人手中扇不消如此說得委悉矣孔門諸弟子爲萬世學聖者如此留心寫出乃舍此而欲求之自然求之[元]妙亦大負昔人苦心矣易謂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又云天地

設位聖人成能那有拈槌豎拂大用應機如如不動一種狂邪見解龜山早已中其毒而不自知矣聖人只是一實亦只是一密於義但精於仁但熟到用時須與他一段亹亹勉勉在且如色惡不食臭惡不食而藉云自然非出有心則天下之好潔而擇食者亦自然不食而非有所勉正當於此處揀取分別故知說[元]說妙者反墮淺陋如佛氏說清淨說極樂到底不過一蓮花心金銀樓閣而已故吾願言聖人者勿拾彼之唾餘也

使擯執圭兩條晁氏以孔子仕魯四年之內無列國之交疑非孔子已然之事但嘗言其禮如此晁氏所據春秋之

所書耳乃春秋之紀邦交非君與貴大夫不登於史册以孔子之位言之固不可据春秋爲證乃雙峰因晁氏十三年適齊之訛以折晁説亦未足以折晁之非雙峰云夫子擯聘時弟子隨從見而記之乃令孔子銜命出使則所與俱行者必其家臣而非弟子卽或原思之屬得以官從而當禮行之際自非介旅誰得闌入諸侯之廟廷哉其在擯也旣不容弟子之隨從卽或從焉亦不得雜遝於賓主之間恣其屬目弟子而已仕也則各有官守矣如其未仕豈容以庶人而躡足側目於公門如觀俳優之排場者而夫子抑胡聽之而不禁耶足知雙峰之言草野倨侮自不如

晁氏之審但尋繹事理可信其然不必以邦交之有無爲徵耳

衣服飲食二節亦須自聖人之德愈細愈密愈近愈實上尋取方有入處朱子天理人欲之説但於已然上見聖德而未於當然處見聖功使然但云大德敦化已足而何以必云小德川流天地之所以爲大哉仲虺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義是心中見得宜處以之制事禮乃事物當然之節文以之制心此是內外交相養之道固不可云以義制心以禮制事以禮制事則禮外矣以義制心則義又外矣若但於可食不可食上分得天理人欲分明則以禮制事之謂飲食亦在外而非內矣此正與聖學相反朱子又云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也食便都是人欲此其説愈疎世自有一種忒煞高簡之士將衣食作沒緊要關切看便只胡亂去如王介甫之蝨緣鬚而不知蘇子瞻在嶺外食湯餅不顧粗糲將他説作人欲甚則名之爲口腹之人固必不可只是天理上欠缺耳乃於此處簡點天理令無欠缺也急切難分曉在如魚餒肉敗那些見得天理上必不當食無已則傷生之説盡之矣衞生固理也而舉食中之天理盡之於衞生則亦褊甚到此卻須徹根徹底見得聖人正衣服愼飲食一段靜存動察極密極實之

功所謂致中和者卽此便在方於作聖之功得門而入蓋不正之服食始以不正之心失其本然之節胡亂衣之食之此內不能制外也迨其衣不正之衣而心隨以蕩食不正之食而性隨以遷此外不能養內也內外交養缺一邊則不足以見聖且如今人衣紅紫綺麗之服此心便隨他靡靡搖搖去衣葛而無所表出此心便栩栩軒軒去卽此推之凡服之不衷者皆足以生人驕奢僭忒之心服之不盛者皆足以生人苟且猥下之心況於食之於人乃以生氣氣淸則理晰氣濁則理隱氣充則義立氣餒則義喪諸能使氣濁而不充者豈但傷生而抑以戕性矣聖人敬其

身以建中和之極故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中和養其氣而禮樂亦報焉交相成也故天子齊則食玉以交於明禋行以珮玉為節在車以和鸞為節則志不慆而忠信篤敬乃常在目然則一服之失宜一食之不當於聖人氣體中便有三辰失軌山崩川竭之意學者未能從事於無不敬儼若思之功使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不足以見之爾膏粱之子衣錦紈食甘脆則情必柔弱田野之夫衣草木食藜藿則氣必戇鄙故夫子之容色言動施之於上下親疎而中其等者以吾心之宜制事也飲食衣服必期於正而遠其鹵莽者以事物

之宜養心也內外交相養而無有忒者聖功也內外得所養而自不忒者聖德也故慶源以為聖學之正傳其旨微矣嗚呼以此為言世之說[元]說妙者應且笑其舍本而徇末乃彼之所謂[元]妙者亦非愚之所敢知也

以迅雷風烈為天之怒亦從影響上捉摸幾與小說家雷為天笑之誕說同一鄙猥張子正蒙中說得分明不容到此又胡亂去詩云敬天之怒天之怒從何察識亦卽此民心國勢見之耳喜事賞怒事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天之罰也卽天之怒也若雷之迅風之烈未必其為災害於人物而且以啟蟄而吹枯何得妄相猜卜為天之怒非昔不必迅迅則陰之拒陽已激而陽之疾出無擇者也風不宜烈烈則虛者已虛而吸之迫實者已實而施之驟也只此是陰陽不和平處天亦乘於不容已之勢而然如人之有疾呼號似怒而因氣之不和豈關怒哉陰陽不和其始必有以感之其繼則抑必有以受之者夫子以天自處而以裁成輔相為己事故不得不自省所感者之或在吾身而防夫不和之受將為性情氣體之傷繫其心之純於天德而不息故遇變則反求諸己而不安耳從此思之乃於理事不悖

爾雅言鵲鵙醜其飛翪謂竦翅上下一收一張也鳶烏醜

其飛翔謂運翅迴翔也鷹隼醜其飛翬謂布翅翬翬然疾也今觀雉之飛但忽然竦翅一直衝過隴間便落草中差可謂翪而何嘗有所謂運翅迴翔而後集者哉雌雉之在山梁夫子子路交至乎其側而猶不去則又豈色斯舉矣之謂新安云色舉翔集卽謂雉也亦不審之甚矣時哉云者非贊雉也以警雉也烏之知時者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今兩人至乎其前而猶立乎山梁時已迫矣過此則成禽矣古稱雉為耿介之禽守死不移知常而不知變故夫子以翔烏之義警之徒然介立而不知幾難乎免矣人之拱已而始三嗅以作何其鈍也然此亦聖人觀物之一意而

已非謂色舉翔集便可與聖人之時中同一作用西山以孔子去魯衛伯夷就養文王比之則大悖矣有雉之介而後當進以翔烏之幾如其爲翔烏也則又何足道哉馮道之於君臣楊畏之於朋友占風望氣以趨利而避害烏鳶而已矣

讀四書大全說卷五終

讀四書大全說卷六　

衡陽王夫之譔

論語先進篇

胡氏所述閔子蘆花事猥云出自韓詩外傳今韓詩外傳十卷固在與漢藝文志卷帙不差當無逸者卷中並無此文蓋齊東野人之語爾宋末諸公其鄙倍乃至於此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其言猥弱非先秦以上語一望而卽可知單之爲義其正釋大也其借用盡也唐宋以前無有作單薄用者況抑似五言惡詩而又用沈約韻耶且使如彼所云則閔子之孝固不順乎其母矣今子曰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而不云父母昆弟不閒於人言故勉齋云父母昆弟之言或出於私情慶源云或溺於愛蔽於私則可以知閔子之父母昆弟其相信相愛者已先於外人而必無繼母忮害之事矣朱門弟子初不用此邪說而集註所引胡氏之言亦與黃輔符同則輯大全者所引之胡氏必卽雲峰而非文定父子可知已此說與公冶長鳥語事同一鄙穢俗儒無心無目而信之亦可哀矣至云處人倫之常者孝無可稱則以天明地察之至德要道而僅以爲窮愁失所者之畸行其害名教爲不小夫子之稱武周孟子之推曾子豈亦有不慈之父母以使得炫其名乎

易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始終字自不可作生死字看使云原生反死故知死生之說則不待辨而自知其不可矣所以然者言死生則兼乎氣言始終則但言其理而已如云氣聚而生散而死可以聚爲始而散爲終乎死生自有定期方生之日謂之生正死之日謂之死但自形氣言之則初生者吾之始也正死者吾之終也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則死生所指有定而終始所包者廣矣愚於此竊疑先儒說死生處都有病在以聖人之言而體驗之於身心形色之閒則有不然者今且可說死只是一死而必不可云生只是一次生生既非一次生則始亦非一日

始矣莊子藏山佛氏刹那之旨皆云新故密移則死亦非頓然而盡其言要爲不誣而所差者詳於言死而略於言生以理言之天下止有生而無所謂死到不生處便喚作死耳死者生之終此一句自說得不易如云生者死之始則無是理矣又云死者人之終亦庶幾成理以人無定名因生而得名爲人也如云生者人之始則雖差可成語而於意又成背戾蓋因生而有人則一日之生自生之一日其可云生者生之始乎然則嬰兒之初生而卽死者其又爲何者之始耶生既非死之始又不可爲生之始則始終二字當自有義斷不可以初生之一日爲始正死之一日

爲終也要以未死以前統謂之生刻刻皆生氣刻刻皆生理雖綿連不絕不可爲端而細求其生則無刻不有肇造之朕若守定初生一日之時刻說此爲生說此爲始則一受之成型而終古不易以形言之更不須養以德言之更不待修矣異端說個地一聲正死認著者些初一點靈光如陶人做磚相似一出窰後便儘著只將者個用到底去彼但欲絕聖棄知空諸所有故將有生以後德撰體用都說是閒紛緐其云一條白練去正以此爲孃生面耳古之聖人畫卦序疇於有生以後顯出許多顯仁藏用之妙故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云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云莫

非命也順受其正直是有一刻之生便須謹一刻之始到曾子易簀時也只是謹始更不可謂之愼終何嘗喫緊將兩頭作主而丟漾下中閒一大段正位作不生不死非始非終之過脈乎書曰惠迪吉從逆凶與孟子順受其正之說相爲表裏莫非命也則天無時無地而不命於人故無時無地不當順受無時無地不以惠迪得吉從逆得凶若靠定初生一日則只有迎頭一命向後更無命矣而何以云莫非命也哉此理不達則世之爲推算之術者以生年月日懸斷吉凶猥鄙之說昌矣凡自未有而有者皆謂之始而其成也則皆謂之終既生以後刻刻有所成則刻刻

有所終刻刻有所生於未有則刻刻有所始故曰曾子易簀亦始也而非終也反諸其所成之理以原其所生之道則全而生之者必全而歸之而欲畢其生之事者必先善其成之之功此所謂知生而知死矣故夫子正告子路謂當於未死之前正生之日卽境現在反求諸己求之於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之中以知生之命求之於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不顯亦臨無斁亦保之中以知生之性求之於直養無害塞乎天地之閒者以知生之氣只此是可致之知只此是知之爲知之而豈令哼枯木撮風聲向冏地一聲時討消息哉此是聖賢異端一大鐵界限走漏一絲卽成天壞而廢仁義絕倫理之教皆其下游之必至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此如有人問到家路程則教以適邇行去少一步也到不得且舉足趁著走則息駕之日自不差耳且如子路死於孔悝他死上也分明不錯而其陷於不義者則在仕輒之日卽此是未知生而欲知死之一大病釋氏唯不然故說個生死事大只辦臘月三十日一套除夕筵席卻不知除夕之前衣食全不料理則早已凍餒而死到臘月三十日便縈鋪設煌煌也無用處乃徒欲據元旦以知除夕不亦傎乎愚以此求之益見聖言之正大精密與化工同其自然先儒諸說唯朱子生

理已謬安於死而無媿一語爲有津涯其餘則非愚所知而閒亂於釋老者多矣語錄有云能原始而知其聚以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旣卽釋氏假合成形之說且此氣之聚散聽之壽命者何用知之而亦何難於知乃消得聖人如許鄭重耶而朱子答之曰死便是都散了亦聊以破釋氏死此生彼之妄其於聖人之言則全無交涉所謂不揣其本而爭於末也診其受病之原只誤認一生字作生誕之日生字解而其或鄙或倍乃至於此是以辨貴明而思貴愼也

釋氏說生死有分段其語固陋乃諸儒於此撇下理說氣而云死便散盡又云須繇造化生生則與聖人之言相背氣不載理只隨壽命聚散倘然而生溘然而死直不消得知生亦將於吾之生無所爲而不可矣生生雖繇造化而造化則不與聖人同憂故須知死生之說以爲功於造化此處了無指徵難以名言但取孟子直養無害塞乎天地之閒兩句尋個入路則旣不使造化無權而在人固有其當自盡者夫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亦是此意蓋孟子合理於氣故條理分明諸儒離氣於理則直以氣之聚散爲生死而理反退聽充其說則人物一造化之芻狗矣諸儒於此苦怕犯手故拿著個氣硬地作理會乃不知釋氏輪

迴之說原不如此詳見愚所著周易外傳嘗以俟之知者
夫子只許閔子之言爲中中者當於理也集註釋此亦嘗
雙峰新安添上和悅雍容一義聖人既不如此說且論語
一書皆經記者檃括成文非閔子當日止用此二冷語論
此一事且其云何必者則以長府之弊別有所在而不繫
於改不改不正於其本而徒然改作則不如無改之爲愈
若用之務宜則仍舊貫而亦何弊故不云不可而云何必
酌事而爲言非故爲雍容和悅也若明知其不可而故爲
緩詞則直是騎兩頭馬柔姦行徑耳以爲無與於已則何
如弗言既已言之而又何避忌不痛不癢做歎段而匿所

賜此小人之尤也而閔子豈其然爲長府改錢法也詳稗疏
孔子既沒而道裂小儒抑爲支言稗說以亂之如家語孔
叢子韓詩外傳新序說苑諸書眞僞駁雜其害聖教不小
學者不以聖言折之鮮不爲其所欺家語說苑稱子路鼓
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說甚猥陋夫子謂子路升堂而未入
室今須看升堂入室是何地步子之論善人曰亦不入於
室聖人豈有兩室而室豈有異入哉善人有善而無惡特
於天德王道之精微處未盡其節文之妙止一往行去教
好所以云未入於室看來子路亦是如此孟子曰可欲之
謂善一欲字有褒有貶合於人心之所同然故人見可欲

而其但能爲人之所欲不能於人之所不知欲不能欲者
充實內蘊而光輝遠發則儘流俗而皆欲之矣故夫子曰
由也喭喭者粗俗也粗者不密俗者不雅未能精義入神
以利用故曰粗不知文之以禮樂而好惡同於流俗故曰
俗聖人雖不爲異人之行然其所以節太過文不及備陰
陽之撰者固非流俗之所能與知粗俗者雖不爲合流俗
同汚世之邪慝而稱意直行往往與衆人一種皮膚道理
相就所以他於衆觀衆聞上赫赫奕奕有以動人而求之
於天理之節文自然精密自然卓爾者深造以禮樂而後
得入則一向似不信有此理故其言曰何必讀書然後爲

學則亦不踐迹之意也唯其如此是以雖復鼓瑟亦聊以
供其判奐而不必合於先王之雅音則雖鄭衛之音且自
謂無妨一奏其於夫子之門必以先王之正聲蕩滌人心
志融洽人肌膚以導性情之和者殊爲背戾故曰奚爲於
丘之門合子路生平與夫子之言類觀之則可見矣使如
家語說苑之猥談則子路無故而常懷一殺心將與宋萬
州吁高昂彭樂之流同其凶狡則亦名教之戎首斯人之
梟鷹而何得要夫子升堂之譽哉子路好勇自在聞義必
爲聞過必改上見得勇於爲義耳初非有好戰樂殺之事
雖孔悝之難親與戎行而春秋時文武之塗未分冉有樊

違背嘗親御戈戟非但　一子路爲然家語抑有戴雄雞佩
猳豕之說尤爲誣罔固非君子之所宜取信也程子曰言
其聲之不和自與聖言　相符
中庸就教上說則過不及之間尚可立一中以爲則然或
問已有揣摩事理之語則過不及自就知行上見不與中
庸之顯道相對此言二子學之所至其非子夏在前面一
層子張在過背一層做齊矣中庸二字必不可與過不及
相參立而言先儒於此似有所未悉說似一川字相似開
手一筆是不及落尾一筆是過中一豎是中庸則豈不大
悖中庸之爲德一全川字在內若論至到處落尾第三筆

結搆方成一直到人倫之至治民如堯事君如舜方是得
中則豈有能過之者哉斯道之體與學者致道之功總不
可捉煞一定盤星但就差忒處說有過不及兩種之病不
可說是伸著不及縮著太過兩頭一般長四圍一般齊一
箇樞紐如此理會所謬非小且如河圖中宮之十五雒書
中宮之五御是全圖全書之數與樂律家說天數五地數
六合之十一遂將六作中聲不同天垂象聖人立教因無
不然所以無過不及處只叫做至不叫做中近日天主教
夷人畫一十字其邪正隳於此今以道體言之則程子固
曰中是裏面底裏只與外相對不至者外至者裏也非裏

面過去更有一太過底地位在若以學言則不得已且將
射作喻不及鵠者謂之不及從鵠上益過去之謂過若正
向鵠去則雖射穿鵠透過百步亦不可謂之過初不以地
界爲分別只在箭筈離弦時前手高便飄過去前手低便
就近落耳則或過或不及只緣一錯而豈鵠立於百步便
以百步爲中九十步內爲不及百一十步外爲過之謂哉
作聖之功必知足以及之仁足以守之斯能至而不忒今
二子之爲學亦既俱以聖人爲鵠矣子夏只恁望著聖人
做去而未免爲人欲所累帶著就近處落子張亦只恁望
著聖人做去却自揣其力之不足試於人欲之域以得天

理乃便儘著私意往外面鋪張希圖蓋覆得十分合轍所
以二子之所造不同然其不能用力於靜存動察精義入
神則一也故曰過猶不及故夫子以小人儒戒子夏而記
稱其有厚子薄親之罪曾子斥子張之難與爲仁而其言
曰喪思哀祭思敬其可已矣譬之於射則子夏亦知乎水
箭爲百中之技御力有不逮不覺臨發時前手便落早插
入流俗裏去子張亦緣力之不加恐怕落近便一直擡起
前手庶幾起處高落處合而不知心目無一成之鵠則必
不能至而徒爲勞耳故子夏知有儒而不知儒之或不免
於小人則一念之私利未忘卽爲欲所泥而於理必不逮

子張謂喪盡於哀祭盡於敬可一直相取乃不知存之無本則有雖欲哀而不得哀雖欲敬而不得敬者所以於其志學之始與其究竟之失爲之要言曰過曰不及乃統其知之不能及仁之不能守爲之要言曰過猶不及總以洞見其用功之差而旣不僅以天資言尤不得謂兩者之外別有中庸兩者之閒不前不後之爲中庸也假令節子張之過則亦不掙扎之子張俾子夏之不及亦一無歸宿之子夏且求爲二子而不能得況望其能至於聖人哉在他行跡處見得有此兩種其依於聖功而不能至之病若以聖功之至言之則子固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則顏子亦唯不及之爲憂而況子張聖人之道斷無透過那一邊還有地位之理所以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二子之失皆仰鑽之未竭其才耳而豈子張之已踰其高過顏子之所仰已抉其堅過顏子之所鑽乎子思贊中庸之德說贊化育參天地說無聲無臭那有一重道理得陵而過之尹氏抑過引不及之說自是見處未確夫子之於子張亦引之而已而何有抑哉如子張言喪思哀祭思敬自是粗疏不至語精令教之亦引之於情文相稱之實俾得以盡其哀敬豈抑之使毋過哀毋過敬而姑俟已乎故知以過不及中庸爲三塗論者不墮於子莫之中其無幾矣

夫子不幸而與匡人之難一轉甚是蛇足諸老先生只管向者上面窮理好沒去就不如桃應所問瞽瞍殺人爲有是事者遠矣杞人憂天而更憂何以支撐耶顏淵之後大略是迂道相避故致參差彼此相信以不死原不待於目擊其云子在回何敢死言夫子旣有道以出險己亦不恃勇以犯難想來匡人之暴亦不是莽莽殺人處之有道則自斂轡上蔡訓敢爲果敢極是分明不果敢則不死矣胡氏告天子方伯請討之說尤迂疏無理傷人者刑殺人者死司寇治之耳夫子非有國之君匡人亦非能阻兵負固者何待天子方伯之討哉然要不須如此論亦聊破胡氏之謬耳此胡氏未目言號謚以其言考之蓋致堂也文定春秋傳中不作此無稽之言致堂不善承其家學讀史管見中往往有如此者

程朱論曾皙處須是別看不可煞著猜卜如以爲無所期慕只自灑落去則草應物之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足以當之矣如將景物人事逐一比配以童子冠者擬老友少以浴風詠歸擬安信懷以謂於物得理於事得情則曾皙不向誠然處直截理會乃在彷彿中求血脈其亦末矣但執著架子闌闌珊珊如算家之有粗率則到用處十九

不過朱子謂三子不如曾點之細又云曾點所見乃是大
根大本只此可思豈兵農禮樂反是末是枝葉存浴沂詠
反爲根本哉又豈隨事致功之爲粗而一與點異者去之
爲細耶看此二段語錄須尋人處身心無欲直得清明在
躬志氣如神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讀語錄者須知清明在
躬時有志氣如神事方解朱子實落見地
集註云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朱子又云須先教心直得無
欲此字卻推勘得精嚴較他處爲細蓋凡聲色貨利權勢
事功之可欲而我欲之者皆謂之欲乃以三子反證則彼
之有勇知方足民相禮者豈聲色貨利之先繫其心哉只

緣他預立一願欲要得如此得如此而爲之則其欲遂不
得如此而爲之則長似懷挾著一腔子悒怏歆羨在卽此
便是人欲而天理之或當如此或且不當如此或雖如此
而不盡如此者則先爲願欲所窒礙而不能逼以此知夫
子則何以哉一問緣他不吾知也之歎原有悒怏歆羨在
內一而且教他自揣其才而意實先知其無可與而思尋
之也前云則何以哉後云爲國以禮言及於禮則豈欣欣
戚戚思以天下利見吾才者之所得與哉懷挾著一件便
只是一件又只在者一件上做把柄天理既該夫萬事萬
物而又只一以貫之不是且令教民有勇知方且令足民

且令相禮攬載著千伶百俐與他焜燿故朱子發明根本
枝葉之論而曰一曰忠曰大本凡若此者豈可先擬而偏
據之乎故三子作願說作撰說便是人欲便不是天理欲
者己之所欲爲非必理之所必爲也夫子老安友信少懷
之志只是道理如此人人可爲人人做不徹底亦且不曾
把定如何去安老者信朋友懷少者聖人只說末後規模
而卽以末後之規模爲當前之志願一切下手煞著卽是
枝葉亦卽不能盡己以忠亦卽是不能一以貫之故唯一
禮撲滿周徧之外更無閉門所造之車如夫子向後相魯
卻萊兵墮郈費豈非聖人大道之公三代志中之事然使

云我願墮三都服彊齊則豈復有夫子哉惡三都之偪彊
齊之侵陵而不因其勢在可墮理在可屈徒立一志以必
欲如此卽此是人欲未淨而天理不能流行三代以下忠
節之士功名之流磨拳擦掌在燈窗下要如何與國家出
力十九不成便成也不足以致主安民只爲他將天理邊
事以人欲行之耳曾點且未說到老安友信少懷處而一
往不墮故曰人欲淨盡人欲淨盡則天理可以流行矣乃
此抑未可作水到渠成會水到渠成者任乎物曾晳則任
乎己看他言次自得之故曰與漆雕開俱見大意吾斯之
未能信亦任乎己也

慶源云須是人欲淨盡然後天理自然流行此語大有病在以禮言之則苟天理不充實於中何所爲主以拒人欲之發以用言之則天理所不流行之處人事不容不接纔一相接則必以人欲接之如是而望人欲之淨盡亦必不可得之數也故大學誠意之功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存養與省察先後互用則以天理未復但淨人欲則且有空虛寂滅之一境以爲其息肩之棲託矣凡諸聲色臭味皆理之所顯非理則何以知其或公或私或得或失故夫子曰爲國以禮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識得此禮則兵農禮樂無非天理流行處故曰子路若達卻便是者氣象倘須淨盡

人欲而後天理流行則但帶兵農禮樂一切功利事便於天理窒礙叩其實際豈非空諸所有之邪說乎但慶源以此言曾晳則又未嘗不可曾晳自大段向淨人欲上做去以無所偏據者爲無所障礙廓然無物而後天地萬物之理以章只此淨欲以行理與聖人心體庶幾合轍而所以其行不掩者亦正在此故未可據爲學聖之功也

曾點未便做老莊只怕其流入於老莊朱子於千載後從何見得只看莫春數語直恁斬截不於上面添一重變動亦可以知其實矣不然則謂之天理流行豈非誣哉天理人欲只爭公私誠僞如兵農禮樂亦可天理亦可人欲春風沂水亦可天理亦可人欲纔落機處即僞夫人何樂乎爲僞則亦爲己私計而已矣莊子直恁說得輕爽快利風流脫洒總是一個機字看者有難處便躲閃所以將人閒世作羿之彀中則亦與釋氏火宅之喻一也看他說大鵬也不逍遙斥鷃也不逍遙則兵農禮樂春風沂水了無著手處謂之不凝滯於物曾點所言雖撇下兵農禮樂時未至而助長一段唐突才猷爲不屑然其言春風沂水者亦無異於言兵農禮樂則在在有實境在在而不慊其志矣不慊其志者不慊於理也無所逃匿無所弄玩則在在有實理者在在無僞也此豈可與莊周同日語哉聖人誠明

同德曾點能明其誠而或未能誠其明老莊則有事於明翻以有所明而喪其誠此三種區別自是黑白分明緣曾點明上得力爲多故懼徒明者之且入於機而用其僞故曰怕其流入於老莊此朱子踞泰山而仰觀日旁視羣山下視培塿眼力嗚呼微矣

顏淵篇

克字有力夫人而知之矣乃不知復字之亦有力也集註言復反也反猶撥亂反正之反慶源謂猶歸也非是春秋穀梁傳云歸者順詞也易詞也其言復歸則難詞矣於此不審聖功無據盡將以復禮爲順易之詞則必但有克己

之功而復禮無事一克己卽歸於禮矣夫謂克己復禮工夫相爲互成而無待改轍則可卽謂己不克則禮不復故復禮者必於克己亦猶之可也若云克己便能復禮克己之外無別復禮之功則悖道甚矣可云不克己則禮不可復亦可云不復禮則己不可克若漫不知復禮之功只猛著一股氣力求己克之則何者爲己何者爲非己直是不得分明如匡章出妻屏子子路結纓而死到妻子之恩生死之際也拚得斬截則又何私欲之難克而詎可許之復禮耶諺云咬得菜根斷百事可爲乃若陳仲子者至有母而不能事是一事亦不可爲而況於百乎則唯不知復禮

區區於己所欲者而求戰勝也佛氏也只躋此一路直到勦絕命根煩惱斷盡而本無禮以爲之則則或己或非己之際嫌不別微不明無刑典無秩叙硬把一切與己相干涉之天理都猜作妄若聖學之所謂克己復禮者眞妄分明法則不遠自無此病也然則復禮之功何如精嚴何如廣大而可云己之既克使自然順易以歸於禮乎精而言之禮之未復卽爲己私實而求之己之既克未卽爲禮必將天所授我耳目心思之則復將轉來一些也不虧欠在斯有一現成具足之天理昭然不昧於吾心以統衆理而應萬事若其與此不合者便是非禮便可判斷作己而無

疑於克故曰非禮勿視云云使非然者則孰爲禮孰爲非禮孰當視孰不當視而勿視直如以餅餌與千金授小兒必棄千金而取餅餌矣聖人扼要下四箇非禮字徹不更言己卽此可知

遇著有一時一事但克己則已復禮遇著有一時一事但復禮則無己可克遇著有一時一事克己後更須復禮遇著有一時一事復禮後更須克己此與存養省察一例時無先後功無粗細只要相扶相長到天理純全地位去乃既致力於克己尚須復禮此是聖學據德依仁一扼要工夫而天理現前之後尚恐恃己之持循有據便將後一段

盪蕩將去大綱近理卽休於此卻被己私闌入視聽言動之中而不知早已違仁則一直通梢防非禮而務克之此聖學極深研幾謹微以全天德事故下四勿之目尤嚴爲顏子告也

未克己不可驟言復禮恐粃做箇堂堂乎難與爲仁模樣顏子已自久不墮此窠臼未復禮不可漫言克己卻做箇煩惱斷盡卽是菩提勾當聖門從無此教意故此兩項俱不可摻入此章話下克己必須復禮約我以禮之善誘也既復於禮仍須克去非禮則約我以禮之上更施一重時雨之化也此不容不審

但於天下歸仁見效之速不可於一日克己復禮言速以一日克己復禮爲速則釋氏一念相應之旨矣經云一日克己復禮非云一日已克禮復克己復禮如何得有倒斷所以堯舜文王孔子終無自謂心花頓開大事了畢之一日因以言其動物之可必故爲之詞曰一日耳乃天下歸仁亦且不是闘他一番贊歎便休特在本原上做工夫便終身也只依此做去別無他法故可歸功於一日若天下歸仁之盡境則亦必其克己復禮之功無有止息而施爲次第時措咸宜然後天理流行人心各得也天下歸仁不可以一日爲效之極克己復禮其可以一日爲德之成乎

所以朱子又補日日克之不以爲難一段以見天下歸仁非功成息肩之地而一日之非爲止境雙峰成功之說殊不省此終則有始天行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豈如勦一寇築一城之一事已竟即報成功也哉

天下歸仁不可謂不大天下歸仁之外亦別無進境乃說個天下歸仁則亦未括始終但言其規模耳天下歸仁須日日常恁地見德於天下豈一歸之而永終譽乎如孔子相魯時天下歸其政之仁及致政刪修天下又歸其敎之仁何曾把一件大功名蓋覆一生去天下歸仁非一日之小效克己復禮又何一日之成功耶

自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前到此一日則有維新氣象物我同之既已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矣則只是純純常常相與不息去故雖非止境而亦不可謂效之不速也

私意私欲先儒分作兩項說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則與朱子未能復禮都把做人欲斷定之言似相齟齬以實求之朱子說欲字極細極嚴程子說意字就發處立名而要之所謂私意者即人欲也意不能無端而起畢竟因乎己之所欲己所不欲意自不生且如非禮之視人亦何意視之目所樂取意斯生耳如人好窺察人之隱微以攻發

其陰私自私意也然必不施之於寵姿愛子則非其所欲意之不生固矣又如立不能如齊而故爲跳蕩亦跳蕩易而如齊難欲逸惡勞之心爲之也則云未能復禮便是人欲撐篩將來無可逃罪而非懸坐以不避之名矣但此等在無意處欲乘虛而見端者程子所言則爲有意者論既有意而非其甚不肯然且非禮則似乎非欲之過乃天下之以私意悖禮者亦必非己所不欲特己立一意則可以襲取道義之影似以成其欲而蓋覆其私如莊子說許多汗漫道理纔與禮悖而擺脫陷溺之迹以自居於聲色貨利不到之境到底推他意思不過要瀟灑活泛到處討便

宜緣他人欲落在淡泊一邊便向那邊欲去而挾之以為私故古今不耐煩劇淡都順着他走圖個安佚活動此情也此意也其可不謂一己之私欲乎則凡以非禮為意者其必因於欲審矣然程子云非禮處便是私意朱子則云未能復禮都做人欲二先生下語自有分別非禮者必如前所云立一意以襲取道義之影似成欲而益其私而非但未能復禮者也未能復禮者則但其無意而使欲得乘虛以見端者也若業已有事於仁而未能復禮者意之所起或過或不及而不中於禮雖幾幾乎不免於人欲而其發念之本將於此心之不妥理之不得者以求其妥且得

則亦困知勉行者中閒生熟未調離合相半之幾雖不當於禮而憤悱將通正為可以復禮之基是一己之意見非卽天下之公理而裁成有機反正有力不得以私意故貶其為為仁之害也若竝此而欲克去之則必一念不起如枯木寒巖而後可矣此程子私意之說不善讀者其敝將有如此朱子謂卽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乃一念不起枯木寒巖者則已不屬人欲而終無當於天理特此段光景最難立腳纔一湓著又早墮去所以釋氏自家也把做石火電光相擬稍為俄延依舊入人欲窠臼終不如吾儒步步有個禮在充實光輝壁立千仞如虎有威狐狸不敢犯只憑依樣撑執到底精嚴則天理一味流行人欲不無侵染此邪正之分誠偽之界恆與無恆之所自別未可為冥趨妄作者道也二先生歸同說異須有分別無作一例看乃聖人之所以語顏子者則在既知約禮之後偶然無意使人欲瞥爾乘虛見端上說觀其以克己冠復禮之上而目在四勿者可知程子推聖意以闢妄朱子為釋經之正義不可紊也

非禮而視聽非禮而言動未便是人欲故朱子曰自是而流則為人欲夫子此說與放鄭聲遠佞人一意聖學極頂處只是愈精愈嚴不恃自家見得透立得定便無事去也

謂私欲曰己須是自己心意上發出不好底來瞥然視泛然聽率爾一言偶爾一動此豈先有不正之心以必為此哉然因視聽而引吾耳目因言動而失吾樞機則己私遂因以成而為禮之蠹矣故四者之非禮未可謂己私而己私之所繇成也然夫子竟以此為克己復禮之目者中之有主則己私固不自根本上有原有委的生發將來然此耳目口體之或與非禮相取者亦終非其心之所不欲則以私欲離乎心君而因緣於形氣者雖無根而猶為浮動夫苟為形氣之所類附則亦不可不謂之己矣故朱子曰索性克去是復禮之後更加克治之密功也乃己私雖無

所容於內而禮已允實然猶豫動於外而以遏禮之光輝使不得發越則禮終有缺陷之處是又復禮之後再加克己而已無不克乃以禮無不復此所謂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也非禮而視則禮不流行於視非禮而聽言動則禮不流行於聽言動聖賢純全天德豈云內之以禮制心者其事係己外之因應交物者其事不係己乎天地萬物且備於我而況吾有耳目口體胡容孤守一心任其侵陵而自貽之咎也舜之戒禹於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後又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唯口出好興戎亦是此意武王之銘曰無曰胡傷其禍將長無曰無害其禍將大亦是

此意終不如異端說個知有是事便休大事了畢只須保任將耳目口體天下國家作不相干涉之物而聽之以爲無如我何也嗚呼此四勿之訓所以爲天德爲乾道而極於至善也與

言出門則統乎未出門言使民則該乎使民之外此與無眾寡無小大一意出門原不可作動說動者必有所加於天下但一出門何所加於天下而可云動哉周子曰動靜無端則固不可以事境分矣凡靜之中必有動焉如以己所獨知爲動之類則雖燕居深處而皆動也凡動之中必有靜焉當其睹色則聽爲靜當其聞聲則視爲靜所動者一而不睹不聞者眾也總於意之已起未起爲動靜之分但言出門其或有意無意皆不可知而奚有定耶若以見諸事者爲動則出門未有事也使民業有事也曲禮云無不敬儼若思自分動靜而出門如見大賓則自非無不敬之所攝正所謂儼若思者是已必不獲已自宜以出門屬靜使民屬動不可於出門使民之外別立一靜也或者所問程子所答俱似未嘗雙峰云平時固是敬謹出門使民時尤加敬謹出門使民之外何者更爲平日聖人是揀極易忽者言之以見心法之密見賓承祭方是常情加謹之地出門之外有大廷廣眾順逆不一之境推致於雜之夷

狄使民之上有入事父兄出事公卿無限待敬待愛之人則此所舉者極乎境之靜事之微而言也謹微慎獨該括廣大何平日之不在內乎

心常存是根本事不苟是事實係心存故見事之不苟乃係不苟於事則此不苟之心便爲心存到成德地位但此心存而常醒則事自不苟言自不易若求仁之功則且以事不苟爲當務聖人從爲之難說起卽從此入不容別問存心蓋凡天下不仁之事皆容易而仁則必難所以然者仁是心德其他皆耳目之欲耳目輕交於物不思而卽逼引之而逝去所以儘他曲折艱深到底容易若心官之德

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已自不能疾獲又須挽著耳目之用可以得意驟騁處都教把住則且目失視耳失聽口失言四肢失其利動而心亦疲於思只此極難所以儘古今大聰明大決斷大疾速的人到此都不得滋味若其爲此方見其難而誠爲之難也則豈非仁者終身用力之實際哉夫子曰用力於仁又曰先難意俱如是故知爲之難三字是本根莖幹一齊說出而朱子所云存心自不若聖言之深切也初入門人謹言以存心是泝末反本事成德之後心無不存而爲自難言自訒是自然氣象若仁者之實功則云爲之難足矣加以存心則又是捷徑法究觀小註學者即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及仁者心常醒等語分疏別白則知非於爲難之上別立存心之法也

晁氏所云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亦虛設此疑以證君子之不然耳慶源云不憂不懼者疑若有之而強排遣之也則煞認有人排遣得不憂不懼矣從古至今盡上知下愚御無一人排遣得不憂不懼者儘彊有力者但能眉不皺口不歎肌不粟而已咄咄書空屐齒忘折其鬱陶傷粟更倍於人故說個不憂不懼便是極致豈不憂不懼之上更有何憂何懼之一境哉必欲求一非君子而能不憂懼者則唯朱子所謂塊然頑石者而後可以當之唐太宗

攻高麗一軍士肉薄至堞墜死一軍士復繼之太宗亟稱其勇許敬宗曰此人只是不解思量塊然頑石而不知懼者大要不解思量耳其塊然頑石而不憂者直是一和哄漢得過且過故司馬牛亦疑而賤之自此以上則更無有人排遣得不憂不懼也此等處反求之日用身心則自知之非可以文言生疑信若要消愁除是酒來愁同酒醒還依舊此言雖鄙實盡人情故凡看聖賢文字非實實體認於己取之則但有言說都無實義求以達事理而過微言難矣哉

集註兩釋信字俱加於我二字亦似贅出子曰民無信不立不云民不信不立則非信於我之謂審矣集註又云失信一失字尤不安言失信則是有所期約而故爽之看來子貢問政是大綱問非係國勢危而號令期約以相救則又何期而又何失乎此信字是盡民之德而言與易言履信同民之所奉上教而自成其道德之一風俗之同者至於信而止矣孟子所謂恆心者是也信之之字固若隱然指君而言然亦要君之所以教民者而槩言之非專指君身與其所令也於此不審則將自古皆有死一句煞認作餓死說而民無信不立作守死不食言解則大失聖人之旨矣自古皆有死二句以文義事理求之非但承去食說

亦承去兵說無食之死與無兵之死等也而無兵之可以得死尤甚於無食朱子云有信則相守以死不知所謂相守者何人古者即民爲兵有與相守者則足雖無食而有兵矣子貢曰於斯二者何先則業已無兵矣更何從得人而相守乎足食者民之食與國之食而兩足也足兵者訓練之而使戰不北守不潰也去兵者貧弱之國恐以訓練妨本業且無言兵而使盡力於耕作也去食者極乎貧弱之國耕戰兩不能給且教之以爲善去惡而勿急督其農桑也世儒錯看一去字說作已有而故去之夫已有兵有食矣則又何害於信而必欲去之哉必不得已之云自以

施爲之次序而言而非謂其有內患外逼旦夕立亡之勢食竭兵潰坐以待斃亦何政之足爲耶君子不居危亂之邦而何爲執其政哉倘云先已執政而一旦至此則平日之足之者漫無可恃而徒議銷兵棄粟於危亡之日其不足有爲甚矣子貢亦何屑爲此童昏敗亡之君臣計耶必不得已而去句於斯二者何先句謂必不得已而有所去矣於其所不去者當以何爲先務也先者先足非先去也去者不先之謂耳唯或先兵或先食或先信則去者可以緩待後日倘云先去則豈去兵之後乃去食去食之後乃去信乎三者皆有可爲之勢則兵食與信同時共修不相

悖害若稍微之餘初議收拾則先教民而後議食先足食而後議兵其施爲之次第如此不然則如宿疆之流或先食或先兵亟以耕戰立國而置風俗之澆漸爲緩圖固當世言政者之大敝也而其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則見天之爲民立君非但相聚以生而必欲相成以有立失立民之道而民亦無以自立則不違於死生之正理以爲民極而但呴呴然如禽獸之相餔相衛求以趨利而避害則雖食足兵强其建國迪民者適以敗壞人道久矣此夫子徹底將天德王道合一之理與子貢言爲國之大經以定緩急之次序而非向傾危敗亂之國作君民同盡計也

熟繹本文當自得之

子貢之言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自無病病在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二語緣質之爲義不但是個意思須已實有其質以商尙質思之可見質與文都是忠敬做出來底質是一色文是異色質是實質中用底文是分外好看底所以君子忠敬之心或可云野人得而同之而君子之質則已大異於小人之質矣故朱子曰虎皮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此喩甚精切虎之所以爲虎羊之所以爲羊旣不但以毛別且亦不但以皮別徹底自是分別在豈一除去毛便可云虎豹猶犬羊哉世儒言文不可離於質此說自通

抑云質不可離於文則舛甚矣離文自有質若去毛自有皮也與皮去則毛不得存其義自別知此則足以知子貢差處然則當周末尚文之先夏商之君子小人豈遂無別哉其云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但說個猶固未嘗不可有輕重本末之差若云本猶末也末猶本也亦亡不可益本末之俱行而不可無者一也而本自本末自末正自差等分明子貢蓋謂文之以昭此忠敬之華者與質所以將此忠敬之實者以內外本末言之則同為因物顯志繼起之事而就天下所必有之事而言則同為忠敬所麗之物是以商之尚質以質之可以蓋忠敬亦猶周之尚文以文之可

以昭忠敬也如此說來更有何弊特質如皮文如毛忠敬如虎之所以為虎羊之所以為羊以本末言之則忠敬為主質近內而文近外質可生文而文不能生質則同此一虎豹毛原不售於皮但須有皮而後有毛同此一君子文原非以賊質但須既盡其質而後聽生其文別以質固可又別以文別以文非遂無別以質不得竟以質而無文者為同於犬羊耳

雙峰謂忠信是德徙義是崇破碎文義於理無當崇者即以崇其德德者即其所崇豈有分乎不能徙義則直不可謂之德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有得於心者必其有得於事理者也若執一端之義莽撞用去不復問現前所值之境事理所宜則日用之閒不得於心而妄為者多矣是知日新而盛盛者皆德也崇者對卑而言不以忠信為主徙於事跡上見德將有如管仲之所為者非不操之有本行之有合於心非無所得而抑見德於天下矣乃唯假仁襲義弗能致以不息之誠則所得者涼非而德以卑故唯主忠信者為崇德也崇德原有兩義一為所崇者德一為能崇其德而所崇者德則其德以崇能崇其德則崇者皆德此二義兩句中俱有特主忠信則以心合道徙義則於道見心故義內　內外合揆而後所崇無非德其德無不崇

也雙峰愈遷愈高之說但有言句而無實義崇德與修慝辨惑並列則崇固加功之詞若云愈遷愈高則功在遷而效在高是謂德崇而非崇德矣況云徙義亦初無愈遷愈高之理緣事物之宜不可執一故須徙以曲成豈始終一義今日姑處其卑而他日乃造其高乎如臨財毋苟得者義也而孟子受薛宋之金亦無非義也同歸於義彼非卑而受非高藉云愈高則豈前日於齊之不受者為未高而今日之受乃高耶以此知雙峰所云但描畫字影而無當於理亦釋經之害馬也矣

只忠信是德主忠信是崇德義是德徙義是崇德不侚機

權而立其誠不守問見而必揆夫宜則所崇皆德誠日敎而義日富則能崇其德心極忠信而行無不宜則其德崇矣看書只須如此自然理明義足徒務纖新鮮有不悖也但云愛之惡之非必不當理之愛惡如其當理欲其生死亦復何妨唯仁者能愛人則祝之曰萬壽無疆唯仁者能惡人則刺之曰胡不遄死好賢如緇衣豈不欲其生乎惡惡如巷伯豈不欲其死乎倘云彼之生死有定分用心於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則天下之最難必者莫若在天之晴雨雲漢之詩祈願迫切不尤惑耶且使得位乘權而操生殺之柄其所生所殺必先有欲生欲死之之心卽

無權位而愛子則欲其生惡盜賊則欲其死亦自性情之正詎生死有分己不可必而遂漫然置之耶天下事勘得太破不避刻薄必避苟且亦庸愈於惑哉唯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先後雜投於一人之身斯與一朝之忿忘身及親者同爲心無適主乘俄頃之意氣而陷於惛瞀耳

集註云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上何指小人亦知美之當成惡之不當成而欲排陷人使入於罪者下何謂小人之不知孰爲美孰爲惡而反以不成人之美成人之惡爲德者故用既又二字雙窮小人之情而謂唯君子忠厚愛人而不忍人之陷於非亦深知美之當爲惡之不當爲故樂見美成而惡聞惡就兩句註該括曲盡胡氏唯恐人之不厚唯恐人之不薄云云殊未分曉

康子奪嫡事在已往且其事既成不但欲之使夫子以此譏其爲盜之魁亦徒捻白一場而彼終無自新之路矣季孫意如季孫斯則奸雄之流至康子則已苟且冒昧不堪矣故哀悼以降三家益弱不能如陳氏世濟其厚施之姦終以篡齊也觀夫子三對康子之問政固不以姦逆待之直從其陷溺非辟之深而責之爾如胡氏所云則不但咎既往而爲已甚且錯看康子作莽操師昭一流矣而豈其然故誦書者以知人論世爲先務

察言而觀色是聖人見得天理爛漫充塞兩閒處唯此理日充滿流行於天地之閒故其幾自不容閟而理以人爲麗幾以人之言與色爲徵只在此觀察得去則自然極乎人情而順乎天理矣只集註審於接物四字極妥小註似將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九字作一句讀下便大差著抑云驗吾言之是與不是亦未當理總作一句讀下觀察人之言色以下人則伺顏色承意旨以求媚於世此又下於居之不疑者一等孟子所謂妾婦是也若憑此以驗吾之是非而人之言與色其喜怒從違亦不齊矣未必其喜且

從者之爲是而怒且遂者之爲非也舍在己之權衡而一聽於人又奚當哉曰察則詳加審辨之謂也曰覩則非常瞻視之謂也卽天下之人因不可揜之幾沈潛而加警以觀察焉則不特吾之是非可卽喜怒從違以知之而凡天下之人情物理其爲公欲公惡與或一人之偏好偏惡者無不皎然如黑白之在前則雖凶人匪類言必與惡相取色必與戾相應而吉凶善惡誠不可揜之幾亦自此見矣故吾之接之者知之必明而處之必當邦家之達不可必哉知此則雙峰是一件事之說不待攻而自無足採矣

仁知合一之說始於曾吉甫而朱子取之乃程子及和靖所云則不添入此一重意看來樊遲未達記者只記此一句不言所未達者何在曾氏亦但猜度得云爾細味下文夫子子夏之言初未嘗有申明仁知合一之意且聖人並論仁知處每分開作對待若以爲疑於相悖則更有甚於此者易云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明與分開兩支若樂山樂水動靜樂壽則尤相對待而要不嫌於相悖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此自日月經天語何曾有相悖處不成疑其或相悖而可不於仁言愛人於知不言知人乎若說知妨愛愛妨知作此粗疎料量則天下事理聖賢言說無一不相牴牾且如食以養陰飮以養陽亦可疑食之養陰且使陰盛干陽飮之養陽或令陽亢消陰乎食養陰而不廢飮則陰不毗飮養陽而不廢食則陽不孤愛人而抑知人則所愛不泛知人而抑愛人則雖知不刻此自灼然易見之理使遲曾此之未達則又何其愚也故云知妨愛愛妨知疑於相悖者曾氏之臆說也程尹曙然於此故不作此較量尹氏之言特發程子之意而分貼經文尤爲清切其云不獨欲聞其說者知人愛人之說也云又必欲知其方者舉直錯枉之方也云又必欲爲其事者選衆而舉之事也子曰愛人曰知人二語極大極簡大則疑淺簡則疑疎太易理會則太難證入故曰有其說而未有其方也今言仁知孰不知仁爲愛人而知爲知人者乃愛人而何以愛之知人而何以知之未得其方則雖日念愛人而人終不被其澤日求知人而人終相賊以相欺此猶飢而語之以食渴而語之以飮乃未謀其何所得食何所得飮何者當食何者當飮則非不欲食欲飮而乃以無所從得或不擇而陷於毒此遲所爲疑其但有言說而無方趣闊大簡略而迷所向也乃愛人則權在我而知人則權在人故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是以遲之未達於知人而更甚罔然無措之情遂形於色而子乃授之以方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苟知是不患知人之無

方矣蓋人之難知不在於賢不肖而在於枉直賢之無嫌
於不肖不肖之迥異於賢亦粲然矣特有枉者起焉飾惡
爲善矯非爲是於是乎欲與辨之而愈爲所惑今且不問
其善惡是非之迹而一以枉直爲之斷其直也非可正之
以是也陷於惡可使向於善也則舉之也其枉也則雖若
是焉若善焉而錯之必也如此而人不相飾以善不相爭
於是不相掩於惡不相歷於非而但相戒以枉枉者直則
善者著其善不善者服其不善是者顯其是非者不護其
非於以分別善惡是非而不忒又何難哉此所謂知人之
方也以此通乎仁之愛人近譬諸己以爲施濟先篤其親

以及於民物亦不患愛之無方矣乃方者事所從入之始
功也始之爲方者約而繼之爲事也博故方有未可以該
事者以方該事而或流於術此遲之所爲再疑也今使規
規然含賢不肖之迹而一從直與不直以求之則是操術
以深其察察之明而於御世之大權或以纖用而不給於
行遠則能使枉者直之效亦未必其不爽而子夏之以事
徵其必然者旣可以證聖言之不虛且舜湯之以治天下
道不外是則非一曲之方術而知人之大用與其大功通
始終包遐邇無不富有於兩言之內則方者卽事而非僅
其從入之徑故曰然後有以知之則施爲之次第條理爲

要爲詳統無不驗故曰包含無所不盡也曰直曰枉非盡
乎賢不肖之詞也枉者固不肖而不肖者固不盡於枉賢
者必直而直非賢之極致乃極而論之則極乎賢者亦但
極乎直故皋陶伊尹德亦盛矣而要其所備之德總以無
所拂旨者爲盛故舉直者必若舉皋陶伊尹而後爲極致
則始以爲方或可於不能賢之中姑取其直而終以大其
事則極直之致於無不賢之中得其無不直要不可謂於
舉直之外別有知人之法也此所謂語近不遺遠語遠不
舍近者也而後知人之事洵無異軌則可無憂人之不易
知以此例之亦可知人之無難愛矣程子尹氏之意大都

如此特其爲言簡要疏遠旣不易曉了而其取義務實不
似曾氏之尖新可喜則或以淺近忽之乃必欲求聖賢之
大旨自當以此爲正

曾氏之說所以不當者以不擇而愛不可謂愛知而不能
容不可謂知使愛不肖亦如愛賢愛疎亦如愛親則其於
親賢亦薄矣使一味苛察絕無回互則微以爲知其不知
者多矣如此而後可疑知愛之相悖豈樊遲之拙亦至於
是將聖人言語作此理會卽介樊遲粗疎不審而夫子愛
人知人二言說得直恁分曉原不曾說博施其愛而無別
察用其知以有於愛曰愛人自然是知所愛曰知人自然

是欲知可愛者而愛之如日昱乎晝自然施明於月月昱
乎夜自然暎明於日又何足疑之有
即欲如曾氏之說亦但可如小註云仁裏面有知知裏面
有仁理會雙峰云舉直錯枉依舊是從仁上發來此說幹
旋較可能舉直則是發此天理之公是亦仁也大學說唯
仁人能愛人能惡人孟子說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
也皆將舉錯作仁者之用故可云仁中有知知中有仁集
註未免徇曾氏太過將舉直錯枉作知能使枉者直作仁
便成大滲漏舉直錯枉是作用能使枉者直是效驗豈知
有作用而不見效仁待知以得效而本無功乎且曾氏云

二者相悖既謂知悖愛亦謂愛悖知也今此但釋知不悖
愛而不及愛不悖知又豈知能統仁而仁不能統知乎且
以此言知以成仁則雖不必並舉而亦當令其義可通於
仁以成知之旨然後舉一而達二試令以此例為仁以成
知作一轉語其可云泛愛天下而賢不肖之品自清乎仁
以成知一邊既不能下一語但在知以成仁上說此兩句
以釋相悖之疑則是知可成仁而仁不能成知也是帝王
之治世學者之成德但當務知而不必求仁矣仁為四德
之首今乃為知所統而不能為功於知不亦傎乎故必不
獲已亦當從朱子語錄及雙峰之說無徒拘集註以為曾

氏墨守猶賢乎爾
小註或問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卻不告以仁
知之體此等問頭極劣想來此公全未見道又不解思索
只管胡問在朱子婆心猶為解釋以愚當此直付之不答
可也仁知之體如何可以言語說得不但聖人不言門人
亦未嘗問也問答之例答者必如其所問問仁知之用則
以用答問為仁知之功則以功答先難後獲務民之義居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以功問以功答也此則以用問以用
答也當其問也必有其辭使記者全舉之則尋行數墨人
可無用疑矣緣記者無此閒筆舌為此曹分疏遂使疑樊

遲問何者為仁何者為知一般直得慚惶殺人聖人答問
仁者直追顏淵從不一言及體五經四書亦但言仁則曰
仁言知則曰知而已即此為體而更無可引喻而博說之
者朱子於仁說個心之德愛之理錘鍊極精然亦必知有
仁者而後能知其心之所得愛之所秩學者不省而益其
迷誤者不少至於知則朱子亦不能以訓詁顯之下此則
如韓退之言博愛之謂仁一出口便成疵病仁之為仁知
之為知其為體也唯有者能見之見者能喻之苟非所有
則非所見非所見則非所喻非所喻則雖引譬博說而祇
益其昏惛倘漫然未識而問焉不答可也蓋凡天下之為

體者可見可喻而不可以名言如言目則但言其司視言耳則但言其司聽皆用也假令盲人問耳目之體爲何如則其必不能答而亦不足答諸矣北人有不識稻者南人有不識麥者如欲告之則亦曰麥似稻稻似麥以其有飽人之用一也若令以一言蔽其體之何若便通身是口也不得親切卽能親切於吾言亦必不能親切於彼心固矣今試令爲此問者言仁之體亦不過曰心之德愛之理而已此自祖朱子之言爾彼且不能自喻而況喻諸人乎故善問者必不以體爲問善答者必不以體告人聖門諸賢於仁知之體已反身而自見故但於其工夫作用請事終不似晚宋諸公除卻先生言語自家一如黑漆如將欲行而問何者爲足將欲視而問何者爲目徒騰口說爭是非而終其身於盤籥以爲日也乃以己之愚疑聖言之未著其可哀也夫

子路篇

胡氏立郢之論雙峰辨其非是甚當孟子所言易位者唯貴戚之卿可耳据馮厚齋所考子路此問在輒立十二年之後雖貴戚之卿爲之已晚矣春秋書齊弒其君商人商人弒君之賊齊人君之而又殺之則書弒豈有十二年之後業已爲之臣而敢行廢置者乎胡氏此等議論極粗疎墨守其春秋之家學而誤焉者也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夫子不拒而但言正名則固許委贄於衛輒之廷矣子貢夫子不爲之說在輒初立之時子路此問在十二年之後聖人因時措宜視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豈介介焉必立郢而後可哉且考之春秋傳公子郢非能爲子臧季札者也其辭而不受者知蒯聵之父子之安忍無親而不欲罹於禍耳靈公薨郢可以遵治命而有國矣而且曰亡人之子輒在則是郢之終不肯立也蓋靈公之於其子非眞有深惡痛絕之心受制於悍妻而不能不逐之耳以義則輒可以立以先君之志則且欲立輒以寄其不忍於蒯聵之心故蒯聵逐而輒可以容於衛使郢受大夫之扳而遂立焉是亦違分義以替先君之志因便竊位而何賢於輒耶郢固終不聽焉則徒爲亂首而終無濟於衛豈夫子而爲爾哉論及此夫子卽爲貴戚之卿亦不能任立郢之事能任此者其唯有道之天子方伯乎乃輒之罪不在於得國而在於拒父則靈公初薨輒未稱兵以拒蒯聵卽爲天子方伯者立輒亦無不可天子方伯固立輒輒固不立而讓其父然後以大義抑輒而使立焉仕蒯聵於王國可也迎蒯聵以終養可也蒯聵怙惡不聽天討且加而後輒可逃也輒逃而君衛者猶有靈公之嫡孫疾在而不必郢此中

子之所以君衛也然凡此者天子方伯任之而非臣子之事故夫子且許之爲政而曰必也正名乎則亦就其既陷於罪之後弭其拒父之惡去禰祖之名迎父以歸養而已蒯聵之爭輒激之也輒之逆南子之黨成之也輒而正名以迎養得夫子以爲之相則蒯聵之安於歸而就養也亦可十九得也使其不然而輒乃有逃之一策在顧其逃也須待之蒯聵歸而不戢之日爲臣子者何事豫爲非常之舉動輕與廢立效董卓桓溫之所爲哉父子君臣之際自當力爲其難不可率然任意於一擲也

宋光宗之不孝而方踞大位趙汝愚廢之立甯宗乃以奉

光宗爲上皇而社稷未嘗不安朱子固深許趙相之忠而深哀其死矣以此推之則父廢子立亦何不可哉或疑光宗昏愞而蒯聵凶悍然公子郢之以義立輒而國人安之矣則蒯聵亦何足以有爲況以聖人處此强齊可服三都可墮而奚有於蒯聵蒯聵以失其應得之國而爭較瞽瞍之無故而欲殺其孝子者情猶可原以聖人爲之瞽瞍且允若而況蒯聵乎處此等大變只是至誠動物順道而無憂纔弄手段圖輕快便是私意但不能盡誠孝於己便生許多憂慮怨尤故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人臣則利害計深怕向舊窠中尋兔劃地捨卻他父子別立一主則大小安貼趙忠定貶死衡州也只爲甯宗是光宗之子到底無恩而有怨使別立一人則居然門生天子居不拔之地矣君子欲以盡大倫而安社稷豈可作此思量唯爲君者將社稷作公器信天理而不疑卻於自家父子天性與不立乎其位一般盡敬盡愛則何憂何怨爲臣者但依著天理人情一直擔任不計利害成則爲伊周敗亦爲趙相又奚事張皇妄作哉故立郢之說非天理之安而利害亂之也

蒯聵初無怨於輒所恨者南子之黨耳姦人懼禍遂爲不拒父禰祖則輒不可立之說而輒童昏聽之聖人見得名

之既正輒未嘗不可君衛則姦人無所售其姦矣若云必須立郢則正墮姦人術中故見道不審者不足與權也徐有貞只今日之舉爲無名七字弄出許多傾危伎倆李南陽從容打破此言之妄上心冰釋處人家國者不可不知此意

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專對者謂以己意應對合宜不必君命也朱子云不假衆介之助未是雖正使辭誥亦無衆介聚謀一堂之理

所謂政者謂刑賞科條之下於民也魯衛俱秉先王之遺教而昭定盡出之際初務更改以把先法其隳棄舊章者

已多而特不若齊晉之盡棄周禮耳故曰兄弟也衛之爲政於春秋無考是以傳註家難言之耳若君臣父子之大倫雖夫子嘗以此爲政答齊景之問乃魯雖見逼於强臣自與齊之田氏晉之六卿等不至如衛之父子稱兵滅絕天理也蘇氏之說不審

朱子謂聖人爲政一年之間想見已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不如南軒所云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朞月所立之規模爲深見王道施行之次第也備者任天下事有一大病將平日許多悲天閔人之心因乘權得位便如鬱火之發於陶迫爲更改只此便近私意而國體民命已受其剝落矣且將孔子相魯觀之自宣公以來履畝而稅是民間一大病而三桓逐君立君是朝廷一大賊於此稍動一分意氣則罷畝稅逐三桓豈非第一喫緊當革之獘而孔子何嘗如此微獨孔子即如舜之相堯位極尊權極重君臣推任之誠無有加矣而其鯀同朝者二十八載則興利之先於除害必矣今人粗心說害不除利不可興者都是一往之氣天下大器自非褊衷所能任想來聖賢開治平之業與爲學一致爲學而先遏欲做得十分上緊淺之只得個克伐恐欲不行深之則流入於寂滅爲治而先革弊到頭只是鬨閙一場引身而退蓋正氣未昌與邪戰而恒見不敵

也故爲學必先存理而後欲可遏有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之本以貞勝於敬義而愼獨之功乃以不惑爲治必先建德而後弊可革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行乎家國則兎罝之野人江漢之游女無慮其雄心冶志之不一向於正也醫家有穀氣昌之說正合此理若悁悁然以革弊爲先恐烏附硝黃之以誤人不少況當夫子之時尤久病羸弱之國不可以壯年盛氣之法療之者哉

雙峰云纔要速成便只是見得目前小小利便處使然則但言欲速而大事不成因之矣何須如此分項說下見大者亦或欲速不欲速者亦或終身於小利之中如禹之治水是爲天下萬世興大利除大害便欲急切堙之決之豈必其利之小而徐治之八年之後也只同此一利非速則利小而緩則利大也宋襄公不重傷不禽二毛不可謂見小利也只爲欲伯功之速成便致傷敗王介甫立意亦儘從容他本意要復燕雲卻云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不可謂欲速也乃其銖銖絫絫積財以爲用兵之地在小利上收拾故終不能成大事舉此二端則欲速見小利之不相因也明矣聖言如江河行地條派分明不用曲爲扭合大都如此

雙峰說狂狷各有過不及處自是諦當然看他下過不及

語俱因中字反形而出則是中行狂狷如三叉路狂狷走兩邊中行在中央相似此種見解但有影響了無實義蓋狂狷兩分中行中立則是相敵之勢聖道之別復有兩道其視中行既已狹隘而不足以冒天下之道其視狂狷直爲異端背道而旁馳也中行者若不包裹著進取與有所不爲在內何以爲中行進取者進取乎斯道也有所不爲者道之所不可爲而不爲也中行者進取而極至之有所不爲而可以有爲耳如此看來狂狷總是不及何所得過聖道爲皇極爲至善爲巍巍而則天何從得過纔妄想過之便是異端今釋老之言是已究竟釋老之教也只是不

及而不能過儘他嗒然喪耦栩栩然逍遥面壁九年無心可安都是向嬾處躲閃丢下一大段不去料理乃狂狷則猶不若此狂者志大言大亦聖人之志與言也狷者不屑不潔亦聖人之所不屑也言之大初不說一粒粟中藏世界志之大亦不想威音王那畔事不屑不潔亦終不會視父子爲寃夫妻爲業同此一聖道而各因其力之所可爲而爲之不更求進便是狂狷做得恰好恰合於天地至誠之道一實不歉便是中行此一中字如俗所言中用之中道嘗如是行便極力與他如是行斯曰中行下學上達而以合天德也狂者虧欠著下學狷者虧欠著上達乃虧欠下學者其上達必有所墮虧欠上達者其下學亦儘粗疎故曰狂狷皆不及而無所過也過不及之不與中參立愚屢辨之矣要以中爲極至參天地贊化育而無有可過不欲使人謂道有止境而偸安於苟得之域雖與先儒小異弗恤也

不驕矣而未能泰者有之南軒眞做工夫人方解爲此語若只在不驕上用功則且流入巽愞拘葸去不驕是遏欲之效泰是存理之效須先在存理邊致功教篤實光輝而於私欲起時加以克治則不驕也而實能泰泰矣而抑又不驕也和同周比俱然亦有泰而或失之驕者孟子亦微

坐此病故程子言其有圭角其他如顏蠋嚴光則其尤也所以中庸之教既存諸靜抑察諸動然兩者或各有未至則驕之病小不泰之病大顏蠋嚴光之所以賢於萬石君婁師德一流也

憲問篇

因執藥病之說遂向藥求病謂邦無道穀之爲恥爲憲之所已知已能唯邦有道穀之爲恥非憲所及慮仕於孔子可謂遇有道矣與之粟則辭豈漫然於有道之穀者耶聖人言語一皆十成如春夏秋冬合同而化此二句不可分析如邦有道貧且賤焉邦無道富且貴焉便下兩恥也此

以一恥也該之蓋唯不問有道無道而一以得祿爲事不復問所以居此祿者然後爲君子之所恥恥者已賤之詞也如魏徵事無道之建成不能止其邪謀徒耽宮僚之榮而不去及事太宗便恁地犯顏敢諫此無道穀而有道非徒以穀劉琨當西晉末亂之日且與賈謐爲友以固其位及永嘉之難大節凜然此有道穀而無道則不安於穀若此兩者雖不得爲全人而於徵則可云遇主而後志行於琨則可云小不正而大正唯皆不然遇昏亂則爲持祿之魏徵遇安甯則爲附勢之劉琨斯則雖具官修職而與厮役同矣硬直說個恥也是最下一流故聖人必以此當之

而不然者則猶不謂之恥固聖人不輕絕人之德亦廣原思之狷隘使知不至於是則無容引以爲恥同匹夫匹婦之節如鮑焦之見窮於子貢仲子之見譏於孟子也卽爲藥病之說亦無甯取此

先儒疑原思之言冠克伐怨欲於不行之上爲有克伐怨欲在裏特不行於外便謂其但能强制而根苗常留如此看文字殊未通透若不當云克伐怨欲不行則且云不行克伐怨欲焉旣不成文句抑似人所固有而不行之矣且如懷著一腔怨恨但不仇害但不詛罵其可謂之怨不行乎天下儘有陰險柔愞之流有此四者全不能見之於事又如措大未中第時預想如何以廣田宅如何以報睚眦雖終老無可行之日而豈其能不行耶則知所言不行者亦必無克伐怨欲而後可以當之也若滿腹私欲遏捺教住正如病人寒中陰藏其毒彌甚而孔子何以云可以爲難耶可以爲難則非容易事子之言仁曰爲之難又曰先難難亦求仁者事也且人之情才不甚相遠業已有克伐怨欲矣一事忍之他事不能一日忍之他日不能如善飲人終不免醉使終日懷挾四者於心而禁之一絲不露恐盡天下通古今無此彊力之人也明乎此則知克伐怨欲不行卽是克己卽或當念未嘗不動而從事於非幾將搆

之際以力用其遏抑而不能純熟淨盡則學者之始事固無不然者先儒言克己之功云難克處克將去正此謂也亦安得以强制病之哉乃朱子抑有合下連根劃去之說則尤愚所深疑合下不合下連根不連根正釋氏所謂折服現行煩惱斷盡根本煩惱之別爾欲得一刀兩斷當下冰釋除用釋氏白骨微塵觀法無已則亦所謂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而已極究聖學中原不作此商量乃克伐怨欲不行旣卽爲克己而子曰仁則吾不知此固大疑之歸也雖然無容疑子之言仁曰克己復禮爲仁初不徒言克己抑曰能行五者於天下初不徒言不行不仁只體言

之則有所復也而乃以克所克克所所克矣而尤必復所復以用言之則其所不當行者不行尤必其所當行者行之也蓋必使吾心之仁泛應曲當於天下而無所滯天下事物之理秩然咸有天則於靜存之中而無所缺然後仁之全體大用以賅存焉故存養與省察交修而存養爲主行天理於人欲之內而欲皆從理然後仁德歸焉故子之言克己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夲一禮以爲則其爲禮也既視聽言動之所必繇而其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者一取則於禮以定其非則克己以復禮而實秉禮以克己也不辨之己而辨之禮故繇其成而觀之則

克伐怨欲固不行矣繇其致功之實而考之則不僅克伐怨欲之不行亦不僅己私之克而淸虛澹泊於人欲已也從不仁者而反觀之則但其克己之無餘若從其爲仁也而體察之則固有所復之禮靜與立而動與行非但克己而畢也今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則是徒於己致克而未講大復禮之功惡知其中存者之禮與非禮哉禮之中無己而己之外非即是禮故居處恭必其恭也非但不慢而已也執事敬必其敬也非但不肆而已也與人忠必其忠也非但不詐而已也天理充周原不與人欲相爲對壘理至處則欲無非理欲盡處理尚不得流行如鑿池而無水其

不足以畜魚者與無池同病已療而食不給則不死於病而死於餒故曰仁則吾不知也此聖學異端之大界不可或爲假借者也

胡氏以無媿怍而眞有得論貧而無怨者眞體驗語知必此而後無怨則無怨之勝無諂也明矣蓋人處貧而怨非必不甘貧也凡怨之起必因人情有可怨之端而後怨焉而天下之加非分於我者則唯貧嬰之不但橫逆之施異用之富而偏用之貧且在我既貧則其所致於人者即人所應得於我者而亦不能致之於是人固疑我之驕吝刻薄而因以不慊於我我乃反而自思凡吾所不滿於人者

非有他故而特以貧貧固遇之窮也而何不相諒以過之窮而相求於無已哉此其爲怨即甘貧而不動心於富貴者亦不免矣然人之以貧故責我其所責者以貧也而我之所以不滿於人者若但以貧故而他無不盡則雖橫逆之施自可安受之而無按於物矣何也以人之責我以貧曲自在彼而無待我怨也此所謂無媿怍而不怨也如其不然則此事之啟釁也但以貧故而我居平之所自立與自他之接物者或以利或以欲乃於彼則屈己以徇物於此則稱有無以徑行則人之非分責我也在彼亦持之有故而在我則但據此事之曲直以歸其咎於貧於是乎匿

其所詆標其所仰以與天下爭而懲熾矣故知非終身之行不媿天不怍人者固不能受物之笑駡欺陵而甘之也若無諂者則苟可以勝一時之食淡衣麤極至於忍飢耐寒而優爲之矣不必終身所爲屋漏所覺皆順天理而無邪僻也何得易言無戀哉自修身而言則言必中倫行必中慮而媿怍免矣自所以修身者而言則非有得於斯道者固不能必其行之無媿怍也此以推其制行之原必本之心得以爲躬行則幾與不改其樂者同矣雙峰易夫子之所難而以與富而無驕並言謂與無諂者同科不知經傳之文淺深各致初不可以例求蓋無諂與樂相去自遠

貧而樂者固不可以諂不諂論若富而好禮則亦就無驕者而深言之耳故無諂與樂之中更有無怨之一位而無驕之與好禮中閒更不容著一位次也貧境逆故屢進而後極其至富境順則纔無驕以好禮亦直截而易幾逼於身世之故而反求之身心當自知之

自荀孟有貴王賤伯之說儒者遂爲已甚之論雖折衷以聖人之言而猶未定也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既已以正許之矣而朱子猶曰心皆不正夫舍心而言正則聖人豈但正以其迹哉如以迹則宋襄不重傷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亦可許之正矣而況於晉文臧武仲之要君徼生高之不直亦難其心爾則聖人之不略心而言迹審矣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又云五伯假之也凡此皆統論五伯之詞而要未可以定齊桓何以知之卽以夫子許以正者知之也若王則必貴之伯則必賤之凡言伯者無不賤因而小伯者之事功而以王業之成爲湯武之所可貴此又非已浸使孔子而當齊桓之時居齊桓之位必且如湯武乎抑且如齊桓邪放伐之事旣夫子之所靳言若夫文王則其伐密伐崇三分有二相率以修職貢者亦大略與齊桓同其所異者則文王遇凶暴之主而桓之時主非紂爾主非紂則固可奉天子而不當摟諸侯凡有所爲必請命而行

乃桓主雖非紂而陷溺昏庸之惠王其不足與爲善一也楚夷也亢王之罪人也而陽使王世子爲首止之會陰召鄭伯欲撫之以從楚是尙足請命而行乎其王國之臣雖非崇侯惡來等也而宰孔齊盟于葵邱口血未乾已陰使晉背齊而不恤五禁之申使桓一一而受命其可哉若云君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此卿大夫之義而不可通於諸侯文王而唯紂命是聽伐崇之役又豈紂所樂從耶以斯知不請命之未足爲桓責也乃桓之不能望文王者以夫子之言考之於文王曰至德於桓公曰正而不譎其相去已遠矣夫正亦德也而其去德之至者其差猶甚蓋德無不

正而正不足以盡德之什一故易屢言貞凶貞者正而固也正而能固乃足以幹事而凶或隨之則正者德之郛郭而不足以與其精蘊明矣故曰正而不譎則已知其於治道之大端不失而已疎也君子之以其道應天下之事者初不恃一正而無憂是故義必精仁必熟聰明睿知而必神武之不殺然後盡大德王道之微而非孤奉名義之可以裁物而止斯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桓公則唯其所秉者正遂奉一正以急正夫物是以隘不可大迫不可久身沒而周卽內亂楚卽干盟嗣子卽失伯而陵夷然亦唯其秉正以行而不屈計成敗是以詐謀不行而未流於邪若晉

文之譎而不正則委曲以赴事幾而其爲謀之深反有密到於齊桓者是以世主夏盟而楚不能與爭蓋凡不能體天德以備王道而亦足以建功業者恆有二途而得失各因之其守正以行者恆患其粗疎而無以致遠行久密謀曲計者可以持天下之成敗而人心風俗亦繇以壞功之遲速效之淺深莫不各肖其量也故齊桓圖伯三十年而後成而晉文得之於五年之中齊不再世而晉以久長乃其假仁義尙詐利如荀孟董賈所譏則皆晉文之所爲而非桓之過也故以桓之大事論之使桓必欲得天子之歡心挾持以令天下則必不違惠王偏愛子帶之心而開隙

於王與宰孔抑將爲王立帶而周之君唯桓是聽矣然而桓不爲也正也莒奉桓者也魯桓之仇也哀姜桓娣也終莊公之世魯未嘗爲齊下哀姜託於莒以壞魯桓黨莒挾娣以多求於仇讐之魯可以得志而桓終討哀姜定魯難而不徇莒之請若此者皆所謂皎然揭日月而行內求自正外以正人而不區區於求成求可者矣斯豈三代以下唐宗宋祖之所能及哉正而不譎迹之正亦唯其心之無邪也唯其正是以不譎唯其不譎是以謀不深而功易敗唯其不譎是以不致壞人心而蠱風俗乃唯其止於正而不至於德是以功不可大而業不可久以此論桓聖人之

意見矣何事過爲已甚與聖言背馳哉

德爲體功爲用天下無無用之體無無體之用使不必有是德而有是功聖賢亦何事爲此規規者耶苟無其德則雖彷彿以圖其功而去之愈遠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而子曰管仲之力也夫曰力則其所以能勝此者其本領不可昧矣慶源但以不假威力無所殺傷稱其功之大豈仲纔一進不以兵車之謀而儌成其功夫子遂以亟稱其仁耶宋襄公亦嘗以乘車會諸侯矣而適爲楚人之擒則知無其力者雖以兵車而且不勝任況不以哉周公東征斧破斨缺斯亦豈必廢兵而其所以仁覆天下者則在有

四國是皇之力也德者得於心也得於心者有本則其舉天下也任無不勝春秋之時諸侯之不相信而唯兵是恃者已極矣不以兵車而能志喻信孚於諸侯便有合天下爲一體痌瘝相知彼此相忘之氣象此非得於心者有仁之實而能任此而無慝其不濟乎力者仁之力也其所爲講信脩睦於天下惇信明義於國中而以全乎愛之理爲心之德者固非虛枵襲取之仁明矣世所傳管子書言多詭雜蓋後人之贋作而仲之言見於春秋傳者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曰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

體道已實而執德已固於此驗矣故君子稱之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斯非正誼明道而不謀利計功之實哉而必曰管仲無其德何也孟子之譏仲以救時也無仲之力而襲仲之迹則趨入於功利而不仁非仲之過也孟子以仲伯而不王鄙其功烈之卑亦初不言其心術之不正而宋儒以詭遇獲禽擬之終爲深文中人而非論之正諸子之論折衷於聖人聖人難言仁而以許仲又何必吹毛求疵而後快哉

程子謂王珪魏徵害於義功不足贖朱子則謂王魏功罪不相掩如實求之程子之言自爲精允夫子不辨管召之不宜繫弟以爭國想來初不以此寬仲而鄙忽盡齊之難起於襄公之見弒則爲襄公之子者俱有可反國以存宗社之義非國家無事長幼有定序而糾故作逆謀以爭兄位也桓公與糾皆避難而出彼此不相通謀雍廩既殺無知齊人亟於得主從魯受盟而春秋書曰公及齊大夫盟于蔇言大夫者衆詞也桓之自莒來也在盟蔇之後故春秋於盟蔇無貶魯之文而但譏其納糾當其始時齊大夫且不知小白之存亡而況爲管召者亦安得舍現在可奉先君之子而遠求其兄於不可知之域哉迨其後桓公已自莒返而魯與召忽輩乃猶挾糾以爭斯則過也先君之

賊已討國已有君而猶稱兵以向國此則全副私欲小忿護其慾而僥倖富貴以買無益之勇故曰匹夫匹婦之爲諒若王魏之於建成則兄弟當父在之日而搆大難俱爲不仁不義而建成則高祖所立之冢嗣也已受父命而正大位非糾比矣王魏受命於高祖爲宮僚則義不容於不死又況夫子之稱管仲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向令唐無王魏天下豈遂淪胥乎管仲是周室衰微後斯世斯民一大關係人王珪既無赫赫之稱即如微者特粉飾太平一諫臣耳有太宗爲君房杜爲相雖無王魏唐自晏然其視管仲之有無遠矣管仲不死請囚之時胸中已安排

下一箇一臣天下底規模只須此身不死得中材之主而無不可爲魏徵不死之時有何把柄幸逢納牖之主遇事有言遂見忠效倘遇猜忌之君則更無可白見矣管仲是仁者仁之道大不得以諫不諫論之魏徵所欲爲者忠臣也忠則不欺其君者也不欺生君而欺死君口舌之功安足以贖中心之慝故朱子之寬假王魏不如程子之明允而管仲魏徵之得失不僅在子糾幼而建成長也

思不出其位只加集註自當看聖賢言句卻須還他本色無事攀緣求妙此處原是說思與先儒所言主一爲存心之功不同黃勉齋早已鶻突云當食則思食當寢則思寢

直不成義理使人終日之閒言行居止截分千百段立之疆界則無論氣脈間斷不成規模且待事至而後思則思之力亦不給矣夫所謂思食思寢者思其理乎則理之當豫立而不待事至以困跲也固也若云心在是而以應其事之謂思則夫寢食者亦何所容其思豈將以求安求飽耶夫子不食不寢以思然則當食當寢而所未覩未聞之事理爲君子之所經綸者多矣知此則唯南軒時地之說爲得之然所謂地者亦自有分地者而言也所謂時者亦自時有所任而言也出位以思則適以弛時地中之當思者耳若爲君而不思臣道則何以知人而任之爲臣而不思君道則何以引君當道而格其非易言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亦但謂內不顧己私外不求人之知我助我而已若拘分時地而置天下古今之理於不思則豈君子之學哉故此位字必加范氏之以職言而後顯徒爲深妙則不陷入釋氏行住坐臥之說者鮮矣

過字唯朱子引易小過象傳之言爲當雙峰厚齋乃謂欲使行過其言因而有說七分而行十分之鄙論使然則善言德行者之行爲倍難而期期艾艾之夫苟欲自過其言亦甚易矣雙峰錯處只爲將中庸過不及作一塊疑團遂爾周章遮避今求行之過者至於不憚死而止矣乃匹夫

匹婦之自經疑若過也要其實大槩是下梢頭氣蕭索而神昏脅收煞不下無已而爲此耳若仁人之殺身成仁崢嶸猛烈則唯其過也是以仁也故成仁者亦僅免於不及而匹夫匹婦之非能過也夫至於死而且多失之不及而不患其過而況其力之所得爲與事之所當盡者哉朱子於恥下一意字於過下一欲字貼補有實味當其慎言敏行之心必如此而後得耳及至言之已出則危論昌談固不嚅嚅囁囁如易之所謂其辭慙者行之已成則亦恰與理及而又未嘗過也盡古今人無有能過其行者而亦何必以太過爲防

鮑焦申屠狄似過矣乃過於求人而不能過於求己君子之過其行求己者也小人求諸人求諸人者皆小人之屬故焦狄之死直與匹夫匹婦之自經等匹夫匹婦之自經有不因怨忿於人而決裂者乎於己之不及不肯自求者多矣

微生畝看來亦老莊之徒老子曰善者不辨辨者不善又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他看得道理直恁高峻纔近人情卽虧道體故莊子以臚傳發冢爲儒誚自家識得更不須細碎與人說一有辨論則是非失其固然而爲佞矣其意只直待解人自會若人之不能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者則置之可也卽此是他固執不通處將者道理死拏定作一處而觀天下無可喩者其離人以立於獨旣已賤視生人之同得而刪抹半截道理孤尋向上去直將現前充塞之全體大用一槩以是非之無定而割之故其言曰予之依依然與不知者言道而刪定述作以辨是非於不已則無有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而徒資口給者乎熟繹本文意自如此新安以立身待人言之亦謂此也雙峰但從仕隱上說於畝語中作一曲折云云何爲是栖栖者與夫栖栖者必佞而無乃爲佞乎殊失本文之旨而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則以辨其務道理而非亂是非其言正相登折如雙峰解之則此二語亦多扞格集註記微生爲隱者則以名不見於史策而釋其爲人之生平初非謂其欲率孔子以隱也

不怨天不尤人如何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此處最難見得故朱子又有及其上達而與天爲一焉則又有非人之所及知者一解乃此語不可混看及其上達自言上達之所至與天爲一則以贊不怨不尤之妙也不怨不尤非忘情之謂集註反己自修是順夫子之言那下者實說與天爲一則推夫子之言而觀其深反己自修者下言之也與天爲一上言之也上下分而合轍者一也非聖人之始而反己自修纔而與天爲一也反己自修其用功與學者等而反聖人之己修聖人之修則有與天爲一之實焉胡氏春秋傳云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眞而無所妄也只此是反己自修只此是與天合一若未及於聖人者反己而未盡己之量自修而未造修之極有所偏見獨得則必有所獨是有所獨是則有所獨非有私是非則有私得失天下之故萬變攙他學術不著而無餘地以自處則怨尤之所必起藉令不怨不尤焉而其所以自命者失矣如屈原不作離騷其忠孝亦無以自顯以此求之夷惠孟子但所求免反己自修而與天爲一卽以與天爲一者

反己自修非孔子無此大用亦無此全體也則固大人思慮之所不至矣今舉一端而言如春秋一書本孔子不得志於時之所作後人讀之不敢不以爲大經大法之宗乃至亂臣賊子亦知懼焉然求其疾惡憂亂之迹慷慨動人於百世之下者固不若屈氏之騷也是以游夏不能贊一辭而後之傳經者且合且離而無以見聖人之情其體備於己而上合天載者世莫知也聖人之言行何一而不如此哉即此以思豈不與天之生殺不以喜怒者一理若雷動風入晴雲甘雨則六子之用有所訢而有所拒感人固深而要非易簡之大德唯其有獨至是以有獨違也嗚呼微矣

只下學處有聖功在到上達卻用力不得故朱子云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是當此說最分明乃朱子抑有忽然上達之語則愚所未安若立個時節因緣作迷悟關頭則已入釋氏窠臼朱子於大學補傳亦云一旦豁然貫通焉一旦二字亦下得驟想朱子生平或有此一日要未可以爲據也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一生字較精切不妄循循者日生而已豁然貫通固不可爲期也曰一旦則自知其期矣自知爲貫通之一旦恐此一旦者未即合轍下學而上達一而字說得順易從容云一旦云忽然則有極難極速之意且如懸之解而不蔀之達矣忽然上達既與下學打作兩片上達以後便可一切無事正釋氏傳子說門門忽開而磚無用之旨釋氏以頓滅爲悟故其教有然者聖人反己自修而與天爲一步步是實盈科而進豈其然哉故曰天積眾陽以自剛天之不已聖人之純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聖人之上達不得一旦忽然也明矣

朱子也不須揀一語包括甚當下文說不是揀大底理會則亦偏指一端之不須揀者也學者之病急於大而忘其小者固多乃亦有於下見下而不於上見下者則亦未足

以盡下學之量如坐如尸立如齊此中便有無不敬儼若思全副道理達上聖敬日躋去及早便須知得然則人之所見爲極難極大者亦不撇下待之他日而且就其易知易得者埋頭做去也即此是下學即此是先難以其但爲下學若不足以上達卻須與一倍體認到浹洽融貫處即此是先難工夫朱子抑云擿著便與理會一語極好有始有卒不可分爲兩截也何揀之有

聖人有聖人之不怨尤賢人有賢人之不怨尤乃至天資淡泊和緩者亦自有其不怨尤居德既別嘗境亦異若凝其不待聖人而能則總是未見聖人階級在如朱氏可傳

所云此聖人自道之辭素位之君子亦能之則又何以云知我者其天也今且以當境言之夫子攝行相事乃至化成俗易郈費已墮男女別塗一旦舍之而去齊乃斯道興衰天下治亂生民生死之一大關卻更有反己自修安土合天之道以處此是豈尋常寵辱不驚者可得施其恬淡之雅量哉而柰何其易言之

辟地以下三言其次以優劣論固不可然云其次則固必有次第差等矣程子以爲所遇不同乃如夫子之時天下之無道甚矣豈猶有可不避之地哉而聖人何以僅避言色也蓋所云次者就避之淺深而言也避世避之尤者也避地以降漸不欲避者也志益平而心益苦矣

磬之爲聲古人以爲樂節故詩云依我磬聲其爲響也戛然而已如後世之用拍板然非有餘韻可寫深長之思若琴瑟笙簫之足以傳心也荷蕢者雖達樂理亦何能以此而見聖人之志哉磬無獨擊必與衆樂俱作子擊磬於衞者蓋與弟子修習雅樂緣磬爲樂節夫子自擊之故專言擊磬荷蕢以謂禮樂者先王治定功成以和神人者也明王不作禮樂固不興矣而猶修習此應世之文焉則志雖深而不達於時矣集註之說深妙而不稱其實

但不忘天下亦不可謂之難集註聖人心同天地一段是因此以贊聖人語非言指出難處故云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難轉且言二字入本解慶源云因時卷舒與道消息所謂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又云濟世之用其出無窮所謂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只此是實見得聖人難處雙峰但言知新安但言心俱未達聖意知出處之不可偏是見處自然見得大心不能忘世而不隱也是柰性做去聖人不以此二者爲難也

衞靈公篇

吾道一以貫之之字所指包括周徧乎一以貫之之字所指則子貢所疑爲多學而識之者也於此有別故集註曰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若云一云貫則未嘗有異故集註云說見第四篇以實求之此所云貫以言知而未該夫行若吾道一以貫之則言行而豈遺夫知哉使遺夫知則所知者亦夫子之道也而彼所云一一外更有一彼所云貫有所貫而有所不貫矣凡知者或未能行而行者則無不知且知行二義有時相爲對待有時不相爲對待如明明德者行之極也而其功以格物致知爲先焉是故知有不統行而行必統知也故吾道一以貫之者並子貢所疑爲多學而識之者而亦貫也然則子一以貫之者亦可受貫於忠恕乎此讀書者之所必疑也雖然惡在其非忠恕邪

謝氏曰予一以貫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所謂上天之載者其於天則誠也其爲物不貳而生物不測者也是即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也其於人則誠之者也篤恭而天下平也是即所謂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也乃於行見此易而於知見此則難故疑一以貫乎所知之理者不可以忠恕言也嗚呼苟非知聖學之津涘者固不足以知之然雖不知此則不得不疑爲多學而識之矣藉令不此之疑則又以爲神靈天縱而智睿不繇心思則其荒唐迂誕率天下以廢學聖之功其愈爲邪說淫詞之歸矣

予一以貫之亦非不可以曾子忠恕之旨通之此非知德者不足以與於斯先儒之所重言而愚何敢言雖然其無已言之忠盡己也恕推己也盡己之理而忠則以貫天下之理推己之情而恕則以貫天下之情推其所盡之己而忠恕則天下之情理無不貫也斯一以貫之矣夫聖人之所知者豈果有如俗儒所傳萍實商羊在情理之表者哉亦物之理無不明物之情無不得之謂也得理以達情而即情以通理之謂也如是而古今之遠四海之大倫常禮法之賾人官物曲之繁無不皆備於我矣所以皆備者何也理在心而心盡則理盡也情發性而知性則知情也理之不爽情之不遠於己取之而皆備矣己之理盡則可以達天下之情己之情推則遂以通天下之理故盡之以其理推之以其情學者之所以格物致知也學者之忠恕也理盡而情即通情不待推而理已喻聖人之所以窮神知化也聖人之忠恕也天下之事無不依理而起天下之物無不如情而生誠有其理故誠有其事誠有其情故誠有其物事物萬有者乾道之變化理情一致者性命之各正此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生物不測皆示人以易知者也天道之忠恕也故烏吾知其黑鵠吾知其白繭吾知其可絲稼吾知其可粒天道以恆而無不忠以充滿發見於兩

間推之無吝如之不妄而無不恕聖人以此貫事物之情理學焉而即知識焉而不忘非所學非所識者即以折衷之而不惑祖述憲章以大本生達道而敦化者自有其川流以要言之一誠而已矣誠者天之道也物之終始也大明終始而無不知也嗚呼過此以往則固不可以言傳矣或問中語子貢一貫之理一段中閒駁雜特甚朱子曰此說亦善取其不躐等數語爲學有津涘耳乃其曰一體該攝乎萬殊則固然矣抑曰萬殊還歸乎一原則聖賢之道從無此顛倒也周易及太極圖說西銘等篇一件大界限正在此分別此語一倒縱復盡心力而爲之愈陷異端愚

於此辨之詳矣又曰聖人生知固不待多學而識則愚所謂荒唐迂誕之邪說也又曰學者必格物窮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及夫積累既久豁然貫通則向之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無二此雖與大學補傳相似而揆之聖言則既背戾且其言亦有自相剌謬而不知者朱門諸子用一死印板摹朱子語作生活其於朱子之微言且不得遂況聖人之旨耶子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又曰予一以貫之凡兩言以以者用也謂聖功之所自成而非以言乎聖功之已成也然則夫子自志學以來卽從事於一以貫之而非其用功在多得悟在一也

若云向之多學而得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無二則夫子之能一以貫者其得力正在多學而識子貢之所曰然者正有以見聖功之本原而何以云非也則揆之聖言豈不爲背戾耶其云格物窮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固與夫子博文約禮之訓相爲符合乃既云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又云積累既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無二則敬既爲主矣於此之外而別有一本以待他日之知是始之一本而既之又一本也此所謂自相剌謬者也繇此問者初不知有何者爲一妄億他日且有囫地光明芥子納須彌粒粟藏世界之境而姑從繁重以求之子貢之疑初不如是子且急斥之曰非也況其以學識爲敲門磚子者哉天地之道所性之德卽凡可學可識者皆一也故朱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理一而物備焉豈一物一理打破方通也哉程子自讀史一字不遺見人讀史則斥爲玩物喪志玩物喪志者以學識爲學識而俟一貫於他日者也若程子之讀史則一以貫乎所學所識也若不會向一以貫之上求入處則學識徒爲玩物古人之學日新有得必如以前半截學識後半截一貫用功在學識而取效在一貫是顏子早年不應有亦足以發之幾而夫子在志學之年且應不察本原貿貿然求之而未知所歸也無已則曰彼所

言者乃爲初學言耳然學者之始事固無能貫之力而要不可昧於一之理明則誠者聖人之德也誠則明者君子之功也故彼所謂主敬力行以反於約者卽初學入德之一以貫之也子固曰予一以貫之而不曰予旣已能貫之於一也則聖固以爲功焉而非豁然貫通之速效矣故博文約禮並致爲功方博而卽方約方文而卽方禮於文見禮而以禮徵文禮者天理自然之則也約而反身求之以盡己之理而推己之情則天理自然之則著焉故大學修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初不以前日爲之之謂先後日爲之之謂後而必以明德爲本知止爲始非姑從事於末而

幾弋獲其本也乃既曰反諸約又曰然後知其一本而不二若反約之日猶將迷於一本者然足以知發此問者不知何者爲一而妄億有甞傳末後之句得之於言語道斷心行路絶之日則豈不誣哉若其功之淺深幾之生熟固必有之其爲聖人也而後篤實光輝以知則耳順以行則從欲其未至者多有扞格不合之處然其不合者亦非不可必合積誠於會通之觀典禮之行而誠則明矣非當其未之能貫則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且埋頭瞎擿依樣循持而不求其故然則爲朱陸之辨者始終原自異致正不前半修考亭之功後半期鵝湖之效遂可做陸氏而自立門戶必如此說則鵝湖且得以格物窮理爲敲門磚子傲人矣子夏先傳後倦之說其失正在此自非聖人固不能有始而卽有卒而方其始不知所卒則亦適越而北轅又奚可哉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其云將以者言將此以說約也非今之姑爲博且詳以爲他日說約之資也約者博之約而博者約之博故將以反說夫約於是乎博學而詳說之凡其爲博且詳者皆爲約致其功也若不以說約故博學而詳說之則其博其詳假道謬塗而深勞反覆果何爲哉此優孟衣冠與說鈴書厨之士與聖賢同其學識而無理以爲之則無情以爲之準所以祇成

其俗儒而以希頓悟之一旦幾何而不爲裴休楊億之歸哉聖學隱大義乖亦可閔已

雙峰云德與道不同一語甚是斬截顧下文云云又不足以發明其意集註云義理之得於己者七字包括周至雙峰似於得於己上添一旣字如云義理之行焉而旣有得者慶源亦坐此誤故曰不徒以知爲尙要在實有諸己使然則當云有德者鮮不當云知以有則未有不知者也乃不可云有德者鮮以人苟有志於道而從事於學則豈窮年之不能有一德哉如子路勇於行其所行者豈皆彷彿依倣心所不得主而强行之者乎而夫子胡爲輕絶人而遽謂其鮮以實求之雙峰於此德字未得曉了其於集註得於己三字亦未知其意味德者得也有得於天者性之得也有得於人者學之得也學之得者知道而力行之則亦可得之爲德矣性之得者非靜存動察以見天地之心者不足與於斯也故不知德者未嘗無德而其爲德也所謂弋獲也從道而得者也唯知德者則灼見夫所性之中知仁勇之本體自足以行天下之達道而非緣道在天下其名其法在所必行因行之而生其心也天下之大本者性之德也發而中節者天下之道也於天下見道者如子路固優爲之於吾心見德者非達天德者不能從道而生

德可云有得不可云知德其所已得則自喻其所未行則不知從德以凝道則行焉而道無不行未行焉而固有得於己未行焉而固有得於己則以其得於己者行之乃以汎應曲當而渾然一理也此其爲功靜存爲主動察爲輔動察者以復見天地之心靜存者以反身而誠萬物皆備於是而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得於天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經綸條理粲然現前而無有妄矣元亨利貞天之德也仁義禮知人之德也君子行此四德者則以與天合德而道行乎其間矣此子路未入之室抑顔子之欲從末繇者也故曰知德者鮮

三代以上與後世不同大經大法皆所未備故一帝王出則必有所創作以前民用易傳世本史記備記之矣其聰明睿知苟不足以有爲則不能以治著唯舜承堯而又得賢則時所當爲者堯已爲之其臣又能爲之損益而緣飾之舜且必欲有所改創以與前聖擬功則反以累道而傷物舜之無爲與孔子之不作同因時而利用之以集其成也集註云既無所爲自是此意小註以巡守封濬舉元愷誅四凶爲疑而朱子言踐位以後並不爲此則以不言不動因仍縱弛爲無爲此老氏之旨而非聖人之治矣恭己者修德於己也正南面者施治於民也此皆君道之常不可謂之有爲然則巡守封濬舉賢誅凶自是正南面之事夫子固已大綱言之而讀書者不察耳集註謂恭己爲敬德之容乃未能識一己字身心言行皆己也豈徒貌哉且夫子去舜千餘載當時史册雖存亦必無繪其容貌以寫盛德之理則夫子亦惡從而知之史稱漢成帝穆穆皇皇班氏所以刺也其大者不言而但言其小者必其大者不足道也敬但在容而敬亦末矣南面而出治之所也正云者所謂以其正而正人之不正也後人蒙註不察遂恭己爲文亦若端坐於上如泥塑神像之爲正南面者然則甚矣其陋也唯以創作言爲斯與集註紹堯得人意相承貫雙峰

分兩節說是紹堯得人爲贅設矣集註云聖人德盛而民化則以釋經文一治字非爲無爲言也此是聖人與老莊大分判處不可朦朧放去集註唯敬德之容四字有礙其他自正爲後來諸儒所牖亂爲害不細

堯命羲和迎日以作[厤]舜則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者因固有之器而察之也然則璣衡亦堯所作而舜特加之察爾察卽正南面之事他皆放此

朱子云口裏如此說驗之於事卻不如此是不信也解猶未當此卻是行不信言非言之過始終一致內外一實曰信昔如此說今又不如此心不如此口中徒如此說乃是

言不信
雙峯云篤內篤敬自敬得之然以凡事詳審不輕發爲篤則又愼也非篤也愼亦敬之屬也集註云篤厚也厚者不薄之謂一如民德歸厚之厚則篤亦與君子篤於親之篤義通凡有所爲務厚至而不爲刻薄浮輕之事曰篤如此方與敬並行而相成行兼執事與人說執事敬敬也與人忠篤也

朱子既云常若有見又云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既無物可見則常若有見者又何見耶潛室云合自家實有者箇道理鎮在眼前夫其曰自家實有則在中之謂矣在中者其可使在眼前乎此與人不能自見其臟腑一理書曰顧諟天之明命天之爲命雖行於無聲無臭之中而凡民物之化治亂之幾則未嘗不麗於形色故言常目在之可也自家所有之理固將不假於物而何以可使在目前耶此說既非則當但云念之不忘如朱子所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可耳乃欲者志願也未能如此而欲之也凡人之所欲者非其即能見者也其或見而後欲者則見無權而欲乃有功乃熟繹經文必如此見之而後能行則不但以欲爲功而得力在見矣已能忠信篤敬而見爲加密也是則以必欲爲常見義亦疏矣既非有

諸內者之可見又非但常欲之不忘而即得云見宜夫求其實而不得必將以爲有一光輝輝物事在面前矣此又釋氏處處逢渠之邪說非聖教也夫所謂見者見夫忠信篤敬也此四者與仁義禮知之固有於己者不侔仁實有仁不待有不仁者而後顯其仁義禮知之不待不義無禮不知之相形而顯其有也亦然若夫忠則待有不忠而後顯其忠信與篤敬亦無不然者是故仁義禮知不以用之不顯而體亦隱若夫忠信篤敬者則必待言行而後有且無不忠而即已忠無不敬而即已敬非別有體也若仁則無不仁未便是仁是則欲於其未言未行之際而在前在衡實無物之可見也無物可見而常若有見此不容不疑已乃其必有可見者則以忠信篤敬者合乎人與事以生者也是已與天下相爲貫通之幾也故忠信篤敬無體而言行有體即未言而有其可言之體未行而有其可行之體故言行之體無間斷夫未言而有言之體未行而有行之體者言行之體隱而人與事之受吾言行之體者不隱也無體者不可見而有體者可見體隱者有時不見而不隱者無時而不可見今夫或立或在輿未有言而未有行然而盈吾目者皆人與事之待吾言行者也君子之欲忠信篤敬者既不忘於心而效於天下之動以爲之則故必有人焉必有

事焉寓於目者無不有以察其理苟有人也苟有事也則必有其必盡之實必有其不可渝之故必有其相恤而不容薄相警而不容肆之情理取之目前而皆忠信篤敬用之所行則皆忠信篤敬體之所著斯所謂無須臾之離而其則不遠者也常若見之而後吾之欲忠信欲篤敬者益以警覺其心而無可息矣取精多而用物宏則以言而忠信以行而篤敬道以豫而不窮矣此集註念念不忘常若有見之二義相須而始盡也乃或疑夫人與事之當前則以人事見其理矣若其人事之未接而君子之忠信篤敬其隱乎此又無容疑也夫子之言此以答子張之問行也

進論及言行之未出諸身者而已審矣故曰立曰在輿而不及乎不睹不聞也曰忠信曰篤敬而不及乎仁義禮知之德也忠信篤敬者動而善其幾也仁義禮知者固有乎靜以統動者也其但為行言也則因人之情因事之理而行其德於動也其曰參前曰倚衡者是物來接己而已在治物之介也若夫人所不接事所不及則君子之存養夫所性之德以為忠信篤敬之本則不但於行而見功而以之言行則嫌於動幾之末譬聖人之教各有攸宜固無所用其疑也

仁義禮知在天地之道為陰陽剛柔之體忠信篤敬在天地之道為化育中庸立本知化分作兩項說思之自見陰陽有定用化育無定體故陰陽可見化育不可見體物而不可遺其不遺夫物者未嘗成能於物之時不可見也須於物見之須於物之不可遺者見之（如稻不得水則槁此即可見）未言之忠信未行之篤敬須於所立之前所倚行之衡邊見不可不忠信不可不篤敬之理初時須隨在盡心觀察（亦與察言觀色相近）既則充滿目前應接不暇矣

胡氏謂有志之士慷慨就死成德之人從容就死也此亦不可執時當其不得從容則仁人亦須索性著若時合從容志士亦豈必決裂哉劉越石顏清臣皆志士也到死時

卻儘暇豫不迫夫子直於此處看得志士仁人合一不當更為分別近瞿張二公殉難桂林別山義形於色稼軒言動音容不改其素此又氣質之高明沈潛固別非二公之一為志士一為仁人可分優劣也

死生之際下工夫不得全在平日日用之間朱子此說極好著眼乃平日工夫不問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自君子之素履要不為死生須分明而固以彼養之也仁人只是盡生理卻不計較到死上夫即當殺身之時一刻未死則此一刻固生也生須便有生理在於此有求生之心便害此刻之生理故聖人原只言生不言死但不惜死以枉

生非以處置夫死也若於死上尋道理須教如何死此便是子路問死之意子路雖想著求箇好處死如貨物不復問價到底子路死之道則得而失身仕輒生之日已害仁矣仁人必不將死作一件事爲之豫施料理只此與釋氏所言生死事大者迥別至於志士則平日未皆合義特於君父大倫加倍分明故一力只要奪日補天到行不去處轉折不得則亦付之一死而已亦初不於平日以死爲志也

朱子引邵康節吳氏引蔡西山說三正俱於此行夏之時訓證不切故後人胡亂只將三建作三正大題目若然則商周之王者止換下一箇正月有甚要緊天運循環無端不可爲首但略有取義卽與改易歲首則秦之建亥今囘家之建巳亦無不可矣三正者其本在厤元而歲首其末也歲首之建子建丑建寅者以厤元之起於此三辰者異也其法以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所起之次七合之時爲元因以推步七政行躔之度上推其始而以下極其終其說備於劉歆三統厤古罔迭用此法夏則改堯舜所用顓頊之地正而復上古之人正也夏厤厤元甲寅歲甲子月（先年仲冬）甲寅日平旦冬至朔商厤厤元甲辰歲乙丑月（先年季冬）甲辰日鷄鳴冬至朔周厤厤元甲子歲甲子月甲子

日夜半冬至朔其算積二人統爲一地統三人統爲一天統愈遠則疎愈近則密（謂斗分歲差等）故夫子以夏厤之簡密爲合天於春秋譏日食之失朔而此曰行夏之時不專謂歲首也歲首之三建因厤元而取其義以歲配一元耳於厤無大關係

遠慮近憂朱子只用蘇註已無餘義蔡覺軒說以時言恐亦可通猶有慎疑之意其云如國家立一法度云云則與聖言相剌謬矣人無云者爲恆人言旣非有國家者之詞且卽在國家立法也只要與天下宜之而道之不易者自可以傳子孫俟後聖若隨事計慮將去如何得久遠無弊則事故之變雖聖人有所不知而於未變防變則卽其所防者爲近憂矣秦之愚黔首宋之釋兵權是已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可繼者必有待於繼之者若夫成功則天也而何能爲之慮哉雙峰不審而曰慮不及千百年之遠則患在旦夕之近矣一人一事而慮及千百年則夫子當藏書於秦火不及之地矣況凡人之慮只爲算計到底故利謀深而私意熾冉有言後世必爲子孫憂而夫子斥其憂在蕭墻之內此以知慮遠者之得憂近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俱從此來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而其行於蠻貊洽於四國者只是素位中寬大廣遠規模斷不作百年料

畢如田穀之積聚收絲也此人事自然之勢亦人心義利之分蘇說自正

若無以爲義之本則待一事方思一事之義卽令得合亦襲取爾義在事則謂之宜方其未有事則亦未有所宜而天德之義存於吾心者則敬是已故曰行吾敬敬行則宜矣程子推本於敬眞知義之言也新安陳氏謂此章本無敬以直內意夫子因君子制事而贊之故但云然乃制事因乎事者也事無分於常變無分於緩急猝然當前以待君子之制如何安頓得者四段精密貫通唯其爲君子也而後能然故曰君子哉然則開口說一君子便有一敬以

直內在裏許特新安不察耳

沒世是通算語猶言終身皆指在生之日說雙峯以蓋棺論定言此大錯所謂蓋棺論定者言一日未死或不免於失節而敗其名非此之謂也若生前得失付之不較卻但求身死之後有稱於來者則李西涯之屈膝以求美謚未爲過矣聖人只說天下歸仁邦家無怨初不索知己於泉路

朱子說道體無爲是統論道張子言性則似以在人者言之所以雙峯云此道字是就自家心上說不是說道體與朱子之言相背以實思之道體亦何嘗不待人宏也有天地之道有君子之道莫不有體君子之道如子臣弟友其體也人之爲倫固有父子而非緣人心之孝慈乃始有父有子則既非徒心有之而實無體矣乃得至誠之經綸而子臣弟友之倫始宏固已天地之道雖無爲而不息然聖人以裁成輔相之則陰陽可使和五行可使協彝倫可使敍贊之以大其用知之以顯其教凡此皆人之能豈如雙峯所云蟠天際地何待人宏也哉張子說心能盡性性不知檢其心其大義微言自難與章句之儒道張子原不將心字代人字性字代道字心者人之能宏道者也若性之與道在大儒眼底從條理粲然中看得血脈貫通故不妨

移近一層與人說道體自流行於天下而與吾性相附麗唯人有性故天下之道得與己而相親此張子之所以言性也心能盡性性盡則道以宏矣性不知檢心故道無繇以宏人也性涵道則道在性中（乃性抑在道中此不可煞說）而非性卽道道卽性也雙峯煞認性作道遂云四端甚微擴而充之則不可勝用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皆心也人之有是四端則其所以能宏道者也若以擴充爲宏則是心宏心而人宏人矣如其不然而以四端爲道則夫仁義禮智者德也卽其在性亦所性之德也夫子固不曰人能宏德也雙峯之徒爲枝蔓固不如熊勿軒所云唯學故能廓而

大之語雖淺而不失也若張子之意則以發聖言之大指
謂心能盡性苟有是心者皆可以作聖性不知撿其心則
人之有不善者其過在心而不在性心該情才言唯心不足以
盡性病亦在不學而非性不足以疑道道本靜故性雖靜而道自疑焉性繼道
以無爲則不善而非其過繼善成性故曰性繼道以釋天下之疑謂
人之不宏者爲道本不宏而人無容强致其功因以倡邪
說而趨詖行其以發夫子之微言至深遠矣宜乎雙峰之
未逮也
但言仁則爲心德之全今曰仁能守之此其爲德唯在能
守而所守者又但其知之所及則不可遽以全德歸之倘

其爲全德矣則如見賓承祭而何有不莊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而何動之不善也此章四段一步切實一步所以約
高明於平實自非聖人徹底示人則必顚倒看去說動之
以禮爲最易而以知之能及爲極至將其用功急於求明
而以禮爲末矣乃合始末功用而言則緣得以幾於盡善
其次第固有如此若君子之以知止至善爲學也則迎頭
便須從禮上分明而抑先飭治威儀以爲之則只此兩者
是學者有捉摸處功極於此而事始於此故夫君子之德
以通民物之志而成天下之務者莫不以知及利精義入
神之用然而其所從入者則必內持之以仁外持之以莊

而受其法則於禮蓋不如是則雖知及之而有得矣然而
始事未密則其末流之病且有如此者是以內外交養知
行並懋大其功於始斯以備其效於終也知此則爲學之
次序可知固不當如小註所云以仁爲主矣仁爲心德之
全者上統知而下統莊禮以之守而卽以之及以涖以動
莫不於此今但云能守則其爲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功能
亦宅心之純而非心德之固純力行之至而非萬行之統
宗也蓋仁者無私欲也欲亂之則不能守汲黯所謂內多
欲而外行仁義是也仁者無私意也私意藏其所見則不
能守季文子之所以陷於逆而不決是也仁者固執其所

擇者也執之不固則怠乘之而不能守冉有所云非不說
子之道力不足者是也去私欲屏私意固執其知之所及
而不怠此三者足以言仁矣豈必天理渾全廓然大公物
來順應以統四端而兼萬善然後爲能守哉夫所患於知
者以與理不相及也抑有及有不及而不能必其及也曰
知及之矣是吾之於理已徹其表裏而全體皆章大用無
隱矣故知及者與道體相稱之盡詞也仁之所守莊之所
出禮之所行皆無有能過於知及者之所及故以言乎其
至則知及爲尙而以仁守以莊涖以禮動奉循夫簡易平
實非知及淺而仁守深不得獨以仁守爲全功固矣從其

已至而言之則仁守之詣入較莊禮而深乃從入德之從事者言之則不重不威非禮而動因無從以望仁之能守從其成事而觀之則知及者至動以禮而德始全若從其適道而言之則以明夫高明無實與得內忘外者爲無本之學也直到上達處方知下學之益故曰下學而上達得而無失民敬之而極乎至善然後知君子之學謹於禮以爲節文修之於言動容色以定威儀而知行並進不但用其聰明以幾覺悟者其用益顯而取效益深也此與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效以相因而至而事之始終必以知止至善爲先務一理故朱子引大學以證此誠爲合符而

特其以知及爲知至則是而以莊涖配修身正心爲未叶耳若其以仁守配誠意亦自好善而必欲得惡惡而必欲去者言之則其非心德之全可知矣諸儒宂說紛紛如鶩行舟不知津步汰之可也

集註德愈全而責愈備句須活看其云不可以小節而忽之蓋當入德之始便不可忽非謂仁守之後始當不忽於莊莊涖之餘始當不忽於禮則亦非謂業已得而始責其不失逮乎不失而始責其生民之敬民已敬而始責其盡善也唯稽其成功而責之愈備則當其爲學而所責者已密矣凡聖賢文字若此類者須以學問實爲體驗則聖意自見不可泥文句而執爲次序語言之次第自不容不如此迤邐說來其實御是始終一致如天道循環無端而言四時者不得不以春爲始非春前之一日不爲方春之日先也要此一章原以反覆推求而從成功之中揀序其所疵之大小以爲立言之次而聖教之方自在言外動之以禮必須詳其節文度數之則格物致知功夫在此莊以涖之必須有遠暴慢鄙倍之功仁必須有勝欲勝怠之事知必有知天知人之學方博於文卽約於禮其以成己卽以成物學者須別自體驗事雖有漸而規模必宏安得於文句求綫路以惘然於所從入哉

凡小人與君子並言則旣非卑汚已甚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並言亦非必才全德備之君子雙峰之說可通於和同驕泰求人求己諸章

未見蹈仁而死與殺身成仁義不雙立問者自是好個問頭看聖人文字須如此較量方見敦化川流之妙惜乎潛室之不給於答而爲之强詞也夫子決言蹈仁者不死若云比干雖死而不死則必身名俱殞之謂死蹈仁者之不然豈待論哉且如屈原旣是蹈仁而死亦是蹈水而死其蹈而死均也更何以相形而見仁之無害耶繇夫子之決言則蹈仁而死者盡古今求一人不得若殺身成仁者之

死則值時命之不造時死之也命死之也豈仁死之哉使以比干之自靖自獻遇堯舜之主且可忘言卽使值漢文帝唐太宗亦且傾聽又其不幸而遇庸主禍亦不至剖心故忠諫者本爲主安民之道而非致死之道也諫無致死之道則比干之死非蹈仁之過與水火本有殺人之道而死者之過在蹈水火正自懸隔故曰殺身以成仁而非繇仁故殺身也以此求聖人之言同條一貫如冬寒之不礙於夏暑矣

殺身以成仁則宜殺身以求仁則不可故知蹈死者之非能蹈仁也秦始皇之流毒甚矣荆軻之刺之豈曰不當然軻所以不得爲仁者非軻所當成之仁而刺之則非誅暴之道徒蹈死地以求仁便是爲名非天理人心固有之理此與蹈水火者同非蹈仁也

不復論其類之善惡如雨露之施於萬物此說與釋氏一槪易言見惡人无咎亦但謂見之而已非遂可收之爲吾徒也故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而稗官小說言顏涿父爲盜之類自訛傳無實釋氏唯不加揀別故云衆生無邊誓願度既徒有其言而必不能踐而以此爲教則必移挪向下說令下愚不肖略可解了信慕抑取俗情所豔以歆動之（如說西方世界七寶裝成等）取下愚所畏以迫脅之（如說地獄諸苦等）意本無餘而多爲之詞以丁囑之（如煩詞不已又說偈言等）其稱爲出脫者則又開徑截一門以使之功省而自謂所得者全（如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等）不揀善惡而教者勢必出於此若聖人之教洋洋優優者待其人而行廣大高明精微敦厚必不合流俗而同汚世及其言吉凶成敗之理則苦節大貞而不諱其凶邦家必聞而以爲非達初不以利誘威脅強惡人而使向於善卽如云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亦至簡易矣然使陷溺深固者聞之其有能信以爲然者乎故惡人必不游君子之門而君子必不取惡人而教其行乎其所行止乎其所止與天之不以人之聰明畀之鳥獸其揆一也

今云不復論其類之善惡豈其然哉夫言有教者言君子之有其教也非謂盡人而有之以爲教也教之爲言非授也以言乎所以誨人之條教也其言類者言教也非言人也言君子設教以教學者其爲道也高者無所私授卑者無所曲引示之以大中至正之矩而不徇以其類或與深言之而或與淺言之也故博文約禮所以教衆人之弗畔卽以教顏子之竭才下學之卽以上達而無不上達之下學也有其已高已美而不可引之以近有其極博極詳而不姑與之略若分類以教則道本一而二之教之乃適以迷之矣夫子之言此以闢立教者之無本徇物而止望教

者使可企及之妄襲傳註於此不審其不叛而之釋氏者幾何哉或疑一貫之旨僅以授之曾子固有類矣乃夫子之於曾子也孰與顏子語顏子以仁而但曰非禮勿視云云此固眾人所可從事也何獨於曾子而別爲一類以單傳直指耶一貫之呼門人咸聞之矣則教曾子者卽以教門人且以推夫子之言何一而非一貫之理又何嘗以萬殊分貫教眾人哉曾子曰忠恕而已矣則以見夫子平日之教咸與此同而無有別也又奚疑焉

達有兩義言達其意而意達於理也然此兩者又相爲因意不達於理則言必不足以達其意云而已矣則世固有

於達外爲辭者矣於達外爲辭者求之言而不恤其意立之意而不恤其理也其病大端有二一則於言求工或無意而乖於理一則於意求明則理不著而言亦鄙如云黃鳥于飛其鳴喈喈亦足寫景物之和矣如必云風暖鳥聲碎則有言而非必至之意也又如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斯用意遠而取理近也如必云太虛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則徒立一意而無其理矣理在淺而深言之以爲奇理在深而故淺言之以爲平理本質而文言之以爲麗理本文而故質言之以爲高其不求之達而徒爲之辭一也集註云不以富麗爲工則只偏墮一邊豈不富而貧不麗而陋者之遂足以達哉韓退之唯不達於理苟異齊梁以刪洗刻削自雄一代遂詑爲得六經之遺旨不知止博愛之謂仁五字早已不達而爲梗塞至道之敗葉朽壤奚待富麗而後爲病哉

讀四書大全說卷六終

讀四書大全說卷七　　

衡陽王夫之譔

季氏篇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以下意分兩支但聖人說成一片耳語到聖人口裏便怎融液曲折不消分支作柱而理意交盡孟子卽不能然而況其他故辭至聖人而始達繇其胸中共一大鑪冶隨傾鑄而成象然學者讀此正當於合處得分而後可以知聖筆化工之妙前云君子疾夫舍曰欲之則夫子之所責於季氏者唯其欲也若冉有之言憂也則折之曰而必爲之辭知其憂不在此而彼亦初不爲子孫慮也云不患寡不患貧修文德以來遠人蓋以理言而責其以患貧寡故妄欲人之土地也云患不均患不安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則以事言而見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云後世必爲子孫憂者非其本心而徒爲之辭也云均無貧和無寡則以引伸其不當欲之故云安無傾則以質言顓臾之不足爲季孫憂也乃自聖人言之彼此合成一理初無垠鄂不期於立言之妙而妙自無窮豈若後世文人必分支立柱以自爲疏理哉均則無貧矣安則無傾矣然君子之所以患不均者非以欲無貧故患不安者非以欲無傾故若其欲無貧無傾而始以不均不安爲患則是亦患貧患寡而已矣有國有家之道不若是也君子之所不患者直以不當患而不患豈所患在彼乃故不患彼而患此以巧免其患哉不當患而不患者心之無欲也無欲而後可以行王道則文德自此而脩矣若夫其無貧無寡無傾則唯患不均患不安自能以遠慮而絕近憂不此之患則分崩離析而憂在蕭墻之內矣明於其所當憂者則以顓臾爲憂之强辭可折明於其所不當患者則不容患得患失而肆其私欲固矣乃以其安分無求而不動於惡者在是其以制治保邦而免於傾危者亦卽在是故可卽以折其强辭者抑其私欲故聖人互言之不待歧說而事理交盡若不患貧寡之實則以修文德爲歸患不均患不安之道則以扶邦之分崩整邦之離析爲效意各有屬讀者固不容紊也乃夫子於此則以不患貧寡而修文德以來遠人爲主而以均無離析安無分崩爲賓蓋因伐顓臾以發論端則卽事以遏其欲而顓臾之不可伐著矣若其爲季氏憂蕭墻之禍則冉求之言憂也本非如情之辭亦且姑與折之而季氏之攘奪以召禍則不可亟挽之旦夕者也以理以事揣之而緩急輕重分矣此又善觀聖言者所宜通也

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豈徒孔子知之冉有

亦知之即季孫亦未嘗不知之操其意中所懷挾者而告
之曰吾恐在此不在彼亦因其所懼者而懼之也使季孫
冉子不知蕭墻之內有變則其以固而近費爲子孫慮患
亦爲子孫謀長久耆深計之所必然非夫舍曰欲之而必
爲之辭矣季孫之變自在蕭墻而其欲則在顓臾知憂不
在此而因變是以爲君子之所疾
若所當憂則雖遠而必憂其不當憂則近固無憂若置遠
爲不足慮而日收前後以爲之防亦徒操同室之戈而已
雙峰云顓臾遠蕭墻近大是不審且如朱子所云哀公以
越伐魯則禍在越矣越豈近於顓臾哉蕭墻之內只是禍

發不測意
羅豫章以陽虎囚桓子爲蕭墻之憂朱子不宗其說而以
哀公與越師易之蓋以冉有仕季氏在康子之世固知豫
章之失考然哀公欲去三桓謀雖謬而事則正孔子不當
使季氏憂之而豫爲之防且哀公於時事尚未形而先爲
微詞以發其密謀是夫子不以待白公者待吾君矣聖人
所言但以理論所謂三桓之子孫微矣者是也眼前看得
他不好便知其必有禍亂若禍之所自發雖聖人亦不能
知也不能豫測而忽發故曰蕭墻之內魯至悼公以後三
桓之子孫不復能執魯政後來更別用一番人若公儀子
之類三桓後裔大段蕭索太特史不記其所終無從考爾
陪臣三世之後所失之國命屬之何人天子諸侯豈能遽
收之大段是彼此相移迭爲興廢以成大亂之勢耳近華
亭陳氏龍子說此謂陪臣之失失於庶人其義亦通春秋以
後無干出一班華門圭竇之士立談而收卿相以傾危人
國据此則庶人之議非私議於草野乃議於朝廷之上也
與孟子所云處士橫議同集註言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
三代之世工執藝事以諫輿人獻箴雖明主亦安能無失
政雖聖世之民亦安能無私議耶但不抵掌談天下之事
以操國柄而已

言未及之而言問他人而已對也未見顏色而言君子一
無與人言之意而已冒昧以言也言未及之而言是攙橫
搶先說話未見顏色而言是不避厭惡唐突得去勉齋謂
未見顏色者言雖及之而言亦須觀長者顏色或意他在
或有不樂則方與人言而意又移愆在君子不在己也譬
者之愆甚於躁固知未見顏色者之尤妄
若但戒人言以時發則與人恭而有禮初不擇人也毅曰
言滿天下無口過今云侍於君子有三愆則是因侍君子
而始有之也因侍君子而始有則將不侍君子而可無乎
非不侍君子而可無愆而何以云有盍不侍君子非可無

慾也有慾而不自知其有也以位言之則朝廷者禮法之宗也以德言之則君子言動以禮而非禮者以相形而易見也若只隨行逐隊與草野鄙陋人一例爲伍則彼亦慾也此亦慾也一堂之上不相照應只管任情胡鬧去盍有終日皆慾而自以爲無慾者矣人不可以有慾而當其有慾則尤不可不自知其有不知則終不能知愧而思改故君子者夫人之衡鑑也不可不求親近之以就正者也或疑有德之君子則固人所當就正者矣若有位之君子豈其必足以爲斯人撿點言行之資乃抑不然章楓山居林下二十年或欲舉之以充講官一老先生謂其不可曰楓山久在田間未免有朴野倨侮之色使之日進於上前且使人主輕士大夫崇禎間郝給事士膏十餘年間住一旦賜環召對之下不問而對高聲闊視致動上怒卻將溫體仁陷害東林事決裂而不可挽自非盛德之士動容中禮則不與有位之君子相習接亦且陷於慾而不自知以此思之然後知聖人此語爲曲盡物理也

以戒字意求之則朱子言理不如范氏言志之親切大要此章是過欲事且未到存理處其言君子者言外有一小人在是人品大分別處且須立個崖岸不墮小人去故曰戒至於存理之全功在三戒以上一層且非此處所及乃但言過欲而不及存理則此三戒者將無與釋氏共之好色癡也好鬬瞋也好得貪也然則聖人其以釋氏爲君子乎曰釋氏雖不得爲君子而與任血氣以自恣之小人豈不猶賢乎乃君子之所以終別於釋氏者則以隨時消息不流於已甚而未嘗剷除之以無餘也故血氣之所趨則戒之而非其血氣之所必趨者則未嘗力致其戒也豈與釋氏之自少至老必廢昏姻絕殺害而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之餘皆非其所得者哉繇此思之朱子之以理言者亦可得而通矣

集註血陰而氣陽一句乍看覺得插入無謂及覩范氏血氣志氣之論及朱子所云氣只是一箇氣便浩然之氣也只此氣乃知集註用意之深雙峰云能持其志則血氣皆聽於心則已贅一血字矣大要氣能爲善而抑能爲不善如血則能制其不爲惡而已足不能望其爲善也盍氣陽而血陰氣清而血濁氣動而血靜氣無形而血有形有形而靜則滯累而不能受命於志濁則樂與外物相爲攻取且能拘繫夫氣但隨己以遂其所欲故好色好鬬好得者血役氣也而君子之戒此三者則志帥氣而氣役血也今以好色好鬬時驗之覺得全是血分管事及至淫很之心戢退則直忘此身之有血而唯氣爲用事矣乃夫子於此

分任其過於血氣者以氣本可與爲善而隨血盛衰不自持權見累於血以爲之役氣亦不得而辭其過也氣能聽志而血不能聽志心之不戒者聽命於氣而抑聽命於血雙峰心是魂魄之合一語極有理會唯其兩合於陽魂陰魄是以亦聽命於血乃魄雖靈終是凝滯重濁物事而心御輕微役使他不動則不得不資氣抑而扶之魂清於魄而心又淸於魂心是魂魄之輕淸者合成底故君子專有事於此以治魂魄則心君也氣將也血卒也潰卒脅將以干君而明君必任將以制卒其理一也

知命有知命之功畏命有畏命之事新安以格致誠正分

配之精矣既知天命以後尙須有事於畏孟子說知性知天又說事天立命事天立命喫緊工夫正在畏上不知則必不畏而知者未必其能畏也夫子以說到天命上則君子小人相差懸絕與畏大人之與狎畏聖言之與侮只爭一敬肆者又別故於小人上加不知二字言且不知而何望其畏若夫雖若知之而不畏者則旣異乎醉夢之小人而抑不得爲君子自別是一流故可云君子知命小人不知就其大分段處立之辨也亦可云君子畏命小人不畏就其極至處終言之也只君子知命小人不知與君子畏大人聖言小人狎侮之一例是君子小人之坊界進此以言君子則有畏命之學就此以窺小人則其行險徼倖者固不畏也知此則大人聖言不得復以知不知添入明矣

大人聖言其顯者自易知也雖小人亦未嘗不知也若其爲大寶所凝至道所出之微者則必能畏之而後其道之宜畏德之可畏者始可得而喻也是其大端之別在畏不畏而不在知不知且小人之不畏天命唯不知之是以終不得而玩之若夫大人聖言唯其不能深知而亦或知焉是亦得而狎侮之則小人之不畏大人聖言罪不在不知也小人之罪不在不知則君子之功亦不徒在知審矣乃亦有於天命求知而反不畏者則老莊及釋氏是也乃老

氏之於天命雖用其抵巇投閒之巧而其所操爲雌黑谿谷之術亦終不敢求勝夫天而拂其命故夫子亦終不以老氏爲小人則已與釋氏之小天而自大卑天而自高滅天而自存者異矣故有事於知天而自謂知之乃以肆其褻慢者唯釋氏獨耳後世從夷入華當夫子時無此小人也朱子以知字括三畏自不如和靖言誠之爲切而雙峰分析知畏各致之功亦大有功於朱門矣

曰知之曰學之之字所指不當有異然則以知之之字指此理而言謂洞見本源該括萬理則夫困而學之者亦豈盡天下之理全體大用一學焉而無遺乎學此者以漸則

知此者亦何得獨爲頤也史記稱黃帝生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其說出於內經內經者固周秦之際精於醫者之贗作耳史氏据之以爲實誕矣且云幼而徇齊則亦徇齊焉耳長而敦敏則亦敦敏焉耳豈無所不知而一如聰明睿知達天德者之極至哉至云生而能言則亦佛氏墮地能言唯吾獨尊之猥說也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知覺之有漸寂然不動待感而通也若禽之初出於鷇獸之初墜於胎其啄齕之能趨避之智嗍啾求母呴噳相呼及其長而無以過使有人焉生而能言則亦智侔雛麑而爲不祥之尤矣是何也禽獸有天明而無己明去天

近而其明較現人則有天道命而抑有人道性去天道遠而人道始持權也耳有聰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聲色而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聰必歷於聲而始辨明必擇於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豈蓦然有聞瞥然有見心不待思洞洞輝輝如螢乍曜之得爲生知哉果爾則天下之生知無若禽獸故羔雛之能親其母不可謂之孝唯其天光乍露而於己無得也今乃曰生而知之者不待學而能是羔雛賢於野人而野人賢於君子矣橫渠學問思辨之功古今無兩其言物理也特精於諸老先生而曰想孔子也大段辛苦來可謂片言居要然則所云

生而知之者其言知之隨指所知之一端而非無所不通之謂其言生則如其性之所發已樂與其所欲知者而相取於色用明於聲用聰於事物之幾一致其心思早已符合深至而無所蔽故天下一事有一事之知而知者各有生與學之別即各分上與次之等上者易而次者因難乃及其知之則一而所繇以得知者亦無大異也上者以知而不盡知因於所知而學焉次者未學之先一未嘗知循名以學率教以習而後漸得其條理師襄之於琴也上也夫子之於琴也次也推此而或道或藝各有先後難易之殊非必聖人之爲上而賢人之爲次矣朱子以堯舜孔子

爲生知禹稷顏子爲學知千載而下吾無以知此六聖賢者之所自知者何如而夫子之自言曰發憤忘食詩稱后稷之克岐克嶷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初不待師友之告戒亦安見夫子之不學而稷與顏子之非生也夫子略於生學分上次而後人苦於上次分生學乃不知上次云者亦就夫知之難易遲速而言困而不學終於不知斯爲下爾且夫所云生者猶言性之謂也未死以前均謂之生人日受命於天命訖則死則日受性於命日受性命則日生其生安在初之爲生而壯且老之非生耶迨其壯且老焉聰明發而志氣通雖未嘗不從事於學乃不拘拘然效之於

此而卽覺之於此是不可不謂之生知也荀卿五十始學朱雲四十始受易與論語乃以其所知者與世之黠慧小兒較果誰爲上而誰爲次也其將以王雱之答麞鹿者爲聖而衛武公之睿聖反出於其下耶必將推高堯舜孔子以爲無思無爲而天明自現童年靈異而不待壯學斯亦釋氏夸誕之淫詞學者不察其不亂人於禽獸也鮮矣

朱子語錄極有參差處甚難揀取想來朱子未免挐定隨病下藥作教法故彼此異致乃至屈聖言以伸己說者有之不能如聖言之川流各別而不相害悖也其答問者有云視不爲惡色所蔽爲明聽不爲姦人所欺爲聰乃他處

又以主一言思明思聰此二說便早自乖張夫君子之於惡色姦言直不視不聽還他一刀兩斷若向此處思聰思明則立脚不穩早已被他搖動矣只惡色姦言亦何所容吾聰明哉如毛嬙西施之色不宜狎者也不視之則不亂耳此心之正而非目之明也如使與不美者同至吾前乃揀美麗者斥爲女戎而取醜陋者以爲正色無論人情之必不能而亦不得謂之明矣故曰不知子都之姣無目者也故君子之明必不用之於此以其明亦不可不明亦不可也姦言之不聽其道在遠佞人亦一刀兩斷法如業許其抵掌縱談而又用吾思以曲爲摘發則衛嗣君之所以亡其國者而何聰之有且天下儘有不貪惡色不惑姦言而不聰不明者且儘有未嘗見惡色未嘗聞姦言而不聰不明者其不聰不明者唯不思故也豈有塞蔽之者哉聽言則對誦言如醉[甯]姦言欺之善言固不足侈其蔽矣此二語是君子警惛策惰以盡耳目之才乃復性語也存理語也而非遏欲語也遏欲之功在辨存理之功在思遠惡色拒姦言辨之事也非思也夫人之從事於學各因其所近以爲從入之功有先遏欲以存理者則不爲惡色姦言所蔽乃可進而思明與聽其先存理以遏欲者則唯思明而明思聰而聰而後惡色姦言不得而欺蔽之內以盡其

形色之性則視聽必復其聰明外以察夫事物之幾則於聲色不得苟用其視聽故大而法象之在天地道教之在古今小而一物之當前一聲之入耳有弗視視則必思其無不見有弗聽聽則必思其無不聞若惡色姦聲不使交吾耳目者則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而非既視聽之而又加以思也藉不恤非禮而視聽之矣則雖視惡色亦有其明焉雖聽姦聲亦有其聰焉漢元帝之於洞簫宋徽宗之於書畫其爲惑也固然而要不可不謂之聰明唯屏此不正之聲色於聰明之外而乃專用其思於當聰當明之視聽斯君子思誠之功也故思明思聰不在去蔽而但在

主一去蔽者遏欲者也辨之明也主一者存理者也思之愼也愼謂詳審而不忽略集註云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況言所蔽所壅則於義自可以人之昏惰苟簡覊疎籠罩而未得謂得者皆足以壅蔽固有之聰明故爲授以除蔽去壅之道曰思而語錄加以惡色姦言之目則或因有溺於聲色者而與言此是專以藥一人之病而戾於聖言之大義矣乃即如彼言亦當云視不爲惡色所蔽而後可以思明聽不爲姦聲所惑而後可以思聰不得竟以無二者之蔽遂當此九思之實學也如學詩者固當以惡詩爲戒然但不讀惡詩不墮惡詩窠臼而不匠心於

興比情景之中則亦窮年苦吟而不成矣聖人踐形盡性之學豈但空空洞洞立於無過之地而已哉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而不知天下之盲聾者其害在於聲色者十之三而害非因於聲色者十之六其害正墮於無聲無色者十之一則老氏是已君子之學則須就有物有則上察識擴充致篤實光輝盡全體以成大用而後聖功可得而至朱子曰內外夾持積累成熟便無些子滲漏斯則盡之矣

朱子若閒時不思量義理一段說得來別求其大旨則所謂學思並進而已故終以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則明其爲學之事中庸說愼思乃就學而言思以思其所學也與此思字別若非思所學只驀地思去其有所思也孔子既云以思無益倘不持一道理空著去想是釋氏之以坐斷一切爲眞參實究矣乃朱子此語殊費周折不得暢快其故在問者不審乃令答者迂回問者曰無事而思則莫是妄想如此而問鹵莽殺人夫唯忿與見得則因事而有疑之思問且不因事而起若視聽容貌則未嘗有一刻離著在聖學中原無收視反聽形若槁木的時候倘其有此即謂之怠荒而夫子且比之爲朽木糞土賤之爲飽食終日矣視之所該最廣除睡時無有不視容之爲功最密除盛德

之至者一刻忘下便不得溫以此九者詳求之日用之閒豈復有無事之時哉而何憂妄想之生不得已而姑云有閒時則君子固有讀書窮理之功而用其思於學學思固分致之功而方學即思所學乃所云視思明聽思聰疑思問者固已該乎方學之思爲言是君子終日於此九者該動靜統存發而更不得有無事之時矣知此則知南軒所云養之於未發之前者亦屬支離唯喜怒哀樂爲有未發視聽色貌無未發也蓋視聽色貌者即體之用喜怒哀樂者離體之用離體之用者體生用生則有生有不生而其生也因乎物感故有發有未發即體之用者即以體爲用

不因物感而生（視雖用色然天下無無色之時無時不感不得云感且色自在天下非如可喜可怒之事加於吾身不可云感）不待發而亦無未發矣若其相與爲用也則喜怒哀樂亦因視聽色貌言事而顯當其發則視聽色貌言事皆爲喜怒哀樂用乃喜怒哀樂一去一留於此六者之閒而六者不隨喜怒哀樂爲去留當其爲喜怒哀樂之時則聰明溫恭忠敬要以成發皆中節之和而當夫喜怒哀樂之已去與其未來則聰明溫恭忠敬之思之不忘者卽所謂於未發時存中也故此云思明思聰思溫思恭者兼乎動靜動以中節而靜以篤恭就本文中原有未發存養之功何更得頭上安頭而別求未發哉豈所云未發者

必一物不視一聲不聞柳生左肘（色）雀乳頭上（貌）以求養於洞洞墨墨之中乎此毫釐之差南軒且入於禪而不知已先儒言靜存之功統以主敬思明思聰思溫思恭正主敬之謂也（朱子亦云主一敬故一）舍此四者更用何物爲靜中之敬思則敬不思則肆敬肆之分思不思而已矣（既要敬又不著思卽全是禪）視聽色貌卽源卽流無久（刻刻異）無暫（常不廢）偷以此爲流且暫（已發乃暫然之流）而別求一可久之源（未發天下之大本故無間斷）非愚之所敢知也（佛氏之眞知）若言與事則固屬乎動矣然其屬乎動也亦自其有不言無事之時以分動靜耳乃以求諸喜怒哀樂則雖見於言事而猶有爲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其理亦易知特人不察耳中庸言未發但就四情而言不該一切則以聖賢之學靜含動機而動含靜德終日乾乾而不墮於虛極深研幾而不逐於迹其不立一藤枯樹倒拆肉析骨之時地以用其虛空筋斗之功者正不許異端闌入處儒者於此壁立萬仞乃爲聖人之徒故上蔡云此之謂思誠思而言誠是卽天之道而性之德已復何有一未發者以爲之本哉

陽貨篇

程子創說個氣質之性殊覺峻嶒先儒於此不儘力說與人知或亦待人之自喻乃緣此而初學不悟遂疑人有兩

性在今不得已而爲顯之所謂氣質之性者猶言氣質中之性也質是人之形質範圍著者生理在內形質之內則氣充之而盈天地閒人身以內人身以外無非氣者故亦無非理者理行乎氣之中而與氣爲主持分劑者也故質以函氣而氣以函理質以函氣故一人有一人之生氣以函理一人有一人之性也若當其未函時則且是天地之理氣蓋未有人者是也（未有人非混沌之謂只如趙甲以甲子生當癸亥歲未有趙甲則趙甲一分理氣便屬之天）乃其既有質以居氣而氣必有理自人言之則一人之生一人之性而其爲天之流行者初不以人故阻隔而非復天之有是氣質中之性依然一本然之性也

以物喻之質如笛之行笛身有笛孔相似氣則所以成聲者理則吹之而合於律者也以氣吹笛則其清濁高下固自有律在特笛身之非其材而製之不中於度又或吹之者不善而使氣過於輕重則乖戾而不中於譜故必得良笛而吹之抑善然後其音律不爽造化無心而其生又廣則凝合之際質固不能以皆良醫家所傳靈樞經中言三陰三陽之人形體之别情才之殊雖未免泥數而不察於微而要不爲無理抑彼經中但言質而不言氣則義猶未備如雖不得良笛而吹之善則抑可中律氣之在天合離呼吸剛柔清濁之不同亦乘於時與地而無定故偶值乎

其所不善則雖以良質而不能有其善也此理以笛譬之自得其八九乃其有異於笛者則笛全用其竅之虚氣不能行於竹内人之爲靈其虚者成象而其實者成形固效靈於軀殼之所竅牖而軀殼亦無不效焉凡諸生氣之可至則理皆在中不猶夫人造之死質虚爲用而實則糟粕也氣麗於質則性以之殊故不得必於一致而但可云相近乃均之爲笛則固與簫管殊類人之性所以異於犬羊之性而其情其才皆可以爲善則是槩乎善不善之異致而其固然者未嘗不相近也氣因於化則性又以之差亦不得必於一致而但可云相近乃均之爲人之吹笛則固非無吹之者人之性所以異於草木之有生而無覺而其情其才皆有所以爲善者則是槩乎善不善之異致而其能然者未嘗不相近也程子之意固如此乃有質則氣必充有氣則理必在雖殊之以其氣質之相函相吹而不能殊之以性是故必云氣質中之性而後程子之意顯以愚言之則性之本一而究以成乎相近而不盡一者大端在質而不在氣蓋質一成者也氣日生者也一成則難乎變日生則乍息而乍消矣夫氣之在天或有失其和者當人之始生而與爲建立（所以有質者亦氣爲之）於是而因氣之失以成質之不正乃既已爲之質矣則其不正者固在質也在質

則不必追其所自建立而歸咎夫氣矣若已生以後日受天氣以生而氣必有理即其氣理之失和以至於戾然亦時消時息而不居之以久其所也今且爲體驗之凡人思慮之所蔽聰明之所窮知之所不能至行之所不能勉昏情嗜欲之相乘與夫思之可通知之可悉行之可任昏惰嗜欲之能克若氣爲之也而實非氣爲之也氣餒者質之量不足氣濁者質之牖不清也故氣以失其條理而或亂抑亦不相繼續而或撓也若夫氣之日入於人中者在天之化或和或乖而人任其自至以受之則固不爲之變也苟爲不肖則無時而清剛苟爲賢則無時而濁弱也苟一

聯之氣則氣之消息無恆和不和一因於化而莫之定其以移人於清剛濁弱者且將如疾風暴雨乍寒忽暑之能病於人而又豈其然哉卽令如病而亦唯體之羸弱者多受之是亦質之召沴而非氣之過也質能爲氣之累故氣雖得其理而不能使之善氣不能爲質之害故氣雖不得其理而不能使之不善又或不然而謂氣亦受於生初以有一定之清剛濁弱則是人有陳陳久積之氣藏於身內而氣豈有形而不能聚散之一物哉故知過在質而不在氣也乃其爲質也均爲人之質則旣異乎草木之質犬羊之質矣是以其爲氣也亦異乎草木之氣氣生犬羊之氣也故曰近也孟子所以卽形色而言天性也乃人之淸濁剛柔不一者其過專在質而於以使愚明而柔彊者其功則專在氣質一成者也故過不復爲功氣日生者也則不爲質分過而能功於質且質之所建立者固氣矣氣可建立之則亦操其張弛經緯之權矣氣日生故性亦日生生者氣中之理性本氣之理而卽存乎氣故言性必言氣而始得其所藏乃氣可與質爲功而必有其與爲功者則言氣而早已與習相攝矣是故質之良者雖有失理之氣乘化以入而不留之以爲害然日任其質而質之力亦窮則逮其久而氣之不能爲害者且害之矣蓋氣任生質

型垐型垐雖一成而亦無時不有其消息始則消息因仍其型垐逮樂與失理之氣相取而型垐亦遷矣若夫繇不善以遷於善者則亦善養其氣至於久而質且爲之改也故曰居移氣養移體氣移則體亦移矣乃其所以移之者不可於質見功質凝滯而不應乎心者也故唯移氣斯以移體其能於體而致其移養之所移者肌肉榮魄而已矣則又體之賤者也體移則氣得其理而體之移也以氣乃所以養其氣而使爲功者何恃乎此人之能也則習是也是故氣隨習易而習且與性成也質者性之府也性者氣之紀也氣者質之充而習之所能御者也然則氣效於習以生化乎質而與性爲體故可言氣質中之性而非本然之性以外別有一氣質之性也性以紀氣而與氣爲體可云氣與性爲體卽可云性與氣爲體質受生於氣而氣以理生質此句緊要唯一任夫氣之自化質之自成者以觀之則得理與其失理亦因乎時數之偶然而善不善者以別若推其胥爲太極之所生以效用於兩閒則就氣言之其得理者理也其失理者亦何莫非理也就質言之其得正者正也其不正者亦何莫非正也氣之失理非理之失也失亦於其理之中已剛而亦乾之健已柔而亦坤之順已清而象亦成已濁而形亦成亦均夫祁寒之以成其寒之能盛暑而以成其暑

之能也菩養者何往而不足與天地同流哉質之不正非犬羊草木之不正也亦大正之中偏於此而全於彼長於此而短於彼乃有其全與長之可因而其偏與短者之未嘗不可擴是故好色好貨之不害於王道（好貨好色質之偏也過不在氣）而欲立欲達之以立人達人也（欲立欲達亦質所欲）能踐形者亦此形而萬物皆備於我矣孟子惟並其相近而不一者推其所自而見無不一故曰性善孔子則就其已分而不一者於質見異而於理見同同以大始而異以殊生故曰相近乃若性則必自主持分劑夫氣者而言之亦必自夫既屬之一人之身者而言之孔子固不舍夫理以言氣質孟子

亦不能裂其氣質之畛域而以觀理於未生之先則豈孔子所言者一性而孟子所言者別一性哉雖然孟子之言性近於命矣性之善者命之善也命無不善也命善故性善則因命之善以言性之善可也若夫性則隨質以分凝矣一本萬殊而萬殊不可復歸於一易曰繼之者善也言命也命者天人之相繼者也成之者性也言質也既成乎質而性斯凝也質中之命謂之性（此句緊切）亦不容以言命者言性也故惟性相近也之言為大公而至正也

新安云性寓於氣質之中不得已而姑如此言之可也及云非氣質則性安所寓則舛甚矣在天謂之理在天之授人物也謂之命在人受之於氣質也謂之性若非質則直未有性何論有寓無寓若此理之日流行於兩間雖無人亦不憂其無所寓也若氣則雖不待人物之生原自充塞何處得個非氣來即至於人之死也而焄蒿悽愴昭明於上者亦氣也且言寓則性在氣質中若人之寓於館舍今可言氣質中之性以別性於天實不可言性在氣質中也蓋性即理也即此氣質之理主持此氣以有其健順分劑此氣以品節斯而利其流行主持此質以有其魂魄分劑此質以疏濬斯而發其光輝即此為用即此為體不成一個性一個氣一個質脫然是三件物事氣質已立而性始

入氣質常在而性時往來耶說到性上一字那移不但不成文義其害道必多矣

新安又云有天地之性一語乖謬在天地直不可謂之性故曰天道曰天德繇天地無未生與死則亦無生其化無形埒無方體如何得謂之性天命之謂性亦就人物上見得天道雖不息天德雖無閒而無人物處則無命也況得有性且新安之言天而並言地尤為不審以體言之則天地既不得以性言矣以化言之則地有化迹而化理一屬之天故中庸但言天之所以為天而不云地之所以為地地之所以為地亦天之為也故曰無成有終有終者化之

迹也無成者天成之也若就人性而言之則性天德也氣天化也質天以地成之者也以猶用也不得以天地並言亦審矣

五常百行何一而不以恭寬信敏惠行之五常百行道也恭寬信敏惠行道凝道之德也於理言之則諸有萬於心言之則五者盡之矣故知夫子之以此五者答子張理已極功已全更無遺也看聖人言語須看得合一處遂如克己復禮主敬行恕等無不以此五者行之則全體大用互相成而無礙若執定藥病一死法卻去尋他病外之藥謂恭寬信敏惠外更有何道總成迷妄聖人之教如天地之有元氣以之生物即以之已疾非以藥治病則梔芩不必與烏附合而人參亦且反藜蘆凡藥之於病生於此者誤用之彼則爲殺將所以藥子張者必且以賊他人而此五者自上智至下愚有一而不當行者乎故知聖人之言必不爲藥

雙峯剛體勇用之說殊不分曉凡言體用初非二致有是體則必有是用有是用必固有是體是言體而用固在言用而體固存矣勇而無勇之體則勇爲浮氣而不成其勇剛而無用則中懷內歉而亦何以知其爲剛故剛亦有剛之用勇自有勇之體亦與仁知信直之各爲體用者等蓋剛者自守則厲體不爲物屈用之謂也勇者果決敢爲體遇事不怯用之謂也故體雖不剛要不害其爲勇如劉琨祖逖一流人自守不峻而勇於爲義是不剛而勇也用雖不勇要不害其爲剛如汲黯包拯一流人固無喜於任事之意而終不爲物下是不勇而剛也好剛而不好學所謂剛愎自用也狂者妄自尊大輕世陵物之謂好勇而不好學如劉穆之王融只是勇於有爲便不復顧名節故其蔽亂此剛勇之別體用各異不可紊也

程子言序朱子言敬趙饒二氏無所見而姑爲之調停云二說相須其義始備朱子若看得程子之言序也爲允當則何故易一敬字若以序字之義爲未備更須添一敬字亦當兼言敬以有序不宜竟廢言序也唯朱子看得程子之言序者於此處不切故斷然以敬代之若其仍存程說於圈外者則取其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一段而已釋此章之義乃使人因禮樂而釋其所以然禮之所以然者敬也樂之所以然者和也以序配和乃就禮樂之已成而贊其德禮行而序著樂備而和昭故曰禮只是一個序樂只是一個和行禮行樂時大段道理如此故凡天下之有序者皆禮之屬也凡天下之和者皆樂之屬也唯然則序非禮之所以爲禮而配序之和亦非樂之所以爲樂朱子云敬而將之和而發之程子所云序與和只說得將邊發邊事

其所將所發者則固吾心之敬與和也程子推天理之本
然而云盜賊亦有禮樂此爲老莊家說禮樂是聖人添上
底故與指天理之在人者以破其前識之華一種妄說若
夫子則緣流俗以容之有序聲之能和者爲禮樂故曰人
而不仁如禮樂何不仁者不能如之何又豈盜賊之相總
屬相聽順者之得與哉夫不仁之人所以不得與於禮樂
者唯其無敬和之心也若天道之自然有此必相總屬之
序必相聽順之和則固流行而不息人雖不仁而亦不能
違之而凡人之將玉帛鳴鐘鼓者正恃此以爲禮樂也程
子此段是門人雜記來底想爲有人疑禮樂非人心之固

有故爲反其言而折之如此乃非以正釋此章之義其說
規模甚大卻空闊令人無入手處以視聖人之言深切警
省動人於微者遠矣且言序者亦因敬而生其序也若不
敬則亦無以爲序盜賊之相總屬終叫作序不得天下之
序四親疏也尊卑也長幼也賢不肖也乃盜賊之有總屬
於此四者其何當也凡其所奉爲渠帥者徒以拳勇狙詐
相尙而可謂天理自然之序乎若夫禮之有序者如事父
事兄之殺此是胸中至敬在父父乃敬兄自然之敬而因
生其序序者敬之所生也倘以敬父者敬兄則是夷父於
兄而以敬兄者敬父矣敬兄之殺於敬父而爲之序者乃

所以專致其敬於父也禮所謂以仁率親以義率祖等上
順下皆爲至敬言也然則禮之所以云禮者以敬言而不
以序言審矣馮厚齋求其說而不得乃以諸侯大夫之僭
爲無序之實此既與程子盜賊之說顯相矛盾僭竊者充
類至義之盡而始與盜賊等豈盜賊之賢於僭竊者哉夫
子言禮非玉帛之云所以通警天下之失實若但云僭竊
者徒有玉帛而無序則周之時王舉行其所得爲之禮雖
以跛踦臨之而已無憾於禮耶且僭禮者亦僭樂矣是樂
之失實亦惟不序之故而何以只言和哉朱元之際諸儒
部帙隨處將僭竊插入如問禘說入太廟諸章俱靠此作

白賴秘訣恰似夫子當年終日只尋著者幾個諸侯大夫
廝駡更不知此外有天德王道在虞伯生以此註杜甫詩
且一倍酸鄙不知有杜而況其望聖人之門墻也哉
盜賊之有渠帥有僂儸一般底尊卑之序也恰象個禮禮
云禮云拜跪先後云乎哉卽不仁之人行禮也須有序於
此正好看他別處禮中自然之序從敬生來便是天理盜
賊之序因畏故爾便是人欲以此思之則凡修敬父敬君
之儀而實以畏君父之威及爲法制淸議所束縛不敢不
爾者皆與盜賊等而終不知禮之云者也程子此段言語
想被門人記來不眞而以己意添換遂成差謬其語酷似

侯河東繇從貪於規模之大而切體無實程子所云只好隔壁聽者是也不然則或有問者程子以其有不知序之病以此藥之而藥即成病也几藥病者藥無非病夫子驀地說個予欲無言得來意義自是廣遠深至先儒於此只向子貢轉語中求意旨卻不在夫子發言之本旨上理會徒增枝葉益入迷離矣子貢曰予如不言則小子何述此是子貢從無言中抽出小子之待述一種來致其疑問而夫子所答則又於成己成物一本原處見得雖為小子述計亦不在言也若子貢未問以前則夫子初不從教人起義向後再言天何言哉非複詞也前云天何言哉

言天之所以為天者不言也後云天何言哉言其生百物行四時者亦不在言也集註云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得其所以言故發此以警之只此殊失聖人氣象慶源於此作兩種解要皆無實一云學者體察之意常少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使然則是夫子故為此憤激之詞矣苟夫子為此憤激之詞而子貢且云小子何述是何其一堂之上先生悻悻而弟子煩瀆耶此說之最陋者也一云天理流行之實凡動靜語默皆是初不待言而著學者惟不察乎此而但以言語觀聖人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夫繇言而知其所以言與不繇言而知其所以

言是孰難而孰易學者且不能於言而知其所以言乃欲使於動靜語默得之不愈增其茫昧乎且夫言之不足以盡道者唯其為形而下者也起居動靜之威儀或語或默之節度則尤形而下之枝葉也雖天理流行於其中而於以察理也愈有得筌蹄而失魚兔之憂夫子以姊之喪拱而尚右而門人皆學之是學者固未嘗不於動靜語默觀聖人乃得其拱而不得其所以拱其執象以遺理更有甚於執言者則子又將曰予欲不動不靜不語不默哉逃影於月而就燈不知燈之為影且甚於月也凡此戲論既皆無實則知所云予欲無言者非為學者言也蓋自言曰言

語人曰語言非語也抑非必喋喋多出於口而後為言也有所論辨而著之於簡編者皆是也聖人見道之大非可以言說為功而抑見道之切誠有其德斯誠有其道知而言之以著其道不如默成者之厚其德以敦化也故嘗曰訥曰恥曰作曰訒抑至此而更云無言則終日乾乾以體天之健而流行於品物各正其性命者不以言間之而有所息不以言顯之而替所藏也此所云品物流行各正性命皆以成己之德言朱子感興詩深達此理較集註自別其云萬物各生遂言天德容自溫淸言仲尼則固以德容之溫淸配天之生物而非云天以生遂為功於物聖以溫淸為不言之教也又云發憤

第一六二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36版反内

永刊落奇功收一原所謂發憤刊落者卽訒言之極致而無言也奇功收一原者以言大德敦化之功有以立天下之大本而不在擬議之閒也繇此思之聖人之欲無言者亦嘗體實踐以自盡夫天德而收奇功於一原矣豈徒悻悻然憤門人之不喻而爲此相激之詞如西江學究之於蒙童也哉曰天何言哉則體天德者不當以言矣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則雖如子貢之爲小子慮者亦卽以成已者成之而不在言矣嗚呼論至此而微矣非老氏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之說也非釋氏言語道斷心行路絕之說也聖人所以自強不息顯諸仁藏諸用洗心而退

藏於密者也聖人之德耳順矣從欲不踰矣盈前而皆道則終日而皆德敦化者敦厚以化成也川流者不舍晝夜也夫何言哉密與萬物爲裁成輔相而顯與達道達德爲誠明也以此成已而致中和以位天地育萬物以此成物而篤恭以天下平矣小子而欲學焉相與終日於博文約禮之中亦下學而上達矣是夫子非虛欲之也欲無言則終無言也時而行也則周流以行道於七十二君之國時而藏也則祖二帝述三王刪詩書定禮樂（皆述而不作）因魯史成春秋（春秋文成數萬聖人未嘗有所論斷）而百王之大法以昭蓋未嘗取其心之所得者見之言也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而天下萬世無不被其時行物生之功矣此聖人所以成已而成物者夫何言哉嗚呼亦微矣非可以淺見一二測也

小子何述非小子何法之謂述者轉稱之以傳於人也子貢之意欲夫子著書立教而使弟子述之以詔後世亦非但自爲學也夫子云天何言而時行物生則在已固不待言而小子亦無容述矣嗚呼聖人之去今幾二千歲而天下雖在夷狄盜賊之世且未盡人而禽也豈徒以聖人之言哉如以言則誦聖人之言者且不免於禽行而其能與知與行夫聖人之道者或未得耳聞口誦夫聖教天命之

性聖人顯道而神德行莫之爲而爲之固非人之所易知也嗚呼愚之所言者如此而已過此以往不可得而言矣雖然其與釋氏自性衆生一念普度者則藁稭矣熟讀張子正蒙而有得於心焉或知其旨（此二段文字愚雖不肖不敢爲欺人之語抑不能顯指其所以然則力有所不逮而言者本不能盡意者也）

切須知言與語異子曰予欲無言若有人問時惡得不叩兩端而竭焉今一部論語具在且說夫子所言者是那一段道理若老子五千言中徹首徹尾只是一句子作宗風卽孟子亦所未免聖人且就一時一事說去自止至善卽此可想其天行之健於穆不已氣象若問而亦以無言答

則天龍一指臨濟三拳而已
小註中邪僻二字所該甚廣愚不肖者有愚不肖之邪僻賢智者有賢智者之邪僻不正之謂邪因而深陷於邪之謂僻然則莊子之嗒然喪偶釋氏之面壁九年一念不起皆邪僻也皆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也雙峰言靜坐時須主敬大有功於聖學當知靜坐無敬字不如博奕抑謂無事不可兜攬事做讀書窮理不可煎迫而失涵泳故有靜坐時則以主敬工夫當之若謂主敬工夫須靜坐方做得但靜坐而他無所用心以便主敬則又僻矣程子論復見天地之心是動中見得復下一陽動也聖人於此直教將

此心有可用處儘著用無有一法教人向靜坐中求

微子篇

微子之去若以存祀之故則微子必殷之亡矣知殷之亡則可必殷之亡則不可如父母之病雖知其不起不忍必也且古之帝王失天下者其祀必不廢則雖無微子殷祀豈遂斬乎抑云微子爲殷王元子義當存祀則尤不審當帝乙立紂爲冢嗣之日微子已不復以元子自居矣若胸中更挾一元子二字則微子亦建成矣且紂固有必亡之道而亡不亡則尤繫乎天夏之太康唐之懿僖二宗其宜亡也亦不下於紂使紂早死而國立賢君商祚再延則微子之去以存祀者作何收煞蓋微子之去本以遠害而全親親之恩尙書舊云刻子一段分明說得有原委愚於尙書引義中辨之詳矣

柳下惠於魯爲父母之邦較孔子所云父母之國者又別柳下惠展氏之子展之賜氏自無駭之卒而惠之生去無駭不遠應只是無駭之子夷伯之孫於魯公室在五世袒免之中故義不得去而云然春秋之法公子不得去國自是當時通義士師官亦不卑但無駭爲上卿執國政而其子爲士師則卑矣胡泳引蚳鼃事爲證士師在邑宰之下官小可知戰國之時天下分裂一國乃無數邑邑宰官固

不小如楚申公沈尹皆爲大臣而平陸距心爵亦大夫與今日縣令不同不得以邑宰之小證士師也

集註於佞人殆與此殆而之殆皆云危也初無異釋慶源云旣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則似謂孔子若從政則有仕路風波之憂如此下語恐非接輿之意接輿一流人直是意致高遠亦不甚把禍福做件事在心裏特其憤世嫉邪不耐與此曹爲伍爾人若畏禍福直是隱不得飢寒風雨皆危機也又況末世人情之所樂與爲難者偏在無勢位之人耶今之從政者殆而與夫子所言斗筲之人同意殆危也危亦險也亦其姦邪傾險不足與同有爲也集註太

路以言佞人者參觀之自得
伊川說荷蓧稍高但就其待孔子子路之禮際見得如此不知日暮留宿自不得不爾與道左相逢者勢異非荷蓧之獨厚於聖賢也若云荷蓧知長幼之節則安見接輿沮溺之並此不知耶今此諸人無從詳考但以風味想之則接輿似較勝記者加以楚狂之名亦且許之爲狂矣狂者聖人之所欲得而與之者也夫子於荷蓧使子路反見而不自往於沮溺則直不與語於接輿則下而欲與之言聖人待之亦自有差等且接輿直欲以其道感動聖人三子則漠然自是而不顧卽此可想其胸次接輿雖憤世嫉邪而於心自樂三子只氣很很地埋頭恁做去且與鳥獸同羣矣楚狂自有虞仲夷逸之風三子則幾與於陵仲子等輩若謂丈人見其二子一事與仲子避兄離母不同則又不然仲子之於妻亦有冀缺梁鴻之風不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也雲峰以楚狂二字冠此三章言沮溺丈人皆楚之狂士直是不識得狂三子者謂之爲狷或可狂不可得乃思狷是又其次也

禮王大食三侑則雖天子初飯亦不用樂魯有亞三四飯明用王禮齊氏言不言一飯孔子正樂而去其一孔子正樂但能論定樂之聲容所云雅頌各得其所者是也豈能取魯君之樂官而裁革之藉令裁樂則亦當裁四飯而不裁其初後儒荷欲推尊聖人之功化如此類者直是不過樂官之去雙峰謂魯專尚淫哇故去是也潛室歸咎於三家强僭則三家之僭已久此諸子者當其始便不應受職矣讀書者最忌先立一意隨處插入作案舉一廢百而聖人高明廣大之義蘊隱矣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原不屑屑與此曹爭是非及云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則又未嘗不矜其愚以召禍也楚狂云今之從政者殆而早已不中聖人之意鄭聲亂雅自是世道人心一大關係區區自起自滅之三家値得甚緊要來

子張篇

子張所說三章皆繆於聖人之旨論交一章集註折之當矣見危授命一章朱子以微詞貶之而又爲之救正若執德不弘一章則爲之周旋以曲成其是乃若朱子所言量貴宏而志貴篤則誠不易矣然而子張之說則不如此聖門諸子晚年受業者別是一般氣象如曾子子游樊遲諸賢丞成卽游聖人之門踐履言語精密深遠較先進諸子已有升堂入室之別故夫子在陳思狂簡之小子而欲爲裁之裁之者直爲品節之而已不似子張子路輩須與脫胎換骨也原其學於夫子之時年已過矣習氣已深而不

易革矣唯天資之高故亦能以聖人爲法則而不陷於邪至於聖人之微言大義則有所不能領略而兊其能詣入也就中子張最爲粗疏總不入聖人條理故曾子子游直斥其不仁而非爲苛其云執德不宏信道不篤就此二語已全不知入處而妄望其爲仁執云者守也執之以爲固有也聖人說吾道一以貫之固是渾淪廣大而於道大者於德則約故曾子以忠恕一言爲得其宗乃彼則曰執德宏德者得之於心者也執所得於心者而欲其宏則是此一德而彼又一德矣不然則欲盡取夫德而執之矣吾以知其不能宏而抑非德也何也雜用其心以求德於天下

則其所謂德者豈其能以自喻而有以自慊乎繇他說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只在事上見德便只向事上求德故孔子曰知德者鮮矣葢爲子張輩歎也今卽以見危致命等語思之其云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猶之可也以夫子嘗言之也乃子所云見危授命者固但以爲今之成人以其異於仁人之以成仁故而殺身而不因見危以生其激烈也見得思義居九思之一者則唯君子業於靜存動察而全夫聰明忠敬之體矣則於義擇之爲已精而當其見得加以警省取吾心所喻之義合同比勘以證其當得與否則其審義者爲尤密耳初非未見之前思誠之功未密迨夫得者之當前而後思執義以爲德也乃云其可已矣則是取天下之可有得者以自矜其不取而爲德也此固近似聖言而無實矣至云祭思敬喪思哀則待祭待喪而後思是不必仁人而後可以享帝孝子而後可以享親也且方喪思哀吾不知其所思者何也若思死者之可哀而哀之則是本無哀而求哀也若思吾之當哀而哀焉是以哀爲不得已而聊相應酬吾恐其有聲而無淚有淚而不生於心也方祭乃思敬則必不能敬方喪乃思哀則必不能哀唯子張天資高才力大或可以臨時取給而敬與哀之來赴其思者能令人見其有餘乃卽使其無

不給矣而一念以承祭而臨喪一念以思哀而思敬則其所謂敬者亦特不惰於儀容所謂哀者亦特不衰於哭踊求夫所謂愾乎有聞愀然有見洋洋如在而綏我思成皇皇如有求而不得充充如有所窮往如慕而反如疑者我有以知其必不能也何也則唯其務宏以執德而不知存養夫大本之至一者以貞夫動也書曰德唯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今且於危執致命之德於得執義德於祭執敬德於喪執哀德以是爲取之天下者各足而效之吾心者各得其主逐物意移而無以相成猝至互起而無以相周德二三罔不凶矣且於見危而致命於得而思義

於祭而敬於喪而哀初非有本而因事以執以爲肆應於無窮方其因事而執也豈果有得於心哉亦曰道之於危當授命於得當以義於祭當敬於喪當哀道之當然者吾篤信之而可矣夫不信吾心之所固有而信以道之所已然則亦耳聞目見据一成之名法而不知死生之理取舍之衡通神合漠之誠惻怛根心之實一率夫吾心不容已之天德以舍其所自喻者而弗之信則亦求諸人而不求諸己執器以爲道而不疑道以其德雖云篤也吾已知其痛癢相關之地無有生死與共寤寐勿諼之誠矣是云篤者必不得篤也乃但規規然執一成之例拘其身心以取

必於信則其爲賊道也不小夫君子之於道雖無或疑之也雖未嘗不率循之也而窮變通久以曲成夫道者則曰善道其於德也雖不執一以廢百也雖擴充之而達乎天下也而洗心藏密以復其性之德者則必曰篤信故道可宏也而不用夫篤信也德必篤信也而不宏以執之也唯篤吾所自信之德而不徒信夫道故患有所不避而有時乎不死以異匹夫之諒非義所必不取而有時不辭以成上下之交皆道之權處唯執德於未發之一本以成既發之殊節而不於已發之用宏者偏執以爲德則體一而用自宏將不期宏而宏焉故於祭不期敬而洋洋如在者相與爲顯承於喪不期哀而瞿瞿梅梅者必自致而無之有悔今乃倒行逆施恃其才之可取給於俄頃以淺量夫道之不過如是而別無可疑乃執此彷彿乎道者以咸執爲己德曰吾之爲德宏矣非硜硜孤信其心者也吾之於道無疑矣非有所隱深而不可知者也乃居德於宏則正心誠意之不講而天下之大本以遺自謂無疑於道則格物致知之不用而天地之化育其日遷於吾前者具忘之矣此其所以爲子張氏之儒而難與並爲仁矣夫子嘗告之曰主忠信徙義忠信以爲主無誇宏也徙義則日新無固信也而奈何其不喻也後世之爲此者則陳亮是已固自許以

能爲有亡而譏朱子之於德不宏於道不篤也其言金銀銅鐵合爲一冶者則執德宏之說也其曰君父之讎不報則心於何正而意於何誠是唯篤信道而不信德也雜取俠烈事功以盡皇帝王伯之藏而嫚罵諸儒爲無實則其可已矣焉能爲有亡之說也春秋之季與晚宋略同士大夫漸染於功利之私者已深特以先王之名教猶有存者姑相與擬議以爲道其賢智之資既行此以有餘則雖日聞聖教而不能洗滌其習氣此夫子所以有不行不明之歎迨其後爲之小子自幼學而受聖人之薰陶則習氣不能爲之染污是以夫子深取其狂簡狂則拔於流俗而進

取夫精義窮神之德不拘於聞見所得之道坦然信之而遽謂可已簡則擇善於所獨得之眞以專致其功而不逐物求理隨事察義以自矜所得之富故知子游樊遲之所至非子張所得問其津涘也或疑子張所言何以知其與朱子量容志篤爲不同乃取其說而釋之曰執則非量之謂也曰信則非志之謂也志道篤可也信道篤不可也志道者以道爲志則有得於心而所信亦德矣故朱子之曲爲救正者非子張之所及也使子張在朱子之門且與陳亮等而況聖門狂簡之士

集註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是兩截語勉齋潛室俱作

一句讀下其誤不小集註喫緊在一所字所存者固有所存也與元稿云事皆有益意亦無殊特以言事不如言所存之該乎事理言有益不如言熟之有得者深耳圈外註截二程夫子之言前一條是心不外馳之意第二條是所存自熟之旨只此極分明勉齋潛室似說心不外馳則存之自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存者存其理也存學問思志所得之理也若空立心體泛言存之既已偏遺仁之大用而於鳶飛魚躍活潑潑地見得仁理昭著者一槩刪抹徒孤守其洞洞惺惺覺了能知之主則亦靈巖三喚主人之旨而已彼蓋誤認在中之義以爲不求仁而得仁借此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做個收攝身心的法以消歸其心使之日有所用而不放箝鬮則是以此四者爲敲門磚子矣使其然也又何必學問志思之屑屑哉運水搬柴與拈一句沒意味話頭吞不下吐不出死敎參去其以收攝此心更爲直截矣程子所云徹上徹下固自有意如黃陳之說則道固不徹於下直假此以消妄心亦不能徹上也悲哉朱子沒而門人亂其師說以叛卽於禪有如此也朱子之意緣人之求仁者或只在應事接物上尋討如子張等則始於事物求仁纔且因應事接物之多歧遂引著此心向功利上去此外馳之粗者也若其不然則又空置此心敎且向

空洞無物處索見本體因與高遠無實之興致相取此外馳之精者也粗者之入於害也易見而其害猶淺精者害愈深則馳愈甚日日自以爲存心而心之放而不求以駸駸入於無父無君之敎載胥及溺而不自知若能於此四者用功不卽與事物俱流而實以與萬事萬物成極深研幾之體則心之所存皆仁之所在必不使一念之馳於仁外矣而豈假此以閑制其心如授毬於獅子以消其悍驁使人欲不得而起之謂哉云所存者卽存仁也存仁之顯諸事理者也存夫所學所志所問所思之擇乎仁而有得者也蓋心原以應事而事必有其理其事其理則皆散見

於文而可學也博學而切問則事之有其理者可得而見
矣篤志以必爲而又近思之以求體驗之有得則以理應
心而理之得皆心之得矣以此爲功而不舍則於仁之卽
吾身而具卽事理而顯者無不見焉亦如此以爲功則所
以體仁者皆得其實固卽此學問志思之中有以得夫仁
而體之也故曰仁在其中子夏此語極是平實樸滿見得
仁處而深以戒夫枯坐觀心求之寂靜而不知所止宿者
故明道言徹上徹下其意亦謂卽下卽上不當舍下而別
求上故將古今聖賢修道之教授學者而使之深求焉仁
卽此中而在直到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只在此中其言

十全警切可謂體用俱彰乃諸子不察猶且立一存心爲
主而以學問志思爲資則是學問志思之外別有仁焉而
不在其中矣勉齋云不可以爲求此而得彼是也乃又云
心常有所繫著則顯用釋氏繫驢橛之旨夫且自言而自
背之矣朱子說仁是心之德愛之理博學切問者求知其
理也篤志近思者求其有得於心也只此斬截作解便與
子夏之意脗合仁在其中者言仁本在所學所志所問所
思之中於此體仁而力行之則天理爛熟存之於己而不
患其與仁相背矣不然或將外馳以求仁而反失之身心
事理之中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通程朱之微言以求子

夏之大義盡於此耳
憚於自欺一憚字意味極長君子之不自欺誠憚之也謂
之曰過則雖在小人於此一事亦不是立意爲惡而特偶
然之失爾君子胸中原有一天理在則自欺處直是倒縮
將來雖欲爲之而力不任故必發露出來怕得要如此遮
掩小人良心已牿亡胸中全無天理而偏多顚倒回互之
才他看著首尾中外原不消相應蓋覆得去便與蓋覆有
何難之有學者須敎此心有憚於自欺時方是天理來復
之幾
子夏之以灑掃應對敎其門人其能習爲之而卽已通其

所以然與否今不可考要之則似但習其文而未能灑掃
應對之所以然其難於卽見者較之精義入神爲尤甚於
此下學而上達聖功之極境也程朱於此分四層說灑掃
應對爲事之小者精義入神爲事之大者灑掃應對之所
以然爲理之小者精義入神之所以然爲理之大者乃自
初學言之則事亦有其小大理亦有其小大而自上達言
之則事自分小大而理一貫也以此如實求之則未至乎
上達一貫之極致者固不得執灑掃應對之所以然爲卽
精義入神之所以然而便以此括天下之理灑掃應對之
所以然終是不過如此便說愼獨也只是愼此灑掃應對

之節耳子游抹去下者一節作無理之事固是不識天理之全體朱子又慮人卻拈著者灑掃應對之形而上者以爲至極而以之貫天下之道則其害之淺者有致遠則泥之憂其害之深者且如釋氏之運水搬柴爲神通妙用將視天下之事除取現前更無有法而君子之以彌綸參贊乎天地者盡廢矣灑掃應對形也有形則必有形而上者精義入神形而上者也然形而上則固有其形矣故所言治心修身詩書禮樂之大教皆精義入神之形也灑掃應對有道精義入神有器道爲器之本器爲道之末此本末一貫之說也物之有本末本者必末之本末者必本之末

以此言本末於義爲叶而子游之言本末也則異是以大且精者爲本小且粗者爲末乃不知自其形而上者言之則理一也而亦未嘗不以事之大小分理之大小若以其形而下者言之則彼此各有其事各有其用各有其時各有其地各有其功各有其效分致而不相爲成安得謂大且精者爲小者之本乎哉唯其大且精者之不能卽攝小且粗者而共爲本末故曰大小精粗俱學者所不可遺之事而以小子質性之不齊姑且使脩其小且粗者俾其事之易盡而以漸得其理然後授之以大且精者之事而以用力之熟擴充有自則大且精者之事可得而學矣合小

大精粗而皆習其事所存旣熟而心不外馳則夫灑掃應對之所以然可得而見也精義入神之所以然可得而見也灑掃應對之所以然與精義入神之所以然其卽下學卽上達一以貫之者夫亦可得而見也於事有大小精粗之分於理亦有大小精粗之分乃於大小精粗之分而又有大小精粗之合事理之各殊者分爲四（一事之粗小二事之精大三粗小之理四精大之理）與理之合一者爲五（粗小之理卽精大之理）此事理之序也始教之以粗小之事繼教之以精大之事繼教以精大之理乃使具知粗小之理而終以大小精粗理之合一（如夫子之告曾子）此立教之序亦有五焉而學者因之以上達矣子

夏立教之序其意蓋如此乃事因理立則理卽事在是方其初學之時有所事於事卽其有所事於理而如程子所云愼獨者則徹上徹下所共用之功則雖姑教之以粗小之事而精大之理與合一之理亦旣在焉是故迨其豁然貫通之後則已知吾向之所有事於粗小之形而下者皆以獲左右逢原之樂也此則程子所以深信聖道之誠然而朱子所以辟鶩湖之邪說以抑子游未有本無之偏詞也合集註語錄觀之自當爲分析如此勉齋雙峰之說治亂絲而益紛之芟之可也

於行上說則灑掃應對之授全體於天則與精義入神之

有其天則一也而學者之以愼獨爲要則愼之於灑掃應對與愼之於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亦一也於知上說則精義入神之形而下者大其形而上者精灑掃應對之形而下者小其形而上者粗自非聖人一以貫之則知之者實各有所知而不可以此通彼子游欲於知上統一而以本貫末故誤程子推子夏之意於知分次第教者但能教人以知行則存乎其人非教者所可傳而所以行之者一則雖有次第而非灑掃應對之得末而喪本也如此看來乃有分疏有津涘雙峰說愼獨處大錯雲峰辟之爲當

爲不學者言則不問其仕之優不優固不可不學也當云學而優方仕不當云仕而優則學爲不仕無義者言則亦當以分義責之非徒以學優之故須急售其所學也或問各有所指慶源分已仕未仕說自與集註當事自盡之說恰合餘說俱不足取

自致與盡己不同盡己者盡己之所當盡也自致者盡乎用情之極致也南軒添個推是心一層胡氏又云非專爲喪禮發也則欲人以所致於親喪者施之於疏遠之人乎常之事此二本而無分矣親其鄰之赤子若親兄子然且不可況以終天之慽移諸人之疎事之小者哉資於事父以事君敬同而愛且不同兄弟之服朞而其仇讎也但不

與同國因其所當與者稱中心之則而無所吝卽盡己之忠矣安得以執親之喪者槩施之卽至於父母之養而猶不足以當大事唯其爲可繼也則世之埋兒割股者皆爲已甚夫子說個人未有自致具顯理一分殊之義於此不察將有如釋氏之投崖飼虎者而大倫蔑矣

堯曰篇

小註云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乃自己用中後見得恰好如此非天下事理本有此三條路一過一中一不及卻撇下兩頭拿住中閒做之謂中者天之德也天德那有不周徧處無過者消鎔著世之所謂過而皆無之也無不及者本皆至極自無不及也中庸言擇但云擇善不云擇中俗儒不省便向者裏揑怪又分中過不及爲三塗直兒戲不成道理看中庸說擇之之功只學問辨思篤行己千己百而弗措何曾有揀選不錯孤孤另另一條蹺直去意朱子云凡物剖判之初且當論其善不善惟精惟一所以審其善不善非精一以求中也又云精則察夫二者之閒而不雜也所云察夫二者人心道心之分而已豈擇於過不及與中三者之閒哉無已則將云過不及便是人心夫不及者亦從事乎理而不逮既非人心之陷溺者比抑旣爲人心矣其視道心有雲泥之隔而安能有過於道心

者乎聖賢於此只在人欲淨處得天理之流行原不曾審量彼此裁過補不及而作一不長不短不粗不細之則朱子云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舉逸民皆是恰好的事如此數者豈有過在一頭不及在一頭而此居其中者乎盈天下只是個中更無東西南北盈目前只是個中更無前後左右河圖中宮十五已括盡一六二七三八四九在內帝王用之大而大宜小而小宜精而精宜粗而粗宜賢者亦做不到不肖者亦做不到知者亦知不徹愚者亦知不徹參天地質鬼神繼前王俟後聖恰恰好好天理純至而無毫髮之悶缺使私意私欲得以相參用事而不足

於大公至正之天則故曰皇極曰至善得此中也不及者自畫於半塗而過者豈能越之非聖人之獨為其難以理本應爾更無過不及旁開之轍跡也特自後人觀之而以小康之世中材之主較之則有不及者焉因有過夫不及者焉有過夫不及者焉因有不及夫過者焉是以可卽其類而名之曰過曰不及而帝王之所執以用於天下者無是也故旣無不及也而抑非過夫不及者也因可贊之曰此無過不及之德也而乃以恰稱乎理則亦以知理之在事者固有此無過不及之地而非過不及者之所得企而及也俯而就但以情言不以理言

無過不及一無字是盡情之詞非本有而為無之亦非此無而彼有只是從來沒有意旣無其實卽無其名無其名又說個過不及是從世俗上借來反勘底若大中之為道其無過不及也猶人之無角無尾更不待言也先儒緣不為之文句以反形之則初學不知故就其從來所本無向後所必無而斯道不行不明之世則有此兩種互相譏非之名因取而形之曰無此也如以禽獸擬人而謂無角與尾虛立之名以彰其不然爾過者謂不及者不及不及者謂過者過故夫子亦就師商二子所互相非者以言之其實則只是差錯了無論道必無可過過者終未嘗已經過

乎道而又越之卽不及者之於道亦全未有分在如訪人於百里之外至五十里見似其人者而遽謂得遇焉旣終非所訪之人則並此所已行之五十里都成枉步只如一步也不曾行得相似雲峰諸子固未足以解此

讀四書大全說卷七終

讀四書大全說卷八　　船山遺書　十

衡陽王夫之譔

孟子梁惠王上篇

龜山云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此語亦該括不下向聖賢言語中尋一句作紐子便遮蔽卻無窮之理以此爲學博約之序已迷將此釋經紕戾不少到不可通處又勉強挽回搭合去則雖古人之精義顯相乖背亦不惜矣如將正人心三字看得闊則盡古今有德者之言誰非以正人心者而何獨孟子如以孟子之自言我亦欲正人心者以爲據則彼所云者以人心之陷於楊墨之邪而不正也故以距楊墨者正之七篇之大義微言豈一一與楊墨爲對壘哉孟子說心處極詳學者正須於此求見吾心之全體大用柰何以正人心心字蓋過去所云欲正之人心則是仁義充塞後邪說之生心者爾若大學言正心自是天淵大學之所謂心豈有邪說書之其云正亦豈矯不正以使正耶大學夾身與意而言心者身之所自脩而未介於動向無其意者也唯學者向明德上做工夫而後此心之體立而此心之用現若夫未知爲學者除卻身便是意更不復能有其心矣乃惟如是則其爲心也分主於靜而見功於欲脩之身較孟子所言統乎性情之心且不侔矣孟子

云存其心又云求其放心則亦道性善之旨其既言性而又言心或言心而不言性則以性繼善而無爲天之德也心含性而效動人之德也乃其云存云養（苟得其養）云求則以心之所有即性之善而爲仁義之心也仁義善者也性之德也心含性而效動故曰仁義之心也仁義者心之實也若天之有陰陽也知覺運動心之幾也若陰陽之有變合也若舍其實而但言其幾則此知覺運動之惺惺者放之而固爲放辟邪侈即求之而亦但盡乎好惡攻取之用浸令存之亦不過如釋氏之三喚主人而已學者切須認得心字勿被他伶俐精明的物事占據了卻忘其所含之實邪說之生於其心與君心之非而待格謂之心者乃名從主人之義以彼本心既失而但以變動無恆見役於小體而效靈者爲心也若夫言存言養言求言盡則皆赫然有仁義在其中故抑直顯之曰仁人心也而性爲心之所統心爲性之所生則心與性直不得分爲二故孟子言心與言性善無別盡其心者知其性唯一故也是則龜山之語病誠有如朱子所譏者龜山於此言心言性以闢歐陽永叔無本之學亦誠有功斯道然其歧心與性爲二而以邪說者蔽陷離窮之心人君一暴十寒之心同乎君子所存之心又浸入於異端覺了能知之說則甚矣言道者之難

也

雲峰分心之德心之制爲體愛之理事之宜爲用如此讀先賢文字只在他光影邊占庋何曾得見古人見地來朱子爲仁義下此四語是刳心出血句亦是籠罩乾坤句亙古今之所未喩與彼說出卻以體用發付去鹵莽可恨說性便是體纔說心已是用說道便是體纔說德便已是用說愛是用說愛之理依舊是體說制便是以心制事（朱子觀利斧劈將夫之喩自見利斧是體劈將去便則是用）如何不是用說宜是用說事之宜便是體（事是天下固有之事）乃其大義則總與他分析不得若將體用分作兩截卽非性之德矣天下唯無性之物人所造

作者（如弓劍筆硯等）便方其有體用故不成待乎用之而後用著仁義性之德也性之德者天德也其有可析言之體用乎當其有體用已現及其用之無非體蓋用者用其體而卽以此體爲用也故曰天地絪縕萬物化生天地之絪縕而萬物之化生卽於此也學者須如此窮理乃可於性命道德上體認本色風光一切俗情妄見將作比擬不得

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此如說夏者春之餘冬者秋之歸一般以天道言則在變合之幾上說卻不在固有之實上說故可云夏者春之餘而不可云火者木之餘可云冬者秋之歸不可云水者金之歸也太極圖說註中分五行次序作兩支一（水火木金土木火土金水）學者須與他分明孟子此所言仁義大都在發用上說故朱子得以其餘者歸統禮智若以固有言之則水火木金土之序以微著爲先後而智禮文也仁義質也文者迹著而撰微質者迹微而撰著則固並行而無甚王之差矣孟子七篇不言禮其言樂也則云今之樂猶古之樂（此語大有瑕）大率多主質家之言是他不及孔子全體天德處顏子親承孔子亦不爾也

覺軒以而已矣與何必之辭爲斬釘截鐵大不解孟子語意人君之當行仁義自是體上天命我作君師之心而盡君道以爲民父母是切身第一當脩之天職如何說得亦有（當云唯有）利則世主嗜殺人而胥及溺之病根生死關頭切須痛戒如何但云何必（當云不可）不知此乃孟子就梁王問利處婉轉說入言卽欲利國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言利而後爲利也此與夫子說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一例仁義自大不遺親不後君而無簒奪之禍自是落尾一段功效故雖以淺言之而不遽斥梁王沈錮之非心以引之當道實則天理人情元無二致孟子從大綱看來亦不妨如此說得所以移下一步且緩其詞學者讀此於天理人事合一無偏枯固須看透然不可煞認他言之已及便謂聖賢之斬釘截鐵在此也

有子說孝弟之人不犯上作亂卻須補說君子爲仁之本孟子於此說仁義只說得有子前半段總緣他對梁王一派下根人語故爾學者須知有向上事不可拋下一截說此是斬釘截鐵處然非孟子之姑示淺近而變其彀率也繇其已言達其所未言則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一段蘊奧都在裏面

東陽謂麋鹿魚鳥各得其所咸遂其性可見文王之德被萬物如此弄虛脾語於義何當書言草木咸若謂陰晴得宜生殺得正爾若麋鹿魚鳥在囿中者原不關人主之德槃臺池中之鳥獸其濯濯鶴鶴也必較靈囿而更盛漢武帝之上林宋徽宗之艮嶽其德之及物又何如也孟子說樂其有麋鹿魚鼈在百姓稱道他濯濯鶴鶴伖伏於牣處寫出文王一段可樂情景不然則將如庖有肥肉廄有肥馬說他有說他肥便似眼中荊棘物何足以召民之哀樂哉因治亂而異情爾孟子此等說話全是撇開物理向大處說與嵇康聲無哀樂意相似故抑曰今樂猶古樂拘拘者乃隨執一語便求義理然則說太王爰及姜女亦將可云是太王德及妻孥非太王則遷國時各自逃生不相收恤耶

熊勿軒謂孟子獨惓惓於齊梁不入秦楚以彼二國爲□□之後使其得志必非天下之福悲哉斯言□□□□已乃以論孟子之與秦楚則不然秦柏翳之後楚祝融之後先世皆有元德顯功而爲先王所封建之國孔子以楚僭稱王故明民無二王之義而號舉荊人貶之爲夷耳至於戰國則齊梁之自王一楚矣若秦則詩列之十五國而書與魯並存如云二國地界戎狄則秦既周之故都而江漢爲二南風化之地孟子之不往者自其不見諸侯之義齊梁之幣交相及則義可以見秦楚未嘗相爲知聞則不得躡屩踵門如蘇張范蔡之自媒矣讀書當還他本旨分外增入說雖可觀必有所泥也

嗜殺人自在人欲之外蓋謂之曰人欲則猶爲人之所欲也如口嗜芻豢自異於烏獸之嗜薦草爨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猶人欲也若興兵搆怨之君非所惡而亦欲殺之直是虎狼之欲蛇蝎之欲此唯亂世多有之好戰樂殺以快其凶性乃天地不祥之氣不可以人理論此種人便聲色貨利上不深也是獸心用事推而極之如包拯海瑞之類任他清直自衒終爲名教之罪人以其所嗜者在毛摯也陳新安以遏人欲說此一章牽合大謬

孟子迎頭便將桓文之事撇在一畔去向後唯說施仁制產處隱隱與桓文對治所謂無以則王者謂此也先儒說

一計功利便是桓文之事想來若到不要計功利或唯堯舜則然故夫子以分韶武之美善旣其德之有差亦時爲之也若在湯武則固不可㦲煞與他撇脫只如太王遷邠固非於百年之前代子孫擇地利以幸成功然創業垂統亦須立一可以興王之規模現前天下所當爲之事不得夷然不屑且只圖自家方寸教淸淨無求便休也孔子曰吾其爲東周乎抑豈不有大欲存焉爲天下須他作君師則欲卽是志人所必不可有者私欲爾（如爲肥甘等）若志欲如此則從此做去以底於成功聖賢亦不廢也唯文王不以天下繫其心則與桓文迥別然以文王勘桓文之失則可

執文王以繩戰國之君則不可文王有商之可事而當時諸侯又無與周角智爭力以逐商鹿者若齊宣王而有安天下之心豈得於位均分敵之秦楚坐視彼陷溺其民而反服事之哉辟土地覲秦楚蒞中國撫四夷與孟子所言無以則王者何異而必謂此亦桓文之事奚可哉夫桓文之事爲仲尼之徒所不道者則朱子所云營霸之事是已營霸之事固非不藉兵威然豈危士臣以搆怨而緣木求魚如宋假齊晉之所爲者桓公作內政寄軍令晉文用原田州兵之制而三蒐以講武皆其經營霸業之事以其異於王者施仁制產之德政故聖門不道爾齊宣喫緊誤認在唯恃興兵而不知本務固非有大欲而卽不可王故孟子曰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顯他過處在爲不在欲所以不當緣木者以其不得魚也豈若怪誕之士持竿爲戲而云意不在魚也哉宣王之所爲並不逮桓文之所爲特以合宣王之所爲而效桓文之所爲亦若舍木不緣而乞漁於鮑肆終不能如臨流鼎綱者之日給於鮮也桓文不可有宣王之欲（以周命未改故）而宣王可欲湯武之欲桓文不能爲湯武之爲（不知反本行仁故）宣王不當學桓文之事宣王且不當學桓文之事而況可爲緣木求魚之爲故孟子終不斥宣王之欲而但責其所爲先儒執董生謀利計

功之說以槩此章之旨失之遠矣董生之對江都者自以折其跋扈不臣之心而豈古今之通論哉

王坐於堂上一段事喫緊在釁鐘一節欲全牛則廢釁鐘欲不廢釁鐘則不能全牛此中兩難處正與後王之所大欲一段作則樣欲求大欲則不得不興兵搆怨欲不興兵搆怨則大欲似不可得齊王於此處求其術而不得故且過抑其老老幼幼之本心而忍於置無罪之士民於死地乃不知不廢釁鐘而牛固可全術在以未見之羊易之則不廢求大欲之事而士民固可不危其本在施仁制產也朱子於此有幾處說得精切卻被輔饒胡陳諸子胡亂

只將察識二字作楞嚴七處徵心例只叫齊王認取初心但此一念之不忍若無術而孤行聖賢道中元用他不著術者道也是四通八達之道月令審端經術術字原不但作變通說乃仁中所自有之周行千條萬緒處處逢原者也則全此觳觫之牛豈患與先王樂器必釁之禮通達不去而老老幼幼不忍人危之心抑豈必坐困一國而於王者乎禍亂一天下之道有所阻窒哉朱子所謂察識者亦謂察識此愛牛之心必有全牛之術則有不忍人之心必有不忍人之政也全牛之術不廢釁鐘不忍人之政正以王天下唯此最不易自喻故須顛倒使自察識蓋初心易

見仁術難知仁中自有之術固難知也道其常則有遠庖廚之禮處其變則倉卒之閒牛過堂下抑有羊易之術而其揆未嘗不一以未見之羊易牛即遠庖廚以全不忍之道也則當其守天下自可偃武以息民即當其時在取天下亦可以吾之仁招懷天下使之歸己而其君自不能禦則不敢致怨於我而士臣可以不危仁者之師不勞血刃又豈與偃武息民有異致哉此仁中縱橫八達隨往皆通之術徑王暗合其一而反爲百姓之浮議所動此孟子所爲使之察識者也察識及此而後知是心之足以王而後知若王者之可以保民云足云可非但其心之能任之其

術固能成之所以然者則有其心而術固具其中也孟子於此看得天理通透內外一致經權一揆故重與心以有用之權而非有所爲則必有所廢亦非有所欲而無以爲全在天理上顯他本色風光以明萬物皆備之全體諸儒不審乃謂但不忍一觳觫之心便足保民而王而齊王自忘其心須令自認此釋氏之所謂纔發菩提即成正覺更不容生後念而孤守其忽然一悟之得保任終身者乃不見鳶飛魚躍察乎上下之誠理一指之隔邈若萬重山矣遠庖廚即是仁術古之君子制此法以使後之君子得以全其不忍之心君子以位言集註說預養是心說廣爲仁之術

則已含胡生枝節所以啟慶源不必屑屑然以其所不見而易其所見之妄論乃不知釁鐘之牛須過堂下非庖廚之可遠比也遠庖廚是一定之術以羊易牛是無窮之術先王之分田制產是一定之術以之發政施仁而令民歸莫禦須有箇無窮之術然以羊易牛亦不過爲不見羊故則所爲無窮之術者初不出於一定之範圍然則發政施仁亦豈能出明君制產之範圍哉曰是以君子遠庖廚者見王所爲曲折以全其不忍之術皆古人術中之已有餘此則知今人之仁心與古人之仁術無不合轍則亦無疑於保民而王之難矣乃其所以難於保民者不爲也而疑

於保民之難者則以所大欲也而實非求大欲之難於保民唯以若所爲之背道而馳也若古人之興王也因心爲術固有以保以王左右逢原之妙豈異於遠庖廚之法示人以未見者之可全其不忍也哉知此則集註所云預養是心廣爲仁之術徒滋枝蔓而已蓋遠庖廚者雖亦以預養爲道而卻是爲仁術之所自全則亦古之君子義精仁熟所建立之矩範以俾後之君子率而繇之以全其仁而非姑以此養其心之不習於殺若云廣爲仁之術則古人有一定之術而廣之者則存乎後人故齊王不師古而暗與古合正其可以保民而足王之本豈復更有所資於廣

而後乃不窮哉若夫養其心而廣其術固不爲無道而養心之功則在遏欲存理靜存動察之學廣術之功則在學問思辨格物窮理之事要不能急爲齊王道者舉一隅不以三隅反王之不智一暴十寒固不足以及此也而要豈以遠庖廚之一法爲養心廣術之效乎至如慶源謂以羊易牛爲肩肩然不能擴充其仁術則齊王初未嘗親至庖廚而見觳觫之牛有司亦不於王前殺牛而僅牽之以過浸令慶源處此其將加罰牽牛之人以爲無故進前亂我仁術抑將並堂上而不敢坐唯恐牛之或過我前耶則甚矣其持論之鄙也

推字不可添入親疏遠近立義集註攙入張子西銘一本萬殊意大非所安君子之愛物止遠庖廚便休齊王之全牛亦止舍之便休何曾不有等殺所以到此更不須疑慮愛物之心爲順爲逆所云推者擴充也所云擴充者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不忍牛之心以羊易而舍之則推矣老老幼幼之心發政施仁而使民得仰事俯畜則推矣夫老吾老幼吾幼者豈徒有心哉必有以老之幼之矣則及人之老及人之幼亦豈徒心恤之哉必實有以及之矣此所謂舉此心而加諸彼也若徒此心之憐其老而恤其幼而無以加諸彼則是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非

其心之不相及無術則欲保而不足也若以繇親向疏繇近及遠之謂推而云推養吾老恤吾幼之恩澤以養人之老恤人之幼則雖其不推而吾之老幼則既有恩澤加之矣是業已保之矣而又何云妻子之不保耶且保四海也則推保妻子之恩以保之其保妻子也又將推何恩以保之而亦云推恩何也恩心也推之者政也恩仁也推之者術也善推者謹其術而常變一致難易一揆者也推而不善則有所窮而遂阻推而善則無所求而不得推而善則雖不廢釁鐘而牛固可全雖所殺在羊而不害其不忍是雖求大欲以使天下之莫能禦而民無不保抑但保吾民

而王業以成若不善推則必並羊不殺併鐘不釁而後生可不死不然則必將屈不忍之心聽牛之死而不忍之心中梏是亦必不求所大欲而後民可保苟求大欲則必興兵搆怨以危士臣也古人之大過人者只是極心之量盡心之才凡所欲爲皆善推以成其所爲（推爲非推心）則有其心必加諸物而以老吾老幼吾幼則吾老吾幼卽受其安懷及人之老及人之幼而人老人幼亦莫不實受其安懷也擴大而無所窮充實而無所虛以保妻子以保四海一而已矣則惟其有恩之必推者同也推者舉心加物之謂也若以爲推愛牛以愛百姓則旣已倒推如慶源之所譏者是王之全牛正以拂乎王道之大經且不足以保妻子而何云是心足以王哉孟子因齊王之善全一牛舉小例大徵王心之有仁術而緣是以知保民之可唯在反求其本心固有之術豈僅据石火電光乍見之惻隱遂欲王追尋之以認爲眞心便死生不忘拏定做箇本領將來三翻四覆逆推一次順推一次若雙峰之所云者此種見解的從佛詰阿難從佛出家最烈一念來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其爲害豈小哉若西山竟以宣王爲不善推則顯與孟子本旨相背當時孟子直下便應一可字一段善誘苦心抹殺殆盡矣

王曰若無罪而就死地牛則豈有有罪無罪之別哉其曰若者謂若人之無罪而陷於死也則王之於士臣無罪而就危其不忍之心惻然在中者可知已吾何快於是非欺也以不忍人無罪就死之心例之於牛而不忍於牛正是逹愛人之心以愛物何得云逆特其不忍人之心以求大欲故無術而免之則不能知全一牛之善推而已故曰恩足以及禽獸術足及也功不至於百姓無其術則雖有其心而功不至也西山誣以爲不善推未之思爾

但除舜禹之受禪則不可有其志有其志則爲人欲橫流旣爲人欲橫流則不問其所爲之得失所爲必得則其惡亦大王莽把周禮井田事事都學來以所爲求所欲而魚以得矣只爲他所欲者亂賊之欲便千差萬謬若湯武之放伐一向無此志只等天命到來則必無此理故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乃謂齊王之大欲是人欲橫流其愚甚矣若有大欲便是人欲橫流則孟子當直斥其欲之妄乃其不然而復以緣木求魚責其所以求欲者之失計豈非導其欲而長其惡哉辟土地云云有何過妄廣土眾民中天下而立君子之所欲所樂亦此而已若不思覲秦楚則必覲於秦楚覲秦楚之爲人欲豈如辛垣衍之使魏帝秦者爲天理耶就中雖辟土地一件較是功利邊事然卽行仁

政而王天下亦須有此次第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其始事也到後滅葛滅昆吾滅崇滅密地日放矣詩稱召公日辟國百里非周初之事哉唯齊已千里足爲王畿則土地可以不辟而亦非辟之必不可也齊王可與有爲正在有此大欲上若梁惠王怒咋咋地只思報怨殺人更不立一規模樂其所以亡不可與言矣又其下者如梁襄王算定天下不能一便只向肥甘輕煖中了過一生其可謂之循天理而無願外之求哉孟子固曰以齊王猶反手則人欲橫流者莫孟子若矣

舉斯心加諸彼一加字便有事在故上云可運於掌因民之利不勞而運非制產而何龜山分兩截說將舉心加彼只作仁心仁聞誤矣前面是規模後面是事實制產而仰足事俯足畜非即老老幼幼之恩耶若但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政何以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家邦哉彼字兼寡妻兄弟家邦說故下云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斯心猶言此心心字有術字在內全體大用擴之而有其廣大充之而有其篤實者也此一心字是孟子萬物皆備於我裏面流出來的不成心之外更有一王道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正是不能舉斯心加諸彼正是不推恩而功不至於百姓若但以吾心起處便謂之舉靜念所及便謂之加則此詩之旨一釋氏蒙熏加被之說而已聖賢之言說到無微處字字俱有事實不與填出則鮮不入於異端矣

梁惠王下篇

樂天畏天皆謂之天則皆理也然亦自有分別此與斯二者天也天字一例大當字小則是天理極至處仁者所體之天也以小事大則有非天理之極至處者矣則智者所知之天也慶源說小者自當事大此坤之所以承乾說得太衍衍若太王句踐可自處以坤道獯鬻夫差其如乾之當承乎太王之事獯鬻在殷之末造句踐之事吳在春秋之季年皆無道之天下也無道之天下小役大弱役彊非弱小者有必役於彊大之理非彊大者有可以役弱小之理但以疆域兵甲爭主客耳安得如大當字小爲與天無不覆之理同哉乃其得謂之天者則以彊大之所以彊大弱小之所以弱小亦莫之爲而爲則豈非天耶雖莫之爲而爲而順之存逆之亡則亦不得謂之非理矣其時天下既已無道則志壹動氣天不能違乎人而存亡之理遂因是以立則雖無必然之理而其必然者即理也（說見離婁篇）於斯時也天之所以待智者止予以保國之理則安於其理而福之越位以思而禍之矣禍福所繫故引詩之言天者

曰天威若仁者所樂之天固以德與人相陟降而不以威者也固不得謂言天言理而皆極其至也

集註非但當與賢者共之從人不得上生出此意蓋齊王時與孟子同遊故也雲峰不審遂謂賢者亦有此樂爲問孟子之亦有此樂與否乃不知有者有之之謂雪宫安得遂爲孟子之所有哉雲峰所疑在一見字意將謂孟子先館於雪宫而王往見（近人如此說）不知王若往見當云就見若但言見則有二義一音現往見之也孟子見梁惠王是已一如字讀彼來見而接之也如孔子不見吾今則可以見是也細繹本文初終皆以言人君游觀之事則可謂孟子

同游而不可謂孟子所館賢者亦賢君也

於好貨好色與百姓同之上體認出克己復禮之端朱子於此指示學者入處甚爲深切著明慶源乃云體察於所謂毫髮之際然後力求所以循天理則仍未得其端也夫云克己復禮之端則克己之端在是復禮之端亦在是矣緣學者求克己之端則易求復禮之端則難故朱子於此顯夫禮之所麗令人有所致力奈何慶源之當前不省而猶外索之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從乎天理已得現前者而言也天理現前而後其爲非禮者不待擇而有自然之則以爲之對照但致力於勿視聽之勿言動焉而已無不克禮無不復矣若夫天理之節文未能實有諸心則將待視聽言動之發且擇而且禁焉天下之聲色相引者沓至而吾之爲言動也亦發不及待之幾以不給之心力援無窮之因應非謬入於非禮之禮則抑將盡絀吾耳目口體之用爲槁木死灰以免於咎矣此必能審夫復禮之端而後己可克而慶源然後力求所以循天理之說其妄明矣乃復禮之端將於何而體認之夫克復之道復道也復之見天地之心復之動而見天地之心也（震下一陽）動則見天地之心則天理之節文隨動而現也人性之有禮也二殊五常之實也二殊之爲五常則

陰變陽合而生者也故陽一也合於陰之變而有仁禮（仁少陽禮老陽）陰一也變以之陽合而有義知（義少陰知老陰仁所以爲少陽義所以爲少陰者仁本陰而陽義木陽而合陰）變陽合於陰而有仁禮則禮雖爲純陽而寓於陰（夏至則一陰生）是禮雖純爲天理之節文而必寓於人欲以見（飲食貨男女色）雖居靜而爲感通之則然因乎變合以章其用（飲食變之用男女合之用）唯然故終不離人而別有天（禮大道也故中庸曰不可以不知天）終不離欲而別有理也離欲而別爲理其唯釋氏爲然蓋厭棄物則而廢人之大倫矣今云然後力求所以循天理則是離欲而別有所循之理也非釋氏之誣辭哉五峰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韙哉能合顏孟之學而一原

者其斯言也夫卽此好貨好色之心而天之以陰騭萬物人之以誠天地之大德者皆其以是爲所藏之用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於此聲色臭味廓然見萬物之公欲而卽爲萬物之公理大公廓然物來順應則視之聽之以言以動率循斯而無待外求非如老子所云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與釋氏之賤以爲塵惡以爲賊也因是而節文章焉則其有淫泆而太過鄙僿而不及者罔已如衮中蚤蝨克去之而後寢得安焉當幾但加警察則已淨盡而無餘是故克己復禮互待爲功不得云克己先而復禮後業已

克己然後力求復禮也使無禮以爲則則己亦何以克使不於人欲之與天理同行者卽是以察夫天理則雖若有理之可爲依據（老之重元釋之見性）而總於吾視聽言動之感通而有其貞者不相交涉乃斷棄生人之大用芟薙無餘日中一食而後不與貨爲緣樹下一宿而後不與色相取絕天地之大德蔑聖人之大寶毀裂典禮虧替節文己私熾然而人道以滅正如雷龍之火愈克而愈無已也孟子承孔子之學隨處見人欲卽隨處見天理學者循此以求之所謂不遠之復者又豈遠哉不然則非以純陰之靜爲無極之妙則以夬之厲大壯之往爲見心之功仁義充塞而無父無君之言盈天下悲夫

齊威宣之初以有盼子種子諸臣皆田氏公族相與用命故齊以之强其後宣王喜納辯士而聽用之稷下之館客日進而田嬰之流且以外向此則非徒不足以有爲抑取亡之道矣凡此挾策而游之士恃其小慧之無往不合交游之散在列國可以或去或來而不與人同其成敗故苟可以利其身則雖一言之覆人邦家而不恤方其巧于人主以奪卿相之位則多詆毀舊臣勸人主以迸逐而誅殺之迨乎醜跡且露則一旦逃去而無餘戀此昔所進而今不知亡齊王且逐虎進狠而莫之覺也一游士退一游士

進其來去乘權顚倒於游士而與之爲終始則世臣勢益衰落亦將棄故國以他往矣齊唯長此不悛故未數十年而蘇代公玉丹之流得以入其肺腑而亡其國其僅存也則又公族之田單其終亡也則餓王建於松柏者固客也孟子知其禍本之所在故危言以動之而王但言舍而不言留言識不才而舍而不知小有才之爲害更甚則其不智久矣蓋登進大賢以興王業如商周之用伊呂自是非常舉動使卑疏踰尊戚而人無怨者緣此一人關於興廢之大則雖欲已而弗用而不得是破格求賢以蹴舊臣而代其任自非王者之於名世固不容援諸小有才之佞人

以朝廷自有大體而斯民之所尊親者自有其素也民志定而後因尊以尊其上因親以親其上斯以一國如一家君民如父子今信游士之立談遂取民之素相尊親者去之殺之而無忌則斯民不知有尊親而情勢瓦解尙能立其上而爲之父母乎孟子逆探齊之將傾故深著其輕聽之爲禍媒而害莫慘於誅逐故舊以快游士之意是以於去於殺詞繁不殺其用意深矣王唯不改終使淳于髡之流得排去孟子以行其志國以瀕亡其自取已宋李沆以不用梅詢曾致堯爲生平報國之事良亦此意漢用谷永杜欽而斥劉向唐用令狐綯而竄李德裕近者陳啟新乘

闖入諫垣而資格盡壞古今一轍禍亂同歸猶且有執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以惑人主如蘇氏者豈非浮薄之前茅而敗亡之左劵也哉朱子謂蘇氏得用禍更甚於王氏洵非誣也有所用則必有所舍而禍成於殺至於妄殺而國乃亡新安乃云因用舍而及刑殺亦是孟子敷演以明其意何其疏陋而不思也

孟子之對梁襄王曰定于一七篇之中但言興王業事而於天下已定所以經理之如孔子所言興滅國繼絕世一切均平天下之事曾不一及想來戰國時天下受瓜分之禍已極孟子亦知封建之不能復矣孟子而爲王者師雖

未必盡廢封建如嬴秦之所爲乃周之千八百國其子孫之亡滅者已不可復求而當時所存諸侯自七雄而外宋衛中山邾魯滕薛而已（季任爲任處守任即薛也舊說曹交曹君之弟非是魯哀公八年曹已亡）豈得寥寥然建此數國各據千里以成尾大之形哉從來項羽封諸侯王只緣可封者無幾故剖土皆大而爭戰不息如將盡一時之貴戚功臣而封之則周公所不以施及閎散顚容之裔者而欲加諸屠沽盜賊之武人使與元德顯功之子孫均立民上其亦拂天經而違民欲矣古之封建是五帝三王以前相沿而立國故民志素定戴之不衰太皞之裔至春秋而尙有須句顓臾之得存雖天下屢

易而其國不改卽偶滅亡而子孫之譜系自相承可考周之末造其勢之不同而理之不一也明矣乃徒孤存此數彊大無道之子孫與爲分割又豈足以爲公天下哉故孟子於齊王勝燕之時但欲其出民於水火而不爲燕之子孫計則燕之子孫而有賢者官之可也祿之可也卽或復其百里之封使守召公之祀可也其胥不胥也則如湯之於葛顧昆吾文王之於密崇不復立其嗣焉亦可也此孟子之初志所欲定燕地以一天下止此而已矣迨其後齊已肆暴於燕而不可復爲收拾燕昭已自立而國人固擁之以求脫齊禍乃進置君之策以謝咎於諸侯而不復顧

前功之可惜故曰則猶可及止也不得已而姑出於此豈孟子之初志哉雙峰新安乃謂齊爲燕置後而不有乃與湯誅君弔民之義同不知齊之克燕是何等機會孟子以湯武望之使欲因此而興王業以安天下若使初封百里之燕因吞併而盡有幽并仍其亂而置君以私王其土則雖義師四征而七雄之割據者猶七雄也天下之定於一也其何日之有且湯之於葛亦未嘗有置君而去之事不得已而置君以免諸侯之兵其不能如湯已明矣諸儒之說有但務名高而無實者要非天理人情之極至也

孟子於王道有前半截無後半截時君固不可與語柰何

不一與弟子論之看他說今樂猶古樂一似麤疎此云拯民於水火則亦沛公除秦苛政約法三章權宜之術而已又說周公兼夷狄驅猛獸等亦有英氣而無密理故其倒了處只規畫得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便休到已王後又待如何禹湯文武喫緊卻在後半截此理須求之論語大學方有歸宿然孟子間架來得恁好則繇後以定一代之治亦可馴致漸進不須澥洸過別用觀其自言曰天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胸中應自有箇主張乃諸儒多爲孟子補出卻又總不中理如言仍置燕君而不有則固與孟子在所損益之語顯相背戾矣

集註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權義兩字正不必對或問欲改作權也經也則於迹近似而於理反不協經權一也因事之常變而分爾效死勿去自處變之義已早非經矣後人不識權字更不識經字曰經緯經持緯也曰經綸理其緒也固非有體而無用事無可爲只拚一死更何經之有哉言權則故不爽乎經言經則自有輕重取裁之意故曰變而不失其經之謂權有可權者則權以合經故遷國圖存自保國之經也無可權矣則亦無經而所守者唯舍生取義而已此義字但求之心不求之事本無隨時合宜意集註自精當無庸更添蛇足

雙峰以天之未喪斯文與不遇魯侯天也分聖賢優劣乃向石田中求罅隙孔子是臨生死關頭說底孟子在遇合上說底原有分別魯侯之不來見豈遂如匡人之不逞乎君子之於死生雖看得平易然較之遇合則自有內外輕重之分且遇不遇之權魯侯可以主之臧倉可以操之孟子爲看高一層說到天上去則已極其至若匡人之肆暴原在情理之外忽然烏合做下者事來此並非匡人所可主則明白是天操其權故孔子須把天理天心細看出不喪斯文方盡理之精微且孔子因曰天不喪斯文非曰我能使天不喪我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是君子小

人分界處不容有聖賢之別於顏淵死曰天喪予於公伯寮曰命也皆與孟子意同若謂孔子告子服景伯低一等說聖賢元無此移下一層同流合汚之敎浸令更與不如景伯者言又當何如耶以此區別法看聖賢文字以自誤誤人不小

公孫丑上篇

慶源云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遇王者故不獲禽管仲則詭遇以逢桓公之爲故得禽多耳說管仲處是說子路處則非子路若得君專而行政久亦豈遂足以成伊傅之業哉其賢於管仲者子路得王道之偏管仲則別是一帆風

耳故有王者起子路可以其所長備垂益九官之用若管仲所學所爲必逢顯紬矣道之大者功必至而道之未全者功不能大若夫有功者不必能合於道乃其功亦不小顧其功雖大而終不能高蓋大小在成績而高卑在規模也集註所云獲不獲以功言而非以遇言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一朝而獲十也子路範我馳驅而疏漏處不少其失禽也亦多矣豈但不遇王者之故哉

陵陽李氏因集註道明德立語生先後見謂道明而後德立必先知言而後養氣此種語說得似有逕路而於聖學之津涘則杳未有見今且看知言是如何用功養氣是如何用功若人將集義事且置下不料理且一味求爲知言之學有不流而爲小人儒者哉知言是孟子極頂處唯灼然見義於內而精義入神方得知言苟不集義如何見得義在內既不灼然精義之在吾心而以求知天下是非得失之論非屑屑然但從事於記誦詞章則逆詐億不信爲揣摩鉤距之術而已矣集註於知言下箇盡心知性是何等語此豈浸未集義者初學之始事知言至處是大而化之之境養氣至處只得充實而有光輝若以爲學之序言之養氣以徒義爲初功知言以窮理爲始事內外主輔雖並進而自有別此與大學格致誠正之序同知不至固意

不能皆誠然抑非待物之盡格知之已至而後始有事於誠正也故自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後其內而先其外豈知本之學哉

慶源云曾子之自反以縮不縮爲勇怯一語大失本旨自反雖是處世一樞機然曾子之言大勇與孟子之引此則意在縮而不在自反縮者集義也唯其縮乃能生浩然之氣而塞兩間若不縮則固爲欺人負理之事雖自反而怯亦何救哉齊宣以不縮千里而畏人正所謂胡不惴焉者既惴矣而猶可謂勇乎慶源惟不察於此故又云所守之要非舍之所能知竟將自反爲約不知此之言約是與不

約者相形出底前云孟施舍守約此云曾子守約亦是一例自黝視之則舍之守氣爲約自舍視之則曾子之守氣又爲約矣孟子喫緊工夫在氣上集註云一身之氣意與下言塞兩閒之氣分大小然後云氣體之充也則塞乎兩閒者又安在非一身之氣耶氣是箇不恐懼的本領除告子外則下而北宮黝上至曾孟皆以此爲不動心之道特其所以守之者有約不約之分耳內裏有箇義作骨子（義即縮也故曰義以直內）以聽氣之自生則守之功約而其用大若其不然則守之氣之末流其功不約而用反有所詘爾約以言其守氣者而非與氣爲對氣只其此一箇氣曾孟之氣較黝舍百倍剛大而塞兩閒非曾孟舍氣不守而別守一自反以爲約法也不出吾心而守之乃以塞乎兩閒則曰約所守在此其氣亦盡於此則頻用氣而頻須守斯不約矣若北宮黝者日奔命於褐夫萬乘挫事惡聲之開而不給也

不得於言一言字所該者甚大凡天下事物之理可名之爲言者皆言也孟子向後說詖淫邪遁之辭卻但從言之差謬者一邊說則以當其世而爲齊之卿相則異端說士雜沓進前自勢所必有須與之距其邪說爾乃欲闢人之妄則豈徒在逆億鉤距之閒哉己之眞不顯則人之妄不可得而闢故知言之成效在邪說之不能亂而知言之全體大用則唯義精仁熟於是非得失之百致炳然如日光之被物容光必照而天下之理自莫有能遁焉者矣知此則告子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也亦謂天下之理本非吾心之所有而不可勝窮卽是非得失之不能解了者姑且是與爲是非與爲非因應乎天下聽物論之不齊而無庸其察若求於心者役心於學問思辨以有得而與天下爭則疑信相參其疑愈積不如聽其自得自失於天地之閒可以全吾心之虛白而豁虛生白自以無疑之可不動其心也若云告子於己言之有失不反而求之以期其必是則亦孟浪狂躁之妄人耳何以能先孟子而不動心耶抑謂杞柳湍水屢易其說爲勿求於心之證乃不知論性三說立喩不同而指歸則一非有不得於杞柳之說遂順脣舌之波而改爲湍水之喩也說見後篇

先須識得告子是如何底蘊方於此一章大義得貫徹分明先儒於此俱皁白不下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只緣他自認此心與天下之言判然爲二不當強引言入而役心以出直安頓著心教在未有名言上一層籠罩著天下俾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者至我之前如蚊子咂鐵牛絲毫搖動他不得所謂你若無情他也休也若必求之於

心則將役其心以窮理格物是非得失先積於我而心爲之動故程朱於此識得他外義處乃其云生之謂性者亦謂有義有理因而言有得有不得皆非性之所有非其所有故不當求也其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他只認定此昭昭靈靈底便作主人卻將氣爲客感之媒但任著氣便攬下天下底事物來去外面求個義以與物爭乃能勝乎物者物亦能勝之矣故卽使吾心有不能自主之時亦且任之而俟其自定如公子牟之所謂勿重傷者是已若求助於氣則氣本濁而善流有所勝卽有所不勝矣蓋氣者吾身之與天下相接者也不任其所相接者以爲功則不

求勝於物而物固莫能勝之斯以榮辱利害之交於前而莫之動也告子之爲學術大要如此蓋亦源本老莊而後世佛氏之言亦相承以立說焉乃孟子則以爲天下之言其是非得失不可枉於當然者本吾心固有之義見其是則不容以爲非見其非則不容以爲是也惟吾性固有其義以制天下之是非得失則天下之言本待治於吾心而苟盡吾心之制則萬物自有其貞形萬事自有其貞則吾心自有其貞觀雖日與詖淫邪遁者接而其根苗枝葉之所爲起止我具知之而無所疑惑則何用籠罩天下棄物理於不求而後可以使心得甯哉故學問思辨之下學也

始於疑而聰明睿知之上達也終以成夫大信則天下之名言顯諸仁者皆通而藏於用者各得矣此孔子之所以時措咸宜者固卽在學不厭敎不倦以爲聖功也若吾心之虛靈不昧以有所發而善於所往者志也固性之所自含也乃吾身之流動充滿以應物而貞勝者氣也亦何莫非天地之正氣而爲吾性之變焉合焉者乎性善則不昧而宰事者善矣其流動充滿以與物相接者亦何不善也虛靈之宰具夫衆理而理者原以理夫氣者也理治夫氣爲氣之條理則理以治氣而固託乎氣以有其理是故含氣以言理而不得理則君子之有志固以取向於理而志之所往欲

成其始終條理之大用則含氣言志志亦無所得而無所成矣以志之無所成卽偸安於其無成者自謂不失其心而天下亦莫能吾勝乃本以不能勝之故匿其不勝而云百戰百勝不如不戰遂廢己所受持天下之資以絕天下則是自反不縮而恃不侮褐夫以無懼乃不知自反而縮者原無懼於千萬人也氣唯不以義動則餒而豈有多所成卽多所敗有所勝卽有所不勝一盈一虛之憂氣從義生而因與義爲流行則以我之制治天下之不足畏者初非以求勝於物而自成勝物之用又豈理外有氣心外有義襲而取之以攬天下而爭一旦之勝如告子之所詖者

哉故但愼其動於進退取舍之閒充而至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爲積小以大縣著微徵坦然終日無所愧怍極夫朝諸侯有天下而終無所逢迎規避以求事之成功之可俾志不能主而授其權於外物則卽此氣之大以剛者可日與天下相接於吉凶生死之塗而無所懼矣此孟子所爲不爲告子之爲而伯王之任亦終不能動其心也以此折衷則諸家之說其合其否可考而知也

集註不詳暴字之義但云致養其氣讀孟子集註須於其所略者循本文以求之不可胡亂成悖致養之功雖有有事勿忘勿正勿助兩段然其所云勿正勿助者亦非以防

夫太過也凡人做工夫而有期待之心只是畏難而望其止息其助長者則如宋人之揠苗不耐得薅鋤培壅索性拚一番勞苦便歇下也暴者虐而害之之謂故不芸苗而任其草滿者暴其苗也助之長而揠死之者亦暴其苗也陵壓其氣敎他一向屈而不伸者暴其氣也執著一段假名理便要使氣求勝於人到頭來卻討箇沒趣向後便摧殘不復振起者亦暴其氣也潛室不察倒著本文將暴其氣作氣暴說不知此所謂氣乃以擔當霸王之業而無懼者非但聲音笑貌之節則亦何有發得暴之憂耶一字之顚倒滿盤皆錯無干說得和鸞佩玉去直向黃瓜蔓上求

瓠子一倍可笑和鸞佩玉養心於靜者也此之無暴養氣於動者也故曰浩然曰至大至剛而其不養也則曰餒曰害抑其盛大流行塞乎兩閒之大用而使若莊子養雞承蜩之邪說此正暴其氣者也學問事不知用功之各有攸當鮮不倒行而逆施矣

志是大綱趣向底主宰雖亦以義爲歸乃孟子之言義也曰集則不但其心之專向者一於義而所志之外事物皆爾當前不論小大常變一切都與他一箇義以爲之處分乃使吾氣得以自反無不縮之故恆充而不餒則於其所志者優有餘地坦然行之而無懼也若夫所志之義以事

物未當前則但謂之道而不名爲義義散見而日新道居靜而體一也故孔子言志於道而孟子以集義爲養氣之功志主道而氣主義明矣其曰配義與道是志氣合用底氣配義以不餒其氣卽配道以不餒其志也集註敬字與主敬敬字別敬者謹持之謂爾使如雲峰所引易敬以直內以釋此則當云守其志以敬不當但云敬守志只是道做骨子不消添入敬來且敬之爲德乃靜時存養無把持中以此爲依據有志則有可持故知其所持在道而不在敬

志壹則動氣一段三動字只是感動意卽其相爲感動者

以見其但不可勿求元與不動心動字不同不動心者無恐懼疑惑也但以氣之壹而動其志豈遂至於恐懼疑惑且志壹動氣氣其知恐懼而生疑惑者哉此本以志氣之專壹有爲者言之持其志者志固壹也心勿忘者氣固壹也推而極之天理人事莫不皆然胡文定以先天而天弗違爲志動氣後天而奉天時爲氣動志雖與孟子立言之指別而理則一也集註中一從字極下得活小註謂喜怒過度志反爲動則誤喜怒過度時直把志喪了而豈但動乎下云反動其心心又非志之謂志者心之用不可云蹶者趨者反動其志也氣壹動志乃是氣之既充必將專壹以有爲則先未有此志亦使動著教生長者志來如子路只緣他氣之兼人故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動得志上如此上緊與志之專者弱可使彊一理說個壹便是好底悠悠而任其喜怒者志則時此時彼氣亦時盈時虛而安得壹哉

蹶之爲義自當從說文正訓云跳也促步曰趨高步曰蹶若作顛躓解則既害文而抑害義顛者非氣也形也形動氣而非氣動心也蹶趨亦不是不好事古人於朝廷宗廟必趨臨戎登車則蹶孟子之言此只是借喻意故加以今夫二字非謂蹶者趨者之暴其氣也此言氣言心但在血氣之氣知覺運動之心上立喻與上言志爲志道之志言氣爲浩然之氣者不同蓋謂凡人之爲善爲惡此兼善惡說先有其心無定志則但名爲心而氣爲之用者固多矣然亦有時本無是心而因氣以動作焉如今人言乘興而爲如方在蹶趨則心亦爲之疾速與緩步時不同則心雖有覺氣雖無覺而偶然之頃氣且乘權以動一時之心然則專壹之氣其以感動常存之心亦於此而可推矣或問志養得堅定蹶趨亦不能動得之疑全是隔離猜物話朱子所答亦不分明不察於此而和鸞佩玉之說得以闌入而黃四如文武火二三十年之邪說亦以倡矣

盡心知性是知言本領非知言後功效蓋緣盡心知性以知言其功雖似不可企及而本末固順若從揀別詖淫邪遁上下工夫以求心之盡性之知則如拔壯士之爪而欲仆之也集註先說盡心知性後說於凡天下之言云云甚是分明東陽倒著說卽是門外語中庸謂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孔子謂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俱是此理苟非盡心知性何以能不逆億而先覺耶知言與窮理自別知字是現成字窮字是工夫字窮理則爲知性者入德之門知言乃知性後全體大用之發循本以知末與卽末以求本迹同而實大異程子斥人讀史爲玩物喪志及自看史一字不遺其所以用心者不同本末逆順而已

所謂天地之間者只是有人物的去處上面碧落下面黃泉原不在君子分內聖賢下語儘大說也有箸落不似異端便說向那高深無極廣大無邊去間字古與閒容間字通天地之化相入而其際至密無分段那得有間空處來只是有人物底去處則天地之化已屬於人物便不盡繇天地故曰間所謂塞乎天地之間也只是盡天下之人盡天下之物盡天下之事要擔當便與擔當要宰制便與宰制險者使之易阻者使之簡無有畏難而葸怯者但以此在未嘗有所作爲處說故且云塞乎天地之間天地之間皆理之所至也理之所至此氣無不可至言乎其體而無

理不可勝者言乎其用而無事不可任矣集註云充塞無間間者隙漏之謂言無一理一事之不周也新安云無有間斷之者有何無義

天下固有之理謂之道吾心所以宰制乎天下者謂之義道自在天地之間人且合將去義則正所以合者也均自人而言之則現成之理因事物而著於心者道也事之至前其道隱而不可見乃以吾心之制裁度以求道之中者義也故道者所以正吾志者也志於道而以道正其志則志有所持也蓋志初終一揆者也處乎靜以待物道有一成之則而統乎大故志可與之相守若以義持志則事易而義徙守一曲之宜將有爲匹夫匹婦之諒者而其所遺之義多矣義日生者也日生則一事之義止了一事之用必須積集而後所行之無非義氣亦日生者也一段氣止擔當得一事無以繼之則又餒集義以養之則義日充而氣因以無衰王之間隙然後成其浩然者以無往而不浩然也小註父當慈子當孝云云只是道不是義又云道義是公共無形影的物事尤謬義亦云公共則義外矣此門人記錄失實必非朱子之語朱子固曰道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何等分明大要須知道是志上事義是氣上事告子貴心而賤氣故內仁而外義孟

子尊氣以盡心故集義以擴充其志之所持於此辨得分明更無混亂矣

此義字大段在生死行藏進退取舍上說孟子以羞惡之心言義是也孔子說義處較不同如云行義以達其道則小註所云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者是亦止是此一理孔子見得大孟子說得精故程子以孟子言義爲有功於孔子孟子唯在羞惡之心上見義故云義內嘷蹴之食至死不屑豈在外哉唯此羞惡之心人皆有而各自有彼此不能相襲（襲如襲裘之襲表裳裏也猶今俗言套集註引齊侯襲莒非是）故宋辥不受則爲不恭受齊之餽則爲貨取有伊尹之志則忠無伊

尹之志則篡唯不可襲襲而取之必餒也亦唯此羞惡之心坡與氣相爲體用彼君臣父子之義但與理合不資氣用氣柔者大抵羞惡之心失也故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只以保全此羞惡之心內之無微而不謹外之無大之可搖則至大至剛之氣自無所慊矣

小註中一段說是集義所生一段甚爲明快集註卻未能如彼清楚是字與非字相呼應蓋以自白其如此而非如彼也譬之南人知稻田而不知麥隴乃告之曰此麥也是高田秋種而夏穫者非水田夏植而秋穫者也此兩句文字直承上其爲氣也四字一氣趕下不可以集註分節而

割裂之天下必無有低田瀦水夏種秋穫之麥猶之乎必無有以義襲而取之之浩然之氣麥隴之水一未分瀉種之稍後於秋則麥不登矣況水田而夏種之乎行一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況可云以義襲而取之哉取之之字指浩然之氣說非汎言氣也義惟在吾心之內氣亦在吾身之內故義與氣互相爲配氣配義義即生氣若云義在外則義既在外其可云氣亦在外乎義在吾身心之外而氣固在吾身之內乃引義入以求益其氣則氣有虛而義乘其虛以襲之因挾取此氣以爲義用矣如貿求之吾身之氣豈身外之物可襲而可取者哉其有謂義襲而取氣者則

告子之說是已告子以吾心本無義但有此昭昭靈靈之體堪爲主而不爲萬物所搖則心既恆留而氣亦順適泊然無爭而天下莫之能勝今無故外求一義鬪入吾心之內使吾氣不得以閒而挾與俱往以與物爭勝於是非得失之林則吾之氣不得以順安其居與心相守而受奪於義以紛紜而鬪搆故我唯不得於心抑唯務安其心而不外求義以襲取夫氣而妄用之則心不動而氣亦不傷此告子之邪說固然而孟子曰我之養此浩然之氣者非義在外使之入襲吾氣而取之也乃義在內而集之則氣之浩然者以生也明其是白其非而告子之誣其所不知以

妄譏吾養氣之非其失自見矣蓋告子不能測孟子之所得故妄譏孟子以外求義而襲取夫氣實則孟子既已不然而天下亦必無外求義以襲而取氣之人且外之與內不相爲配則不相爲取既云義外則義固無爲者矣無爲者安能致其襲取之事哉乃告子之致疑於襲取者繇其不知有義而以天下之是非得失爲義則且曰大道既隱人心之純白者既失而後有此也是其徒以當世無實之是非爲義而於其心羞惡之見端者皆不自知久矣夫告子而豈無羞惡之心哉乃繇其蔽陷之深則雖有所羞惡而反自誣其固有之良以爲客感之所生固將曰呼馬應

馬呼牛應牛而又何羞食豕無異於食人盜跖不殊於伯夷而又何惡是如己有目不知其可以視乃以謂白黑之班然者足障吾明而欲棄之告子蓋自有義而不自知因不自知而義以喪非然則義本在內與氣相配而生其浩然而何以云義外哉繇其不識義是故外義如子久逃不識其父故以父爲外人繇其不識義而外義故以養氣者爲義襲取氣則亦猶夫不識麥者之謂麥爲水田夏種之苗遂謂種麥者必瀦水以防夏旱我所耕之田皆平原爽塏本無水之可瀦不當種麥也以不種麥故雖旱而無可槁之麥乃曰賴我之不種而免於槁孟子所謂不芸苗者正此謂也故於此

而深辨之以自明其長答惡乎長之問集註事皆合義一事偶合云云俱未得立言之旨

說必有事勿忘處易說勿正無助長處不知養浩然之氣當何如用功則入鬼窟白去黃四如說如鍊丹有文武火惟慢火常在爐中可使二三十年伏火眞鬼語也孟子說養氣元不曾說調息遣魔又不曾說降伏者氣教他純純善善不與人爭鬬露圭角乃以當大任而無恐懼者其功只在集義集義之事亹亹日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何怕猛火熾然塞乎天地須窮時索與他窮須困時索與他困乃至須死時亦索與他死方得培壅此羞惡之心與氣配而成其浩然此火之有武而無文者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則得天下而不爲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則一介不取一介不與給賢通桁館食豆羹與萬鍾之粟無不從羞惡之心上打過乃以長養此氣而成其浩然則又火之有武而無文者也今云火猛則丹走其將一斗拏住一斗放鬆過肉三片過酒三杯且教渾俗和光而可乎哉黃四如者豈以爲然特其茫然不知何者爲養氣何者爲勿正無助長黑撞著便與他比方兩句恰得此村道士口頭內丹語隨便胡銃出來故曰鬼語也此勿正無助長足明白分曉有可指證語與前義襲取氣爲有其言而必無其事

者不同孟子固曰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須於此看出天下之人是如何助長蓋盡人之情自非奴隸傭保之不堪者與夫巨奸極險之夫以陰柔而濟其惡則雖無志可持之人亦未嘗不以其氣而求勝於物而當其求勝之時則皆有不懼之心若此者何也氣之至大至剛者人所共有而與性俱生者也乃又唯暴戾凶狠之人則不論曲直而槩施其血氣之勇若其較爲自好之士者固且以義自居而折人之不義矣乃方其以義自居則亦用其羞惡之心以爲制不可謂不芸苗矣而所守之義不過刻苦以自樹立於一日遂恃此以爲可以折人之具而無所慊以任

其非所任而敵其非所敵此宋人所謂今日病矣亦未可謂爲之不力也而所任非所堪所敵非所勝根本不固而枝葉徒繁則果有千駟萬鍾以誘之得生失死以脅之而義力未厚氣燄徒浮將有摧撓屈折一挫而不能更振者矣此助長者之無益而反害乎氣也抑或見義思爲而無久大之志立一近小之規以爲吾之所能乎義如此而苟善是足亦足以求伸於天下矣如戴盈之所謂請損之者則其義易成而其氣亦易振以刻期而見功此所謂正也夫欲去二者之病則亦唯一倍精嚴規恢廣大於其羞惡之本心擴而充之如火始然愈昌愈熾更無回互更無貶損方得無任不勝無難可畏而以成其氣盛大流行之用若畏火之太猛從而緩之又從而伏之一日暴而十日寒亦終身於首鼠之域而已矣斯唯異端之欲抑其氣爲嬰兒者則然故曰爲善無近名（文火帶武）爲惡無近刑（武火帶文）以遁於知雄（常在雄中三十年）守雌（伏火）之詭道其緒餘以爲養生則於取與竊闢之際不即不離而偷其視息若聖賢之學無論經大經立大本雲行雨施直內方外者壁立萬仞即其所天永命以保其生者亦所其無逸而憂勤惕厲以絕伐性戕生之害又奚火之必伏而文武兼用者乎在四如本不知而妄言竊鬼語以欺人亦非果有得於異端之教乃讀

者不察或反屈誣孟子以證彼內養之邪說則其害大矣若此類愚讀大全而深有惱焉者也

勿助長原不與告子對治集註語自未審告子只是不芸苗以氣爲無益而舍之故勿求於氣徭他錯認苗爲稂莠謂其不可以充食故遂不芸且不芸矣又何助長之有前段告子未嘗知義二句已辨盡告子之短必有事焉四句孟子自言其集義養氣之功不復與告子相比擬前段集註行一事偶合於義云云正好在此處作註集義養氣卻不是拚一日之病須終歲勤動方得有力田之秋若如齊桓之定王世子晉文之伐原示信陳仲子之與之齊國而不受以一日之勞表一日之義遂鼓其氣以陵天下而不顧本根之拔此則助長者也告子御不喫者茶飯方且疑孟子之爲助長而彼豈其然

諸儒之失在錯看一養字將作馴服調御說故其下流遂有如黃四如伏火之誕者孟子之所謂養乃長養之謂也直到北宮黝恁般猛烈亦謂之養豈馴服調御之謂乎孟子於此看得吾身之有心有氣無非天理故後篇言養心而曰無物不長直教他萌蘖發達依舊得牛山之木參天此言養氣只是以義生發此不餒不惴之氣盛大流行塞乎天地之閒而無所屈異端則不然將此心作獼猴相似

唯恐其拘桎之不密而於氣也則尤以爲害苗之草摧殘之而唯恐其不消莊子木雞瀉山水牿皆此而已古人卽在閭和鑾聽佩玉時亦不作此蚰蜒倒縮氣象森森栗栗中正有雷雨之動滿盈在內故曰立於禮立字中便有泰山巖巖意後人不察夾雜佛老遂有靜養氣之說極爲害事聖賢靜而存養乃存養此仁義之心於靜中雖靜不息豈揠機息牙暴害其氣而使不能動如三日新婦婉婉作闍態耶

願學孔子一段（自宰我子貢善爲說辭起）孟子但從大架步說卻未顯出示人集註語錄亦未爲發明雙峰謂孟子章句長須看

教前後血脈貫通如此願學孔子一語乃通章要領若於前後貫通有礙則不但文義雙躓而聖學吃緊處亦終湮晦令學者無入手處夫願學孔子則必有以學之矣孟子曰可以仕則仕云云孔子也然則將於此而學之耶乃此四者則何易學也仕止久速之可者初無定可而孔子之則仕則止則久則速也自其義精仁熟繇誠達幾繇幾入神之妙倘無其聖功而徒髣髴其化則亦王莽之學周公矣夫化繇德顯德自學成孔子曰下學而上達達者自然順序之通也達不可學而學乃以達孔子且然而況學孔子者乎既明夫非於仕止久速而學之則將曰知言養氣其學孔子者也此固然矣然其云養氣者集義是也夫集義而氣以不餒則至大至剛無所貶撓而兩閒之事皆足以任之孔子固然而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爲君百里之地而足以有天下其氣之配道義以終無餒者夫豈有讓哉而孟子又何以略二子而獨學孔子也故養氣者聖功也抑聖者之所同也非孔子之所以異也今但從末一段文字原委看來趺入子貢問聖一段孔子自言處則孟子之所以學孔子者固可考矣公孫丑夫子既聖一問先以辭命未能發端則其疑孟子之聖也固在聖人復起之所不易而子貢信夫子之聖也以學

不厭而教不倦爲仁知之大用卽此觀之則可直詞以決之曰養氣者夷尹孔子之所同也知言者孔子之所以異也學孔子者知言而以養其氣也先儒謂知言養氣二者合一又云告子外義故不知言是則孟子唯能見義於內故於天下之言無所求而不得而浩然之氣日生夫其見義於內者豈斤斤之明足以察之哉以無私之仁體藏密之知故自喩其性之善而灼然見義之至足於吾心乃其所繇以致此者則唯不厭不倦以爲學教而卽物窮理以豁然貫通於吾心之全體大用者也（全體大用卽義）此卽大學之格物致知以知至善而止者也繇其知之大明則爲知言

繇其行之造極則爲養氣義無不集故造極行造其極則聖矣夷尹之所以皆得爲聖也尹之格于皇天夷之風起百世者氣之盛大流行塞乎兩間者也乃繇其行之已至則得天下而不爲固有所不可矣若百里而有天下則抑有所可矣若夫隨可而可不但行其必可斯豈特行足以造之而氣足以任之哉孟子曰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力者義無不集而氣足以舉其任也巧者盡心知性而耳順乎天下之理是非得失判然氷釋而無纖芥之疑也是知孔子之獨至非二子之所得同者在知言而孔子之所以聲入心通無疑於天下之理而爲

萬事萬物之權衡以時措而咸宜者一其下學上達者之條理蚤成也學不厭敎不倦下學之功也乃即此以學而即此以達則唯盡吾性之善充吾心之義而無不達矣故其爲學始於格物致知而要於明德之明孟子固萬物皆備於我矣則物之所自格者即吾德之本明者也以盡吾心皆備之物而天下之是非得失無不待我以爲權衡此孔子所謂可與權者養氣則可與立知言乃可與權乃以應夫仕止久速之幾如日月之明容光必照而廓然其無疑矣若夷與尹非其知之不真也知其所至而未極乎物之所至則至其所知而或未中乎幾之莫知其不能從容於仕止久速合一無滯之義也亦極其所極而未達乎無用不極之妙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事始於精義則下學皆有可學之資化極於窮神則雖夷與尹不足以謚其上達之妙然則孟子之所以學孔子者一言以蔽之曰知言而已矣乃微其詞而不直以告丑者則緣此之爲學事甚易而幾甚微達者自可得之於無行不與之中而苟標此以爲宗將使愚者不察苟求之外而遺吾本明之德則且玩物喪志以終身於罔殆之中乃以前段所答知言之問但就齊卿相所知之言顯其救時之大用而未著夫知言之全體與其所自知言之本原故於此復申言其

從入之事在學誨之中而推致其權度之精則有時中之妙蓋七篇本孟子所自作故問答之際一合一離一微一顯一偏一全經緯成文而大義微言交相引伸使知者自得之引而不發躍如也亦於此信矣

不忍人忍字說作必有忍忍字一例看極爲害理雙峰忍不住之說其謬甚矣忍字从刃从心只是割棄下不顧之意朱子於此已說得分明事親從兒是從順處見惻隱羞惡是因逆而見覵下稱孺子入井則知之若無入井之事但見一孺子便痛惜憐愛忍禁不住并與俱靡則亦婦人之仁耳此章言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其云先

王者湯武是也人之陷於水火者為勢已逆而我始拯法
立制以拯之也若承治之主便無可動其惻隱者則又如
下篇所云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但無害
之而已足矣君子之於民也當其順則無欲害之而止當
其逆則有不忍之之心非仁之有二心也仁術之因乎物
者自不同也若云惻隱之心從中發出便忍不住則當云
不忍惻隱之心而何以云不忍人此處喫緊在一人字言
人則本為一氣痛癢相關之情自見朱子云見一蟻子豈
無此心語自有病理一分殊昭然自別於吾心不可籠統
帶說均是人矣則雖有貴賤親疎之別而情自相喩性自

相函所以遇其不得恰好處割舍下將作犬馬土芥般看
不得此求之人之天良固自炯炯不昧非徒有言說而不
能喩於心也浸令蟻子瀕危則又較犬馬差一格而況於
人乎至若忍禁之忍自以能忍為得若忍不住自是不好
事忍者情欲發而禁之毋發須有力持之事焉若人之不
仁則直是喪其本心豈有惻隱之心發於中而用力以禁
其不發者哉苟其為仁義之心雖至愚不肖既有之亦必
聽之特不能發之而未有忍之者也且云不忍人之政亦
豈先王之有此政也技癢不禁而急於自見也乎甚哉饒
氏之以小言破道將牵率夫人樂用其婦人之仁小丈夫

之悻悻而有餘矣
集註全體此心四字恰與端字對說孟子之學大旨把內
外精粗看作一致故曰萬物皆備於我萬物皆備於我萬
事皆備於心也心之發端則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到全
體上卻一部全禮樂刑政在內只緣仁義禮知之德彌綸
兩間或順或逆莫不左右而逢原也雙峰云斯猶卽也若
下得卽字便不當下斯字卽字雖疾速然有彼此相躡之
意如人言行一步卽行第二步第一步之中無第二步但
行一步亦自可止不必定行第二步特行之疾者不止而
加進遂相因以卽有耳此言斯有則不然須為之釋曰斯

卽此也方得恰合卽此不忍人之心便有不忍人之政在
內非有待也如齊宣之易牛孟子許之為仁術仁心也術
政也不忍殺牛之心自有此全牛之術非既有此心又有
此術也先王固不無學問思辨之事存養省察之功然俱
於事未至前之先務求吾心之全體大用而全體之非待
有其心後卻方講求其事以為心樹枝葉說卽字雖疾速
以實求之則終成蹭蹬識得孟子本領自然不作此支向
納交要譽惡聲便說是人欲之私亦不得上蔡之說太高
著高過則無實矣孟子之意特以此三者之心原不與乍
見孺子入井時相應故所感值其所遁惻隱之心生而三

者之心不生也乃其必言非此三者則以如救孺子則須有此三種利益因其功之所必收而非乍見之頃有心期待而得耳若以此爲人欲之私則子貢贖人而卻其貲孔子不應非之且不救人之聲惡聲也惡聲可惡而惡之又豈非羞惡之心乎上蔡之意若將以此分王霸之誠僞然霸者之泝乃在覺著未有之事以獵仁義若伐原示信到底無益有損若其覿面相遇發不及慮之時亦未便起功利之想不然則豈桓文之心求一念如悠悠行路之人乍見孺子入井時而不得耶雲峰云稍涉安排商量便非本心則尤陷溺異端而大違聖教矣孟子到底也須說個擴

充擴充之功乃以會通四端而經緯萬善究莫非天理之固然且如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及到少間問知此孺子之父母卻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救之爲逆不救爲順卽此豈不須商量而孔子所謂可逝也不可陷也又豈不安頓自身而排措得所乎惻隱之心元與羞惡辭讓是非同條互用那得只任此一念一直做去更無回顧且此章言不忍人之心裏面便有不忍人之政則先王所以定上下之交示夙夜之辨遠不仁之聲者鴻名大業俱在裏許若只許直用不許商量安排則只消此心已足而何以又云有政耶聖賢帝王之學元無孤孤另

另作一條白練去之理不用商量者釋氏之所謂驀直去不用安排者又莊子之唾餘耳故曰雲峰之說陷溺異端而大違聖教也

朱子動處發出一段文字有一部全易在內易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又云復其見天地之心只是此理動便是陽靜便是陰從其質而言之則爲陰陽從陰陽之所自生者而言之則只是動靜陰在天地也未便是不好底動以出靜以納出者所以虛而受納納者所以實而給出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然到生物之化上則動者生也靜者殺也仁不仁亦遂以分矣聖人官天府

地自知擇而用之所以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須作兩項說立天下之大本則須兼動靜而致功合陰陽以成能喜怒哀樂未發處必肖天地之動靜無端納以實而善其出若其知天地之化育則只在動處體會以動者生而靜者殺也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與義卻俱在動處發見從動中又分此兩支仁動之靜也義動之動也義雖以配肅殺然其殺也亦羞惡極至之用非與天地之無所羞惡而殺者同故殺人刑人而不因於己所甚羞與所大惡則必殘忍凶酷之徒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動而不已而動者必因於物之感故易言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卽此是天地之心所謂一陽來復數點梅花者是已樂記以感而遂通爲性之欲便大差謬所以他後面說物至知知一段直入異端窟臼裏去聖賢以體天知化居德行仁只在一動字上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不相一而疑相礙者合之於動則四德同功矣且如此章上言內交要譽惡聲在乍見孺子入井時用他不著若靜中豈無此三者亦豈遽成大過只爲動處不與此事相應則人固有之心便不向那邊動若本非所動而强爲之則是霸者之假仁若恰好當機而動便儘商量其宜安排得當正以盡此心之大用故卽納交要譽惡聲之心遇彼恰好用著處亦

卽以從彼動者爲正而怵惕惻隱之心在彼又爲不相交涉此中內外感通艮心各見處只在當念自喩不可懸揣與判王霸之分若見大賓時內交之心從中而發便是禮之端不韙之聲思以避之便是義之端畏鄉黨之清議而思得盛名便是智之端此雖要字有病譽字自無嫌唯孺子入井之時非彼三者之動幾故孟子別言之雖在人欲橫流之人亦未有從彼發者天地自然之理與吾心固有之性符合相迎則動幾自應此天地聖人之所不能違而一切商量安排皆從此而善其用故君子之致其功者唯愼諸此之爲兢兢也

心統性情統字只作兼字看其不言兼而言統者性情有先後之序而非並立者也實則所云統者自其函受而言若說個主字則是性情顯而心藏矣此又不成義理性自是心之主心但爲情之主心不能主性也乃孟子此言四端則又在發處觀心緣情以知性緣端以知本之說蔡西山竟將端字作尾字看固是十分膽識但就衆人全體隱僻有此心言之則爲尾若先王全體此心則如火炎崑岡水決金堤通梢一致更無首尾矣抑此但可云從情上說心統性在內卻不可竟將四者爲情情自是喜怒哀樂人心也此四端者道心也道心終不離人心而別出故可於情

說心而其體已異則不可竟謂之情若張子所謂心統性情者則又槩言心而非可用釋此心字此所言心乃自性情相介之幾上說集註引此則以明心統性情故性之於情上見者亦得謂之心也心統性情自其函受而言也此於性之發見乘情而出者言心則謂性在心而性爲體心爲用也仁義禮智體四端用要此四者之心是性上發生有力底乃以與情相近故介乎情而發惻隱近哀辭讓近喜羞惡是非近怒性本於天而無爲心位於人而有權是以謂之心而不謂之性若以情言則爲情之貞而作喜怒哀樂之節四端是情上半截爲性之尾喜怒哀樂是情下半截情純用事者也情又從此心上發生而或與之爲終始

或與之爲擴充（擴充則情皆中節）或背而他出以淫濫無節者有之矣故不得竟謂之情必云情上之道心斯以義協而無毫髮之差爾

小註云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本字有病）只將他發動處看此爲人皆有之而言也若君子之靜而存動而省功深理熟天理來復者則不然仁義禮智自森森地於動於靜皆不昧於此中循之有實發之有據故曰反身而誠豈但有形影而已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一倍篤實光輝皆充妄者孟子只且如此指出不獲已爲已放其心者言耳不然則爲聖賢者亦但從端緒上尋求舍其實有而

與寡婦爭遺秉滯穗之利那得充滿周徧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來擴充四端以幾乎四海之保已是忒煞費力所謂再回頭是百年人也人有四端猶其有四體其有四德猶其有此心愚下人但知有四體不知有心故且與如是作喻

不能擴充只爲不知知字上有工夫固是然此知上工夫須辨別在不可錯云識得此心便大事了畢知字連下皆擴而充之五字一氣知者知擴而知充也强恕而行知擴者也反身而誠知充者也擴充之中便有全部不忍人之政在內大用無非全體須一一揀別令與此四端相應相成大學之所謂致知正此是也若在長養四端令恆不昧上做工夫則須用戒欺求慊之實學不僅用知知有此心便大段休去此釋氏之邪說只一發心功德便不可量乃以賤名教戕生理而皆不恤嗚呼重言知而無實其爲害之烈可勝道哉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一章雖雙峰爲得之慶源西山只在心上說卻不顧下文不仁不智一段亦且不顧矢函巫匠兩喻矢人匠人之心與巫函同所以不同者術而已矣上章與此章共是一意上章就高遠處說先王所以平治天下之理此章就卑近處說爲諸侯見役者發動其恥心然

人要都在仁術上著意擴而充之者盡心所本有之術也如乍見孺子入井時既有怵惕惻隱之心則其所以救之者不遺餘力可知已先王於心見全體則術自無不得其宜以心之固有夫術也若矢人之心無異函人而卒至以傷人爲心者術亦能易心也心有其術則上智者當盡其心以行其政術能易心則下愚者當正其術以養其心故云擇云莫之禦皆爲術言也若心則固有之而無待於擇藏之於己亦何有於禦不禦哉心術元爲一貫而心外無術故可盡心以廣其術亦可因術以善其心畏罪而遁仁者何望其見術於心哉且範圍其心於術之中而不習於

惡則亦可以保其國家而免於恥矣集註仁道之大四字須著眼在一道字上

公孫丑下篇

齊王之召孟子過只在召上若以託疾爲不誠則使齊王更不託疾直使人來召其侮嫚更何以堪託疾則亦若知其不可召而屈於自尊自安之私意不能勉於下賢故情雖不至而其禮貌之閒猶有可觀其遣醫問疾亦然此皆禮貌未衰處所以孟子猶與周旋而託景丑以進其誨不然則抑去之唯恐不速矣朱子云未論託疾意自斬截又云託疾又不誠未免蛇足以王之託疾爲不誠則孟子之

託疾亦不誠矣以不誠報不誠狙詐相高而內喪己又何以爲孟子世儒每誤看一誠字將作直情徑行解其亂德非小誠實也至也有其實而用之至也故質誠也文亦誠也質之誠天道也以天治人者也文之誠人道也以人盡天者也若不盡其實而但一直無僞以爲誠則謂之直而不謂之誠且抑證父攘羊之直並不得謂之直矣自四先生而外後儒多不識得誠字此是天理撲滿處經緯咸備變通不爽豈得以喬野戇絞直情徑行之夷行當之

聞召則赴自是臣禮豈遂爲僕妾之敬如南軒之所云又豈但爲敬之以貌如慶源之所云者唯當戰國時上無適主下無適臣士之仕者恆舍其父母之國而他游故有此客卿之禮與本國之臣不同亦仕局之一變也業已不得不爲客卿則唯道以自尊而後顯其出以道也若以臣自處則是其游以祿也故君臣之義不容輕定故曰學焉而後臣之信其道之必行而後正君臣之分則道重而祿輕乃游士之失守者唯恐不得爲臣而蚤定臣禮於是晨秦暮楚無國而不爲臣無君而非其君此與失節之婦盡人可夫者無以異則不但毀道輕身而君臣之倫亦喪孟子所爭在臣不臣而不在召不召與孔子之仕於魯不同孔子唯已臣於魯故雖告老之餘欲討陳恆則沐浴而請安

在其有謀之必就也孟子之志故欲齊之王天下而已爲之佐當浙時齊宣尚未成爲王者則與劉先主以左將軍見諸葛時同迨先主已稱帝於蜀而亮爲之相則居然臣主召之亦無不可矣從而後臣之四字求端的便知若爲臣則無不可召之禮而聞召則赴者非僕妾非貌敬也

未有處謂齊王處置者百鎰之金不得處置不得而餽之乃齊王又豈無以處此哉其處之者謂以貨取孟子也乃虛將百鎰而徒生賢者不屑之心則齊王仍無以處之矣此處字若從孟子說則是取舍之權因乎物矣朱張二子之說皆於心上見義深得孟子義內之旨南軒云當受不

受亦是爲物所動何則以其蔽於物而見物之大抉出小丈夫病根而顯君子之大眞探本之言也陳仲子把者一鶩之義大於母兄便是他逆天理處乃其所以然者於物見義而不於心見義也於物見義則瑣屑向物上料理忒把者飲食貨賄看得十分鄭重孟子推其用心之小而知其簞食豆羹之必見於色則當取而不取者其必有當舍而不舍者矣不知求義於內故也慶源云學者觀此亦可知所予矣看義亦得通透不知所予之病亦緣於貨見重於貨見重則吾心之義無權要之亦爲物蔽故不當與而與以示恩亦必當與不與而成吝矣所謂簞食豆羹見於

色也君子以官天府地則兩閒之物皆以供吾心宰制之用豈於彼而見輕重厚薄之等哉

小註謂孟子若探沈同之欲伐燕而預設辭以拒之便是猜防險陂使然則爲君子者必如夢囈答人不相登對而後可陳賈以周公之事問孟子卽逆折其文過之心又豈不爲猜防險陂之尤耶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君子固不可逆億夫詐不信而何得不先覺且沈同之問固未挾詐不信而來而昌言可伐則亦覺所已覺而非先覺矣此猶不覺亶不聰矣齊燕本接跡之邦伐國非一日之事計其偵之於境謀之於廷治兵轉餉亦必見之行

事矣則非但情之可探而已爲形之可見沈同至前而問伐燕豈爲他人問哉戰國之時時王皆齊類也如謂燕可伐而齊不可伐燕則又豈三晉秦楚之獨可伐也盡當時之侯王無可伐者而孟子乃云可伐將待諸數百年後有王者起而後伐之耶充彼之說雖漢高卽起而亦不可伐子之之裔至今存可矣旣無有可勝伐之之任者則是不可伐也若烏頭以人不可食之故遂謂之不可食然則孟子所謂可者非卽齊之無不可哉孟子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天吏命於天者也天無諄諄之命自民視聽而已矣簞食壺漿以迎之誅君弔民而綏之則卽此而已爲天吏

矣然則天吏亦唯人所爲而何獨齊之不可爲天吏也以燕伐燕亦就水火之亦運者言之耳齊之君臣不聽命於孟子一任諸臣章沈同之流恣兵威而不知戢故孟子見其不可勸若就孟子而謀之戒飭將士禁殺掠於師入之日而預爲條畫虐政之當除者以除之於旣伐之後則勸齊伐燕自協孟子之素志而何不可哉其曰何爲勸之者鄙其不足與有爲而不任爲之謀也龜山云何不可之有亦謂齊可也齊旣可伐則直應之曰可彼此心目之閒了然其作一伐燕之計而又奚但逆探其情耶但龜山謂或人歸咎孟子則失之或人之問在齊初得燕之時而不在

燕人復畔之後本文以齊人伐燕冠其上於義自明或人心駭於五旬之舉而健羨夫俘掠之功故以勸伐得計歸功孟子乃孟子以其殺掠之淫深惡而痛惜之則曰此不足爲天吏者我固不願爲之謀也激詞也如必謂齊之素行不足以爲湯武而不奉命於避債無地之衰周爲不可以興師是暴君汚吏當同昏之世幸湯武之不作一恣其虐民而人莫敢問矣聖賢待人只是教他立地做去更不追咎其既往孟子且以好貨好色之心爲可以王而何況伐有罪之燕春秋序齊桓之績許楚子以討陳恰是此理湯之征葛固不奉命於桀周命已訖義不得如曹操之挾

辟主爲名以制天下故孟子爲齊策燕者四而無一不言當伐借以王命爲嫌則專封之罪重於專伐置君而去又豈諸侯之所得爲乎聖賢言語句句是理句句是事纔說可伐則卽有伐之者若但言燕有可伐之理而實無可行伐燕之事者夢中影中幻出一天吏乃似思量彌勒佛下生一般則其愚騃狂誕可勝道哉

龜山謂或人歸咎孟子當繇誤讀彼然而伐之一句於然字一讀爲孟子自辨之詞燕人畔王且曰吾甚慙於孟子則齊之君臣固自知其不能聽孟子之言矣孟子之答沈同也辭雖未盡而繇慙於孟子言之則所以伐燕而定燕者必嘗爲王言矣孟子言之而王不聽若或人無知更以伐燕爲孟子咎此乃門外漢趁口胡哄孟子復屑屑然尚自辨其不然豈不鄙哉其云彼然而伐之者然而二字作一氣讀不當於然字斷句將作然否之然訓古人用然而字往往有此例如春秋傳云然而甲起於宮中然而者猶言於是也孟子云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然而者此時如是也此言彼然而伐之者謂彼於是時遂往伐燕不復求所以伐之之道也其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則言齊若能爲天吏則可伐之也如謂沈同以孟子之言爲然而伐之則考之當時沈同未嘗執齊之政伐燕之役尸其事者爲

匡章且沈同之問不奉王命而以其私問安得据此私議之一言而遽興舉國之師藉令孟子閒居片語同以告王而王卽爲興大役則王之信孟子百倍於湯尹桓仲之交而孟子之志久行於齊矣故齊之伐燕不因孟子之言夫人而知之齊不因孟子而伐燕孟子乃自以爲然吾言而伐之妄自居功妄自引咎而又屑屑然辨之鄕黨自好者之所不爲矣故讀古人文字當求語助變通之例不可執腐儒之乎者也之死法以拘文而破義

孟子拒齊王萬鍾一段文字最難看無端說箇子叔疑又無端說箇賤丈夫又無端說到征商去與齊王授室爲師

語意全不登對集註云又有難顯言者慶源云顯言之則訐揚齊王之失此固然矣乃必知孟子所以去齊之故而後可以得其不欲顯言之實孟子曰王猶足用爲善是非諫不行言不聽之比矣王既可用爲善而終於不可用者何也孟子嘗言之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吾退而寒之者至是孟子之所以終不能用王也而寒王者誰也王驩之徒雖爲佞幸乃觀其欲微孟子之一言而借輔行以自重則其不敢顯排孟子於王前以爭寒暴之勢也明矣其能以邪說寒王而使王不聽孟子者則所謂登壟斷之賤丈夫也踞人國而樹子弟得位則爲客卿以持國是失位則寄館於人國受其養而遙持其權以賓師友士爲名而實府其利齊王浮慕好士之名而籠絡此輩以爲招致游談之囮是以稷下之客羣居飽食行小慧攻淫辭以詆毀聖賢破壞王道爲己事乃其言之辨而智之足以取人主則孟子所不能得之王而彼能得之於王也以其時度其人齊蓋繁有之而無如淳于髡之爲尤觀其稱權禮責名實以誚孟子而激之去蓋已不遺餘力矣而寒暑之勢必不兩立彼之必欲排孟子也固然而孟子以踰尊踰親責王之不慎則使得大用於齊若此流者其尙能飽食羣居於齊之中國乎唯如髡者固孟子之所深惡而賤之者也亦使

人君自此而輕士與賤丈夫之罔征商之禍者均也乃王昏不知且欲以髡輩之禮待孟子時陳二子目移於陋習而不知其不可將使齊之君臣視孟子之與髡曾無差別聽其一彼一此或進或退互相辨難以資談笑則固齊之君臣狂迷不察而實若髡者流辱人賤行有以啟之乃孟子既已摘發其可賤可惡之實而終不顯言之則以其人猥不足道而無徒增其侮嫚其折髡者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所不屑置之口舌者久矣

魯繆公之有人於子思之側繆公使之也齊之待孟子不及子思自王之過與畱行者何與孟子以責客之絕長者此微辭也其時齊王既不遣人畱行則固已不及子思矣客當亟見於王道孟子所以去之故與其可以畱之幾然後奉王命而來則初不妨以泄柳申詳之事行之待王之悔悟而使之追畱然後可以繆公待子思之禮爲之文焉乃自孟子自言之則亦惟曰不及子思足矣若意中所有泄柳申詳安身於魯之一法則固嫌於自辱而不可見之言也故當客初入見之時隱几不應以使彼自得其意則必思所以進諫於王而調護之乃此客者雖有敬愛擧畱之忱而朴鈍已甚孟子閔其齋宿之虔故不得已爲言畱賢之道當爭之於君而不宜先勸其委曲此魯人所以能

使繆公安泄柳申詳而不俾泄柳申詳之自求安以召辱蓋自此言一出則其人雖退而告王因銜命來留而孟子愈不可留矣至是已無所復望於客矣乃其復爾云云者特教客以留賢事長之禮而已而要必不可曰不及泄柳申詳則以事關進退之大節故教人雖務詳明而終不可以失己如其不悟亦無如之何也知此則不宜於子思申泄橫分高下而但於繆公待賢之禮分次第王業不能如繆公之於子思不得已而抑思其次耳倪氏次焉而齊之羣臣一段甚爲得之又云泄柳申詳之事姑引以言齊之無賢臣則猶未達孟子告客之意

滕文公上篇

程子云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云云須看一故字乃謂天理之見於人心而發於言詞其已然之迹不昧於固然者如此非繇先言善吉是後言惡凶非而知性之善也言之先後只是人所撰之序非天也如何可以言而見性特云善惡吉凶是非須如此說方順口則亦莫非天理之不可揜耳程子且從此近而易見處說似不知性者使知人心安處便是天理其實性之善也則非可從言語上比擬度量底孟子之言性善除孟子胸中自然了得如此更不可尋影響推測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方解性善此豈從言語證佐得者哉言語只是習邊事足以明道不足以顯性足以盡人道不足以著天道知此則苟非知性者而輕言性縱然撞合畢竟不親

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在性先孟子言性善則善通性後若論其理則固然如此故朱子曰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乃易之爲言惟其繼之者善於是人成之而爲性成猶凝也孟子卻於性言善而即以善爲性則未免以繼之者爲性矣繼之者恐且喚作性不得乃於此則又有說孟子直將人之生理人之生氣人之生形人之生色一切都歸之於天只是天生人便喚作人便喚作人之

性其實則莫非天也故曰形色天性也說得直恁斬截程子將性分作兩截說只爲人之有惡豈無所自來故舉而歸之於氣稟孟子說性是天性程子說性是己性故氣稟亦得謂之性乃抑云性出於天才出於氣則又謂氣稟爲才而不謂之性矣天唯其大是以一陰一陽皆道而無不善氣稟唯小是以有偏天之命人與形俱始人之有氣稟則是將此氣稟凝著者性在內孟子所言與形始者也程子所言氣稟之所凝也易云成之者性語極通貫包括而其幾則甚微孟子重看成之者一之字將以屬天然卻沒煞繼之者善一層則未免偏言其所括而幾有未析也孟子

英氣包衆不肯如此細碎分剖程子重看一成字謂到成處方是性則於易言成之者即道成之即善成之其始終一貫處未得融浹氣稟之所凝者在有其區量有所忻合上生出不善來有區量有忻合則小小即或偏偏即或惡與形始之性以未有區量而無所忻合天只公共還他箇生人之理無心而成化唯此則固莫有大焉者矣氣稟之所凝者形而有者也形而有之性既有區量有忻合唯此則固小也程子之言氣稟雖有偏而要非不善則謂形而有者上通於無極小者非不可使大也此終費一轉折程子以氣稟屬之人若謂此氣稟者一受之成例而莫能或易孟子以氣稟歸之天

故曰莫非命也終身而莫非命終身而莫非性也時時在在其成皆性時時在在其繼皆善蓋時時在在一陰一陽之莫非道也故孟子將此形形色色都恁看得瑩瓏在凡不善者皆非固不善也其爲不善者則只是物交相引不相値而不審於出耳惟然故好勇好貨好色即是天德王道之見端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苟其但緣物動而不緣性動則亦成其不善也孟子此處極看得徹蓋從性動則爲仁義禮智之見端但緣物動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且但成乎喜怒哀樂於是而不中節也亦不保矣然天所成之人而爲性者則固但有元亨利貞以爲仁義禮智而見

端於人者則唯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已矣自形而上以徹乎形而下莫非性也莫非命也則亦莫非天也但以其天者著之則無不善以物之交者興發其動則不善也故物之不能蔽不能引則氣稟雖偏偏亦何莫非正哉或全而該或偏而至該者善之廣大至者善之精微廣大之可以盡於精微與精微之可以致夫廣大則何殊耶雖極世之所指以爲惡者如好貨好色發之正則無不善發之不正則無有善發之正者果發其所存也性之情也發之不正則非有存而發也物之觸也自內生者善內生者天也天在己者也君子所性也唯君子自知其所有之性而以之爲性自外生

者不善外生者物來取而我不知也天所無也非己之所欲所爲也故好貨好色不足以爲不善貨色進前目淫不審而欲獵之斯不善也物搖氣而氣乃搖志則氣不守中而志不持氣此非氣之過也氣亦善也其所以善者氣亦天也孟子性善之旨盡於此矣蓋孟子即於形而下處見形而上之理則形色皆靈全乎天道之誠而不善者在形色之外程子以形而下之器爲載道之具若杯之盛水杯有方圓而水有異象乃以實求之則孟子之言較合於前聖之旨蓋使氣稟若杯性若水則判然兩物而不相知唯器則一成不改而性終託於虛而未有質也易又何以云

成之者性哉唯物欲之交或淺或深不但聖狂之迥異卽在衆人等夷之中亦有不同者則不得謂繇中發者之皆一致然孔子固曰習相遠也人之無感而思不善者亦必非其所未習者也如從未食河豚人終不思食河豚而習者亦以外物爲習也習於外而生於中故曰習與性成此後天之性所以有不善故言氣稟不如言後天之得也後天謂形生神發之後感於天化而得者

後天之性亦何得有不善習與性成之謂也先天之性天成之後天之性習成之也乃習之所以能成乎不善者物也夫物亦何不善之有哉如人不淫美色不能令之淫取物而後受其

蔽此程子之所以歸咎於氣稟也雖然氣稟亦何不善之有哉如公劉好貨太王好色亦是氣稟之偏然而不善之所從來必有所自起則在氣稟與物相授受之交也氣稟能往往非不善也物能來來非不善也而一往一來之閒有其地焉有其時焉化之相與往來者不能恆當其時與地於是而有不當之物物不當而往來者發不及收則不善生矣故六畫皆陽不害爲乾六畫皆陰不害爲坤乃至孤陽畸陰陵蹂雜亂而皆不害也其凶咎悔吝者位也乘乎不得已之動而所值之位不能合符而相與於正於是來者成蔽往者成逆而不善之習成矣業已成乎習則熏染以成固有雖莫

之感而私意私欲且發矣夫陰陽之位有定變合之幾無定豈非天哉惟其天而猝不與人之當位者相值是以得位而中乎道者鮮故聖人之乘天行地者知所取舍以應乎位其功大焉先天之動亦有得位有不得位者化之無心而莫齊也然得位則秀以靈而爲人矣不得位則禽獸草木有性無性之類蕃矣既爲人焉固無不得位而善者也後天之動有得位有不得位亦化之無心而莫齊也得位則物不害習而習不害性不得位則物以移習於惡而習以成性於不善矣此非吾形吾色之咎也亦非物形物色之咎也咎在吾之形色與物之形色往來相遇之幾也

天地無不善之物而物有不善之幾非相值之位則不善物亦非必有不善之幾吾之動幾有不善於物之幾吾之動幾亦非有不善之幾物之來幾與吾之往幾不相應以其正而不善之幾以成故唯聖人爲能知幾知幾則審位審位則內有以盡吾形吾色之才而外有以正物形物色之命因天地自然之化無不可以得吾心順受之正如是而後知天命之性無不善吾形色之性無不善卽吾取夫物而相習以成後天之性者亦無不善矣故曰性善也嗚呼微矣

未發時之怵惕惻隱與愛親敬長之心固性也乍見孺子時怵惕惻隱之動於心也亦莫非性也朱子曰少閒發出

來卽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此語極直截若情固繇性生乃已生則一合而一離如竹根生笋笋之與竹終各爲一物事特其相通相成而已又如父子父實生子而子之已長則禁抑他舉動致一一肖吾不得情之於性亦若是也則喜怒哀樂之與性一合一離者是也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但可以心言而不可謂之情以其與未發時之所存者只是一箇物事也性道心也情人心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道心也喜怒哀樂人心也（其義詳尙書引義）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可以爲善則亦可以爲不善也（說見後篇）唯其不能卽善故曰可以爲善

如固然其善則不待爲而抑不僅可矣若惻隱等心則卽此一念便是善不但可以爲善也性無爲也心有爲也無爲固善之性於有爲之心上發出此是滿腔仁義禮智之性在者裏見其錐末（亦爲受囊故）故西山以尾言端則已非萌芽之謂矣（萌芽卽笋義）若孟子言今人乍見而生其心者則爲不能存養者言爾若存心養性者一向此性不失則萬物皆備於我卽其未見孺子入井時愛雖無寄而愛之理充滿不忘那纔是性用事的體撰他寂然不動處者怵惕惻隱愛親敬長之心油然炯然與見孺子入井時不異非猶夫喜怒哀樂之情當未發時雖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樂

而實無喜怒哀樂也發而始有未發則無者謂之情乃心之動幾與物相往來者雖統於心而與性無與卽其統於心者亦承性之流而相通相成然終如笋之於竹父之於子判然爲兩箇物事矣大抵不善之所自來於情始有而性則無孟子言情可以爲善者言情之中者可善其過不及者亦未嘗不可善以性固行於情之中也情以性爲幹則亦無不善離性而自爲情則可以爲不善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固未嘗不入於喜怒哀樂之中而相爲用而要非一也或人誤以情爲性故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今以怵惕惻隱爲情則又誤以性爲情知發皆中節

之和而不知未發之中也（言中節則有節而中之非一物事矣性者節也中之者情也中性也）曰繇性善故情善此一本萬殊之理也順也若曰以情之善知性之善則情固有或不善者亦將以知性之不善與此孟子所以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見端於心者言性而不於喜怒哀樂之中節者徵性也有中節者則有不中節者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固全乎善而無有不善矣總以人之有性均也而或能知性或不能知性則異孟子自知其性故一言以蔽之曰善而以其知性者知天則性或疑異而天必同因以知天下之人性無不善而曰道一而已矣蓋以性知天者性卽理也天一理也本無不可

合而知也若以情知性則性純乎天也情純乎人也時位異而撰不合矣又惡可合而知之哉故以怵惕惻隱之心為情者自集註未審之說觀朱子語錄所以答或問者則固知其不然矣

須從喪禮經界上看得與性善義合方見當時之求小功小利者皆唯不盡其才而非能於道一之外別有道也極乎下愚不肖做出欺天滅理事也只是可為而不為可為而不為於是乎為所不當為不當為者乃情上生的枝葉不擇其所當位者而妄與物相取也正經心上做的事不一直去直到物來待應時又不能不有所為遂任情中之

枝葉不擇而妄取及一妄取而無所不為者終不能大有為矣且如三年之喪人心固有之愛裏面元有此節文但盡著吾性之愛不發意惰便無不可行纔一有規避之心則恰好湊著者父兄百官為他引向不善之習去故雖大逆元惡如楚商臣者也只是不能勉盡其天性之愛以致開罪於君親遂相激而流於極下若果有窮凶奇惡在其性中也又以經界言之暴君汙吏也只是一慢字害事慢便是不能盡其性之所可盡者及至所當為者不盡則一切破阡陌厚稅斂底事順手順眼便只管與物相取則亦情不動於正而又不容不動遂以動於非其位者而日趨於汙暴也一不慢而君子野人各得其養則耳目口腹之必資於民者一萬民惟正之供而何有不善乎故天下別無有惡只不善便是惡猶然此君子猶然此野人猶然此野人之養君子配合得不當不自吾心之經緯儘力度量出的只物之易取者取之不厭把吾性之才理撇著全不用事而一任乎喜怒遂以為暴君汙吏而有餘豈但其氣稟之偏於好貨者為之哉不善已著而人見其可惡(去聲)便謂之惡暴君汙吏初無本領與天德王道分路並馳故曰夫道一而已矣言外之物內之性無一不善但交互處錯亂雜揉將善底物事做得不好爾須與猛力有才皆盡則

藥雖瞑眩疾無不瘳矣

陽虎偶然見得仁富之相反遂作此語其云不仁者言為富者之必不求仁也其言不富者言為仁之必不求富也自說得君子小人心術分明故孟子不以人廢言而舉之若云害仁害富則是仁者必貧而富者必暴雖云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乃可言人欲之害天理而終不可言天理之害人欲害人欲者則終非天理之極至也必云陽虎終身無一近理之語而言此者以戒為富者之不當以仁害之虎雖匪人然其面詆齊侯而辭其祿則亦非區區為守財虜者令有言皆悖則亦不成為姦矣且此兩言之得元救

陽虎生平不得何必又從而文致之
朱子於論語註以通力合作計畝均收言徹於孟子註則以都鄙用助鄉遂用貢爲徹前後固無定論緣徹之爲法自孟子外別無可考兩者俱以意揣其然耳故朱子又云此亦不可詳知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乃使爲通力合作則公田私田之分有名無實而八家亦無固有之業說得來似好卻行不得諺所謂其船漏其馬瘦者雖三代之民恐亦不能免也若於其勤惰之不一者使田官以刑隨其後則爭訟日繁而俗益偷矣先王通人情酌中道以致久行遠應不宜爾徹田爲糧公劉

之詩也徹之名始於此公劉當夏之季葉而遷徙僅存勢不能違時王而創制乃夏用貢法而井田則始自黃帝公劉初得民以君而上下之等級未立辟草披荊不能盡同中國之法故野外國中或遵時王之貢法或用軒后之井田以順民而利導之傳至於周興因仍其遺制以通貢助之窮而合用之則此集註所云通也均也謂通貢助而使其法均也較論語註爲尤通
大抵井田之制不可考者甚多孟子亦說箇梗概耳如周禮言不易之田百畝一易之田二百畝再易之田三百畝則其廣狹不等溝澮涂徑如何能合井字之形故朱子云恐終不能有定論至如袁氏以殷家一夫七十畝八家於八百畝之中以二百四十畝爲萊田則以遷就井形而不成理田之或易或不易因乎地力若一概以七熟三萊之法準之則下地之宜一易再易者名雖七十畝而實或五十畝或三十三畝上地之不易者又無故而棄三十畝之腴土於不耕也想來黃帝作井田時偶於其畿內無一易再易之田區畫使成井形殷周以後雖其溝洫涂徑用此爲式若其授田之數則八家或授二井或授三井不必一井之必八夫矣至於七十百畝殷所以少而周所以多者眞不可曉則或七十百畝者亦夫田賦稅之法而非果限

諸民也周既增殷三十畝則經界必須盡改其煩勞亦已太甚而漸次推移則有棄其故壤而授田於百里之外者得無有捐墳墓異風土之悲乎考諸考工記匠人治野之事既常立一官以司之而執其功者取諸公旬三日之役意者近或十年久或數十年有須改正者則爲之改作故孟子言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慢者不脩理改正之謂也其法想亦與今法十年大造黃册推收過戶之制略同但在井田則須加一番土功爾大要作一死井字看不得所謂一夫百畝者蓋亦百畝一夫之謂從田立戶而非必因戶制田也周禮考工及何休鄭元諸說亦只記其大略到

細微處又多齟齬更不可於其間曲加算法遷就使合有所通則必有所泥古制已湮闕疑焉可矣

龍子想亦是孔子以後人觀其文辭自非西周以上人語林氏謂以言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甚爲得之若謂夏后氏之貢卽有糞田不足稱貸而益之害則懸揣千年之上亦安知其有老稚轉死之慘而代之流涕以談耶以實求之助之異於貢者名也而實無異也孟子曰其實皆什一也以言其無異也尋常說助法用民之力而不取其財乃民之財何從而得之亦不過取諸其力而已矣可耕之時能耕之人通計只有此數以其九之一而治公田則於以

治私者必有所不及矣向令不用其力彼又豈不可以多得哉未見農民之有餘力暇晷而以唯上之用也變貢爲助只是做教好看故曰夏尙忠殷尙質周尙文質雖簡於文而較忠則已多曲折矣上之宜取於民義也其所取於民者爲其力之所獲又均也實同而爲著其名曰非有所取於爾也特借爾之力而已矣此殷道所以降於夏道之忠也君子野人之分自天顯民祇之大常更何用如此之回護耶唯於助法旣壞之餘反而用貢以恕處人上不課勤惰不恤勞苦不辨凶豐之官吏而刻責於民則其爲害如此若貢法旣壞之餘又從而改助其誣罔農民而以恣

農官之漁獵吏有不可言者矣總之法之旣壞且務與收指整頓以求其安者人心已敝勢重難返而不揣其本區區辨法制之得失以驅疲民而數改之則其爲禍尤烈井用者軒轅氏之良法也歷久已弊而禹改爲貢家天下之大用莫有甚焉者矣殷周偶改之而諸侯不能率從故變助而貢有如龍子之所譏阡陌旣破古制已湮人心已革使復變而助其不爲王莽者幾何矣此論古者之不可不知也

不暇耕以勢言不必耕以理言云獨可耕且爲與云是率天下而路也皆言勢之不暇耕也不暇爲而爲之爲害治

則害於耕猶耕害於治天下也是勢之不暇者亦理之不可也云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云或勞心或勞力云云是天下之通義也皆言理之不必耕也不必自爲而後用之而非以厲農夫猶不妨以倉廩府庫自養而得人以仁天下爲則天以君天下之大德不得以百畝而分其憂也是理之不必耕者實義之不可耕也此孟子兩頭分破許行處讀者須與分曉集註云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乃承上轉入堯以不得舜一段線索慶源於後段亦云不暇耕則埋沒殺天下之通義也一段正理然則使其暇耕也遂將廢君道而滅尊卑之義哉後段言亦不用於耕謂

雖暇用而亦不用也與上言而暇耕乎雖欲耕得乎自勝集註云放逸怠惰而或失之似於飽食煖衣四字斷句逸居連下而無教五字作句以文義求之非是逸居者即所謂人得平土而居之也逸之爲言安也非放也放佚之佚从人从失此逸字自對勞而言上巢下窟禽獸偪人遷徙搆架驅避禽獸則居之不安人之得飽食煖衣者后稷樹藝之功得逸居者禹平水土益驅禽獸之功也此六字統結上文轉入無教去見衣之食之居之道各得矣而聖人之憂猶未已也不然則安逸以居豈便近於禽獸五品之教亦非必有大勞焉而禽獸之鄉踰内步於榛楗之中者

亦非以其安逸故而不得同於人也

欲辨異端亦必知其立說之始末而後可以攻之許行之齊物齊市物之賈也莊子以齊物論名篇則謂物論之是非當任其自鳴於天地之閒而不足與較同異也物論二字一連讀齊字微斷慶源以莊許齊物爲同旨則似生來不曾見莊子聽得說莊有此篇題謬猜作齊物之論豈不令莊子笑人地下雙峰說許行似老子亦錯許行微似墨者皆無君故然史遷所紀九家道家老莊也墨家墨翟禽滑釐也許行則所謂農家者流爾

夷子二本之旨註錄俱未看出朱子云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則既不知墨而於孟子之言亦礙夫苟千萬其本則是散漫無本矣孟子胡不直斥之曰生物皆有本而夷子無本邪邪說之立亦必有所以立者若無會歸之地則亦不成其說蠱之與儒公然對壘者數百年豈漫然哉天地之閒有正道則必有邪徑以尋常流俗只是全不理會道理及至理會道理劈頭一層便得箇稍寛一步稍深一步見解苟異其昔日之醉夢無覺者遂不審而以爲至極而喜其乍新利其易致遂相毆以從之此邪之與正自有教以來只是者箇窠臼與聖道亢衡而爭在漢以後爲佛在漢以前爲墨其實一也佛雖出於西夷而引伸文致之者

則中國之人士也墨衰而佛盛蓋移彼成此枝葉異而根柢同爾墨氏尚鬼而薄葬唯佛亦然此皆其見諸用者也若其持之以爲體者則二本是已聖人之道從太極順下至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亦說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然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形而上之道與形而下之器莫非乾坤之道所成也天之乾與父之乾地之坤與母之坤其理一也唯其爲天之乾地之坤所成則固不得以吾形之所自生者非天然天之乾一父之乾地之坤一母之坤則固不得以吾性之所自成者非父母故西銘之言先儒於其順序而不逆相合而一貫者有以知夫橫渠之深有得

於一本之旨若墨之與佛則以性與形爲二矣性與形二者末之二也性受於無始形受於父母者本之二也以性爲貴以形爲賤則一末眞而一末妄末之眞者其本大而亦眞末之妄者其本寄託和合以生不足以大而亦妄性本於天人所同也亦物所同也人所同者兄之子猶鄰之子也物所同者則釋氏所謂萬物與我其命也故從其大本而眞者視之無所別也安得異愛親於愛人物也至於父母之使我有是形雖未嘗不爲之本乃一妄之興如漚之發而亦白和合與妄相吸因有此粉骷髏臭皮囊之身束我於分段生死之中則其本原以妄立而其末亦無非

妄矣若執妄末以區宇於妄本之所生區宇說出楞嚴橫據異同視鄰子不若兄子則是逐妄末以堅其妄本而喪其眞本也故生則愛之惟其性之存也死則棄之墨薄葬佛荼毘惟其形之賤也形本妄而銷隕無餘故生不以形性恆存而生滅無異故死亦有覺故薄葬尙鬼之說立焉要其所謂二本者一性本天地也眞而大者也一形本父母也妄而小者也打破黑漆桶別有安身立命之地父母未生前原有本來面目則父母何親何況兄子而此朽骨腐肉直當與糞壤俱捐其說大都如此蓋惟不知形色之即天性而父母之即乾坤也形色即天性天性眞而形色亦不妄父母即乾坤乾坤大而父母亦不小順而下之太極而兩儀兩儀而有乾道坤道乾坤道立而父母以生我則太極固爲大本而以遠則疎父母固亦乾道坤道之所成者而以近則親親親近以達遠先親而後疎即形而見性因心而得理此吾儒之所爲一本而萬殊也然唯盡性至命依中庸而行素位之君子然後能擇而守之而非彼乍出於利欲昏啜之中纔得脫灑便住下不進妄謂已得者之所能知也發其藏知其所據者如此墨佛之妄不誅而伏其辜矣惜乎先儒之欲詰盜而不獲其贓也徒懸坐之曰千萬其本彼豈服哉

滕文公下篇

不智之罪小不勇之罪大此等語句纔有偏激處便早紊亂夫所謂不勇者自智者言之也若既已不智矣更何處得勇來倘使其無知妄作晨更夕改胡亂撞去其流害於天下更不可言故罪莫大於不智而不勇者猶可矜雖曰攘一雞而不知其爲竊厚斂困農橫征困商而恬然不知其非義以此爲罪小而以損之以待來年者爲罪大則王雜之罪重於安史匡章之惡浮於商臣矣看聖賢文字而爲之下語須如天平兌過一銖黍也差不得故三達德之序曰知曰仁曰勇不知則更無仁不仁則勇非其勇故必

知及而後仁守若徒勇者則不必有仁聖賢已自示萬世以權衡柰何新安之不審而妄言也如云如不知其非義則已無足責矣既知而不速已則律以責備賢者之條其罪尤不容逭也斯乃折中之論

聖賢只做得人分上事人分上事便是己分上事也中庸言盡物之性也只是物之與人相干涉者索與他知明處當使其有可效於人者無不效而其不可亂夫人者無或亂也若天際孤鴻江干小草既不效於人而亦無能相亂須一刀割斷立個大界限毋使彼侵此陵失其人紀故孟子說天下之生集註爲顯之曰生謂生民也正與劃出界

限處其一治者人道治也其一亂者禽獸之道亂乎人道也後面說蛇龍鳥獸說沛澤多而禽獸至說虎豹犀象說亂臣賊子無父無君是禽獸也那一端不在者人禽上分辨殷周以上禽獸之亂人也傷人之生衰周之降禽獸之亂人也戕人之性傷人之生人猶得與禽獸均斂於死生之際戕人之性人且爲禽獸驅遣自相殘食而不悟也一章之大旨七篇之精義盡於此爾

兼夷狄驅猛獸是一時救亂之功咸以正無缺方是大治慶源此說極爲精密正德利用厚生無一之不備高明沈潛平康無一之或陂必若此而後可使夷狄禽獸之患不中於中國蓋驅飛廉滅五十國遠虎豹犀象者兼夷狄之已猾夏驅猛獸之已傷人者也而則刑敕政制禮作樂者以防微杜漸而遠狄行捐獸心以定生民之紀者也夏商二代承治千年賢聖之君作者罔非一也而其守堯舜之道者以漸遠而精意漸失於是非聖之人乘道之替而導其君以禽狄之樂爲樂如色荒禽荒牛飲裸逐之類皆夷狄禽獸之樂心既與禽狄相親則身自樂與禽狄相親以類相求以氣相召而夷亂華獸偪人矣自非力爲滌除更改煥然一新其禮樂刑政以立人道之極而遠爲之防則五十國滅而又有五十

國者興前之虎豹犀象遠而後之虎豹犀象又進矣此一片中原乾淨土天生此一類衣冠劍佩之人如何容得者般氣味來熏染故兼之驅之既已廓清而尤不可使有缺之可乘使得踰短垣而相干咸正無缺以啟後人爲之君師故成周之治數百年夷不亂夏獸不干人皆周公制作之功也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非虛說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弒君三十六而遠國之不相通問者不與焉春秋既成之後以迄乎秦弒父與君之事息矣秦人焚書而後胡亥死於趙高之手自漢以來春秋復傳至今千五百餘年弒君者唯王莽蕭道成蕭鸞朱温數賊而已劉裕蕭衍郭威皆已

篡而後弒宮宮宮刻踴不無知而陷於惡其餘則夷狄也然猶不敢稱兵而手刃自非
石宣安慶緒史懷義以夷種而爲盜賊未有弑父者也以
戰國之縱橫瓦解而田和三晉之流敢於篡而終不敢弑
以商鞅魏冉韓朋田嬰黃歇呂不韋之狙詐無君而今將
之志伏不敢動故有妾婦之小人而無梟獍之大逆其視
哀定以前挾目送之情懷杯羹之恨曾老畜之不若者已
天淵矣朱子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則猶
未知春秋之功如此其實也蓋當周之衰大夫世官而各
擁都邑臣主分治莫有知其別者不知其別則直視弑君
之與殺路人無以異雖以冉有季路之賢亦且視私室如

公家唯知弗擾佛肸之爲叛而不知六卿三桓之義在當
討則一切背公死黨之士樂爲欒盈崔杼商臣衛輒用者
方以義烈自許而遑恤其他乃先王封建親賢以君一國
上奉天道下順民心故託之崇高而授之富貴豈與夫六
卿三桓之流苟藉一時之權寵君予之祿而卽以亢君者
比乎故春秋一書正陪臣之不純乎爲臣而略其叛大夫
之責正諸侯大夫君臣之分而篡弑者必目言其惡乃使
天下知君父之尊自天授之自王建之非但富役貧貴役
賤如大夫陪臣之以勢合而相事使也自微春秋則富貴
者役人貧賤者役於人喜則相事相役怒則相戕相殺人

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復何有哉春秋之德業與天地相終
始者如此豈有其名而無其實但存治法於天下後世也
耶
率獸食人人將相食集註作譬喻說看來孟子從大本大
原上推出迎頭差一線則其後之差遂相千萬里如雜盤
走了字向一般立教之始幾帶些禽獸氣則習之所成其
流無極天下之率獸食人者亦從此生來天下之人相食
也亦從此生禍必見於行事非但喻也如但爲我則凡可
以利己者更不論人但兼愛則禽獸與人亦又何別釋氏
投崖飼虎也只是兼愛所誤而取人之食以食禽獸使民

餓死復何擇焉又其甚者則苟可爲我雖人亦可食苟視
親疎人物了無分別則草木可食禽獸可食人亦可食矣
楊朱墨翟他自是利欲淡泊枯槁底人故雖錯亂而不至
於此乃教者智教愚賢教不肖者也開一箇門路說爲我
兼愛是道拔一毛而不爲鄰之赤子猶兄之子從此流傳
將去拔己一毛而利人不爲則亦將害人軀命利己而爲
之親其鄰之子如兄之子則亦將漠視其兄子如鄰之子
而兄子可同於鄰人人肉亦可同於獸肉矣聖賢之教雖
使愚不肖者擇不精語不詳而下游之弊必不至如此唯
其於人禽之界分得淸楚也率獸食人孟子時已自有此

暴行然楊墨之教近理者粗感人者淺則其害止於率獸食人而未有人相食之事故曰將（春秋傳易子而食甚言之也猶云室如懸磬非莊子稱盜跖膾人肝肉亦寓言而非實事）自從佛入中國其說彌近理而彌失眞直將人之與禽同作大海之漚更不許立計較分別故其言戒殺戒食肉者愈嚴而天下人之果於相食也亦因之而起自漢明以後如黑山賊朱粲劉洪起之類啗人無異於菽麥以張睢陽之賢而亦不免矣悲夫孟子之言將相食者而果相食也則佛之爲害其慘矣哉蓋苟覰此臭皮囊爲赤白和合不淨之所成亦如糞壤之生蔬穀而父母未生前別有本來面目則此泡之聚揑目之花粟成妄

立之肉骨筋骸而爾之烹之以聊塡我之飢瘡也亦何不可哉聖人不作闢之者無力人之日卽於禽而相殘也吾不知其所終矣

墨氏二本他到頭處也只說一本蓋以一本爲眞一本爲妄也釋氏當初立教也是如此故有萬法歸一之說程子勘出華嚴三觀處（華嚴當作楞嚴）拿得眞贓矣但釋氏又儘會脫卸尖巧與朱子所云楊墨只硬恁地做者抑別故又有束蘆相交如藤倚樹之說妄既不立眞亦不建所以有蕉心之喻直是無本乃抑於妄眞兩捨之外別尋箇尖穎處招故於萬法歸一之上又說箇一歸何處蓋二本之變爲歸一歸一之變爲無本無本之變又爲枯木頭上開花而釋氏之巧極矣仔細思量好似說夢來他只管在針頭線尾上覓天地總爲那大化無心莫也有時如此在無用上見用然要之只是人思量不到見聞不及則人之所見爲無用者在大化元自有至誠不息洋洋發育之功卻向者閃爍影裏翻來覆去尋消問息嗚呼則又何其愚也總爲他在者些伶伶俐俐處費盡氣力故把眼前忘了只自家一腔子惻隱羞惡卻教入狹邪處去天之所顯民之所祇底君臣父子卻看作土芥相似而窮極其情則但欲將眼前萬物銷隕無餘討箇直截快儻路走許多做不徹處只一

味籠罩過更不偢倸則獸食人人相食之禍俱從根苗上生出禍芽逢鏬便發也哀哉

廉者廉隅之謂到迤邐不同處若囫圇去則便不成等級只此是一個大界限須令分明人之大界限處則與禽獸異者是也此處囫圇沒分曉便不成廉仲子惡能廉一句是鐵斷案不能廉則已人而禽獸昆蟲之類矣充仲子之操蚓而後可正是說他不廉賴他尙居於陵之室食妻之粟稍與蚓別若並此刪除則愈與蚓無二乃仲子之尙能隱忍而就此二者豈其志操之能然哉猶夫人之情猶夫人之理不能逃耳若充其操則如釋氏之日中一食樹下

一銜乃可信不失身於盜跖而眞蚓矣孟子力辨仲子只爲人禽大界限正爭一廉字想來仲子一類人只是他氣稟受得淡泊枯槁便以此傲世而自賢使其氣稟稍濃則貪猥更不成模樣觀其下躁而咽全沒一些氣象出而哇之卽不施於母已自憨悍殺人者數瀏之鵝於名義有何重輕直恁驚天動地視昊天罔極之父母也比並不得卽此與口腹之人珍重一臠夫殘羹冷炙者何以異卽此是禽獸見解而人之大廉已喪盡矣孟子於楊墨說禽獸於仲子說蚓無非爲斯人立人極以別於異類似蚓卽是不廉蚓之食槁壤飲黃泉時一段無心無腸下躁鄙吝恰與仲子匍匐三咽時同一昏濁之情看先王之禮儼尊列俎終日百拜酒淸不飲肉乾不食是甚氣象來方是廉隅整飭一絲不亂的節奏集註然後可以爲廉未能如蚓之廉二廉字非是東陽爲分別周旋差爲可通若竟以蚓爲廉則正以害人心不小且天下必無有能如蚓者而堯舜周孔豈皆其不廉者乎

讀四書大全說卷八終

讀四書大全說卷九

衡陽王夫之譔

孟子離婁上篇

以六律正五音但爲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五音言而人聲之五音不在其中蓋人聲之五音一因其自然直是無可用力正得處律之所能正者以立長短大小多少輕重之法而取淸濁緩急修促洪細之定則也耳無定準藉數以立質隨質以發聲而八音之宮商角徵羽乃以分焉蓋八音之有響雖天地之產使有可以得聲之材而其成音也必繇人製製之自人則或增或損無成則而必亂故必以六律一成之數爲之準而合於數者合於音矣若人聲之淸濁斂縱一仍乎自然之喉舌脣齒齶一成以還莫之爲而自動於發雖有六律亦安所施哉此亦不待審樂者而後知也若夫歌唱之節亦有所待以取和則又恃五音已正之八音定其疾徐之度耳故六律者以正五音於八音而八音者又以其五音之叶正人聲之五音也在古樂則房中升歌以瑟餘樂以笙磬於今世俗之樂則南以拍板北以絃索古樂今樂雅鄭不同而人聲之受正於五音不受正於六律一也程氏復心只此不知乃謂聖人制五音以括人聲矮人觀場無勞饒舌可已

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唯宋仁宗可以當之其不可法於後世者則漢文景是已齊宣王不忍一牛孟子許其足以王者猶謂乍見孺子而怵惕惻隱之人可以保四海無欲穿窬之人可使義不勝用耳偶然乍明乍滅之天良安得遽謂之有仁心耶至若梁武帝者篡其君而推之刃懼冤報之相尋思以苟免其人誅鬼謫之大罰而又擇術不審託於無父無君之教以自匿抑且貪非所據憤不自戢殺人盈於城野毒禍中於子孫正孟子所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不仁之尤者也乃云天下知其慈仁知之者誰耶不過游食之髡飽其利養讚歎功德而已若天怒人怨衆叛親離本紀可考安所得慈仁之稱哉以齊宣愛牛之心而行先王之道若因乍星之火欲成燎原之勢自非孟子爲之吹噓播颺之固必不能蓋其一暴十寒之心元自不給於用而擴充之也自非旦夕之功若彼始爲亂賊繼爲浮屠之蕭衍卽使依樣胡盧行井田立學校亦與王莽之效周官以速亡者無以異安所得澤被於民而法垂於後耶范氏於是爲失言矣慶源云武帝有仁聞而非其眞差爲近實然衍之惡積而不可揜不仁之聲遺臭萬年豈但失眞而已哉

不愆不忘兩不字元是工夫字與無愆無忘不同不以有意而愆謬之不以無意而遺忘之乃能循用舊章以遵先王之道在詩之以祝王之子孫者固爲頌望之詞非有率用舊章者而以贊其無愆無忘之美孟子斷章引此亦正於不愆不忘顯遵法者學古之功不得以不愆不忘爲無過率繇舊章爲遵法遵文立意也遵法而可無過乃孟子引伸詩人言外之旨故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以補詩所未言之效若詩已有無過意則當以此之謂也直結之矣集註未安

法律之不可勝用仁之覆天下雖聖人之以爲法於後世者以此乃聖人之自以制器審音平治天下先須用此非在聖人獨恃其耳目心思已足給用但爲天下後世不能如己之不待於法故須與立箇法度也集註似誤看一繼字將耳目心思之旣竭作聖人自用之道聖人已自了當後又加上一種方便與後人如此說來未免害理此雖爲上古聖人而言然其云竭目力之聖人者豈其明之過於婁班竭耳力之聖人者豈其聰之過於師曠竭心思之聖人者豈其睿智之過於堯舜則亦但竭其耳目心思終不能制器審音而仁天下於是繼求之一定之法使目有憑以用其明耳有憑以用其聰心有依據以行其仁然後知向之徒勤於耳目之力心之思者必至此而後非妄也規

矩準繩元不是目力看出來底六律元不是耳力聽出來底不忍人之政元不是師心億度想出來底集註猶以爲未足一語殊不穩妥豈但以爲未足哉直是耳目心思之力與形之方員聲之五音天下治平之理全然湊泊不着規矩準繩因乎象六律因乎數聖人不於目求明於耳求聰而以吾心之能執象通數者爲耳目之則故規矩六律之所自制不得之耳目者而得之於心思以通天下固有之象數此以心而治耳目也不忍人之政上因天時下因地利中因人情聖人不任心以求天下而以天下固然之理順之以爲政此以理而裁心思也故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察邇言以執兩端而用其中豈有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之自用者哉聖人用之而自不可勝用乃以垂之後世而亦不可勝用其理一其效均也如謂先王爲天下後世故制此法度若聖人之自爲用者一目擊而方圓卽定一耳而五音卽定一致思而仁卽被於天下則此聖人者將如佛氏之觀十方世界如掌中果一按指而海印發光一皆成就耶言之無實亦不祥矣既者已事之詞也繼者遂事之詞也已竭耳目心思云者勞已盡而績未成也繼之以規矩準繩六律仁政云者言彼無益而得此術以繼之乃以遂其所事也雙峰乃云唯天下不能常有聖人所以

要繼之不忍人之政然則使天下而彌有聖人則更不須此不忍人之政乎是孔子既作而伏羲之易唐虞之典殷周之禮皆可焚矣此老子剖斗折衡之緒論釋氏黃葉止啼火宅化城之唾餘柰何游聖賢之門者不揣而竊其旨也

人君之所不得於天下者亦唯不親不治不答以敬而已其以涖下士而定邦交者亦唯愛之治之禮之而已仁智敬之皆反求矣則亦更有何道之可反求也只此三者包括以盡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是總括上文以起下義雙峰乃云上面三句包括未盡皆字說得濶徒爲挑撥了無實義當亦未之思爾

林氏所云諸侯失德巨室擅權自春秋時事逮乎戰國天下之持權者又不在世卿而在游士矣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唯晉厲魯昭齊簡爲然戰國時列國之卿與公室爭彊弱者僅見於田嬰韓朋然亦終不能如三家六卿之彊逆也以蟠根深固之魏冉而范睢一言則救死之不暇七國之貴公子者劣以自保其富貴安得有君欲勝之不能而取禍者哉孟子說不得罪於巨室與周公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意同乃以收拾人心於忠厚仁慈之中而非有稱兵犯順之王承宗跋扈

不恭之辭言須爲駕馭不然則效安史滔滔之爲也看孟子說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則其云爲政不難者爲施德教之合王言也若唐憲宗一流恩威兩詘之君本無德教不足言矣孟子七篇屢言與王業之事而未詳所以定王業者除此一章是已得天下後經理措置之大業所謂爲政者言得天下而爲之也得天下而爲之而先以尊尊親親重賢敦故之道行之於廟堂之上君臣一德以旬宣而綏理之勿使游談之士持輕重以亂天下之耳目則指臂相使而令下如流水之原矣當此之時君臣一心德而天下待命爲安所得擅權之巨室殺之不能縱之不可須以處

置遙持其生命乎裴晉公之進說也挾韓弘承宗之叛服以爲辭而云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此等章疏便是三代以下人習氣上失格君之道下乖純臣之義只靠著禍福聲勢脅持其君以伸己意而其文字流傳適以長藩鎮之惡而不恤以皇甫鎛之不可使居相位爲老臣者不能正君心於早以杜其萌則唯稱引古誼以明貴義賤利尊君子遠小人之大道若其不聽無亦致位以去而已今乃引叛臣之向背以怵其君使之懼而肅吾言則己志伸而國是定即其不聽而抑有所操挾以自免於誅逐其於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相去遠矣三代以下無大臣者此也奈何引孟子而同之

粗疎就文字看則有道之天似以理言無道之天似以勢言實則不然既皆曰役則皆勢矣集註云理勢之當然勢之當然者又豈非理哉所以慶源雙峰從理勢上歸到理去已極分明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理也理當然而然則成乎勢矣小役大弱役彊勢也勢既然而不得不然則即此爲理矣大德大賢宜爲小德小賢之主理所當尊尊無歉也小德小賢宜聽大德大賢之所役理所當卑卑斯安也而因以成乎天子治方伯方伯治諸侯諸侯治卿大夫之勢勢無不順也若夫大之役夫小彊之役夫弱非其

德其賢之宜彊宜大而乘勢以處乎尊固非理也然而弱小之德與賢既無以異於彊大藉復以其蕞爾之土一割之力妄逞其志欲將以隕其宗社而死亡俘虜其人民又豈理哉故以無道之弱小而無彊大者以爲之統則競爭無已戕殺相尋雖欲若無道之天下尙得以成其相役之勢而不能則弱小固受制於彊大以戢其糜爛鼎沸之毒而勢之順者即理之當然者已曹操曰使天下無孤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自操言之固爲欺凌上之語若從旁瞰觀又豈不誠然耶是雖不得謂彊大之役人爲理之當然而實不得謂弱小之役於人非理之所不可過也

故本文云小役大弱役彊天也自小弱言之當役而役豈非理哉是非有道之天唯理而無道之天唯勢亦明矣雙峯以勢屬之氣其說亦可通然既云天則更不可析氣而別言之天者所以張主綱維是氣者也理以治氣氣所受成斯謂之大理與氣元不可分作兩截若以此之言氣爲就氣運之一泰一否一淸一濁者而言則氣之濁以泰者其可孤謂之理而非氣乎有道無道莫非氣也此氣運風氣之氣則莫不成乎其勢也氣之成乎治之理者爲有道成乎亂之理者爲無道均成其理則均成乎勢矣故曰斯二者天也使謂泰有理而非氣否但氣而無理則否無卦德矣是雙峯之分有道爲理無道爲氣其失明矣若使氣之成乎亂者而遂無理則應當無道之天下直無一定之役人自爲政一彼一此不至相啖食垂盡而不止矣其必如此以役也卽理也如瘧之有信豈非有必然之理哉無理之氣天地之閒卽或有之要俄頃而起俄頃而滅此大亂之極如劉淵石勒敗皆知遠百年而不返則天地其不立矣理與氣不相離而勢因理成不但因氣氣到紛亂時如飄風飄雨起滅聚散迴旋來去無有定方又安所得勢哉凡言勢者皆順而不逆之謂也從高趨卑從大包小不容逆阻之謂也夫然又安往而非理乎知理勢不可以兩截溝分則雙峯之言氣亦徒添蛇足而已

言理勢者猶言理之勢也猶凡言理氣者謂理之氣也理本非一成可執之物不可得而見氣之條緒節文乃理之可見者也故其始之有理卽於氣上見理迨已得理則自然成勢又只在勢之必然處見理雙峯錯處在看理作一物事有轍迹與道字同解道雖廣大然倘可見倘可守未嘗無一成之例故云天下有道不可云天下有理則天下無道之非無理明矣道者一定之理也於理上加一定二字方是道乃須云一定之理則是理有一定者而不盡於一定氣不定則理亦無定也理是隨在分派位置得底道則不然現成之路唯人率循而已故弱小者可反無道之理爲有道之理而當其未足有爲則逆之而亡也孟子於此看得勢字精微理字廣大合而名之曰天進可以興王而退可以保國總將理勢作一合說曲爲分析失其旨矣

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自是三項人國削兵衂納自偸一日之安者安其危也能爲國家之菑害者而彼反以爲利如虞公之璧馬平原君之上黨禍所自伏而偏受其餌者利其菑也荒淫暴虐爲酒池肉林瓊林大盈者樂其所以亡也不仁者之有此三者亦各有所因昏惰而不能自强於政治故安其危貪利樂禍小有才而悛害無已故

利其菑賂欲蔽錮沈湎而不知反故樂其所以亡三者有一卽不可與言矣如宋理宗亦無甚利菑樂亡之事而但居危若安直是鼓舞贊戒他不動梁武帝未嘗安危樂亡乃幸侯景之反覆以希非望之利故雖自憂其且敗而納景首禍之心終不自戢則人言又何從而入若唐[元]宗之晚節未嘗安危而利菑也特以沈湎酒色而卒致喪敗則雖知張九齡之忠而終幸李林甫之能寬假以徵聲逐色之歲月故言之而必不聽三者有一則必至於亡國敗家而若楚懷王秦二世隋煬帝宋徽宗則兼之者以其昏惰安危貪牧利菑沈溺嗜欲樂亡者而言之則統爲不仁然不仁者

未必皆合有此三者也雙峰歸重末句自未分曉其意以爲唯荒淫暴虐者則與集註心不存之說相爲脗合乃集註心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一語亦撞起此不仁者太高若論到存心上則中材之主能保其國家者若問他仁義之心在腔子裏與否則無論三月不違卽日月一至乃至一念之分明不昧亦不可得然而以免敗亡而有餘者則未能仁而猶不至於不仁倘可與言也人而謂之不仁豈但不能存其心哉直已喪其心矣心不存者謂仁義之心不存也喪其心者並知覺運動之心而亦喪也昏惰貪牧沈溺之人他耳目口鼻精神血氣只堆垜向那一邊去知辯將假故君子終不可與言弗能爲益而祇以自辱若僅不能存其心則太甲成王之蚤歲固然正伊尹周公陳善責難之幾也何遽云不可與言耶

反身而誠與大學誠意誠字實有不同處不與分別則了不知思誠之實際誠其意只在意上說此外有正心有修身修身治外而誠意治內正心治靜而誠意治動在意發處說誠只是思誠一節工夫若反身而誠則通動靜合外內之全德也靜而戒懼於不睹不聞使此理之森森然在吾心者誠也動而愼於隱微使此理隨發處一直充滿無欠缺於意之初終者誠也外而以好以惡以言以行乃至

加於家國天下使此理洋溢周徧無不足用於身者誠也三者一之弗至則反身而不誠也唯其然故知此之言誠者無對之詞也必求其反則中庸之所云不誠無物者止矣而終不可以欺與僞與之相對也朱子曰不會虧欠了他底又曰說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須著思有以實之但依此數語根究體驗自不爲俗解所惑矣大學分心分意於動靜而各爲一條目故於誠其意者說箇毋自欺以心之欲正者居靜而爲主意之感物而有差別者居動而爲賓故立心爲主而以心之正者治意使意從心而毋以乍起之非幾凌奪其心故曰毋自欺

外不欺內實不欺主之謂也今此通天人而言誠可云思誠者人不欺天而誠者天之道又將謂天下誰欺耶故雖有誠不誠之分而無欺偽之防誠不誠之分者一實有之一實無之一實全之一實欠之了然此有無全欠之在天下固不容有欺而當戒矣誠者天之道也天固然其無偽矣然以實思之天其可以無偽言乎本無所謂偽則不得言不偽（如天有日其可言此日非偽日乎）乃不得言不偽而可言其道曰誠本無所謂偽則亦無有不偽（本無偽日故此日更非不偽）乃無有不偽而必有其誠則誠者非但無偽之謂則固不可云無偽者天之道也其可云思無偽者人之道乎說到一箇誠字是極頂字更無一字可以代釋更無一語可以反形盡天下之善而皆有之謂也通吾身心意知而無不一於善之謂也若但無偽正未可以言誠（但可名曰有恆）故思誠者擇善固執之功以學問思辨篤行也己百己千而弗措要以肖天之行盡人之才流動充滿於萬殊達於變化而不息非但存眞去偽戒欺求慊之足以當之也盡天地只是箇誠盡聖賢學問只是箇思誠卽是皇建其有極卽是二殊五實合撰而爲一

孟子言皆備卽是天道言擴充卽是人道在聖學固不屑與鄉原之似忠信似廉潔者爲對在王道亦不屑與五伯

之假仁假義者爲對學者先須識得此字然後見處眞立處大可有至百步之力而亦不昧於中百步之巧若將此誠字降一格使與欺字偽字作對則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之小人便是配天之至誠矣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大段事只當得此思誠一思字曰命曰性曰道曰教無不受統於此一誠字於此不察其引人入迷津者不小廣平引大學欲誠先致釋明善誠身之序自是不謬以致知誠意是思誠者知行分界大段處也若慶源歿認誠意爲誠身而抓責之隱微之無欺則執一礫石而謂太山之盡於是亦烏知其涯際哉

文王當商命未改之時猶然受商之鈇鉞以專征故無圖天下之心而後爲大公無私若孟子所以期當時之侯王者則異是周德已訖而民之憔悴甚矣天命須是教有所歸斯民須是令之有主此亦有廣土眾民者義之所不得辭則但行文王之政不必心文王之心而已無媿於文王況乎漢高之王漢中秦已亡而天下裂義帝之在郴南初未嘗正一日君臣如夏商世德相承之天子爲漢之所必戴也至項羽之稔惡已盈固不足以爲盟主分漢王於漢中非所宜順受之命使漢君臣不以天下爲圖徒保守一隅養民致賢而一無所爲爲之則一吳芮尉佗而已矣樂

註以私舉漢未合於時措之宜也到廓然大公處卻在已在人更不須立町畦自貽胸中渣滓上審天命下察人心天理所宜無嫌可避使文王而當七雄秦項之際上無可服事之故主下無可推讓之鄰國又豈得不以天命不可曠民望不可違爲大公至正之道哉七雄之不仁項羽之不義既惡劇於崇密而必不可北面事之苟有其德允當其位而當此兩不相下之勢如項羽之不併天下不休者又豈如四海乂安僅保一方之三苗可舞干而格則以天下爲己任者勿貳爾心而夙夜以期乎必濟正以其身爲天下用而不徇小名小義以自私藉令漢高而忘天下也

瞑視此中國縻爛瓜分於項氏之手又豈文王之所忍爲乎乃若漢高之德媿文王者則其所致之賢非伯夷太公顛天宜生之屬兩生四皓終不見庸而濫以天爵施及噲伍其養民之政因陋就簡使五帝三王强教悅安之大德斬焉不傳於後世斯以爲周漢醇疵之差別爾若其圖天下於秦項之手而往必求濟也則與堯舜湯文何異道之有哉

以手援嫂自是驚天動地事集註云非若嫂溺可手援忒把手援看作等閒坐爲孟子了欲手援一語賺惑孟子自緣蹈了髡滑稽無賴到底不屑與他正經說只折合得他便休其與告子任人輩語皆然子欲手援天下乎非法語也此處唯南軒及朱氏公遷看得精析不亂嫂溺自是用常禮不得處與湯武征誅伊周放戮大舜不告一例若當時天下之溺只是正道上差錯了要與他整頓卻易只消得守道之常爲之匡正則事半而功已倍矣何用似以手援嫂做出者樣非常事來故孟子之道合則行不合則止猶男女無別時只依著授受不親之常禮便足整頓自生民以來一治一亂聖賢看來全無詫異而繇亂向治之時爲之撥亂反正大經大法如運之掌固不消手忙腳亂也其云子欲手援天下乎謂援處與溺處各有登對無事張

皇如嫂命瀕危須破禮合權耳

雙峰說曾晳不私其口腹之奉常有及物之心這便是好底意思曾子便能承順他此言害道不小子之事親若在飲食居處之際較量著孰得孰失得則順之失則逆之卽此便是不孝之尤陳了翁云臣弑君子弑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見其有是卽見其有不是矣以餘食及人當甚好處曾子曾元皆處貧約卽撙節而俾無失肉以得盡養亦未便是不好曾元胸中正執此道理與父母計較耳且餘食之所及者果飢寒待此以爲命者乎或在童稚或在僕妾亦只是呴呴之愛有如父索所餘之財貨以援

非所當得之愛焉則固溺愛不明而陷於惡矣乃天下不孝之子纔於此辨是非便做出逆天大惡來也不顧恤故舜之琴弤干戈自非象之所宜得然使父母欲以與象豈便固執不與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則亦無是底父母也凡此之類父母卽極其不是也只欣然承順雙峰云要諭之使合於道一諭便是責善責善便是爭爭便是忤逆父子之間各執一是以相訟而人道滅矣若禮所云有過則諫者自是關係行檢大綱目處豈在觴肉杯酒斗粟尺布之閒苛求其得失貴戚之卿且必君有大過而後諫況子之事親耶且過之大小亦因乎人之生平若文王孔子以爲

父則一舉動之可疑不妨以異同請益若在瞽瞍則但不格姦而已足至於言行好惡之紕繆一一而辨其得失將終日疾首蹙頞於問安視膳之時卽欲求一刻之承歡而不得矣故唯親之可諭於道而不怙其惡者乃可施其幾諫要亦須於己所修之子職了無干涉然後可見之言詞此非以避嫌也纔到干涉處恆人之情便易動怒相激而爲賊恩之事所必至矣故曰直情徑行夷狄之道也新安云一飲一食之閒尙承親志如此況其立身行己之閒乎

只此極得曾子之心

舜之於瞽瞍便盡索其所有以與象亦須訢然承順至於舜之孳孳爲善莫之能禦雖非瞽瞍之所欲則又不敢量其親之必無此志而不以元德爲承志也在親自有志事之分在我又有失身不失身之別親既不但有其志而見之言語動靜如問有餘之類於我則雖不盡當於道而終不至於失身如以餘食與非所當與者者處正好行其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之心故舜之牛羊倉廩琴弤干戈便瞽瞍將授之盜賊也不得留纖芥於胸中其不可者唯欲使象代舜爲天子耳以天子之位天授之堯禪之非舜之有也人子之於親能有幾樁事物與舜之有天下一例乃忍區區較其爲公爲私爲得爲失哉甚矣雙峰之俗而悖也

唯瞽瞍欲以舜之天下與象則不可承順若泰伯伯夷則亦必訢然承順舜受堯之天下本非所有而以道受之徇私親而以與象便是失道失道則失身矣泰伯伯夷以世及之國幸親不以與異姓而欲授其弟則承志而逃之方是求仁方是至德方是不失其身叔齊之賢不能過伯夷而以偏愛故亂長幼之序雙峰所云不好底意思孰甚於此浸令伯夷見親之過而欲以諭孤竹君使勿紊長幼之禮豈非衞輒之流亞乎且到者處所豈但伯夷卽凶悖貪嚚之子也難出口去諭欲諭而不能而又懷必諭之心懷忿浸淫而商臣之惡起矣故曰雙峰之說害道不小

人之易其言與好爲人師兩人字雲峰以爲與大學修齊章人字不異亦自分曉但爲易其言者說則所謂徵色發聲而後喻者自不可與上智同年而語然苟有責而不易其言猶在困學之科雲峰云爲泛然之衆人而言則又太屈抑之矣泛然之衆人一面受訴罵一面讕言無忌也若惠施之遇匡章理愈窮則詞愈媢又何嘗肯自媿怍而息

說況悠悠之人並不逮惠施者乎至於好爲人師者則泛然之衆人固不特無其事而抑並無其志且雖好之而人終不師之則亦何患之有雲峰緣書言斆學半禮言教然後知困孔子以朋來爲樂孟子樂得英才而教育疑

聖賢之不以此爲患故有泛然衆人之說乃不知決一疑又入一疑也解聖賢文字須如剝笋相似去一層又有一層在不可便休須到純淨無殼處笋肉方見孟子此言元對當時處士而言聖賢既不以爲患衆人又無好爲師之事唯若惠施公孫龍一流人他不理會自家只要開立法門終日揣摩卜度宛轉曲折以成其說千枝萬葉總欲璀璨動人苟伸其一偏之旨而以爲人所宗主只此他劈頭便從虛誑上著力故其學之也亦非不博思之也亦非不深執之也亦固而推之也亦遠乃其意中唯有此爲師之好將孔了也看做恁樣做出來底則迎頭便差墮入非辟

故曰人之患在此以其蔽陷離窮識胥及溺而莫能淑也凡此一類皆有過人之資而又不無好學深思之事乃以徇名求利自尊好勝之心可惜此一項有用人才墮入禽狄去故曰患患者自外來者也非其所應有之憂而以一好累之則既可深惡而抑可深悼如人之有病患非形體所固有乃以不正之氣所感流傳腑藏遂以傷生者然孟子當時饒有此人只負一箇北面臯比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便惹下人心世道一大害來故直指他受病根本爲此蜚清夜鐘聲言汝之所以舍正路放本心而放恣橫議者只在此處趁門風圖利賴而已若能去此一好則以

汝之才亦何至充塞仁義而率獸食人乎此所謂可深悼者也乃儘他說得天花亂墜公然與堯舜周孔爲對壘也只是收合一起閑漢做成一部文章的本願勘破他此處卻元來自家也不曾果有邪僻在但爲些須名利造下者場虛誑此則所可深惡者也後來王仲淹全是此病而韓退之亦所不免通也愈也亦豈汎然之衆人哉近世龍谿以下諸儒傍釋氏之門庭以入流合俗而建宗風蓋亦不讀孟子此語耳

實與本確然不同本者枝葉之所自生實者華之所成也集註謂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是大綱說

道理恐齋說二者是實則嫌於以仁民愛物貴貴尊賢等爲虛花故通諸有子之說以證其有可推廣相生之義實則有子之意以孝弟爲爲仁之本教學者從此立定根基發生去孟子則言凡盡五常之德者皆當以此爲實也若一向在外面去做卻於二者有缺則是心已不著在腔子裏與自家根本眞心相體認儘著外面推排都是虛殼子撐架著尋常說仁義禮知樂及至反躬自驗而其或爲切近或爲迂遠或爲精實或爲虛疏一倍了然自喩知此之爲實矣諸說唯西山說見大意劈頭仁義二條卽是敎爲仁義者一依據緊要事故五實字一般元無差異雲峰

橫生異同將前二實字作人本心說便不得立言之旨若論原頭發生處但有遠近親疏之別初無先後之序人性之中仁義之全體大用一切皆備非二者先而其餘皆後一落後則便是習不是性矣唯斯二者痛癢關心良心最爲難昧故曰實當身受用處較其餘自別如穀有實乃是人喫得飽滿物事也雙峰及張彭老之說皆不合本旨

蔡氏將知而弗去作兩件說眞成詫異向後引證愈見支離說是非爲二又與此知明守固不相干涉倏而此爲二倏而彼爲二就蔡氏言之已爲四矣況從是而往蠶得之用有千萬而無算者乎禮有三統樂有五音又豈禮有三統樂有五音邪其曰如五行水土俱旺於子乃不知土生於申是術家附會安排大不恰好處使土果生申而旺子則月令位土於長夏之中宮當午未之餘何在未得長生之地而辰亦土位恰當墓庫又何說也卽以術家之言推之亦當謂土生於辰巳之交可耳水土相剋故不得同宮俱王也且此亦何足爲四德五常徵生王之說以化氣言四德五常以體性言如水生申旺子絕巳豈人心之智亦申生子旺而巳遂絕邪又云五臟心肝脾肺皆一而腎獨二其說尤鄙腎有二肝與肺且不啻二矣且以六腑言之太陽寒水爲膀胱膀胱亦有二耶內形既然外形亦爾如

口一而耳目鼻皆二其於五常四德又何象哉形而上之道與形而下之器雖終始一理卻不是一箇死印板刷定底蓋可以形而上之理位形而下之數必不可以形而下之數執形而上之理若撇下本領只向畫影圖形擬算子分部位上討消息雖其言巧妙可觀而致遠必泥君子不爲也孟子說知斯二者弗去只是一套話說敎詳盡何嘗分爲兩屑如腎二枚相似慶源云知既明則自然弗去較之蔡說自免於邪然孟子一知字只淺淺說故加箇弗去未嘗如慶源於知字下加一明字說得盡也以實求之事親從兄初無深隱莫察之蘊亦人所易知而特難於弗去

其所以難於弗去者以斯二者與其他事理不同凡理之有所得而復去者類爲私智邪說之所亂故知之明則不復去乃斯二者雖極不孝不弟之人亦無私智邪說爚亂他別作一番假名理只是其知之也不能常常不昧一會惺忪一會懵懂遇昏著時便忘了也去字當如字讀與不違仁違字一義（俗作上聲讀者不通）常知不昧便是弗去恰緊在弗去上見智非恃其知之明而即以弗去也故慶源之說賢於蔡氏而要於此未當

事親方是仁之實從兄方是義之實知斯二者方是智之實節文斯方是禮之實樂斯方是樂之實若不於斯二者

盡得則雖愛以爲仁敬以爲義明察以爲智習儀以爲禮嫺於音律舞蹈以爲樂卻都是無實無實便於己不切即非心德孟子立言之旨大概如此所以到樂上又須引伸一段緣樂之爲教先王以和人神學者以治性情假所用以廣吾孝弟者而非孝弟之即能乎樂故孟子又推出學樂者一段眞情眞理來自非心有日生之樂志和氣順以手舞足蹈自然無不可中之節奏則竟不可以言樂故學者之學於樂必起之蹈夫舞綴之位手之舞夫干羽之容得之心應之手足不知其然而無不然斯以爲樂之成然使其心之樂不日生不已則非其鬱滯即其放佚音節雖

習而不可謂樂也唯能以事親從兄爲樂而不復有苦難勉強之意則心和而廣氣和而順即未嘗爲樂而可以爲樂之道洋溢有餘乃以之爲樂則不知足蹈手舞之咸中於律者斯以情益和樂而歌咏俯仰乃覺性情之充足非徒侈志意以取悅於外物也此樂孝弟者所以爲樂之實也樂斯二者一樂字有力是事親從兄極頂位次孔子所謂色難者正難乎其樂也故朱子曰要到樂處實是難得不是現成樂底須有功夫在其始亦須著意但在視無形聽無聲上做去調治得者身心細密和順則自然之樂便生自然之樂是生字上效驗勿誤以解樂字始樂時一須

加意去樂此聖賢一步喫緊工夫不可刪抹足蹈手舞自當如慶源說是作樂之事不然此二語更無歸宿聖賢恰緊文字斷不作有說無義鏡花水月語也若莆田黃氏向此段無是也二字作商量一片閒言游語讀之令人欲噦說事親從兄便有知之弗去節文而樂在裏面抑能知之弗去節文得當而樂之方叫得事親從兄雙峰以智禮樂爲道生大是差謬作文字時須如此宛轉分配實則言人能常知事親從兄外盡其節文而內極其和樂則仁義禮智樂之實皆在是也集註然必知之明云云是朱子補出言外之意非孟子大旨其歆重知亦微有病蓋愛之推及

民物彼之施於貴與賢者求以盡仁義之大用則存乎知行之並進而事親從兄在孩提稍長而已知其喫緊工夫唯力行而已天下之不能事親從兄者豈不知親之當事兄之當從哉故於智必言弗去常提醒此心明了不忘是之謂智非未行之前日取事親從兄之理學之問之思之辨之以致其知也論語集註知猶記憶也恰與此處脗合知處有工夫而無條目只分明記憶得便是若夫事親從兄所應修之職辨之須明而處之須當者在此章則又屬禮之節文而非智之事故曰知字說淺不須加一明字兼乎辨則並尚知純乎實則專尚行集註於此不無滲漏

不可以爲人語意極嚴不可以爲子較寬一步說不順乎親是子道之未盡而不可以爲吾父之子也不得乎親則人而禽矣朱子人是大綱說一段文字差錯此處輕重失審則將有輕天性之愛而專意於責善者舜恰緊在得親上故曰盡事親之道延平先生無不是底父母一語正於此立萬世之權衡

各止其所而無不安集註此語說得廣大如申生固能爲人之所不能爲卻令天下之父子許多疑難處依舊不得箇安帖在中材以下要死既難賢智者又慮死之猶未爲盡道從此便開出歧路以至不忍言之事而亦犯之舜卻平平常常移易得恰好依舊父愛其子子承其父天下方知無難處之父子何用奇特張皇不安其所而强有事也孟子此語籠罩千萬世智愚賢不肖父子在內故集註以廣大深微語配之讀者勿忽

離婁下篇

舜之於父文王之於君俱非行乎中國事而尤不可謂之得志孟子所言乃大行之常道南軒所云乃變患之微權相去正猶逕庭若論聖人處權疑則道固不同舜傳賢而禹傳子文服事而武伐商一堂之父子君臣早已異矣況千歲而可執一耶新安此心此理之說自象山來象山於

此見得疎淺故其論人於佛其云東海西海云云但在光影上取閒架捉線索只是三界唯心一籠統道理如算家之粗率乃孟子之言一揆也於東夷西夷千歲前後若論心理則何有於時地以時地言者其必以事跡之因時而制地者審矣聖賢之立言也正在天理爛漫形著明動上徵道之誠然終不向燭影螢光尋個相似處測其離合而孟子一書十九爲當時藥石顯眞理以破妄說此一章書自緣戰國游談之士非先王之道者謂時異地殊法必改作不可以虞周之治治今日不可以蒲坂岐陽之治治他國故孟子顯示兩聖人所以行乎中國者時地相去之遠

如此而所以揆度天下之務者無異揆字自當如慶源解玩其揆一也文義自見則齊楚秦趙何不可移易之風俗而井田學校何徒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彼壞法亂紀苟簡趨時以就功名如趙武靈商鞅李悝者徒為亂而已矣朱子於學庸章句論語集註屢易稿本唯孟子註未經改定故其間多疏略未盡立言之旨如此類者不一而門人後學以師說未定輒借陸氏之詖詞附會成義以叛入異端後學之責當相與修明豈得雷同以遵註為了境邪

行辟人亦是平政之事尊卑等秩各安其所正所謂政也君子之平其政至於行辟人而可則雖不近人情而自尊

卑人亦以為平也此二語是救正子產不知大體處焉有大夫之車而庶人可乘之以渡水者乎此二句是一意為得人人而濟之連下三句是一意孟子文章簡妙處不須立柱子分對仗只一氣說下自有片段蘇氏唯不知此故以閒架文字學孟子文且不相似而況其道乎集註亦於此看不出浸云君子能平其政矣則雖行辟人焉而亦可然則政之未平者便當罰教與百姓肩摩袵接一揚胡鬨耶看文字須向周漢以上尋章法不可據八大家割裂排仗勾鎖分支此其得失雖小而始於害文者終於害意始於害意者終於害道亦非細故也四書分節處不可執作眼目類如此

朱子說子產有不忍人之心而不能行不忍人之政貼得孟子本意分明唯其有不忍人之心所以可謂之惠慶源譏其有內交要譽之心此酷吏生入人罪語偏者立法嚴而宅心恕不宜爾也惟其有不忍人之心故孟子以不知為政譏之令其有內交要譽之心則此種徹底詐偽人不知為政姦亦不深使其嫻於政理以濟其姦則惡益滔天而無忌矣子產自是赤心救國一箇社稷臣終不似陳氏之厚施王莽之謙恭唯以內交要譽為心王莽以有此心故一部周禮依樣畫出適以流毒天下故曰知為政以濟

其姦而惡益滔天也孟子說五伯假之也亦只在事上假若論他立心處雖有不端卻一直做去若齲處便起私心雖在拯溺救焚時也只在內交要譽上商量則天下又豈可據撥只一兩端便豁融戶現直成一事不得又何以為五伯何以為子產而孔孟且以惠許之邪

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則君之與父不得合敬而又同愛矣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延平此語全從天性之愛上發出御與敬處不相干涉若論敬則陳善閉邪之謂也苟不見邪更何所閉潛室套著說天下無不是底君則於理一分殊之旨全不分明其

流弊則爲唐臣逢君者之嚆矢其根原差錯則與釋氏二
本同矣君之有不是處諫之不聽且無言易位卽以去言
之亦自須早自分明故湯武伊霍之事旣與子之事父天
地懸隔卽在道合則從不合則去美則將順惡則匡救君
之是不是絲毫也不可借過如何說道無不是底去做得
若人子見道無不是底父母則諫而不從終無去道也如
云此自君之加我者而言之而非自其用人行政之失言
也乃去就之際道固不可枉而身亦不可失故曰士可殺
而不可辱假令君使我居俳優之位執猥媟之役亦將云
天下無不是底君便欣然順受邪韓退之唯不知道故其

擬文王操有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顯出他沒本領假
鋪排勾當又何曾夢見文王心事來朱子從而稱之亦未
免爲其佞舌所欺夫使文王而以紂爲聖明也果其心見
以爲然邪抑心固知其不然而姑爲此愛之之語邪果其
心見以爲然則是非之心已爲恭敬所掩所謂之其所畏
敬而辟愛而不知其惡矣如知其不然而姑爲此語則與
王莽之泣禱於天願代平帝之死者又何以別聖人人倫
之至不是佞舌資諂底君之當敬豈必聖明而後敬哉故
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而豈得以舜
之所以事瞽瞍者事君乎如云臣罪當誅則文王自見當

誅必將以崇侯爲無罪矣而又胡爲乎伐崇也聖人一誠
而已矣爲臣而盡敬於君誠也君之不善不敢以爲聖明
己之無罪不敢自以爲罪亦莫非誠也臣罪當誅天王聖
明則欺天欺人欺君欺己以塗飾罔昧冥行於人倫之際
而可以爲誠乎孟子國人寇讎之言不爲無過卽以孟子
去齊宿晝之事證其不然足矣韓退之以私意窺聖人慶
源以淺見學延平非予所知

卽於唐宋人詩辭求之自有合理體語如云執政方持法
明君無此心云不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旣不失忠愛之
旨而緬素自在較諸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語豈不有誠

僞之分也說到自家忠孝分上一勦襲卽入大妄退之是
從凱風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勦來正與慶源之襲延平同
病胸中無眞血性只依他人見處一線之差便成萬里如
退之說博愛之謂仁亦是如此緣他胸中未嘗有仁只攬
取近似處湊手作文字其實他人品心術卻在顏延之庾
信杜甫韋應物之下細取其詩文讀之敗露盡見也

孟子所謂大人皆自道也是充實之謂美進一步地位不
屑屑與小人對橫渠精義入神觀其會通等語極切義理
充實方有可會通之勢不得充實便有缺陷處則靠支貸
處去補補處早是窒礙如何會通得旣已充實而又致其

精義入神之功則光輝生於篤實之中便禮義皆從天真流出何至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禮義從中流出充滿篤實大要得之養氣其會通而入神以有其光輝者大要得之知言至此便渾身在天理上忞其擇執此幾與孔子不惑耳順同一境界但須著弗爲字有力則未至於從欲不踰化不可知之境耳以此知孟子之所云大人者皆自道其所至而非但對小人而言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爲之者未使大差豈至於與似是而非者同科其云似是而非者雲峰之妄也似是而非則固非矣今云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猶然爲禮義也似是而非乃鄉原之以亂德者如原

思辭粟自是非義之義豈遂如紫之奪朱莠之亂苗哉只緣大人以降義禮有不足處如貧家請客烹飪未能合宜不獲已且與遷就若集義而無所餒學不厭教不倦而言入心通則如官山府海隨所取舍不至有何有何亡僶勉求之之事矣曾何小人之足云

言養則自與教不同非君子之須有異術乃受教受養者之品地別也教是箇大鑪冶與其潔而不保其往者無不可施故不可行之於子弟養須是有可養之具倘如荑稗縱然養就亦不成稻集註謂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卽此二語自有分曉或過或不及而未足有爲者自不至如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之頑訟也唯在所養之人爲有可養之材故或不須董之以威而待其自熟乃欲養之則必盡其壅培修剔之力而非有所故爲寬假此於君子不教子常法之外通一格言子弟之可養者不當執不教之律坐視其可以有成而棄之養與棄相對說只重在不棄不須於養字上作從容細繹解書稱敬敷五教在寬與此全別彼言教愚蒙不可使知之民此言可養之子弟彼言敷五教大綱不干名犯義是粗底事此言養之使中且才進德修業是精底事新安引据全差

朱子說著箇便是不同處極須向不同處分曉若認大人

赤子了無不同則已早侵入異端界也凡看古人文字有顛倒讀皆順理者有只如此順直說倒不得者如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則倒說正己而物正者大人也亦可若此章則倒說不失其赤子之心者大人也不可不失其赤子之心未便卽是大人特謂大人者雖其篤實光輝而要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在有諸己之謂信者已能不失其赤子之心矣此數章書自相連說下反覆見意大人者言雖不必信行雖不必果而赤子之心則必不失無不誠之明無無本之道也赤子之心是在人之天集註云無僞與易无妄一義繇人見其無僞非不爲僞之謂赤子豈刻意而

不爲僞者哉大抵人欲便妄天理便眞赤子眞有未全而妄不相涉大人之不失所謂無欲而後可以行王道者是已雙峰卻從飢便啼喜便笑上著解乃不知飢之啼喜之笑是赤子血氣分上事元非赤子之心緣認此爲眞心是所謂直情徑行戎狄之道耳釋氏以行住坐臥運水搬柴爲神通妙用者正在此處墮人禽狄去孟子說箇赤子之心是從天道上見得不容向一啼一笑討消息孟子道性善則固以善爲赤子之心可知心統性情赤子便有性而未有情只性之善者便是若知啼知笑則已移入情矣雙峰之說正告子食色性也之邪說

既曰赤子之心卽性善之善則盡性者唯聖人乃又云有諸己之謂信已能不失赤子之心未便是大人豈不自相矛盾此又不然雖曰性善性卻不能盡善之致善亦不能盡性之藏可欲之謂善早已與性相應矣不失未便到盡處可欲之善有諸己之信豈可謂之失其性乎孟子亦止道性善卻不得以爲寶光輝化不可知全攝入初生之性中中庸說昭昭之天無窮之天雖無閒別然亦須分作兩層說此處漫無節奏則釋氏須彌入芥子現成佛性之邪見皆緣此而生愚每云性日生命日受正於此處分別在天之天不貳在人之天不測也

小註中朱子及輔陳二氏之說全以自然釋自得與南軒別乃集註既云自然又云得之於己則兼采南軒之說以盡其義亦不可定謂南軒之弊有如莊子也本文云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語相呼應深造之功正與自然之得相應深造不以道以道而造之不深則其時有所得是挈著一定要得卻刻期取效乍可有得而據之此正與自然而得者相反如諺云瓜熟蒂落則深造而得之不勞矣然所謂自然而得者亦卽於己得之之意彼挈著守著强勉求得者唯其刻期取效於見聞而非得於心深造之以道則以道養其心而心受養於道故其自然而得者唯吾心

之所自生也既深造以道便已資於學問義理之養則與莊子守此無物之己墮耳目棄聖智以孤求於心者不同莊子撇下物理求自孟子精學問思辨之力以養其自大分別處只在此到頭來莊子自得其己而不問道之合離孟子得道於己而充其萬物皆備之體也豈至一言自而卽相混哉南軒唯他人二字下得不好沒著落在必求其歸則疑與莊子同看來他意旨原不爾只帶出一他人作反炤未免苟簡無實耳所以朱子既用程子自然而得之解仍須加於己二字使學者無疑得諸己者之非而靠定聞見斷棄此心從小體而失其大此自字唯不須立一人

字作對卻與反身而誠言反身者相近亦與論語註不言而識之於心一心字相通亦是學者喫緊論功取效處不可刪抹卽以自然而得言之所謂自然者有所自而然之謂也如人翦綵作花卽非自然唯綵雖可花而非其自體所固有必待他翦若桃李之花自然而發則以桃李自體固有其花因其所自而無不然無待於他綵此言之則吾心爲義理所養親得親生得之己而無倚唯其有自而然斯以自然而然明矣天下之義理皆吾心之固有涵泳深長則吾心之義理油然自生得之自然者皆心也其不自然者則唯其非吾心之得也此是學問中功候語與老莊舍物求自以爲道者本自不同若因迹近莊子而遂以爲不然則夫自然者老莊亦嘗言之矣又何以可言自然而無害邪

佛氏不立文字莊子棄糟粕之說他差錯處非能背馳只是躐等天下那有兩箇道理許佛老與我並立而背馳只是他顚倒用來便於事理種種差錯如稻麥之有苗葉所以爲粟之房幹而粟必緣是以生非可輒於苗葉作可食不可食之想因棄苗而求粟聖賢之學則須說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佛老欲自得卽向自得上做去全不理會何以得何以自得顚倒說深造之以道便非自得聖賢則須說博學而詳說之以反說約佛老欲說約則一句便從約說起而於約之所以爲約者只據一星兩星便籠罩遷就去顚倒說博學詳說便不得約此是喫穀種見解見人兩穀於田顚倒笑人可惜此可食之穀卻教墮泥土中變作草也思及此異端之愚眞可笑可憫儒者不察乃謂彼有徑直門庭我須與他分別則是見彼喫穀種子之愚便不粒食又奚可哉聖賢之道則是一以貫之異端則是以一貫之他一字小聖賢一字大他以一爲工夫屈抑物理不愁他不貫聖賢以一爲自得之驗到貫時自無不通他自字孤另聖賢自字充實他約字巧妙聖賢約字包括他極頂處說佛法無多子只是趁此一線築著去便謂之約謂之自謂之一聖賢卻看得無事無物非在己所當知明而處當者此一箇萬物皆備之身須約束著萬事萬理無使或踰故不深造之以道必不能自得不博學而詳說必無以說約天下只有約說不盡行不徹也堯舜之禪受湯武之征誅周公之用而行孔子之舍而藏六十四卦之錯綜二百四十二年之天道王事皆約中所貫徹之實如何可以少見多怪而能說之集註誇多鬬靡云云是專就俗儒記誦詞章之學反說若孟子之意則俗儒異端之妄俱於此闢之故徒博無益徑約則謬兩說若廢其一不足以盡

本文將以二字之旨此言將以前章言欲其其義正同言所以如彼者乃以如此而俗儒之徒博異端之徑約其皆舛錯可知已朱子答或問一段極切當蓋世間所稱博學者只在風雲月露花鳥禽魚上用功合下便不可謂之學而所當學者全然不省更何有於博見之不眞言之無實又如何喚得詳既云博學而詳說則顯與俗儒不同年語究奧緊破妄處只緣不知約者妄意一言片語穿插伶俐做成一場大虛妄來故孟子特地與說必博學而詳說乃可說約故君子將以反說夫約必博且詳焉則汝以我之博且詳爲與俗儒之闒靡誇多者同病而乖異乎約者眞

全不知學以自誣而誣人也聖賢分別處只是深造以道只是博學詳說於此做得淸楚有緒更不消向自得及說約處立門庭矣

西山云人物均有一心人能存物不能存此語鹵莽害道不小自古聖賢喫緊在此處分別孟子明白決斷說一箇異字西山卻將一均字換了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告子猶能知其不然而西山卻滅裂此心教同牛犬蛇蝎去悲哉心便是統性情底人之性善全在此心凝之只庶民便去禽獸卻不會去禽獸只一向蒙蒙昧昧其或有精明處則甘食悅色而已此心存之又將何用朱子云今人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此語如迅雷驚蟄除朱子外無人解如此道必知其異而後可與言存若云與禽獸均有之心但存得卽好其不致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幾何哉西山於此似認取箇昭昭靈靈自然覺了能知底做心而以喚醒著不洗不掉爲存此正朱子所謂存禽獸之心者看孔子作春秋天道備人事浹定王道之權衡而亂臣賊子自懼全是雷雨滿盈經綸草昧事何曾與禽心獸心有毫髮相似如所謂昭昭靈靈喚醒主人者哉

鰥魚警夜鶴鳴夜半雞鳴將旦布穀知春鶡鴡知寒蟋蟀

吟秋明駝測水靈巖三喚主人翁只是此物此則與禽獸均有之心也孟朱兩夫子力爭人以異禽西山死向釋氏腳跟討箇存去以求佛性於狗子考亭沒而聖學充塞西山且然況其他乎

不識得異字固是西山一大罪過扣緊存字作工夫則始於和靖之失而朱子亦未之定也西山云人能存而物不能存若謂禽獸不能存人心則彼本無人之心而更何所存若謂禽存禽心獸存獸心卽與君子同功愈不成說此存字與去字對說庶民之去亦非決意用力而去之但就其迷失無存而謂之去君子之存亦非必有物焉爲其所

據但綱紀不紊森遠禽獸而謂之存耳存之在成德上見天理民彝人官物曲節節分明既不使此身此心墜於利欲之中與彪之淫虎之暴狼之貪等亦必不使此心孤據一空洞昭靈以握固而守之與鵂之警鷄鵡之慧眠牛飽豕之漠然無求同乃以使吾人居天地之間疆界分明參天地而盡其才天下萬世乃以推其德成之效而曰人之道於是而存也其曰幾希者則謂其相去之際出乎此則入乎彼其界限不遠乃所以異者既不遠則凡終身所爲終食所念有幾希之不能異者卽以無別於禽獸故幾希者嚴詞亦大詞也一指焉事也而非有一物焉孤孤另另亭亭特特爲人之獨得可執而存之爲君子之所奉持而彼庶民者取此一寶命而擲棄之也以要言之此處添一箇心字不得人之自身而心自內而外自體而用自甘食悅色人甘芻豢牛甘藁芻毛嬙西施魚見之深藏鳥見之高飛則食色亦自迥異以至於五達道三達德之用那一件不異於禽獸而何但於心件件異件件所異者幾希異便是存不存異便是去若孤据一心則既於心爭異而又於心言均其不自謂能存而但存禽獸之心者鮮矣雙峰說做箇存的樣子一語極好君子之存在德業上有樣子可見如舜禹所爲等而非有下手工夫秘密法也只如明倫察物惡旨酒好善言等事便是禽獸斷

做不到處乃一不如此倫不明物不察唯旨是好善不知好卽便無異於禽獸故曰幾希和靖說舜是存君子便是存之把定存之作工夫則硬執幾希爲一物事而爲君子者戰兢惕厲拏定者些子不教放下其與釋氏三喚主人相去幾何恐其所謂些子者正朱子所謂與禽獸同者也硬認著些子作命脈便是執一要執一卽是異端異端則是禽獸釋氏說三界惟心萬法唯識正拏定幾希以爲所存之物其二六時中不教放下者和靖所謂存之也其云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者和靖所謂存也乃不知聖賢全不恁地用功仁義且不把作一物拏著來用故曰非行仁義在舜固然禹文孔子亦無不然湯武周公亦無不然且如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自是道理周匝流通不屑豈拏定遠邇作降伏其心之具而爲之也乎故君子之澤一章但言道統不言心法聖人君子到此初無二致只件件與立人綱修人紀更無安勉之分和靖强與分析以犯異端之壘朱子未與折衷亦疏矣

若論異則甘食悅色處亦全不同若論其異僅幾希則仁義之異亦復無幾虎狼之父子亦似仁蜂蟻之君臣亦近義也隨處須立箇界限壁立萬仞方是君子存之若庶民便愛親敬君也只似虎狼蜂蟻來趁一點靈光做去也苟

知其所以異則甘食悅色之中井井分別處卽至仁大義之所在不可概謂甘食悅色便與禽獸同也聖賢吃緊在美中求惡惡中求美人欲中擇天理天理中辨人欲細細密密絲分縷悉與禽獸立個徹始終盡內外底界址若概愛徹以爲人斷甘食悅色以爲禽獸遂草疏潤便自矜崖岸則從古無此苟簡徑截之君子而充其類抑必不婚不宦日中一食樹下一宿而後可矣朱子說人能推禽獸不能推亦但就才上見得末流異處而未及於性禽獸之似仁似義者當下已差了虎狼之父子只是姑息之愛蜂蟻之君臣則以威相制而利相從耳推得來又成甚倫理中庸說誠之者人之道也方是徹底顯出誠仁誠知誠勇以行乎親義敘別信之中而徹乎食色之內經綸皆備中正不忒方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而明倫察物惡旨酒好善言以至於作春秋明王道皆從此做去豈孤保其一念之善而求助於推廣之才哉

且言仁義之心則以存之爲工夫孔子曰操則存孟子曰存其心者心也若人之異於禽獸則自性而形自道而器極乎廣大盡乎精微莫非異者則不可以仁義二字括之故曰非行仁義明夫非守仁義二字作把柄遂可縱橫如意也特其人紀之修人極之建則亦往往依仁義以爲用故曰繇仁義行此自舜至孔子無不以之盡君子之道者此章將湯武周公與舜孔子並敘不可更分性反湯武他處不及舜孔到此入禽關界小有蹉跌則已墮入異類而舜孔雖聖亦不能於此上更加藻繢何得又推高舜於君子之上徒添蛇足和靖扼存之作工夫故橫立異同循其說而不加之裁正則必以頑守一心爲存或且執虎狼之愛蜂蟻之敬爲仁義而務守其冥合之天明則正朱子所謂存禽獸之所同者其害豈小哉

集註說性兼說形方是徹上徹下知天知人之語性之異者人道也形之異者天道也故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中庸以至誠爲天道亦是此理仁義只是性上事卻未會到元亨利貞品物流行中揀出人禽異處君子守先待後爲天地古今立人極須隨在體認乃可以配天而治物行仁義者不足以當之也孔子作春秋何曾有仁義作影本只權衡來便是仁義若論其實也不過人之異於禽獸者耳古今此天下許多大君子或如此作來或如彼作來或因之而加密或創起而有作豈有可傳之心法直指單傳與一物事教奉持保護哉人自有性人自有形於性盡之不盡禽性於形踐之不踐禽形而創制顯庸仁義之大用立矣嗚呼此孟子之所以爲大人而功不在

禹下也
古之善射者類以羿名孟子曰羿之教人射蓋唐虞之羿以射教人者非有窮后也有窮后之死自以淫田不道非有人妬天子之善射而殺之者集註以簒弑黨逆爲言要爲未審如果羿與寒浞則彼此俱爲亂賊與安史父子等皆蹈滔天之惡必誅不赦而但以取友不審較量其罪之厚薄不已迂乎集註又譏庾斯廢公全私亦未察於春秋時事春秋列國之相侵伐固不以斬將陷陣爲功如獻麇遺弓奉豜攝飲當時正以此服人則不必其師友而釋之亦未爲不可蓋彼此均爲侯國且干戈而夕玉帛殺一人

未足以爲利而徒深其怨故雖縱敵而軍刑不加其或勝或敗初不關宗社之存亡自不可以後世之武臣所與爭一旦之命者非夷狄則盜賊勝則安而敗則危者比也其必以折馘執俘虔劉濱盡爲功自戰國始有而成於秦項之際要非可論於春秋疆埸之爭一彼一此者也不然則庾斯賣國全私與秦檜之班師周延儒之縱敵等其罪又豈在逢蒙之下而何以得稱爲端人

程子所云此章專爲智而發一句極難看雲峰孟浪聽得便與勉强穿合云本欲言智而先言性智五性之一也但作此見解則上而天下之言性也一句作何安頓孟子欲言智而故爲此迂遠不相登　之說作八寸三分幞頭起古人未有此塵脾文字朱子云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言水者即通下治水禹之治水使之下也又云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夫然則朱子顯以所惡於智者一段申故者以利爲本之義見言性之當循其利而不可鑿而以禹之行所無事順其利下之理者爲徵是以智言性而非於性言智明矣乃又取程子之說而贊之曰得此章之旨則以天下之言性而不循利以爲故者類皆聰敏辨慧之士特以有智而不知所用則遂至鑿其所本不可通者而强之使通是不知用智之過而以成乎言性之失故曰鑿以自私則害於性

而反爲不智蓋性隱於無形而已然之迹其利不利之幾亦不易察自非智足觀理則無以審之於微而傳之於顯則智本有功於言性之具而其所惡者特在鑿智耳其曰害性者非傷害其性中渾樸天眞之謂乃言其說之蠹害於所性之理猶孟子之所云率天下而禍仁義也迨其說戾於性而言以移心心以害事則邪說詖行交相牿亡即以自賊其性而有餘然要爲智以害性而成不智而非即以害性中之智如雲峰牽合之說也說性善便是行其所無事說性無善無不善等即是鑿以水喻性以行水喻言性類與下言治歷同爲譬說故亦與答告子過顙在山之

說通若謂智以應天下之事理者而言則禹之行水卽用智之事而何以云若云亦其爲取類相譬以喩言性者之當善用其智固本文之極易知者也集註前後元無兩義特以程子之言不易曉了故爲曲通之如此以防天下之誤解程說割裂本文者而雲峰尙爾不知學者之大病幾讀一句書便立地要從此解去以趨悖謬安得好學深思之士而與論大義哉

集註釋鑿字上加一穿字朱子沿俗語而失者也穿鑿出淮南子上音串下音才到切穿筍也鑿孔也穿鑿者謂以方穿入圓鑿不相受也於此處不切此鑿字自如字讀如

鑿石鑿渠之鑿本無穿徑强用力以求通如人性本無惡邪强說惡就桀紂之喪失其性者鑿之成理名之曰性以曲成其說而使之通則唯非已然之迹而其不順利也久矣若禹之疏瀹決排則俱在故有底水道上施功終不似夫差煬帝李垂賈魯强於高原平地上鑿一河以挽水使入只此字喩極切加穿字則失之矣

已然之迹謂可見之徵也潛室云善惡皆已然之迹一句足折羣疑乃均此已然之迹而或利或不利此正在當身體會若但據迹以爲徵則雖有其故而不利者多矣故天下之言性者云有善有不善則有堯舜微比瞽瞍象紂以爲之故云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則有文武幽厲以爲之故益鑿以言性而性若實然則鑿以言故而故亦有其可徵者矣唯反而求之以自得之則利不利以別此陳迹不足盡恃而唯心理之安者爲有本也性藏於心安於心者爲性之眞猶夫厤因於度數順於度數者爲厤之合仁山不知此乃謂苟求已往日至之數則將來者可坐而定則是但有故而卽可定不論其利不利矣充其說則桀紂亦已往之徵也其亦可定性之惡矣千歲之日至一句自兼已往將來說厤家亦無板局故無可執之陳迹而務求之求者求其利也如歲差之法雖始於何承天虞劇乃杜預

所推春秋長厤往往與後人置歲差之厤合輙想古法固有進退增減唯如劉歆三統執定一十九八十一遷就以使必合則拘於故而不問其利不利强鑿之以求通也古今厤法唯郭守敬爲得理用天而不用人晷景長極便是冬至短極便是夏至厤元在數十年之內周天定於萬分因其自然之利而盡撤黃鍾大衍之死法方與孟子言性就當人之心四端上求故一理若旁引陳迹不必其固然而執以爲固然未有能利者也仁山之論厤王安石之回河荀楊之言性皆守故而不問其利鑿而已矣

禹稷顏子一章只集註說得好諸小註皆過高而無實和

靖竟以時許三賢亦非愚所敢知章內說禹稷處詳說顏子處略則疑顏子之但安貧不仕便是時措合宜慶源只就出處上說無偏無倚無過不及忒把聖賢致中和之全體大用說得容易南軒謂此即是聖賢之異於楊墨夫楊氏之失雖同室鬬而不救墨氏之病雖鄉鄰而必被髮纓冠以救之同也乃即楊之爲己豈其足以與於顏子之樂墨之兼愛豈其合於禹稷之心則聖賢之異於彼者不但一或出或處而盡之實有其學術德業之不同本異而末亦殊也若以顏子不仕亂世而即合乎無偏無倚無過無不及之時中則與禹稷同立於唐虞之廷若岳牧百工以

下迄乎共驩及夫危亂之世嫉俗自貴而不仕若沮溺丈人以洎乎莊周列禦寇顏蠋陳仲子之流而皆時中矣集註各盡其道及退則修己八字是扼要語且不須撦高論到大本達道一貫時中去而顏子不改其樂唯此一樂是與禹稷同道底真血脈不可以[㷄𤋮]紫芝可以忘飢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者當之若但瀟瀟洒洒全性命於亂世正使有爲只做得管仲樂毅已足何曾得見禹稷項背來此須兼以論語集註中所樂何事求之孟子於萬物皆備反身而誠處見得此道流動充滿外不以世移內不以事閒無非以德入德而凝王道故曰禹稷顏子同道唯然

故其閉戶也實有以異於楊朱之閉戶其往救也實有以異於墨翟之往救而隱則爲沮溺出則爲管樂者皆不足云矣知此則慶源喜怒應感之說猶冰上打毬了無泊處蓋亦不足爲有無矣

萬章上篇

舜之處象與周公之處管蔡其所以不同者先儒論之詳矣然所謂管蔡之叛憂在社稷孽在臣民象之欲殺舜其事在舜之身此語亦須分別看非謂一身小而社稷臣民大也使象惡得成則天下且無舜而皆蟄之害誹與拯之舜之一身所繫固不輕而以亂天下萬世君臣兄弟之大

倫者又豈細故此處只論舜與周公所處之不同更不論象與管蔡罪之大小與事之利害到兄弟之性更以利害較大小則已落私欲若以罪之大小言象之親弒君親又豈可以禍不及於臣民爲末減哉聖人之敦倫盡性只是爲己故舜於此且須丟抹下象之不仁不商較其惡之淺深害之巨細而唯求吾心之仁故象唯欲殺舜則舜終不得怒而怨之管蔡唯欲危成王之社稷故周公不得伸其兄弟之恩以兄弟之恩視吾君宗社之存亡則兄弟爲私以己身之利害視兄弟之恩則己身爲私總爲不可因己身故而藏怒宿怨於兄弟故不特不忍加誅而且必封之

若其比肩事主而借兵端於我以毀王室則雖未至有妄危存亡之大故而國法自不可屈故孟子言瞽瞍殺人而舜不得禁臯陶之執若象以殺舜爲事事雖未遂而弒械已成其罪固浮於瞽瞍之殺人也遠甚藉使臯陶欲執之以抵罪則舜必禁之矣雖云聖人大公無我然到此處亦須照顧自己先立於無憾之地然後可以立情法之準世儒不察便謂聖人概將在己在人作一視同等無所分別無所嫌忌但以在彼善惡功罪之小大爲弛張而曰此聖人之以天地爲一體者也爲此說者蔑差等以直情而徑行其與異端所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其命一流荒

誕無實之邪說又何以異所以聖人言禮必先說箇別嫌明微以爲義盡仁至之效若於所當避之嫌一概將在己在物看作一例卻向上面辨理之曲直害之大小卽此便是人欲橫行迷失其心胡文定傳春秋謂孔子自序其績與齊桓等爲聖人以天自處視萬象與形而同體亦是議論太高不切實處使孔子視己之績如人之績美詞序之而無嫌則舜可視象之殺己與天下之殺其兄者同則又何待其害及於宗社臣民而始加誅哉堯授天下於舜則舜必讓之如但以社稷臣民爲大則安社稷殺臣民者宜莫如舜胡不慨然自任而必逡巡以遜耶象之欲弒舜也

蓋在舜未爲天子之日故小儒得以孽害之小大立說向令舜已踐帝位象仍不悛率有庳之不逞以圖篡弒豈不與管蔡之流毒者同將爲舜者遂可俘之馘之以正其辜耶使然則漢文之於淮南且但遷之而未嘗加辟然且尺布斗粟之譏千古以爲慙德然則使周公而身爲天子其不可加管蔡以上刑亦明矣夫周公者人臣也不得以有其身者也身不得有故兄弟亦不得而有兄弟之道視乎身者也非父母之比也不得有身斯不得有其兄弟得有其身則得有其兄弟矣身所有之社稷身所有之臣民何患乎無君而又何患乎亂之不治乃虧天倫以曲全之是

猶剸首以救盾割肌以飽腹也不亦傎乎

百姓如喪考妣（喪如字謂以父母之服服之）四海遏密八音書有明文師天下諸侯爲堯三年喪孟子之釋書又已分曉古者民不得稱百姓至春秋時始通稱之古之言百姓者皆賜氏而有姓者也周則大夫世官而賜氏夏商以上唯諸侯爲有姓如喪考妣者卽所謂帥天下諸侯爲堯三年喪也若黔黎之不得以父母之服服天子自理一分殊天理自然之節文與諸侯之不得郊禘庶子之不得服其母支子之不主祭一例故曰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曰禮也者文稱其質物稱其情者也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知愚賢不肖

之雜節有君如堯可以感其哀於倉卒而必不能固其情於三年民之質也雖企及而必不逮者也乃欲天下而服三年之喪保無有斬衰菲屨縱飲狂歌以經舞而以杖鬪者乎則是亂禮喪眞而徒媟其君親矣故於禮無庶人服天子之文其言百姓者賓諸侯也漢文短臣子之喪而反令庶人同制二十七日之服薄於親而厚於疏亂上下之別其悖甚矣南軒以天下臣民為言亦未可與言禮也

人君為不善而天命去之於命言之則非正命於天言之則自正於人之受命而言之則非正於天之命人而言則正惡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正

天命之正也南軒於此辨得未精舜禹之相歷年多自是正堯舜之子不肖自是不正故朱子說本是箇不好底意思被他轉得好了總之正不正只可於受命者身上說不可以之言天天直是無正無不正也故乾之四德到說貞處卻云各正性命亦就人物言正天地不與聖人同憂本體上只有元亨到見功於人物上方有利不利貞不貞利貞於此者或不利不貞於彼利貞於彼者或不利不貞於此天下無必然之利一定之貞也堯舜與天合德故於此看得通透子之不肖而不傳之本不利而非正卻順著天用他所利所貞者吾亦以之利而得其正則所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矣然此道唯庸之子則可若舜之於父母則不然號泣於旻天於父母不受其不正也舜之有父有子皆命之非正者特舜或順天或相天一受之以正耳若桎梏死者天命自正受之不正也唯天無正無不正故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有爲有致而後可以正不正言也天豈然哉

論舜禹益之避集註深谷可藏四字大啟爭辨自是立言不精此豈避兵避仇之比且南河之南更有甚山谷如仇池桃源也朱子抑云禮之常也乃是定論自堯以前帝王亦皆傳子到堯時始有此君禪相攝之事則三年喪畢總

已事終自不得不避者禮之正也天下諸侯將迎推戴而出自是奇特非禮之所恆有則亦舜禹益之所不謀既必不冀望亦不須防備君有適嗣之可立已亦有先君之顯命兩者俱有可立之理自無心於去留一聽之天人而已何容心焉想來有天下而不與之心亦如此則已純乎天理而無可加矣朱子卻又深說一步云唯恐天下之不吾釋益則求仁而得仁則又成矯異夫舜禹豈求仁而不得仁乎若必以天下之吾釋爲幸向後堅臥不起又誰能相强耶堯舜禪授之說愚於尙書引義中論之頗詳想來當時亦不甚作驚天動地看唯其然故益之避亦甚尋常天

下之不歸益亦甚乎設此處正可想古之聖賢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之妙若謂唯恐天下之不吾釋則幾與越王薰穴仲子居於陵一樣心胸雖可以砥礪貪頑而不足與於天理人心之至聖賢心迹與莽操懿裕天地懸隔不但相反而已欲知聖賢者當以季札子臧漢高帝宋孝宗諸葛孔明郭子儀一流作對證揀出仁至義盡來方有合處

或問朱均不順一說極爲俗陋羅長源作路史似亦爲此所惑舜禹當年是何等德業朱均雖不肖固亦不得不服矣劉裕心同懿操唯小有功於晉耳然當其自立晉恭帝且欣然命筆草詔況聖人乎有天下而爲天子不是小可

事云不順者乃似朱均可以手擧而標繫之者然眞三家村學究見地也上世無傳國璽如漢元后之可執留者不成朱均介馬孤立大聲疾呼以爭於衆曰我欲爲天子耶俗儒樂翘異以自鳴亦不知量而已

慶源遂而去近而不去之釋兩而字下得不分明此是通論聖人處未仕之前就之爲近不就爲遠既仕之後義不可留則去道有可行則不去倘作一串說則不特孟子爲敷衍駢贅之句且既已遠矣蓋未嘗來而何得言去方其近也且自立於可去可不去之勢而亦何得遂定其不去耶

呂氏說有命無命處極精當正從孟子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上體出須義命之異有後見其合南軒云禮義之所在因命之所在雖與呂氏小異然亦以見禮義之所不在便命之所不至也新安錯看得之不得曰有命將不得亦作命說不知命字自與理數字不同言命則必天有以命之矣故中庸註錄以遊除諸勑擬之既不得矣則是未嘗命之也孔子曰有命者謂我若當得衞卿天自命之也得之不得曰有命者言當其不得則曰我若當得則天自命我而今未也故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道則人有事焉命則天有事焉之詞若不求則不可以道言不得則不可以命

言矣或疑孔子以道之將廢爲命孟子抑曰莫非命也則不必受命得位而後可以命言矣乃孔子之言廢者則既得而復失之詞孟子之言莫非命者則以言乎吉凶禍福之至猶朝廷之一予一奪皆有誥勑以行其令也唯吉凶禍福大改異處故以天之有所予奪者而謂之命若人所本無因不予之人所本有因不奪之君子於此唯有可行之法而無可受之命故謂之曰俟俟者未至之詞也藉當居平無得無喪之時而莫不有命則更何所俟哉故生不可謂之命而死則謂之命以其無所奪有所奪之異也不得不可謂之命而得則謂之命以其無所予有所予之異

也若概乎寻不寻奪不奪而皆曰命則命直虛設之詞而天無主宰矣君子之素位而行若概乎生與死得與不得而皆曰有命則一切委諸大造之悠悠而無行法尊生之道矣且不得而亦言命則是得爲常而不得爲非常君子而以非常視不得也又豈非據顯外以爲固有驚寵辱而生怨尤也哉天既生人以後士則學農則耕天子之子則富貴士庶之子則貧賤日用飲食一切尋常事都不屑屑勞勞投之以命而唯人之自爲質此天之所以大而人之所以與能也世俗不知乃云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於是有啖餡餈糕破枕踩花之誕說以慫慵惰放逸者之自棄使

然則立乎巖牆之下亦無不可而其自云知命者適以爲誣命而已矣是與於無命之甚者也而況義乎槩於此而後知呂氏立說之精

萬章下篇

集註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是伊尹胸中至大至剛語然須於此看出伊尹偏處其云至大至剛者言氣足以舉之也須與孔子天下有道某不與易自有分別伊尹但在自家志力學術上見得恁地有餘謂己有此格君救民之道更不論他精粗軟硬無往不成若孔子則直與天地生物一般須如此生生長長收收成成不徒恃在己者有此可化可育可亭可毒之用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說得極平易卻廣大高明無可涯際在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學孔子處不徒以己有兼善天下之才爲本領也

孟子於聖上更加一智字已顯示聖功聖學更不容但在資稟上說若說資稟則人皆可以爲堯舜而況三子之於孔子使孔子而天縱以智爲三子之所必不逮則孟子之願學又從何處描摹耶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不可認作託言以誘學者使然則夫子此語早已不忠不信矣學者於此處若信聖人不過則直

是自棄者不足與言夫射者之有巧力力固可練巧固可習皆不全繇資稟而巧之視力其藉於學而不因於生也爲尤甚總緣用功處難學之不易得庸人媮惰便以歸之氣稟爾朱子言顏子所進未可量又云緣他合下致知工夫看得有偏云云深得孟子之旨即如伊尹在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使且就堯舜之澤生民上著意及云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只在以其知覺覺天下上看得仁義之用則亦似未嘗向靜存動察中體備著位天地育萬物大合煞處分明至極也則使三子者以孔子之下學上達者爲作聖之功亦何資稟之可限乎三子之得爲聖

是他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故造其極而無所雜乃其以人欲之淨行天理之所流則雖徭縈徹條達而一從乎天理流行之順道者一逕藉直做去則固於天理之大無外而小無閒者不能以廣大精微之性學凝之蓋人欲之淨天資之為功半於人事而要不可謂無人力若天理之廣大精微皆備而咸宜則固無天資之可恃而全資之人事矣孔子吾十有五一章自說得工夫何等縝密雖在知命以還從容中道之妙非期待刻畫以為功而其存養以洗心退藏者要豈一聽之自然乎故孟子言聖智之事兩事字恰緊與必有事焉之意同此或未察乃云為學者言之則

聖人之聖智既絕乎人事矣學者乃以事學之豈非擬登天而以梯耶夫射者之習為巧也固有內正外直審幾發慮之功學者之所必習亦羿之所必習也故人可使學為羿而豈羿之巧自性生為人事所必不至者哉唯釋氏為怪誕亡實之論以欺人故裝點就未離母胎已證菩提墮地七步唯吾獨尊一派淫邪之說聖人之道人道也君子之學聖學也亦安有此耶故知歸三子之偏於氣稟蓋朱門諸子誣其師之印可而非朱子之云然

東陽云此章聖字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非也如伯夷求仁得仁而無怨伊尹處畎畝樂堯舜之道幡然一改而伐夏救民此豈更有未化者哉大而化之化與中庸之言變則化者固有在己在物之分然於己未化則必不能化物而不能化物者亦即己之未化也如夷惠之流風興起百世之下伊尹格正太甲俾其處仁遷義則既於物而見其化矣是豈其居之為德者猶有所絓礙而不能達於變通者乎孟子曰伯夷隘隘似與化相反故東陽疑之而其實不然大同中之條理有其化一致中之條理亦有其化也人欲淨而天理行則化自順伯夷之隘固不與鮑焦申徒狄一流私意用事悁戾疾物者等故鮑焦申徒狄滿腹是怨而伯夷不然求仁而得仁固已優游厭飫於天理之中

無往而不順矣伯夷之隘隘亦化故曰聖之清伯夷之化化於隘中則雖聖而亦隘也孟子之答浩生不害於聖上又加神之一位蓋以三子為聖而孔子為神曰聖之時時則天天一神矣易曰化不可知化自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如春之必溫秋之必涼木之必落草之必榮化之可知者也三子所得與之化也物之品物流形者而以各正性命各正性命者而以保合太和元亨利貞用於至微而體於至顯春夏秋冬有其定位而無其專氣化之不可知者也孔子之所獨也孔子之異於三子不於其廣大高明之性而於其中庸精微之德故以射之巧譬之不能化則無

以行遠猶射者之不能至如鮑焦申徒狄之淸鄧禹陶侃之任東方朔阮籍之和行將去便與道相齟齬三子御一直順行去更無蹭蹬差池是可謂大而化之矣不知者乃謂孔子能化而三子不能直將化之一字看得玄妙無定儌惟孟子知聖之深則直在洗心藏密處揀出極深研幾之妙盡化之粗者便奇特亦自易知日月之廣照江海之汪洋是也化之精者即此易知處便不可知水之瀾日月之容光必照也兩者俱化而可知不可知分焉不可知者藏之密也日新而富有者也何嘗有超陵變幻爲出於三子所化之外別有作用也哉化則聖也不可知則聖之時

也化則力之至也不可知則巧之審中於無形者也以此辨之則以言三子之德也不誣而學孔子也亦有其津涘矣

不可知只是不易見非見之而不可識也人之所不易見者唯至精至密者而已雖云不可知卻是一定在如巧者之於正鵠然天之有四時其化可見其爲化者不可見若人所爲便大綱露出本領來分派下做作用賞則喜之形罰則怒之形儘他奇特都有跡在如伯夷之淸其始如是則終莫不如是可以掐著搦著算定總爲他在粗枝大葉上布規模立軌則若天之有時綿綿密密而所以爲寒暑

生殺者總在覩不見聽不聞之中孔子之不顯其德以爲載於無聲無臭者下學而上達知之者唯天人在作用上著心目則更無規切處也乃其所以示人則又無所隱而若未有知者然非使人見之而不能測識之如異端之所謂神通者比此以中庸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求之則庶幾不差學者未到孟子知聖地位且就博文約禮上討線索煞定仕止久速看他功用鮮不迷矣

程子以孔子爲乘田則爲爲司寇則爲孟子必欲得賓師之位定孔孟差等如此說道理是將孔子竟作釋氏一乘圓教四無礙看聖人精義入神特人不易知爾豈有於此

亦可於彼亦可大小方圓和光同塵之道哉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與易六位時成之義同豈如世俗之所謂合時者耶春夏秋冬固無一定之寒暑溫涼而方其春則更不帶些秋氣方其夏則了了與冬懸隔其不定者皆一定者也聖賢有必同之心理斯有可同之道法其不同者時位而已一部周易許多變易處只在時位上分別到正中正當以亨吉而无咎則同也故孟子以論世爲尚友之要道孔子之先自華督之難奔魯而仕於魯到鄹大夫時亦爲魯之世臣矣春秋時世祿之法未褻而士之子必爲士而仕者非有大故必於其宗國則孔子既嗣鄹大夫之祿自不

得不仕乘田委吏爲職雖小而亦筮仕者初登仕版所必循之階豈可以我有聖德而操一不屑之心乎古者五十始爵乃命爲大夫周禮國在不容越也孔子之爲此自在蚤歲義之宜道之正而豈故爲委屈耶孟子雖魯之公族而失其祿位降在皁隸者已久自繆平之世三家不復執魯政疑悼公元公盡去三桓不復列其子孫於在廷矣孟子於宗國無可仕之階述游道既通則已在五十受爵之年固不容自乞卑官以枉道辱己且齊梁之君卑禮厚幣聘之以來若更自請散秩以受微祿不承權輿而廿爲折節愈不可矣抑樂正子固云前以士後以大夫則孟子嘗爲士矣未嘗必得賓師而後仕也孟子

既以抱關擊柝爲祿仕之宜則其不必賓師之位者可見孔子道不行於魯不脫冕而行則其處司寇者與處乘田委吏之去就固不同矣聖人居上不驕在下不憂方必至方圓必至圓當方而方則必不圓當圓而圓則必不方故曰規矩方圓之至聖人人倫之至也而豈有方圓無不可之理哉學者之大忌在推高聖人以爲神化不測而反失其精義入神合規應矩之大經則且流於俗學入於異端而成乎無忌憚之小人矣

朱子譏賈誼失進言之序斟酌事理允爲定論從來評賈生之得失者未能及也古者大臣坐而論道以至庶人工瞽咸可進言然庶人工瞽之所言者必非百官之所言小臣之所言者必非大臣之所言也唯大臣所論者道則朝廷之建立因革一切制治保邦文章度數須通盤徹底料理一成局而陳之以授百工之作行若居言職者則必有愆而後繩有繆而後糾方無愆繆且不可立意思逞議論徒增聚訟有官守者則在兵言兵在農言農在禮言禮以專治其事則利害親而言之無妄也至於庶人工瞽之諫則又必國家顯著之事理介於得失安危之大在廷者蒙蔽不以上聞而後可陳其一得以待採焉今誼所言者外制匈奴內削侯王上求主德下正民俗以洎乎禮樂制度

正朔服色爲天子所操三重之權者巨細畢舉盡取漢家之天下畫一成局而欲竟授之有司遵而行之此大臣所從容坐論於燕閒之道而誼以疏遠小生輒以紙窗竹屋之所揣摩者握朝野中外以唯其所指使則是以天下爲佹得佹失試少年議論文章之物而可哉故知位卑言高急於自衒之罪不可以加之朱雲鄒讀鄭俠陳東直言敢諫之士而唯誼允當之而孟子之旨本以爲爲貧而仕者留一優游進退之局以盡其素位之道非概以出位而言責小臣而歸言責於大臣義自著明無容藏也

不敢見禮也不可召義也一章之中縱說橫說乃於義禮

二字條理則自分明如云且云何敢云奚可云豈敢云況乎直語清出禮行常經義緣事制唯合夫義之宜者則雖禮之所無而禮自可以義起如君欲有謀則就之堯與舜迭爲賓主一合於尊賢之義則當其行之不患乎禮之不中於節文而不必引君尊臣卑之禮以奇其不敢矣若禮所本有則義即不宜而一以禮之經爲宜如孔子非脅君之所可召而召必赴焉則禮有其常爲禮屈而非爲勢屈於義固宜抑不必據不可召之義以自亢矣禮義相爲錯綜以成經緯固有合一之理乃聖賢審物度己則必既求之禮又求之義雖求之義亦必求之禮無不可者而後決

然以行其志此孟子所以不陷於一偏其以養君子之剛大者即以定人道之高卑乃知王前士前貧賤驕人之說苟自矜厲以傲典禮而蹶觸王門者既以自辱其身而犯上干主其越禮踰分亦已甚矣註錄未悉

易位之事後世所以不可行者非孟子之言不可通於來今也霍光行之畢竟是胡亂蓋封建之天下自與郡縣異到秦漢以後天下事大段改易如此許異事更不可倚古人行跡莽撞且孟子所言要爲諸侯言爾諸侯危社稷則貴戚變置之抑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旁告四鄰可以相信相從而貴戚之卿雖首發策亦無嫌於犯上若夫天子之不可易者非徒三仁不能行之於紂三代之末主之失道者多矣從未有爲此舉動者蓋天子之於臣純乎臣者也古者諸侯之卿命於天子則不純乎臣者也亦幾與今之首領同不純乎臣而上又有天子可以請命則雖貴戚之卿易之而實天子易之矣若四海一帝九州一王君雖不君誰敢制命自己而徼幸以成非常之事哉委任權力亦何足恃而可以爲三仁之所不敢爲乎此霍光之所以不學無術而釀山禹之逆司馬昭桓溫所以爲梟獍之魁而不可道也

讀四書大全說卷九終

讀四書大全說卷十

衡陽王夫之譔

孟子告子上篇

告子說性猶杞柳猶湍水只說箇猶字便差人之有性卻將一物比似不得他生要捉摸推測說教似此似彼總緣他不曾見得性是箇甚麽若能知性則更無可比擬者孟子斬截說箇善是推究根原語善且是繼之者若論性只喚做性便足也性裏面自有仁義禮智信之五常與天之元亨利貞同體不與惡作對故說善且不如說誠唯其誠是以善誠於天是以善於人惟其善斯以有其誠天善之故人能誠之所有者

誠也有所有者善也則孟子言善且以可見者言之可見者可以盡性之定體而未能即以顯性之本體夫然其得以萬物之形器動作爲變化所偶有者取喻之乎先儒窮治告子之失不曾至此非所謂片言折獄也

朱子謂告子只是認氣爲性其實告子但知氣之用未知氣之體並不曾識得氣也告子說勿求於氣使其能識氣之體則豈可云勿求哉若以告子所認爲性之氣乃氣質之氣則荀悅王充三品之言是已告子且以凡生皆同猶凡白皆白者爲性中間並不分一人禽等級而又何有於氣質之差也理即是氣之理氣當得如此便是理理不先

而氣不後理善則氣無不善氣之不善理之未善也如牛犬類人之性只是理之善是以氣之善天之道惟其氣之善是以理之善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氣也唯其善是以可儀也所以乾之六陽坤之六陰皆備元亨利貞之四德和氣爲元通氣爲亨化氣爲利成氣爲貞在天之氣無不善天以二氣成五行人以二殊成五性溫氣爲仁肅氣爲義昌氣爲禮晶氣爲智人之氣亦無不善矣理只是以象二儀之妙氣方是二儀之實健者氣之健也順者氣之順也天人之蘊一氣而已從乎氣之善而謂之理氣外更無虛託孤立之理也乃既以氣而有所生而專氣不能致功固

必因乎陰之變陽之合矣有變有合而不能皆善其善者則人也其不善者則犬牛也又推而有不能自爲梧棬之杞柳可使過顙在山之水也天行於不容已故不能有擇必善而無禽獸之與草木杞柳等然非陰陽之過而變合之差是在天之氣其本無不善明矣天不能無生生則必因於變合變合而不善者或成其在人也性不能無動動則必效於情才情才而無必善之勢矣在天爲陰陽者在人爲仁義皆二氣之實也在天之氣以變合生在人之氣於情才用皆二氣之動也此動字不對靜字言動靜皆動也繇動之靜亦動也告子既全不知性亦不知氣之實體而但據氣之動者以爲性動

之有同異者則情是已動之於攻取者則才是已若夫無有同異未嘗攻取之時而有氣之體焉有氣之理焉(卽性)則告子未嘗知也故曰性猶杞柳也則但言才而已又曰性猶湍水也則但言情而已又曰生之謂性知覺者同異之情運動者攻取之才而已矣又曰食色性也甘食悅色亦情而已矣其曰仁內也則固以愛之情爲內也愛者七情之一與喜怒哀樂而同發者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可以爲善則可以爲不善矣猶湍水者此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爲不善非才之罪則爲善非才之功矣猶杞柳者此也(杞柳之爲桮棬人爲之非才之功卽以爲不善之器亦人爲之非才之罪)若

夫人之實有其理以調劑夫氣而效其陰陽之正者則固有仁義禮智之德存於中而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所從出此則氣之實體秉理以居以流行於情而利導之於正者也若夫天之以有則者位置夫有物使氣之變不失正合不失序(如耳聽目視一時合用而自不紊)以顯陰陽固有之撰者此則氣之良能以範圍其才於不過者也理以紀乎善者也氣則有其善者也(氣是善體)情以應夫善者也才則成乎善者也故合形而上形而下而無不善乃應夫善則固無適(音的)應也成乎善則有待於成也無適應則不必於善(湍水之喻)有待於成則非固然其成(杞柳之喻)是故不可竟乎情才以無

有不善之名若夫有其善固無其不善所有者善則卽此爲善氣所以與兩間相彌綸人道相終始唯此爲誠唯此爲不貳而何杞柳湍水之能喩哉故曰誠者天之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已(二氣)誠之者人之道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已(仁生氣義成氣)又安得尊性以爲善而謂氣之有不善哉人有其氣斯有其性犬牛既有其氣亦有其性人之凝氣也善故其成性也善犬牛之凝氣也不善故其成性也不善氣充滿於天地之閒卽仁義充滿於天地之閒充滿待用而爲變爲合因於造物之無心故犬牛之性不善無傷於天道之誠(在犬牛則不善在造化之有犬牛則非不善)氣充滿於有生之後

則健順充滿於形色之中而變合無恆以流乎情而效乎才者亦無恆也故情之可以爲不善才之有善有不善無傷於人道之善苟其識夫在天之氣唯陰唯陽而無潛無亢則合二殊五實而無非太極(氣皆有理)苟其識夫在人之氣唯陰陽爲仁義而無同異無攻取則以配義與道而塞乎兩閒(因氣爲理)故心氣交養斯孟子以體天地之誠而存太極之實若貴性賤氣以歸不善於氣則亦樂用其虛而棄其實其弊亦將與告子等夫告子之不知性也則亦不知氣而已矣

貴性賤氣之說似將陰陽作理變合作氣看卽此便不知

氣變合固是氣必然之用其能謂陰陽之非氣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一陰陽也陰陽顯是氣變合卻亦是理純然一氣無有不善則理亦一也且不得謂之善而但可謂之誠有變合則有善善者卽理有變合則有不善不善者謂之非理謂之非理者亦是理上反照出底則亦何莫非理哉大要此處著不得理字亦說不得非理所以周子下箇誠幾二字甚爲深切著明氣之誠則是陰陽則是仁義氣之幾則是變合則是情才（情者陽之變才者陰之合）若論氣本然之體則未有幾時固有誠也故凄風苦雨非陰之過合之淫也亢陽烈暑非陽之過變之甚也且如呼者爲陽吸者爲陰不呼不吸將又何屬所呼所吸抑爲何物老氏唯不知此故以橐籥言之且看者橐籥一推一拽鼓動底是甚麽若無實有儘橐籥鼓動那得者風氣來（如吹火者無火則吹亦不然）唯本有此一實之體自然成理以元以亨以利以貞故一推一拽動而愈出者皆妙實則未嘗動時理固在氣之中停凝渾合得住那一重合理之氣便是萬物資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底物事故孟子言水無有不下水之下也理也而又豈非氣也理一氣氣一理人之性也孟子此喻與告子全別告子專在俄頃變合上爭勢之所趨孟子在亙古亙今充滿有常上顯其一德（如言潤下潤德下又一德）一此唯中庸鄭註說得好木神仁火神禮金神義水神信土神知（康成必有所授）火之炎上水之潤下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十德）不待變合而固然氣之誠然者也天全以之生人人全以之成性故水之就下亦人五性中十德之一也其實則亦氣之誠然者而已故以水之下言性猶以目之明言性卽一端以徵其大全卽所自善以顯所有之善非別借水以作譬如告子之推測比擬也

金仁山謂釋氏指人心爲性而不知道心爲性此千年暗室一燈也於此決破則釋氏儘他說得元妙總屬淺鄙他只認精魂便向上面討消息遂以作弄此精魂爲工夫如人至京都不能得見天子卻說所謂天子者只此宮殿嵯峨號令赫奕者是凡人之有情有才有好惡取舍有知覺運動都易分明見得唯道心則不易見如宮殿之易見號令之易聞而深居之一人固難得而覿面也故曰道心惟微在人微者在天則顯故聖人知天以盡性在天微者在人則顯故君子知性以知天（上微顯以小大言下微顯以隱著言）孟子就四端言之亦就人之顯以徵天之微耳孔子一陰一陽之謂道一章則就天之顯以徵人之微也要其顯者在天則因於變合在人則因於情才而欲知其誠然之實則非存養省察功深候到者不知釋氏只是急性著立地便要見得

硬去搜索看到人心盡頭未有善未有惡處便自止息告子也是如此他不信知覺運動情才之外有未發之中總緣他未曾得見天子反怪近臣之日侍君側向人說知者爲妄立名色以欺眾則亦可哀也已能活能動底只是變合之幾變合而情才以生變已則化合已則離便是死也釋氏說蕉心倚蘆明是說合說夢幻泡影明是說變而其所變所合者之爲何物總不曾理會在乃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生之謂性死卽無性也）嗚呼亦安得此鄙陋俗淺之言而稱之也哉

仁山云釋氏指視聽言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所以視聽言

動之理爲性語猶有病葢將理氣分作二事則是氣外有理矣夫氣固在人之中而此外別有理豈非義外之說乎所以視聽言動之理在既視聽既言動後方顯卽可云外孔子言復禮爲仁則禮徹乎未有視聽言動之先與既有之後卽氣而恆存也今以言與聽思之聲音中自有此宮商角徵羽而人之氣在口卽能言之在耳卽能辨之視之明於五色動之中於五禮亦莫不唯氣能然非氣之用僅可使視見聽聞言有聲動則至也人之性既異於犬牛之性人之氣亦豈不異於犬牛之氣人所以視聽言動之理非犬牛之所能喻人視聽言動之氣亦豈遂與犬牛同耶

人之甘食悅色非自陷於禽獸者則必不下齊於禽獸乃嘑蹴之食乞人不屑不屑則亦不甘矣是卽自陷於禽獸者其氣之相取也亦異況乎卽無不屑而所甘所悅亦自有精粗美惡之分其所以迥然而爲人之甘悅者固理也然亦豈非氣之以類相召者爲取舍哉故曰形色天性也氣而後成形形而後成色形色且卽性而況氣乎氣固只是一箇氣理別而後氣別乃理別則氣別矣唯氣之別而後見其理之別氣無別則亦安有理哉

天下豈別有所謂理氣得其理之謂理也氣原是有理底盡天地之閒無不是氣卽無不是理也變合或非以理則

在天者本廣大而不可以人之情理測知聖人配天只是因而用之則已無不善矣朱子說堯舜之子不肖是不好底意思被他轉得好了非堯舜之能轉天也在變化處覺得有些不善其實須有好底在子雖不可傳而適以成其傳賢之善也唯知其廣大而不執一偏則無不善矣在天之變合不知天者疑其不善其實則無不善惟在人之情才動而之於不善斯不善矣然情才之不善亦何與於氣之本體哉氣皆有理偶爾發動不均不浹乃有非理非氣之罪也人不能與天同其大而可與天同其善只緣者氣一向是純善無惡配道義而塞乎天地之閒故也凡氣之

失其理者卽有所羸要有所羸者必有所詘故孟子曰餒無理處便已無氣故任氣無過唯暴氣害氣則有過（暴亦虐害意義見前篇）不暴害乎氣使全其剛大則無非是理而形以踐性以盡矣此孟子之所以爲功於人極而爲聖學之正宗也知氣之善而義之非外亦可知矣

愛未是仁愛之理方是仁雙峰之說此𨖚矣韓退之不知道開口說博愛之謂仁便是釋氏旖旎纏綿弄精魂勾當夫愛情也愛之理乃性也告子唯以情爲性直將愛弟之愛與甘食悅色同一心看今人若以粗浮之心就外面一

層浮動底情上比擬則愛弟之心與甘食悅色之心又何別哉近日有一種邪說謂鍾情正在我輩卽此是忠臣孝子本領說得來也有些相似只此害人心極大須知此處絕不可以庸陋流俗之情識揀別得且如人之愛弟吾弟則愛之固人之所同也然使其弟有殺之害之之事而秦人之弟爲之救患解紛則必舍其弟而愛秦人矣此如人之嗜炙本所同也乃以多食炙故而致飽悶則甘菜而不甘炙無他歆者同之厭者異之同者取之異者攻之情之緣感以生而非性之正也故就凡人言之吾弟則愛者亦非仁也必至於象日以殺舜爲事而舜且親愛不改其恆愛喜與同而無僞方謂之仁則固與食肉者之甘好色者之悅但以情之合離爲取舍者不侔益人之愛弟也亦止可云愛舜之愛象也乃盡其同氣相感之理也告子一流自無存養省察之功不能於吾心見大本則亦惡知吾弟則愛之外更有愛弟之理哉朱子曰仁者愛之理此語自可顛倒互看緣以顯仁之藏則曰愛之理若欲於此分性情仁未仁之別則當云理之愛先言愛則因愛而辨其理先言理則吾得理之氣自然有此親親仁民愛物之成能油然順序而生也故曰性之德也以舜之愛象觀之唯有本而愛遂不窮豈但於其用愛得所而見爲理哉待用愛得所而見爲理則豈徒可云義外哉仁亦外矣

潛室以權度言義內亦未嘗知義也若專在權度上見義則權度者因物之有長短輕重而立豈非外乎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此豈待權度而後審者哉蓋唯有事於集義者方知義內若非其人則但見義繫物設如權度之因物而立因物者固不繫內矣有物則權度用無物則無用權度處兩物相衡則須權度一物獨用則不須權度然則弟未爲尸之時不與叔父爭敬而專伸其敬於叔父便無義乎（只是一般則無長短輕重）學者須於叔父未當前弟未爲尸之時看取敬叔父敬尸之心何在方知義之在內庸人無集義之功而不知義則一向將外物之至感心以生

權度而不得不授之權度者以為義如貧人本無金穀必借貸始有遂以借貸而得謂之富而不知能治生者之固有其金穀也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不因於外人盡知之故公都子言君子之知義在內者猶汝之知飲湯飲水不待權度而自不至於顛倒也固有義而固知之則義之在吾心內者總非外物之可比擬（權度人為之外物也）故曰告子未嘗知義彼直不知何者為義非但誤其外內之界而已（如說權度為義便不知義）孟子至此亦難與顯言非有吝而不言也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有所性之德存焉此豈可與不知者名言之哉不得已而以弟為尸言之則以人之愛敬或因情因感因名因事而相暱以愛相畏以敬非愛敬也非愛敬則安知愛敬之在內唯至於宗廟之中視無可見聽無可聞總無長短輕重之形容吾權度而神之不可射者以其昭明焄蒿淒愴之氣（此正金氣也秋氣也義氣也）相為類動而所自生之敬不倚聲色而發於中如夏氣之感而嗜水冬氣之感而嗜湯於此思之敬之繇內發而不緣物以立者固可見矣而人所以敬叔父者以天動天亦如是而已矣是中節者雖因於物而所發者根於性也彼昏不知而猶以敬尸之敬為外物之輕重長短以移用其權度則是為孟季子者終身未嘗有一念之眞敬其謂之外也則奚怪哉夫苟無

一念之合於敬而僭權度以為義則雖以飲湯飲水喻之彼且曰飲湯飲水不待權度而喻者也故內也敬叔父敬弟待權度而審者也故外也嗚呼亦不可瘳已

權之度（音徒雒切陳氏所云權度乃如字）之須吾心有用權度者在固亦非外然權度生於心而人心之輕輕重重長長短短者但假權度以熟而不因權度以生也聖人到精義入神處也須有觀物之智取於物為則（權度近智與義無與）然謂輕重長短茫無定則於吾心因以權稱之以度量之而義以出則與於外義之甚者矣當初者權度是何處來底不成是天地閒生成一丈尺一稱錘能號於物曰我可以稱物之輕重量物之長短哉人心之則假於物以為正先王制之而使愚不肖相承用之是以有權度權度者數也理也而為此合理之數者人心之義也故朱子謂義如利斧劈物則為權度之所自出而非權度明矣今世里胥牙儈之流有全靠算子算金穀地畝者（算子猶權度）為他心中本無了了之數只仗學得來猾熟算來也不差乃一奪其算子則一無所知且方其用算子時數之乘除多寡所以然之理固懵然不省一數已知而復授一數則須從頭另起而先所用者全無用處此豈非其心無權度之故而敬叔父敬弟之眞敬其如此之倚仗成法茫然無得於心旦變夕移斷續而不

相接也乎潛室未之思爾
若說弟重則敬弟叔父重則敬叔父爲權度此是料量物理智之用也（且非智之體）不與敬之本體相應若說權度者物之所取平者也吾心之至平者謂之權度則夫平者固無實體特因無不平而謂之平耳此但私欲不行邊事未到天理處以平爲義則義亦有名而無實矣義者以配四德之利四時之秋豈但平而已哉吾固有之氣載此剛大之理如利斧相似嚴肅武毅遇著難分別處一直利用更無荏苒此方是義之實體故以敬以方以宜以制而不倚於物豈但料量以虛公若衡鑑之無心而因用以見功者乎

孟子不曾將情才與性一例竟直說箇善字本文自明曰可以爲善卽或人性可以爲善之說也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卽告子性無不善之說也彼二說者只說得情才便將情才作性故孟子特地與他分明破出言性以行於情才之中而非情才之卽性也孟子言情可以爲善而不言可以爲不善言不善非才之罪而不言善非才之功此因性一直順下從好處說則其可以爲不善者既非斯人所必有之情固但見其可以爲善而不見其可以爲不善若夫爲善雖非才之功而性克爲主才自輔之性與才合能而成其績亦不須加以分別尊歸功於性而擯才也此是大端有得渾淪處說一邊便是不似彼欲破性善之旨須在不好處指摘也然言可以爲善則可以爲不善者自存言不善非才之罪則爲善非其功也亦可見矣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也云云明是說性不是說情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雖其發也近於情以見端然性是徹始徹終與生俱有者不成到情上便沒有性性感於物而動則緣於情而爲四端雖緣於情其實止是性如人自布衣而卿相以位殊而作用殊而不可謂一爲卿相則已非布衣之故吾也又如生理之於花果爲花亦此爲果亦此花成爲果而生理均也非性如花而情如果至已爲果則但爲果而更

非花也孟子竟說此四者是仁義禮智既爲仁義禮智矣則卽此而善矣卽此而善則不得曰可以爲善惻隱卽仁豈惻隱之可以爲仁乎（有擴充無造作）若云惻隱可以爲仁則是惻隱內而仁外矣若夫情則特可以爲善者爾可以爲善者非卽善也若杞柳之可以爲桮棬非杞柳之卽爲桮棬也性不可戕賊而情待裁削也（前以湍水喻情此以杞柳喻情蓋告子杞柳湍水二喻意元互見）故以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性也而非情也夫情則喜怒哀樂愛惡欲是已慶源說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亦何往而不善語極有疵喜怒哀樂未發則更了無端倪亦何善之有中節而後善則不中節

者固不善矣其善者則節也而非喜怒哀樂也學者須識得此心有箇節在不因喜怒哀樂而始有則性情之分迥然矣若昏然不察直將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與喜怒哀樂作一箇看此處不分明更有甚性來孟子言情只是說喜怒哀樂不是說四端今試體驗而細分之乍見孺子入井之心屬之哀乎亦僅屬之愛乎非有愛故無欲穿窬之心屬之怒乎亦僅屬之惡乎即穿窬者亦有所惡若恭敬是非之心其不與七情相互混者尤明矣學者切忌將惻隱之心屬之於愛則與告子將愛弟之心與食色同為性一例在兒女之情上言仁漢以來儒者不識仁字只在此處差謬惻隱是仁

愛只是愛情自情性自性也情元是變合之幾性只是一陰一陽之實情之始有者則甘食悅色到後來蕃變流轉則有喜怒哀樂愛惡欲之種種者性自行於情之中而非性之生情亦非性之感物而動則化而為情也情便是人心性便是道心道心微而不易見人之不以人心為吾俱生之本者鮮矣故普天下人只識得箇情不識得性卻於情上用工夫則愈為之而愈妄性有自質情無自質故釋氏以蕉心倚蘆喻之無自質則無恆體故莊周以藏山言之無質無恆則亦可云無性矣甚矣其逐妄而益狂也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不善非才罪罪將安歸耶

集註云乃物欲陷溺而然而物之可欲者亦天地之產也不責之當人而以咎天地自然之產是猶舍盜罪而以罪主人之多藏矣毛嬙西施魚見之而深藏鳥見之而高飛如何陷溺魚鳥不得牛甘細草豕嗜糟糠細草糟糠如何陷溺人不得然則才不任罪性尤不任罪物欲亦不任罪其能使為不善者罪不在情而何在哉朱子曰非才如此乃自家使得才如此自家二字尤開無窮之弊除卻天所命我而我受之為性者更何物得謂之自家也情固是自家底情然竟名之曰自家則必不可蓋吾心之動幾與物相取物欲之足相引者與吾之動幾交而情以生然則情

者不純在外不純在內或往或來一來一往吾之動幾與天地之動幾相合而成者也釋氏之所謂心者正指此也唯其為然則非吾之固有而謂之鑠金不自鑠火亦不自鑠金火相搆而鑠生焉鑠之善則善矣助性以成及物之幾而可以為善者其功矣鑠之不善則不善矣率才以趨溺物之為而可以為不善者其罪矣故曰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而不可云不能盡其情若盡其情則喜怒哀樂愛惡欲之熾然充塞也其害又安可言哉才之所可盡者盡之於性也能盡其才者情之正也不能盡其才者受命於情而之於蕩也惟情可以盡才故耳之所

聽目之所視口之所言體之所動情苟正而皆可使復於禮亦惟情能屈其才而不使盡則耳目之官本無不聽不明耽淫聲嗜美色之咎而情移於彼則才以舍所應效而奔命焉蓋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其體微而其力亦微故必乘之於喜怒哀樂以導其所發然後能鼓舞其才以成大用喜怒哀樂之情雖無自質而其幾甚速亦甚盛故非性授以節則才本形而下之器蠢不敵靈靜不勝動且聽命於情以爲作爲輟爲攻爲取而大爽乎其受型於性之良能告子之流既不足以見吾心固有之性而但見夫情之乘權以役用夫才億爲此身之主遂以性之名加之於情釋孟子者又不察於性之與情有質無質有恆無恆有節無節之異乃以言性善者言情善夫情苟善而人之有不善者又何從而生乃以歸之於物欲則亦老氏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之緒談抑以歸之於氣則誣一陰一陽之道以爲不善之具是將賤二殊厭五實其不流於釋氏海漚陽燄之說者幾何哉愚於此盡破先儒之說不賤氣以孤性而使性託於虛不寵倩以配性而使性失其節竊自意可不倍於聖賢雖或加以好異之罪不敢辭也

以在天之氣思之春氣溫和只是仁夏氣昌明只是禮秋氣嚴肅只是義冬氣清冽只是智木德生生只是仁火德光輝只是禮金德勁利只是義水德淵渟只是智及其有變合也冬變而春則乍呴然而喜凡此四情皆可以其時風日雲物思之春合於夏則相因泰然而樂夏合於秋則疾激烈而怒秋變而冬則疵凄切而哀如云秋冬之際尤難爲懷哀氣之動也水合於木則津潤而喜新雨後見之木合於火則自遂而樂火薪相得欲燃時見之火變金則相激而怒金在冶不受變火必變之如此金變水則相離而哀此差難見金水不相就繫合而離以在人之氣言之陽本剛也健德也與陰合而靡爲陰所變則相隨而以喜以樂男之感女義之合利時如此非剛質矣陰本柔也順德也受陽之變必有吝情雖與陽合而相迎之頃必怒已易其故必哀女制於男小人屈於君子必然非柔體矣惟於其喜樂以仁禮爲則則雖喜樂而不淫於其怒哀以義智相裁則雖怒哀而不傷故知陰陽之撰唯仁義禮智之德而爲性變合之幾成喜怒哀樂之發而爲情性一於善而情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也

不善雖情之罪而爲善則非情不爲功蓋道心惟微須藉此以流行充暢也如行仁時必以喜心助之情雖不生於性而亦兩閒自有之幾發於不容已者唯其然則亦但將可以爲善獎之而不須以可爲不善責之故曰乃所謂善也言其可以謂情善者此也集註釋此何不明蓋謂情也功罪一歸之情則見性後

亦須在情上用功大學誠意章言好惡正是此理既存養以盡性亦必省察以治情使之為功而免於罪集註云性雖本善而不可無省察矯揉之功此一語恰合省察者省察其情也豈省察性而省察才也哉若不會此則情既可以為不善何不去情以塞其不善之原而異端之說繇此生矣乃不知人苟無情則不能為惡亦且不能為善便只管堆塌去如何盡得才更如何盡得性孟子言情則可以為善乃所謂善也專就盡性者言之愚所云為不善者情之罪專就不善者言之也孟子道其常愚盡其變也若論情之本體則如杞柳如湍水居於為功為罪之閒而無固

善固惡以待人之脩為而決導之而其本則在於盡性是以非靜而存養者不能與於省察之事大學之所以必正其心者乃可與言誠意也

集註謂情不可以為惡只緣誤以惻隱等心為情故一直說煞了若知惻隱等心乃性之見端於情者而非情則夫喜怒哀樂者其可以不可以為惡之名許之哉情如風然寒便帶得寒氣來暄便帶得暄氣來和便帶得和氣來惻隱等心行於情中者如和氣之在風中可云和風而不可據此為風之質但可為和而不可以為極寒暄熱也故君子慎獨以節其情也若不於存養上有以致其中則更無和之可致矣喜怒哀樂之發豈但有節而無無節者哉朱子未析得情字分明故添上不可以為惡五字而與孟子之旨差異若西山之言才亦云本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尤不揣而隨人口動爾人之為惡非才為之而誰為之哉唯其為才為之故須分別說非其罪若本不與罪更不須言非罪矣如刺人而殺之固不可歸罪於兵然豈可云兵但可以殺盜賊而不可以殺無辜耶孟子以耳目之官為小體而又曰形色天性也若不會通則兩語坐相乖戾蓋自其居靜待用不能為功罪者而言則曰小體自其為二殊五實之撰即道成器以待人之為功者而言則竟謂

之天性西山謂才不可以為惡則與孟子小體之說相背程子以才稟於氣氣有清濁歸不善於才又與孟子天性之說相背孟子於性上加一天字大有分曉才之降自天者無所殊而成形以後蠢不敵靈靜不勝動則便小而不大此等處須看得四方透亮不可滯一語作死局固難為不知者道也

程子全以不善歸之於才愚於論語說中有笛身之喻亦大略相似然笛之為身縱不好亦自與簫管殊而與枯枝草莖尤有天淵之隔故孔子言其相近孟子亦言非才之罪此處須活看既是人之才饒煞差異亦未定可使為惡

春秋傳記商臣蠭目豺聲王充便據以爲口實不知使商
臣而得慈仁之父方正之傅亦豈遂成其惡哉舜之格瞽
瞍及兕象於惡其究能不格姦者亦瞍象之才爲之也又
豈舜之於瞍象能革其耳目易其口體而使别成一底豫
之才哉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其本在性而其灼然終始
不相假借者則才也故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唯人有之而
禽獸所無也人之形色足以率其仁義禮智之性者亦唯
人則然而禽獸不然也若夫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情雖細
察之人亦自殊於禽獸（此可以爲善者）而亦豈人獨有七情而爲
禽獸之所必無如四端也哉一失其節則喜禽所同喜怒
獸所同怒者多矣（此可以爲不善）乃雖其違禽獸不遠而性自有
幾希之别才自有靈蠢之分到底除卻者情之妄動者不
同於禽獸則性無不善而才非有罪者自見矣故愚決以
罪歸情異於程子之罪才也

情之不能不任罪者可以爲罪之謂也一部周易都是此
理六陽六陰才也（言六者括百九十二）陽健陰順性也當位不當位
之吉凶悔吝其上下來往者情也（如泰否俱三陰三陽其才同也以情異故德異）
然在人則爲功爲罪而不可疑天地之化何以有此以滋
悔吝之萌天地直是廣大險不害易阻不害簡到二五變
合而爲人則喫緊有功在此故曰天地不與聖人同憂繇

讀四書大全說卷十　圭

天地之大而以變合之無害也觀情皆善則人極不立矣
天地之化同萬物以情者天地之仁也異人之性與才於
物者天地之義也天地以義異人而人恃天地之仁以同
於物則高語知化而實自陷於禽獸此異端之病根以滅
性隳命而有餘惡也

孟子言夜氣原爲放失其心者說雲峰言聖人無放心故
無夜氣非無夜氣也氣之足以存其仁義之心者通乎晝
夜而若一也聖人當體無非天者昭事不違一動一靜皆
性命之所通其次則君子之見天心者有過未嘗不知知
而未嘗復爲不遠復无祇悔也又其次雖日月至焉而與
天陟降之時亦未嘗不在動靜云爲之際如此則亦何待
嚮晦宴息物欲不交而後氣始得清哉審然則不可以夜
氣言者非但聖人也說到夜氣足以存仁義之心即是極
不好底消息譬病已深重六脈俱失其常但穀氣未衰則
可以過其病所應死之期如內經所云安穀者過期而已
若平人氣象胃氣內榮則不須問穀氣也在天者命也在
人者性也命以氣而理即寓焉天也性爲心而仁義存焉
人也故心者人之德也氣者天之事也心已放而恃氣存
之則人無功而孤恃天矣人之晝作而夜息者豈人之欲
爾哉天使之然不得不然以象則晝明而夜晦以氣則晝

行於陽而夜行於陰行於陰而息非人自息天息之也故迨至於夜而非人可用功之時則言及於氣而亦非人可用力之地所以朱子斥謂氣有存亡而欲致養於氣者爲誤異端之病正在於此舍人事之當脩而向天地虛無之氣捉摸賣弄一部參同契只在氣上用力乃不知天地自然之氣行於人物之中其昌大清虛過而不可留生而不可遏者儘他作弄何曾柰得他絲毫動則人之所可存可養者心而已矣故孟子之言養氣於義有事而於氣無功也若說旦晝有爲之時爲牿亡之所集卻便禁住此心不依羣動而與夜之息也相似以待清氣之生此抑爲道家

言者極頂處喚作元牝乃不知天地之氣恆生於動而不生於靜故程子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乃初九一陽數點梅花固萬紫千紅之所自復若一直向黑洞洞地枵然伏處待其自生則易當以坤之上六爲天地之心而何以元貫之疑戰正在此哉若一向靜去則在己者先已解散枯槁如何凝得者氣住氣不充體則心已失其所存之棊則生而死人而鬼靈而蠢人而物其異於蜊之結而鼊之縮者幾何耶靜則氣爲政者天事也動則心爲政者人道也君子以人承天故易於震之象曰不喪匕鬯人所有事於天者心而已矣喪其匕鬯以待鬼神之至於徜徉不亦妄乎

故孟子專以其功歸之養心而不歸之氣其旨定矣延平之說曰若於旦晝之間不至牿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非也旦晝不牿亡者其以存此心而帥其氣以清明者即此應事接物窮理致知孜孜不倦之際無往不受天之命以體健順之理若逮其夜則猶爲息機氣象之不及夫晝也多矣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出王游衍之際氣無不充性無不生命無不受無不明焉無不旦焉而覺待日入景晦目閉其明耳塞其聰氣反於幽神反於漠之候哉夜氣者氣之無力者也以無力故不能受惡之染汚則

以無力故不能受善之薰陶天不息則夜亦無殊於晝而夜非加清人有息則夜之所順受於天者微而氣行陰中則抑以魄受而不以魂承是故苟非牿亡其心者不須論夜也君子之夜氣與牿亡者之夜氣所差不遠故牿亡者得以近其好惡君子之晝氣麗乎動靜云爲而順受其清剛正大者則非牿亡者之所可與而氣象固已遠矣柰之何舍平人榮衞之和而與危病者爭僅存之穀氣哉達於朱子之旨則延平之說可廢矣

愚嘗謂命日受性日生竊疑先儒之有異今以孟子所言平旦之氣思之乃幸此理之合符也朱子言夜氣如雨露

之潤雨露者天不爲山木而有而山木受之以生者也則豈不與天之有陰陽五行而人受之爲健順五常之性者同哉在天降之爲雨露在木受之爲萌櫱在天命之爲健順之氣在人受之爲仁義之心而今之雨露非昨之雨露則今日平旦之氣非昨者平旦之氣亦明矣到旦晝梏亡後便將夙昔所受之良心都喪失了若但伏而不顯則不得謂之亡且其復也非有省察克念之功以尋繹其故但因物欲稍閒而夜氣之清明不知其所自生若此者豈非天之日命而人之日生其性乎乃或曰氣非性也夜氣非即仁義之心乃仁義之所存也則將疑日生者氣耳而性

則在有生之初而抑又思之夫性即理也理者理乎氣而爲氣之理也是豈於氣之外別有一理以游行於氣中者乎夫言夜氣非即良心而爲良心之所存猶言氣非即理氣以成形而理具也豈氣居於表以爲郛郭而良心來去以之爲宅耶故朱子說夜氣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以一養字代存字只此天所與人清明之氣（健順清明）故養成而發見到好惡上不乖戾即是良心而非氣外別有心生審矣理便在氣裏面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上者不離乎一陰一陽也故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氣自生心清明之氣自生

仁義之心有所觸則生可見即謂之生無所觸則生不可見故謂之存其實一也天與人以氣必無無理之氣陽則健陰則順也一陰一陽則道也錯綜則變化也天無無理之氣而人以其才質之善異於禽獸之但能承其知覺運動之氣尤異於草木之但能承其生長收藏之氣是以即在梏亡之餘能梏亡其已有之良心而不能梏亡其方受之理氣也（理氣謂有理之氣）天之與人者氣無閒斷則理亦無閒斷故命不息而性日生學者正好於此放失良心不求亦復處看出天命於穆不已之幾出王游衍無非昊天成命相爲陟降之時而君子所爲不遠復无祗悔以日見天心

曰凝天命者亦於此可察矣若云唯有生之初天一命人以爲性有生以後唯食天之氣而無復命焉則良心既放之後如家世所藏之寶已爲盜竊苟不尋求終不自獲乃胡爲牿亡之人非有困心衡慮反求故物之功而但一夜之頃物欲不接即此天氣之爲生理者能以存夫仁義之心哉故離理於氣而二之則以生歸氣而性歸理因以謂生初有命既生而命息初生受性既生則但受氣而不復受性其亦膠固而不達於天人之際矣

必須說箇仁義之心方是良心（言良以別於梏明有不良之心作對）蓋但言心則不過此靈明物事必共仁義而後爲良也心之爲德

只是虛（未有倚然可以倚）靈（有所覺不論善惡皆覺）不昧（能記憶親切凡記憶親切者必不昧）所以具眾理（未卽是理而能具之）應萬事者（所應得失亦未定）大端只是無惡而能與善相應然未能必其善也須養其性以爲心之所存方使仁義之理不失孔子曰操則存言操此仁義之心而仁義存也舍則亡言舍此仁義之心而仁義亡也出入無時言仁義之心雖吾性之固有而不能必其恆在也莫知其鄉言仁義之心不倚於事不可執一定體以爲之方所也其心之謂與卽言此仁義之心也說此書者其大病在抹下仁義二字單說箇靈明底物事集註已未免墮在北溪更添上一段描畫寫得恍恍惚惚似水銀珠子樣

算來卻是甚行貨大概釋氏之說恰是如此看他七處徵心不在內不在外之語正北溪所謂忽在此忽在彼也看他說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但起心塵勞先起正北溪所謂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也范家女子只撩亂記得幾句禪語便胡言道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從而稱之不亦過乎者昭昭靈靈纔收著卽在眼前底正釋氏所謂常住眞心此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第一緊要眞贓果如彼說則孔子之言句句可破不但如范氏妖蠥所云也此靈明活動者如荷葉上露水相似直是操不得底愈操而愈不存矣此靈明活動者亦如影之隨形不但不亡而

亦何容舍開眼見明閉眼見暗未有能舍之者也亦直不可說他莫知其鄉喚醒主人翁則端的在家裏坐行住坐臥不離者箇也嗚呼誰謂孔子之言而如斯其背謬耶總緣撇下仁義二字說心便惹得許多無父無君之教涎沫來胡鬧聖賢之言修辭立誠不合弄此虛脾聖賢之學反身而誠養其性以存其心不將此圓陀陀光閃閃的物事作本命元辰看得隆重朱子自有良心存亡只在眇忽之閒舍便失去操之勿放（放猶廢也非逸也）則良心常存一段語錄千眞萬當爲聖學宗旨其他畫出來活鬼相似一流虛脾語刪之無疑

謂欲生惡死是人心唯義所在是道心則區別分明乃朱子尤必云權輕重卻又是義義在舍死取生則卽以生爲義矣人心者唯危者也可以爲義可以爲不義而俟取舍者也故欲生惡死之心人心也慶源鹵莽不察竟將得生避患作人欲說則是遏人欲於不行者必患不避而生不可得以日求死而後可哉孟子以魚與熊掌配生與義魚雖不如熊掌之美然豈有毒殺人而爲人所不可嗜耶若夫人欲則烏喙之毒而色惡臭惡之不可入口者矣孟子於此原以言人之本心純乎天理（本心卽道心）卽在人所當欲之生當惡之死亦且辨之明而無所苟而況其爲非所當

欲非所當惡者（如宮室之美等）曾何足以亂之哉若論在所當得則雖宮室妻妾窮乏之得我且未是人欲橫行處而況欲生惡死之情唯不辨禮義而受萬鍾斯則天理亡而人欲孤行者聖賢於此只論禮義不論利害故朱子云臨時比並又卻只是擇利害處去若不於義理上審箇孰爲當欲孰爲當惡孰爲且不當用其欲惡而但以於身之緩急爲取舍則世固有無心於宮室妻妾之間安其麄陋所識窮乏者各一粟之施雖怨不恤而走死權勢坐守金粟者以不辨禮義而快其所欲受其可謂之知所取舍乎飲食之人人皆賤之飲食之於人其視宮室妻妾窮乏之得我也緩急利害相去遠矣詎可以飲食之人賢於富貴之人耶是知宮室妻妾窮乏之得我以至得生避患唯不知審則可以爲遏抑天理之具而成乎人欲固不可以欲生惡死卽爲人欲之私而亦不當以宮室妻妾窮乏之得我與生之可欲死之可惡從利害分緩急也

心則只是心仁者心之德也徑以心爲仁則未免守此知覺運動之靈明以爲性此程朱所以必於孟子之言爲之分別也然孟子言此則固無病其言仁人心也猶言義人路也義人路也非人路之卽義則仁人心也亦非人心之卽仁矣除卻義則非路非無路也或爲茅塞或爲蹊徑獸蹄鳥跡之道非人路也除卻仁則非心非無心也知覺運動將與物同非人之心也孟子之言明白簡易只是如此故不須更與分疏心卽仁之與非卽仁也朱子言仁者心之德德字亦須分別看不可以有得於心釋之德自屬天天予人以仁而人得之爲秉彝之心天予人以義而人得之以爲率繇之路其義一也若於此不審以心爲郛郭而仁在其中然則亦以路爲轍迹而義在其中乎若然則仁內而義外乎孟子義路之說若看不分曉極易犯手說似仁內義外去此路字是心中之路非天下之路也路在天下縱橫通達而非吾所必繇惟吾欲往燕往越以至越陌度阡此中卻分明有一路在終不成只趁著大路便走若予喩於義路自在吾心不在天下也潛室以不是血氣做成的心爲辨語極膚淺聖賢言心皆以其具衆理而應萬事者言之豈疑於此肉團之心哉孟子言此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則仁以爲之德而非能知能覺之識卽可具衆理能運能動之才卽可應萬事不然則物之有其知覺運動者何以於理昧而於事舛也此遠不禦而近自正者則義以爲之制而非任運自繇之可以達於天下而無所礙不然則物之意南而南意北而北者何以近無準而遠必泥也直以仁爲人心而殊之於物之心故下直言求心而不

言仁乃下直言心而言心卽以言仁其非僅以知覺運動之靈明爲心者亦審矣故雙峯爲之辨曰不應下文心字又別是一意若把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昏放則只從知覺上去與仁人心也不相接偉哉其言之也彼以知覺爲心而以收攝不昏爲求放心者不特於文理有礙而早已侵入異端之域矣程子云纔昏睡便放了朱子云收斂此心不容一物看來都有疵病求放心者求仁耳朱子云如我欲仁斯仁至矣多下一如字只欲仁便是求放心也仁者之事雖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不容他昏去乃昏而放失其仁固也然一不昏而卽可謂之仁乎既

不昏亦須有所存先儒謂隨處體認天理故亦必學問以爲之津涘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能行恭寛信敏惠於天下皆求放心之道也若但提醒此靈明教不昏著睡著則異端之徹夜達旦死參死究者莫有仁焉者矣放心只是失卻了仁有私意私欲爲之阻隔而天理不現天理現則光輝篤實萬物皆備而豈一物不容哉若但以不昏而無物爲心之存則狂如李白且有桃波一步地了了語聲聞之時而語其極至將龐蘊所謂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者盡之矣孟子喫緊教人求仁程朱卻指箇不求自得空洞虛亢底境界異哉非愚所敢知也雙峯於二賢之後而能直領孟子之意以折羣疑其以正人心闢邪說於毫釐之差者功亦烈矣唯知此則知所放所求之心仁也而求放心者則以此靈明之心而求之也仁爲人心故卽與靈明之心爲體而旣放以後則仁去而靈明之心固存則以此靈明之心而求吾所性之仁心以本體言雖不可竟析之爲二心以效用言則亦不可槩之爲一心也而朱子所云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亦覺與釋氏無能無所最初一念卽證菩提因地果生之說無以別識得所求之心與求心之心本同而末異而後聖賢正大誠實之學不混於異端愚不敢避

粗淺之譏以雷同先儒亦自附於孟子距楊墨之旨以俟知者耳

朱子云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已求放心）然後能灑埽門戶整頓事務（學問）使放心不收則何者爲學問思辨又云存得此心方可做去凡此皆謂求放心爲學問之先務須求放心而後能學問若非勉齋雙峯爲之發明則是學問之外別有求放心一段工夫既與孟子之言顯相矛盾而直將此昭昭靈靈能學知問之心爲當求之心（學唱曲子也是此心）則於聖賢之學其差遠矣只教此知覺之心不昏不雜此異端之所同而非但異端也卽俗儒之於記誦詞章以至一技一

之士也須要心不昏惰不雜亂方能習學此又不過初入小學一段威儀一箇徑路耳故小道得以同之俗儒得以同之而異端亦得以同之求其實則孟子所謂專心致志者而已（專心不爲外物所誘致志收斂不令昏放）曾聖賢克己復禮擇善固執之全體大用而止此乎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猶聖經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也大學者自有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道而要所以明其明德君子之學問有擇善固執存心致知之道而要所以求仁已放者謂之放心未放者謂之仁而已不然即以明明德爲大學之道則此虛靈不昧者從何處而施明即以求放心爲學問之道則此見聞覺知之心雖旁馳四出而固不離乎現前乃更起而求之不且如釋氏迷頭之誚乎朱子之釋此章大段宗程子之說程子於此看得超忽總緣他天資高功候熟利便徑向心有其仁而無不仁者一層說起抑其於釋氏之學曾未勘破故一時偶犯其壘而不知乃孟子之言既爲已放其心者而發故明於學問之塗而授以求仁之津涘則云即心即仁但無昏放而不容一物者其不然審矣程子規模直爾廣大到魁柄處自不如橫渠之正橫渠早年盡抉佛老之藏識破後更無絲毫粘染一誠之理壁立萬仞故其門人雖或失之近小而終不失矩矱程

子自得後卻落入空曠去一傳而後遂有淫於佛老者皆此等啟之也此又善學古人者之所當知

求放心之心與心不若人之心須有分別新安看得囫圇便沒理會學者須於同中顯異方能於異中求同切忌劈頭便從同處估量去則直不知擇所以中庸喫緊說一擇字正人心道心之所繇辨也既曰即心即仁（此從即心即佛來）即求放心之心便是不放之心心但不放則即此是仁則何以又云心不若人不若人而繫之心則彼亦有心而未嘗放失矣彼心固存而所存者不善斯不若人者也如公孫衍張儀劉穆之劉晏一流人他者知覺運動之心何嘗不玲瓏剔透一倍精采只他邪向權謀上去便是心不若人又如釋氏之徒至有閉蟻拽蟲尸如人拽大木者亦有三十年脇不粘席者亦有一日三喚主人翁者又豈不精細靈警絲毫不走作只他邪向虛寂上去便是心不若人（此正爲即心即仁之毒所中）若一向醉生夢死悠悠之徒則與沈痾惡疾在身不知惡之以求醫者等聖賢從無心情與此輩較量夫一指不伸求治千里之外此亦須是皮下有血漢杜子美平生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司馬相如誓不乘駟馬高車不過此橋釋氏之徒有斷臂立雪八十行腳者乃是不遠秦楚以求伸一指之人纔可以心不若人而不

知惡責之於此分明方知但言心未便是至處而以求放心者竭心思以求仁而非收攝精神以求一物不容之心也孟子始終要闢生之謂性一種邪說程子乃以生之謂性爲未是告子錯處故其差異如此雖然孟子之言至矣若教人養其大者便不養其小者正是佛氏眞贓實據雙峰於此分別破明其功偉矣佛氏說甘食是塡飢瘡悅色是蒸砂作飯只要敗壞者軀命乃不知此固天性之形色而有則之物亦何害於心耶唯小體不能爲大體之害故養大者不必棄小者若小體便害大體則是纔有人身便不能爲聖賢免所以釋氏說此身爲業海不淨合成分段

生死到極處只是徧躁忿戾要滅卻始甘休則其矣其劣而狂也乃小體既不能爲大體之害則害大害貴者其罪何在孟子固曰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能左右之日以又曰從其小體爲小人只以字從字是病根乃此以之而從者豈小體之自以哉既非小體之自以則其過豈不在心昭昭靈靈者所以大學說脩身在正其心心不固正而後須正也特此從之以之之心專是人心專是知覺運動之心固爲性所居而離性亦有其體性在則謂之道心性離則謂之人心性在而非遺其知覺運動之靈故養大則必不失小性離則唯知覺運動之持權故養小而失大知覺運動之心與耳目相關生而樂寄之耳目以得所藉其主此心而爲道心者則卽耳目而不喪其體離耳目而亦固有其體也故言心者不可不知所擇也廣如下章之說

一部孟子如鈞是人也一章深切著明示人以從入處者極少讀者於此不精審體驗則似不曾讀孟子集註於此失之太略諸儒亦未爲之引伸乃熟繹本文而以身心體之則其義固有可求者耳目之官不思兩段既以辨大體小體功用之殊從其大而爲大人從其小而爲小人以答公都子第一問乃其以求夫大人所以從大體之繇而直勘夫小人所以從小體之繇以答公都子第二問意雖不

盡於言而言亦無不盡之意也自耳目之官不思至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句句對照抑或言此而彼之不然者以顯只此數語是聖賢當體反求精以考之而不惑處前章所云於己取之而已者正謂此也耳目之官不思六字緊對下不思則不得也句而蔽於物四字緊對下思則得之句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緊對下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二句在心則云心之官則思在耳目則不云耳目之官則視聽在心則云此天之所與我者在耳目則不云此成形之所有者在從大體則云此爲大人而已矣而於交物而引者不云此爲小人則言此而彼之不然者顯

也耳目之官不思疑與心之官則思相爲對照而今云耳目之官四字含有則視聽二字不思二字與不思則不得也相對者以官之爲言司也有其司則必有其事抑必有其事而後有所司今既云不思矣則是無其事也無其事而言司則豈耳目以不思爲所司之職是猶君以無爲爲職也耳目當爲君矣此釋氏以前五識爲性境現量之說反以賤第六七識而貴前五識也是以知言耳目之官則固有其司者存豈非以言目司視而耳司聽乎乃耳目則有其所司矣非猶夫血肉爪髮之無所司矣今但以其不能思者言之則且與血肉爪髮等而雖在小人亦惡乎從

之足知言不思者謂不思而亦得也不思而亦得故釋氏謂之現量心之官不思則不得故釋氏謂之非量耳目不思而亦得則其得色得聲也逸而不勞此小人之所以樂從心之官不思則不得逸無所得勞而後得焉此小人之所以憚從釋氏樂奬現量而取耳爲圓通（耳載用爲尤通）正小人懷土懷惠唯逸乃諺之情與徵聲逐色者末雖異而本固同以成乎無忌憚之小人也故不待思而得者耳目之利也不思而不得者心之義也（義謂有制而不妄悅人）而蔽於物者耳目之害也思則得者心之道也故耳目者利害之府心者道義之門也不思而得不勞而可有功而蔽於物則雖勞

而亦無益聲色之麗耳目一見聞之而然雖進求之而亦但然爲物所蔽而蔽盡於物豈如心之愈思而愈得物所已有者無不表裏之具悉（耳目但得其表）物所未有者可使之形著而明動哉小人喜用其逸而又樂其所得之有量易於得止而屬厭大人重用其勞而抑樂其所得之無窮可以極深研幾而建天地質鬼神考前王俟後聖故各以其所樂者爲從而善不善分矣乃耳目之小亦其定分而誰令小人從之故曰小不害大罪在從之者也所以知天之與我者專爲心言而非耳目之所得共者（此與集註異）蓋天之所與我者性也孟子固曰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君子不謂性

也（所以不言耳目非盡天所與者又以有命焉故）蓋耳目之官元因體而有而耳目之體則資養而成雖天命之而不得外物之養以助於有生之後則亦不得有其聰明此唯心爲天所與我而耳目不得與也心思之得於天者不待取而與耳目之得於天者則人取之而後天與之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耳目不能奪而況於物物交物則引之則耳目且受奪而不得守其官求其從心之令也豈可得乎始於小體而終於物則小人之且失其人理先以大體則小體從令而物無不順此大人所以備物而誠釋氏唯以現量爲大且貴則始於現量者終必緣物（現量主受故）故釋氏雖不緣物

而絲空空亦物也有交引故唯始於吾所受於天之明德而求盡其量則當體無窮而不倚於物故聖學雖盡物之性而要無所倚則以現量之光的然著明而已著則亡不能持心思之用闇然未能即章而思則日章先難而後獲先得而後喪大小貴賤之分繇此以別而小人之無所立以奔赴其便安故見奪而栽害及溺大人之有所立以上達而不已故耳目各効其聰明之正其或從乎此或從乎彼一義利勸惰之情所必至也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心之所以爲無不得之道者正以其有不得之義也學者明於此而吾當體之中可考可擇爲主爲輔之分以明則不惑聖

功之無其門而彼釋氏推耳爲圓通之最與前五爲性境之智者亦不待攻而自露矣惜乎先儒之未能詳也

前既釋仁義之心與知覺運動之心雖同而實異今此又槩言心而即已別乎小體若以此所言心爲仁義之心則仁義爲實有而思爲虛位若以此爲知覺運動之心而何以又云知覺運動之心俗儒亦求之異端亦求之而不但大人也愚固曰於同顯異而後可於異明同也孟子於此昌言之曰心之官則思今試於當體而反考之知爲思乎覺爲思乎運動爲思乎知而能知覺而能覺運動而能運動待思而得乎不待思而能乎所知所覺所運動者非兩相交而相引者乎所知所覺以運以動之情理有不蔽於物而能後物以存先物而有者乎所知一物則止一物如知鳩爲鳩則蔽於鳩不能通以知鷹覺運動亦如之審此則此之言心非知覺運動之心可知已只緣後世佛老之說充斥天下人直不識得箇心將此知覺運動之靈明抵代了其實者知覺運動之靈明只與作耳目之官釋氏謂之見性闡性又喚他做性雖說來分裂則似五官有五性其實此靈明之隨體發用者未嘗不一故釋氏說聞梅流涎履高足酸也只在者上面向荊榛尋路稍通一線便謂圓通真陋哉其言之也孟子說此一思字是千古未發之藏與周書言念論語言識互明性體

之大用念與識則是聖之事思則是智之事范氏心箴偏遺下思字只說得活動包含底則雖有三軍而帥已奪矣今竟說此思字便是仁義之心則固不能然仁義自是性天事也思則是心官人事也天與人以仁義之心只在心裏面唯其有仁義之心是以心有其思之能不然則但解知覺運動而已犬牛有此四心但不能思此仁義爲本而生乎思也蓋仁義者在陰陽爲其必效之良能在變合爲其至善之條理元有紋理機芽在紋理是條理機芽是良能故即此而發生乎思如甲必坼若勾必萌非塊然一氣混雜椎鈍不能有所開牖也故曰天之所與我與我以仁義即便與我以思也此從

乎生初而言也乃心唯有其思則仁義於此而得而所得亦必仁義蓋人飢思食渴思飲少思色壯思鬭老思得未嘗不可謂之思而思之不必得乃不思而亦未嘗不得之得有命其得不得之一因乎思者唯仁義耳此思爲本而發生乎仁義亦但生仁義而不生其他也釋氏一切唯心造之說原以誣天下之誠有者而非實然盜思因仁義之心而有則必親其始而不與他爲應故思則已遠乎非道而卽仁義之門矣是天之與我以思卽與我以仁義也此從乎成性而言也故思之一字是繼善成性存存三者一條貫通徹底大用括仁義而統性情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在

者上面用工夫與洪範之以睿作聖一語斬截該盡天道聖功者同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此其一徵矣乃或疑思食思色等思雖不能得然不可謂之不思則孟子所言固有滲漏而今此所云亦將無執得以言思而不足盡思也乎則又不然學者於此須破盡俗陋之見特地與他正箇疆界只思義理便是思便是心之官思食思色等直非心之官則亦不可謂之思也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元只在心上守定著用功不許寄在小體上用以耳目有不思而得之長技一寄其思於彼則未有不被其奪者今試體驗之使其爲思仁思義則不因色起不因聲起不假於視不假

於聽此心淳淳特特顯出他全體大用來若思食色等則雖未嘗見未嘗聞御目中若現其色耳中若聞其聲此雖不蔽於現前之物而亦蔽於所欲得之物不與現前之物交而亦與天下之物交也此御是耳目效用心爲之役心替其功能以效於耳目之聰明則亦耳目之官誘心從彼而倘得謂之思哉釋氏不審謂之見性聞性乃不知到見聞上已離了性只在魂魄上爲役如水入酒中一齊作酒味矣蓋形而上之道無可見無可聞則唯思爲獨效形而下之有色有聲者本耳目之所司心卽闌入而終非其本職思亦徒勞而不爲功故可見可聞者謂之物而仁義不

可謂之物以其自微至著乃至功效已成而終無成形若夫食色等則皆物也是故唯思仁義者爲思而思食色等非思也乃或疑乍見孺子將入於井而有惻隱之心仁義亦因耳目之交物而生於心則又不然彼所言者謂盡人而皆有循牿亡者之夜氣天眞未泯偶一見端彼唯心失其官以從役於耳目則天良雖動亦必借彼以爲功非有根也若大人先立其大則不忍人之心充實在中而當其乍見孺子入井之時亦必不與行道之人怵然一驚惕然一懼者同矣發得猛時便是無本故齊宣王易牛之心反求而不得則唯其乍見觳觫之時曰交物而心從曰非思

所得以不思故終不得也物交物則引之雖是小人沈湎人欲之時亦乃小人卽一念之明與天理相交也是耳目交物而相引學者但可借此察識本心到大有爲時御用此爲未順不得且當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則惻隱之心因目而動若其當未見孺子入井之時君子之思以存夫仁者豈如思食者之幻立一美味於前思色者之幻立一美色於前（此內視內聽亦屬耳目之官不屬心）而亦幻立一孺子入井之事而作往救之觀（去贅）耶（釋氏用觀只用耳目）物引不動經緯自全方謂之思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不覩不聞中只有理原無事也無事而理固可思此乃心官獨致之功今人但不能於形而

上用思所以不知思之本位而必假乎耳目以成思則愚先言盡天下人不識得心亦盡天下人不會得思也萬物皆備於我唯思故誠通焉若使因耳目以起思之用而成其能則不特已睹之睹已聞之聞卽覩其所未睹聞其所未聞亦只蔽盡於一物如何得萬物皆備來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正是專用思處若兼用覩聞則遠邇之形聲無涯其能一時齊現於靜中乎有不現則泄而忘矣思乃心官之特用當其未睹未聞不假立色立聲以致其思而迨其發用則思抑行乎所睹所聞而以盡耳目之用唯本乎思以役耳目則或有所交自其所當交卽有所蔽亦不害乎

其通故曰道心爲主而人心皆聽命焉此又聖學之別於異端隳絀聰明以爲道累而終不可用也故乍見孺子入井之心雖非心之全體大用而亦可資之以爲擴充也（擴充則全用思）乃前言所以求放心者以知覺運動之心求之今此又以思爲仁義之所自生然則求仁者將用思乎抑用知覺運動之心乎知覺運動之心固非卽思則何不以思求而以知覺運動求耶則固有說於此夫所謂求放心者猶夫夜氣與見孺子入井之心也使其能思則心固不放矣唯不能思而放故心官失職而天明之僅存寓於知覺運動者猶未亡也是以可得而用之夫乍見孺子入井之人

放其心而未知求者也（故上言人皆有）其怵惕惻隱之慄然動者心之寓於覺者也或寓於知或寓於覺或寓於運動則亦相依爲體而不能離如水入酒中而作酒味則更不得舍水以求酒矣故在其心已放一端偶露者不得不於知覺運動之心以爲功若夫仁義之本體存乎中而與心官互相發生者思則得之大人以洗心而退藏於密乃以善乎知覺而使從令豈復恃此介然有知欻然有覺物示之而物警之以成弋獲之能哉或又疑思食色等之爲耳目用事而心不得主其官則固已若人思利思害乃至察於無形則非耳目之官用事而過若在心則又不然夫思利害

而不悖乎理也卽仁義也仁義未嘗不利也若趨利避害之背乎理者有一不因於耳目之欲者哉全軀保妻子懷祿固寵也只爲者宮室妻妾所識窮乏者得我可以奉耳目之歡所以嘑蹴之食乞人不屑緣乞人便食之而不死也無以供耳目一日之欲故除卻耳目之交引更無利害可以動人者而於思乎何尤也乃又或疑思食色思利害者之必爲小體所奪固已如異端之徒所思亦理也而詖淫邪遁以充塞仁義此豈耳目之過哉愚固曰釋氏之耳爲圓通前五識爲性境者亦樂用其不勞而獲之聰明與小人懷土便安之情同也其或所思者正而爲賢者之太

過如季文子之三思與夫子所謂思而不學則殆者疑爲思過而其有所過思也則必有所不及思或極思之深而不能致思之大或致思之大而不能極思之深則亦有所不思而不得爾深者大以廣之大者深以致之而抑以學輔之（必竟思爲主）以善其用而後心之官乃盡也（學亦稱思）然卽不能亦特未至於大人而已終遠於小人矣凡此數者槩無足疑乃益知孟子之言思爲古今未發之藏而曰思誠者人之道特以補明子思所言誠之者之實思爲人道卽爲道心乃天之寶命而性之良能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唯斯而已故曰繇仁義行非行仁義言以思繇之也

集註於蔽字無明釋或問將作遮蔽解而朱子以爲然看來集註意亦如此實則不然色固不能遮明聲固不能遮聰也如說面前一山隔斷了便不見山外物此是形蔽不是色蔽五色現前時一齊俱見登高望遠而雲樹齊入目中何嘗遮蔽得釋氏不知此故以目窮於隔垣爲不能圓通而推耳有千二百功德若但於此處較量則耳目各有長短固相匹敵也目窮於隔垣而可及百里之外耳不窮於隔垣而一里之外疾呼不聞矣且耳目之聰明在體者有遮在官者原無遮如幻想未見之色雖遠而亦分明豈有遮耶（不可誤認此爲心思）若專以心之不阻於山河險阻爲無蔽

則人之思食色思利害也亦繇豈此伶俐宛曲者而遂得爲大體哉若小註所云目之視色從他去時便是爲他所遮蔽則尤粗疏不曉了從他去只是引引如何便遮如一人引一人去引者何嘗遮所引者蓋蔽之訓遮是遮盡義非遮瞞義與一言以蔽之義同聲色以顯聰明之用而非以壅閉乎聰明先儒所云物欲之蔽者亦謂其蔽心耳而豈其卽蔽乎耳目哉心之官思則得之原不倚於物而無涯量卽物而理可窮舉一隅則三隅可見多學而識之者一以貫之不顯亦入不聞亦式物不足以盡之矣若耳目之官視盡於色無色卽無所視聽盡於聲無聲卽無所聽

聰明盡於聞見之中所聞所見之外便無聰明與心之能微乎形而上者不同故曰蔽於物旣有所蔽則雖疑目以視傾耳以聽更無絲毫之益固不若心之愈思而愈得則欲用此以察善惡之幾而通性命之微則必不能故曰小體視其所不當視聽其所不當聽者固蔽卽視其所當視聽其所當聽者亦蔽也不足以察微而藏往故也知其有蔽則知其小矣

仁之勝不仁新安看得自好朱子有正勝邪天理勝人欲兩段解其言正勝邪者卽新安之說其言天理勝人欲者推本正所以勝邪之理爾集註卻專取趙氏之說乃於本

文有礙夫以一念一事之仁不勝私欲而遂歸咎於水之本不勝火此其自暴棄也已甚去仁唯恐不速更不待其終而早亡矣

雲峰從規矩上看得與離婁章義同自合觀兩個必字有無所遷就苟簡之義規矩與志彀一意彀是用力極至處規矩是用法極密處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若初學時不會得直到恁樣始得方圓則且疑但方而可不必合矩但圓而不必合規亦自成得器用而爲之較易乃降一格且圖遷就易教苟簡易學則到底方不得方圓不得圓終身更無上達也所以古人一入大學卽以明德新民止至善全體大用立地做去放他寬衍一步不得南軒爲有漸進有序之說未是爲雖有漸卽在者上面漸做去進雖有序亦必此中之次序非始終深淺迥別且擲一半在後面也

告子下篇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此言固有嫌於徑疾者是以朱子須與分剖以此爲對不孝不弟者之言陳氏以率性爲脈絡慶源加以充量之說此義乃密姚江錯看孟子反以有子言本立道生爲支離姚江於此不但失之徑疾而抑於所言孝弟處先已儱侗孟子在孝弟上說得精微廣大所以與有子別有子謂孝弟之人免於犯上作亂卻只

在愛上說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言事言從便有天理之節文在內於此抑以行止疾徐言弟不弟淺而言之固不過一舉趾之分如實體之則一舉趾之不中而卽入於不弟焉非堯舜之動容周旋中禮經德不回而非以干祿者固不足以與其藏之密矣姚江之言孝弟則但以煦煦之愛爲良知良能此正告子以吾弟則愛爲仁而其所從發之源固與甘食悅色之心同爲七情所著釋氏開口便柔軟纏綿說得恁樣可憐生地都是者個愛字雖以施之吾父吾兄爲得其可施之人而實則所以施者非其性之德矣故不於

性言孝弟則必淪於情不於天理之節文言孝弟則必以人欲而行乎天理看曾子到易簀時說出君子細人用愛之不同則知堯舜之哭死而哀非爲生者性情之分理欲之别其際嚴矣則有子以鮮犯上不作亂之孝弟爲爲仁之本定非支離孟子於疾徐先後之際精審孝弟之則而慎其微則以堯舜之道爲卽在是乃敬肆之分天理人欲之充塞無閒亦非如姚江之躐等而淪於佛也

若但從宗社傾覆上說親之過大則於利害分大小便已乖乎天理自然之則如孟子言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彼言大過者則當以宗社之安危爲斷雖爲貴戚而分實

君臣臣者社稷之臣子者親之子也到父子上那更將宗社看得隆重來瞽瞍殺人則舜竊負而逃訢然樂而忘天下者宗廟社稷在幽王則重在平王方爲世子固已如敝屣耳故宗社之傾覆雖幽王之大過而平王不得以爲大猶無故殺人在瞽瞍爲大過（故皋陶必執）而舜不得以爲怨也且唯幽平之父子則有宗社而凱風之母子固無宗社也然則唯天子之子爲可怨而庶人之子遂無可怨者乎其兄關弓又何涕泣也舜當于田之日無宗社也瞽瞍欲殺之則怨慕矣及爲天子而棄天下若敝屣訢然以樂而無怨焉過之大小不在宗社審矣士庶之有家室亦猶天子之有宗社家之不安與宗社之危等凱風之母不安其室害亦中於家矣而何以爲小過耶君子言人父子之際豈以富貴名位而分輕重哉夫幽王之過所以大者黜申后廢宜臼亂父子君臣夫婦之大倫且庬末有無枝之憂析薪有絕理之懼則黃臺抱蔓之事尤慮其不免而且不得與虎狼同其仁夫是爲過之大者若七子之母於婦道雖爲失節於母道固未絕恩則亦人欲之不戢而非其天理之盡亡故曰過小向令其母有戕賊七子之心則七子雖名位不顯初無宗祧無主之悲而抑豈僅爲小過耶若小弁之詩固已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則平王業已重視其

身而輕視天下所以得情之正而合於親親之仁中生唯不知此是以僅爲恭而不得爲孝而樂正子春視傷其足如喪宗社身之重於天下固已而況其親之蔑恩害理親欲推刃者乎朱子曰傷天地之太和戾父子之至愛親之過大者也義斯正矣

新安云交兵不過殺人言利則必蠱害人心此語說得好看而於理則大悖人心之害至於互相賊殺而已極故楊墨之徒歸斯受之而爭地爭城者罪不容於死此王道之權衡也若說交兵只是殺他人蠱害人心則君臣父子兄弟且相爲害乃孟子說君臣父子兄弟懷利以相接到頭

流弊只是亡國又豈殺人輕而亡國重耶到殺人如莽時君臣父子兄弟更不但懷利以相接而懷害以相接矣從古來有幾箇紀信韓成吉翂趙孝鄧攸白刃臨頭時臣可移死於君子可移死於父弟可移死於兄而恬然爲之者多矣又何處更有人心殺人之禍其始正緣於利言利之弊其禍必至於殺人宋牼以利說罷兵乃是抱薪救火無王者起而彼此相吞以淪於亡則斯民之肝腦塗地者正不忍言故孟子不欲以利蠱害人心者正以止殺人心一害殺必隨之如趙貪上黨之利及乎國之垂亡而長平之死者四十萬矣尙可云不過殺人乎天地之大德曰生利者可使徙義惡者可使遷善死者則不可復生而乃云不過殺人悲哉新安之不思而忍爲此言也

王制諸公地方五百里若如鄭氏說則除夏商固有百里須更併二十四箇百里之國開方之法方五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二十五也朱子云須併四箇百里國地誤若提封止五萬井則地方二百二十六里有奇耳

華陽以當道爲工夫謂引之當道則君志以仁西山云心存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自君之自脩而言則以志仁爲本不志於仁便不能當道故朱子於下章引脩道以仁證之乃以臣之引君而言則君志之仁不仁無所施功而引之以志於仁者道也大人格君心之非亦不能向君心上用工夫須開陳善道而後能閑其邪心若欲與之言存養省察之事中材以下百忙受不得也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豈能日察其心之邪正而施之教哉亦納之於軌物而已如仇士良教其徒使日以聲色狗馬進亦須以非道引之方能使其志惑若只但遂日教他以殺害貪頑爲心雖至愚亦不聽也君子之事君正從此反勘出倚入處若伊川亟諫折柳竊地從志上用功所以無補以道閑之使其於天理路上已熟則向後者等兒嬉暴殄事自化矣此華陽之說較西山爲得也新安以當道分貼不爭土地志仁分貼不殃民亦學究科場料耳孟子曰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則固以不以私利故動於爲惡爲仁也二句自一串說

免死而已矣便是說去非但受之有節到稍稍有起色之時則亦去矣雲峰言末一節不言去未是於此正好看古人用心處若當未困乏之時稍懷生計之心則豈至旦不食夕不食不能出門戶哉抑孟子有爲貧而仕抱關擊柝之義此何爲不就下位以免於飢餓則以所居之國原以應聘而至云不能行其道用其言則嘗欲行道而既有所言矣如此而更以貧故居卑位又成甚次第求孔子爲委

吏乘田乃年少而承世祿之緒非有行道之望魯又其宗國不可輒去故也

盡心上篇

集註謂心者人之神明四字極斬截新安益之曰神明之舍則抑全不識心矣想來新安病根在錯看太極圖上面一圈將作輪郭看先儒畫太極圖時也只得如此畫如人畫日也須只在四圍描一輪郭究竟日體中邊一樣赫赫地何嘗有輪郭也太極圖中間空白處與四圍一墨線處何異不成是一匡殼子如圍竹作籠中間籠著他物在內今試反求之於此心那裏是他輪郭處不成三焦空處盛此肉心裏面孔子作包含事理地位耶一身若虛若實腑臟血肉筋骨皮膚神明何所不行何所不在只此身便是神明之舍而豈心之謂與新安意以心既是神明則不當復能具夫衆理唯其虛而爲舍故可具理此與老子當其無有車器之用一種億測無實之說同夫神明者豈實爲一物堅凝窒塞而不容理之得入者哉以心與理相擬而言則理又爲實心又爲虛故雖有體而自能涵理也者箇將作一物比擬不得故不可與不知者言須反求始得朱子以物格言知性語甚奇特非實有得於中而洞然見性不能作此語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孟子知性

之驗也若不從此做去則性更無從知其或舍此而別求知覺則只是胡亂推測卜度得去到水窮山盡時更沒下落則只得以此神明爲性故釋氏用盡九年面壁之功也只守定此神明作主反將天所與我之理看作虛妄是所謂放其心而不知求不亦哀乎然此語須看得精審圓活方能信其確然不爾則鮮有不疑其非然者蓋格物者知性之功而非卽能知其性物格者則於既格之後性無不知也故朱子以曾子之唯一貫者爲徵一以貫之物之既格也而非多學而識之卽能統於一以貫也窮理格物只是工夫理窮物格亦格物窮理之效乃至於表裏精粗無不豁然貫通之日則豈特於物見理哉吾心之皆備夫萬物者固現前矣到此方識得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蓋吾之性本天之理也而天下之物理亦同此理也天下之理無不窮則吾心之理無不現矣吾心之理無不現則雖喜怒哀樂之未發而中自立焉萬物之皆備於我者誠有之而无妄也此非格物未至者所可知之境界故難一一爲衆人道爾物理雖未嘗不在物而於吾心自實吾心之神明雖己所固有而本變動不居若不窮理以知性則變動不居者不能極其神明之用也固矣心原是不恆底有恆性以恆其心而後有恆心而後吾之神明皆致之於

所知之性乃以極天全體大用具衆理而應萬事之才無不致矣故曰盡心則知至之謂也言於吾心之知無所吝留而盡其才也此聖賢之學所以盡人道之極而非異端之所得與也嗚呼嚴矣

朱子曰梏於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此三語極廣大精微不可以鹵莽看過所謂形氣之私即聞見之小者即孟子所謂小體也曰梏曰滯者即孟子所謂從小體也蓋性誠也心幾也幾者誠之幾而迨其為幾誠因藏焉斯心統性之說也然在誠則無不善在幾則善惡歧出故周子曰幾善惡是以心也者不可加以有善無惡之名張子曰合性與知覺則知惡覺惡亦統此矣乃心統性而性未舍心胡為乎其有惡之幾也蓋心之官為思而其變動之幾則以為耳目口體任知覺之用故心守其本位以盡其官則唯以其思與性相應若以其思為耳目口體任知覺之用為務則自曠其位而逐物以著其能於是而惡以起矣蓋唯無情無覺者則效於不窮而不以為勞性是也（誠無為）心既靈明而有情覺矣畏難幸易之情生矣獨任則難而倚物則易耳目之官挾其不思亦得自然逸獲之靈心因樂往而與為功以速獲其當前捷取之效而不獨任其求則得舍則失之勞是以往與之逐比匪傷

而不恤也迨其相暱深而相即之機熟權已失而受制之勢成則心愈舍其可求可得者以應乎彼是故心之舍性也非不善也其官非不可以獨有所得而必待乎小體之相成也乃不以之思而以之視聽舍其田以芸人之田而己之田蕪矣夫舍其田以芸人田病矣而游惰之氓往往然者則以芸人之田易於見德易於取償力雖不盡而不見咎於人無歉於己也今使知吾心之才本吾性之所生以應吾性之用而思者其本業也則竭盡無餘以有者必備為者必成焉又何暇乎就人田而芸也乎故孟子曰盡其才曰盡其心足以知天下之能為不善者唯其不能為善而然而非果有不善之才為心所有之咎以成乎幾之即於惡也特心之為幾變動甚速而又不能處於靜以待擇故欲盡心者無能審其定職以致功（審者心也以其職審故不能自守）是故奉性以著其當盡之職則非思而不與性相應（知覺皆與情相應不與性應以思御知覺而後與性應）窮理以復性於所知則又非思而不與理相應（理知覺則與欲相應以思御知覺而後與理應）然後心之才一盡於思而心之思自足以盡無窮之理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然則不能盡其心者亦唯知有情而誤以知覺受役焉乍喜其靈明者之有效乃以曠其職而不恤焉爾故聖不概無理之心（此一語扼要）斯以遠於小人而別於異端

性只是理合理與氣有性之名則不離於氣而爲氣之理也爲氣之理動者氣也非理也故曰性不知檢其心心則合乎知覺矣合乎知覺則成其才有才則有能故曰心能檢性所以潛室說非存心外別有養性工夫然雖云存心即以養性而抑豈空洞無物之得爲存心耶存則必有以存之者抑必有爲其所存者所以孟子以思爲心官又須從其大體而非憧憧爾思者之即爲大人也朱子曰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氣不逐物則動而省察之功不使氣溢於耳目而逐外物之交此只是遏人欲事常守其至正則靜而存夫理也若無至正者以爲之守則又何所奉以辨夫欲之不可逐者而安居以弗逐耶天理人欲雖異情而亦同行其辨之於毫髮之間俾人所不及知己所獨知之地分明形著者若非未發之中天理現前則其所存非所當存者多矣存其心即以養其性而非以養性爲存則心亦莫有適存焉存心爲養性之資養性則存心之實故遏欲存理偏廢則兩皆非據欲不遏而欲存理則其於理也雖得復失非存理而以遏欲或强禁之將如隔日瘧之未發抑空守之必入於異端之三喚主人認空空洞洞地作無位眞人也但云存其心以養其性則存心爲作用而養性爲實績亦可見矣此潛室之說雖皆而猶遺本領也

程子統心性天於一理於以破異端妄以在人之幾爲心性而以未始有爲天者則正矣若其精思而實得之極深研幾而顯示之則橫渠之說尤爲著明蓋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氣上說若無氣處則俱無也張子云繇氣化有道之名而朱子釋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氣之化也周易陰陽二字是說氣著兩一字方是說化故朱子曰一陰而又一陽一陽而又一陰者氣之化也繇氣之化則有道之名然則其云繇太虛有天之名者即以氣之不倚於化者言也氣不倚於化元只氣故天即以氣言道即以天之化言固不得謂離乎氣而有天也大易六十四卦百九十二陰百九十二陽實則六陰六陽之推移乘乎三十有二之化而已矣六陰六陽者氣之實也唯氣乃有象有象則有數於是乎生吉凶而定大業使其非氣則易所謂上進下行剛來柔往者果何物耶理雖無所不有而當其爲此理則固爲此理有一定之侀不能推移而上下往來也程子言天理也旣以理言天則是亦以天爲理矣以天爲理而天固非離乎氣而得名者也則理即氣之理而後天爲理之義始成浸其不然而舍氣言理則不得以天爲理矣何也天者固積氣者也乃以理言天亦推理之本而言之

故曰天者理之所自出凡理皆天固信然矣而曰天一理也則語猶有病凡言理者必有非理者爲之對待而後理之名以立猶言道者必有非道者爲之對待而後道之名以定（道路也大地不盡皆路其可行者則爲路）是動而固有其正之謂也既有當然而抑有所以然之謂也是唯氣之已化爲剛爲柔爲中爲正爲仁爲義則謂之理而別於非理若夫天之爲天雖未嘗有俄頃之間微塵之地蜎子之物或息其化而化之者天也非天即化也化者天之化也而所化之實則天也天爲化之所自出唯化現理而抑必有所以爲化者非虛挾一理以居也所以爲化者剛柔健順中正仁義賅而

存焉靜而未嘗動焉賅存則萬理統於一理一理含夫萬理相統相含而經緯錯綜之所以然者不顯靜而未嘗動則性情功效未起而必繇此不可繇彼之當然者無迹若是者固不可以理名矣無有不正不於動而見正爲事物之所自立而未著於當然故可云天者理之自出而不可云天一理也太極最初一○渾淪齊一固不得名之爲理殆其繼之者善爲二儀爲四象爲八卦同異彰而條理現而後理之名以起焉氣之化而人生焉人生而性成焉繇氣化而後理之實著則道之名亦因以立是理唯可以言性而不可加諸天也審矣就氣化之流行於天壤各有其

當然者曰道就氣化之成於人身實有其當然者則曰性性與道本於天者合合之以理也其既有內外之別者分分則各成其理也故以氣之理即於化而爲化之理者正之以性之名而不即以氣爲性此君子之所反求而自得者也所以張子云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虛者理之所涵氣者理之所凝也若夫天則中庸固曰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合內外包五德渾然陰陽之實撰固不自其一陰一陽一之一之之化言矣誠則能化化理而誠天天固爲理之自出不可正名之爲理矣故中庸之言誠也曰一　合同以啓變化而無條理之可循矣是程子之竟言天一　理也且令

學者不審而成陵節之病自不如張子之義精矣乃天爲理之所自出則以理言天雖得用而遺體而苟信天爲理亦以見天於己而得天之大用是語雖有遺而意自正若夫謂心一理也則其弊將有流入於異端而不覺者則尤不可以不辨原心之所自生則固爲二氣五行之精自然有其良能（良能者神也）而性以託焉知覺以著焉（性以託故云具衆理知覺以著故云應萬事）此氣化之肇夫神明者固亦理矣而實則在天之氣化自然必有之幾則但爲天之神明以成其變化之妙斯亦可云化理而已矣若其在人則非人之道也人之道所謂誠之者是也仁義禮智（智與知覺之知不同知善知惡乃謂之智）人得

以爲功焉者也故人之有心天事也天之俾人以性人事也以本言之則天以化生而理以生心以末言之則人以承天而心以其理理以生心故不可謂卽心卽理諉人而獨任之天心以其理尤不可謂卽心而卽理心苟非理理亡而心尚寄於耳目口體之官以幸免於死也如其云心一理矣則是心外無理而理外無心也以云心外無理猶之可也然而固與釋氏唯心之說同矣父慈子孝理也假令有人焉未嘗有子則雖無以牿亡其慈之理而慈之理終不生於心其可據此心之未嘗有慈而遂謂天下無慈理乎夫謂未嘗有子而慈之理固存於性則得矣如其言

未嘗有子而慈之理具有於心則豈可哉故唯釋氏之認理皆幻而後可以其認心爲空者言心外無理也若其云理外無心則舜之言曰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人心者其能一於理哉隨所知覺隨所思慮而莫非理將不肖者之放辟邪侈與夫異端之詖陷離窮者而莫非理乎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正以言心之不易盡繇有非理以干之而舍其所當效之能以逐於妄則以明夫心之未卽理而奉性以治心心乃可盡其才以養性棄性而任心則愈求盡之而愈將放蕩無涯以失其當盡之職矣伊川重言盡心而輕言知性則其說有如此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性者道心也知覺者人心也人心道心合而爲心其不得謂之心一理也又審矣告子唯認定心上做故終不知性孟子唯知性以責心之求故反身而誠以充實光輝而爲大人釋氏言三界惟心則以無爲性聖賢既以有爲性則唯性爲天命之理而心僅爲大體以司其用伊川於此纖芥之疑未析故或許告子生之謂性之說爲無過然則欲知心性天道之實者舍橫渠其誰與歸

謂之曰命則須有予奪若無所予而亦未嘗奪則不得曰命言吉言福必有所予於天也言凶言禍必有所奪於天也故富貴命也貧賤非命也繇富貴而貧賤命也其未嘗

富貴而貧賤非命也死命也不死非命也殀者之命因其死而言壽者之命亦要其終而言也知此則盜跖之終其天年直不得謂之曰命既不得謂之命則不須復辨其正不正自天而言宜奪盜跖之生然而不奪者是天之失所命也（失謂忘失之）若在人而言則盜跖之不死亦自其常耳到盜跖處總無正命非正命之別盜跖若早伏其辜便是桎梏死孟子既謂之非正命矣盜跖桎梏死既非正命則其不死又何以謂之非正命乎總以孟子之言正命原爲向上人說不與小人較量而況於盜跖孟子之言命原爲有所得失而言而不就此固然未死之生言也若不於此分

明斷看正命處有許多窒礙桎梏死非正命盜跖不死又非正命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長短亦安有定哉俗諺有云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舉凡瑣屑固然之事而皆言命將一孟殘羹冷炙也看得關天動地直慚惶殺人且以未死之生未富貴之貧賤統付之命則必盡廢人爲而以人之可致者爲莫之致不亦舛乎故士之貧賤天無所奪人之不死罔之不亡天無所予乃當人致力之地而不可以歸之於天

小註於莫非命也及得之有命皆云命字是指氣言意謂此生死得失之命或有不當理者故析而專屬之氣愚於周易外傳有德命福命之分推其所自來乃陰陽虛實高明沈潛之撰則德命固理也而非氣外之理也福命固或不中乎理也而於人見非理者初無妨於天之理則倘至之吉凶又豈終舍乎理而天地之閒有此非理之氣乎哉除是當世一大關係如孔子之不得位方可疑氣之不順而命之非理然一治一亂其爲上天消息盈虛之道則不可以夫人之情識論之若其不然則死巖牆之下非正命矣乃巖牆之足以壓人致死者又豈非理之必然者哉故朱子云在天言之皆是正命言正則無非理矣其或可以氣言者亦謂天人之感通以氣相授受耳其實言氣卽離

理不得所以君子順受其正亦但據理終不據氣新安謂以理御氣固已乃令此氣直不繇理一橫一直一順一逆如飄風暴雨相似則理亦御他不得如馬則可御而駕豺虎獮猴則終不能以其原無此理也無理之氣恣爲禍福又何必巖牆之下而後可以殺人哉張子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到此方看得天人合轍理氣同體渾大精深處故孔孟道終不行而上天作師之命自以順受夷齊餓比干剖而乃以得其所求貧賤患難不以其道得者又何莫而不有其理也人不察耳人只將者富貴福澤看作受用事故以聖賢之不備福爲疑遂謂一出於氣而非理此只是人欲之私測度天理之廣大中庸四素位只作一例看君子統以居易之心當之則氣之爲悴爲屯其理卽在貧賤患難之中也理與氣互相爲體而氣外無理理外亦不能成其氣善言理氣者必不判然離析之

若令孔子處繼世以有天下之位而失其天下桀紂自匹夫起而得天下則可謂此氣之倘然無定而不可以理言也今既不然則孔子之爲司寇孟子之爲客卿亦常也豈可以其道盛於躬而責天命之非理哉桀紂自有當得天下之理天亦何得不以元后父母之任授之彼自不盡其

理則爲亡而已矣一禪一繼一治一亂自是天之條理錯綜處所以易有不當位之爻而無失理之卦未濟六位皆失亦自有其未濟之理陰陽變遷原少此一卦不得此其爲道與天之命人以性有惻隱則又必有善惡有辭讓則又必有是非一理凡人不可無貴者富者壽者則亦不可無貧者賤者天者天之命德於人無擇人不此獨仁而無義彼獨義而無仁則其命福於人又豈有所擇而必厚之必薄之也聖賢於此唯從本分上看得眞不越位而思故無怨尤若以人之私意事求可功求成之心度之則橫謂此氣之推移者無理離其素位而願乎其外此小人之所以不知命也嚴嵩匪人也其被罪籍沒日皁帽布衣長揖所司曰今日依舊還我箇窮秀才底本等豈君子之於窮約而咎天之非理曾嵩之不若耶

富貴身外之物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此語說得太偏尋常老釋之徒勸人必如此說富貴但求之無益耳豈以其得爲無益哉若盡其道則貧賤且有益於身心而況富貴易曰崇高莫大於富貴又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若須宏斯道於天下亦不得不以此爲用孔孟之爲師自是後世事當前卻許多缺陷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非無益於身也天下飢由己飢之天下溺由己溺之天下無飢溺而吾心亦釋非無益於心也故自未得者而言雖不得而吾身心之量不損若自得者而言則居位乘權明治禮樂幽治鬼神何一非吾身心之本務而豈無益也齊湣王亡其國而三益其帶紂之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亦但茂視此富貴爲身外物而已聖賢樂行憂違道在己故以求爲無益一曲之士孤保其軀命之身枯寂之心則以得爲無益一偏之論必與道悖疑此非朱子之言其門人之妄附己意者也

甚矣程氏復心之不思而叛道也其曰萬物之生同乎一本此固然矣乃其爲之一本者何也天也此則張子西銘之旨也然同之於天者自其未有萬物者言也抑自夫萬物之各爲一物而理之一能爲分之殊者言也非同之於天則一而不能殊也夫天未有命而固有天矣理者天之所自出命者天之所與天有命而非命卽天矣故萬物之同乎一本者以天言也天則不貳以爲不測可云同也而程氏乃曰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卽其所以生萬物之理則甚矣其舛也天之所以生此一物者則命是已夫命也而同乎哉此一物之所以生之理者則性也性也而同乎哉異端之說曰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其命故狗子皆有佛性而異類中可行也使命而同矣則天之命草木也胡

不命之爲禽獸其命禽獸也胡不一命之爲人哉使性而同矣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矣夫在天則同而在命則異故曰理一而分殊分云者理之分也迨其分殊而理豈復一哉夫不復一則成乎殊矣其同者知覺運動之生而異以性其同者絪緼化醇之氣而異以理乃生成性而性亦主生則性不同而生亦異理別氣而氣必有理則理既殊而氣亦不同程氏乃曰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則生同而性卽同氣同而理皆同矣有者無不同同而後皆能以相有異端之說曰若見相非相是爲見如來唯相非相乃如兩鏡相參同異互攝而還相爲有也

將此物之中有彼物則附子有大黃之理虎狼有蝦蚓之理乎抑蠢物之中有靈物則梟獍有麟鳳之理犬牛有堯舜之理乎且靈物之中有蠢物則龜鶴有菌耳之理周孔有豺虎之理乎孟子言萬物皆備備於我也程氏乃云所謂萬物皆備者遺本文於我字亦曰有其理而已矣則非我之備萬物而萬物之備我也二氣之精五行之粹得其秀而最靈者唯人耳唯君子知性以盡性存其卓然異於禽獸者以相治而相統乃廓然知禽獸草木之不能有我而唯我能備物卽以行於人倫之內君不能以禮使我而我自忠則君不備臣而我備君父不欲以慈養我而我自孝則父不備子而我備父至誠之動且不恤他人之能備我與否而一盡於己况就彼悠悠無知駁雜駤戾之物求其互相爲備以滅等殺而喪人極也哉故程氏之說徒務籠罩以浸淫於釋氏而窒塞乖剌則莫有甚焉者矣夫孟子所云於我皆備之物而號之曰萬亦自其相接之不可預擬者大言之而實非盡物之詞也物爲君子之所當知者而後知之必明待君子之所處者而後處之必當故咸之九四朋從爾思而夫子贊之曰精義入神窮神知化極乎備之辭也極乎備則爲之坊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吾所必知而必處若其性而達其情則所接之物無不備矣無人

欲以爲之閑有天理以爲之則則險可易而阻可簡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若烏黑鵠白鶴長鳧短蟬之化復育楓之生菌耳其生其死其然其否一一而備之是徒爲荒幻而無實爲人臣而思備湯武放伐之理爲人子而思滿大舜號泣之理則亦裂天理之則而積疑成乖矣故集註之言物必以君臣父子爲之紀而括其旨於事物之細微終不侈言飛潛動植之繁無如程氏之夸誕以淪於異端其旨嚴矣

先儒敎學者尋仲尼顏子樂處而不及孟子之樂集註云不待勉強而無不利但與第三節對語錄則以不媿不怍言樂似

欲以此傳孟子本色且須說敎近一格與孔顏不同乃孟子於萬物皆備於我之下說箇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何等境界恩意卽此與孔顏無甚差異張子說心無不歉只是說誠未說得樂反身而誠自與誠意別誠意只在意上滿足無歉未發意時且別有正心致知格物之功反身而誠則是通體說動時如此靜際亦如此也發而中節身之誠乎動也未發而立天下之大本者淵淵其淵身之誠乎靜也至此方得萬物皆備如前不然則但備所感之一物動靜皆誠則動靜皆樂故曰樂莫大焉若但以不愧不怍言之則是事後計功自考無惡於志僅爲君子三樂之一而非其樂之大者抑以不待勉强而無不利爲樂則但是得心應手輕車熟路之趣樂以情而不足與性量相充未爲大矣此誠字從中庸來故程子言筆之於書以授孟子窺見其淵源在此自與大學有別中庸誠身之旨以人道合天道之全大學說誠意但誠之者固執中之一條目而已故知心無不歉未足以盡此說誠處大則說樂處不得獨小此乃是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槃受用處與易言元亨一理唯元斯亨亨者元亨也萬物資始乃統天萬物皆備於我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則樂莫大焉矣是則孟子之樂於孔顏奚遠哉此元是孟子自道其存仁事不可以集義當之集義是養氣一段工夫存仁是復性之全功必如朱子所云則孟子所學一於集義而不足與於仁乎程子說孟子添箇義字氣字大有功於孔子以其示學者以可循持之踐履正大充實則以求仁而不託於虛若將孟子範圍於集義之中則告子以下諸篇說性說仁一段大本領全與抹煞其待孟子也亦淺矣潛室云渾身是義理流行何處不順裕差爲得之但其云義理未足以盡誠之本體若云渾身是天理流行斯得之矣

巧亦未卽爲害微而至不勞而成懸設而必中之謂也若但巧者固於恥不相妨父爲子隱子爲父隱若隱得周密圓好則直亦在其中正恥心中之條理也一部周禮細微曲中皆以道御巧而卽以巧合道故孟子言智譬則巧不能與人巧亦甚重乎其巧也但巧爲虛位可善可惡知覺運動之良能而非性唯以道御巧而後其巧爲合道若以機變爲務而求巧焉則其用巧也與恥相爲違背故不得復用恥也一用恥而機變早不能行矣只機變是恥之大賊機者暗發於此而中彼藏械以傷物而不覺者也變者立一言作一事卽有可此可彼之勢聽後之變易而皆可通乃至食言改轍而人不得執前說以相覆責只此便是與恥背馳用恥不著處其云巧者則但就此機變之做得密好者言耳

機變間不巧亦豈復有恥心哉寔雖不歸其罪於機變而一責之巧乃以拙爲至極曾不如五經四書從無一奬拙之語佛老之徒始以拙爲藏身之妙術僞道多以拙爲道號僞者亦效之顯已若只拙將去更不思量無論馮道之癡頑徒爲敗類卽硬地用恥曾無微中之智亦如飽焦之枯死道傍陳仲子之出哇每食其於聖賢精義入神以使義不可勝用者相去亦天淵矣

小註曰求所以生之而不得然後殺之出歐陽永叔文集朱子引以證此此非以生道殺也蓋曰求而不得則無道矣殺人者死盜賊奸宄不待教而誅法也非道也法如其辜自知當死而不怨雖在小康之世乃至亂國亦無不然彼自有可死之道非上之人所以生之之道也求所以生之乃刑官不忍殺人之心而非王者生人之道旣曰生道則必有其道矣以生道殺民卽以殺之者爲生之道也雖死不怨殺者必王者之世爲然則不但以刑抵其罪而言可知且曰殺民與言使民一例民者衆庶之辭非罪人之所得稱也此蓋言王者之用兵雖納之死地而非以貪憤興師暴不誅亂不禁則民且不保其生故有所征伐以誅暴禁亂乃以保衛斯民而奠其生故兵刃臨頭而固諒其不得已之心不怨上之毆之死地也若霸者之兵則或以逞欲或以洩忿

或以取威故以乘勢不緣救民而起安得不歸咎於兵端之自開以致其怨哉慶源云雖不免於殺然其本意則乃欲生之不然只是私意妄作得之

擊壤謠曰後世屢作司馬遷謂載籍極博尤考信於詩書詩書之所不道無信可也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於我只是道家無爲自定淸靜自正之唾餘耳帝王以善政善敎而得民心其生也莫不尊親其死也如喪考妣而忍云帝力何有哉龜山云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怨慶源云當生則生當殺則殺朱子云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鑄一番過相似此方是王者經綸天下移風易俗一大作用其別於霸者非霸有爲而王無爲也蓋霸以小惠而王以大德也以大德故固不令人怒而亦不令人喜位置得周密收攝得正大當生則生非以煦煦之仁而生之當殺則殺不以姑息而不殺亦不以有所聳動張皇而故殺之其使民日遷善者則須盡革其舊染之惡納之於軌物齊之以禮樂昭然使民衆著而云不知爲之者亦自其無釀賞重罰之激勸者言爾曰不知爲之曰化曰神只此數字不切實從理事上看取則必爲黃老家一派浮蕩無根之言所惑此處唯朱子說得分明曰便神妙不測亦是人見其如此若以王者之心言之則初無所謂神也王者若操一使

人莫測之心則亦朝四暮三之術若云王者雖不操此心而其轉移靈妙卽此卽彼自無取與之勞則與釋老之徒所贊仙佛功德相似而試思禹湯文武之以經理天下者曾有是哉上好禮而民莫敢不敬上好義而民莫敢不服上好信而民莫敢不用情所過者化此而已矣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而周官之法度行焉所存者神此而已矣只此便是霸者所必不可至之境而民之殺不怨利不庸遷善不知也王霸之辨只在德之誠偽量之大小卽於其殺之利之遷之上天地懸隔非王者之神通妙用行於事為之表為霸者所捉摸不得也民不知為之非上之無為也其

為人也孝弟則犯上者鮮作亂者未之有矣王者但教孝教弟使自脩之於門內（畢立教之首務以飭其餘）而民志既定自舍其犯上作亂之習以遷於善乃不似小補之法什伍糾之賞罰動之明懸一犯上作亂之禁虔束其民而劣免於惡夫所務者本而大道自行彼愚者固不知其條理之相因則以驚其莫之禁而自遷也若夫君子之存諸中而以遷民者經緯本末纖悉自喩卽此雲雷之經綸為性命之各正何嘗操不可測知之符以聽物之自順而行於無迹也哉夫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春以生秋以殺稼者必稽少者必壯至仁大義而性以恆焉君子體此為出身加民之大用

金聲而玉振之始終條理之際井井如也如是以施則必如是以得如是以求則必如是以與實有以施實有以與取壞法亂紀之天下咸與維新仁義之用行而陰陽之撰著則與天地同流矣禹湯文武之盛德大業盡此矣安所得黃老之言徐徐于于相與於無相與一如禽飛獸走之在兩間者而稱之耶

程子謂良知良能出於天則信然也其云無所繇而不係於人則非愚所知此章書被禪學邪說污蔑不小若更不直顯孟子之旨則姚江所云無善無惡是良知者直以誣道而無與知其非矣孟子曰其良能也其良知也二其字

與上人字相承安得謂不係於人人之所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卽性之謂也學習也學者學此慮者慮此而未學則已能未慮則已知故學之慮之皆以踐其所與知與能之實而充其已知已能之理耳乃此未學而已知未慮而已能（不字只可作未字解）者則既非不良之知不良之能也抑非或良或不良能良能不良之知能也皆良也良卽善也良者何也仁也義也能仁而不能不仁能義而不能不義知仁而不知不仁知義而不知不義人之性則然也顧人性之有仁義非知性者不足以見其藏也故新安曰此蓋指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者以曉人也則繇其親親而知

吾性之有仁也繇其敬長而知吾心之有義也何也以親親者仁之實而敬長者義之實也乃此則已達之天下而皆然矣其有不然者習害之而非性成之爾達之天下而皆然則卽親親而可以知性之仁卽敬長而可以知性之義豈待他求之哉孟子盡心一篇文字別是一體撰往往不可以字句測索大意順行中忽作一波疑其門人所記別是一手筆善讀者須覲大旨不當隨字句繇解則性善二字括此一章之旨而彼所云無善無惡是良知者不待破而自明矣

古人文字始終一致蓋有定理則必有定言也大人之名見於易而孟子亟稱之蓋孟子自審其所已至之德與可至之業故言之親切乃於答浩生不害之問則臚列爲詳然則爲大人者其以未能化而不至於聖審矣孟子謂伊尹聖之任就其任之聖者而言則已化矣使其未化則放君反君之事爲之必有所礙若孟子則道不同而不以伊尹爲學而要亦自審其未能化也故孟子學孔子而爲大人伊尹雖不逮孔子而已聖若天民者列於大人之下則是未至乎大者也伊尹聖而天民未至乎大安得謂伊尹爲天民哉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其言天民猶言生民爾此言天民則以奉天理而成乎人也其義殊矣此章俱

就得位而言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猶言達天下之可行者行之初不云達不可行而不行夫唯事君人者未得思得而冒昧自衒其在安社稷之臣亦必社稷之責在己而後任之不必天民也大人之正己而物正也則亦不能不乘乎時位苟無其位則孔子之聖且不能正魯人女樂之受況其下此者乎是則朱子所云天民專指未得位者殊爲未審蓋安社稷臣者田單樂毅足以當之矣天民者所學正且大矣而於己之德未盛則居位行志亦不能令上之必行而下之必効抑擇時之所可爲因與補救若夫時之所不能行者不能必也子產蘧伯玉足以當之矣蓋有君子之道而未幾乎與時偕行之德使太甲以爲之君多士多方以爲之民則彼有所窮矣大人者不用於時則爲孟子用於時則皋陶傅說其人矣道備於己而光輝及物故不仁之民可使遠以高宗之憊而厥脩亦可使來也進此而上則有大而化之之聖偏則爲伊尹全則爲孔子固爲孟子言之所未及然至於正己物正則道雖不得與聖侔而德業亦與聖同矣此章但就德業而言則固可舉大以上統乎聖也集註列伊尹於大人之下未爲定論

前云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後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此固不容無差異之疑乃雲峰謂

前言樂在性中後言樂在性外則不足以釋其疑而益以增疑矣不知前云君子有三樂在一有字上不同言有者有之則樂而無之則願得有之也父母兄弟之存英才之至既皆非非望之福仰不媿俯不怍亦必求而後得故當其既有唯君子能以之爲樂而非君子則不知其可樂然當其不能有則不愧不怍正宜勉而自致英才未至亦宜厚德畜學以待之而父母之不存兄弟之有故則君子之所耿耿於夙夜者故有之而樂無之而或以哀或以患或以悔恨而憂之不當而王天下之與否不以動其心也若所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者則已然之詞也業已得

位而道無不行矣非未有之而願有之以爲樂者也作君師以覺斯民與得英才而敎育之其於吾性中成物之德又何別焉而其事業則尤暢矣既不得以得位行道爲性分以外之事抑若就性體之固然者言之則前之三樂亦非能於所性而有加損蓋不媿不怍在趙閱道司馬君實已優有之而君子之反身而誠以見性於靜存而立天下之大本者則豈得遽爲二公許此於聖學中自有升堂入室之辨而非一不愧不怍之卽能盡性若所性之孝不以父母之不存而損所性之弟不以兄弟之有故而損周公善繼人志大舜與象俱喜固不以有待爲加損也至於英才之不得則所謂人不知而不慍其又何損於性中成己成物之能耶是不得以前言三樂在性中異於後言樂之在性外審矣要此兩章言樂皆降一步說與樂莫大焉之樂不同而就所樂者較量則又有可求不可求之別故不妨同而異異而同也

君子所性一所字豈是因前二所字混帶出底亦須有意義在集註云氣稟淸明無物欲之累語錄謂君子合下生時者箇根便著土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爲氣稟物欲一重隔了如此則竟以所字作之字看上云所性不存焉若作之字說則君子之性不存於大行衆人之性存於大行乎

所欲者以之爲欲也所樂者以之爲樂也所性者率之爲性也若論合下生時則孟子固曰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是四體抑曰人無有不善今乃殊異君子之性於衆人則豈不自相矛盾且君子之四德以根心而生色者若一恃其天資之美而作聖之功無有焉則孟子之言此乃自衒其天分之至以傲人於攀躋不及之地是其矜誇詫異與釋氏所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者奚以別焉若云氣稟之累衆人所以不能如君子孟子言性從不以氣稟之性爲言先儒論之詳矣況本文明言君子所性與所欲所樂一例則更何天命氣稟之別豈衆人之欲樂陷於私利者亦

天使之然而不能自瘳邪性者人之同也命於天者同則君子之性卽衆人之性也衆人不知性君子知性衆人不養性君子養性是君子之所性者非衆人之所性也聲色臭味安佚衆人所性也仁義禮智君子所性也實見其受於天者於未發之中存省其得於己者於必中之節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知其爲分定者唯君子知性也不知則非得位行志而不足以著仁義禮智之用矣仁義禮智根心生色以踐形而形著其化者唯君子養性也不養則四德非不具於心而背四體非不有自然之天則足以成乎德容而根之既仆生以槁也故性者衆人之所同也而以此爲性因以盡之者君子所獨也知性養性是曰性之唯其性之故曰所性豈全乎天而無人之詞哉周子曰性焉安焉之謂聖唯其性焉是以安焉性云者聖功之極致也而豈獨以天分表異求別於氣質之累不累者乎孟子曰君子不謂性也義通此矣

楊墨所爲正以賊仁賊義子莫卻調停各用一半只就他二家酌取則仁義皆賊矣道總不恁地楊墨以私意窺道略略見得一端子莫並不曾用意去窺道眼孔裏只曉得楊墨全在影響上和哄將去此古今第一等沒搭僱人故其教亦不傳於後近日李贄用一半佛一半老恰與此人同其愚陋集註將中字一字與聖道之中一辨未免帶些呆氣他中只是楊墨之中一只是楊墨各成一家之一何嫌何疑而置之齒頰

盡天下無非理者只有氣處便有理在盡吾身無非性者只有形處性便充孟子道箇形色天性也忒煞奇特此卻與程子所論氣稟之性有不善者大別但是人之氣稟則無有不善也蓋人之受命於天而有其性天之命人以性而成之形雖曰性具於心乃所謂心者又豈別有匡殼空洞立乎一處者哉只者不思而蔽於物一層便謂之耳目之官其能思而有得者卽謂之心官而爲性之所藏究竟此小體大體之分如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實一貫也合下粗浮用來便喚作耳目之官釋氏所謂見性聞性等裏面密藏底便喚作心禮稱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方其盛而有生則形色以靈只此是造化之迹而誠卽無不行於其閒特不可揜者天幾之動而其爲顯之微以體大道之誠者不卽現耳故從其一本則形色無非性而必無性外之形色以於小體之外別有大體之區宇若聖人之所以爲聖功則達其一實之理於所可至者無不至焉故程子曰充其形形色則卽是天性而要以天性充形色必不可於形色求作用於形色求作用則

但得形色合下一層粗浮底氣魄乃造化之迹而非吾形色之實故必如顏子之復禮以行乎視聽言動者而後爲踐形之實學不知朱子何故於此有耳無不聰目無不明口盡別味鼻盡別臭之語極爲乖張疑非朱子之言而其門人之所附益也耳之聞目之見口之知味鼻之知臭只此是合下一層氣魄之盛者纔用時便是效靈只此四者人之所能禽獸亦未嘗不能旣與禽獸而共其靈則固已不能踐人之形矣人之形色所以異於禽獸者只爲有天之元亨利貞在裏而思則得之所以外面也自差異（人之形異於禽獸）故言形色天性者謂人有人之性斯以有人之形色

則卽人之形色而天與人之性在是也盡性斯以踐形唯聖人能盡其性斯以能踐其形不然則只是外面一段粗浮底靈明化迹裏面卻空虛不曾踏著故曰踐曰充與易言蘊書言衷一理蓋形色氣也性理也氣本有理之氣故形色爲天性而有理乃以達其氣則唯盡性而後能踐形繇此言之則大體固行乎小體之中而小體不足以爲大體之累特從小體者失其大而成乎小則所從小而有害於大耳小大異而體有合從之者異而小大則元一致也大人省察以成作聖之功則屏其小而務其大養其所以充者而不使向外一重浮動之靈得以乘權此作聖之始務也聖人光輝變化而極乎大人之事則凡氣皆理而理無不充者氣無不效則不復戒小體之奪而渾然合於一矣此又大人聖人化與未化之分緩急先後之序也若夫雖在聖人其審音辨色知味察臭之能未嘗有異於衆人而以視夔曠易牙且或不逮焉則終不於此致其踐之之事故曰君子不謂性也辨之審矣

中道而立之中亦不可將無過不及說此處正好用不偏不倚釋之纔有遷就便偏向一邊倚著一物也公孫丑謂若登天者謂四維俱峻無一處是直入之逕可容攀援如說仁處且又說義說志處且又說氣說養氣處且又說知

言直恁浩浩地而面面皆從入之逕面面皆無可專靠著得到的若諸子百家之說專主一端則逕逕說下便有逕路只向一頭尋去企及自易不知彼異端者謂之執一執一則賊道矣孟子之教正從顏學孔子來博文約禮內外一揆而無所偏倚下學而上達敦化而川流學者於此暫得成章依然又不會了竟且須達去故以躁心測之眞不知何日是歸宿之地卻不知豁然貫通之餘則此下學之川流者一皆道之實體何得有所倚而有所廢哉中斯不倚不倚則無所廢所以但務引滿以至於彀率而不急求其中必以規矩爲方圓之至而不可苟簡以爲方圓也

仁山以知施於動物而不知施於植物譏釋氏之不知類釋氏之慧者亦曾以此置問乃未能從此轉歸於正卻又閃躲去所以終迷施於動物而不施於植物正是知類此正釋氏不容泯之天理自然須得如此恰好引入理一分殊去何反以此譏之植物之於人其視動物之親疏此當人心所自喻不容欺者故聖人之於動物或施以帷蓋之恩而其殺之也必有故且遠庖廚以全恩若於植物則雖爲之厲禁不過蕃息之以備國用而薪蒸之斲削之芟柞之蘊火之君子雖親履其側而不以動其惻怛安得以一類類之耶蓋性同者與達其性故於人必敦其教情同者與達其情故於動物則重其死植物之性情漠然不與人合朕則唯才之可用用其才而已釋氏之病方在妄謂瓦礫有佛性無情說法熾然幸此一覺更欲泯亂之不亦悖乎

盡心下篇

父兄者對子弟之稱若因用兵而多所殺戮則直謂之殺人耳人固不可殺矣論其有子弟而爲人父兄與否殺人親重矣殺鰥寡孤獨者獨輕乎緣子弟故而殺之故曰殺人之父兄此言當時法宗置爲參夷連坐之刑上及父兄迨其身自罹罪則其父兄亦坐此刑是作法自斃禍同親殺非但謂天道好還如老氏之旨怨冤相報如釋氏之言也南軒以六代之君互相屠滅爲徵戰國時未有此事然其自啟禍門使人傚而加之於己理則一也宋人無令人主手滑之說亦有見於此夫

南軒云後之取天下而立國差久者其始亦庶幾於仁立論太刻若漢之與昭代豈但可云庶幾也哉夫仁之用在愛民而其體在無私南軒所疑者有愛民之用而不足於無私之德爾乃如漢高入關除秦苛政釋子嬰而不貪其財物子女亦豈非私欲不行閑邪復禮者哉倘以桀湯交爭之日或用權力以取機會爲異於湯武之養晦以俟天命乃暴秦已殄懷王已弑天下無君向令漢高不乘時以夷項氏痟可使山東之民塗炭於喑噁叱咤之主而不恤耶紂雖暴固天下主也武王一日未加兵焉天下固有主也項氏之子起於草澤既非元德顯功之後承世及以有其故國而又任情廢置安忍阻兵尚欲養之將無爲天下養癰耶使鴻溝之割漢且守硜硜之信而西歸羽力稍完其能不重困吾民以鋒鏑乎率土之濱而有二天子害且無窮而豈天理之正哉故武王克殷不更推戴祿父亦以奉天下之公理不得復守一己之私義是唯唐宋之有天下爲有歉焉而非可論於漢漢之德無愧軒轅矣而況昭

代之拯人於阽者哉
變置諸侯必有變置之者假令邱民得以變置之天下豈復有綱紀亂亦何日而息耶孟子謂貴戚之卿反覆諫其君而不聽則易位到易位時固必因方伯以告之天子而非卿之所敢擅今此言變置者必方伯廉察其惡貴戚與聞其議而實自天子制之知此則知孟子所云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者以天子之馭諸侯而言也故下言變置諸侯而不言天子天子卽無道如桀紂且亦聽其自亡以滅宗社而無敢變置者得乎邱民而爲天子則爲天下神人之主奉民之好惡以進退天下之諸侯而立其社稷社

稷有當變置者諸侯亦必請於天子而後改制焉蓋始封之日分茅而受五方之土以立社稷以王命立之則亦必以王命變之也王所奉者民心而諸侯社稷一唯王之建置則其重輕審矣何不酌於三代封建之制以考孟子立言之旨則疑此言之太畸三代之有諸侯大者今之知府小者今之州縣特以其世國而司生殺爲異則亦與土司等耳故曰君爲輕者非天子之謂也集註於此爲疏
中庸說天命之謂性作一直說於性命無分孟子說性命處往往有分別非於中庸之旨有異也中庸自是說性推原到命上指人之所與天通者在此謂此性固天所命也

乃性爲天之所命而豈形色嗜欲得喪窮通非天之所命乎故天命大而性專天但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但以元亨利貞爲之命到人身上則元亨利貞所成之化迹與元亨利貞本然之撰自有不同化迹者天之事也本然之撰以成乎仁義禮智之性者人之事也此性原於命而命統性不得域命於性中矣形色雖是天性然以其成能於人則性在焉而仍屬之天屬之天則自然成能而實亦天事故孟子冠天於性上以別之天以陰陽五行爲生人之撰而以元亨利貞爲生人之資元亨利貞之理人得之以爲仁義禮智元亨利貞之用則以使人口知味目辨色耳察

聲鼻喻臭四肢順其所安而後天之於人乃以成其元亨利貞之德非然則不足以資始流形保合而各正也故曰此天事也若夫得喪窮通之化不齊則以天行乎元而有其大正或亨此而彼屯利此而彼害固不與聖人同其憂患而亦天事之本然也惟其爲天事則雖吾仁義禮智之性未嘗舍此以生其情而不得不歸之天若夫健順五常之理則天所以生人者率此道以生而健順五常非有質也卽此二氣之正五行之均者是也人得此無不正而不均者旣以自成其體而不復聽予奪於天矣則雖天之氣化不齊人所遇者不能必承其正且均者於天而業已自

成其體則於己取之而足若更以天之氣化爲有權而已聽焉乃天自行其正命而非以命我則天雖正而於己不必正天雖均而於己不必均我不能自著其功而因仍其不正不均斯亦成其自棊自棄而已矣蓋天命不息而人性有恆有恆者受之於不息故曰天命之謂性不息者用之繁而成之廣非徒爲一人而非必爲一理故命不可謂性性不可謂命也此孟子之大言命而專言性以人承天而不以天治人其於子思之旨加察焉而未有異也故唯小註中或說以五者之命皆爲所值之不同君子勉其在己而不歸之命一段平易切實爲合孟子之旨而集註所

述延乎之說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正與或說一段脗合其他言理言氣言品節限制淸濁厚薄語雖深妙要以曲合夫程子氣稟不同之說而於孟子之旨不相干涉程子固以孟子言性未及氣稟爲不備矣是孟子之終不言氣稟可知已且孟子亦但曰口之於味云云爾未嘗自其耽於嗜欲者言之也口之於味其貪食而求肥甘者信非理矣今但言口之於味則已飢渴之飲食與夫食精膾細之有其宜者亦何莫非理則前五者總無關於氣質之偏正淸濁若後五者之純乎天理固也乃不僅云仁而云仁之於父子則不以未發之中性德靜存者爲言而以言乎已發之用介於中節與不中節之事則固非離氣言理而初不得有離氣之理合喜怒哀樂以著其仁義禮智之用明矣若夫命則本之天也天之所用爲化者氣也其化成乎道者理也天以其理授氣於人謂之命（人以其氣受理於天謂之性）即其所品節限制者亦無心而成化則是一言命而皆氣以爲實理以爲紀固不容析之以爲此兼理此不兼理矣乃謂後命字專指氣而言則天固有無理之命有無理之命是有無理之天矣而不亦誣天也哉且其以所稟之厚薄淸濁爲命而成乎五德之有至有不至則天既予之以

必薄必濁之命而人亦何從得命外之性以自據爲厚且淸焉夫人必無命外之性則濁者固不可淸薄者固不可厚君子雖欲不謂之命容何補乎且君子不以淸濁厚薄爲性則其謂淸濁厚薄爲性者必非君子矣而程子抑言有氣質之性則程子之說不亦異於君子哉況天下之不得於君親賓友者苟爲怨天尤人之徒則必歸咎於所遇之不齊而無有引咎於吾氣稟之偏者也故曰語雖深妙而不合於孟子之旨也孟子曰性善曰形色天性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生於色固無有離理之氣而必不以氣稟之淸濁厚薄爲性之異其言命則曰莫之致而致

曰得之不得有命曰殀壽不貳所以立命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則皆以所遇之得失不齊者言命而未嘗以品物之節制（此只是理）氣稟之淸濁厚薄爲命（此程子之所謂性）胡爲乎至此而有異耶聖賢之學其必盡者性爾於命則知之而無所事也非不事也欲有事焉而不得也其曰天命之謂性者推性道之所自出亦專以有事於性也使氣稟之偏亦得爲命則命有非道者矣而何以云率性之謂道哉故言道者已高則偏已密則紛擇焉而執其正論斯定矣

慶源才小道大之說甚爲鹵莽又云才出於氣而有限則不但誣才而且以誣氣矣孟子之言小有才才本不小有

之者小卽是不能盡其才若才則何病之有生人之才本足以盡舉天下之道天下之道皆斯人以才率其性所闢之周行若才所不至則古今必無有此成能又何者爲道君子之道行過一尺方有一尺行過一丈方有一丈不似異端向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處索廣大也蓋才生於氣性依於道氣之塞乎兩閒者卽以配道而無不足而纔言性卽是人之性纔言道卽是人之道氣外無性亦無道也盆成括之小有才也稽才所本大者而小之以其小體之聰明爲才所見功之地而未聞君子之大道則才之所可爲而不能盡者多矣君子之道以才宏之則與鬼神同其吉凶聰明睿知極其量則健順剛柔成其能何至要禍而以咎其才哉

義之發有羞惡兩端無欲穿窬羞也無受爾汝惡也羞則固羞諸己卽此用之而義已在惡則於物見惡於物見惡而無其實不反求之己而但以加物將有如爲郡守則傲刺史爲刺史則陵郡守一酷吏而已矣故孟子於惡必言其實無實之惡七情中之惡非四端中之惡也小註所錄朱子用趙臺卿之說自較集註爲當新安從之是也若欲充無受爾汝之實則非集義不能乍然一事合義便欲據義自尊以求免於侮其可得乎所以說無所往而不爲義

蓋無所往而不爲義然後在己有可以免於爾汝之實而充其惡辱之心以反求免辱之實初終表裏無可閒斷則不但不屑爲不義而徙不義以集義者義路熟而義用自周矣無欲穿窬之心人皆有之無受爾汝之心亦人皆有之特無受爾汝之實則不欲受爾汝者未必有也然苟其欲無受爾汝而爾汝之權操之物而何以能制諸己苟非淚自尊大之妄人亦求免不得而轉生其愧卽此是羞惡之惡與七情之惡所自感而生者不同一則虛浮向外一則切實著裏也故孟子於羞言欲言心而於惡必言實以惡無實而但唯其所欲惡者惡之情之動而非性之端也

乃於善既言寧察而又充其類於言不言之德則以惡戒
慮而若戒不廢文精義者之必察也
曰中禮曰不回曰必信亦有閑邪存誠之意但偶發念時
便在好路上走則謂之性湯武之反則其起念時有未必
恰中者卻向動時折轉來方得有善無惡謂堯舜之所以
能爾者因其天資之爲上哲則固然矣然云無所污壞則
得云不假修爲則不得六經四書唯詩書閒有說得張大
處誇美生質乃讀書者亦須具眼詩以歌之廟中者固子
孫揚詡先人不嫌溢美尚書贊德處抑史臣之辭耳孟子
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乃詩書說聖功處抑何嘗不
著實周公之稱文王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舜之所授禹
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三謨中所往
復交儆者皆一倍乾惕何嘗以堯舜爲不假脩爲哉大易
論語說堯舜說聖人一皆有實不作自然之詞謂聖人無
脩爲而自聖乃漢儒夸誕之論爾程朱諸先生力破漢儒
議論而於此不無因仍則以生當佛老猖狂之日若不如
此稱頌聖人之德推之於天授則老氏之徒且將以敝其
口耳譏聖賢之徒勞釋氏之徒且將以無學無脩者夷周
孔於聲聞之列故諸先生不得已亦須就本色風光上略
加點染乃知道者當得其意而善通之以求合孔孟之旨

亦所謂無以辭害意也此一性字但周子引用分明曰性
焉安焉之謂聖性下著箇焉字與孟子言性之性者合轍
但本性以正情則謂之性焉中庸云能盡其性有能有盡
豈不假脩爲之謂哉既云堯舜性者也又云人皆可以爲
堯舜此二處若何折合堯舜之德自不可企及何易言人
皆可爲所以可爲者正在此一性字上若云天使之然則
成侀不易其將戕賊人而爲之乎朱子謂喜怒哀樂未發
之中爲性之德已自分明於不睹不聞之中存養其仁義
禮智之德迨其發也則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而天下之和
自致焉此以性正情以本生道奉道心以御人心而人心
自聽命焉是堯舜之性之也人皆此性性皆此德特無以
致其化於存養而罔念作狂耳此堯舜之性之所以退藏
於密上合天載而要可與同類之人通其理以盡其善者
即此性也若夫君子之行法也固非無靜存養性之功而
當其情之未發天理未能充浹待其繇靜向動之幾亦未
有以暢其性之大用以貫通於情而皆中則必於動幾審
之有其欲而以義勝之有其忿而以敬勝之於情治性於
人心存道心於末反本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守義禮爲法
裁而行之乃以咸正而無缺是湯武之反身自治者也大
正於存養而省察自利者聖人之聖功力用其省察以熟

其存養未所未熟君子之聖學要其不舍脩爲者則一而已矣天道自天也人道自人也人有其道聖者盡之則踐形盡性而至於命矣聖賢之敎下以別人於物而上不欲人之躐等於天天則自然矣物則自然矣蜂蟻之義相鼠之禮不假脩爲矣任天故也過持自然之說欲以合天恐名天而實物也危矣哉

多欲未便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纔多欲本心便都紛雜了朱子此語非過爲嚴也凡天下之陷於邪僻者換其始那一件不與吾所當得者同類只此欲心便無分別初未嘗有意必求所謂不好者而欲得之也良心喪盡

時又不在此論其分別爲當得不當得者則吾性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授之辨也故寡欲者須一味寡去以欲上討箇分辨不得也若心存而理得則吾性之義自如利斧一劈兩分又何屑屑然向人欲邊揀可不可哉如孟子所以處齊宋薛之餽於齊之不受固無欲金之心於宋薛之受亦終無有欲金之心而但以斟酌乎交際之禮若旣有欲金之心卻去分別此爲當受此爲不當受則縱伊倫倒總主張不得故寡欲者一槩之詞不揀好歹一槩寡之心不縱欲而起然後可不可一徑分明君子之道有正本而無治末治末非但不能反本未亦不可治也

集註於孟子極略緣朱子看得孟子文字發明自盡不消更爲衍說庶後人可致其三隅之反乃傳之未久說孟子者於其顯然者明處卻已茫然則又未嘗不惜集註之疏也如熊勿軒朱公遷說曾子不忍食羊棗抝定不忍二字爲主則不但不知孟子之意而於曾子之孝亦未見得在若但一不食羊棗便是曾子之孝不可及處則獨行之士一念關切者皆曾子矣曾子於作聖之功是何等用力而其言孝之見於禮者又是何等精微廣大僅一忍其口腹於可以不食之羊棗又何足稱焉且勿論孟子析理精微處卽公孫丑膾炙一問是何如深妙後人看文字論古人

誰解如此細心察理以致疑問自四先生外唯南軒往往能然所以得爲朱子益友此段問答正在食膾炙上審出天理人情之則所以云聖人人倫之至而非獨行之士毀生滅性以及大足不履石棄子全姪一流人有所過必有所不及者之可謂至也若但以不忍言則舉目動足孰爲當忍者從一同一獨上求心之安卽以心之安者爲理之得卽此是心之制卽此是心之德卽此是事之宜卽此是愛之理佛氏也只昧此一段至誠无妄之仁義卻儘著呴呴之恩戚戚之愛硜硜之貞皎皎之白便割頭潑髮無父無君也不能滿其一往之私意君子之道簡而文溫而理

以成精義研幾之用則文必及情情必中理而必無致遠恐泥之傷乃其奉性以治情非繇情以生性則人皆可以爲堯舜亦此道爾而以之定王道之權衡俾爲民極則後世一切刑名苛察之法與夫小人試天理以行其賊害如禁李賀之不得舉進士責范滂之不當先父受辟命者皆無所容其邪說則即此膾炙一問而天德王道皆著明矣善讀書者如是以求之斯無不窮之理而死守章句者其於聖賢之言貌取而不以心亦安足與於格物致知之學哉

朱子定馮道爲鄉原乃就五代時人說他俛仰屈伸以救殺戮而詞貌謹厚往往取夷狄盜賊之歡亦生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求媚之事也然馮道身爲宰相且此夕彼如失節之婦二十年而五適人人皆得而賤之猶未足以爲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之愿人且其隨波逐浪以苟全其軀命富貴亦未敢自以爲是而又何足以亂德夫能亂德而自以爲是必其於道若有所得而立言制事亦自有其始終求之宋代則蘇學浙學眞鄉原爾觀蘇子瞻所以非笑二程及陳同父所答朱子書則與鄉原之譏狂獧而云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自以爲是而悅於人者眞古今一軌葉正則陳同父說來鹵莽天下宗尚之者幸少蘇氏之學盛於北方者幾二百年而其作爲文章滑熟圓美奄然媚於後世乃使人悅之而不知堯舜之道者至於今而未艾是眞鄉原也是眞德之賊也其源始於韓退之而其流禍之深則極於焦竑李贄嗚呼游於聖人之門者可無厚爲之防哉

讀四書大全說卷十終

四書稗疏

二卷

附考異

道光廿有二季湘潭
王氏守遺經書屋刊
光緒十有三季潞河
啖柘山房精校重刊

四書稗疏目錄　附考異

卷一　船山遺書一百四十八
大學　壹是　綠竹　寔能容之　豚　呂接陷阱
袵金革　正鵠　三年之喪　祖廟宗廟　貨財殖焉
禮儀威儀　道竝行　千乘之國　子禽　北辰
子奚不爲政　灌　奧竈　公冶長　乘桴浮海　千
室之邑　山節藻梲　左丘明　老彭　司敗　誄
三以天下讓　三分天下有其二　子路使門人爲臣
九夷　寢衣　食饐而餲　割不正　不撤薑食
東首　三嗅而作　長府　有社稷焉　浴乎沂　徹
奡盪舟　溝瀆之中　諒陰　鄭聲　匏瓜　五穀

不分　區以別矣　予小子履
卷二　船山遺書一百四十九
萬乘之國　釁鍾　觳觫　疾首蹙頞　明堂　褐寬
博　夫里之布　蹝者　而勿正　三里之城七里之
郭　兼金百鎰　葬於魯　成覸　夏后氏五十而貢
三句　饔飧　蠅蚋姑嘬之　牲殺　亳葛、今茲
洚水　爲高必因丘陵二句　涕出而女於吳　滄浪
之水　北海　東海　辟艸萊任土地　負夏　畢郢
王者之迹熄　五世　羿　子思居於衛　崇山
百姓如喪考妣　箕山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司城
貞子　君十卿祿　百畝之糞　費惠公　殺越人

牿亡　狠疾　翋孟　曹交　膠鬲　血之流杵　袗
衣　殺人父兄　丘民　榱題數尺
考異　船山遺書一百五十
八十六條

四書稗疏卷一　船山遺書

明衡陽王夫之譔

大學

大學　禮記釋文大舊音泰劉音直帶反杜佑通典自注云大學爲上庠大讀如泰程子從劉昌宗讀按大小太少古通用如大宰一曰太宰小宰一曰少宰之類不以老稚巨細分也大學之對小學而得名雖程朱未之易也小學爲童子之學大學爲成人之學是小學爲少學而大學爲太學矣又天子之學曰太學對鄉國而言也而章句序云自天子之元子至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又爲天子之學審也既對小學而名大又爲天子敎胄之學奚爲不可讀如泰字章句云大人之學也不知所謂大人者何指如以爲明新之業異於洒埽應對進退之所敎者名爲大人則亦以天子之學及成人之所學而名大亦是亦太少之義如與周易孟子所言者同義是以德而言與小人爲對者也大學爲充實光輝大人之所學豈小學爲險陂私謂之小人所學乎如與左傳大人患失而惑之大人同義則以位而言亦與小人爲對者也大學爲王公大人之所學豈小學爲褰賤小人之所學乎皆不可通當從舊音爲是

壹是　章句云一切也以一訓壹則以是爲切矣乃一對兩而言壹專壹也各自有義其用壹貳等十字施之公移以防欺竄自秦漢始然或云自唐起而經傳中如鄭伯貳

於楚則見其參於前也（俗作叅非）相予肆祀一日而三失伍大陸既作椅桐梓漆（之柒即漆之譌）報之以瓊玖以纓拾矢可也（捌字經傳中無之惟字書以爲無齒杷）多用本義少相通假然壹貳參伍四字墳籍中閒有通一二三五者則以一訓壹猶可若訓是爲切實所罕聞壹是之解自當以鄭注專行是爲確是目致知至平天下七事言自天子至庶人專壹學是七事而七事皆以修身爲本（此庶人乃大學中之俊秀備以爲異日之卿貳者自當以家國天下之務爲己任非田野農夫之比）言壹是者欲其專正業也言皆以修身爲本者欲其知序也語皆有旨若以壹是爲一切則既云一切又云皆非贅詞乎

綠竹　綠王芻竹萹蓄王芻一名藎艸可以染綠萹蓄一

名蓄辯可以療蚘有水陸二種其以綠爲竹色者非竹色在蒼碧之閒非綠也小注引河渠書漢武帝伐淇園之竹證此綠竹爲竹夫自西周至漢殆將千年能保此水濱之弱植於六國秦項之餘乎竹六十年而𥳑故有千歲之木無千歲之竹鄧今無林敖今無粟若邪之溪今無銅安得指漢竹爲周竹哉或小注但以證淇川之產竹耳若徒證其產竹則水經注引詩毛傳及漢武寇恂之事而下繫之曰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惟王芻編艸不異毛與獨不可以證淇川之產此二艸乎是則莊子使同乎我者證之之說也要之以綠竹爲二艸毛韓之舊訓（韓詩竹作藩藩水萹茿也）以竹非綠盭之色有目所共睹師古訓綟物色庶乎其不差矣

寔能容之　寔丞職切音植是也與實字音義俱異寔能容之孔氏疏之曰寔是也若能好賢如此是能有所包容寔不能容孔氏疏之曰若此蔽賢之人是不能容納極爲明瞭乃或以爲虛實之實非矣寔能容之可云非虛假容賢寔不能容可云非虛假娼嫉乎說文云寔止也止當即是之譌

豚　豕彘豚三者之同異傳註家畧以爲易知而未之辨後亦未爲辨之今人概呼爲豬然豬固有家豬野豬之別左傳俻封豕長蛇野豬也豕三歲曰豣詩竝驅從兩豣兮亦野豬也孟子云狗彘食人食家豬也然禮牛羊豕爲牢詩執豕于牢爾雅豕所寢曰橧則又以家豬爲豕史記上

幸上林有彘突入則抑以野豬爲彘今按家豬有兩種其長喙大耳高足厚皮食艸而獷者雖爲家畜其類本自野豬來則與野豬同名爲豕一名爲彘若其喙短耳小足庳皮薄馴擾而不獷者則名曰豚豕彘雖家畜可至數百斤豚則能肥而不能大故許慎曰豚小豕也南人養豚子或稍令長大北人則及小而飽飼之兩三月而肥全體烝而食之陽貨饋孔子蒸豚是也今淮泗亳宿閒所牧豬逐水艸而食宿亦殆與野豬無別皆豕彘也世或不知以豕子爲豚不知豕豚殊類豕子方小在爾雅自名爲豬豚雖長大不名爲豕故孟子雞豚狗彘既言豚又言彘不嫌複也鄭志張逸問曰豕生三曰豵不知母豕也豚也荅曰豚也

是鄭氏以豚豕爲二種又一證也

中庸

罟擭陷阱　章句以罟爲網擭爲機檻陷阱爲阬坎實則四字各爲一義罟獸網也兔罟謂之罝以遮其身麋罟謂之罞以冒其頭鹿罟謂之縣以縶其足皆罟也擭阱之淺而施柞鄂者阱阱之深而不施柞鄂者皆穿地爲之陷當讀爲檻聲相近也植木交加如羊豕圈置羊豕其中誘虎狼入機發檻閉以生致之其小者置雞鴨可閉豺貍今俗尚謂之陷

衽金革　章句云衽席也倪氏辨之以爲衣衽而史伯璿非之伯璿誤矣按方言褸謂之衽郭璞注衣襟也或曰裳際也張揖以爲裪又曰袖也並無席義藝文中有言衽席者言坐而攤之於衽臥則在席使衽即席文不贅乎禮稱上衽扱衽皆以襟言唯請衽何趾鄭氏以爲臥席按君子臥不裸寢必有衣襟當裳際者近足故請衽所向斯爲趾矣弟子職云問疋所菹切何趾疋足也或言衽或言疋皆以身下言之衽爲裳際明矣衽金革言以金革爲襟蓋謂甲爾披堅則執銳執銳則致死戰士之服也若以金革爲席而臥其上亦奚所用之哉又引句踐枕戈爲證愈爲支離或疑古無金甲然考之管子曰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畞尤受而制之以爲劒鎧又曰弛弓脫釬說文釬臂鎧也是古有金甲之明證

正鵠　射的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槷槷方六寸此據侯道五十弓者爲言天子諸侯之侯用皮大夫以下用布鵠則皆革也正者當鵠之中畫之也棲鵠者旣張侯乃安置鵠於侯中如鳥之棲於木也正與鵠非二物鵠中畫處卽爲正爾天子諸侯之侯純皮無布大夫以下之布侯鵠必以革布之上棲革革之中不更安布正或作䴕䳄鵠皆小鳥而䳄尤微細以正鵠名棲革者取其命中之難以矜巧耳凡此皆言獸侯也若皮侯五采之侯惟天子之元士以上始有之而其正鵠猶是但棲與屬之異耳集註畫布曰正棲皮曰鵠說本後鄭與此異殆非是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非卽父母之喪也父母之喪三年而三年之喪不盡於父母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國君嫡孫承重爲祖父母繼立者爲先君父爲嫡長子天子爲后太甲宅憂居桐宮服仲壬之喪爲叔父也春秋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后與世子也故曰達乎天子然其飲食居處衣服之制則有差殺故僅曰達父母之喪哭踊倚廬苴麻飦鬻則天子與庶人無別故曰無貴賤一也章句未悉

祖廟宗廟　章句云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備紀廟制而不恤本文之言祖也祖有功宗有德始封者必爲祖則唯七廟五廟三廟者爲有祖廟二廟則

一王考一考而一廟唯有禰廟不得稱祖矣本文言祖固
以該禰然言祖以該禰乃就天子下推之而不可竟謂二
廟一廟爲祖廟也抑文因義起各有攸當下云宗廟之禮
若以祖廟推之則專指有德之宗若殷三宗之類然武王
周公之世文武二世室未立何得云宗此言宗者言合大
宗小宗於廟中也在廷則雖同姓必以爵序在廟則以宗
序宗者所以統同類別者也故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
宗禮行於廟中在太廟則以大宗序同姓在羣廟則以小
宗序所出者之子孫也羣廟以小宗序所出者之子孫則
祖免以外皆從乎賓矣此大宗小宗之別爲一義而不同
於祖功宗德之說也章句云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

在而不失其倫是誤以宗爲祖宗之宗而抑混宗廟於祖
廟勿惑乎俗儒之泥太廟之文矣春秋修其祖廟爲時享
宗廟之禮爲祫祭於夢中說夢也
貨財殖焉　錢貝曰貨說文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泉是則周之言貨兼
錢貝與　穀帛曰財禮記鄭注謂穀也先財而後禮注幣帛也是穀帛皆曰財也　若小注
謂珠璣瑇瑁之屬則寶藏也非貨財也寶者貨之重者貴金珠玉及龜是也
藏者五庫之所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是也　貨財非水所產殖潛也言
舟楫載運繇之而蓄也陸道分歧而輦載四出水程合并
則棲泊同歸故史記以富商大賈爲貨殖非謂水之能產
貨財也
禮儀威儀　章句謂禮儀經禮威儀曲禮小注云經禮如
士冠禮諸侯冠禮天子冠禮之類曲禮如始加再加三加
之類則積曲成經分經爲曲於文贅矣藉然經禮亦無三
百也蓋禮儀者周官之典也威儀者五禮之儀也周官三
百六十舉其槩而言之爲三百五禮以配五刑五刑之屬
三千五禮之屬亦然所謂出乎禮入乎刑也謂之威儀者
五禮以進退容止爲本漢人謂之爲容異於周官治教政
刑之以事不以文也本孔疏
道竝行　天道有東西南北四行地有四游日有南北二
陸往來於赤道月有九道出入乎黃道皆所謂道也天道
四行而四時成黃道九道分而日月相代其不相悖者如
天左旋日月右轉而日月必隨天以左日遲月速而合朔

必有晦月必受日之光而無相背久晦之事也
論語
千乘之國　按周制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方
八里旁加一里方十里爲成一成之地提封百井三分去
一六十四井而出長轂一乘旁三十六井鄭氏以爲治洫據班孟堅說則是山川沈斥
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也今從班說　孟子言公侯之地方百里則提封萬井
僅得戎車百乘包注依孟子以爲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與司馬法甸
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不合司馬法作於春秋之末其時方務重賦何以六十四井出一乘而包以十井出一乘過
矣　而王制鄭注本周官以爲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
之界封諸侯大國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
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方五百里之國提封二

十五萬井方四百里之國提封一十六萬井是大國當出賦二千五百乘次國當出賦一千六百乘皆不啻千乘而千乘之賦計其提封當十萬井以開方法計之大畧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視伯國稍大何云大國所以然者周官之說兼封域之地計里而爲疆而賦車之制以實耕之田計夫而出乘按周官有上地不易之田百畝中地一易之田二百畝下地再易之田三百畝之差通計其率殆亦三分去一方五百里之國計二十五同（周官以方百里爲同也）以一同極肥磽之地建國立郊遂餘二十四同三而二則十六同也可出車千六百乘方四百里之國計十六同以一同立郊遂餘十五同三而二則十同也可出車千乘所謂千

乘之國也蓋周制上公惟宋一國他卽有大功如周召及大公皆僅封侯故千乘卽爲大國也（或疑周官以諸公爲言不止一宋公非也彼所言諸公者兼九命作伯之二大伯也凡爲大伯者必先爲侯及其爲大伯益以附庸九同黄亦方五百里不爲大伯則歸附庸於王仍四百里）是則周禮言分封之制固詳於孟子而孟子言諸侯皆去其籍則得之傳聞以殷末周初之制言之而非周公之典也春秋之季叔向侈晉革車四千乘以周制準之當有六十萬井提封近八百里茅夷鴻言邾賦六百乘以周制準之當有九萬井提封三百里皆兼井使然抑或增賦益兵如魯作丘甲之比亦不可考

子禽　古人名與字義必相連如賜則字貢商則字夏耕則字牛參則字輿皆是也陳亢字子禽亢蓋通迒迒兔迹也逐兔者躡其迹則得禽矣禽如小禽私之逐禽左之禽獸也非鳥也迒迹之亢音胡郎切其音古郎切者喉也音苦浪切者高極也皆於子禽命字之義無取

北辰　集註云北辰北極天之樞也於義自明小註紛紜乃指爲天樞星誤矣辰者次舍之名辰非星星非辰也北極有其所而無其迹可以儀測而不可以象覩與南極對立而爲天旋運之紐以渾天言凡星之屬皆在第八重宿曜天而北極則在第九重宗動天若天樞之爲星乃北斗杓星斗移而杓不動然亦隨斗左旋不能常居其所又紫微垣中有極星者以去極得名極無可見觀象者因此星以髣髴其處此星輪轉於極之四圍非能與極而皆不動

極以其柱天而言樞以其爲運動之主而言辰則以其爲十二舍之中而言也

子奚不爲政　集句言定公初年孔子不仕又云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意謂定公爲逐其君兄者所立孔子恥爲之臣而託孝友之言以譏之審然則孝友爲借詞而父兄祗爲口實矣後世士大夫不合於時託言歸養乃不誠於君親之大者豈聖人而爲此哉夫子言孝友必有所致其孝友者則此言之發必於母兄尙在時矣定公初年孔子年四十有餘而定公中載孔子出仕以後周流列國更未聞有宅憂之事伯兄早卒故嫁子而孔子爲之主則母兄之喪皆當在昭公之末孝友之言亦豈不言及

而心愴乎抑定公九年孔子爲魯司寇明年相公於夾谷豈九年以前爲不孝不友之定公九年以後爲孝友之定公乎意此問荅在昭公之世而孝友之論則集註所謂至理不外是者誠爲確論勿容他爲之説也

灌　集註誤用灌地降神之文而慶源輔氏盛爲之説徇白虎通之失與開元禮酹酒之妄愚已詳辨之於詩稗疏矣抑考家禮註引張子曰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贄奠枕是也則張子已知程子酒必灌於地之説之非矣乃楊氏復又曰家禮初獻取盞祭之茅者代神祭也則説尤支離夫家禮之舉盞灌於茅上其所取法則祖白虎通之説以擬禘之灌鬯耳今云代神祭則禘之灌鬯亦代神祭乎雖

朱子嘗曰酹酒有兩説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一以古者飲食必祭神不能自祭故代之乃不知飲食而祭者于豆間人之祭也不以茅何獨代神祭之用茅也用茅者沿杜預以包茅縮酒誤爲酹酒因雜引以成乎非禮耳蓋降神之説既窮而又爲代祭之説以文之但因仍流俗而強爲之飾耳不知灌非虛置之筵上乃置之尸前也既獻之尸則尸舉之尸祭之奚有別降之神而又何代爲之祭邪唯不知祼爲酌鬯初獻之名而灌乃祼字之假借初非灌圜之灌諸妄展轉愈入於迷等祖考之靈於圃蔬畦稻唯以張子之言爲破妄之斧博求之詩及周禮以爲論定而反求之爲人子孫者之心謂傾酒於糞壤以事先爲安否則

諸説之謬不攻而退矣

奧竈　五祀夏祭竈竈者火之主人所以養也祀以雞其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一旣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畧如祭宗廟之儀審是則筵在門之奧非室奧也門奧不可單言奧惟室奧乃單言奧又考祀門設主於門左樞祀戶設主於門內之西祀行爲軷壤於廟門外之西設主於其上唯祀中霤設主於牖下牖在室西南其下即奧也是則唯祭中霤設主於奧餘祀皆不於奧設主與席也與其媚奧甯媚竈云者謂家雖主中霤而中霤爲土分王四季不能爲四時之主

故無兩尊不如竈之主火而司養專四時之一爲在時而乘權也味者誤以門奧爲室奧遂謂四時五祀之祭皆先席於奧亦習謬而不覺矣

公冶長　公冶者亦魯公族春秋傳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是已長蓋其孫而以王父之字爲氏也野人語有云長以知鳥語取羊致陷縲絏而復以鳥語告齊師得釋不知其所自起駱賓王詩曰不如黃雀語能雪冶長炎妖妄之傳自唐已然周鳥知叶唐韻乎可哂公冶鳥語閔子蘆花説皆猥鄙俗儒因論語有非其罪也及孝哉之歎附會成誣亦可惡也

乘桴浮海　集註曰傷天下之無賢君於義自明惜未言

欲行道於海外遂使俗儒以魯連蹈海管甯渡遼擬之一筏之汎豈犯鯨波凌巨洋者乎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言皆近於海也則沂費之東其南吳越之國皆海也夫子此歎傷中國之無賢君欲自日照通安東贛榆遂吳越耳俗傳夫子章甫鳴琴而見越王句踐雖無其事然亦自浮海之言啟之程子春秋傳論桓公盟戎之事至以討賊望戎何居乎吳越不足用爲善然而難矣子路喜而爲好勇之過者謂其急於行道而不憂其難行也

千室之邑　邑有公家之下邑有大夫之采邑下言百乘之家則此邑爲公家之下邑矣室者商賈之廛居也因此以知朱子所云農民有二畝半之宅在邑者爲非制也詳詩

釋疏使一夫而一室在邑則千室之邑爲一百二十五井之氓六十四井而出一乘計其所出兵賦未滿二乘惡足與百乘之家並稱而必冉有始能爲之宰乎葢農民所征一成而出一乘之甲士步卒若車輦馬牛則商賈計廛而授賦故國語曰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廛也是以魯用田賦而春秋譏之車輦馬牛爲商賈所出故以千室計之商賈之賦所征多寡輕重今雖亡考以此文推之千室之賦當與百乘相上下或十室而出車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葢車可數十年不敝而馬牛更有孳息則商賈之歲輸亦非過重也按此條與春秋釋疏異當以彼說爲是

山節藻梲　禮器稱管仲山節藻梲則不獨臧氏爲然春秋之大夫僭者類然矣此言居蔡又言山節藻梲自爲兩事非謂以此飾居蔡之室也龜掌之太卜藏之於府雖天子亦不別立宮以處之臧孫雖僭不應掤此且管仲之宮亦豈以處龜乎然則山節藻梲者亦臧氏之宮耳論語鄭注云節栭也刻之爲山梲梁上楹也畫以藻文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之明堂位鄭注畧同此集註之所本也而禮器註乃云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與此二注特異則豈管仲臧辰之掤爲邪使其掤爲則亦無所於僭而記何以譏其濫乎此自鄭氏前後不照之偶失耳而首本達稜斲礱加密石之差則楹桷之飾非節梲也

左丘明　司馬子長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國語左邱明著則明即作春秋傳者而集註云古之聞人葢謂左氏於夫子爲後輩故春秋傳記孔子卒後事夫子所稱道以自徵信必先進不容下引當時弟子行之人非也左丘明即爲古人其恥巧詐者非可筆之於書夫子亦何從知之如云賜也亦有惡乎以公非必從衆論何嫌取正左丘乎

老彭　王弼謂老彭爲二人老老聃彭彭祖乃彭祖他不經見唯漢藝文志有彭祖御女術則一淫邪之方士耳集註據大戴禮皆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伎之教庶人之語謂爲商賢大夫考仲傀即仲虺萊朱也老

第一六四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14版正內

彭在其前皆成湯時人而子曰我老彭親之之詞必覿面相授受者矣按老聃亦曰太史儋聃儋彭音相近古人質樸命名或有音而無字後人傳聞隨以字加之則老彭即問禮之老子矣禮記稱吾聞諸老聃聃蓋多識前言往行以立教者五千言中稱古不一而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其好古而善述可見矣特其志異有偏故莊列之徒得緣飾而爲異端當夫子之時固未汎濫以親相質問而稱道之又何疑焉

司敗　左傳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與魏絳請歸死於司寇語意悉同又考陳楚唐皆有司敗而三國之官見於春秋傳者皆無司寇則杜氏以司敗爲司寇無可致疑左

乎集注之從之也乃或謂自敗曰敗蒲邁反破人軍曰敗補邁反則似敗之爲名施於征伐爲宜豈司馬之有別名與蓋舜命皐陶作士而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屬之九官別無典兵者則虞制司馬司寇合爲一官陳爲虞後修天子之事守世用虞禮故因之猶宋之有司城一用殷禮而非周官其楚唐二國則倣陳制耳然以左傳考之楚有司馬始見於僖二十六年有右司馬始見於襄二年有大司馬見於襄十五年有左司馬亦始見於襄十五年陳有司馬桓子見於襄二十五年惟唐小國無考耳則司敗非司馬審矣蓋敗者毀也寇者害也刑官如秋義殺害故以寇名本鄭目錄毀害義近故又以敗名亦猶司馬之別名司武耳鄭氏論語注則以司敗爲人名齊大夫其說異是疑莫能定也

誄　集註云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然子路當夫子疾病之時而稱哀死之辭雖君子之前可無拘忌然亦大不倫矣且誄之言曰禱爾於上下神祇抑於哀死而述行何當周禮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鄭司農云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曰閔天不淑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嬛嬛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或曰誄者論語所謂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後鄭仍之明誄有兩種說文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也論語云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从言畾聲字或作讄又誄謚也从言耒聲是誄死之誄作誄禱生之

讄作讄義異字亦異也孔注亦曰誄禱篇名是此讄非誄死而爲禱生之辭明甚審是則子路稱之亦無嫌矣

三以天下讓　三讓者一辭爲世子二辭國三逃之句吳於義自顓天問吳獲迄古南嶽是止注太伯陰讓避王季辭之南嶽之下采藥於是遂止而不還審是則太伯初去周在湖湘之地止衡嶽之下也吳獲者屈子怨吳斥其先祖爲賊獲猶後世稱魏虞云迄終也古古公也言吳獲終古公之世止於南嶽之下耳天問又曰孰期去斯得兩男子言何意吳獲去此南嶽逃之句吳至武王定天下復得求其後封子男之國二也子男言男子者到文以叶讀耳兩子男國者謂吳攻虞也審是則太伯處南嶽在古公之世處句吳在王季之世也一辭世子謂古公病託采藥不反去世子之位也二辭國謂古公薨不奔喪也三逃句吳謂免喪後逃之游濱王季無从蹤跡以盡共因心之友也鄭氏謂免喪後逆斷髮文身爲三讓孫盛讒其與左傳明文相背而以無危嗣而不養仲歸之子以爲已後是其深思遠防令周倘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介疑或是爲三讓均有未得集註以三作去聲讀釋爲固遜始以一讓

為禮讓再為固讓三為終讓然此古贊見燕饗登降之文施之父子兄弟之間與宗社之大事不已誣乎或引漢文帝讓三讓再為比則漢文亦禮讓之文耳今太子嗣立亦三進箋而再不允泰伯之讓夫豈其然吳越春秋古公三子長曰泰伯次曰仲雝少曰季歷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泰伯仲雝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託名采藥於衡山遂之荊蠻斷髮文身因其俗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泰伯仲雝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君事之自號句吳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泰伯三以天下讓審是雖云三讓實一讓也且其事著何得云無得而稱況奔喪之說固屬難信劉敞又以王季文

王武王為三其言曰所謂三以天下讓者言自竄荊吳以讓季歷也所以讓季歷者以季歷有昌也所以貴昌者以昌有發也泰伯見季歷既仁而文武又聖知天之意大啟周室必有天下故默焉而逃夫泰伯逃而不反安所見武王而知其有天下若謂文武皆繇泰伯之讓而得嗣則有周三十餘世皆泰伯之所讓矣但三截故諸說皆非

三分天下有其二　集註謂荊梁雝豫徐揚熊氏謂徐揚亡考然文王質成虞芮虞今平陽府平陸縣西伯戡黎黎今潞安府黎城縣皆冀州之域是文王已兼有冀土則三分者約畧言之非專言六州明矣九州之域青兗徐豫小雝梁荊揚大非可一槩論也若以州論則逸周書言三州言六州又言九州之侯矣不過謂九州州有服文王者耳若九州盡服則不止三分有二矣故六州之說集註雖原本於鄭氏亦不可盡泥

子路使門人為臣　集註以臣為家臣按家臣之屬有家宰有邑宰有家司馬有家宗人有家士但云家臣不知何職且此諸臣皆非緣喪而設按周禮司馬太僕之屬有小臣四人掌士大夫之弔勞又喪大記云小臣復又云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又云浴小臣四人抗衾又云小臣爪足又云小臣爪手翦須皆與死者親故曰死於臣之手然唯諸侯之喪為然天子則用夏采祭僕大祝小祝若大夫士之喪則復用有司楔齒綴足用御者爪揃用外御

賓客哭弔以擯者掌之以本無小臣故也春秋之世大夫而僭侯禮於是乎本無小臣因喪事而立之故曰無臣而為有臣子路沿俗私置故夫子深斥之若家臣則夫子已為大夫受田祿於鄹邑固得有之而何以云無臣哉

九夷　周衰典廢小國諸侯介在邊徼憚於盟會征伐之重賦不能備禮自降而從夷則人亦以夷目之而魯東海濱本有夷屬故尚書稱萊夷今登萊地孔子卻萊人曰夷不亂華是已又左傳陳轅濤塗曰觀兵於東夷杜預解曰郯莒徐夷也傳又曰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春秋經曰介葛盧來杜預解曰介東夷國也經又曰取根牟杜預解曰根牟東夷國也傳又曰君信蠻夷之訴謂邾莒也詩曰

淮夷來求毛傳曰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者也春秋傳淮夷病杞故凡此之屬皆謂之夷則九夷者東方九小國耳後漢書東夷傳徐戎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卽目此也以其僻小儉鄙降從夷禮故曰陋集註曰東方之夷有九種原本馬融論語注而邢氏引後漢書東夷傳畎夷等九種釋之彼九夷者在遼東樂浪之間太遠恐非

寢衣　孔注今之被也鄭注今小臥被說文被寢衣長一身有半衾大被廣雅寢衣衾輸被也蓋單薄而小長者爲寢衣爲被親身之被也故釋名曰被被也所以被覆人也廣厚而短者爲衾冬則覆之被上以爲溫也故釋名曰衾

广也其下廣大如广受人也惟寢衣爲單薄之被故可長一身有半以摺疊覆足而無冗長之累如其爲衣而長過於身則臥起兩困矣猝有水火盜賊疾病之暴至其能無狼狽顚仆乎如云非常時所衣但爲齊設乃散齊亦有七日變起不測故曾子問有當祭而太廟火之禮古人制禮必可行而獨於一衣作此迂拙以自困乎且此衣衣之而後寢乎寢而後衣之乎寢則必不能衣之衣之則曳地傾踣何以就席邪若有此衣眞怪服矣是寢衣之爲被必矣必有云者謂雖當暑衾可去而被不可去恐其裸露形體耳非但爲齊言也次序自當在短右袂之下

食饐而餲　孔注饐餲臭味變雖統言之而固有分饐者臭變餲者味變皆以經夕熱鬱致將腐敗也臭變者餕腐葛洪字苑曰饐飯餿臭是也味變者酸惡爾雅曰食饐謂之餲是也（爾雅之饐如說文魚部鮑饐魚也之饐蘊鬱之謂也與論語之饐體用不同）饐从壹義與噎通黠貌餲从曷義與遏通遏鬱敗之貌卽字思義可知已許愼曰饐飯傷溼也呂忱曰饐飯傷熱溼也謂飯經久鬱熱溼之氣而傷耳集註仍字林之文是已或謂饐爲飯之初熟過熟而溼氣未斂者非過熱而溼氣未斂俟之俄頃則熱者淸溼者燥何不姑少待之而遽斥之不食邪許愼又曰餲飯傷熱也此則火齊大過飯焦而臭變故蒼頡篇餲食臭敗也言飯之臭本香今傷熱而焦是臭敗也與此傷熱溼者異若饙之過溼蒸之熱爛則爾雅云

摶者謂之糷與米者謂之糪皆所謂失飪不失者也

割不正　集註以爲切肉必方正不知割非切切非割方非正正非方也古者大臠載俎食則自斷故曲禮曰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非必若後世旣割之復切之令大小稱口所容能必其方也此割切之別也方者對圓長橢斜纖曲而言也正者正當其處也古之割肉旣皆大臠而各有分理骨有貴賤髀不登於正俎肩則取諸左臑登之俎則有肩有臂有臑有肫有胳有正脊有脡脊有短脅有正脅有代脅或左或右肺則有離肺有刌肺心舌則去本末皆所謂割之正也若其腠理之常隨手割斷則非體之正是曰不正抑或賓如主俎則爲慢主如賓俎則爲汰燕如祭

祭如燕祭燕如常食常食如燕祭皆不正也則皆以失禮
而不食矣邢疏云割不正不食者謂折解牲體脊脅臂臑
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者則不食也其言踈矣
倘必如陸績之毋所切四維端匀而後食則離肺之小而
長肺之長尺有二寸皆非君子之食矣脊脅之間必求其
方將雜用體骨以就之是求方而適得不正也集註以漢
後偶尒一人切肉之法爲三代割骨之制而末求之禮其
失亦矣
不撤薑食　言撤則必旣設之而後撤之也言不撤則必
他有所撤而此不撤也按士相見禮夜侍坐視夜膳葷請
退可也註云葷辛物葷亦辛物也則此言燕居講說而卽
席以食者食已飯羹醯醢之設皆撤而薑之在豆者獨留
倦則食之以卻眠也古之人類然君子亦以爲宜不待夜
倦欲食辛而更索之集註未悉　薑有爲藥者湯液家之生薑乾薑是已此可食而非常食者也有爲味者記曰屑桂與薑焉有酒內必有薑茱之味焉此可食而非以薑爲食也此言薑食則菹藏之可以爲常食者也
東首　集註謂受生氣自疾言之非自君視疾言之矣東
首首在東也按禮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天子主天下諸
侯不敢爲主也諸侯適其臣亦升自阼階諸侯主其國大
夫不敢爲主也室之有奧亦猶夫阼則君適其臣臣不敢
居奧必矣疾不能興遷於南牖下令君得南面而視之若
復西首居然居奧矣且令君入戶時經其足下非敬故必
東首令首戴君致敬存臣禮也
三嗅而作　古無嗅字音許救切者从鼻从臭以鼻就臭
也亦通臭此經古本當作齅或臭何氏邢氏解此章固迂
拙可笑而晁劉又甚焉晁氏以嗅爲戞謂雉鳴也劉氏以
嗅爲臭謂張兩翅也見爾雅爾雅釋獸須屬曰鳥曰臭言
鳥之倦息而振其翅也審是則與鳴皆爲閑暇之狀人方
拱執雉雉覺當驚起安能閑暇此卽以物情揣之亦未見
其是無已則以說文之臭犬視皃通之鳥而以爲驚而左
右顧頻協物之情態然其立義之迂拙仍不免也考荀子
禮論曰三臭之不食也史記引作三侑則侑臭古字益通
夫子歎山禽之舉集得時隱以譬君子之去留知幾益夫
子周流列國託於君及士大夫有所爲而言子路聞言卽
悟促爲夫子供張作食夫子喜子路之解己意爲之三侑
成禮不待飽而與子路同去記者以此明夫子之可以速
則速而子路得與之也如此則語有關係而無迂拙之病
長府　集註云藏貨財曰府信然則府頹敝而改爲之亦
奚不可而必仍其舊哉若謂別作一府以斂財多積則魯
於是時四分公室民食於家亦惡從得貨財而多積之如
後世瓊林左帑之厚儲以供君用也按春秋新延廄穀梁
傳曰其言新有故也公羊傳曰新延廄者何修舊也新作
南門穀梁傳曰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
又新作雉門及兩觀穀梁傳曰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

其度也審是則修舊曰新有加其度曰作曰爲度者王者之法制也有加其度則僭儗矣故曰作曰爲皆臣子不忍斥君父之僭儗而諱之之辭也記者曰爲閔子曰何必改作則魯人僭爲王者之府明矣言魯人則見非魯君之意而魯之士大夫慫恿之又明矣閔子諫以仍舊貫欲魯人之以善導君而修舊耳公羊傳曰修舊不書春秋無作長府之文蓋从閔子之諫而僅修舊耳閔子一言而有數善故夫子亟稱之

有社稷焉　天子爲天下立社曰大社自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立社曰侯社皆與稷同宮而別壝大夫士食於君義無私報以有稼穡之事焉故得有社

祭法曰大夫成羣立社曰置社月令曰擇元日命民社是也然大夫言社而不言稷則有社而無稷矣稷之神爲厲山氏爲周祖棄大夫卑不敢與爲禮也費之有社稷僭也古者有分土無分民大夫且不得有民人而況社稷乎子路習於僭而不知故夫子重斥之

浴乎沂　或問漢志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而蔡邕引此爲證是也韓愈李翱疑裸身出浴之非禮而改浴爲沿不察此耳不知改浴爲沿者乃王充之定論非退之筆解之刱說也莫春非必上巳之期潔身亦非有周之禮束晳引周公營雒之事以徵上巳之禮其詩曰羽觴隨波流但言飲未言浴也浴者殆溱洧秉蕑之淫風耳莫春之初正寒食風雨之候北方冰凍初釋安能就水中而裸戲或謂沂有溫泉而褫衣於未浴之先拭體於出浴之際風寒慘肌亦非人所可堪也且溫泉必出山谷石罅之中其下有硫黃礜石水之平流者不得有之朱子引地志以爲沂有溫泉焉者乃出自泰山蓋縣之沂水東南逕齊莒之境南至下邳入泗者也水經注言彼沂水至陽都縣南合溫水上承溫泉陂西南入沂水則溫沂之合在今沂州境內去魯數百里而遙曾皙何事跋涉以往浴乎此之沂水與彼沂水名同實異出魯城東南尼丘山平地發泉繞魯城東門北對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酈道元云即曾點所欲風舞處也稍西即與泗水合於魯城西南兩沂水

相處懸絕惡得以齊地溫泉之沂爲魯舞雩側右之流乎此尤朱子之未悉也

徹　集註之言徹法在論語則以爲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在孟子前則以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後則以爲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什而自賦其一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蓋如此集註之自相牴牾唯此最爲可訝意朱子必有成論而集註未及改定也以實求之則孟子集註之後說較長而論語註合作均收之說則事理之所必無者也後世而欲知三代之制既經秦火已無可考若周之徹法自論語孟子二經而外他不多見要與貢助同言賦稅

之法非言民閒之農政也作之與收無與於賦稅民自耕而自入原不待於君之區畫君而強爲之制祇以亂民之心耳民亦未有能從者也以周禮考之遂人則曰以興耡利甿杜子春讀耡爲助謂起人民令相佐助是明各治其田而時有早遲力有盈縮故令彼此易工以相佐助也遂師則曰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是亦各治其田唯有水旱之急則移易民力以相救也里宰則曰以歲時合耦於耡以治稼穡緣北方土燥水深耒耜重大必須兩人合耦而後可耕本家不足則與鄰近相得者爲耦彼此互耕然偶止兩人不及八家而唯耕有耦播擾芸穫固不爾也故詩言侯彊侯以緣一夫自耕之不給故須彊以

相佐如通八家以合作則乘時有人亦無資於彊以矣此耕不合作之明徵也抑遂人掌治野之事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藉令同溝之夫共耕千畝而田無適主則千畝猶百畝十家猶一家遂與徑又何用曲分町疃乎夫井之閒亦有溝遂共井之云失亦同此故以周禮周頌參訂求實知十夫八家之自耕其夫田而無通力合作之事矣乃抑以事理推之亦有必不然者人之有強羸之不齊勤惰之不等愿詐之不一天定之矣雖聖人在上亦惡能取而壹之乎如使聖人能使其民人己心力之大同而無閒則並此井田疆界可以不設而任其交相養矣王者制法經久行遠必下取姦頑疲懦不齊之數而使

之自激於不容已以厚生興行未有遽以君子長者之行望愚氓而冀後世子孫皆比屋可封之俗也今使通力合作則惰者得以因人而成事計畝均收則姦者得以欺冒而多取究不至於彼此相推田卒汙萊虞詐相仍鬬訟蠭起而不止立法之不臧未有如此之甚者也且一夫之田雖曰百畝而一易再易迭相倍加百畝之田雖曰一夫而老幼婦子多寡不齊十六而爲餘夫未十六以前未嘗不可任穡事也今使一夫之家老幼食者八九人而可勝耕者一人而已又一夫之家食者四五人而可耕者二三人自合作者言之則必計畝出夫而人少者不足人眾者有餘自均收言之則但因畝以分而此有餘彼且不飽使耕

盡人力而收必計口則彼爲此耕而此受彼養恐一父之子不能得此而況悠悠之鄰里乎孟子言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乃至下食五人則強弱勤惰之不同而食者多佐耕者眾則所獲亦必豐也令通八家而合爲一上農亦此耕下農亦此耕也何所分五等之上下而上農亦此收下農亦此收也又何有九八七六五人之異哉則合作均收事所必無理所必不可亦不待辨而自明矣故鄭氏考工記注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又曰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

內之法耳尋鄭意蓋以畿內與邦國皆內貢外助此處鄭未言畿內之都鄙用助法以地官注推知之貢助之名有九一什一之別其實則通內外皆什外稅一一是通法也故論語注曰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後漢書陸康傳曰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以徹爲通萬世是徹爲空名與貢助不類不如鄭通內外通天下之爲確也詩箋曰什一而稅謂之徹毛傳徹治也則以徹用爲糧是治其田上下之率以爲之糧仍是夏之貢法蓋以公劉本夏諸侯故不以此徹爲周家之徹法於詩爲通則孟子集注後說確有所本而論語注則朱子以意推測見爲盛世大同之風而喜其說之矜異不能自廢而成乎盩聽者也朱子嘗論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曰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开但或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詳是則合作均分之非定說齊矣但四書集注再見詩集傳又見易使人疑或故具辨之趙氏孟子注則云徹取十畝以爲賦似謂民每家定耕百一十畝而取其一十畝爲賦也義亦通要之無合作均分之說要之人各自制其田而自收之此自有粒食以來上通千古下通萬年必不容以私意矯拂之者而徹者賦法也非農政也亦不可混而無別矣

奡盪舟　集註陸地行舟之說蓋自古相傳之譌也行舟於水者非力能運之水本流動舟寓於上浮泛而無留勢故一夫之力徑寸之楫可轉萬斛之艦因其便也陸地澀滯物居其上則止推移之者必自外旁撼足趾撐地而後得施其力今以一人立於方尺木板之上而以篙楫撐之力盡篙折未有毫釐移動之理舟雖至輕視方尺之板猶數百倍也奡力卽百倍於人至無所施力之處亦將何以措手足乎凡人之力皆生於足扛鼎曳牛必堅立而後得勝足力愈猛則足之所履愈堅是將百奡千奡徒增舟勢之安耳按盪者搖也搖盪以行也初未嘗有在陸曰盪在水則否之辨盪舟何知在陸春秋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盪公亦謂水中盪搖也然此所云盪舟又異考盪有盪除之義故後世將軍有盪寇之號晉隴上歌有十盪十決無當前隨童謠有提刀向前盪之語是已字亦通湯謚法除殘去虐曰湯言盪除殘虐之人也審是則盪舟云者謂能乘舟水戰以盪除人之舟也古有陸兵無水師黃帝阪泉后啟甘扈皆平地決戰也奡助羿爲亂肆暴於東海之濱始作水戰以殘過戈困鄩灌是盪舟之義甚爲明著陸地之云旣事理所無其爲怪妄與羿射九日等注聖人之

言者所必芟也若書云罔水行舟者則謂雖非名川經過之地猶必穿引溝澗以爲行舟之樂荒縱不恤民也

溝瀆之中　自經者必有所縣水中無可縣之物安容引吭且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則溝瀆者川谷之細雖未洸瀁無涯亦已通流不絕欲就水際求死胡弗自沈而猶須縊也按史記遂殺子糾於笙瀆集解賈逵曰魯地句瀆索隱按鄒誕生本作莘瀆莘笙聲相近又引論語此文以證之瀆本音竇故左傳又謂之笙竇然則溝瀆乃地名也云之中者猶言之閒也又春秋桓公十二年公及宋燕盟於穀丘而左傳言盟於句瀆之丘句古侯切與溝通蓋莘瀆笙瀆生竇句瀆一地四名轉讀相亂實穀丘耳杜

預謂穀丘宋地亦無所徵襄公二十一年齊執公子買於句瀆之丘則句瀆實在齊魯之間故時屬齊時屬魯也句瀆即穀之雙聲疊韻則穀丘之穀宜讀去聲

諒陰　集註未詳其義蔡仲覺曰喪服四制高宗諒陰三年鄭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於梁闇也按諒陰之義先人得於先師晚年面命者如此審是則朱子晚年定從鄭義明矣而小注尚仍孔氏馬氏諒信也陰默也之說又附會恭默思道徒見穿鑿梁闇之制蓋以一梁支脊而無楹柱茅垂於地從旁出入今陶人窰廠軍中窩蓬似之釋名州國屋曰蒲蒲敝也總其上而敝下也又謂之菴菴奄也所以自覆奄也菴制即此可思闇即今之菴字爲浮居室之名以其簷垂地而無牖故謂之闇以其艸覆揜而不設棟宇故謂之菴其實一耳其處則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東牆之東其戶北向悉與倚廬同也亦君大夫士所同非獨天子名梁闇云或疑梁闇之前有倚廬後有堊室不可以梁闇該三年仍申孔馬信默之說不知古人立文省便之法適足取笑耳

鄭聲　集註謂是鄭國之音或問以爲衛詩三十九淫奔之詩纔四之一鄭詩四十一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鄭聲之淫甚於衛矣夫子獨以鄭聲爲戒而不及衛舉重而言也朱子舉叔段忽突及憂亂刺學校之詩槩指之爲淫而盡廢古序故淫詩獨多然非實也考鄭之爲國在雒州之域今漢中之南鄭也桓公謀遷於虢檜之墟而復蒙鄭號然則風氣之淫者故鄭乎新鄭乎衛居沫土濱河沃衍有紂之遺風是故桑間濮上靡靡之音以作雒州水土重厚周之故壤檜地狹而多憂有宗周之風既皆民無淫習桓武莊厲亟戰貪利共叔內訌五子交爭晉楚尋兵辛苦墊隘淫聲其暇作乎按雅正也淫過也左氏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使淫過矣見五經異義桓君山鼓琴爲繁聲於光武之前宋仲子讓其數進鄭聲君山所鼓非必褻裳溱洧之辭則鄭聲非鄭國之音明甚故包注但曰淫聲之哀者而不言鄭衛也

匏瓜　集註謂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使然則艸木之屬誰能飲食者殆不成語或引俗言無口匏以證之無口瓠自宋人里巷猥語見李沆傳謂瓠未刳口不堪盛物囫圇圓轉而已非謂瓠之本無口也瓠之與匏一物而異名當其生嫩可食則謂之瓠及其畜之爲笙瓢杓壺之用皮堅瓤腐而不可食矣則謂之匏繫者謂其畜而繫之於蔓也不食者人不食之也故引以喻其徒老而不適於用也鄭注我非匏瓠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仕而得祿何注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古人釋此文義自明勿容支離作解

五穀不分〻　集註謂猶言不辨菽麥按不辨菽麥以譏童昏之尤者五穀之形狀各殊豈待動四體以耕者而後辨哉分者細別其種也均此一穀而種自不等宜遲宜早宜燥宜溼宜肥宜瘠各有材性農人必詳審而謹記之不介則早遲同畝刈穫難施燥種入溼其稼不實溼種入燥小旱即槁肥種入瘠結實無幾瘠種入肥葉豊穗萎故非老農不能區別以因土宜也但云不辨菽麥正復爲丈人嗤耳包注曰不分植五穀得之

區以別矣　集註云區猶類也馮氏曰區丘域也按氾勝之農書有區田法謂區隴而種非縵田也農家言又有芋區即此區字之義蓋此艸木者亦言穀蔬果蓏艮材之在

田圃者非謂山林之雜木野卉也同一美種而彼區早種則已豐茂此區晚蓺方事萌牙故既區分而種蓺物之生機遂因以別爲之圃者安可以灌溉培植豐茂之法施之於萌牙者乎審是則厚齊之以區爲丘域得之如以艸木之類各有大小高庳則類一定而不可易將聖人必不須下學而小子終不可學聖乎觀其所譬而義自見矣

子小子履　集註履蓋湯名本之孔注邢疏案世本謂湯名天乙又推孔意以爲湯本名天乙王爲王改名履白虎通則謂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湯生於夏世本名履後乃更變名乙爲子孫法凡此皆牽強附會之說無足信者湯之先代有報丙報王之屬是當夏世而有甲乙之稱非變名從質矣紂名受微子名啟竹書紀年太甲名至沃丁名絢商人自別有名又非因爲王而改名履矣其以十幹紀名者猶秦之稱二世三世今人之有行耳商自立國以來君皆有號有天下而不改天乙者號也履者名也非湯有兩名審矣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稗疏卷一終

四書稗疏卷二　　船山遺書

明衡陽王夫之譔

孟子

萬乘之國　集註謂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當七國時提封皆踰千里足知非謂天子且殷周之有天下未有弑君之事弑君者齊晉秦楚耳魏冉封陶黄歇封吳土地廣於三代之侯封千乘之家亦非天子公卿也於萬乘言國則非天子明矣於千乘言家則非縣內諸侯亦明矣若春秋所紀周召毛祭劉單皆得有國不言家也周末兼并疆者數圻固不待言卽在周制未亂之日魯號百里而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傳偁泰山在魯封內則泰安泰山在州北五里甯陽曲阜泗水龜山在縣北五十里東新泰蒙陰蒙山在縣南四十里費縣蒙山在縣西北八十里接蒙陰界顓臾在山下沂州之地許田在州北八十里西橫亘數百里非果儉於百里莒子國耳當方五十里而有牟婁鄆郠防茲牟夷邾附庸也不能五十里而有漆閭邱濫升陘砦婁沂西漷東下邑如此其多土田兵賦從可知矣則諸侯之封地不盡如孟子所云千乘之國宋衞中山之謂也萬乘之國孟子嘗以稱齊燕而七雄皆是也邦國車乘依司馬法每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論語鄭注司馬法曰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賈洛州以此是邦國法以大國三軍謂方五百里之上公元侯以魯語推之可見軍萬二千五百人三軍凡三萬七千五百人以乘計之則五百乘也次國二軍謂方四百里之侯魯猶次國也故二軍凡二萬五千人以乘計

之則三百三十三乘三分乘之一小國一軍謂方三百里之伯而子男不與萬二千五百人以乘計之則一百六十六乘三分乘之二畿內車乘依司馬法每乘士徒三十人周官鄭注司馬法曰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賈洛州以此爲畿內法王六軍凡七萬五千人以乘計之則二千五百乘若邦國千乘則士卒七萬五千人王畿萬乘則士卒三十萬人古人用兵無如此之多者惟戰國白起暴鳶王翦之流始空國而興數十萬人之師以此推之則千乘萬乘殆如唐之更番宿衞宋之廂軍禁軍賦以充伍者多而出以任戰者少也又按王畿千里及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亦是大概言其率如此其實則以軍乘多少制也王萬乘而六軍則四而用一以戰也侯千乘而二軍則三而用一以戰也審然則上公元侯宜千五百乘而三軍伯宜五百乘而一軍皆三而用一以戰是則公伯或稍小於五百里三百里畿內除四同以制鄉遂又出萬乘稍大於千里也然亦皆相近惟侯國適如其數焉若七雄之云萬乘則合邦國車乘而積之萬乘而有士卒七十五萬之衆又倍半於周然其中如韓則不足而楚更過之要亦是大概言也

釁鐘　釁血祭也其禮有二一殺牲以血血之卽以爲祭無復酒肴饋獻之節約諸侯釁廟禮言之一殺牲薦血而有酒肴饋獻之節說文釁从酉酉所以祭也故知有酒釁之或字字爲豐从且且俎也故知有肴豐字說文未收血之釁其用又有二成廟釁之以羊門夾室皆用雞宗廟

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此釁鍾以羊皆交神明之道也則凡百神之壇兆新成皆釁可知此於經無明文故以類推後鄭以周官小子珥於社稷祈於五祀爲釁然以經文證之凡有三失羊人上言凡祈珥共其羊牲下又云凡沈辜釁積共其羊牲明祈珥與釁是三祭其失一鄭云毛者曰刉羽者曰衈而士師凡刉衈則奉犬牲犬人凡幾衈用駹果如鄭所云士師犬人二文但云刉足矣何故兼言衈其失二鄭亦謂祈珥用之於宮兆始成時則非歲祀而肆師言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是常祭矣其失三以此知祈珥之與釁非一祭明矣而廄成亦釁見圉師職竈成亦釁說文釁血祭也象祭竈也从爨省故知竈成亦釁釁之或字又爲璺以釁祭又施於玉鎮故从玉亦釁从釁之意璺字說文未收皆神之也凡此皆因宮兆名器之新成而祭其用一也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先鄭云釁謂釁鼓也春秋傳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樂記車甲衅而藏之府庫羊人凡沈辜釁珥共其羊牲先鄭云珥讀爲漬漬軍器也蓋初出師時軍器自鼓以下皆釁其祭名釁師還復釁其祭名漬對文則異而散文皆曰釁也凡此皆因出師而祭其用二也薦血之釁其用亦有二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先鄭云釁讀爲徽或曰釁鼓之釁後鄭用先鄭之或說故注日釁謂殺牲以血血之寶玉尊貴之物不宜以血污之先鄭說較長小子釁邦器邦器卽寶鎮寶器羊人釁珥先鄭云謂釁國寶此釁字先鄭亦當讀徽故賈洺州云先鄭於經中釁字皆讀徽龜人上春釁龜今月令孟冬釁祠龜策先鄭於此雖無明文然龜策之尊貴亦同寶玉可以類推讀徽無疑雞人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先鄭云釁讀爲徽凡此皆因尊貴之器有神歲一祭之其用一也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小子釁邦器及軍器主祧主後鄭於此亦注云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主九人子孫所重以血塗之不安於心知非

也軍器若旄鉞旄鉞尊於鼓文不以血塗凡此皆因出師而祭之其用二也若其所由名則薦血之釁釁徽也祭之而祝其神愈徽美也血血之釁釁虛振反釁音問也祭之而祝其神保其物之無釁音問隙也漢書釁鼓應劭注曰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釁呼同罅爲釁此經趙注曰新鑄鍾殺牲以血塗其釁郤因以祭之曰釁夫宮室非渾成無隙者豈羊血之徧錮其戶牖乎且鍾鼓有釁隙必不成音自當改鑄更冒以血塗之曾何所補推尋應趙二家之意亦謂神保護其無罅隙耳而集註仍趙注之文𤼵因以祭之之語幾不可解又考諸侯釁鍾當以豭豚以牛以羊皆僭也天子之郊兆或可用牛與

觳觫　按特牲饋食禮主婦俎觳折鄭注曰觳後足爾雅云觳盡也後足於體爲末故轉訓盡也說文無觫字應是竦字形聲皆近因以致譌竦懼也言牛懼而觳閉筋肉顫動猶言殿栗也經文傳寫失眞如此類者多矣觳音戶角反觫音息拱反趙注牛當到死地處恐兒恐卽竦之義也廣雅作殑殐增加之字非說文所有

疾首蹙頞　集註云頞額也按額頞也頞鼻莖二字原不相假借且人心喜說則眉揚而額蹙愁苦則眉皺而鼻莖蹙易頞爲額反矣集註又云疾首頭痛也痛自因病不因憂愁或因愁致病則且伏枕呻吟借醫不得而聽羽旄不得而視矣疾首者蓬髮不理低垂喪氣若病者之容耳

明堂　明堂之法古今聚訟要出於公玉帶馬宮滄于登諸人因緣呂不韋月令而文以陰陽術數迨班固蔡邕又增飾支離形制乖錯幾令匠石無所施其繩削其曰九室十二堂大戴記十二坐新論白虎通義十二室五經異義十二宮者月令論皆據月令言之也以明堂左个卽青陽右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元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元堂左个卽總章右个一室兩嚮自非仲月居太廟兩月而共一室中央太室四嚮皆室天子何面以施斧依諸侯百官班列何室之階出入何室之戶說之不經乃至於此鄭氏駁五經異義云盛德記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其言蹝矣且非朝非廟贅立一宮遠

在國陽百官府署不屬於左右天子舍其朝廟月蹕以往先王未如是之迂也況明堂之立在國之陽一而已矣泰山之下巡守偶至無彌月之留何亦有之且天子狩於五嶽各以其時岱宗春事則建青陽三室而已足餘九堂何爲而建如使泰山之旁僅有三室則宏名青陽不名明堂矣考之明堂位有中階阼階西階門東門西東門外南門外西門外北門外應門外又曰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以門堂相次而論而應門在明堂之前又春秋紀雉門及兩觀相連則明堂卽在應門象魏之內非遼處南郊別有明堂審矣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堂崇一筵周有文世室武世室魯有世室春秋曰世室之屋壞是也是世室卽廟之名也重屋者卽所云世室之屋也謂之明堂者殆以夏堂一尺殷堂三尺而周堂九尺較二代而尤高高則明故曰明堂耳且其文上則曰帝朝一夫下則繼以廟門闈門路門應門內九室外九室之制則明堂在王宮之內而卽廟又審矣穎容春秋釋例曰太廟有八名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雝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盧植禮記注曰明堂卽太廟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

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圜如壁則曰壁雝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凡此皆以明堂卽太廟也然周家七廟始祖及文武之廟皆爲不遷廟故皆曰太廟而明堂之爲太廟乃文王之廟也何以明之大戴記曰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其證一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注云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也又曰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閒袞冕負斧依卽明堂位所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也又曰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是諸侯請罪王者之大刑也又曰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升大史述命是諸侯受賜王者之大

賞也故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審是則明堂卽文王廟其證二此經上言明堂下論文王之政其證三天子有皐庫二門而魯以庫門兼之天子有雉應二門而魯以雉門兼之天子有太廟始祖明堂文王廟亦廟曰大祖二廟而魯以太廟兼之以其文比方之又足以明明堂爲文王廟其證四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其證五由是而其制可得而言矣士大夫之廟小故室堂同基天子之廟大則室堂異基而室特大故曰大室曰世室世卽大也考工記曰五室凡室二筵周書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牖高三尺皆室制也其言堂方百一十二尺者亦謂室基

耳高四尺者室基高於前堂之基也於百一十二尺之中規百尺施壁宇戶牖以爲大室室外面有六尺之墄耳又於百尺大室之正中施柱梁爲五室中央一四角四其壁皆以疏屏爲之可置可去疏屏者木屏上爲疏窻下是板壁每室之空皆丈八尺故曰室二筵三室五十四尺四壁六尺總六十尺故曰室中方六十尺必爲五小室者所以奉禮上帝及諸神之玉也上帝及諸神祀在郊兆無木主以玉禮之而郊兆無宮室故其玉皆置此上帝之玉在重屋五帝各於其奧而文王木主在大室之奧必去疏屏而總爲大室者以后稷廟有祫享七廟七尸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后稷至文王約三四十世文王至顯愼又三十餘世其主皆升食而薦熟必在室中非百尺之

室莫容也若文王祖廟武王宗廟雖無祫享而左傳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大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若然則祖祀文王時有上帝有文王有五帝又有本朝有大功之君若夏少康漢世祖之屬非恢復舊物皆不在祖之中以及從祀之聖人善人亦與祫祭相亞也其宗祀武王亦宜以繼世令主及勳勞之臣從享又與文王廟相亞也故皆須大室而羣廟則否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此堂制也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四面以一筵爲納陛前三三方各二所謂九階也九階之內方百二十六尺三分之以二爲堂一爲兩夾則堂廣八十四尺東西序各占地尺五是堂空九筵也中堂

之南北逡一壁地爲北壁是南北七筵也祫享薦牲薦爓之時惟十一尸有筵其祧主無筵不與故足以容之祖宗之祀惟上帝五帝及有功德之後王有筵亦足以容也堂北壁之中東戶西牖則斧依所在也戶牖之內無室卽北堂也夾室一以藏祧主一以藏從祀之主周書曰東應門南庫門西皐門北雉門門方十六尺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元〇堂中央曰太廟亦曰大室左爲左个右爲右个此門制也東應門者言自明堂之東出可通應門則明堂東門在應門之內雉門之外也其北門可通雉門其南門可通庫門則明堂之深南齊應門北齊雉門也雉門當在應門之內言雉門在外者非若其西門則僅可通皐門不

第一六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46版反內

可自後繞之以北通也其明堂青陽總章元堂則四門之堂名也左右个則門夾室之前也宮總名明堂正堂名明堂而南門亦名明堂南門正門也故獨擅其名云堂基廣百四十四尺三之二以爲門基方九十六尺也三分之東夾一堂一西夾一各三十二尺南北亦三分之兩夾北一兩夾一兩夾南一亦各三十二尺也門廣二丈一尺樹塞門在外方十六尺也樹及兩夾之前每月須政之所也閏月則在門左扉之中樹之内也記言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者南門謂應門明堂之制備於此矣若此經所云王者之堂則亦天子巡守之行宮而已蓋天子巡守必奉祧主及禮神之玉以行及至方嶽之下宿於行宮而行宮之左亦爲明堂以奉禮神之玉及祧主其

制相倣彿然亦不能如國中明堂之備矣荀子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楊倞注明堂壇也謂巡守至方嶽之下會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爲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是楊氏以方嶽之明堂即覲禮之壇然壇者隨地會諸侯之所但爲壇壝無復宮室周不巡守四百餘年壇壝豈復有存何待宣王之毁故知壇之與方嶽明堂似同而實異也蓋壇亦倣明堂爲之又加畧焉事至而築事過即毁耳楊氏以此義釋荀未爲得也又引築帝宮以釋荀近之矣

褐寬博　集註云褐毛布蓋本淮南高注覽冥訓毛詩鄭箋及後篇趙注以毳織之若今馬衣者之文以爲說考馬衣即左傳定八年之馬褐蓋以極粗之毛布爲之若今之毯雖至賤無以爲衣者即令爲衣而織毳皆至燠之物許子安能常衣不畏暑月之暍乎若毛布之精者則又價倍紈綺故後漢書烏桓傳曰婦人能刺韋作文繡織氀毼廣雅曰氀毼罽也漢書高祖紀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注曰罽織毛若今毾及氍毹之屬皆言其貴也安得言褐即爲貧賤之服褐又出北方南土所無自非富貴人鮮有衣褐者許行生長南楚服用樸儉舍其土宜之布而求褐於北賈愈不憚煩矣審是則褐之爲義自當以趙注後二說爲確趙注曰或曰褐枲衣也即說文裋編枲衣也褐編枲韤也之說蓋編未績之枲爲衣衣之極惡者一曰粗

布衣也即說文一曰粗衣之說然編枲之衣亦不常見二說又當以粗布衣爲確但許趙二家皆主衣爲言似褐乃衣名如裋褐之褐然考之史記劉敬傳曰臣衣褐衣褐見衣帛衣帛見此經亦以衣褐與冠素竝言則褐與帛素相對者也似又當以淮南注褐大布也之說爲定齊俗訓寬博云者謂貧賤之夫内無裘纊之襯外披一布邊幅不收郎當闊大也

夫里之布　周禮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但言有里布則亦視一里之中各家所當出之布而不以無絲枲捐之耳非重困之令出二十五家之布如後鄭所云也設使故爲苛征以示罰雖有其令必

不能行徒以箠楚追求致罷民之死曾謂先王而有此已甚之政乎夫家之征謂夫布及一家力役之征也民無職事罷不任役而無所獲亦必使之視九職之貢平民之力征抑可以警游惰矣若如後鄭所云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既出繇役復出百畝之稅罰已重矣夫百畝之稅十畝之收也以管子畝鍾計之則六十四石也荀子曰畝數盆一歲而再穫之注盆二鬴卽令二盆一歲已八鬴亦與畝鍾相近李悝曰歲收晦一石半則十畝之收亦十五石罷民何所得此粟以償重罰邪況又給繇役將何以堪審是則後鄭之說不可用明矣蓋里布者嬪婦之貢也女貢也夫布者八職之貢也男貢也古有布縷之征出於男丁丁婦者也周官謂之貢貢有九布縷其一也凡成丁之男婦各以所職貢之於王以充府庫其多少之率見管子管子云邦布之籍終歲十錢蓋謂三農一歲之貢也大率上農一家九人丁男五人人二錢則十錢也然三農實貢九穀特以錢爲其平一率耳周官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里布者二十五家合出布一匹也管子凡黃金平賈萬謂萬錢一金古以一鎰爲一金管子又曰經暴布百兩當一鎰小爾雅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匹說文曰匹四丈也以是計之則匹二百錢二十五家大率家丁婦四人則百人百人出布一匹亦是人二錢也此則嬪婦之貢也其餘圃貢艸木工貢器物商貢貨賄牧貢鳥獸衡貢山物虞貢澤物皆平其賈使人出二錢之物閒民無職則直出二錢謂之夫布此古貢物之法也周官又謂之九功家征者力役之征也征男而不征女者也古力役之征周官謂之地征有地守地職二事地守者謂邊塞險阻之地立戍守衛掌固職云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而須其守者是也地職者謂溝洫道塗城郭障塞時宜修治者是也周官公旬豐年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又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一家一歲三日也所爲之事卽地守地職但戍守之事不得使居中之民遠行戍邊亦不得使邊民獨戍意亦如漢過更之法也但漢過更三日出錢三百以李悝所言

粟石三十計之已用粟十石又漢法亦遠行戍邊非令邊民自戍故戍三日費三百古法當不用三百但多少難定耳地職有僱代之事故均人曰收地守地職也此則力役之大畧耳皆常法也平民之所易趨亦罷民之所難能先王警罷民不矜其難亦不過苦立法之所以平與但男女之貢自先王時已立兩便之法或貢物或貢錢所以通奇零也而貢錢卽不貢物貢物卽不貢錢所謂薄斂也迨至春秋之時一概使民貢錢然貢錢亦不貢物矣以管子邦布之籍終歲十錢知之亦猶春秋時稅私畝而不籍公田變法之初也至六國時以貢錢屬之廛所謂夫里之布也夫布本男貢里布本女貢是時既皆貢錢故不以九職區分而以廛領之總謂之夫里之布以廛領口又後世戶口之始又復計丁男女而貢物故倍於先王矣亦猶既稅私田十畝復收公田爲什二也此孟子所以亟欲去之以復其舊與後鄭以九賦爲口率出錢九功爲九職之貢物蓋沿六國之亂制而言正孟子所欲去者先鄭以布爲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與後世鈔法相似既不經見後鄭仍先鄭之或說以布爲泉然載師之文布與粟並言而布承宅不毛粟承田不耕之下自當爲布縷之布閭師及此經所言則當以泉爲正學者熟味自知之又按此統九職而言故下直言氓氓者兼商旅農在其中而又不僅商旅農也

蹶者　集註云蹶顚躓也顚躓者固非心之過抑非氣之過不得云是氣也且顚躓則形氣交爲之動而不但動其心矣按越語蹶而趨之韋宏嗣注曰蹶走也蓋始舉足曰步流水步曰趨走曰蹶蹶則趨之甚者方蹶則心爲之揚厲方趨則心爲之悚敏故曰反動其心趙注云今夫行而

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殊爲無謂集註因之過
矣
而勿正　集註云正預期也預期者躁於必得則助長也
按士昏禮必有正焉若衣若笄鄭注云必有正焉者以託
戒之使不忘然則正者徵也準也指物以爲徵準使必然
也集義者從義以日新其德而不倚物以爲定據故曰勿
正有事則有守勿正則不執勿忘則有恆勿助長則不迫
上以事言下以時言相互以起義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集註云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按
古之城制都城不過百雉三丈爲雉百雉者面百雉三百
丈耳（城中積萬雉）三百步爲一里步凡六尺一里百八十丈三
里凡五百四十丈是三里之城爲百八十雉（城中積三萬二千四百雉）
已過於大都矣七里之郭爲四百二十雉考城郭之差戰
國策貂勃云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晉書段灼傳曰三里之
城五里之郭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蓋五里之
城必七里之郭三里之城必五里之郭也此言三里之城
七里之郭者據二種城互文以相備耳若五里之城則三
百雉（城中積九萬雉）以積言五里之城且九倍於大都鄭氏駁五
經異義曰侯伯之城五里子男之城三里於周制未見其
爲城郭之小者且此以地利言之而曰環而攻之而不勝
亦以城大不易攻而言不當設言極小之城矣
兼金百鎰　集註二十兩爲鎰按五金之屬統名爲金唯

黃金貴倍涯量況云兼金又價倍於常者辭蔓介國安所
得好金千二百兩以餽游客哉兼者雜也雜青金赤金白
金可以鑄泉布器用者也青金鉛也赤金銅也白金錫也
春秋傳楚子賜鄭伯金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
則古者蓋以銅錫鉛爲貨賄相餽遺矣爲兵餽之言以鑄
劍戟也
葬於魯　集註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沿趙注之舊
也或駁之曰使孟子以喪母歸則父沒爲母三年倚廬堊
室三年不從政豈孟子無三年之愛葬畢不反於鄒而反
於齊踰禮薄恩亦至是哉然孟子仕齊母從在齊必已授
宅於齊毋容祖禰之主不在齊也則葬畢反齊虞祔以終
三年之喪詎不可乎或又曰充虞曰前日近詞也大夫三
月葬則反齊在數月之內去終天之慼無幾時而從容談
論於逆旅殆無人之心矣此又非也夫居喪不言者謂非
喪事不言也此正屬喪事何故不言此皆不足以證非喪
母也然以文考之則此必非葬母何以言之孟子曰且比
化者謂死爲化達情而爲簡畧之詞不從生而稱母又不
從沒而稱妣乃斥言曰化者何邪又曰無使土親膚膚爲
誰之膚而言之不測何其忍也獨儉其親之文似宜爲母
喪而或者又以魯平公踰前喪之說與木美相涉遂孤成
其說而孝子於親雖極天下之奉不忍曰攸父母之前雖
聖人在天子之位不敢自稱君子何弗之察也蓋言親者

故已統六親而言卽必以親爲父母則苟有子固夫人之親矣此葢孟子或喪妻或喪子若從子爲之治葬耳有子故曰親君子云者以君子之道處其子也若以爲族親之親則與天下尤爲相對而文意尤順孟子仕齊母既在齊則其妻子其昆弟及從子皆從於齊矣而孟子又魯公族孟孫之後先人墳墓在魯故葬於魯葬畢不反於鄒而反於齊者以齊之宅有祖考之主及母在也反於齊而留於嬴者此又可決其非妻子矣使果爲妻子必當反齊國都依其所居之寢廟以虞祔必其從子已別仕於齊於嬴有田邑故止嬴而卒哭耳曰不得不可爲悅又知其從子必仕矣謂之化者猶延陵季子之言骨肉歸於土耳曰恔者

於其妻子心安道盡而亦可以慰矣從子猶子也而充虞己美之疑亦勿嫌於傷仁孝之心矣考之本文無不沐釋此之不審而又不知孟子之已授宅於齊不但誣聖賢仁孝之德而歸葬怱怱旋卽適齊就客卿之位適以啟後人奪情之口實爲名敎之大害可勿辨乎或又曰檀弓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閒彼書法如此其詳而此但曰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不言所葬之人必是二親無須言也然記文自有詳畧不可以彼例此也古者三年之喪三年不從政然必卒哭而致事留其臣佐以治喪也期喪則聞喪卽致事卒哭而從政從子本期大夫降而大功然降在大功者與期無異若是則孟子喪從子必致事以主葬事故書曰孟子自齊葬於魯而已瞭不必更設繁文也

成覸　覸一作覵齊之勇士以力事齊景公其言吾何畏彼者以角力言耳孟子借引以喩人之自強集註云彼謂聖賢未審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此經有難解者二前人亦嘗疑之矣然未有能釋之者其一猶是一家也何以周之授田遂倍於夏后氏徐氏曰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隨時而加焉此則謂因乎民之奢嗇以爲多少也陳氏曰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寖廣周而大備也此則謂因

乎地之荒墾以爲多少也夫謂夏當洪水之後田多未墾故授田寡似矣然殷之於周又何以贏縮盆差邪豈武王革商之頃域中之田遽墾其十之三乎故陳說非也孟子言百畝之糞以中農爲率食六人耳使夏果一家八口而僅授田五十畝則止食三人仰事俯育其何賴乎故徐說又非也葢因口之多少而制田之多少也卽以周法考之家有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之異故孟子曰八口之家又曰數口之家何休公羊注曰五口爲一家而周官亦有家七人家六人家五人之文大氐五口以至九口則爲一家十口以上則分爲二家四口三口則爲餘夫二口一口則爲餘夫一　此周制也殷則以六口五口四口三口爲

家至七口則爲二家夏則以四口三口爲家至五口則一
餘夫一家也如是則奢嗇荒墾之說皆無當矣其二朱子
之所疑是矣朱子曰先王疆理天下爲畎澮溝洫大費人
力若自五十而增爲七十自七十而增爲百畝則田間許
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
聞如此終難盡信鄭康成曰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
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傅
同叔曰詩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春秋傳夏少康有田一成
有衆一旅以詩與春秋觀之丘甸之法其來尚矣由鄭傅
二家言之則井田百畝之法周且沿夏而殷應無不同矣
蓋溝洫畎澮者所以限田而非以限家也即殷授七十夏

授五十何不可兩家共耕一區一區即一夫十家共耕七區乎
但周制家百畝則畺畔特明而夏次之殷則難明耳然周
制田有五等又何能必家爲一區乎土則六等且一家而
兼有數區矣況爲井牧則得方正一井九百畝其田之町
土之規類表辨鳩度竝不能方正又何區之有乎蓋方里
而井一井八家者以地言則曰方里以田言則曰一井以
人言則曰八家特其相權之大率如此究其實或一井不
必八家或方里而無一井烏可泥哉繇是以言則即周授
百畝未必家即夫夫即家而夏殷又何疑焉而所以百畝
而家九口七十畝而家六口五十畝而家四口者又必有
故蓋夏制地九等上六等而田三等周不易之地百晦一

易之地二百晦再易之地三百晦蓋出於夏制云其授之
也不易之地二家一夫一易之地家一夫再易之地二家
三夫公田隨夫分配蓋等少則制未備而口少則事易精
忠教也殷沿夏制土仍六等而田則四等矣上地食者三
之二田百晦萊五十畝中地食者半田百晦萊百晦下地
食者三之一田百畝萊二百晦加上上百晦而無萊者是
爲四等又上上每歲之收什而上地九中地八下地七既
於地分耕休又差其收之上下田事愈悉矣以下地百畝
爲定率下地一夫之歲收當上上七十畝故以六口爲成家而士大夫食
田食邑之制權此以起農重而士祿稍薄質教也其制上上地七
十畝可受六口之家六十畝可受五口之家五十畝可受四口之家四十畝可受三口之家餘夫一人二人皆受二

十五畝上地八十畝可受六口之家七十畝而五口六十畝而四口五十畝而三口中地九十畝可受六口八十而
五口七十而四口六十而三口下地百畝可受六口九十而五口八十而四口七十而三口四等皆以十爲差者地
下者治之勞地上者之逸也公田則合作沿周則田之耕休仍殷而分上上爲
二等是田且爲五等矣定上什次九次八次七次六之率
以授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田事愈悉矣而士大夫食
田食邑之制竝以上上九人起率士祿稍重文教也上田歲耕
百畝而可食九人管子畝鍾之田周官不易之地家百晦孟子上農夫食九人呂氏春秋上田夫食九人春秋傳井
衍沃是已其次歲耕百畝而可食八人孟子其次食八人是已其次休一耕二凡百五十畝而可食七人周官上地
食者三之二家七人田百晦萊五十晦孟子其次食七人是已其次休一耕一凡二百畝而食六人周官一易之地
家二百晦中地食者半家六人田百晦萊百晦孟子其次食六人春秋傳牧隰皋是已下田休二耕一凡三百畝而
食五人周官再易之地家三百晦下地食者三之一家五人田百晦萊二百晦孟子下農夫食五人呂氏春秋下田

夫食五人春秋傳町原防是己其授之之制如上田則以百晦授九口而入口九十七口入十六口七十五口六十自次以下則自入口七口六口始其差以十制亦與殷相仿彿也由是而貢助徹之制可得而言矣卽以上田而論夏則四口一家耕公田五畝私田五十畝技數歲之中爲定額以貢殷則一井凡六口之家十又餘夫四共助耕公田八十畝以爲稅周則九口之家家耕公田十畝私田百畝而徹取公田以爲稅故皆什外稅一也自稅畝作則就所耕百十畝之中而擇其稼之豐茂者十畝以爲稅什一猶未改也後則稅公田又稅私田乃什二矣此則魯之重稅也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其言日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晦歲收晦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是於私田歲取十一則亦什二也

然而三代之制亦猶曹魏典農都尉之屯田後魏之均田明典諸衞之屯田特於大難初平之日行之其後則仍其緒餘而竟之耳與封建無異也若夫承平既久生齒日繁應受田者多而鄰近無閒田井田無絕產惟有分民之法徙於都鄙徙於侯國已耳迨至都鄙侯國皆無可徙惟如漢武帝之實邊已耳又至於邊無可實則各仍其世業而授田之政不行矣聖人亦坐以待天地之盈虛消息已耳於是而兼并賣買王者不得而問焉亦天運然也若欲強爲之制則王莽之王田必亂天下矣乃或國家初造土地空曠民未復業而不爲均田之制任民自占亦不知王政者也屯之以儲軍國之用則霸政而已

饔飧　古者天子四飯諸侯三飯食必以樂侑之饔飧者庶人之食庶人食力無算而必以晨晡爲節許行之說蓋欲去三飯之禮等晨晡之食耳若炊爨之役庶人亦妻代其勞未聞其且耕而且炊也集註未安

蠅蚋姑嘬之　蚋本作蜹說文秦晉謂之蜹楚謂之蚊似以蜹爲蚊也荀子勸學篇醯酸而蚋聚焉則以蚋爲醯雞今按醯雞好聚酒甕上似府中飯蠅而絕小俗謂之酒蚊非蚊也又按蠅之種類好聚腐穢中者凡有三種一蒼蠅似廚中飯蠅而大赤頭綠腹背有金色俗謂之綠肚蠅一似廚中飯蠅而小翅稍長集則兩翅疊若一欲雨初晴輒飛旋空中爾雅蠓蠛蠓郭注小蟲似蚋喜亂飛圖讚風春

雨霽卽是蟲也一形狀大小悉如醯雞俗謂之矢蚊蓋生酒甕者謂之酒蚊生矢蔵中謂之矢蚊其實一也若是則蚋卽今之酒蚊矢蚊而荀子之言審矣叔重以蜹楚謂之蚊者殆以蜹亦有蚊名非卽正蚊也宋祁謂蜹小蟲日中羣飛集人肌膚而嘬其血非也此蟲絕小昏時好逐羣飛俗謂之雞蚊以喜聚雞樋中也爾雅孫注曰蠛蠓小如蚊微細羣飛卽是蟲矣此與郭注異郭注所云風春雨霽者大於蚊司馬彪莊子注云醯雞酒上蠛蠓也郭象莊子注醯雞甕中之蠛蠓又以醯雞一名蠛蠓矣然不聚於腐惡中則非蚋矣音義蚋諸本或作蟵丁公著云一說蟵姑卽螻姑也螻蛄俗名土狗好穴稻田之塍農者顧苦之其蟲大如小指而長周尺寸許肉翅四足不聚腐蔵中亦非也集註蚋蚊

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即本音義之或說不言別本蜹一作蠕似以姑之一字訓為螻蛄亦疏若姑之為訓且也承上文狐狸食之為言無異詮也

牲殺　畜牧曰牲田獵曰殺特牲饋食用豕少牢饋食兼用羊豕所謂牲也腊大夫用麋士用兔皆田獵所獲所謂殺也田獵所獲謂之殺者有上殺有中殺有下殺上殺以供祭祀重在殺也有田祿則興於飴獸有取獸之禮得以歸為腊供祭也無田則不能故曰不備

亳葛　亳有南亳北亳西亳之別湯所居之亳西亳偃師也故椒舉謂湯有景亳之命景亳者西亳有景山在緱氏西南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有景山詩言景員維河者是已皇覽云偃

師有湯亭有湯祠湯之所居既在偃師則葛與之鄰亦必非甯陵之葛可知矣春秋葛人來朝杜預曰葛國在梁國甯陵縣東北今歸德府甯陵縣北十五里有葛城或以其與北亳考城相近因疑湯居北亳不知夏末之葛以放而不祀為湯所滅地入於商何得至東周尚存以春秋之葛為夏之葛宜其謬已按亳之為言大也猶言京也周謂之京商謂之亳皆天子之都也有三亳者猶周有豐有雒漢有長安有洛陽皆稱京也湯未為天子而所居已稱亳者猶公劉之稱京師也古者諸侯之都皆自立美名及有天下因以名其畿內耳商有天下乃建南北二亳以配西亳夏命未移唯偃師稱亳而已無所謂南北亳也葛伯之國大概在河洛之閒春秋為周鄭之地桓王與鄭戰於繻葛疑即葛國之故墟按此條與春秋稗疏異先生經說彼此互異特多而五種稗疏中則彼此自相顧惟有數條小異耳

今茲　呂覽曰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古者謂收穫之時為茲今茲猶言今秋也當斂穫之際租稅方入會計一年之國用而曰未能非但訓茲為此也

洚水　洚本音戶工切與洪一字音降非許慎曰水不遵道也當禹之時河水暴漲險阻淤塞其上流則滯於龍門橫決晉地已而畜極妄行隨處坌出不循故道又逆流而北邢魏曹濮之閒匯為澤國故曰氾濫於中國中國者冀兗也孟子言洚水者洪水也猶下篇泄泄猶沓沓也實後世聲音訓故之學所自起其意以為書或言洪水或言洚

水其實洚水即洪水聲同義同但體二耳若泄泄猶沓沓則單言其義同耳許慎說文洪洚水也又別出洚文趙岐注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洪大也猶以洚洪為二字未得孟子之意

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　集註云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本趙注蓋以為築臺浚池之事然未聞有築臺於山脊者唯俯因洿下則所謂下臨無地其高易見耳況川澤既為水豬而復鑿一坎以為深淵將欲何為且川澤之中何以施钁鉏若欲池潤之深必就灘磧高處壅築陂堰則因高不因下也按此二語見禮器上云為朝夕必放於日月豈為朝夕者亦

人開之使曉閉之使昏乎爲者猶言有事謂祀事也鄭注云謂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上夏至祭地在方澤之中則所謂高者天也下者地也丘陵者圜丘也川澤者方澤也因高祭天因下祭地必於其類而求冀遇其精意故以比爲政必因先王之道因其類而後可通其理也如此則鄭說勝趙

涕出而女於吳　集註謂吳蠻夷之國景公羞與爲昏非也吳周之伯父春秋以其僭王夷之耳當時諸侯不以夷賤之也魯且越禮而結昏齊獨恥乎特恥其以師昏耳所女者說苑以爲闔閭吳越春秋以爲大子波闔閭子也考大子波卽左傳大子終纍疑吳越春秋爲是說苑始於闔

閭下漏一子字耳說苑齊景公以其子妻闔閭送諸郊泣曰余死不女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棄毒於寡人則不靜余恐棄毒於我也遂遣之吳越春秋闔閭十年謀伐齊齊侯使女爲質於吳吳王因爲太子波聘齊女女少思齊日夜號泣因乃爲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望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巔以望齊國闔閭傷之正如其言乃葬虞山之巔是時太子亦病而死越絕書闔閭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爲質子爲造齊門置於水海壚其臺在車道左水海右去縣七十里齊女思其國死葬虞西山

滄浪之水　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凡有三說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句西流爲滄浪之水西本或作南是非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水經注沔水篇引是以滄浪爲山源

下流入漢耳故酈善長駮之曰余按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此其一說也馬融鄭元皆以滄浪爲夏水卽漢河當是沔字之誤之別流也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是此水也史記索隱引水經注云鄭元注尚書滄浪之水言今謂之夏水以下當有闕文來同故世變名焉自今謂至此當是鄭注之文來同上疑闕冬津竭流夏始六字詳尋語義當如此是以滄浪爲漢水之別流其名夏水者乃水自漢出別一夏水非自江出之夏水也鄭以自江出之夏水爲沱則必不以爲滄浪矣劉澄之永初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漁父所歌也馬鄭皆注古文尚書誤會鄭意以爲卽出江之夏水故善長駮之曰按夏水是江流沔非沔入夏假使沔注夏其

勢西南非尚書又東之文余亦以爲非也此其二說也水經漢水又屈東南過武當縣東北善長注曰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雝漢記謂之千齡洲非也是世俗語譌音與字變矣葢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鄢郢地連紀鄀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考按洲經字之譌傳立以尚書爲正耳是以漢水中有洲名滄浪而漢水經流遂號滄浪非別有水出入此善長自造之說也今依善長其歌云云者葢以漢流本清方水漲時則浴漢漢澗自山而溢推蕩泥沙下入於漢因而濁耳滄浪楚水其歌楚人之歌孔子南遊楚涉漢而聞之屈原漁父亦楚人也故其歌同

北海東海　古所謂北海者大氏謂今登萊以北遼右永平以南之渤海也孤竹在今永平府撫甯縣地南濱海即所云北海則伯夷之讓國而逃亦如季札之退耕於野未嘗遠離父母之邦或曰北海者海在其北東海者海在其東則此云北海即漢之北海郡北海國也蓋讓國時渡海而南耳古者公子去國仕於鄰邦不廢君臣之義伯夷爲紂播惡天下無邦遂不復仕故曰避紂也續漢書瑯邪國海曲劉昭注曰博物記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於棘津其浦今存按今沂州府日照縣漢海曲地其東即海史記曰呂尙者東海上人其先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東呂蓋即殷之呂國爲太公父母

之邦大公亦以天下無道家居而不出若鈎渭之說孟子不言知其妄矣或曰大公汲人無據

辟草萊任土地　詩小雅東有甫草周官稻人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蓋澤畔草所生之地謂之草也是地也先王棄之不與水爭利者也即民或自耕之但教以耕之之法而不稅其租周官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萊者休而不耕以息地力者也即令民力有餘可以糞治成熟則亦聽之而不入井賦自李悝有盡地力之教商鞅有墾令則草無不墾萊別受甿而皆征稅但以富國而已漢書食貨志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即左傳之京陵淯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是土即田而地乃非田而可以出利者也任者專責也蓋書國中應墾之萊田任土與澤草之可墾者任地專責之吏士使督民開墾而以墾否課殿最也此蓋李悝商鞅之法故孟子惡之集註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則三代之政亦必如此而奚罪哉

負夏　尙書大傳鄭注及孫疏俱謂負夏衞地按舜虞幕之裔後雖降處而仍居故封故謂之虞舜舜生長於今平陽府之境虞故城在今平陽府解州平陸縣東北四十里舜之祖國也　按今解州爲直隸州平陸屬之耕歷山在蒲坂續漢書志蒲坂注縣南二十里有歷山舜所耕處是已今蒲州南三

十里歷山是也按蒲州今爲府治永濟縣陶河濱蒲州洛河之境也漁雷澤抑雷首山下之澤矣水經注河水又南逕陶城西舜陶河濱皇甫士安以爲定陶不在此也然陶城在蒲坂城北城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爲陶也審如善長此言則雷澤抑即雷首山下之河澤何必兗州之雷夏乎流傳以歷城爲歷山定陶爲河濱皆非也歷城定陶去虞遠矣孟子以諸馮負夏與安邑之鳴條竝言則其相近可知諸馮即蒲坂孫疏曰史記云舜冀州之人也今云舜生於諸馮則諸馮在冀州之分按孝經援神契舜生於姚虛詩含神霧握登生舜於姚虛則姚虛諸馮一也左傳宣汾洮注二水名考洮水出今絳縣西流逕聞喜縣入於涑水注以爲自下涑水亦受洮水之稱故王莽以左邑爲洮亭河東郡爲洮陽也涑水又西逕夏縣安邑蒲州入河姚虛當在洮水左右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王肅曰嬀汭虞地世本曰舜居嬀汭今在蒲州南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坂或言平陽及潘按潘今在臨晉西亦都蒲坂大約舜所生當以蒲坂爲是蓋諸古讀都都馮之反語即蒲古反語到故也蒲坂旣爲虞地又

與嬀汭歷山陶城洮水相近則蒲坂必諸馮明矣負夏貴山之下皇甫士安以爲負黍是已即南河之南舜所封國也登封有負黍亭水經以負山東陽貴山東首陽山爲一山在今鞏縣北臨河負黍在今登封西西南又首陽山在今偃師西北是則偃師鞏縣及登封之西皆古負夏地夏下黍三字皆韻近相假借舜生長於其祖國遂治水成功以舜紹虞且遷其國於南河之南故曰遷於負夏自登封蒲坂抵岐周畢郢適千有餘里若衛地去岐將二千里孟子何言千有餘里乎足知其非東夷西夷云者夷陳也列也導山有四列蓋又以河山分爲東西列故河東河南謂之東夷河西謂之西夷非夷服也按岐周畢郢負夏周之畿內諸馮鳴條皆晉之境晉於周爲何侯不得謂之夷趙注曰諸馮負夏鳴條負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又曰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尋趙意則以諸馮負夏鳴條爲東方負海之地故在夷服之中然東方負海之地去岐豐何啻千有餘里此顯與經違非也集註一依其文不察之甚

或又以夷服非蠻夷若然趙氏何故引畎夷且服之所以名夷正以蠻夷故耳何可岐而二之即以夷服言之亦在王畿三千五百里之外四千里之內何得一則近在畿中一則近在甸服乎審是則夷必訓陳訓列審矣鄭注尚書導山云四列謂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是以天下之山分爲四列也或又可以關河分東西則岍岐荊山爲正陰西列壺口雷首太嶽爲正陰東一列砥柱析城王屋爲正陰東二列大行西山爲正陰東三列西傾朱圉鳥鼠太華爲次陰西列熊耳外方桐柏陪尾爲次陰東列嶓冢荊山爲次陽西列內方大別爲次陽東列岷山之陽衡山爲正陽西列九江敷淺之源爲正陽東列蓋以雝梁二州爲西而餘七州爲東也言山東山西者本此或曰夷讀維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渤碣故以山西爲西維山東爲東維亦通

畢郢　郢音以整切者楚都也未聞岐豐之閒別有郢邑

按此郢當作程音直貞切逸周書昔有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又維周王宅程三年又

文王去商在程是程乃周之故都也字又作程呂氏春秋武王常窮於畢程孫疏南越志曰郢故楚都在南郡則知畢在郢之地皆曰畢郢悖謬極矣豈宜公之所若邪程地於漢爲扶風安陵其西北有畢陌皆在今西安府咸陽縣境內畢程二地相近故連舉之武王既有天下以畢封畢公高以程封程伯休父之祖皆爲縣內諸侯孟子堯舜禹文王皆言崩無言卒者此言卒非崩薨明矣卒終也末也但謂其末年所常居者耳畢程去岐不遠故統云西夷以此推之諸馮負夏鳴條同在河東河南又審矣或以畢郢非二地始泥卒於畢郢之語謂崩薨必一地耳

王者之迹熄　迹蹟迹也王者時巡方嶽大史陳詩以觀風乎王東遷巡狩典廢車轍馬迹絕於天下列國風詩不陳於太史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若衛朔鄭忽秦康陳靈之事編爲歌謠者蓋春秋初王者雖不采詩諸侯或貢之方伯以貢天子也然不采詩即謂之詩亡可矣集註云黍離降而詩亡於義未盡

五世　考六國表及諸國世家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至梁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也時爲齊宣王之七年明年梁惠王卒子襄王立周顯王四十一年癸巳宋王偃之元年四十五年丁酉齊宣王卒愼靚王三年癸卯宋自立爲王赧王元年丁巳魯平公之元年是歲齊伐燕殺子之三年己酉燕始畔齊立昭王計孟子周旋魏齊宋魯二十五年閒自顯王乙酉上溯孔子卒壬戌爲一百四十三年據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开官氏一歲而生伯魚是伯

魚生於昭公之十年已巳史稱伯魚年五十當卒於哀公十三年戊午子思於時若已年逾弱冠則子思年六十二其卒當於周定考二王時去孟子已百年然則程子稱筆中庸於書以授孟子者誤也伯魚生子思子思生子上白子上生子家求子家生子京箕孔子至子家爲五世伯魚至子京爲五世孟子正與子家子京同時適值五世之際故曰五世而斬憂其墜也或以三十年爲一世計孔孟相去之季自孟子歸而著書時去孔子作春秋百七十年也亦合

羿　古之稱羿者不一莊子列子山海經屢言羿皆非有窮后羿也窮羿簒夏身爲天子勢不復與弟子角技其死

也自以寒浞之奸更相爭奪而不緣射且以亂臣賊子假手凶徒而膺天誅孟子顧曰是亦羿有罪焉何其舍大憝而摘微愆邪謂逢蒙爲羿之家衆亦臆詞也羿上古善射之號後世多因之故堯時有羿夏復有羿窮羿襲而射師始不以羿號矣

子思居於衛　子思仕衛當在悼敬昭懷四公之時或出公反國之後世傳仕衛嗣君則誤已嗣君元年當周顯王四十五年去伯魚卒已百五十年子思年六十二計其卒已百有餘歲矣司馬公作通鑑起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去伯魚卒已八十年而記子思荅衛苟變二卵事於後亦未諗也孔叢子載苟變事稱衛君未嘗目言嗣君其巡狩篇稱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陳莊伯者田莊子伯也伯相齊宣公當周考王衛敬公昭公之世較爲得實但孟子言有齊寇而悼敬昭三公無見伐於齊之事獨般師之變齊伐衛在魯哀公十七年癸丑計子思尚非彊仕之期或後有齊師不繫大故史逸之耳又孟子稱子思爲魯繆公臣繆公顯之元年皇甫謐以爲壬申表及徐廣以爲甲戌葢威烈王十九年去伯魚卒已七十六載不能無疑而孔叢子載繆公卒縣子制服子思不可繆公卒以甲辰去伯魚卒已九十七年尤不足信繆穆本兩謚豈悼公一謚繆公邪否則史記子思年六十二之文有譌邪若孔叢則掇拾舊聞多出附會不足辨也史記采錄雜說往往自相

矛盾如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當生於定公二年癸巳至威烈王時已逾百歲而史記年表於威烈王十九年甲戌載子夏授經魏文侯其誤必矣則子思之事安保其不誤

崇山　盛宏之荊州記云書云放驩兜於崇山崇山在澧陽縣南七十五里孫疏以爲今在澧州慈利縣慈利在舜封五嶽之內荊州之壤不得爲投四裔且有庫之去慈利尚千餘里封弟於遠放驩兜於近乎宋之問讁驩州其詩曰崇山瘴癘不堪聞又云北望衡陽崇山在唐驩州境內牂牁江亦曰驩水自曲靖注田州入南甯府州曰驩州水曰驩水皆以驩兜得名則驩兜所放之崇山在交廣之間泗城之南審矣大荒南經有驩頭之國驩頭卽驩兜也

百姓如喪平聲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禮庶人爲國君服齊衰三月鄭氏曰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然周禮如此唐虞質樸之制愈可知矣但言畿內則五服之民不服天子矣王者公天下而私其故封之國蓋以國其所世守雖失天下不亡其國故畿內之民親於九服而恩禮有加焉禮必度其可行而與惟相稱九州編甿於天子疏遠闊絕而爲天子服喪情既不稱而勢亦不可行矣百姓者百官也百姓如喪考妣諸侯及卿大夫服斬衰也三年連下爲句三年之閒四海之內冠昏祭雖通而不作樂下及乎侯國之大夫士皆然士無故不撤琴瑟於斯撤矣侯國唯君服斬衰大夫士則否但撤樂耳故下云帥天下諸侯爲

堯三年喪明侯國臣民之不與也

箕山　括地志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元和郡縣志謂之許由山在告成縣南十三里告城即陽城也今河南府登封東南告成鎮即告成故縣今在河南府登封縣東南考南河之南今偃師鞏縣及登封之西境是舜所徙封之虞也趙注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似謂豫州之蠻如戎蠻之屬劉熙注以南河爲九河之最在南者是則以孟津爲南河矣與禹貢左傳王制三書不協恐非今以皇甫士安負黍即負夏之說爲定

陽城　今禹州密縣及登封之東北境是蓋禹所封之夏也世本禹都陽城汲郡古文禹居陽城左傳注陽城在陽城縣東北元和郡縣志告成縣陽城山在縣東北三十八里今登封縣東北有陽城山史記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徐廣曰禹居陽翟漢書潁川郡陽翟夏禹國陽翟今爲禹州世本鯀生高密是爲禹五帝時多以號冠邑如老彭大費之類則高是號而密亦邑也今密縣即古之密國禹封大國而三邑本祇連故皆爲禹所封以其山川爲野之號則曰陽城本其國則曰夏言其邑則曰密自漢縣言之則曰陽翟陽城及密皆在禹封之內而陽翟全爲禹國所有密及陽城不盡屬禹封故孟堅單于陽翟言禹國也

箕山之陰當依史記作箕山之陽今登封南境及伊陽古云伊川者皆是亦益所封之伊也百蟲將軍碑益姓伊氏古多以國氏則益實封伊云堯舜禹皆以冀州爲畿內故舜禹益所封皆在豫州避者去而歸國也趙注云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可藏處也集註本之是二聖同即嵩山爲遜避之所二室且爲受禪之捷徑矣避天子位自盛德事固應從容以禮爲進遜何至逃之無人之境如避兵避讎之藏形滅跡也哉逃而之谷而不得則當逃而之竇逃而之井如狐貉之竄蛇蜴之匿人將熏掘而得之此莊周迂怪之談非君子之言也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趙氏以二年四年爲在位之年蓋殷道立弟次立嫡長子則大丁薨而外丙仲壬踵立以傳大甲其制然也程子破其說以年爲歲湯壽百齡豈九十有八而生子乎竹書紀年記外丙名勝仲壬名庸湯以甲戌崩明年乙亥外丙立丙子崩明年丁丑仲壬立四年庚辰崩明年辛巳大甲立竹書編年甲子鱗次不亂實三代遺文之可徵者邵子皇極經世不紀二君年世皆折入於湯之末歲而序次唐虞夏商之年參差不齊至周宣王而後與經史合蓋誤以堯元年爲甲辰而不知甲辰爲皇甫謐之說不可依用而堯元年實丙子也繇此相差一百四十九年而序次多舛矣若夫大甲宅憂桐宮者爲之後者

爲之子大甲嗣仲壬則爲仲壬居喪如嗣子也湯墓在桐仲壬之墓亦在桐古者墓兆以昭穆祔葬無各爲陵邑之制也按此言湯墓與書經稗疏異

司城貞子　趙注以貞子爲宋卿據司城宋官耳乃司城司馬位竝六卿貞子能亢桓魋以衞夫子自可迎來送往何須夫子之微服哉如其不然亦孱弱葸畏之人抑不足以爲賢矣孔子不得於魯衞在定哀之際宋之六卿未聞有貞子以賢著自辰佗彊大心之犇皇向二族分執宋政皆魋黨也無可爲聖人主者且微服而過宋過者不留之辭則未嘗信宿而無所主矣審是則貞子必非宋卿史記孔子至陳主於司城貞子漢書人物表有陳司城貞子是

馬班皆以貞子爲陳人與趙異考左傳陳有公孫貞子杜氏世族譜以爲哀公孫司城氏通志世族畧有司城氏以爲陳哀公子勝爲司城因氏若然則貞子爲陳卿且哀公之孫公子勝之子以官氏較然可考陳亦有司城者或效宋置之當時晉亦有司城　集註既本趙注以貞子爲宋大夫又引史記至陳主貞子之文彊合二說遂使貞子一人半宋半陳未免進退無據趙注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史記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爲湣公索隱按左傳湣公名周是史官記不同也依邠卿言則陳侯周本無謚其云湣公者或臣下私謚如宋王偃謚康謚獻之比索隱所云今左傳無其事殆誤記孟子耳或曰亡國之君謚在爵下如

周之末王名延而謚赧稱王赧也其曰隱王然王者臣下之私謚非所滅國爲之謚此陳侯亦同之本名越楚王謚之爲周稱陳侯周臣下私謚爲陳湣公也謚法周王也是有周謚然周爲善謚必非也周或橈之借字衞有橈公見世本

君十卿祿　集註引徐氏言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

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此皆據下士上推而爲之算也考左氏春秋內傳曰唯卿備百邑外傳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荀子曰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以四井爲邑計之百邑乃四百井四成之地也又邦國車乘三而用一是四乘乃得一卒四成除甸外旁加賓出四乘則一卒之田正謂百邑大國之卿所食以是差之三乘乃次國之卿而小國卿當二乘大夫當一乘若五乘則又天子下太夫及大國之孤云凡此皆大夫食邑之制也一成以上乃得言邑乃四乘之公田實二萬五千六百畝三乘則一萬九千二百畝二乘則一萬二千八百畝一乘則六千四百畝似與徐氏所推縣殊然一井之

收不過稷禾秉芻缶米（出外傳）其餘悉貯之田閒以爲萬民
之蓄積備水旱而上不得有所私焉其芻本無粟稷禾爲
粟百六十斛缶米爲粟八斛米葢以爲公家之稅稷禾則
半以治車乘半以爲大夫之食采者是則一棄六十四井
其爲大夫之食采者廛五千一百二十斛也凡食邑卑者
（諸侯之卿大夫皆爲卑者）又自貢所食十之一則一乘正食四千六百
奇八斛以禄計之實七千二百禄差而下之則上士三千
六百禄中士千八百禄下士九百禄原思爲孔子宰與之
粟九百殆九百禄下士一年之禄也曾子仕莒得粟三秉
（見韓詩外傳莊子爲三釜葢字之譌）以下士一月之禄也一歲三十六秉即
九百禄與百畝之收畧當九百禄食九人則府禄葢八百

禄史禄葢七百禄胥禄葢六百禄徒葢五百禄云由是以
言亦與徐氏所推符同而士食田阜隸食職之制皆在其
中矣大夫并食貢凡八千禄又一家宰一邑宰各九百禄
并貢又二千禄合萬禄實千鍾大夫之禄也孔子爲魯司
寇奉粟六萬即千鍾實六萬四千斗舉成數言六萬耳三
千鍾則次國卿禄曾子仕三千鍾（見莊子）葢亥國卿云此又
兼官宰食加而言也
百畝之糞　集註云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
說本之趙注然文勢不順王制作百畝之分注曰農夫皆
受田於公田肥墽有五等收入不同也葢分者田高下之
分等也此語總冒下五句於文爲順此經當从之耕者之

所獲一夫百畝此言所得受於公之田百畝之分以下又
言田雖同名百畝而肥磽之差又自有五等也又考糞字
正訓除也故說文曰糞棄除也廣雅曰糞除也周禮曰掌
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曲禮曰凡爲長者糞之禮左傳曰
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皆謂埽除也既又以所埽除者爲
糞說文糞从収推華棄釆官溥說似米而非米者矢字又
曰菌糞也論語曰糞土之牆左傳曰是糞土也是已既又
轉爲饒美月令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彊注曰糞美互文
廣雅曰糞饒也周禮曰凡糞種注曰凡所以糞種者皆謂
煑取汁也葢謂煑諸獸骨肉取汁以饒美穀種耳荀子曰
樹落糞本是已又自除轉而爲盡廣雅曰糞盡也龍子曰

凶年糞其田而不足言盡其公田之所收而不足（夏亦有公田故
曰農及雪澤初服於公田說又見上）細勘諸訓無一與此經合者斷以破字
從王制爲安
費惠公　考之春秋無所謂費國者集註云費邑之君邑
安得有君而稱公且既曰小國之君明費之爲國而非邑
矣困學紀聞曰春秋時費爲季氏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
郯邳葢戰國時以邑爲國意者魯季氏之僭與愚又按呂
氏春秋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是費在鄒郯邳滕魯之
閒也說苑尊賢篇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
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
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

魯人果攻鄭而數之十罪而曾子之所諍者九魯師罷鄭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審是則魯與鄭近故相攻尸子曰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濁而以泣清之也疑子陽卽惠公由斯以言則伯厚以費爲季氏之後其言韙矣考之魯世家及六國表竝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則三桓非復如定公時陪臣勝而微也又考之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則悼公之末季氏猶臣屬魯未爲費君韓非子言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或者所弒之君卽悼公此又悼公末季孫未爲費君之證則惠公蓋當魯元穆二公之世爲季昭子之後也

又檀弓稱曾子疾革之言曰斯季孫之賜也則當曾子卒時季孫尚未僭費君而說苑云魯人攻鄭曾子辭於鄭君其所云曾子必曾申子西而非子輿也若是則惠公在元穆之世又明矣或以費卽魯果爾則說苑何以言魯人攻鄭呂氏春秋何以言費又言魯邪或以費卽郳果爾則史記及呂覽何以言郳又言費邪其說皆非也惟以費卽費滑費子陽卽騶子陽於理頗似然費滑去鄒郯邳滕及魯較遠終不如季孫氏之爲確也

殺越人　集注云殺人而顚越之人既被殺則自踣於地奚待人顚越之乎但言殺人其罪已極可勿論其越與不越也按越者踰也遠也越疆遠行之商旅也殺越人於貨律所謂攔路劫殺者是已附近之人雖挾重貨盜猶不敢肆其惡唯越境孤客殺者易以滅口是以凶人敢試其鋒刃而人不爲之飲恨也

牿亡　牿亡之牿从牛从告牛馬牢也費誓曰今惟淫舍牿牛馬其从木之梏則手杻也集註訓牿爲械以牿爲梏之失也牢牛馬者禁其動逸如人之過其仁義之心不使流動自非桎梏之謂

狼疾　集注謂狼善顧疾走則不能使果有養指失背之人可僅謂之急遽而不能顧乎趙注曰此爲狼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是以狼疾爲狼藉而以亂釋之考狼藉乃落錯疊韻字之轉蓋憒亂之皃也當从趙讀狼藉爲是

趙孟　集注云趙孟晉卿也考趙氏盾武鞅無恤皆稱趙孟柄晉政然當孟子時趙已篡晉且稱王矣不當復以字稱疑所謂趙者乃平原君趙勝孟者卽孟嘗君田文也田文食孟嘗或別以邑氏孟耳孟子時二君之勢最震耀於人之耳目或又曰六國表趙成侯十八年有趙孟如齊考其人雖與孟子同時未聞其有能貴賤人之權非也

曹交　趙注云曹交曹君之弟集註因之按曹於魯哀公八年爲宋所滅至戰國時名其故都爲陶秦東略地取之以封魏冉不知趙氏所云曹君者果何氏之君邪按郳小郳皆曹姓則交或二郳之後或疑曹乃郳姓非氏審是郳後不宜稱曹交然古人如彭祖姓氏皆爲彭籛熊姓芈氏籛芈籛一字郳人或同之又或曹既滅而其子孫以國

爲氏流寄他邦而交其後裔要非有介弟之尊也
膠鬲　膠鬲爲殷之老臣觀孟子言輔相之與微箕並列可知已記稱武王遇雨恐紂以膠鬲視師之言不實而殺賢臣則鬲之歸周與商容同在滅殷之後矣或謂文王遣鬲爲閒於殷說尤詭誣膠鬲之舉當在紂父帝乙之世未嘗一日立於文王之廷集註謂文王舉之本之趙注然誤矣

血之流杵　集註云杵舂杵也雖云書不足信然言事亦必有其理而後成文師行糧食戰則齎糗糒守則輸米以炊未有挾杵臼以行者如云居民廬舍中之杵臼則甲子之師陳於牧野非擣壘陷城何至入民廬舍而殺人披杵

本楯字之聲譌盾也凡爲盾之木材必輕而製必薄故有可漂流之理雖爲已甚之辭然亦後世尉繚白起之兵所或有也

袗衣　說文袗元服也月令注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袗疏曰袗是元色凡袞服上衣元象天下裳黃象地袞衣色元故曰袗衣集註云畫衣本之趙注然袞衣雖畫而袗不訓畫也又元端服亦元衣此經袗衣與鼓琴二女果並言應是燕居之服疑元端爲是袗字亦作袀獨斷曰袀紺緇也吳都賦注曰袀皁服也左傳注曰袀服黑服也皆是

殺人父兄　爲人父兄胥人也殺人父殺人兄者亦殺人耳當其殺之豈擇人之有子弟者而殺之邪抑豈擇人之無子弟者殺之而可免於報邪又豈置其人勿殺而但殺其父兄邪若均是人而名之曰人之親則孟子之言亦迂繆矣蓋殺人父兄云者因其子弟而殺之故以父兄稱此謂當時立參夷之法以子弟之罪累父兄而殺之也始置參夷之刑者及以參夷之法論獄者其人皆卒得參夷之禍蓋孟子有感而言集註未悉

丘民　釋名丘聚也廣雅丘衆也聚之衆則大矣故楚人謂長嫂爲丘嫂亦言大也審是則丘民者衆民也大衆也所謂天下之民歸心也若偶然獲譽於隴首之農夫而爲豪傑之士所不與亦何足以爲天子

榱題數尺　集註云榱桷也題頭也顧數尺之義未詳蓋

屋庳淺則霤短屋高深則霤長霤長則筵宇暗而瓦易下迤於是於榱桷之外別加榱題覆於榱上使簷際昂起則宇際軒敞如鳥翼之張矣然不施榱題者霤水順下旣加榱題而有數尺之昂起則霤水且逆上而溢漏於是於瓦下榱上施薄板而以泥傅之上爲筩瓦使霤水雖稍逆猶下流而不中溢旣加薄板施泥塗載厚重之瓦則一切薄櫨楣棟皆必以鉅厚之材承之舉一榱題數尺而屋之壯麗宏遂皆可推已以下基言之則數仞之堂必有十仞之室以上宇言之則有數尺之榱題必有數十圍之梁棟不言宮室之壯盛而自在其中矣

七世孫世全牛溪謹刊

後學歐陽中鵠重校
後學王允稽少谷重刊
後學薛春熙鹿苹重刊
後學吳中俊健侯重刊

四書稗疏卷二終

四書考異

船山遺書

明衡陽王夫之譔

許慎說文解字所引字畫不同者　菉竹猗猗　菉从艸本訓王芻也詳詩稗疏　赫兮愃兮　愃況晚切寬嫺心腹貌　瑚槤也　槤从木本木器也　文質份份　音義同彬　諺予之足　諺尺氏切別也多之字諺予之手當同　誳曰　誳力委切說詳疏中　色艴如也　艴蒲沒切變色貌　趩如也　趩音翼趨貌　袉衣長　袉音䄂衣今文作袤　袉紳　袉音義同拖　不使勝食旣　旣居未切小食也　公伯寮訴子路於季孫　寮从宀訴乃告訴字愬本易愬愬終吉之愬　有何臾而過孔氏之門者　何胡可切从人从可人可負也借爲誰何字从艸之荷菌苕也臾苦怪切艸器　深則砅　砅音厲履石渡水也　友諞佞　諞部田切巧言也秦誓惟截截善諞言以杖何莜　莜徒弔切盛艸器　櫌而不輟　櫌从木音義同耰　曾西𢾾然曰　𢾾才六切𢾾然愁然也　𣶒天之未陰雨　𣶒音義同迨陰亦當作霒山北曰陰　成覵䚂苦閑切　無然詍詍　詍余制切多言也與泄同爲不若是恝　恝呼介切忽也與㤅別　竄三苗於三危竄䰟㝡切塞也謂禁錮之　謜謜而來　謜魚怨切舒徐也　放勳乃殂落　殂昨胡切死也　㪔不畏死　㪔眉隕切昏冒也　滰淅而行　滰其兩切浚乾淅米　顛

之推曰客有難主人曰今之經典子皆謂非說文所言子
皆云是然許愼勝孔子邪主人應之曰今之經典皆孔子
手迹邪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愼手迹乎荅曰許愼簡以六
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有其義而不論其
文也先儒尙得臨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邪必如左傳止
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後人自
不得輒改也之推此說誠爲通論自解散隸體古文已隱
固不得舍叔重以爲準矣其未經說文引據者今文率同
俗書謹以許愼李陽冰徐鉉所定字正之於後　居易以
俟命　居當作凥居蹲居也今人別立踞字俟當作竢或
作𥎦俟大也詩儦儦俟俟　矧可繹思　矧从弓从矢作

矤古無矧字　昭穆　昭當作佋而招切取義於昭明之
昭而形聲固別朱子謂因司馬昭諱作韶音非也許愼無
豫預爲晉諱　昆弟也　昆當作䍐昆同也又爲昆夷之
昆　必有妖孽　妖當作䄏妖好女也孽當作蠥孽庶子
也艸木之怪爲䄏故从艸禽蟲之孽爲蠥故从虫　載華
嶽而不重　華當作𠌶音胡化切華唯呼瓜虎花二切
庶幾夙夜　夙當作㚶解散作夙字从凡無義　而民威
於鈇鉞　鉞當作戉鉞與鐬通　小大𢀛之　𢀛字本如
此省弓不成字　子貢　貢當作贛賜也名賜故字贛樂
記越絕書俱正作贛貢獻也音同義別　譬如北辰　辰
當作曟辰大辰心宿也　不踰矩　矩當作巨或作榘考

工記作萬古無矩字　退而省其私　省當作省少自識
也私當作厶背厶爲公私禾也　人焉廋哉　廋當作𢈈
王曰叟當作叜叟不成字　嗚呼　嗚當作烏或作於从
口不成字　吾不復夢見周公　夢當作㝱夢莫紅切夢
夢不明　與之釜　釜當作鬴从父从金既不成義亦難
以下筆省金从玉釜不成字　與之庾　庾當作斞庾倉
之無屋者也　郁郁乎文哉　郁當作彧古無郁字从阝
从卩俱所不安　誨人不倦　倦當作勌从人从卷無謂
飮水　飮當作㱃古無飮字　弋不射宿　弋當作𢎘
弋橜也詩註別作杙又阜色也愼夫人衣弋綈　如有所
立卓爾　卓當作𥝩卓高也𥝩立貌　巽與之言　巽當

作顨易顨卦從此巽具也撰選饌僎字所從俗書作巺亦
謬　與衣狐貉者立　貉當作貈貉獸名貉莫白切北方豸
名俗以貉爲貈解散貈旁作百爲蠻貊字皆謬　與與如
也　與當作趣趣步趣趣也　沽酒市脯　沽當作酤沽
水名在漁陽今直沽河沽之哉亦當借用酤字賣也　迅
雷風烈　烈當作颲颲烈火盛也　不可徒行也　徒从土
从辵隸當作辻解散古文作徒　斗筲之人　筲當作箾
古無筲字　謂之躁　躁當作趮古無躁字　孔子辭以
疾　辭命之辭从𤔔辛受之辤从受古者見必有贄不見
則卻其贄辤而不見自當作辤若蔡伯喈以籃曰辭受辛
爲好辭之辭則抑誤也　深耕易耨　耨當作槈或作鎒

2062317
21101000483760
S
2121.5
15

古無薅字　數罟不入洿池　池當作沱古無池字　俯
足以畜妻子　俯當作頫古無俯字從俯無取　率西水
滸　滸當作汻古無滸字　天下之商　商當作啇从商
省从貝與商周商量之商別　雖有鎡基　基當作錤錤
钁柄也基堂址也　若將拯已　拯當作抍或作撜从丞
不成字　民之憔悴　憔當作顦悴當作顇左傳一作蕉
萃　飦粥之食　粥當作鬻音糜俗去鬲讀作祝誤　負
耒耜　耜當作相不从耒　許子必種粟　種植字本从
童穜稑字本从重後人兩易之　瀹濟漯　漯當作濕濕
本音沓水出東郡武陽入海別無漯字其㬎溼之溼本當
作溼是猶惡溼而居下作濕者相承之譌以漯爲濕以濕

爲溼其迷謬久矣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域當作或借
爲或者之或耳从或从土乃古國字　使契爲司徒　契
當作偰契唯魚既切一音券也無音私列切者　或相什
百　百當作佰與什同意十百數也什佰十倍百倍　螬
食實者　螬當作蠤俗省　誅紂伐奄　奄當作郁奄大
也又奄宦　其麗不億　億當作意加人作億安也从意
作億不成字　濟人於溱洧　溱當作潧溱臨武水名
彌子　彌當作镾从弓不成字　抱關擊柝　柝當作欜
从斤不成字　芻豢　芻當作犓芻刈艸也又王芻　君
子不亮　亮當作諒亮不成字　狐狸　狸當作貍不从
犬　菽粟　菽當作尗菽子蕭切味果也俗作椒　凡屢

見者但舉其一餘皆可通他如德不从彳然當从口應聽
从耳淺不从采闕當从門之類流俗傳寫成熟不能徧擿
合外內之道也　今監本四書大全作內外按外內內
外隨文先後皆可古本相承作外內不當改易若俗解謂
合外於內則纖迂矣　萬章曰鄉原一鄉皆稱原人焉章
趙氏本萬章作萬子想亦臨文偶異屋廬樂正公都既得
稱子章亦可稱但趙註謂其不解聖人之道故稱萬子美
之以責之斯迂謬矣然遽改章字亦非闕疑之道當仍萬
子自可不用趙說

七世孫世全牛溪謹刊
後學王光縉少谷重刊

後學吳中俊建侯重刊
後學薛春熙鹿苹重刊

四書考異終